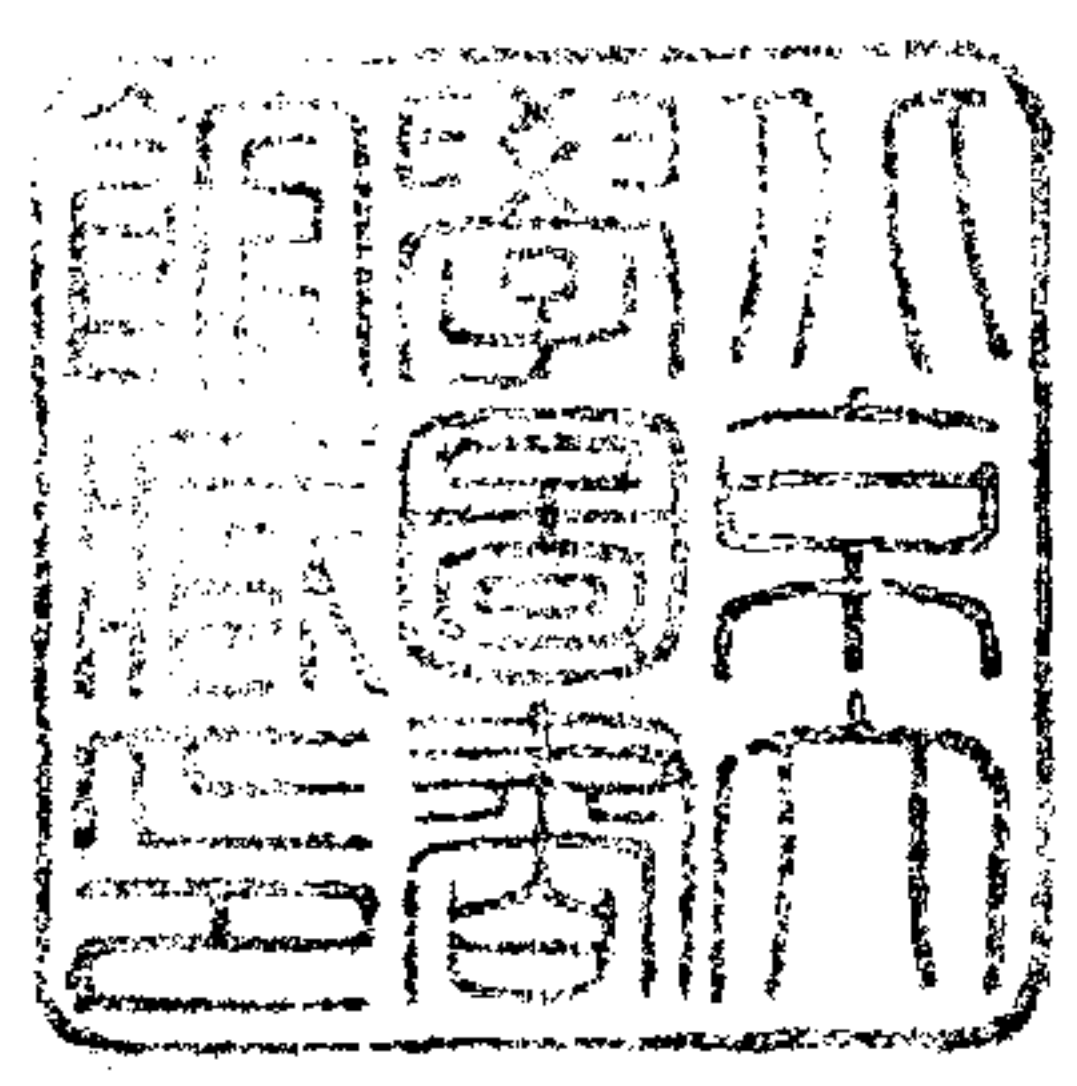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七・子部・雜家類

近溪子明道錄八卷〔明〕羅汝芳撰……………一

筠齋漫錄十卷續集二卷別集一卷〔明〕黃學海撰……………一〇一

續羊棗集九卷附二卷〔明〕賂問禮撰……………二七一

道古錄二卷〔明〕李贊劉東星撰……………三九五

譚輅三卷〔明〕張鳳翼撰……………四三七

閒適劇談五卷〔明〕鄧球撰……………四八九

題近溪子明道錄



余曩為近溪子題踈山會語其詞甚俚且
慙近溪子不以余為迂若謂有契于心者
梓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
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
竊陋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
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末余釋也藉

近溪子明道錄

序

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歸然
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
籬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庸虛如余讀
其書亦不欲竟卷已夷考其生平而仰溯
其心神則固疇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
楷程後進也藉令其人而在雖負墻執鞭
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

原缺

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詆言
 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趨
 然麗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
 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然熙熙然日見
 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蓋實有諸已矣
 故又冲然歆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
 也亡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
 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
 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吁世
 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
 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
 子何以解之雖然需精于身心性命之微
 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踐于親親長長之
 際不馳騫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

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
 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
 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
 尚言



近溪子明道錄 卷下

四

叙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往歲以督楚漕艘赴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季其宦績昭昭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兼翼以木邦之鴛黠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奔者聲援以遙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杜其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句皆喫緊為人盛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不怵於毀譽不挫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裨益豈淺鮮哉頃

予從金滄遷洱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重以滇中長者麓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宜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子輿氏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間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聞一二於滇雲故撫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是乎叙昔

萬曆壬午歲仲穉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蘭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明道錄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為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拜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眾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至與公同志又合併賜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一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幸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今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與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逸也屬同年賜谷公叙之賜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桂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雙玉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

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賈所嚴公軍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烏類而編之分為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為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此錄所載諸君皆為明道錄中諸君子也其詳見於前卷
一其編之也予不學不為任其自出則又也述近評以是之
深慮少刻也此本得錄以存其不令其門人決其遺棄也
編於五華書院五華書院在昆明城內
不虛存心也神化之也 一九九九年八月明道錄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會語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一

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火色之聞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

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一

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者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者也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

天其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二

五

為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繫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入而凡用人者用夫

意懶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看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看篤實忘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疑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二

四

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

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於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濂其自幼學即有所疑又乃稍有見龜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誦我

近溪子明道錄

卷一

高皇帝聖諭行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朝果當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覺云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誤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更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敵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父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謹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

近溪子明道錄

卷一

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况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不能盡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教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

漢子明道錄卷之一

七

則為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灑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綵繡芳煇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

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

漢子明道錄卷之一

八

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

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

近溪明道錄卷之一

九

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為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

近溪明道錄卷之一

十

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慮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個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夾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行說一遍

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
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
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
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
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
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
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
全何容補湊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
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網紀乎人物
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
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
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
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
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六經皆在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
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
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家國
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不提愛親敬
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
我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
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
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使
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
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

通學明道錄卷之一

十一

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
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
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習禮記者愕然
曰先生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
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
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
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
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
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着

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哀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三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中庸雖說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蓋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

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幾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一

十四

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

况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
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
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
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契緊
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
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
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
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性
未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
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一

五

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
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
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
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曰致字是
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
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
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
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
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

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
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
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
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
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
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
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中會
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誦之大哉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一

六

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
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
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
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
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
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
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
終不為我疑矣夫至道以至德而疑此德性之所
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

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文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信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二

十七

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顏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去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顏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二

一

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况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顏氏之子便合下心事相乎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會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他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他他
也一此不較而還要與他問辯而接引之也即
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一
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沒一截了所以
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
造化好却得曾子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
子便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
聚講明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
說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之
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于喪嘆也已聖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
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顏
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
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者明
之道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
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
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
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
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

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
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
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
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天下古
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
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
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為聖耶如此
為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
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然者惜汝
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
又問汝此事此理能知之否耶曰吾不能知之是
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
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
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
知也哉况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
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真是橫
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中
矣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如是哉曰如是學聖
果然簡易柰何聖門諸賢如子路則門人記之曰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貢則夫子問之曰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想其勤力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乃竟錯過何也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為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聖

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今人朝夕

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己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曰聖人詞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聖

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又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

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枯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遠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友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本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堯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鷄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

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七

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詰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在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皆自殊難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為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善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子亦敢謂其格至善也白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纔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纔成得大學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見其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又七

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莫以哉此格物所以為古人一大關鍵不辭非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猶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請略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蓋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箇子言無極而太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箇非別有太極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極中

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為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一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燦燦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八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

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
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
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
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
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
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
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
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
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高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二 九

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
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
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予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
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
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高旅之行
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
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
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
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

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象之贊必
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
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
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心也則曰
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
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
生精神全副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
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
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近漢學明道錄卷之二 十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顏子之一日
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
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
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
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
來也歟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
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

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已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已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克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健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二

十一

段精神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已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遠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已之已亦克已已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已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已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已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

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脈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已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二

十二

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已况七十之與三千又况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蚤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哉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

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
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
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
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
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
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
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
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
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
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砒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
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
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
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
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
百千萬眾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
另作一般理會久有箇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
言為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
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

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
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
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絀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
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
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
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
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寒滿世界了結萬世
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
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三

四

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頃不敢購
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視聞淵淵浩浩叫做極
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
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
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屢
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
所忌憚不免游氣褻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問
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也縱
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絕身體不厭而
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况無聖

人親自呼覺又可奈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胞合一氣呵出說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人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如何如子嘗竊謂孔子渾然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五

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顏孟也亦悞矣哉亦難矣哉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
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都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

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頻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六

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求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

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妙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所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移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其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然惺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任得安樂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七

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柰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此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十八

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

惟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
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廷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
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
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
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
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况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
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
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
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廷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
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
是與道為一者所以不妨說人心也况此正是真
廷傳心的要正脉請為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
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
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
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
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礦石未
經煅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煅之則其心初

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
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為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
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
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破驚
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
坤也况我此人有不通身決洽而此身危動有不
帖體安靜也哉從是毫無欺昧謂曰精嚴私不妄
染謂曰精潔書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
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化活潑道不自道而
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二

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為明任耳以為聰從
心所欲以為矩無為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
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
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
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
中為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
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庸又謂思脩身不
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
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
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子孟聲聲口口只喚人反已

既曰古之學者為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柰學者氣浮心粗遂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場却不意真廷傳心要妙吾輩復觀今日則我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却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為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如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

却是干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却言不止精微而曰絮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坊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開羅襪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論世俗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二

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功曰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常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徃徃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值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草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

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為素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場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謂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為問我亦莫可為答也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問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父則自然有此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以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既精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

終日終夜只為此一事也耶曰只為何事曰其神
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
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熟
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
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
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
得之既能統萬為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
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
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
了以為明者亦有心神字契而為明者若果神相

近學明道錄卷之三

四

字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
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
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
而其光精則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
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為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
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
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
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過師提撕
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

但於聖訓却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
據汝初說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
觀即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
撕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
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
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不離
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
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
念點冰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
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二句

近學明道錄卷之三

五

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
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
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
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
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
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
然憐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
曰不踐迹正是見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
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

矣若以他因不踐迹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
皆是踐迹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
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
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
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哉細味亦之
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蓋子張原
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
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諸人不入
室即善人雖能不迹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
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六

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
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
惜則他又更何說哉其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
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衰復參對軻氏願學去處
把來一齊推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
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只
須是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
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
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夫善而固有諸已即孟子所
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

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
其遠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
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談之蓋大人
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
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
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鬼鬼人何敢狎登山觀
海瀾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
之良雖渾全天昇而不慮不學則體極希微莫說
常人難知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知之不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七

能况望其恭敬捧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惟如
是則大人必在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
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
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
夫子有是之迂敏於吾道莫如子貢然順口道夫
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
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
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辨駁
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已亦在疑信相
半之間况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狎且侮也吾

安能為諸賢諱耶

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
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
要此理親切爾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
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
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
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
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
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
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
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
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眾欣
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
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為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
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眾皆
躍然有醒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
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
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

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慎恐懼耶余不暇
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眾曰有三層
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
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
但柰何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
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為之解
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
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
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
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
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為一
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
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今日為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立
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柰常時間斷處多
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
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
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恠工夫

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十一

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是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相傳確守衣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美何其明於慕人而昧於反已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

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傳况中又豈易語耶一友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哉余曰子且姑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試言汝平日以何為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為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之跡哉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十二

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為身哉一中以為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鐘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方叩之亦

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已私變化
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
以鐘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
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為解曰二子之言
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
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
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
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
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
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十三

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
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
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
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為
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
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
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為允執
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
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

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
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
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
常在會中每會常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
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
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
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
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
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
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辯而
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其看來到喜
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
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
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
其心亦廣大周徧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
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
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
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契者曰中契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眾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為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十四

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鏡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天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察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

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十五

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為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曰是為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已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為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眾不同何如曰其說

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為奇崛軀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為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十六

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必未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爻十八總為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為主不厭不倦則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不知是否曰所

問是則是矣但其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官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碍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七

之言則必感動或常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緊喫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子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柰何然後遇此機發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

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子之言皆必會歸孝弟以之而學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七

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食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七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孟子極為敬愛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况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之為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憊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芽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已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辯亦止辯其義外而未辯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響應承當則性機

神理頌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
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
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
纏擾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
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為
誠充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自然而充實
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
為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
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
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及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
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
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
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
哉蓋道體莫大於仁智而其用莫妙於時措也茲
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
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
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
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

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
者其共勗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
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
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
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
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
史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
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
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是自然莫非天機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
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
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
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
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
只是人情纒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
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
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
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解

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此真
天下古今一大恠事願先生為我更詳言之我將
為先生即徧告之庶使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也
曰天下古今事之恠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
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
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自認做仁又如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不肯
自認做知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
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
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箴打醒降生之元
神而採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囂頑頽
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無
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
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
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
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元神浩然還復
充塞至寶輝煌赫爾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
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

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
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
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
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
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
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
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
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瞑則
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三

三

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
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
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
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懾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
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
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
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
某問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
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

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此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觀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現已言動多過若再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

近溪明道錄卷之三

五

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歛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鑪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二

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夫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姤也其實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尤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始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開往閑來也耶答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閑則有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二

碍一有滯碍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吞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哉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覓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自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而直至希天乃不尋思自己其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

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父父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克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三

親為大君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羣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是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

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而然耶曰嘗觀吾人却也有一種生來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者然於此一着亦往往不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却果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說講解其支離甚可鄙笑何止集說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為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某嘗謂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羣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

近漢明道錄卷之四

四

懸下來耶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說破縱教聰慧過顏閔果然莫可強猜也已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

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着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

近漢明道錄卷之四

五

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睡皆較量毫髮每每往來曾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曾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

曾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
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
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
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忿戾之違則傷恩而順
則損名也柰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
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
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則必須教之以正而決
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
能從又所生一人縱欲天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六

無奈只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
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以
感而移况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
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格非命而何
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當為子孫辛苦則
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
斬了是自己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
也耶故人生萬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
死患難感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
慈道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

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己薄
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
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備誦經書中有
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亦然至聖
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傳性傳命者何
哉曰子為此問意最深切豈學亦有所悟而然耶
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
已第觀經書如論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
皆各言之而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或并心與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七

性而言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
之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有
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次第而
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混而同亦不
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而未之能得也先
生則謂之何曰子誠幾於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復
而未之泰也蓋微諸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
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
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
森殊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

問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
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
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
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
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
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
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
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
其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
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手天地人之所以為心者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八

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
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
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
其明通也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
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
也耶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
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人心之神發也惟聖
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
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

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
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
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
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
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
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熟習熟而後悅
况朋來而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
徒已悅之而人亦悅之亦不必笑道得其傳而後
樂也夫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九

處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
倦故不愠人之不已知者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
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括定雖間有
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
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
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
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
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
也當時只有一個頽于氣候與他相似其告之一

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副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情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傷心喪子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子將他家當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而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十

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得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常編之豎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

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瀨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十一

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不息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

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羣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民實難

近漢學明道錄 卷之四

十三

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天之復則

明統乎地之姤曰復以自知是坤之能則又果屬乎乾之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序又而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

近漢學明道錄 卷之四

十三

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蓋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常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

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
 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
 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是活物且神
 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
 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
 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
 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
 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
 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
 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
 周旋而常自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
 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
 有時動怠獨則常知而無動怠也慎或有時作較
 獨則常知而無作較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
 况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動
 已是較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較時或應事或
 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為茫蕩而獨之
 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
 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子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並言
 後却只言一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
 乾以易知能者心之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
 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
 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
 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
 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
 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
 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
 詳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
 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
 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
 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
 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
 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
 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
 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

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
下是証見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
何必再証也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
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
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
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
於是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為子
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

近漢明道錄 卷之四

未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
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
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
流活潑者氣則為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
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
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
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
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克塞流行妙凝氣質誠
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
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亦子

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
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
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
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把柳湍水柔順活潑而
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
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
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
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
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多不可語也此

近漢明道錄 卷之四

七

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
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
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奪漸
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
自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
言而集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
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沂孔子孟之宗也哉曰
然則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
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
其為性也又請為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

百十堂外住來人亦不下百十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味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覺後知以先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七

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憚憚勇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

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具在原本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常沉觀古今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七

化育也此箇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

未至故如是耶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二十

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

何嘗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四

二十一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力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為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

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乖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四

十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會語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問孟子要關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迴十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迴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一

迴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

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揚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問相侍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

為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觀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為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為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睿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睿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溯本原克私意念欲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內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為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

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
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
怒最為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
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
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為碍善操舟者篙槳
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忿怒
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
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
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
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四

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
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
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
弄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
阻得有甚灘瀨可以滯得况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王道蕩
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故易
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
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簡
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

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
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
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
途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
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必須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
為權為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
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不
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
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五

用蓋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
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
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
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
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又何
故屢屢對舉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聖人一生
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志食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
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

是誨人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著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己之著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克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自得回令諸友日親也

近溪學明道錄卷之五

六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第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更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

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

近溪學明道錄卷之五

七

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回勉而安方無躡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走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

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八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又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咏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若由此做脩為狗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

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開熱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友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為可知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九

而已於人何敢愠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况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仲由大焉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

再拜也哉因言舜事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為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踈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為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遊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問顏子克己復禮今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一行躔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

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太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顏子之為學要皆不出仁禮兩端而仁禮兩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吾人

遊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知道本自然於聖賢成法忽畧弗講不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充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厦

不將柱立乾坤而永其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約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迥然不
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
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
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瓊
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生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為金曰如此譬喻
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
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
卑矣不如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礦則體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三

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
光瑩隨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
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
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礦
何嘗少他分毫蓋自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
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
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
神則能就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
當受用正如礦石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
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

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
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
藏在礦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
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
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九夫而不
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
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
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礦則礦一過火便即是
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
簡豈為難知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三

何遠之有孔子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
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作修為則
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
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
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
近前况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
夫而為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
為凡夫又况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
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為聖則讀
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

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勉之勉之

問非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決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四

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

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近間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五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

言亦可分言。樂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大體時時敬順。乃為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克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六

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脈果為的確。而故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肯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教正之也。何如何如。問學而時習。為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且明彰其仁道。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之動靜語默。為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

近漢子明道錄 卷五

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來。亦自三絕。常編於

近漢子明道錄 卷之五

十七

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原是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故生生之謂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聖人示人習時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

五五

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明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五

十八

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孔者幸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子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其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眾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以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

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共聽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五

十九

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此言

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為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繞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為徒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二十一

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此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箠杖道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大眾合共勗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

近溪子明道錄 卷五

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道理只在活者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其所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意謂聖人其初也要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五

二十三

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者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某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克之耶予曰心體固須擴克但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克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為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致定之慮而求天體之得也難矣哉

五七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六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付校梓

會語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視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撮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六

二

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且悖也况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疇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

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臯伯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六

十一

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曠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帝王而不謬矣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

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問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先岳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六

三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曾茫無畔岸也苦將奈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曾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曾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眾譁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六

四

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褊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可言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曾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温温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哉故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

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
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
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
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
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
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
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
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哀之應事相
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
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

龜學明道錄卷之六

五

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
在心有時清清明朗而無遠邪扁無物不備此則
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
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
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時答應
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
量闊隘則中蘆水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
事順無情也哉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
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闕

不專是穢闕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皆闕也
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
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
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
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常去獨宿男女之
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棄舉業而考校落等則
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淡泊樂施予財利惟去己之
快及今年衰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
而此則獨為所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

龜學明道錄卷之六

六

說三事果尤為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
矣且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
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
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
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况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
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
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
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
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
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

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為善謀
將不為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
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夷惠伊
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
聖得到不怠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智
巧講求在近世皆知為作聖先事可謂竭盡精神
以相商謀矣今晚學茫然拙射未曉鵠設何處况
望其能發彼有的舍矢如破也耶曰汝果欲智巧
以畝入聖耶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七

之矣夫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
看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亦
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最先津
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而已是則世
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孟子之巧於學孔
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
頰乃起立眾中而呼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
學携有何物止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
此人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
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為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
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纒立而
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纒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
易簡豈為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特在
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
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
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
時在人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草咸躍然興
曰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不
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眾舉手加額曰我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八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真渾然堯舜之
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於時時處
處又真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矣大眾可不共
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也哉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
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
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其新不知以為
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
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
自然蔽他不得了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

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諸家講套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理諸說所論的工夫却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水火之相反決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

連漢明道錄卷之六

九

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為處妄肆

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也耶願悉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吾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連漢明道錄卷之六

十

乎大眾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所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耶余徐為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着甚的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昭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

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及成教也聊述愚忱以俟裁正

近溪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

近溪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某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其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某事某事也顯說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上方纔有個入頭據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目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

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某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如先生者余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為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已身分上說起便體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十一

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克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宥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

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已幸再思之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析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看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於末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十一

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潜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

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
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
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
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
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
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
確若要的確則須從頭說將起來蓋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
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十五

立教而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聖神自克明
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
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為
學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說故雖
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
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
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在
好古以直探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
極其奮銳辨擇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水釋怡然
理順則我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

中國為一身統會萬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
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待辯
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
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
之說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今學者能
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
便活潑難窮矣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
不生以靈妙而自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
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十五

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
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
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
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心則我之與
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致也我是為
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
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
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誠善
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
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通之機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強

進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怒將面行怒必務反身然反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

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則九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之理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美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為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進學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却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越着大眾住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

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問曰此心知體不
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無別物
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
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詳却原來
只是個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
為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
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
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為知果是
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十一

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心既是以
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
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
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
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
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
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
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某
至真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
十年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遇得又早故

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
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若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
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
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
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知不患不
成一個大聖也已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
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
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
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十二

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
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
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
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
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
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
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
是信有諸己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
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
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此子善中包含

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三十一

但人父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奈煩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工樣子也奇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為嘆曰豈惟此身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之而為曾玄又分而益衆焉則為九族至是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則統

而合之由根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看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三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六

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該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應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嘗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躍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為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却說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脩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為六經又將六經

中至善的格言定為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克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為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某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

述學明道錄卷之七

五

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至蒞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其敝至於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明為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

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必有不同而不失其為同也蓋聖之為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屬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况從良知之不慮而知

述學明道錄卷之七

三

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何如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虫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伴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意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

歸入過則歸已益則歸入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
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亨通甚
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
未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
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
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
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
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
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四

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
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
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
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
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
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
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
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
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五

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
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
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
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眇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眇
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
不眇其聽其眇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
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
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
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

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

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宇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日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常不賣酒但耻掛招牌耳問曰何恥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耳

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為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闒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贏於敦匠之餘固為天下生民亦為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

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副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己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知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眾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自可以意會也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警喻方得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毫言下乃憬然悟曰呆核致成大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功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入於其變幻之際急

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因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因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个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輓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

海學明道錄卷之七

個仁車亦不容不輓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雜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

海學明道錄卷之七

成真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為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貫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覆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

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土為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為異說。蓋因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十一

放過他皆無足論。夫大衆皆為悵悵悵。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

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

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十二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玉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不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為

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怡猶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

通漢子明道錄卷之七

西

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猶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哥子聖賢即

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感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會去也父父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

通漢子明道錄卷之七

五

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俞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

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是知得透徹而又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關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為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六

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幸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窅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子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七

宗旨則迥然冰炭也曰孔孟之言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聞見混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決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克即

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論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冰之與水猶為相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習次瀟灑即是心開朗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十八

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况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曰聖賢惇惇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中庸所謂率性為道脩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十九

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

又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况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脩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友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蓋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

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軍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忘意勃勃興動而不能自己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誥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此子良能之能却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世發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缺欠也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某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冲漠而無朕如何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

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迹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未嘗頃刻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遊漢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五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虛玄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

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暫何又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枯槁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

遊漢子明道錄 卷之七

五

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咏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咸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充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溢資其

深聖果之圓於是益速其成矣請沈其說以傳
客有因子論書稍不費力徐為嘆曰程子見張子正
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
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覺公祖之派出
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曾經無
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
之勞與從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
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
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
求學習者未有不經夫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二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七

三

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
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其嘗在
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
索飛鎗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
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
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兩
場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
人肯上心者眾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為
學而做聖人為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
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

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為百倍若人勇
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
儒也哉此決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
緣吾人一念之未切耳於是諸君咸慙然動色惻
然興懷而慨然命予書之以為立志之盟約云

明道錄

卷之六

三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陽谷方公憲長西巖顧公大然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子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眾求陽谷公為之啓迪公作而嘆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

又何必分仕與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

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太予承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為學個甚麼所仕者為仕個甚麼如大學誠意正心脩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

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緊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繫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者不顧家况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

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繫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為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巖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

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而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情性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

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所以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為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

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為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為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率民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奈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利把持天下直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

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惻惻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足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新學明道錄卷之八

五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之曰汝等聽此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為家常以戰鬥為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為華已去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與沾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即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高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

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為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

新學明道錄卷之六

六

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善此便是

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
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
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
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
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聽
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
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
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為政不徒只開設條
款嚴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已先去孝弟慈
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七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此極一
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
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
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
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為政却又
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
而不可欺今只為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
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

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
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
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
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
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問問
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
之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
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八

予曰年丈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為訓
何如予為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
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
合群流而為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
而不能然者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
者問曰子初開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
善聖學只是一個為善此個善歛之一心而不見
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得好聽但不
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予曰此
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為善只

稱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争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人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 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惓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惓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時弟子除顏魯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纔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現透了那堯

漢明道錄卷之二

光

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纔教仲子亦曰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忤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眾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已

漢明道錄卷之二

光

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謂已也此信字對疑字看是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只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疑且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已而復者也中通而理也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三

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昭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聵遂致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乃敢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堯虞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一

性善平平地舖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許公乃徧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各各須懽天喜地以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與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三

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永昌長至謁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于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後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

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而有也故舜稽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適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愚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三

夫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為飛魚躍為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為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為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未不着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

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况衣冠堂堂萬萬非眾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况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况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

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四

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為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益萬世無疆也夫
海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
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
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
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
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
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
孟子曾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予
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
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十五

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
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與仁堯舜帥天下
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
者之德而民與孝民與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
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
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
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
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
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未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
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

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
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
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况王者所遇所存
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
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
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
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
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
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
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十六

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
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
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
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
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意也志重於孝弟意則
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
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
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
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
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

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
 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
 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作而為學不厭
 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為教不倦
 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
 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
 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
 今日吾輩既生 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
 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
 吾夫子當時志學一副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
 近近學明道錄卷之二
 養而愈深枝幹之参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
 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
 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適從歸化尹遷淮州治因請視學及
 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麗江二守潘
 子即學舊基而為之者其前面滇海予昨以治海
 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為巨浸今丁派
 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綠盈疇
 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職事動績已隨
 借坐少休客有指塔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

議伐官墻多樹以充梓材樹棲群鳥俱徙巢他林
 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
 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諸
 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
 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堅
 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為辨析直繼
 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岸聽鳥
 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
 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措我天良恒
 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
 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
 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為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
 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
 然甚不為拘迫而喫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予止
 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
 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
 欲求停當二字為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
 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予
 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
 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七

有間况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為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子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

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與孝與弟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復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最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矣敬共為夏子拜嘉云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予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七

休歇看他何等動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我等之動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動惕之心以來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入于聖入宮墻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設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為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於是諸生起曰聖賢好做雖市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往

往來而弗得敢請示以其方子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說便輕信謂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自已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子曰若依舊套理會莫說汝輩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之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

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純於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為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繫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為言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

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皇皇故謁 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紳邀會於米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眾坐方定忽報首賊前鋒失利而黨眾猶尚負固遂勿忙遣師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賡歌相慶頌我大中丞王公運籌決勝之遠而不肖其會逢其適之奇也諸紳因顧州

漢子明道錄卷之八

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齊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然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痾瘵恫瘝乃身即文事之脩武備之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容有問曰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為不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何有於我則亦可作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故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
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
我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不言小子何述
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
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
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
然便見夫子不倦處州守張君噓然喜曰此豈惟
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
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
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

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怨處
矣諸君因共浩嘆曰此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
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達
喇雖表亦可服之華教而况目前生民有不如保
赤子如切體膚也哉子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
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
既為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為這個
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
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
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
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中履不備也耶要
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
之也己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
不容辭亦不容己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
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
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
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四境兀幾菑矣
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則可以言默而識
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屯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
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矣容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只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象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八

五

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末流治之則雖盡戮莽人而邊鄙終不得寧謐也已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入欲紛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我自侵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踴躍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獲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詰予曰學問

以默識為頭腦公祖請為諸生言個默識頭腦手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此大頭腦也張君曰何如予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予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謝曰學難乎有得基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夫先生之賜孰大馬客從而讚曰知止而得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

近溪李明道錄卷之六

五

德於天下則以已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觀天光而我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之是人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自辭去因今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自有感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

早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今譯所欲言譯者曰
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
是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塋今埂
塋內都是茂盛禾苗塋外便都做稗子蒿草
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服一同看着言訖涕淚交
下予時亦大為所動大衆從旁讚曰公祖之感夷
人若此真以萬物為一體矣有一生進而問曰萬
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
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五

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
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
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
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所以獨貴者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
道也如山水雖得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
獸雖得天性生機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
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
然生出汝我一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
耳聰目明手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

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手禽獸裁制
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
以為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
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
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
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
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
讚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
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大
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纔明白蓋人叫做天地的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八

五

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没人為主就像
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息無用天地間
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
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
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語
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孟而願
自甘於禽獸以同污賤自淪於草木以同朽腐其
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
祖必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內外
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

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孳孳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又有不同則將柰何予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此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君子弟便成君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孔子教人為一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為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於是眾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 聖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纔汝為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乃徧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不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近漢子明道錄卷之六

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鵲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

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不生矣况人家一和而其興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三

親長之前不好爭鬪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去斷喪這一團和樂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予強止散去林生復同諸士夫請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美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万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

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添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也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

近溪子明道錄

卷之八

三

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設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不同也須為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也予嘆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誼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曹詩文亦時時走筆為之顧藁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願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季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錄中之一二藏於家者固請於先生刻之以惠同志刻

近溪明道錄後跋

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輅曰臣譽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昔

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敘羅近師明道錄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易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庄子與知其為至理所寓而明之以迪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為甚速也講幼後

近溪明道錄後跋

外傳則為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城諸先達則又為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迥隔敏且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踈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發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

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怠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貴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邪斯之實也非所謂一邪心理神靈虛

近溪子明道錄

後跋

三

含昭曠物我天地妙合負融乃知聖人為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蓋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

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譁性則天且疑之矣况於人邪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邪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負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

近溪子明道錄

後跋

四

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碩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姚江宗派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為明道錄因敘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者萬曆乙酉歲仲冬之吉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勅巡按浙江等處督理鹽課撫樂安門人
詹事講頌首撰



內道錄
卷之二

五

筠齋漫錄小引

陶元亮曰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斯寔幽棲真境哉鄙性顛撲素鮮嗜好曩葺敝廬度間故貯群籍可以永日可以樂饑爰築斗室於叢篁深樹間日手一編頽緗帙浩瀚以輒善忘時擷其家可喜愕而

筠齋漫錄序

有當于衷者手錄一二寘之奚囊積歲蠹蝕乃衷其存者僅十之二三彙之成帙青燈之畔黑甜之餘時展玩焉上以方之雲英韶護下亦何必減綿謳趙舞傳奇新劇也卷歲得先括憲章錄卒業焉廟謨炳朗尤臣乎所當三復服膺而

不能釋者矣之卷首而

國朝名臣逸事次之餘若漢晉而下以次臚列客有過齋頭曰盍付剖剝氏余謂此于藝苑不當管中一班禁庖一鬻胡以蓄木為客曰唯唯否、覆載之大肇自杯隨流峙之廣昉于卷勺斯亦可當二廣之

筠齋漫錄序

前茅乎故謨訓之著可資紹繩經綸之迹堪備參攷幽蹟之撰足宏識蓄且也一可貫萬約可該博要不越聖門軌轍也由是充之而探今古之蹟體天地之撰此其權輿矣間有未遑倫次者蓋隨筆湯識尚冀同志補其遺而正之爰叙其

際而識歲月云

萬曆歲在重光赤奮若孟夏穀旦

延陵黃學海書于翠微館

鄭林漫錄序

三

筠齋漫錄卷之一

臣黃學海述

憲章錄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鄭林漫錄

卷之一

一

何備刻

彼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飾繪綴緝以為麗佶屈軋茁以為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飢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按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

長佐往往以人品允庸及胥吏雜流為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為振起彷徨四顧益無可委之人乃知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為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而違違於版築鼓刀之後寔以天下之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

以為治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狎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後疲民力以供閒年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畊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

注遷考功丞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素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此行則人材皆效用矣

須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蔡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

父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
 要可行者四事繞五百餘言曰慨然曰朕所以求
 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
 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為定
 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
 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
 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
 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教此詆謫罪當誅 上答
 筠齋漫錄 卷之一 四
 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上耳烏可
 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來者名阿意者詔
 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
 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
 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
 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
 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
 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

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著為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益
 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
 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
 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
 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父自
 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
 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
 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
 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廉州府巡檢王德身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
 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蒙
 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
 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
 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

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後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錫齋漫錄

卷之一

六

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為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為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甸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際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

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畊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鞠得實以煥專擅戚柄并文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獠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究頑自恣為患

錫齋漫錄

卷之二

七

益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徭獠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綸福彼雖兇頑豈不單心向化為良民乎

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刑罰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私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

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畊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尔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

鶴齋漫錄

卷之二

八

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齋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慶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關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

令耆老四十人詣關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

鶴齋漫錄

卷之二

九

穆公不聽蹇哿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當置翰

林以備顧問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曰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太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償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

國家經費何以償為缺而許償債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詔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敷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甲子太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

筠齋漫錄

卷之一

十一

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循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與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紋下紋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

渠水

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者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為已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年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初上以蘇松水患為憂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

筠齋漫錄

卷之一

十一

視聚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入三泖須為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滄浦口可

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
 施功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
 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
 兩岍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
 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踰
 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既開通相度
 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
 為務漫錄 卷之一 十一
 岍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有便 上從
 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
 有等差嘗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
 種間田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
 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
 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
 是 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
 餘糧悉與自用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十二年春正
 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六月壬寅朔日食 比年
 元旦日食且半歲兩食 十九年八月朔日食二
 十年春正月己未朔又日食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
 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
 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
 其所賢者在位諛隱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
 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為書以授太子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
 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
 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
 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
 等兼輔東宮後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
 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

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畊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

筠齋漫錄

卷之一

一四

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曰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言然後可以

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北兵實為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早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筠齋漫錄

卷之一

一五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

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賜寒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遊然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曰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

鈞齋漫錄

卷之一

一六

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容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已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成南方自今邊卒清解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楚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各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揚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為嫌而不果於行若鄺楚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捺柄欲逞其忿揚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與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數不可得焚寨而還

鈞齋漫錄

卷之一

十七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敝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數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曰元陋吏部主事李賢

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
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廢
修舉大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
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
秩萬數而夷酋終通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
虛苗獠乘間竊殺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
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

御書

卷之二

十八

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
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已數萬軌等僅以
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曰
之騷動驥輩不得緝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
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意世道
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
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後退

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
民死相枕籍竑至晝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
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
日餌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
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
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
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垂之窮晝夜竭精
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

御書

卷之二

十九

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

久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
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
以為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
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
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
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閑咲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

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兩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隨羅裳縞羸得天顏一笑

鐫齋漫錄

卷之一

二十

懼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兢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捺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来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十萬人

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換牌

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

鐫齋漫錄

卷之一

二十一

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按春秋時晉首吳毀車卒以致車戰法已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已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為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

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州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按當時罷職官員惟無賊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自先朝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

籍齊漫錄

卷之二

三

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軍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必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邊中內有已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卒坐困西羗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旅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者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為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誦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彼諂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回循以致高位世故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籍齊漫錄

卷之二

三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搽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

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如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獸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若夫造道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

尚齋漫錄

卷之一

三四

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西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督察奸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橫廣間誣宗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使請盛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

順天

觀之則當時所謂破寨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等類者不知其幾矣感被殺降之謫殆亦有由也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地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曰知河套所在不特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尚齋漫錄

卷之一

三五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鬥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五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威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筠齋漫錄

卷之一

二十六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岍地名一棵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由火子腦兒鱸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後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

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知記憶楊琚之策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六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

筠齋漫錄

卷之一

二十七

多致疾病道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
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
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
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數冊所取山西軍
丁幾何山西各衛數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
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數冊取補詔可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賀等奏胡虜之衆不過
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
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御覽漫錄

卷之一

三

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
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
勦務在盡絕其統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
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郡慶環縣
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
處庶幾有備無患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慧星昭示鑒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六皆憂畏既已略陳愚衷詔
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為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 皇上
提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
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
無比當 皇上正位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以內
閣大臣略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
是乃賣國之奸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
四川聽囑權家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
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債比日度僧受銀鉅萬
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

御覽漫錄

卷之一

三

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
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
此數人皆是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
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曰天變
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
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冒籍
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
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

用或罷黜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
有之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
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
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
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
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奸貪
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
奏後其議

筠齋漫錄

卷之一

辛

羅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
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已之變通上
戰禦之策于謙薦為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
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
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恠不經說者
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
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
邊牆實未嘗有唯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

臣屢以築牆為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
益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
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牆也
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上命儒臣校釘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
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
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曰勸 上親賢講學
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後好 上嘉納之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史王越馬
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
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即中張謹
初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
加黜罰以為邊臣安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
言良是但其事已裁屢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
之

筠齋漫錄

卷之一

三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
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
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

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按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後隨其言

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遯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

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今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今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退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于眾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姦愴情態亦無能

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揚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眾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等獎勅十餘

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

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役數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為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為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

族內帑而虧國損民二人寔為之作備也

管莊誦

聖祖謂侍臣曰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成祖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守成者為書名文華寶鑑以授東宮又謂解縉等曰皇考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其為國本計何深遠哉創造鴻業之始即惓惓於搜逸才徵宿學正文體體群

錄

卷之一

十四

臣九聽補之在京者念其久住客邸日有所費假貸於人皆與道里費仍給舟車又慮遐方風俗未淳擇良吏以化導之

聖謨洋洋如日麗天一動一言孰非萬世執則誠宜卜世長久而貽萬禩之治安也猗與盛哉

筠齋漫錄卷之二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野史之述尚矣禮失而求之野先民所不廢然人持已臆言不雅馴如瑣綴專詡已長而訾人之短燕對務矜榮遇而諱行之疵錄三朝之寵接者曾莫知其胤之惡記雙溪之雜言者豈盡協于論之公至近代理學諸錄皆所稱表表者而中或猶有遺議况其下者乎以及水東保齋出使等作風益流矣余特擷其不說于閑者

筠齋漫錄

卷之二

十四

錄之其粉飾矯矯以蓋私匿穢之說一切芟屏米輕信而來島非敢附錄筆削之旨抑以見擇善之義云爾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張鐵齋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乎則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之有以故錄傳聞

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羊顯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出震澤長語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清介自律在任治賦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而輕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二

揭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為之歎焉此始聞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出餘冬稿

國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而無一人言于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出餘冬稿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搃兵

鎮道東歲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艘直逼望海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舉者皆奮勇請入堡勒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三

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走艘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出天順日錄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眾之才文朝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邊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真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

豪邁之士云 出天順日錄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鬢垂肩說着先朝淚法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搜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逸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卷之二

鈞齋漫錄

卷之二

四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賈善撰呈稿 殿下不懽命尚書蹇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寐寤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丹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躑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翊翊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內廚進膳遂命內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旨諭臣曰其勉

進菜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亮直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 出三朝聖諭錄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臣士奇等榻前語以謙之逾分臣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五

門臣士奇獨奏事曰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駭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尔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曰諭臣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爾朕知無吝於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名戈謙諭曰尔本清鯁之臣朕令取清鯁用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三朝聖諭

鈞齋漫錄

卷之二

六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慈塘詩話

宣帝最好詞章選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值南宮應制南陽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授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蒙

芳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陽以指圖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先生曰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賜內閣二楊先生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陽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 瑣錄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者以無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耳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年遂贈湯陰伯 餘冬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七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口音宏亮丰姿萬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庶妻嚴正中畏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白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十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與是翰林代

草與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也
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
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笑容而已天順日錄

正統間石璫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
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丰偉志殊衆人而石才
行猶入舉心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
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衆人遇石有占命
者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嘗止五品壽
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九

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
御史埶言如此出野記

王柳菴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
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
不用臨流起歎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叢青條信
宿都隨雪色凋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
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歎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
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湯浪為之耳
正統某年會試王柳菴先生主考前序云天之愛

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
任

真定邏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恚以為先被虜見留
虜酋也先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
中數日而今拒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兵部
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使臣豫備荻荆等關口
日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
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
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

鈞齋漫錄

卷之三

九

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
其事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荆郎中
奴在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樞楚潛匿
於外妄為此言彼邏者從而附會之耳此雖一事
而臺省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
任事皆可記者

盛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
翱鎮守兩廣允高奏覈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
容之後以直諫 景帝旨下卿言固是朕自省察

逾二年舉考在京百官朝已陞冢宰得行已志却以允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緝都察院院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臬以為怨今止去臬一字尚存史字是雖戲謔言甚曠遠古田在萬山沓嶂中允高曰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知縣羅江亦萬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臬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轆轤處使奔忙日夕不使慳足下閒散

筠齋漫錄

卷之二

十

言四六

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允高答一絕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閑誦之可知其襟度之廓如兩詩得然而不怨之意鄉官中要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得體及遭播遷略不見抑鬱無聊陞知府致政足迹不詣城府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非終日旅進旅退者之比也 出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奉命整飭道東邊務時巡撫道東副都

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遁陰道飾廚供帳鮮備賄托隨後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文昇與汪無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譽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 稍加恭致勘報一如汪言遂下文昇于錦衣獄文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成七年乃宥還尋起復

筠齋漫錄

卷之二

十一

用累遷太宰少師 出明編錄

文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萬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初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是在吏部久又壽光劉詡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並於安獨持正論安雖害旻為詡所梗不得行詡為安所讒問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自省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如是鍾張海輩亦在駁論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罷斥
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
附安曰為之地寢不竹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于進而以
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赤心報國之
語以太宰應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叶謀盡力擠
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
永新劉敷長臺憲高安黃景二禮部四人皆當世
極稱無廉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

鈞齋漫錄

卷之二

三

修節竟以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物
議喧然不平獨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尔特未幾
一夔先卒孜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嗣斥免公論始
明俱出立齋錄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
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
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
臺曰春陽齋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數年出近代名臣錄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
臣指斥萬安又連及劉吉至於南京糾道保舉王
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
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嗾之及王
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
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昇吉以為私
故奮票自云留邊方用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
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
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

筠齋漫錄

卷之二

三

為吉所沮但屢疏稱明求退吉票自云不必深釋
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
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羨官吉等雖沮抑恕然以
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假劉文大建
言命燒毀大司馬王公傳恕不自安求去始准致
仕出雙溪雜記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
蘭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為公曰邊上糧草半屬
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

剛取猶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面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來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

野齋漫錄

卷之二

五

收糴無虞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名臣錄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名臣錄唐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霞宴魏使崔劬曰今歲苛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餘冬

劉瑾擅權之日歎頓關紐猶縹緲南科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

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此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瑄事敗蒙其汲引者驟斥之彼其羅織者驟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戩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開行

野齋漫錄

卷之二

十五

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堯堊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錄雪亭雜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渡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介後常熟白茅港入海窳犬且駛而海沙閉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眾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屋間也陽城昆承華亭諸

處猶脈絡也尾間不泄腹且臍脹為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允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別之蠹弊往迹具在

筠齋漫錄

卷之三

六

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曰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禡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蕞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后叢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標縱而人人欣

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兩湖虛故錄

曾南豐記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异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海濱萬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筠齋漫錄

卷之三

七

女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紹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闖擾攘因乃就縛監禁在衛虜眾不意大軍將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

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越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彛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命都鎮道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雜春火蒸支解以殉也堡屏迄弗克耕種適地騷然識者憂焉

卷之二

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倪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

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

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柔窮矣不如姑遣藩臣

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

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參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千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州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

孝宗重用兵從之

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

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騎乃斬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戛都

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蹟而君

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羞以

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

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梨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譁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柰何久此君曰尔譁雖微者尔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曰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渡言者斬衆皆股慄君曰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

又聞君志决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寬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廵以狀聞 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迺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

筠齋漫錄

卷之二

干

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郊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兩湖塵談錄

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

擢用寔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後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公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曰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年皆罷官夢陽亦下獄東陽善終贈謚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筠齋漫錄

卷之二

三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不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

外蠻夷各回其種類達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
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
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
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設官降印如赤斤諸
衛之制而擇其蕃酋之效順者封為忠王降以金
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
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
戎之法惟

本朝家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
敢生事故曩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
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
引路槍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剋
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采哈密刀裂死阿木郎陝
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歸
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
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回不得通貢

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雙溪雜記

筠齋漫錄卷之二終

筠齋漫錄

卷之二

三

筠齋漫錄卷之三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國語

晉羊舌肸聘于周，蒞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赫向赫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與，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

筠齋漫錄

卷之三

不崇，器無彫鏤，儉也。身鋒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林為宰，薛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隱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者，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桴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使請諸魯，如鮑林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殺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送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

筠齋漫錄

卷之三

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啖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怨宗廟之不振，掃除社稷之不振，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隳，其事易。公曰：廢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

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教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銷齋漫錄 卷之三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加麥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

耕及耕深耕而疾糴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襍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後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宰宰有年帥十年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

銷齋漫錄 卷之三

治一屬為立五政各使聽一屬為是故政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叢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年年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筠齋漫錄

卷之三

五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易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筠齋漫錄

卷之三

六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

贛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罪索訟者三禁而
 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
 悉金以鑄鉏夷斤櫛試之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
 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
 潛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四鄰大親
 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
 于河東至於紀鄆有車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
 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
 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
 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
 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
 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
 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來馬踰大行
 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
 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

鈞齊漫錄

卷之三

七

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鬻我
 無子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諸
 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
 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
 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
 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
 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
 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
 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
 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
 鹿皮四寸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
 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
 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
 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
 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
 道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
 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
 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

鈞齊漫錄

卷之三

八

與壯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審戚隰朋賓胥無鮑紇牙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之伯也任一仲父而審戚隰朋鮑紇牙之屬皆見用晉文之徧應諸國實藉三賢其歸而治晉也以舊姓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悼公之復伯也亦唯知人而用之各當其才使張老迎君譽於四

筠齋漫錄

卷之三

九

方且觀道達者公譽達於戎于是乎始復伯政在得人安危在所任信哉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去筭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

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若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見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為我死子之

筠齋漫錄

卷之三

十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蘇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

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樹柝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樹柝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而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樹柝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後之又大敗之於浚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寡人其達王於甬句

新齊策

卷之三

十一

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浚王年夫差諱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浚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辭如策筮時兩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浚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浚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後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

新齊策

卷之三

十一

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還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負聞之

辨非此非

卷之三

三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以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羨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諫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於是莖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

辨非此非

卷之三

四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歲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羨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糴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人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

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浚又郊敗之夫差行成

戰國策短長語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妻

此令必行者也曰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問姬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早於守問姬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市十夫操推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忌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逃遁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思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范雎前論三貴曰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已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歸於齊

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
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
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
曰獻之便太子入敬獻地五百里太子歸即位為
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
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
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
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

筠齋漫錄

卷之三

七

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
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
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
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
大為萬乘令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
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
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
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
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
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教上柱國子良
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數子良之明日
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

筠齋漫錄

卷之三

十六

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
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
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
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
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
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
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不

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
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年不用東地復全
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
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
折尾港附潰澆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
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羸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
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
部堀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板
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燕封宋人榮奮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
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
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
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
軍殺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
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
也奢常担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

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
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
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
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也不然
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奮使安平君智又不肯
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
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
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
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散
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
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
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
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
曰可得聞乎客曰吾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小并營則富不過有魏貫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

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
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
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
得矣太子曰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太子
果與齊戰敗於馬陵

余觀戰國之君未有若楚之愚者張儀說楚王曰
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
里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大說而許
之陳軫獨吊以為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

商於

卷之三

三

至矣卒不聽未幾而張儀詳失綏隨車商於竟不
可得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
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卒以鄭袖之
言而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
死乃說楚王曰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
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
固形親之國也誠能聽臣臣請秦楚太子交質以
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
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

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
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為大王
身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
儀而得黔中義利也復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
與秦親後復信秦甘言而身陷於秦聽之不明一
至此哉

商於

卷之三

三

筠齋湯錄卷之四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史記

鄴生自謂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問計將安出鄴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漢王數困滎陽

筠齋漫錄

卷之四

城臬計欲捐成臬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鄴生曰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適年分守成臬此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臬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觀此策與淮陰登壇對高帝之言大略皆攻取至計則高帝所任豈特三傑鄴

生亦其亞矣

太史公曰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至其使匈奴還報策其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以匈奴不可擊果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及徙豪右名家居關中備胡六強本弱末之術也外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率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初外孫通降漢後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筠齋漫錄

卷之四

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猶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及爭廢立曰太子天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真知當世之要務哉景帝曰吳王鑄錢煮海誘豪傑白頭舉事其計不百全豈發乎袁盎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得豪傑也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不足憂也今破矣條侯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洛陽見劇孟喜曰吾

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
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
故客鄧都尉曰榮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
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入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
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悉從其策吳
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

筠齋漫錄

卷之四

三

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
步兵步兵利險漠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所過城
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河之險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不用其計吳
諸賓客皆得為將校獨周丘不得用上謁曰臣以
無能不得待罪行間願得一漢節必有以報周丘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皆下一夜得三萬人北畧
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聞吳敗即引兵歸亞夫
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

則敗安危在所任信哉

武安侯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
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自愧今
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梁王出入游
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弗善

筠齋漫錄

卷之四

四

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太
長公主而泣曰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後西向
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
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
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
帝所賜也驅馳國中以諄諫令天下盡知太后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

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喜曰為言之帝帝
心乃解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居
無何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肉袒謝
安國笑曰可溺矣年善遇之漢使十輩至梁捕詭
勝大索月餘不得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語曰雖有親父安知
其不為馬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悅一邪臣
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
王有如太后宮車宴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年孝

勸善書

卷之四

五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後安國坐法
失官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
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匈奴請和親王恢議
與兵擊之安國以為擊之不便不如和親安國為
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孝烏貪嗜
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惟天子以為
國器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
相事奉引隨車塞天子欲相安國使使視之塞甚
乃更以薛澤為相安國病免數月塞愈安國既疏

遠默默也將也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歐
血死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耶

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擊胡大將軍青受武帝陰
誠以廣年老數奇恐不得所欲公孫敖嘗活青欲
侯之以教代廣徙廣為右將軍廣自請欲當匈奴
青使如軍書至所部廣快快不別而行竟以迷失
道簿責廣令對簿廣自刎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
以和柔自媚於上將兵度幕令武剛車自環為營
而縱五千騎左右翼繞單于時已歲漢匈奴相約

勸善書

卷之四

六

擊殺傷大當遂至寶顏山趙信城澤匈奴積粟食
軍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驃騎將軍去病所斬捕功
已多大將軍自是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
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年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尚穿城蹋鞠
事多此類可見自古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蘇
達嘗責大將軍招選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
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驃騎亦放此意

唐世說新語

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脩之張說進曰此有說入設計搖動東宮耳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觀覲路絕姚崇宋璟郭元振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眾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社稷主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以下為刺史以息人心

身齊漫錄

卷之四

七

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惟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崇離間骨肉請加罪黜姚崇既出為申州刺史玄宗謂德之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獵於渭濱召崇會於行所軍圍之務咸訪於崇崇裁冗職脩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選刺史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

蘇頲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

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令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多所裁制嶠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主錄及已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績為次余登封帶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晉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果為宇文融所劾

身齊漫錄

卷之四

八

李勣征高麗將引其子壻杜懷恭行以求勳效懷恭性滑稽初諱以貪勳贍給之又諱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諱窮乃已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勳聞法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

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負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也地陣山川相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以臣觀此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

若時兩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之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榮第一

隋文帝令楊素造仁智宮引封德彝為土功監宮成帝大怒曰楊素以百姓之力雕飾雜宮為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累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

魏書

卷之四

九

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惟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

太宗有事遼海詔馬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逐於行在太宗喜悅問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

則天問狄仁傑求賢對曰臣前言荊州長史張柬

之猶未用也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為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敬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

魏書

卷之四

十一

集於京吏部員外蔣欽緒考琬柔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瓌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太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顯赫諸公曰此高郵主簿嘆後時耶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自卿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方浚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

驛吏曰此有好客乎吏白以嘉貞名與相見容以
其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
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
曰請以已官讓之則天曰朕豈可無一官 進賢
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雋
傑奏曰臣生於草莽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聽
引臣天廷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
怨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搥簾翼日
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節

筠齋漫錄

卷之四

二

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
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
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一不當隨而罪
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為他日之患且臣脩腹心不
宜為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
嘉貞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聖賢
不能為時昔太宗用馬周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
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
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為也玄宗曰卿第

往太原行當召卿年用之為相

蘇味道以文章著述稱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
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
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
地而坐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
若惟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
於嶺南

張果老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
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

筠齋漫錄

卷之四

二

天召之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
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
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啟請宣天
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
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賈壘書迎之果
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
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跪對每云堯時丙
子年生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
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給驛舁

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
或傳屍解

張九齡善嚴挺之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
息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悵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

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推勘通
相牽引或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
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
為疑即可其奏豈不有冤姚崇對曰自垂拱以後

尚書漫錄

卷之四

十一

被告者皆枉酷自誣告事者特以為功陛下令近
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報有動搖賴上
天降靈聖情教悟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
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
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
主聞卿所說甚悵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李輔國扈從肅宗柩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即
判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
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

目及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勲業則可公卿大臣
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深患之
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待不
與裴冕潛為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
截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
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
界硤石至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傅軍控其路要
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蹤又令甘州

尚書漫錄

卷之四

十四

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徃年粟麥斛至
數千及元振為都督一鱸易數十斛軍糧積十年
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為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
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寧晏論者以為國
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
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已可翹

足而待彥謙驚止之曰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
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

之政不私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
通以為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
齡杖策謁于軍門太宗以為謀主每歎曰昔光武
云自吾得鄧禹門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
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
跡可尋為唐宗臣宜哉

蓬底浮談

羅整菴謂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近日之學太高太玄使人漫

筠齋漫錄

卷之四

十五

無用功處不如專學敬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則
放心自收耳故 本朝理學薛文清胡敬齋最為
可學學孔孟者學程朱學程朱者先學薛胡二子
亦庶乎其不差矣

古者詩言志淡世不過談詞耳位廊廟而詠山林
居奢靡而說恬澹猶之可也李林甫贈韓席詩乃
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豈不自知其奸險耶
猶有甚焉者曹孟德詩云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
以周公自方矣豈非至無忌憚者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轂也器也戶牖也
非無物也惟虛其中而後有車有器有室之用耳
虛能生氣之說窺造化太初之妙程子又言虛者
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不知何以不取老氏之
說也

老子之可取者佳兵不祥之說知止知足之說至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屢言而不足尤其所長
者也

筠齋漫錄

卷之四

十六

莊子逍遙遊大都言鵬搏九萬里以六月息而擊
鳩斥鴳笑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而朝菌蟪蛄
不知故夫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者其自視亦猶斥
鴳朝菌耳若列子之御風庶幾矣而猶有所待也
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方無
所待是至人無已神人無功也故許由無所用天
下為而藐姑射之神人苟得此道遇大龍則慮為
大樽而浮於江湖遇大樹則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矣
蓋至人之超乎物而遊於無極者也故命之曰逍
遙遊即遠遊之謂也與君子之素位而行豈可同
日語哉楊龜山云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非也
王斗曰吾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清靜無為以
當貴其言偉矣然猶有心於自遣也北宮子衣其
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
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父軒之飭終身陶然
不知其為貧則心安不待遣而自得矣非庶幾算

新蘇漫錄

卷之四

七

飄陋巷不改其樂者乎

陳太丘恬淡寡欲何進表忱表以不次之位時三
公每缺議者推之皆辭謝不起其送張讓父之葬
持少貶以避徇耳易所謂見惡人無咎而黃勉齋
譏之以為枉尺直尋而可為夫枉尺直尋謂枉道
以求仕也若不得已而少屈以自全固君子之愛
身以存道耳遇陽貨而不避夫子為之矣史稱淡
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勉齋謂東漢善類盡
為宦官所殺亦不可藉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光為

抑揚太過程子曰當際之時小人乖異者衆若
絕之不幾盡天下以警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
義是君子之中道足以恕太丘矣

管幼安如鳳凰翔于千仞如景星慶雲見於雲霄
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其猶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右
乎

謝安何可輕也初桓溫之舉安將以自翼也安則
終不附溫而器度聞望復足以寢其覬覦之念庶
幾乎汲黯之於淮南也是豈虛名之可為乎舉玄

新蘇漫錄

卷之四

八

以禦素識者遂知玄之不自負所舉則其膠素者非
偶然也燭其婚王鑒之奸終身抑之俾不得入相
故鑒有遲我十年作相之語其忠智大節炳炳若
是世人不察謂之虛名殆矮人觀場者歟

王莽以安車迎薛方莽自使者辭謝曰先舜在上
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
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
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

欽皆在位悉令解官歸故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二子危行言絲不激不隨可謂處亂世之法

續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朔有赤氣亘天是日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綬在傍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此下干上夷狄竊教之證也

續通鑑

卷之四

三

使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及童貫黃經臣用事與中丞盧航表裏為奸縉紳側目右正言陳禾劾貫弄怙寵弄權願亟竄之遠方帝拂衣起未引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不惜碎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帝曰留以旌直臣貫等相率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請監信州酒二人先見不奕毫髮不惟言不見用而

且悲被斥逐可勝歎哉

曾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乘異布既拜相其弟肇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正士繼迹去朝所進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其後卒相京以兆宋室之禍肇言真龜鑑哉

續通鑑

卷之四

三

宋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屯以聚軍儲復自楚泗搬運上京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知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數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其姪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

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王祖道欲取南丹道以為功乃誣其首莫公佞以罪發兵討擒之以南丹州為觀州其弟公晟結溪峒報復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地瘡痍成者十已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祖道性既鑿空超取顯羨效者相繼邊壤益多故矣吁金穀兵戎國之重務而措置如是宋之為宋可知已

鈞齋漫錄

卷之四

三

宣和中謀者云遺主有已國之相王黼薦画正陳堯臣使遺堯臣繪遺主像以歸言於帝曰以相言之虜主已在旦夕幸速進兵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然後知虜主之將亡國而不自鑑何哉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皆緣主聽不明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味之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然葉衡陳俊卿虞允文皆賢

者年不能勝史浩曾觀等之說擠何暇笑唐之不

明也

陳俊卿過關入對極言曾觀王抃甘昇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向奔覲抃之門十纜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然後卿猶淺言之耳當時謝廓然黨曾觀除侍御史以李顯忠之忠義為邵宏淵所忌致符離之潰廷議黜顯忠而宏淵職任如故至

鈞齋漫錄

卷之四

三

有鉅儒名士亦因史浩之薦而得大用可勝歎哉余客歲往返婁江道上舟行寂寞偶携宋史披閱次見其謀議舛戾措置乖方間有忠猷讜論輒棄不省令人憤懣疑欲指冠錄其可為永戒者以示龜鑑焉 右宋鑑數事皆可慨可愕讀之不覺廢書長太息每事輒著膚語于末聊寄感愴若史漢歷朝事偶有管窺亦間附數語云萬曆辛丑歲孟夏梁溪黃學海識

鈞齋漫錄卷之四終

筠齋漫錄卷之五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西京雜記

公孫和起家後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後之知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知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和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和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曰左右

筠齋漫錄

卷之五

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於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六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

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紬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

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造

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

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

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賈

筠齋漫錄

卷之五

二

依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

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

接士之館而躬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公孫和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

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乃解衣裳以衣之糲

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縷撲滿

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

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

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縵倍縵為縵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襜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靡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二十頃

述異記

吳桓王時金陵而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入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時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為珠玉是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數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人皆置左右問漢時舊事說之皆有次第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于世也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鷄皆隨之鳴

博物志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莖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荷齋漫錄

卷之五

三

荷齋漫錄

卷之五

四

一萬二千...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鵲巢門戶背太歲滯非才智也

鶴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歸取礬石用統卵以

時助燥氣故方術家以鶴巢中礬石

山鷄有羨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開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馬食穀則足不能行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卵取伏卵殼黃白

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

既堅內着粉中佳者乃真亂矣此世所恒用作無

不成者

世說新語

吳隱之孝廉乃為桓南郡吏李含伯純孝後以缺

望見踈人無完行

魏封晉父王九錫固讓不受公卿將相當詣府敦

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父籍時在表孝居

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

以為神筆勸進父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

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先宅曲阜

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不福也

樂令善于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

岳為表潘岳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

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

斯矣

世法深在簡父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曰

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

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

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

此人宜在帝左右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

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狀必自不凡吾嘗試之後曰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什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小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

鈞齋漫錄

卷之五

七

知何獨識我

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褻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愨後才白衣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常服耳遇蔡子屋在坐而經日不自安見憚如此充歷成都千東曹掾故稱東曹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已有譽桓謂

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碩謂袁帝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恕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三見蹇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劉餗隋唐嘉話曰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怨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

鈞齋漫錄

卷之五

八

曰鞭馬疾去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懸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所諸屋柱悉割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談精食後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

談侃乃遠及洛遂稱之於平倅願祭諸人大獲美譽

湛氏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儻交結勝已都郡孝廉范遠聞之歎息遠去侃近送之遠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遠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六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

畫
戴安道中年畫竹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曾見卿此語耳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彦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沈澗料事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散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適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其長

迨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詰言洛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敢逼恐不豫人事况

今自鄉選反遠之邪
韻語陽秋

謝朝華之已被起夕秀于末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東坡跋李端州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州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

警之云

老杜田父招飲詩云步屐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遺
懷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
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
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
情之物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
意于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于洪州

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
筠齋漫錄 卷之五 十一

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楮之類狀難寫之景也

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
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
之意也

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

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豎子至云粗黎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

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蔬紅相對他

時錦不如磨滅餘蕭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

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

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
無時答陳正紳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
空田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
官全為親上對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見女瘦十
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紳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
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
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
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余讀許渾

筠齋漫錄 卷之五 十一

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者

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

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負歸

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熙寧四年安石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

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

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

傳習詩賦者杖一百謹畏者至不敢作詩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為失本惠而傷吾仁

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于孝予觀遺詔率皆言
為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
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
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
帝矣

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
鱗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
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
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

筠齋漫錄

卷之五

三

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視容以
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年之遺徐彥
伯迎廬陵王于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
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
之以飛鳴呼仁傑其忠且賢哉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
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
七里之灘而滕白以為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
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蘇子由病酒肺疾叢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
寸田可治生誰勸畊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
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墻聞三嚙隱隱如
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
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
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
于養生之道深矣

余曾祖葛通議揚真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
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遠慕參佛

筠齋漫錄

卷之五

四

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
林藪戰秋千里空又益道藏一過故見於篇詠者
多真仙語如仙莖屢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
鵲炫曉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
氣簇雙華還向囊中秘玉霞呪水夜潭龍怖劍弄
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

吳筠覽古詩云嘗稽真仙道清淑秘衆煩素皇及
漢武焉得遊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
與久遠物真能相存列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

期及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百合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
謂閑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
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大
潔終不蓄纖鱗到庭清何益涵虛祖自負至今碑
版存焉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
黎野葛水榿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
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

劉齊諷錄

卷之五

十五

渴其勢無日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
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
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
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
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蓋樂天
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
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問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
入伍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
自比於桂殆未為過也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
腸石心不解吐婉媚倏然其所為梅花賦清便富
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
授華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
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為梅於窮冬凝嚴
之中犯霜雪而不懼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
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
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
矣

劉齊諷錄

卷之五

十六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
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
而自托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
之云郊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鬢鬢
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
與醫卜隣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
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
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已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

扒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
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
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
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
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
本於後圃後人思其政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
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宴客俱在焉一日燕訪使
周詢來訪曰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
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曰
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者
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
服盡四兩心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
着瘡遂瘥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故曰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筠齋漫錄

卷之五

七

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
眼而截或羸行伺繫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
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
敵行令震疊或龍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
境欲并包搃攝或慙如告已或喜如獻捷諱輸寧
斷頭悔悞刃批頰可謂曲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
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
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
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
類荆公而其他句醞釀處尚眾東坡白鶴觀四言
詩云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
恣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棋者之常情而
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荆公亦
有棋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
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
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
世所稀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

筠齋漫錄

卷之五

八

以解明皇之愠乃尔嘿嘿或者之論盖有所自也
厥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象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
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

幾欲犯顏出薦口氣像碑石未可攀又云東馬巖
徐已奮飛枚舉即名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

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餅所謂寒蒲束縛

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
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

南為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割羊而轉
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

碍禪蘇張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杜子美身遭離亂渡迫衣食足迄幾半天下自少

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
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
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散同谷縣云賢

筠齋漫錄

卷之五

九

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傳

奈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

別章使君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

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王建云一年十二

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

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

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

也

劉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浚容雖改著草
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生子

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

也哉劉孝標作釋命論言壽夭窮通一歸之命可

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瑀非釋命論言人之

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其修身累善之心二人

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筠齋漫錄卷之五終

筠齋漫錄卷之六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何氏語林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何進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加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

筠齋漫錄

卷之六

一

不行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許子將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為汝南太守署為功曹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搽飾行同郡袁本初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果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闕閱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恠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闕訟

邴根短嘗行道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邴問其故荅云謂之神樹邴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釋之里中遂歛其錢以為社供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筠齋漫錄

卷之六

二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詼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遊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城陽太守梁楨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後姑子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楨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貧者不以酒食為禮今作郡而

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枿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為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着草屨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後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俯齋折立自言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曰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續齊漫錄

卷之六

三

任彦升好結交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

顧常侍清介持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極推重之嘗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

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

韋孝寬在延州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纓者惡與之同出不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曰韋躒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

續齊漫錄

卷之六

四

薛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躒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謏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繞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熏灼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絕帳賜御用繡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

不當華歆仍用舊帳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為學士語諸人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閣為後先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進積盜兵壺關畫鎖造膝佳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

錫齋漫錄

卷之六

五

不他感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極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兼華者不易待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

梁敬對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大將軍鄧隆聞季長名以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後客游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墜相望季

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賞之軀殆非老莊所謂矣遂應隆召

范曄後漢書曰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父經梁國黃子文益恃才智炫耀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怨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

錫齋漫錄

卷之六

六

廢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亦與李膺以為海內之明珠未耀其光為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荆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上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操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
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荆州大笑玄德曰言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謂虞仲翔曰孤昔再
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
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
猶謂未尔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妄語見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恐
子細不能結見輩舌也

鈞齋漫錄

卷之六

二

吳書曰紘見柵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此見之
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
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羨之琳答曰自僕在
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
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
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
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
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

因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縑三十匹
謝太傅嘗賞愛袁孝伯機對敏速後孝伯出為
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頷就左右
取一扇授之曰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
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
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
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鈞齋漫錄

卷之六

八

撰緯欲稱功德王太保率尔對曰所謂天命求之
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以為知言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
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
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
魯作送世祖嘗曰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
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當時以為知言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群情便為載懼

枏侍中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枏曰一身之外亦澆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曰茲詔授官皆由

鈞齋漫錄

卷之六

九

聖自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爾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劉猷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

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荅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髻羞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魏元忠既復官曰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爾

鈞齋漫錄

卷之六

十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荅曰聞樂令人驕怠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揚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玄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滓菁華乃出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無異同或謂景山主上既幼執事多門君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名問後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

劉齊

卷之六

二

手板四面指曰此志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漢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来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琳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

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

後傅翺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

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嘗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榮也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尔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為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彌羅

劉齊

卷之六

三

震手

德宗即位滿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縵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

勞滿青將士曰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債上悅後之正己大

慚服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至至又多僨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欲有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無此惠澤百姓窮困追思益切

裴紳道以釋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倫米價甚高迂史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殺所蓄米價頓平

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李說巖縵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鄭儋在鎮暴疾不及處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魏武嘗辟阮元瑜不至連見偈促遂逃入山中武使人焚山滯之阮至召見魏武時征長安大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善鼓琴遂撫絃按節曰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歡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宛坐武帝大悅

張騰文士傳曰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知名於時大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

近出瑀隨後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菘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名鋪錦列繡亦

雕績滿眼

鮑明遠文辭瞻逸當世推羨初入臨川王義慶衛

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高

勳難擬

兼之六

五

卑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

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

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教草詞曰傷居尔體痛在

朕躬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衣錦

蘓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浚寄示荆

公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

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宋太祖後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

開視惟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問之曰卿為朕將

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謝曰臣無

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迨所以聚書觀

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善其對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

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宋景文言在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遠

每讀至此令人蕭索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

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

地則不危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贊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

至金山寺僧了凡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

贅蔣心惡之了凡徐曰冲卿在前頰舛在後蔣大

喜

朱或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東都事略曰蔣之奇字穎林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兩至以治辯稱官至觀文殿學士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荅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

詩齋漫錄

卷之六

十一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數郡家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謝諫議知襄州日張密學為鄧城令有善政鄧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累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同酌吟嘯終日而去

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拯賈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

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草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後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蔣侍郎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狼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以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蘭荅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遂延譽後年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

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南轉運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誘出之曰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醉盡殺之曰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

詩齋漫錄

卷之六

十八

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論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率陷於吏議深文不曰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姬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姬

均齋漫錄

卷之六

一九

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姬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冥群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使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張洎為舉人時張似在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後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怏然洎入骨國已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亢而無悔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枹開時為州刺史門性豪頗不加禮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

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見開即屏後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開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枹開甚相

均齋漫錄

卷之六

二

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為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事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為相

楊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且而

筠齋湯錄卷之七

錫山黃學海宗子甫輯

趙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採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疾竟瘳

仲長公理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君清

獨善漫錄

卷之七

二

曠以樂其志曰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心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雲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商風之雅操蕙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帝王之門哉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傲儻敢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謂之狂生統嘗作詩以見志其詞曰飛鳥遺迹蟬蛻已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

筠齋漫錄

卷之二

二

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統統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後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元元氣為舟微風為旆翱翔太清縱意容冶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張季鷹見齊王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紛衿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投

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漢時侍中習郁嘗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池
池邊有高隄徧種長心修竹芙蓉綠岬菱芙蓉覆水
是游宴名處山季倫心荆州時每到此池未嘗不
大醉而還曰此是我心陽池
張天錫在江數游宴山池頗廢正事時有諫者天
錫曰吾非奸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
既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
清流則責廉潔之行覽嘉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
筠齋漫錄 卷之七 三
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揚遵彥聞高王欲送置魏帝所棄衣冠於水濱若
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
謨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以講誦
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
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
人從容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
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
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經奉巨課或謂之曰何
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是科仁相曰誰能向
狗尾底避陰涼
常袞當國崔祐甫在中書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
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君獨
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
以多有雜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
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
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
裴濟為陝州錄事參軍時李汧公李勉充觀察始
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
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名辭
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無朝中親友
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
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濟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
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
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其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

曰老夫過矣澣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
李公垂李紳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
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
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尔不憚死耶公垂對曰
生未嘗見金草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
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掠書如
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
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李義琛為御史日久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
筠齋漫錄 卷之七 五

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
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狄梁公仁傑初授并州判佐時聞立本黜陟河南

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
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
并州法曹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

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陳永陽王臨吳郡聞陸慶名請與相見慶固辭以

疾時慶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
服往榮舍穿壁觀之後語榮曰慶風神凝峻殆不
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魏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
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韋思謙調官有微累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吾居
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可以小疵而棄大德擢受
監察御史

汝陽王璿是寧王長子丰儀秀整玄宗甚愛之嘗
筠齋漫錄 卷之七 六

曰花奴姿質明瑩必神仙謫隨也寧王隨短之上
曰大哥不可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相須有

英特之風深沉之候花奴但端笑過人當得公卿
間令譽耳

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
梅隙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寮望之歎曰豈腸胃之

章映日可見乎

有人言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
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鳳凰上曰鸞鳳與鷹隼事異

劉子儀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為終身記耳

有人言許子將衰敗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子揚曰劉曄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子將之拔夫亦宜爾蔣子通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牙齒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休之敵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

有蔡子尼江應元江蔡克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

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

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心到

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

知此

或問沈休文王惠何如休文曰公明簡問王球何

如曰舊玉淡又次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唐詩紀事曰馬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天資曠邁

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怒數劾責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太宗召之浚為中書令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說今事問崔琳

浚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

高義方嘗造馬季長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為書

曰伏聞高問為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

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

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庶載

邀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執季長大愧遣人追請徑

去不肯還

王丞相與庾太尉頗懷疑貳時孫安國為庾公征

西主簿孫密諫庾曰王公神情朗達有世外之懷

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邪佞之徒欲間疎内外耳
公宜詳之太尉初意頓釋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為宿直時
帝所為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曰緣罪福事
帝亦為之小解

建元中都下舛雜且多奸盜上欲立苻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苻
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尔何以為京師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

詩齊書錄

卷之七

九

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
今尚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主元忠答曰
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
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

我適用之聞其死歡已無及元忠曰劉蕞器行副
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
此帝默然

德宗令王紘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

贊美紘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紘文曰君何獨無
言紘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
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
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勅
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

魏綵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
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
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

詩齊書錄

卷之七

十

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周道祖間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
時彭城劉遺民遁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
人謂之尋陽三隱

周續之字道祖以嵇康高士傳得處之羨曰為
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大尉掾不起
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徵宗曰少有

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
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
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
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

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
鈞齊漫錄 卷之七 十一

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楷
林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
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州止可飲馬莊宗拊

背嘉之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
正任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兩施用帝嘉其才以

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

臨事宜然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
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記事曰鄭仁表傲縱多所陵籍人畏薄之仕
為起居郎劉鄴少時投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

之鄴為相仁表貶死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
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童兒採掇

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
鈞齊漫錄 卷之七 十三

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
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未忍飢

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小郡司戶參軍於傳舍中題
詩云青衫瘦馬病參軍旋糶官糧置酒尊但得有

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倚人門王荆公過而見之尤

極稱賞俄薦于朝數年間遂超顯仕

葉少蘊言予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
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浸蠹

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餘手抄
 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從傍讀之不覺至
 日不舊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醴醴
 不減玉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
 讀書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釀忽記歐公詩有一
 生勤苦詩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
 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
 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雜於漢名上曰禁中非此
 人不可當論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
 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
 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
 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
 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年與沂公益相
 呂許公呂夷簡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
 饒州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

西上以許公為長者文正面謝曰鄙以公事忤相
 公不意乃亦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曰依外家就學安
 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
 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两鹿以辨節乃笑曰冬至
 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夷簡四子公稱公著皆穎異文靖與夫人
 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
 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
 教令到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
 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王魏公旦在政府一日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
 書朕造謁公薛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
 門下見之以此故公公曰韓郎未之思尔王薛皆
 李公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
 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薛執政之大忌韓乃謝
 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靖夫人有所請托
 章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

名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揚曰有章職
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
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黃輪銀器數百而亦無吝
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
為公台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永櫃街宅正相對
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選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
之入則大拜數與性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
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

錫齋漫錄

卷之七

五

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不可冢百官耳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
官過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
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名一飯有章別日
為一詩謝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
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詰通判刁縑言其故刁往
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
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後事得一幕官遂不輕脫其

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為參政
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
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年於京師
張樂全方平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
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
其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
樂全曰自是考國未識此人方幸昔年知舉辟為
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
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

錫齋漫錄

卷之七

六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
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
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
屏間以候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
產不事家人作業惟逍遙吟咏無寓意於圖畫人
竊笑其為顛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剝都盡夜始
服其有見

文彥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灑

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二蘇初赴制舉到都是時同名試者甚衆一日韓魏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耶此語既傳由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程伯淳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王介甫與呂申公素相厚善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林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

猶齋漫錄

卷之七

七

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集論文曰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邵氏聞見錄曰王介甫嘗簡晦林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林得之矣以安

石之不肖不得以容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

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林故介甫作相薦晦林為中丞後議新法不合始謂晦林有驩堯共工

之姦矣

蘇樂城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宛冕折還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呂太尉惠師赴延安師道出西都時程正封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

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多不知正封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

獨齋漫錄

卷之六

六

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

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

為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蘇子瞻云老杜自秦川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

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
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
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惟此可用為比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
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盞露動者曰掛花
雨嘗言余愛掛花雨甚於金盞露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以奸賊下獄太宗怒
其貪穢遣中使諭旨於執政祖吉獨俾於郊赦不

有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

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於神明吉本何
人亦安足以陳陛下赦令上善其對而止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回子美以動一二
大臣禪擊甚急宦者搽女荷捕人所逮皆一時名

士都下為之紛囂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
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心可付有司治之何

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陳恭公判亳州過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

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手
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嘉祐中除張堯佐壽慶陳秀公作中丞上殿爭之
仁宗初盛怒待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

張堯佐不當授節度耶節度使本麗官何用甚爭
時唐質肅唐介作御史裡行在眾人後越次進曰

節度使太祖太宗搃曾做來恕不是粗官上疎然
而罷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

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
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

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程文學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

未暇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目取架閣陳年
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

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
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

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共聞此語

王之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推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念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浚復不能對薦曹遠博物多識帝名見遠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應

對左右

卷之七

主

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此名匿服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太宗時一日浚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

以進蓋名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

故臣知在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之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構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脩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隍雉易遠近厯厯可據宋不能用浚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曰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

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

卷之七

主

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論設陶器之因其浚晉公極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蓋浚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且有浚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集羊無功謫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

之釋然改知揚州年謚章敏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衣服長揖就坐子厚驛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

筠齋漫錄

卷之七

七

筠齋漫錄卷之八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十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

筠齋漫錄

卷之八

一

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名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咲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曰兩隕陷得錢盈船奴

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我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啣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捷其背將

狗齋漫錄

卷之八

二

佐皆泣拜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珠藏淵而川輝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黻雖重波積壤何能揜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

着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盃案間看膳皆沾汗巾憤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辯論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後事初到修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推

衛林寶風神秀異其甥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庾公道王臣非惟事事勝人亦望須眉亦勝人我

狗齋漫錄

卷之八

三

輩皆出其轅下

張景胤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張思曷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髻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目瘦而舉頤目跛而緩步曰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特進李嶠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筠齋漫錄

卷之八

四

王藍田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念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謂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募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日不隨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鬻而針之須臾見下羊管裏見出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鳩摩羅什嘗講經於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慈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後不

筠齋漫錄

卷之八

五

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曰舉七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乙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階下出接韋韋獻表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倭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慊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慶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張新安張鏡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

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于籬邊聞其與

筠齋漫錄

卷之八

六

客語設胡牀坐聽辨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

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晚便命駕

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

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欲造阮居士阮孝緒而不敢嘗至其

兄履之許輒望而歎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悛後到一

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唇

欲作洪鍾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

數載酒俟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

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恓

恓惶惶後為勞也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

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皇甫度適解官歸鄉時有以債得雁門太守者書

刺投謁度適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御前在郡食鴈

羹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適驚據而起衣不及

筠齋漫錄

卷之八

二

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車武子與吳隱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

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

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

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孔休源來都寓心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

登謂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

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
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荊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
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蕭茂挺父曼以苜蓿丞招罪顏士往訴於府佐張惟
一惟一曰曼有佳兒吾以曼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

舞

卷之八

八

蠻方豐艷曰為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
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
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
何處左右具以對遂曰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
於禁中

撫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吊之曰綴玉
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
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
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度温諸公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
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度甚怪此意温曰承胤好賄
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
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

晉陽秋曰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
檢在桓温府以家貧乞祿温以其非治民才許而
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送別友至晚問之答曰
昨奉教自首旦出門中途逢一鬼大見柳榆云只

劫

卷之八

九

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
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
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曰相稱譽以為戲弄嘗
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
先賢風致謝每遠賞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
語捉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女襄言其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

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趙元舛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舛遂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曰舉聲失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馬造元舛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舛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乃與袁司空建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龐德公居峴山南司馬德恭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恭遂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筆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

告神武遽見之

范武子范甯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求方處度曰朝之曰告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益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燠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為司徒長史勅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益有早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嘗由劉家月旦耶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曰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後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曰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

獨錄漫錄

卷之八

十三

白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為此選竟穩便乎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為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徐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後者以問徐曰吾為魏公藏拙

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

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嬖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夜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孤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頓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曰敢曰其幸為相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媿曰吾止有此心不意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道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狗之事則如流張曲江

獨錄漫錄

卷之八

十三

常謂賓客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輔自持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佯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泗流連懿恠問輔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輔受恩接懷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輔對第一王濬冲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于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關詔
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城故丞相既視表
卷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
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東都事略曰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章惇薦
其才名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司諫商英觀
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范祖
禹為奸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至以宣仁后比呂
武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

高蘇漫錄

卷之八

十四

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羨至是追論其罪其
詭譎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楊大年

楊億

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

太宗聞其名名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
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
父母上歎賞久之

趙文敏公

趙孟頫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

則先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欽若於錢
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
咎不容通謁王踞踏門下厲聲詬閣人術者遙聞
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
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名之冀
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視之術
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與歎曰人中之貴有
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
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

高蘇漫錄

卷之八

十五

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
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
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
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錢文僖

維演

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

一日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
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
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
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

此

周輝清波雜誌曰思公既貶漢東王父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繼取袖况其下者眾不敢對永泚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袖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父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晏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舵王張搯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槁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屬聲曰晏稍

使舵不正也

卷之八

六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卸伯埭取荷花千餘朵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偵之時禁網疎濶曼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長公笑荅曰吾從眾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眾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更役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眾云領主人自揮今日左邊之魚合從便移過右

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卷之八

七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啟燕晏名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

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
 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
 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
 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
 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
 後曰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
 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後之來無足念少愚與
 聖後同郡曰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
 聖後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後曰所謂楊臺柳者
 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
 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後為之霑醉後數日
 聖後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後
 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後每為
 之醉聖後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更平居賜予無笑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諱云存中曰無
 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
 為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
 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
 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
 臺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
 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
 炬以象香實其中遺駛年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
 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廣東方經
 略送燭一卷未敢啟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室察
 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
 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
 條既成恐不隹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
 喜以為秦已之專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檜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
 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伴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
 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

之可惜檜頌曰汝盜食吾榻吏叩頭服

呂申公呂公著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樞者多得後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卷之九
幸

筠齋湯錄卷之九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四友齋叢說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為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或以為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父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楚以公子午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覿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能閑散耶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豈有創立門戶招集無賴數百為群已弃本業兢事空談始於一方則一如狂既而一國天下慕而效之則一國天下知狂正所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也

郊所謂言偽而難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

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何嘗招集如許人惟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湛甘泉在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以為談柄

莊子比舜為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為舜有羶行故

群蟻聚之今兩司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

衰胥此鳥係豈但卷婁已哉尤不宜講學蓋以其

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何怪乎

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

人謂太史公為孔子立世家非是是大大不然蓋方

漢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遂知其必當

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

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

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侯又以虞舜并席

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柱枯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言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變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

揚文貞之子暴橫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同鄉相

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

靴青布直身迎之殺百里外一見以為其子敦朴

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大不平之

薛文清廵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願都

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願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不

意少見於顏色

李牧省江西人為吏坐贓楊公守隨廵按逮問充

軍後牧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

選朝即劾牧省罪忌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

一

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旨訪
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書封進曰譖楊公
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旨問
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
日又問吏部服闋添注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
左遷知南寧州

劉吉丁外艱詔起復視事如約吉三上疏辭托責
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勸其力辭吉不答治
新政萬尹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

筠齋漫錄

卷之九

四

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建言欲超遷科道待
以不次之位於是侍讀張昇數吉十罪且謂李林
甫之蜜口劍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其
患可勝道哉伏望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
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
指為輕薄小人上命請昇南京工部員外

南京有一官長買橙一斤其價和買只五六分
耳皂絲遂詐銀五六兩其票上標至本衙交納其
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爇出此皂持票沿

門需索其家計算若往交納差人要錢門上要錢
書辦要錢稍不到又受責不如買免為幸遂出二
三錢銀與之京城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
各家遂厭所欲矣

沿海防守之虞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匯青村柘
林而西拒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兵大率
每處五百名約三千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
計兵餉三萬兩矣為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每兵一
名總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五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穀一半如少則以
各項下賊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之權
其輕重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逸矣
松稍僻峰渚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
流彙萃于此

黃帝廣成之說惟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
精宵宵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尔形無搖尔精乃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飛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空
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
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
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
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

揚齊漫錄

卷之九

六

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
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渡者不欺其民
也其言皆切於治理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
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
虛道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
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為首也

漢有張仲景世稱為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
既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

言火有原病或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
親李東垣以脾胃為主有脾胃論朱丹溪則言氣
血痰皆目前人所未識學者當會其全可也

未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
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
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
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
聲聞為名辟支佛得道或問曰緣而解或聽環珮
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菩薩方便則止

揚齊漫錄

卷之九

七

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
以大道為名

法華經所言六波羅蜜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
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
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
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
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
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
則通修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溥哉

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鄰外之
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
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
者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累盡此五者
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曰天眼
慧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而俱生者也
猶釋漫錄 卷之九

於其中有蘭擇取舍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
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
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
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骨中不浩
浩耳

山谷與廖宣琳書云夫利衰毀譽稱訖苦樂此八
物無明種子也人後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
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
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

細思熟念煩惱後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
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
較得喪又自有宿日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
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

袁可潛即海叟之父世傳其檢田吏一篇有一老
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傷哀
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
貧倒囊贈與米五升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答言
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無本為經商只種
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九

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及官逋誰知六月至
七月兩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兩不啻農
夫眼中血涓涓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
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
狀我恐徵糧吃官捧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
望全放當年隔岍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
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
勅我將田都首伏只曰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

作熟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
 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
 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尤未笄嫁向湖州山裡
 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
 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予亦
 羞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近來人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
 中有之誠為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鈎
 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
 搆而已若展轉翻刻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
 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為可寶其餘皆不
 足觀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
 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
 孫過庭論書必倚通云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
 泳飛白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
 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故古稱為聚訟

趙集賢與篆籀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
 永小楷法黃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殘啟為尤妙
 蓋二王之蹟見於諸帖者惟蘭札最多松雪朝夕
 臨摩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
 皆酷似

畫有六法有三病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
 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

今之所稱好畫者有能稍稱真贋知山頭要傳換
 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歧皴綽有血脉滌
 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
 已

劉道原自訟有二十失又有十八蔽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
 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
 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
 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嚙精液養臟氣五
 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
 慮養心氣八者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

道郭康伯遇神人授一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
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
時

山谷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
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
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
都會之處天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
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
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三

中虛開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
即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
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持
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
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日中盡禮而退大忠畧
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
使天下貢財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

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緯不釋衣侍臣忽古今
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爻子貢占之以為凶行用
是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舟
不用是故吉魯伐越果克之

子貢侍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
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附錄

老子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
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
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名哉誠全而
歸之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

雖有禁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生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跡則失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憂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鈞齋漫錄

卷之九

西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似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敵輕敵樂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者勝矣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至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

鈞齋漫錄

卷之九

五

無患者惟有德能之吾食也孰粗而不減爨無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

以語我來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六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義者也或之慎之顧伐而義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七

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 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
振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繅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莫足以語
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特築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筠齋漫錄

卷之九

七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
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
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荀子

卷之九

本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頭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躡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樂羣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荀子

卷之九

上九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後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兩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三者

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
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
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
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夫畏塗者十級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
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
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自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

齊東野語

卷之九

七

齊東野語

卷之九

七

火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蔽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
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
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
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
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韋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彌天而失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苗子獨先離之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債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夫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駢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

錄齊漫錄

卷之九

三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駢款門曰君至穰苴亦胃搯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駢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搯瑟右挈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穰苴曰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

錄齊漫錄

卷之九

三

兩用之僅得不二

乳叢子

宮他見子順曰他因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甥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
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
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
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
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
不辭何也成子曰夫心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
不作告我象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
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竈喜作雞還車而臨
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
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
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
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
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
乃言之魏王而外諸朝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
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
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

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
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
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
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尹文子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
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
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為故所言者不
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

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
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
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
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
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
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
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
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

賈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倭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世有曰名以得實亦有曰名以失實宣王有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

齊魯漫錄

卷之九

五

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義也嘗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妹幾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遺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名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

齊魯漫錄

卷之九

五

怪之微盜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
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
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理皆
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
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
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
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易在也觀堯舜湯
武之成或順或違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
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
泓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二公子爭國小白先入故
齊人立之晉文公賂秦以求及國彼一君正而不
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
則是非隨眾費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眾者為
非順眾者為是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

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
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
矣眾人之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
貧賤者有請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
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已親
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
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
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
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
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
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
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
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
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
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
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
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
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

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
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
所不顧戴所不顧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
大焉

錫齋漫錄

卷之九

辛

錫齋漫錄卷之十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續蓬崖浮談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
經月或百日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
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
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
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虫冬蟄理似有之龜之不
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藏久亦斃則知胎

錫齋漫錄

卷之十

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傳稱辟穀者復言飲
水餌松子或餌木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
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卒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
必長生猶蛇虫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
胎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義力益數人其不經
之論乎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
設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
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遍於都城金山羅漢

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引道幡蓋旋繞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教為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六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非誣也皆幻術也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二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泮其本而火鍊其末故本居北而南指予嘗水泮其末而火鍊其本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六二氣之偏勝耳故南方多溫泉蕭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者也素豎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

之異常者也款冬花於嚴寒葶藶靡於盛夏生殺之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耳鼻之異常者也舒鳧挾羽而走騰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者也木中實而娑羅樹中虛竹中虛而廣藤竹中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三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為善乎井田必不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為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未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效顰之無益也體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失也而愚者恥之私欲不除大害也而知者不恥豈非見其髮膚而不見其心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之梳銘曰有髮者朝朝思理有身者胡不如是言

至矣君子可不書之監銘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急情侈靡不知其損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強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肆者忌日積而不悟

質義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

荀慈明以董卓徵之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玄曰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夫慈明累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

荀慈明

卷之十

中

顯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臣謂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遠逸又覺稱之太過慈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嵇紹父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閒居山濤薦之不起為書絕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弗能討如王裒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

矣乃遂事晉致其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憾者乎或曰非紹則當是伍負子曰不然奢仕楚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不當報負縱念之惟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則大亂之言也夫三細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後為尚書此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屏居私門

荀慈明

卷之十

中

欲肆微不就微濤言豈不為大忠至孝也哉故濤之薦康者殺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之也非所以言有父也

鄧攸守吳載米之任俸祿無所受是原憲之辭粟也范丹訪姊姊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是陳仲子之不食其兄也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職債覽劾奏免官是直躬之證父也故大過非中庸之常道苟難非君子之至行順理而無所庸心庶乎其可也

荀子謂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而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是後見三代以前而道其常耳豈知秦隋以後皆奪之者乎魏晉以後皆竊之者乎漢高誅無道秦光武夷逆賊莽唐太宗戡定隋亂其得國非不正也而間關百戰死者什五比之一戎衣而有天下者異矣雖曰匪奪吾不信也宋太祖削平五代

筠齋漫錄

卷五十七

木

之亂其治國非不善也而陳橋兵變欺人孤寡以之薦舜禹於天者異矣雖曰匪竊吾不信也世道漸不如古而民之被禍日深使荀子見之豈不駭哉

成湯曰旱而自責是矣戴封遷西華令旱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欲以自焚諒輔仕郡五官掾太守旱禱不應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天積薪柴聚焚茹以自環構火其備將自焚焉不亦過乎龔遂散渤海之盜是矣張角之亂向栩不欲國家興兵但

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羗胡與邊章寇亂隴西刺史宋梟以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不亦迂乎路肥馬輕裘與朋友共是矣劉翊拜議郎遷陳留太守出關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曰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不食悖乎故矯矯獨行之士過高而害正反不若愚夫婦之所知所行猶未甚遠於中庸也

筠齋漫錄

卷五十七

七

把酒窮日夜為樂呂文穆公退老洛中有園亭花木日與親友歌詠其中是功成身退將終身達人之自適者也賞皇公之平泉莊遠致奇花異石侈泰無度而復欲世有是莊戒子孫一草一木不可與人爭之身竄海隅莊亦旋為他人所有貽笑萬世不亦愚乎至范文正公之不治園圃而欲調宗族則尤超越古人而非裴呂之可及也文正公之言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頤何待有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學為主入者欲吾常遊不馭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調宗族至哉言乎其重內輕外識時達命隨寓而安好施不倦者乎仁智兼盡誦之足以消荒淫鄙吝之心吾無間然矣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心樂通心樂兩樂非窮通也道馮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所及也

鈞孫漫錄

卷之二

八

韓生婁敬均欲都關中者也年之韓死而婁封以婁遇漢高之明而韓生不知項羽之昏耳季布鍾離昧均為漢高所怨者也年之布生而昧死以布得朱家之助而鍾離昧不知韓信之忍耳故謀謨必用於明君患難必濟於良友不可不知所擇也事必有機識其機而善處之則潛消默運易亂為治轉危為安而人物不覺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斯唐末藩鎮擁兵自強遂成叛逆至

五代乘機自立其弊益甚趙韓王以文臣知州而百年之禍始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及也先入寇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景泰初徵兵征湖貴廣東西諸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黠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留于彼而數十年之禍始除皆識其機而善處之者也君子謂趙韓王仁者之功予於肅愍亦云

王氏耳談

鈞齋漫錄

卷之十

九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毬使者丐乞於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闌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使者爭為輸金即禁籞清嚴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而黃門不知所由入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稿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晏那氏稱呪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

禦寇稱西方化人靈威幻化此其類耶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婿回家烏稚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莊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餽薦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於稚我身後疇享我如汝者其若莫教鬼手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湖性不喜女色而莊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屬媒納為媵時年六十四

均蘇漫錄

卷之十

十一

矣未破臘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封九十五年稱封君十年屢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日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於激釋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黃其杭人始業屨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屨人可將吾絲鬻其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命也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愠色仍令將絲往又劫去三次絲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

業屨貧人也主人強命我出賣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壘江魚時也公等亦大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履資耳往果得之發藤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皆然黃以歸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於盜而大取償於盜必有定數乃失則曰我命得則曰汝命幾忘人已之分矣此

均蘇漫錄

卷之十

十一

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歸素笄艷妝絕美婦乘蹇回乘眾驅蹇後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柯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即舍僅出廉值盟已成其夜婦至下與諦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

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饒橐裝屢寢皆如
 已言知無他腸目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
 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
 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錢術耳夫未曉必至
 逞其無賴矣妾笑母非冥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
 夫自也君但乘夜遷密友家始為得妻此妾自媒
 後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
 是空空以詢郎主人郎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
 群崩去如追之不知所往婦人是賺具反為婦賣

獨齋漫錄

卷之十

十一

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
 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煩其何能以有
 求吳寧伯說

姑蘇閩者甲毆乙且死而揣其必死乃其家勸敵
 曰稱暴疾走馬延醫醫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
 禮始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
 歲憲府小掾適他郡缺岑深山中見甲披裘踞坐
 醉聽農歌以為非即睇視是也歸向憲使偶言狀
 憲使曰此吾未了事即令小掾懷檄夕潛往以其

地邏卒捕得猶謂非也拷問始伏辜復訊屍所自
 乃其客為謀命奴某其掘某家新葬父屍衆亦款
 服甲罪極刑株累益衆屍向已歸寔某亦執縛客
 不知其親也某家貧得美棺厚殮兼得善地樹槨
 成林塋塚甚治惟更題墓石稱已親焉段秀川談
 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田積客矣匿深山滅
 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不嗜巧也

獨齋漫錄

卷之十

十一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
 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
 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詰曰想尔不
 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
 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孺失而來問何以不死
 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袖立見矣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綈騎陸公金壺失
 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曰自
 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客盡盜
 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
 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蔽城外某塔頂上而京

中苦其盜久矣卽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聲
聲恒至丙忽以大盜窺捕去痒師大恚曰是足不
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圍床中藉以重氈飲
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
意蓋群盜徧爲耳目而以青衿子爲魁當其書聲
息時卽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爲閉戶先生也
盜殺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甲午秋過給
舍鵬初於隆福寺鵬初談前事僕談後事相與大
噉僕所聞乃鄉先生鄭公嘗令邯鄲所見云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丙

楊公某關中塾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終七歲公復
賈於閩漳浦主葉氏家葉新寡復爲其家贅婿生
一子冒姓葉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累
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擁衆
犯閩會閩師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累囚屬紹興
郡丞揚公世道者厘釋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
民也曰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
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
也起之囚中拜笑而慟洗沐更衣慶忭無極次朝

守葉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
葉公問翁何縣入閩翁言其媿媿又與葉公家里
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葉
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
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閩郡老黎歡忭呼爲循吏
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群蓋守丞卽兩地兩姓實同
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爲累囚一日而
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
天矣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丁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
以嫂羨令人詐稱兄死嫂爲位笑成服久之察其
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鸞之仍給賈人曰
嫂性好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
將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爲
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而
不知季嗔兄分已金少也潛以語嫂獨仲婦不知
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
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是吉禮而素笄往可乎幸

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着素
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答客眾見素笄擁而登輿
去如飛而乘風舟散矣夜深仲歸始詫失婦不省
而追之千帆雜亂數日不遇乃次朝伯氏有其重
橐歸夫婦憐婉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人仲亦歸聞
其二稚啼索母伶仃蓋仲婦所棄兒也賜為寸裂
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廬胡仲欲以其巧成其不
仁而嫂之巧浮於仲其間巧合默成匪人為之天
寔為之故至巧莫如天不然他且勿論遠人隔五

錫齋漫錄

卷之十

去

載矣是日何繇歸哉

始與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
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筍莖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
余銳其上下膚如殼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
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
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
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
之最詳為所談也

予少齒聞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
之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
司是時有人教舉子渡以針刺舌銜處無剪狗舌
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
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期不如其舊

羅敬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據
目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
不成披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
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

錫齋漫錄

卷之十

去

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
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
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外堂若
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微商木
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
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
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

作無量功德日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曰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擥大數珠數十顆暗散之皆奸僧所為王元禎談

何大復先生有壁盜篇錄于此曰壁盜者一足壁善穿窬嘗夜後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

筠齋漫錄

卷之十

六

二盜以繩下之搜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貫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壁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貫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也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壁盜乃在櫃中頃二盜俵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後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遁去壁盜顧乃得全貫歸

壁者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菴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麵近百乘皆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九

出乞化願以謝過麵既盡始罷後始知婦是孩童夫與群不逞皆優嘗入寺垂涎其麵而作此王元禎寓吳所見

閭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壁者垂腹甚大盥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覩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

復盤旋而去後夫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
雙亦偽也皆出容故談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授官矣然久客囊空
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兒
尔五百金矣士人曰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
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貨金
玉奇幣值百金為期入謁到門堂軒麗巨蒼頭廬
兒皆曳綺縞兩肆米袋充棟米尚溢出皆有御用
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搯背而行

鈞齋漫錄

卷之十

五

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
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
明日至而察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
而主宅者曰昨日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
亦滅迹方知中詐楊伯武談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
戈陳者勝國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
鬪為逋逃數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于司憲司憲
曰小故今以糶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糶矣

自往不煩吏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
諸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旗以往稱是新都護監
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郊迎金幣交錯宴款周渥
談鋒颯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蜀款舟
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教若為玩月沿流
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
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廷上司以屬我我何
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惧舌
橋而不能下求榮於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

鈞齋漫錄

卷之十

五

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鬚咲曰我即汪秀才誰
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游宴累
日莫非緣結諸豪長志皆大曠復交解贈始去報
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語謂理亂絲可
以制詩汪太公才若此使有社稷治軍旅易如承
蜩惜乎當平世阨一第而小用之也

世廟朝大金吾陸公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
雪上見人影詫問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公心知
為劍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

然雖約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偏
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
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
公願以相假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仇
公鑿所得鑿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
亦不為公惜第不記置何地非可造次索者奈何
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呼取便
得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於我輩不然
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履昇屋去其行如飛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五

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見羅護無所見
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某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
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
竟不忌情我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伴應曰否否其
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
者數月即夫人父趙太史祖彭以語人方玄暢竟
治談時陸負上寵著聲武健長安探九盜俠誅擊
殆盡而亦累劫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張火飛
蛾反集其曰火猛人望而畏之恐未盡然

附錄

省心錄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
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
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
浚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
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
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
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筠齋漫錄

卷之十

五

自警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
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續觀感錄

楊誠齋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
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林
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
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曰命畫工圖之
而去

玄敬詩話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心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心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漂

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思觀是教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財不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存

有群黃鷄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

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子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養生類纂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心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則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債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

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
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
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
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
脈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
身神以腐五臟

程史

東陽陳同父貧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
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

獨存漫錄

卷之十

妻

寇謂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
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凌謂乃命待于屏間
設高几納師資之贊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
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
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
等人邪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

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天不能家訓戶飾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
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
富私一家也

白沙遺言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
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
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

獨存漫錄

卷之十

妻

獎獎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

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室病錄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曰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橘壯錄

坡公涉世多難徐抗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沙瘴癘之鄉饑饉勞苦曾不得居一錫簞漫錄 卷之十 五 屢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橘如錄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汗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澆汗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

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近代名臣錄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間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

錫簞漫錄

卷之十

五

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由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松窓寤言

詩柔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捍擊也

續自警編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

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
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
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
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
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薰劑誦佛經而幾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
其門而入家人日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
香價踊貴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
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
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願詳欵已有歆嘆之意公翔且即遣
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
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
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
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
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

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
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浚商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

筠齋湯錄續集

錫山黃學海宗干甫輯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道人之梁鄭之間

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羨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

也執法嚴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正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

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語人君子亦語人乎顏淵退俄而鹿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廕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乘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晉平公之時歲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嬰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

甚若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燕
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起君之為隣而
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歲於百姓之間詩曰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

王子年拾遺記

七年南陔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
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
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健之聲
或化為羣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

續修四庫全書

續集

五

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拍掌間人形
或長數尺或渡數寸神怪欻忽術麗於時樂府皆
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麗已精代代不絕故俗
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
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
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負如冰雪形如處子血
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
遊徃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

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紙容
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惑不
及玉纖膏皓齒惠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
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
乃徹色咸味居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
為明真里也

抱朴子

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
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

續修四庫全書

續集

六

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
似學其心險自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
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
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
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後指處
下位而不見知欲其之義犯而負乘之羣與元龍
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遊大聖之仲尼滅倉毀命
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

與開闢益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驚蹇矯首於瑠瑯駭驥委牧乎林柵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
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
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
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滯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
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
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
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
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在木之所憎也清公者
姦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
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
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
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
公用則姦黨破衆私一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
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
怨讎之不痛雖刑罰之猶未愜意焉故必除之而
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若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

筠齋漫錄

續集

七

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柱而死無怨
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
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已衡門淵
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卷
以勵高尚之節截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
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
不恨恨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歟垂
天之羽為彘且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見之下
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在尺
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為味也甚淡蕭然
自足泊尔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
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
緼袍無年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
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伍眉求其所未須
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
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吞也脅肩
所赴弗隨也自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
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

筠齋漫錄

續集

八

也峻其重仍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
莽也逸世之捺眇焉寇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
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
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
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
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决河升水不能殄
原火於是鼓鼓戢雷霆之音執鞞恣喋磬之響芳
蕙萋萋臭鮑佩御方密傾葉而不羞醜醜專灌于
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軒此古人

續集

續集

九

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可與之同世也
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
莫識焉投形廬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
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蹄須逢門而
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騰騰俊民值知已而
宣力若夫羨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驟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
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
乎夫其不遇六得六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

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獲棘矢而望高手
於渠廣柔疲駕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
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彛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
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
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
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待富貴
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六何苦何
恨乎而便嘗伐木瓦合哺糟掘泥刺足適履毀方

續集

續集

十

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
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
人不擯之而捺之不可改也故小宅計决勸沮不
能干樂夫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
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
柄傲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夫守禮防者苦且
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
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
少無清白之捺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公其所知

是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赤矣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已者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

筠齋漫錄

續集

十一

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鳥欲望肅雍濟濟浚生有式是猶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疾陰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翮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審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忤

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麀哉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紉於泥潭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榮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

筠齋漫錄

續集

十二

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辱乎故沉閭滯釣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斲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潭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今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曳日夷塗

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
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樓鴻待衝颺
而輕疾四嶽不明揚則有鯨不登庸牙不推賢則
夷吾不式厚穰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目蕭公以
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達緣無知之薦元直起
龍縈之孔明公瑾籍貢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
帝籍私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
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
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

續齊書

續集

十一

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眾口故謂其可
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
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
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
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
抄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胸中半有憎獨立疾非
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
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
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截器而時不會或俟

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
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涇潭濟物
之才終於無施捺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
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
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
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希興永
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
年之不知大年井跬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神仙

續齊書

續集

十四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
兩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
策杖二小奴後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食某居
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
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
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巖潔良久老人復出
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修盛良久曰
鋪設于樓酒饌豐異遂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
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九藥作一瓮酒及晚

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
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
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
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
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
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
託謝不見各奉一鱸獨召公入責之曰尔何乃輕
泄也此者昇仙之事尔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
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賃訖不知所詣出逸史

異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負衰體羸好
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不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
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
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
不知其甲午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
好浮圖氏一日曰謁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見廣
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
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

筠齋漫錄

續集

五

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
後一日仍詣照宿曰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也
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會祖鄱陽王休業祖士
私並詳于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
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
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
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
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紉堅與始
興王琳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

筠齋漫錄

續集

六

平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紉陵被誅吾與
彥文俱長沙之不免則禍且回及曰偕遁去隱於
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
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
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
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
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
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
闕盡廢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

衣冠文物聞無所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擊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洒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曰

清齋集

續集

三

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曰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迄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曰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有而

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自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日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矣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自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日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

清齋集

續集

六

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達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報

唐壺城

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

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志不墾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

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猶高爵祿而况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拒維揚求女奴贖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孫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生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曰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初為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已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

舊齊漫錄

續集

九

筠齋漫錄 續集卷上

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寃是為神明之誅焉曰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孫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蘭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孫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孫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業理之存者袖身沒者子孫受業帝又憫余之寃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曰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孫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孫之家

舊齊漫錄

續集

十

二三五

無後矣蘭蓀之身賤絲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定數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為尉共見張罔蔽罔蔽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馮為浚儀尉多肆慊罔巡察以為疆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疆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賈馮位至尚書左丞浚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年

續齊漫錄

續集

三

員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常曰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倘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貴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若於氣病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草機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草機有効復命進之一吸

又平曰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荐親族眾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魏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

續齊漫錄

續集

三

又不言但唯而對冬曦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負而富捨賤而貴飢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命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有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無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乘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

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却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恠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為昭應勅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為昭應勅下吏部令注其官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為昭應其縣與長

筠齋漫錄

續集

三三

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為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潯一大郡且却浚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却後二年疾病

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會昌解頤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間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悒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

筠齋漫錄

續集

三四

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以細針內於顙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受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點慧育為已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曰登科第無慮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曰行李經由投刺謁廉

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娶婚答以未婚
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
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
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
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曰天氣陰晦其妻
輒患頭痛數年愈心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項腦
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
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而
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玉堂新語

廉儉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
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廉塞進而謙退四
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儉山積
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霄今公復生
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
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益哉
言訖後絕

筠齋漫錄續集上終

筠齋漫錄續集下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知人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
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
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
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
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
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闈者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
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
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
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
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
迴車遂以杯盃同賞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聞
者具陳與賀跋後容無不惋愕去不翌日於私第
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
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

飲數杯遂闕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
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
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義官
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乘
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
致流芳傳素士林表之

精察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
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

續集下

續集下

二

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
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
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
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
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
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尔
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益是此
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
一人出餘多放散問之與由妻姦殺有實

奏之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然其後母
遂私將潛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勅
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
詰之云有人詐宣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
知姓名勅項送置家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
人疑之執送縣尉王璪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璪
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璪
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尔并私密之語

續集下

續集下

三

璪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遣留
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
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
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
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
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
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
牛總是我甥牝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

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勅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焚金憂悶仰卧西牕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

鶴齋漫錄

續集下

四

一甕水合珠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焚金絹百匹

張壽松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駛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板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贖並獲時人以為神明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歲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牟游繳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牟游繳懼計無所出懼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繳曰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牟何誣辱別駕無名咲曰君無怒吏牟抑有由

鶴齋漫錄

續集下

五

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奸摘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牟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牟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

盡名吏卒約日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
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線經相隨出赴北印者
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
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笈而不
哀六撤奠即巡行塚商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
矣曰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
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
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
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六

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
其墓賊既設奠而笑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
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
府縣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
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帛加秩二等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民因藉田得馬蹄金
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憲宰邑者喜獲
茲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歲主守不嚴因使冥於
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

筠齋漫錄 續集卷下

土之際鄉社老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
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
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證宰邑者
為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
金伏罪詞款具有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繫僕隸脅
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
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亦怒俄而因
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詭或云效
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眩筮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七

穿窬無足訝也時表相國茲亦在幕中俛首喑無
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手表
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手表
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為公詳之汧公曰換金
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
偽表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
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
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
三百觔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昇至縣

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謗宰邑者遂獲清雪沂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啟化坊有麟德廢觀啟志皆頽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地間得巨甕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十四人當晝懼為官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銀槌所說與筠齋漫錄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八

此正同

故刑部李尚書遜為湘東觀察使性仁而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於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憊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為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當時催船攜

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亡到先登岬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輒履柱礎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三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猝地備極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却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攬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九

大怒當時令人齋枷鎖追包君繞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玄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卧于聽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恹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迎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鞠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即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即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至伏具獄遇李公土以其不直

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臂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即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淞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姝寃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為客言決脊杖二十通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寃異即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為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合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尚未發盡斃於州厚以

鈞齋漫錄

續集下

十一

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出逸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通相交割傳領文籍不明眾詞皆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人乃其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

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其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成遣坐堯子下簾子畢指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十一

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於彭門值龐勳作亂穿於寇城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于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於盜幣其債矣洛城有楊軋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繻決疑於彼揚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併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

烏已晚幸擇良晨清旭更闌當為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愧以為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生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筑獨而裹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灾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捧冠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債舊業挈妻卜

續集下

十三

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慈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象為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髻而返瘠瘁疥穢丐食于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饑寒循路哀叫漸有人知者曰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為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寃訟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有扶出疆

可久寃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脚五齋寃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膜配邑之避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皆流五兩目枯焉時傳陵公伊大燕居倚聆始卒天啓良便再領三州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後所出可久以至乃救吏掩乾夫一家無素鞠胥同枯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翫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五其背然

續集下

十三

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雖畢作洽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出涕者沉寃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諸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賃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在券質于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

言某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
價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賤資
換券所隔信宿且特遣家司不徵納緡之籍明日
齋餘鎰至遂為西隣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
終為所拒東隣寃訴于縣縣為追勘無以証明宰
邑謂曰誠疑尔寃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之此以証
何術理之後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隣不勝其忿遠
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
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寃泣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十四

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心吾舍試為
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尔果不妄否則又曰安
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
數輩繇縣至淮壩口有嘯聚而寇江者按劾已具
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隣
指之請楷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
得藏匿追賊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迹未甚知
懼至則撥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
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弁撤趙又

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五層取實
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趙又曰所盜
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寘蓄者汝宜籍舍之產
以贖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隣之
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絀絹
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器
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
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隣所贖八百緡引訴
隣令其偶証於是慚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楷往
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十五

俊辭

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
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胫受榎
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
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
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也臣男頌甚敏捷
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
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

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繼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
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
用矣韋嗣立拜中曹令璩署官告類為之辭薛稷
書時人謂之三絕類能言有京兆尹過璩命題
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
少人環與東明觀道士周彦雲素相往來周時欲
為師建立碑碣謂璩曰成其志不道煩相君諸子
五郎文六郎書七郎鼓石璩大笑口不言而心服

新集錄

續集下

十六

其公瓌子頰第五說第六水第七說善八小書

將帥

張相潘富於權璩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危駕六
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
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即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
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
其詭計潘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傳舍六軍
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潘深忌晉牧後不敢除之張
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潘令張使君外廳茶酒設

食畢復命茶酒未令暫起仍自晚食食訖已晡時
又不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
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選觀一如交談之狀珂
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去教史
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
自旦至暮所話何對去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
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判計
諸道各致統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
曰爾述吾意以此物改克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

新集錄

續集下

十七

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
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
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

話

堂新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麻石
無人因令規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
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縛莠為人縛棋於上
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棋幟嬰城不息問城中守
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

不克進計謀如是

豪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於閩國所貢追
琢奇巧蓋帝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
然禁衛清密非息渥嬪御莫有至者玆詔羅列他
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家謂樞近
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者
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
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十八

宮惶慄謝罪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嗚無尋
究之迹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
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
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絳以樂
器非妙頃常御者稔之鍾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
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已
動軍門已鐶尋常汝起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
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
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

筠齋漫錄 續集卷下

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
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
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
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
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懇恩偷枕者早
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尋
常遠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
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鵬郎也市廛車伍行併不
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者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

筠齋漫錄

續集下

十九

騎亡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
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
兩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聞人不相覩鵬
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球杖擊之
歎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
懼于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
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鵬郎臨軒
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
常之竊盜內外因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

二四七

初得勝郎已告教私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故私而已
出劇談錄

盡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榼
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
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

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平恤之父
老欣欣然莫不瞻望和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
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

為齊漫錄

續集下

二十

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推旗經千里間陝
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
召吳道玄常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
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
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
駝猫猴猪豕四足之屬常無忝主之因成時謂三
絕焉

醫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

典籤盧照隣為布衣之交嘗稱曰黨人之相知也
照隣范陽人為新都尉因深患疾居於陽翟之具
茨山著糲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
潁水而死

照隣寓居於京城鄴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
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
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隣自傷年纔疆仕沈疾困
憊乃作羨慕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羨譽
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隣與當時知名之士

為齊漫錄

續集下

三

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
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
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
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
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之常數
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
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
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
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瘡隔而為癰

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數乎面變動乎形
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
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老診也寒暑不時此
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癩贅也山崩
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
也雨澤不降川澤枯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
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
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
照隣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五

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藏之
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藏之將將以
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
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為小心也
剋剋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
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
圓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
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
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是

為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
存亡之階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
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
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
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勲庸不建
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
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
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
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為勍敵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五

妻妾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
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
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兇不能
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
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
局以永淳初年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祝無牲牢
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
方三十卷行於代

唐崔鉉鎮渚官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姜蒜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五

退菜馬而歸時有鄴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牖姓名之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剝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掇而汁飲或茶萬一此朝士又菜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授齧行到家旬日惟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出此夢瑣言

相

張侍郎某為河陽烏重裔後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責任瀋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惟在保守庸勳危時仁義享福陰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其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牧為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瘁烏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五

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其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廳居長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徽冕累身止三於二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塵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虛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

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濶但唯唯然將
去後來情甚愜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自
藥穀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
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啓目之書窮之辰當
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
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
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
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
親舊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賢婦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
為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為婦未
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
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
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
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
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盡歸其姑已則寒餒
始又不慈日又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

尚書漫錄

續集下

三六

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
畧無愠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
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出玉堂閒話

交友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
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曰
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或使其使曰候忌日
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回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
陰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頲舊寮曰覽詩嗚

尚書漫錄

續集下

三七

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審諤
有勤乎王室令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
降筆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常嗣
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回加甄收頲常以
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

詭詐

寧王嘗獵于鄴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局鑰甚
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

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曰劫其至此含嘔上訴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浚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鄂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隔牖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啟門櫺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為新聲當時

均齊漫錄 續集下 无

埽莫才人嘖 白鐵余者近州稽胡也左道惑眾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詒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截處斷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斲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百者病即愈余遂在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

黃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田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史為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輒時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烏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

均齊漫錄 續集下 无

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乃詭云太子賜衣幅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麩米飯及黃臭非麩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去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債不及回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裏兒別由是徃徃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東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絛束甚武腰劍手囊囊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

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恨之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曰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酌之是予願畢此後赴湯蹈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齎即傾囊燭下篝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期不

至五鼓絕聲杳無踪跡又慮囊彰露以為已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雜錄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妻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畧無狀則天怒重令按行岌素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今後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

陛下委臣須臾狀若順旨妾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尔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宣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盡行岌惧喚宣家令訪妾思兢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願刺客殺告者而後妾代共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狀高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路關入以通於告者其

者遂稱云崔家碩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
 素重館客不知親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
 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
 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妻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
 成百年之業不然則必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
 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
 李元晶燕沂州刺史怒司功部承明命刺之屏外
 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
 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刺之始曰太守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三
 怒汝衙遲使我令人取汝令便利將來琮璉以為
 然遂解衣承明目更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
 晶見刺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馬琮璉起
 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曰為承明所賣竟
 無言遂入戶並出記聞
 玄宗在藩邸時每游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曰逐
 狡兔竟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飢倦甚曰休息村
 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
 村裏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秣餵膳饌

酒肉滂沛帝頷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允問其
 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
 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
 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
 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寔預配饗焉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
 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
 外周愈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迺楚城富民之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三
 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
 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
 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
 迷于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唐季朝政多
 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
 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官新罹王仙芝寇盜里閭人
 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
 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
 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為業生之行

李間猶有二三千縵綠茲復得蘇息迺備舟與母
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標有佛寺名堯
率是夕宿于斯結纜於大桶樹下夜半忽大風雨
波翻岬崩樹卧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
舟登岬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恣漂于怒浪遲
明投于僧室母氏以藹得疾數日而殞生悼惶馳
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既丁
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負有無親識日夕厄于凍餒
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

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投稍郭使君自
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
九十服精術之藥體甚輕捷自云父諱君乘亦享
遐壽嘗事充公陸象先言充公之量固非凡可以
測度充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
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當
固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朕汝及為馮翊
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

府寮共約戲賭象先視之如不見其第三參半遂
施粉黛高髻并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
不以為恠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迺成
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見等笑具
我豈為咲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乳目官竟
芬于廣衢相遇避馬遲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
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
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
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覺

筠齋漫錄

續集下

三五

芬所犯打心得不打心得官人打了去心得不去
亦得沒數年瑄為私農湖城令移攝閔鄉值象先
自江東徵入次閔鄉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
敢言忽謂瑄曰携余來可以宿話瑄從之竟不
交一言到關日荐瑄為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
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日途次會
不交一詞到關荐為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
解房瑄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
以為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
 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
 平地暢倭章臬也初暢受知于臬乃為蜀道易獻
 之臬大喜贈羅八百疋及章薨朝廷欲繩其繼往
 之事凌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曰
 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
 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尚書故實
 德宗非時召拜吳濬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
 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
 禮席舉錯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筠齋漫錄續集下終

筠齋漫錄別集

經鉏堂雜誌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
 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
 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
 者若淡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三思
 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則五觀中
 已備其義每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
 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粟蔬亦自可了慶貧
 之道也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
 映古今當時乃磨韓文公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
 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醜散
 散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惟一時是非顛倒
 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處敢下筆可謂大膽
 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
 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印證韓蘇二碑乎

法哉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揚善錄

別集

二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決不可不為惡決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

宜駁錄者不駁錄而所駁錄者非公論為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曰蜀郡乞賑濟而請覆實夜

憂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而果然蓋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餓死不知其幾此其害可以類推矣於居官為善亦然今有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一縣

揚善錄

別集

三

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橋事死者曰某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實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

此其利亦可以類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達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達境難堪久而有益松柏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達境則見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達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觀人者當於其處達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

鈞齋漫錄

別集

四

與之稍以拯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遷授以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所以必先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他日設施下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其人非獨如孟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日在其人之下者之利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之時老之將至奈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閭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

狗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身而已而已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勉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

鈞齋漫錄

別集

五

樂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

也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惟讀書不折本

貴而誥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
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
閭閻日為饑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
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
所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
何者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亦族小者殺
身而勇於為義者猶不惧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
越嶺海耳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

筠齋漫錄

別集

六

閑廢不用耳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憚而不
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按宋室待士大夫極寬然僉夫柄國如惇卞輩
雖元佑正人使温公蜀公久斥而劉元城陳瑩

中幾殞殲鄉我

朝幸罕此事然陷善類而擗之死者亦有之矣
國典詳明臧否較著大計每下懲貪之令而賦穢
不少衰息何也無亦法網尚有遺漏乎大槓科
貢始仕非甚無賴猶望前途進步故多好修繕

節及擢要津位愈高意愈肆往往田連阡陌甲
第盈城積鏹充棟子姓蟬聯世擅厚賞其有不
捺高標貴而終勵廉節者真中流之砥柱也曩
歲孫氏應鰲斷謂自今貪汚顯著者籍其貲竟
亦不行若輩生享素封燕及其後實士大夫所
深恥也視宋法不尤寬甚哉而士更不知自愛
何也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
子既修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

筠齋漫錄

別集

七

祿而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
而於濟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汨於聲利廉恥
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腐天下
廉恥之風是豈不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
也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
足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
公蜀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
實已為之故可以不出也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誇者曰聞傲曰深中任彼自誇吾則知而故犯也

膏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

我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

自如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於城門旁少坐閱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有

摩袂接皆是為利略不肯少遲何哉途中之人亦

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

能息有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

為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

也啟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

安知不以得免為幸歟

雜錄

唐史馬燧之子暢以弟中大杏餉竇女場女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燧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為奉誠園舊史謂馬暢自父死後屢為豪幸邀取財產末年妻子凍餒無室可居余觀德宗捕越非馬燧幾亡不能卹其孤又奪其財業使之失所此故吏之所以傷也竇牟奉誠園留詩有滿目山陽留裡人之句

詩錄

別集

九

元微之長慶二年為相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積以天子非次拔已歆立功報上有于方言於積曰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客燕趙與賊黨通可以及間出元翼積然之李賞知其謀告裴度曰于方為積結客刺公度隱而不發及神柔中尉奏于方之事詔三司訊鞠而害裴之事無驗積與度遂俱罷出積為同州刺史

竇牟冬夜寓懷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余謂封禪秦漢後靡既非古禮而相如至死

不忌獻諛夫豈忠臣而甘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尔如庠何議焉

每讀蘇中郎傳輒廢書而嘆何賢者之多厄也當在匈奴時濱死者數矣及真北海上備歷多艱比其返也當事者齟齬位不益而又數為燕王等訟言大將軍長史無功德甘驟獵通顯蘇武在塞外九死抱節還乃為典屬國光主爵不公專權蠹政爰書選引武之子廷尉請逮捕武大將軍寢其奏

筠齋漫錄

別集

自漢興文學儒術循吏將帥濟濟稱多士然未有倡忠義仗節氣彰彰如是者卒列麟閣垂名不朽有以哉

甚哉天道之難謀王綰之易秦史策之難憑也類之天駘之壽張湯之酷而胤裔矣葉融顯更生之忠而歆荼黨篡夷滅天道其可測乎善類盡於黨錮清流殄於寇虐季世固無足論乃唐之初葉而五王不得其終漢之中興而趙蓋不免於戮宋以忠厚立國而正士每罹竄逐奸佞多據樞衡太阿

倒持法網潰柵可勝道哉所藉胡人紀而植天常惟史筆之公是賴何董狐之直筆軍聞陳壽之穢史叠見且勢熾裔昌則蒼赤變而為素祿衰胤謝則純潔毀而為瑕胡能有定哉椽筆削予奪之柄者慎諸

談林

江南有富翁百有八歲矣三子皆耄耋曾玄叠見正旦子婦上壽翁卧不起皆不測其意李婦謂夫曰你兄弟夫婦偕老翁缺人侍或者不說某有侍

筠齋漫錄

別集

十一

女頗修潔請以侍翁何如子試言之翁喜納婢明年生子名伯九紀翁年也然家產分析久矣翁以幼子為憂季曰弟之生由男婦意請以已所有均折之及翁年撫之猶子教讀書登第官至方伯追贈翁官時三兄已亡伯仲子孫家業蕩盡伯九盡贖還之復與季之子官囊之半以報恩焉

一貴人患內障性暴燥時時持鏡自照計日責効數醫不愈後一醫診脉曰公目疾自愈第眼藥過多毒已流入左股旦夕間當發毒切為公憂之乃

去貴人日夕視左股撫摩惟恐其毒發也久之目漸愈而毒不作貴人以醫言不驗名而詰之對曰醫者意也公性燥欲速每持鏡自照心之所屬無時不在於目則火上升目何由愈故詭言令公凝神於目則火下降目自愈矣兵行詭道惟醫亦然貴人曰良醫也厚禮而遣之

江陵為首相日喪父奪情留京師遣其子歸治葬事至河南縣官知其行速不可留乃豫造一樓治具供帳甚厚是日計程當到某驛不肯就宴縣官

錫壽漫錄

別集

十一

強之登樓酌酢歡飲勉留至晡時人報已到前驛驛官已跪迎樓下矣蓋樓下以有人擡之而行道途平坦故人飲樓上而不覺也其子以告江陵喜超擢之久而冰山失勢坐黨論黜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袖裹金銀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

嘆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泣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徬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其者當治之妻賣家產及借債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日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亦死矣童子磨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以謝不受遂携去夫曰得釋念童子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

錫壽漫錄

別集

十二

烏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及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袁君之術乃踈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使仍素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其人耶何以至是主謀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咲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脩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烏

唐時有一顯宦子孫不克嗣守先業蕩費幾盡節

度使杜公謂屬官盧坦曰某家交遊非類積業將
蓄蓋察之坦曰吾聞居官無雖大臣無厚積且天
道好還其祖父得之非義若世守不墜是無天也
不若聽其廢以昭天道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
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
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
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
與俱來

筠齋漫錄

別集

高

西湖遊覽誌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
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
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
紹興間內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
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
人窺之見皇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年辨用銅錢
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素師坦曰相星

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星皆暗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其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
坐殿上大笑後最多贊故譏之

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
一女子捧水盥手迨茶方意唱家隨女子入坐閣
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
人入閣少坐略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
曰此乃曾正郎宅官人乃正郎妾乃直閣妾也妾
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始驚非妓館急欲
筠齋漫錄

別集

五

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姬入室大聲罵
詈群至捕縛方驚張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
得釋明日再訪之即無曾正郎宅此室乃皇城空
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
有以湯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座中恍然侂
胄乃匿水心於便室迨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
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帝改削矣每誦改語極
精妙遂入書院出榜題卷令跋之即揮筆曰

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
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官帖即跃云米南
官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
心在此豈天下有西子張耶其人笑曰友人才子
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蒙與進至此仇胃咲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
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
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以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
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并係之日加緝訊
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
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窺明日丞
請思彥言高為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咆哮
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
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
聞其子亦願歛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
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驛謝迨反室

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已正不然將
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箕踞
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後繇乃淪冥途非得尔
往地下辨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
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
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
困而脫之給以已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
為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
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隨筆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
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太始太始者元
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
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
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
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
太初之數四四為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
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為易天地孕

為齊漫錄 別集 七
隨筆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
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太始太始者元
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
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
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
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
太初之數四四為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
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為易天地孕

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戢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可為怒矣

人身之火皆情慾也蓋治身者惟慮其以其情慾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為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為火則反為之用矣人身由情慾而

筠齋漫錄

別集

六

生者由情慾而死然其為生死之機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為久視之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調伏之耳世俗咸以絕粒出家然後為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一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入自然常存久而行之是真道路以神為主者形後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後而害貪

饜多欲之人漠瞻于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弥遠久滯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勤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迺不生至人以不生為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然非滯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迺為谷也空谷之中有神焉

筠齋漫錄

別集

九

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於無也有為天地之根無為天地之始

有動之動出于不動有為之為出于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寐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手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勢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惕林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

炎如水矣夫祈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焉則靈明弗居則耗而矣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焉如大羹之未調醴醢焉如將孩隨推而遷曰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不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與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所惡則惡將誰歸耶與而弗受歸而弗納則必有怨憎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怨憎之心則亦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鬻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君之言而幸於完吾恐其幾於殆矣乎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祭其親施人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不同而窘于貧羨施氏之有曰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而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

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已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扞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隰斯弥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隰子歸使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君為請對曰望君之入也

是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合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貞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黜而

欽齋漫錄

別集

十一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仲曰我不言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婉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吐而不唸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言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

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夫為稼于湯之世者備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浚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釋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曰輔養以通

欽齋漫錄

別集

十一

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何能久乎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有者曰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乃無之官形乃神之宅也莫不全完以安生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神為變猶火之于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于堤堤壞則水不住魂勞神散何以長年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得能已乎汝吳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曰告其子

論衡

列集

論

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矣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無辜之毀必生於相憎相賊之徒無情之譽多出

于相親相愛之口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田輝林都兄成都俱稱純懿而林都家知名郡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尋察其

論衡

列集

論

穿踰奪財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曰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尔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歎歎哀動左右積四歲咸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荐祖林都沃醴神坐頰仰曰語是月司隸太尉太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舉茂才

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附得其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沒迅足成疲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與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
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
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
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
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迨精神漱水以養精精
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
內以迨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
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戲其君乎
師曠曰盲臣安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
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筠齋漫錄別集終

跋筠齋漫錄後

蓋聞溟渤滙於蹄涔岡陵積於崕嶼
日新富有基於識蓄故南村貯缶爰
有輟耕鶴林弄管遂成玉露學士大
夫景行先哲留心當世即單辭隻語
足自表見何必逞腹笥誇墨莊哉不
總角時好觀古文詞旁及稗官野史
累々滿案幾作蝨魚其中既弱冠以
青衿縛身遂一切棄去并其帙亦半
屬烏有然習心未忘每譚及輒津津
技癢恨載籍浩繁何當殫三餘之力
而窺二酉之藏也今春仲齋居叔氏
忽以筠齋漫錄一編見授曰此余所
手自纂述者也小子為我訂之不肖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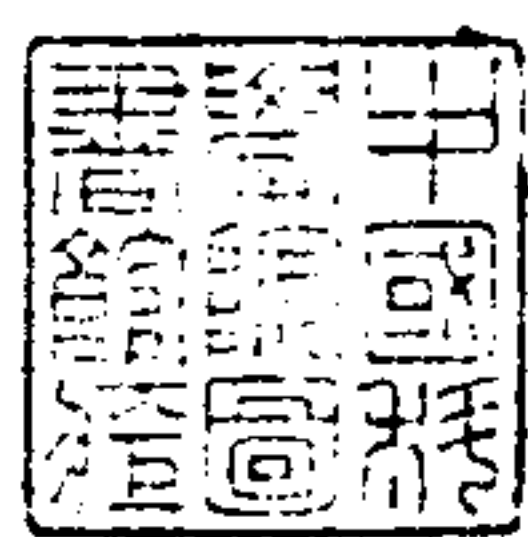
受而卒業焉見其冥搜醜記纒之乎
若武庫之錯陳也彰善癉惡昭之乎
若衮鉞之無爽也凡記載以來之可
法可懲可駭可愕可被絃歌可勒金
石可垂千萬禩者鑿之乎如入天廚
而餽禁鬻游鄧林而採豫章也觀止
奚余嘗日所為臨岐而思指南望
洋而求寶筏者叔氏其有以造我哉
是編首述

聖祖禁採礦戒撻斂鄙宋室之內藏拯
蘇松之水患凡審官求賢防邊治河
薄賦益下之說罔不略具而尤諄切
於崇恬惡競惇倫激濁之旨抑因是
而有感於叔氏之用心也叔氏妙於

通籍幾歲掛冠不蠅營鼠腐於一切
而獨激潤遺編劊心羣籍盟烟霞而
友泉石此其際豈碌者所能窺哉
即是編亦有托而逃焉耳

壬寅春仲猶子懋孝百拜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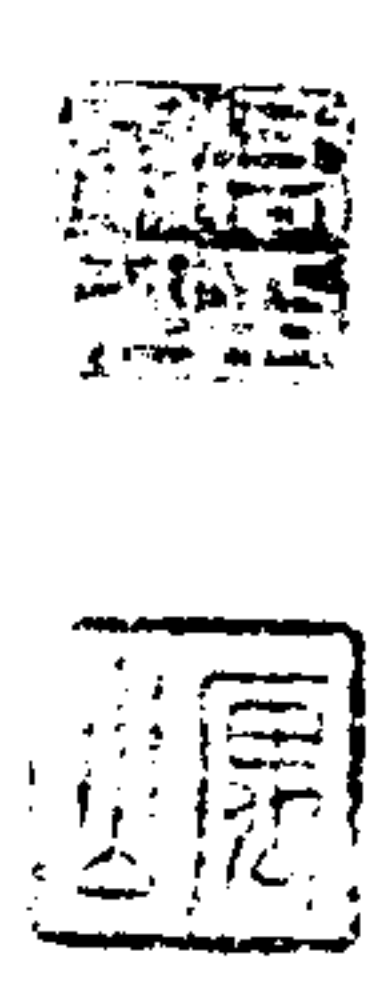
續羊棗集序



暨陽駱纘亭先生以進士起家隆慶初為留京給諫敷上封事忤執政意謫楚雄希遭迴久之稍遷至滇藩少叅旋以楚臬副歸老鄉園者二十餘年日以讀書撰述自娛所著有萬一樓系七十二卷其續羊棗集九卷即系中之一紀覈淵通鴻細兼舉蓋說部之雋予讀而好之因為錄出然先生高負鉅節不佳以著述琅也大者在論治論學當

莊皇帝朝奏進候論三篇曰親聽政汰中官令閣臣備顧問三者皆咽喉之司也大指以政權宜在朝廷在內官則治亂半入官闈則未有不亂者其於崇守紫陽之垣輕仰攻金鑿甚力雅不喜五文成之說時之散乎論著署所居樓曰第一以為世儒競言一貫不言博約必會然後能一是先生之侃侃高氣不能自時協可想見其大政矣惟趙內江嘗以豪傑見稱而張江陵每有迂俗之目予政先生

之在滇也溫陵李卓吾方守姚安
先生傾契特至洎其晚年自為墓
碣襟期卓犖乃如此為傑為迂後
世當有為論哉先生六世祖溪園
公名象賢洪永間人著有羊棗集
續之命名以此合則雙美何時磨
幾遇之予既備著之俾讀其書者
知其人焉後以蕉聲石論大人一
指附之卷末即不能盡全集而全
集碎金已盡於此
前進士尚書虞部郎秀州高承樞
書於雙溪草堂



續羊棗集目錄



卷一

聖節禮

南北禮

拜禮

尚左

王文成二十二條

雜論

講學好善

續羊棗集 目錄

從祀孔廟

震澤長語論丘文莊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

葬經

四子論葬

弓法

父姪子

立法行法

卷二

村社訛字

許石城詩

陳石亭詩

三體唐詩

薛貢士詩

工部九日詩

憑虛閣對聯

任考功對聯

葡萄詩

續羊棗集 目錄

杜詩

黃鶴樓詩

張羅峯詩

杜鵑詩

題竹

劉福井

舜傳詩

改別號詩

叢臺詩

二

赤壁詩

樓對閣

退之用韻

文昌圖

古詩上乘

滄溟集

李滄溟論文

士夫習尚

華華傳

續羊棗集 目錄

郊社分合

九卿

松柏檜辨

龍窩頭

赤草

甘州城異

鷓鴣

張江陵考蒲文

旌表說

三

脩己以敬解

曾點言志解

謝顯道說論語

卷三

王謝史傳世系表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方向圖說

卷四

伯夷傳

續羊棗集 目錄

管晏傳

德性問學註

民信解

宋制科高等

梁顥及第年

裴炎清直

謝朓可法

褚淵方元載

馬知節詰王欽若

公孫弘晚遇

王方慶有功於匡復

孔子去衛之意

馮京父名

王珪母姓

攸好德

二十七月不計足日

忌不可用

廉潔易辱

續羊棗集 目錄

田文過宋璟

蘇武所遇

朱子不喜二蘇

嚴陵瀨

呂文穆雅量

季札讓國

郝超

主臣解

士人柱聯

木牛沉馬

納音

元年春王正月

張釋之論犯蹕

卷五

虞卿

叔孫通

庶母主

胡服

續羊棗集

目錄

六

茅焦過於穎封人

生日為樂

數奇音切

四皓歸山

顏駟幸拜

寇萊公奢儉

四廟

久不葬

三父

論行到然後知

論知行合一

律例意

紂釋西伯

韓獻子

趙襄子

鶴生子

婦人鬚

復性

續羊棗集

目錄

七

韓子闢異端

論文四節

古今人表

曹大家子

謝朓疑事

解狐

卷六

格物與處物先後

韓文公謝自然詩

范文子祈死

袁君山

漢袁氏世系

漢楊氏世系

紹興前漢名宦

三年無改

門神

直戒

自有亭題

續羊裘集 目錄

八

父子狀元

夏父弗忌送祀

羊祜機警

龍惕

司馬德操用財異孔子

史多矛盾

渡江賦

四皓

張良著對

嫁娶周堂

喻利

寒食

唐人無恥

王肅至論

卷七

范燦

梁節王

鄧攸

續羊裘集 目錄

九

張融

王褒

孤哀子辨

喪主

報應

弔哭辨

喪期

朱子重葬地

祔祭

墓祭

春王正月

惡書

先進流風

一變錄

變通

從祀

私德

富辰諫伐鄭

續羊棗集 目錄

作文詳略

脩慝解

徐生二詩

翁尚書黃鶴樓詩

三子聖人事

日出入昏明刻數

玄孫以下服

卷八

本朝理學

十

古禮所當更

世子不為天子服

同夔總

宋潛溪小像詩

經義

夏時周鼎

程伊川引論語意

士習

論語誤句

續羊棗集 目錄

五湖

周禮分土

三江

記異

懸榻

祖述

劇秦美新辨

喪服

狄仁傑

十一

百穀

吳越行成

科舉文

弟婦

卷九

葬

葬祀土地

不教子

造墓

續羊棗集 目錄

十一

王荆公

淵明圖詩

改家語

棄疾李璣

六禮

治生

娛老

李太守好奇

有感

造化有差

鐵崖正統論

學術

讀困知記

舉業

人情所難

季陳二先生論三年喪

鍾山詩

保甲

續羊棗集 目錄

十二

鄉約

社倉

執拘

一條編

理訟

禪祭

附上

蕉聲石論凡五篇有序

啓聖公祠論

土地司論

孔子手植檜辯

子貢廬墓處辯

牛生麟辯

記怪一

記怪二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讀景賢祠集

附下

續羊棗集

目錄

大人一指序

冠禮

昏禮

喪禮

祭禮

通禮

續增凡二條

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當革者凡三十六條

當革者凡五條

當革者凡八條

續羊棗集卷之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心之於理義猶口之於味也膾炙人所同嗜而曾皙

獨食羊棗得無非口之性哉而先溪園公以名其集

昭其獨也山居無事集平日迂僻之談得八卷玩之

以為適然其不合於世俗者多矣因名之曰續羊棗

非敢謂能繼美前人其性所獨好則然耳嗟夫以零

續羊棗集

卷一

一

星雜語為書自漢唐宋以來或曰遺事或曰詩話或

曰隨筆尊之則曰玉露謙之則曰叢書充棟汗牛不

可殫述而逮入我朝益致浩繁雖雅俗不同莫不

足備芸牕翻閱所謂膾炙不足言矣若羊棗豈盡無

食之者哉國醫之籠篋枯枝敗骨無所不收一時用

之有過於參苓者矧羊棗哉先溪園公有知其以不

肖為續貂否也

聖節禮

萬壽元旦冬至諸節南京及各省郡俱於進表日行

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山呼此 太祖所
親定後人不知兩次皆行全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
不行全禮隆慶中退齋林公掌南都察院事疏請禮
部覆奉 欽依咨至始知 太祖制禮原有斟酌後
因復進表日全禮而諸省郡之煩瀆猶未盡釐也至
如鄉飲酒禮 大明會典亦有定制而諸郡縣所行
皆踵訛陋愚常著為圖說亦未敢以示人云

南北禮

南北禮不同南人尚左北人亦曰尚左雖屢奉 欽
續羊彙集 卷一 二

依竟不能一也高南宇公在禮部時所覆奉 欽依
曰我 朝之禮以左為尊 朝廷之上以東為左其
說甚明而臺省兩衙門從北如故南京兩衙門舊本
從南近亦改北余不知其何說矣

拜禮

凡賓主相拜未有並立者觀今鄉飲酒禮可見但古
尚右今尚左不同者此爾愚舊辦事兵部入四司亦
左右對拜其退而北向者禮之謙爾而不得其意南
北之異從此始矣

尚左

古人尚右獨我 朝尚左洪武初年猶以右丞相為
尊也後人不得此意往往錯誤曾見幾大家列祖先
神主皆以西為尊詢之云此朱文公家禮神道尚右
也不知文公之禮固非我 朝之禮矣

王文成

王文成公文章節義政事勳業無不表表其講良知
謂知行合一曷嘗不可若謂必行過然後能知知字
定兼行字則自是一偏之說然無害其為文成也而
續羊彙集 卷一 三

議者紛紛指之者既為不情而褒之者亦未免太過
今有美玉於此不免有方寸之瑕瑕固不掩其瑜也
作惡者疵之曰有瑕非玉也固未為然其作好者執
其瑕以示人曰此正玉之所以為美恐亦未得為通
論今之尊信文成者皆指瑕為瑜也夫自有書傳以
來皆以知行對言文成憂天下之徒知者未必能行
也則誨天下以力行可矣而必謂知已兼行然則行
字又何為乎

古者諡以尊名節以壹惠王陽明先生文矣其講良

知必竟爲文之一壺若戡亂定國則鑿鑿無得而議
欲壹其惠終有所在借曰孔文子且爲文則亦烏在
其爲尊陽明也

昔人謂王文成節氣勳業詞章皆足以師表一世惟
除却講學一節卽爲完人者指其講良知而言也文
成自謂從事講學一節卽盡捐三者亦無愧全人者
陽不解言者之意而泛言之也

王文成良知之說與朱文公大相矛盾其爲晚年定
論誣朱子也夫孔子之德亦因年而進朱子晚年所
續羊棗集 卷一 四

得豈無進於中年者若謂其致知力行之說散見於
經傳者盡非而晚年有得又未及盡改日前著述在
朱子則朝聞道夕死可矣而貽其謬僞之談以惑後
世可與且其晚年既有定論矣而誠意一章易箴所
定乃復尋舊說蔡沈傳言於朱子既沒之後必得與
聞其說矣乃不循其已定之論而乃襲中年未定之
說何與至其門人又謂其師與文公入門雖異所造
則同夫循朱子之說亦可以入道則陽明又何必更
立一門戶而排之不遺餘力又謂其定論之同也由

前之說似於援儒以入墨由後之說似於推墨以附
儒

世儒論朱陸同異必曰朱子道問學而未始不尊德
性陸子尊德性而未始不道問學若是則何言之有
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之言也五尺童子亦能誦
之朱子訓註之功也至其自脩顧乃以問學爲重而
德性爲輕可以爲朱子乎今世浮誇之士固有所言
在此所學又在彼者聖賢不如是也朱子爲之乎至
於問學亦聖賢所必不能廢者陸子又豈能外之恐
續羊棗集 卷一 五

其意向則終以此爲輕而又欲執其說以勝人不覺
旨之愈遠如陽明先生曷嘗不讀書不多識但其開
口必以聞見爲遮迷自是豪傑一種籠絡人說話學
者不察喜其新奇遂忘真實而且欲爲兩可之說愚
謂陽明與朱子其學則同而其說終異朱子心口相
應者也陽明象山未免操異說以勝人矣

大學八條目朱子章句明白易知一條有一條工夫
不可少也若依文成則格物一言盡之餘皆贅語爾
愚讀陽明文錄固恨其不能通以質之王龍溪公終

不領略吳晤齋公謂朱子之格與陽明之格皆能用之亦不可曉聖人之道易則易知吾從朱子而已
旨哉林次崖公之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過然後知乎一言盡之矣

鄭端簡公謂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信斯言也人所以指陽明學術之偏者謂其不當言知必兼行必行過然後能知恐非大學宗旨爾即從漢儒舊本其說遂可通耶

續羊裘集

卷一

六

學術本也德行文章功業皆生於學術而德行有激則爲氣節功業過變則成壯猷皆學術所致恐不在言不言也吾鄉入國朝已來語壯猷則劉文成于肅愍公語氣節則方遜志孫忠烈公其他文章德業不假壯猷氣節而純然可範者若商文毅謝文正章文懿胡端敏諸公尚難枚舉獨稱王文成爲真儒者以其言良知也而良知且爲斯文一阨況言而不爲良知者乎世方徇名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
孔門推尊其師無所不至而亦有不善推尊者誅少

正邪辨續羊萍實之類雖無之不害其爲孔子也而必附會其說孟子推尊孔子無他詞曰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已王文成公乞宥言官以彰聖德疏只如此可謂文成矣而門人必增損其說曰乞宥言官去權姦權姦欲致之死地逃至海口夫權姦死文成之心豈謂必無然當不在言官之上也言官不必逃之海口而文成逃之亦過計矣不知文成之所以爲文成者不在此也必在此也言官先文成鳴矣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釋之曰尊德性

續羊裘集

卷一

七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此內外合一之學也陸氏未免偏於尊德性一邊故朱子以道問學藥之而世之議者乃謂朱子之學主於道問學而晚年未始不尊德性陸氏之學主於尊德性而晚年未始不道問學其爲陸氏得矣而恐非所以語朱子也朱子晚年始尊德性則前此亦世俗一詞章之士而已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使冉有之

問後子路十年則聞斯行之亦孔子晚年之定論與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其不行矣夫朱子釋之曰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
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此道之所
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
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
明故不行也此知行合一之說也從陽明之說則道
之不行非不明之過矣故有識者多疑之而世之議

續羊棗集

卷一

八

者乃謂朱子之學以知爲外而未始不力行以求諸
內陽明之學以知爲內而未始不多畜以盡乎外非
惟不足以語朱子亦非所以尊陽明也使陽明而肯
少同於朱子也則奚必辨之不遺餘力若是哉孟子
以義爲內告子以義爲外使告子之德業文章而傑
然於一世則其義外之說亦未始不同於孟子之義
內矣而況朱固未嘗以知爲外人未察之耳
年友許南台公有言王文成公憂天下之溺於見聞
也故示人以求知於心此誠探本之論然聞見何可

盡廢也人固有傷於飲食者非飲食之必傷也不曰
節之而曰絕爾飲食而引道服氣天下之能引道服
氣者幾耶知哉斯言此可與知者道也

林對山司空謂陽明先生文字多可罪曾子責子夏
使河西之人疑女於夫子而陽明祭徐曰仁文顯然
以孔子自居若祭劉養正毋辨冀元亨罪詞皆不順
劉養正既無君臣陽明安得尚與之爲友元亨何人
而汲汲以叛臣爲憂哉

陽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論成顧東橋問之曰然則

續羊棗集

卷一

九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未定之論與
知行合一成德之事若語學則必先於致知行道固
難知道亦不容易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禹
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成湯則聞而知之曰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如對今之講學者言又要把知字
聞字皆兼行字說矣不意斯文之阨一至於此
王文成謂格物是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且謂在事
物上格所謂事物上格者非於父則孝於君則忠於
耳則聰於目則明乎若是則身已脩矣又說甚麼正

心若心能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則心正矣又說甚麼誠意致知又說甚麼格物

陳白沙語錄多腐詞王陽明語錄多道詞

薛文清公讀書錄小本甚多竊嘗讀之皆切近精實非王文成陳白沙二公比今讀其全書乃知文清篤信程朱者也諸小本皆陳王二氏之徒所節蓋去其異已者以是知讀書當讀全部當鼎一鑿非具體也況註腳六經而欲束之高閣者哉嗟夫世方謂陸子易簡朱子支離使朱子而果支離吾所不諱也況支離羊棗集 卷一 十

離者爲文清而易簡者爲文成人亦何獨樂爲文成而不爲文清耶

原來王文成之徒所言者皆古人小學工夫古人小學其志向規模已自可觀始使之入大學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齊治均平其不能者皆放之歸農今謂聖人個個可做只是被聞見誤了你如今不要讀書只是要做好人便是不知要做好人乃小學工夫要做便是是釋子虛談朱子恐後人未必盡得小學之力爲尋出一敬字可以補小學之功

此孟子謂學問本於求放心之意極於學者有功今謂人皆不須別樣只一箇求放心學問之事就完了殊失孟子本意不知求放心只是箇學問的根本能求放心方可致知力行朱子敬之一字正是爲此南昌之變吾鄉胡端敏孫忠烈王文成可謂三仁矣易地則皆然者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學脩道之謂教則體道之謂學言學則道在其中矣今之世乃有名爲道學者豈道之外別有學耶或曰如今業舉者亦可以爲續羊棗集 卷一 十一

道乎曰 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士非此無以用世則業舉亦道也今之以道學自名者不業舉乎不特舉子也卽百工技藝之學亦不可不謂之道何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百工技藝也非道而何

徐尚書學謨曰大學在親民句程子曰親當作新按左傳親聞舊亦以親爲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字解不知聖人立言要於精切非若後來學徒講一籠統套子隨處湊泊也新字與明德之明字相對待俱在教上說猶孟子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

若曰親民卽與明字不相照

雖論

雖論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纔不踰矩到顏子地位心纔不違仁其難如此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踰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蔽極爲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法門

續羊棗集

卷一

十三

講學好善

今之講學者皆好善惜不明理如近日孫淮海雖論腐舛尤甚而劉小鶴以爲格言刻之南中孫淮海自以爲孔子而小鶴又以孔子視之大率好善之過爾孟子曰我知言安得起斯人而與之正今人論學之訛哉

從祀孔廟

從祀之說亦甚難定愚謂必先明所以祀孔子之意然後可及從祀夫孔子之聖不至於周公也祀孔子

而不祀周公亦以孔子之道在六經爾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聖可以兼師而師則不必皆聖如教于戈則祭于戈之先師教詩書則祭詩書之先師惟其執藝之精者爾不曰道統所在皆得而祭之以示其榮也然則從祀孔子亦從祀其有功於六經者爾七十子之徒與孔子周旋於洙泗其刪述時豈無一語之力然亦不能盡考矣漢唐而下如曰凡有功於六經者皆得而祀之則漢儒存諸經於秦火之後是卽趙氏之程杅皆其所當祀者矣如曰祀雖以經

續羊棗集

卷一

十三

猶必考其平生也則周程張朱五子師友淵源之外皆未可以輕議卽今所祀愚猶以爲多矣而紛紛論說至以有之爲榮夫脩德者必以得從孔廟爲榮也後世祀孔子而不祀周公周公愧死矣有國家者以從祀多賢爲榮也則周與之初不如春秋戰國而漢唐宋盛於唐虞夏商矣而宋儒從祀尤多其國祚果隆於漢唐耶夫道在天地古今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行而聖賢所不能盡也所謂道統云者舉其盡道之尤者二三人言之爾而道固不盡於二三人也道不

可以人盡而事則可徵有明道之事則以明道祀之孔子之專饗不爲崇有行道之事則以行道祀之周公之配饗不爲屈而況又從祀孔子乎周公孔子之事古今未有能兼者也故韓范富文不必不同於程朱而司馬溫公獨與說者謂溫公通鑑一書可以羽翼六經然則遷固而下皆當祀之矣而溫公不以一祀重於韓范富文也與其從孔子而有議孰若爲周公而無疵乎

震澤長語論丘文莊

續羊棗集 卷一

十四

守溪長語論丘文莊公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愚生也晚聞見寡陋不知文莊果有是說見何著典否第世史正綱一書公所以是非古今褒貶治政自負不淺雖有別說要當以此爲定其間謂韓岳輩雖極一時之選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籍以制虜人之死命復祖宗之境土恐未必能又謂宋人可爲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若劉錡順昌

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則武穆未必能恢復之說是誠有之若於秦檜則初無與詞其責高宗不能恢復則謂其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而謂輔之者始乃柔姦之汪黃終則剛惡之秦檜責高宗受女真之冊則謂其心術不明休於秦檜之邪說而謂檜之罪上通於天及其終也又特書以死若范文正則不惟書卒而從前初無貶詞其所謂多事或專指一事則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而

續羊棗集

卷一

十五

武穆固中興名將事既未成則議之者固未得爲確論而今欲指其爲必能成功使彼心服無詞亦安知其無所獨見云然而即坐以高談奇論之罪也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辨莊子爲尊孔子者特不可爲法其言當矣而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爲昧者勦入竊嘗考之讓王歷敘古今尊生而輕祿位之徒正莊子本色語說劍有孟子請齊宣王無好小勇好大勇意安得獨謂淺陋盜跖漁父所謂道不同不相

爲謀接輿丈人沮溺之徒其漫詞踞狀備載論語然則論語亦詆訾孔子者耶孟子曰不仁者不可與有言也安危利害而樂其所以亡盜跖豈惟不仁而已吾夫子之說不行於盜跖容何傷而下章凡言之似盜跖者曰滿苟得曰無足其似孔子者曰子張曰知和意可見矣合盜跖說劔二章而觀之可見遇其人雖淺說亦行不遇其人雖聖言亦無如之何孟子曰子好遊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莊生之所以尊孔子抑邪說而自肆其志者蓋有道矣而要不可不爲法知哉一言非文忠其孰能及之

葬經

世傳葬經郭璞所著予讀其書實淺陋無意使璞爲之卽不經必有可觀及讀文獻通考相墓書載八五經謂黃帝所作狐首經謂景純所序續葬書青囊補註謂景純所撰有識者謂其皆出依託而不載葬經則知此書之出甚晚其非璞筆可知矣若其他書淺陋尤甚俗子不足言而士大夫且信之不啻聖經賢傳不知其何說也

四子論葬

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甚奇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制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此見公武之言也古人建都邑與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澗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

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疎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渠爾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山粟芽于室此乃活氣

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此決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禍福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揚誠齋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率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此羅景綸之言也栗木之華於春與栗之芽於室設諸木皆然則是大氣所續羊棗集 卷一 六

致自非獨感以此擬彼何用擇地而葬若謂天地間眾木之中惟此一種栗木得乘生氣獨應獨感而他木不然則亦可槩謂天地間眾骸之中惟有某等一骸得乘生氣獨應獨感而他骸不然矣以此擬彼則是有一等骸必宜擇地其諸骸不必擇地矣其可乎哉銅山之銅冶器必多一鍾獨鳴而諸器盡寂如衆子喪母而一子獨悲其於感應既有遺漏且山之栗生而室之栗死山之銅生而鍾之銅死木華而栗芽銅崩而鍾應則是生者感死者非死者感生者也其

於喻葬益舛蓋葬之一事大約謂骨得生氣則必靈靈則必廢其子孫而不他應此說稍爲近之若是則葬而不得生氣者即不靈不廢止矣何爲應以諸凶耶此田水月之言也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必有餘惡之著山用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續羊棗集 卷一 九

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此方正學之言也墓地之不能爲禍福盡於四君之說矣而田之言有以盡景綸活氣相感朽骨不能感生者之蘊方之言足以補景綸言天命而不言人事之缺嗚呼使墓地果能爲人禍福亦必與天道人事相參夫其不能既已較然顧舍曰惠迪從逆而重此也陋矣

弓法

古六十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闊五尺計二千

五百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父妬子

或曰世情讓酒而矜棋今多以酒量誇人至有飲已大醉而猶強飲者世情妯娌賭拙今則姑妬其婦世情同進忌才至於父未有不欲其子之勝已者故稱人之子曰跨竈古人不避也今之爲父者每事必誇於人曰吾勝吾子人或賢其婦若子則勃然怒面舉而繼之曰惜爾子婦未能則欣然喜見於色嗚呼孔續羊棗集 卷一 二十

子嘆民有三疾而或亡豈虛語哉

立法行法

立法貴簡行法貴詳立法貴恕行法貴嚴

續羊棗集卷之一

續羊棗集卷之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村社訛字

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村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余幼讀千家詩如此近讀諸部皆作春社恐春社時稻梁未必肥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遺黃鶴樓余幼讀古文大全如此今諸集皆作已乘白雲去則二句似不相關此亦亥豕之易見者而日以傳訛其他又何足怪也

續羊棗集 卷二 一

許石城詩

許石城少卿詩一聯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惜不見其全篇

陳石亭詩

陳石亭太史贈僧半峯遊方詩松葉蓋頭身面壁藤稍纏膝足穿雲祇園不用金鋪地般若何須玉篆文拘虛集中不載

三體唐詩

二體唐詩以景物為實情思為虛謂開元大曆多四實華麗典重之間而有雍容寬厚之態所以為妙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不以虛為虛而以實為虛所以為難大中以後多前虛後實終未及前兩體之渾厚若前實後虛則易流於弱唐人此體最少此所謂以驪黃牝牡相馬者然初學近體要亦不可不知之也

薛貢士詩

張右渠稱薛方山憲副乃郎除夕詩今宵得酒娛殘續羊棗集 卷二 二

臘明日逢人說舊年

工部九日詩

杜子美蓋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句詩家多言其工且以翻案為喜愚意此聯氣弱且帽即冠也豈帽字或誤耶曾與朱明虹憲部言之頗以為然隨扣余當作何字余避避終不敢言而意則欲改吹帽二字為垂雪或即作吹雪爾

憑虛閣對聯

雞鳴寺憑虛閣江都褚監生柱聯層霄飛閣俯萬井

樓臺烟雨一天堪對酒孤鳥斜陽帶六朝山色英雄千古幾憑欄

任考功對聯

任考功翰對聯小樓外千古此江山問漢關秦宮安在大夢中一霎如風雨不燕歌趙舞何為

葡萄詩

吳仕徵葡萄詩漢使傳來異國秋茂陵旋起大宛謀玉關多少征人淚贏得西風顆顆愁徐生為余誦之

杜詩

續羊棗集 卷二 三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愚意憶弟亦思家中事耳縱當時弟不在家故以對思家畢竟意思相近非詩家上乘也何不作憂國有多少意味

黃鶴樓詩

崔顥黃鶴樓詩古體也而諸家皆以為律不知何意獨古文大全收之而首句作昔人已乘黃鶴去似於文義為順夫唐人律體甚嚴凡不粘與不偶者皆古體也而曰變體曰蜂腰曰偷春曰盛唐多作此體取瓊以投之瑤而多為之名孰若歸諸瓊類之不費夫

詞乎若曰古與律氣格自然不同不在粘與對也則愈不可曉矣

張羅峯詩

大學士羅峯張公未第時上守巡諸公遊鴈蕩詩海內名公集鴈山草茅何幸得躋攀林間淨掃豺狼道天上雄當虎豹關 玉輦尚多巡幸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廊廟心相似莫謂漁樵盡日間又杭城城隍廟懷古詩鷓鴣啼罷野棠開千古英雄盡草萊南渡可憐無社稷西湖依舊有樓臺山從伍子祠前斷續羊棗集 卷二 四

水向嚴陵灘上回試問江雲與江鳥爲誰飛去爲誰來雄渾感慨自是不羣

杜鵑詩

蘇東坡評杜工部杜鵑詩意非不美然終不若王誼伯以首四句爲題下註覺平雅且不廢詞卽如東坡所解註之題下何不可之有

題竹

陳石亭編脩爲人題竹詩種竹不須多種多令人俗瀟灑兩三竿清風自然足顧東橋尚書續之曰誰云

種竹兩三竿冷淡蕭疎不耐看種竹須種三萬頃掃動一天星斗寒

劉福井

劉福井珠爲郡王題十八學士圖詩昔聞瀛洲在海間無瀛洲神仙人不見瀛洲學士人相羨太平官府卽神仙況乃學士文章彥十八人中誰數冠房杜善謀還善斷嗟嗟敬宗何足數十斛麥收天下亂君不見太宗神武起義兵重光日月淨風塵寰宇耕耘皆續羊棗集 卷二 五

樂土朝廷獻納重儒臣又不見學士雍容白玉堂開陳禮樂稱帝王草檄不聞宣召急看花寧爲簿書忙畫工貌此意不俗千古人文傳面目年來筆力更奇古好寫唐虞九官十二牧劉公安人大學士江陵張公先輩也年六十有六始登進士第又三年始授戶部郎會試張公爲考試拆卷得其名大駭急閱卷雅似少年無不驚嘆初因塲屋久每下第造張公必有作如曰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曰相府勳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及第進士有曰欲

知座主山如壽須識門生雪滿頭皆沉警可誦惜不見其全篇云

舜傳詩

從兄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絕句如登山曰鎮日登山興未闌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巔頂只此歸途已自難盆菊曰孑立西風瘦倚臺只緣無地託根芟金錢錯落身增重自有將絲取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愧我年來愁避燕偶然開到尚疑差皆其一時漫筆

續羊棗集

卷二

六

改別號詩

養虛舊號不曾陳新號曇雲只此身認得本來真面目呼牛呼馬任他人徐子清詩也子清名渭舊業舉有聲後遂落魄詩文字俱為時所重

叢臺詩

劉鈞河布政侃登邯鄲叢臺詩一上高臺思渺漫飛雲極目盡邯鄲直從霄漢攀樓觀遙指山河走魏韓芳草詎知人脫穎野花如笑客嬾跚連城不照長平路落日陰陰故壘寒雄渾感慨真古作者聞有刻本

惜不得見云

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只言其勝中有敗即四皓安劉是滅劉意也許彥周乃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沒了二喬固哉許叟何其不善言詩也詩所以優柔平中言近指遠而醒人心目者正係於此言二喬而社稷生靈俱可知矣必曰社稷生靈也然則指銅駝而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與言此座可惜者謂社稷生靈發耶謂銅駝與一林發耶

續羊棗集

卷二

七

惟苕溪漁隱謂項氏以八千人渡江無一人還決無復興之理以此病其卷土重來之句實為近之然此意豈待人言即項王亦自言之矣詩本人情發乎性情止於理義皆本其至者言之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項王之至情也不因其成敗推本子弟共事之義始終如一父老子弟之至情也感時弔古慕才憐傑而為之死中求活此英雄之至情也牧之豈不知項氏之不能復興亦豈不知項氏之死為不足惜一時弔古意自如此觸景而發不暇他

顧英雄豪傑之襟懷固宜然也

樓對閣

許渾以日沉閣對風滿樓杜甫以吹帽對正冠樓亦閣帽亦冠也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山東一老叟獨病之薩詢之曰聞與聽一合爾因改聞爲看然則許與杜其亦未逢山東之老叟與

退之用韻

六一居士謂韓退之爲詩得韻寬則橫溢旁出得韻

續羊棗集

卷二

八

窄則反不出而愈險愈奇以爲至工愚謂不然詩韻寧可出入以退之之才窄韻既不爲所窘寧復以出寬韻爲奇必當時韻書不同今所傳雖曰唐韻其實經宋人通併安知無更寬之者人未之察爾

文昌圖

舜傳資稟穎拔惜以衣食不足奔走四方不專於學落魄一生曾爲人題文昌圖意甚正姑記於此嘗聞傳說爲列星騎箕尾之說因閱天文圖觀象於箕星之間而辨認之蓋未以理論也要之未有傳說先有

是星謂星降而生說說生而應星是未可知也至於王良合鞭策於奎狼之合造父合車府於危燕之次莫不皆然然亦未有是於其間者按文昌星列紫微垣旁少輔上輔三師與俱實上帝文章之府司稽之地也士之祈昌乎文者禮奉之是矣特不知圖爲人象儼然冠服果何時何人抑何意義而爲之者也讀其書曰蜀梓潼北郭張仲子上帝以君世業儒封弘人帝君掌士籍以故祀爲文昌豈亦星降而生君君生而應星也耶疑之與信尚未相半而況又加之

續羊棗集

卷二

九

以圖象乎或曰彼道家星宿閣之制而爲之者與曰非也古之祀祖考者必有尸圖是象而禮奉之者義蓋以此愚因原作圖者之意君其鑒禮奉者之心焉

古詩上乘

高安況公叔祺選古詩上乘首四言古次古樂府次五言古次五言排律次七言排律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七言古次五六七言絕句古樂府收及李太白柳宗元韋應物諸名家至於菩薩蠻憶秦娥諸作而白紵採蓮等曲又收於七言古內至於梁元帝折楊

柳眺銅雀臺諸作又收作五言律七言古又列之律後夫既曰古詩收及近體已似可異而參錯如此謂得上乘其然乎哉

滄溟集

濟南李公攀龍太倉王公世貞相推許以文學自謂世無足以當之者偶得滄溟集讀累日非不偉其脩辭之古而用意之深然去韓柳歐蘇遠矣自春秋戰國而下文雖不同莫不明顯條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今但處漢魏以上續羊彙集 卷二 十

辭事影響模倣使不可讀以為善學古人也此求聖人於牛首蛇身者爾若其擅場處自不可掩要不在不可讀也

李滄溟汪南溟二公為文皆學史記雖寸楮隻字模倣逼真此所謂拙盜爾有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二公其得為上乘乎

李滄溟論文

李滄溟謂 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即北地李獻言輩其人也視古脩詞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

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此其意在宗左傳史記殆未聞宋潛溪之論焉爾潛溪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蕪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駘邪蹊耳胡可行哉愚未知文然左氏史遷孟韓之優劣則不待知者而後辨爾朱兩涯謂今之作文者必曰先秦兩漢左續羊彙集 卷二 十一

氏不知文章與時高下典謨訓誥已自不同古今文評安可盡了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吾不敢謂兩涯之論過於滄溟然辭達而已則孔子之言也余同麓曾謂余言今人舍韓柳歐蘇而直學史記不知韓柳歐蘇固善學史記者也此四君子之論知者擇之

士夫習尚

今之士大夫無有不言佛老談陰陽家術者每至一方改學遷治自謂郭璞復生偶旱祈雨愚謂儒者自

有正禮而召巫師設雷壇無處不然觀風者可以一
慨

革華傳

韓退之革華傳視毛穎傳不大相遠而集中不載即
外集亦不及之文亦有幸不幸與

郊社分合

國初分祀天地後復合祀至嘉靖中又復分祀看來
天地之祀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特不可以地與天
並列爾合祀時以天爲主以地爲配西向 太祖爲
續羊棗集 卷二 十三

配東向從祀則大明夜明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
四時五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城隍五祀司命百種
諸神皆不可少故記曰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安
有從百神而獨遺地者至祀地則從祀只及附地諸
神而配之亦以 太祖圓丘合祀則尊統於天方澤
分祀則專主乎地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

九卿

漢魏以尚書并令僕爲八座 今制六部都通大稱
九卿而近見表文往往有八座之文豈其以六尚書

合左右都御史言之耶抑亦徒襲前人之詞而不暇
顧今之制耶至有所謂曳履之班者詢之則曰用鄭
崇故事也然則餘官皆跣足耶

松栢檜辨

松之身鱗甲盤劍其葉或二針或三針有五針者其
脂入地爲茯苓琥珀栢身則非若松之有鱗矣其葉
則或圓或匾或刺或下垂如纓自與松不同檜則身
微似松而鱗微薄葉如刺栢而更尖硬故人亦呼檜
尖近至南都見士大夫多呼栢爲檜亦有呼栢爲松
續羊棗集 卷二 十三

者物之易見者尚然況其他哉此君子所以貴格物
也

龍窩頭

曲靖道中見一輿役髮如毳塊問之曰龍窩頭也予
曰夷習憚櫛貧不自愛爾對曰非也生不可櫛櫛則
成病且今日櫛明日復然有惡而剪除之者則病狂
奔水火不自知此役蓋兩剪髮矣亦有富而龍窩頭
者舊所未聞也記之

赤草

漢誅淮陰侯於未央宮其地丈餘草皆赤至今猶然
劉小鶴學憲謂聞之王三衢尚書此亦一異正與青
塚相類豈其怨忿之氣鬱蒸而然耶抑傳之誤耶

甘州城異

萬曆初年中丞石公茂華修甘州城西北一邊挖出
小棺木長尺許內男婦官民異狀或老或壯或有髻
或無髻衣冠皆鮮明始以為百十具疑另為一塚埋
之挖不能了遂罷工只以磚包其城而止此不知何
故人莫有識之者

續羊裘集

卷二

十四

鷓鴣

舊聞鷓鴣聲乃行不得哥哥五字由貴州遠雲南其
鳥甚多而聲不類詢之鄉人謂為光打打三字豈此
鳥有二種耶從不知此鳥何狀偶於易門道中見之
蓋山中人養以為媒者時冬月以氈裹其籠大抵似
母雉而差小籠者謂此鳥鷺占必獨處一山以媒置
山中使鳴渠聞來撲則以網捉之鷓鴣欲獨占一山
而不圖身為人所得此亦可為廣地者之戒云

張江陵考滿文

張江陵在 內閣考九年滿南京九卿舉賀翁見海
公時為南禮書主為文時有稱其文之佳者索觀之
大意謂宰相九年考滿自禹始以江陵德業比禹而
以臯陶伯益自處余謂孟子稱舜之相堯二十有八
載亦嘗過九年矣何以知其不考滿今為相者得比
周公傳說可矣而必曰舜禹此何等事而為人臣者
敢以許人哉漢賜董賢誥有允執厥中之文識者以
為駭不意我朝士風其下如此是科鄉試應天府以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命題人猶不解其意及觀此
續羊裘集 卷二 十五

文殊令人竊嘆而且有誦其文之佳者世未知所終
也筆便錄之以附辨姦之末

旌表說

勝越吳同知宗堯卒二妾從焉當道議旌之愚謂敬
姜所以數文伯之曠於禮者以內人之行哭失聲耳
二妾自盡其去失聲於哭者遠矣以是旌之不惟不
足以彰二妾之美而適以表夫子之僻議者不予是
也元謀李氏二姐以養母老不欲嫁其妹四姐效之
已受聘遂自縊有司請旌之愚謂死有重於太山有

輕於鴻毛婚姻人道之大端養母固可以爲孝而嫁夫亦可以養母況母自有子徒死何益此亂常拂理者不足掛之齒頰李氏二姐仍當以禮諭令出嫁而當道竟有旌之者夫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欲人望而趨之耳旌是二者則凡夫死者皆當自盡而有母之女皆不當嫁去常道遠矣或曰爲其賢於儉者爾夫俗不可儉亦不可敷矯枉而過其正則枉者愈枉爲其不能從也敬表之以附孟子少陳仲子之義

脩己以敬解

續羊棗集

卷二

十六

論語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以致其道皆一樣文法今之學者解脩己以敬作脩己者用敬則下文亦脩己者用安人安百姓乎蓋脩己卽大學所謂自脩敬卽大學所謂恂慤脩己以至於敬乃可爲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皆敬之功用道之未得而志已立必隱居以求之不隱居不足以求志也志之既得則有道可用乃行義以達之不行義不足以達道也今之學者多解作隱居時則求其志行義時則達其道

相去遠矣學以致道朱子之解自明其曰二說相須謂子夏與尹氏二說爾不得其說而添學又不可不致道一意文義雖備而非子夏本意矣

曾點言志解

凡言志者心有所之而勢未能遂因自擬曰他日得志吾欲云云故曰志也若曾點暮春云云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孰其禁之必待人之知我始可爲與或者又謂得隨時之義者可以窮可以達是則然矣顧孔子扣以行義之謨而曾子對以隱居

續羊棗集

卷二

十七

之事夫乃所對非所問邪不知孔子問則何以哉曾點謂異乎三子者之撰以用也撰具也孔子所問曾點所對皆用世之具意謂三子用世之志或以治賦或以足民或以禮樂其具如此我則異於是惟於暮春偕童冠浴沂風咏而政自行此無爲而治之意所以曰堯舜氣象所以言春而不及三時者或當其問答正值斯時故卽以爲言爾如謂孔子取其自樂則方以用之具扣人而反取夫不志於用世者則是僞問而故與之也豈聖人立教之意哉或曰點疑求赤

非邦則其所志明非為邦矣不知點為此問為未明為國以禮之言疑夫子之哂由是哂其為國故云謂夫子哂由之為國而不哂求亦豈求亦所言只是佐治於下者不是得諸侯而為國與非疑求亦所為是隱居自樂之事也如以足民會同為隱居事何曾點之昏昧至此此不俟與知者道也

謝顯道說論語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

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此意不可曉豈有為而發耶

續羊棗集

卷二

十八

續羊棗集卷之二

續羊棗集卷之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馮李高承挺寓公 訂

王謝史傳世系表

晉南渡後王謝稱世家謝獨夏陽而王則臨沂晉陽兩族並茂讀史每生疑眩作王謝史傳世系表其不在史傳者固不能考也嗚呼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晉陽無論矣臨沂夏陽子姓繁行其人倫之美忠孝德業勳名文苑豈不卓燁照映史冊而悖逆放恣為摺

續羊棗集

卷三

一

深慨焉 瑯琊臨沂王氏世系

一世	仁	二世	融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二十三世	二十四世	二十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二十九世	三十世
三十一世	三十二世	三十三世	三十四世
三十五世	三十六世	三十七世	三十八世
三十九世	四十世	四十一世	四十二世
四十三世	四十四世	四十五世	四十六世
四十七世	四十八世	四十九世	五十世
五十一世	五十二世	五十三世	五十四世
五十七世	五十八世	五十九世	六十世
六十一世	六十二世	六十三世	六十四世
六十七世	六十八世	六十九世	七十世
七十一世	七十二世	七十三世	七十四世
七十七世	七十八世	七十九世	八十世
八十一世	八十二世	八十三世	八十四世
八十七世	八十八世	八十九世	九十世
九十一世	九十二世	九十三世	九十四世
九十七世	九十八世	九十九世	一百世

			安						
			瑤						
璞	澹	模	該		迷	彪	純		
		該	綽	約	綜				
			眺						
			謨						

續羊棗集

卷三

						據			
						朗		玄	
						重	現	瑛	玩
						瞻	<small>未詳誰子以瑛 備傍同附此</small>	靈	
						晦	絢	鳳	
						瞻	世	超	
						子	基	宗	
						環		才	
						微		卿	
								藻	

續羊棗集

卷三

			鐵	石	萬				
			邈	汪	詔				
			方	明	思	混			
			明	慧	慧				
			連	昌	雅				
			連	昌	雅				

十一

									琰
									肇
									峻
									莊
									颺
									肫
									讓
									哲
									札
									僑
									禕

王謝世系	續羊裘集	卷三	十二	川	○汪嗣
				未詳	喻
				誰子	○謝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大道所在今人以節文為末務而弗謹也鄉黨曲禮諸書可不列於學宮矣況鄉飲古今盛典行不著而習不察可哉為鄉飲酒禮席次圖說圖九說七總說一共為一篇隆慶庚午冬日諸暨駱問禮序於定遠公署

續羊裘集

卷三

十三

考定古鄉飲席次圖

鄉

五

賓

六

按禮稱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俎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仁右義借藏也又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續羊棗集

卷三

五

見行鄉飲席次圖

三賓

俎

賓

主

東

續羊棗集 卷三

按古人惟童子隅坐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盛典豈其習童子之節而自同於有憂者哉讀禮者泥西北西南之文而不及南向東向之旨倡訛踵陋亦可哂矣

續羊棗集

卷三

十五

考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俎賓

大賓

主

東

三〇五

按 大明會典載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代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僕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俎之後司正以教職為之考定其圖當如此但我 朝尚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顧以次長為之而居下俎以輔主顧以年高為之亦曰賓而居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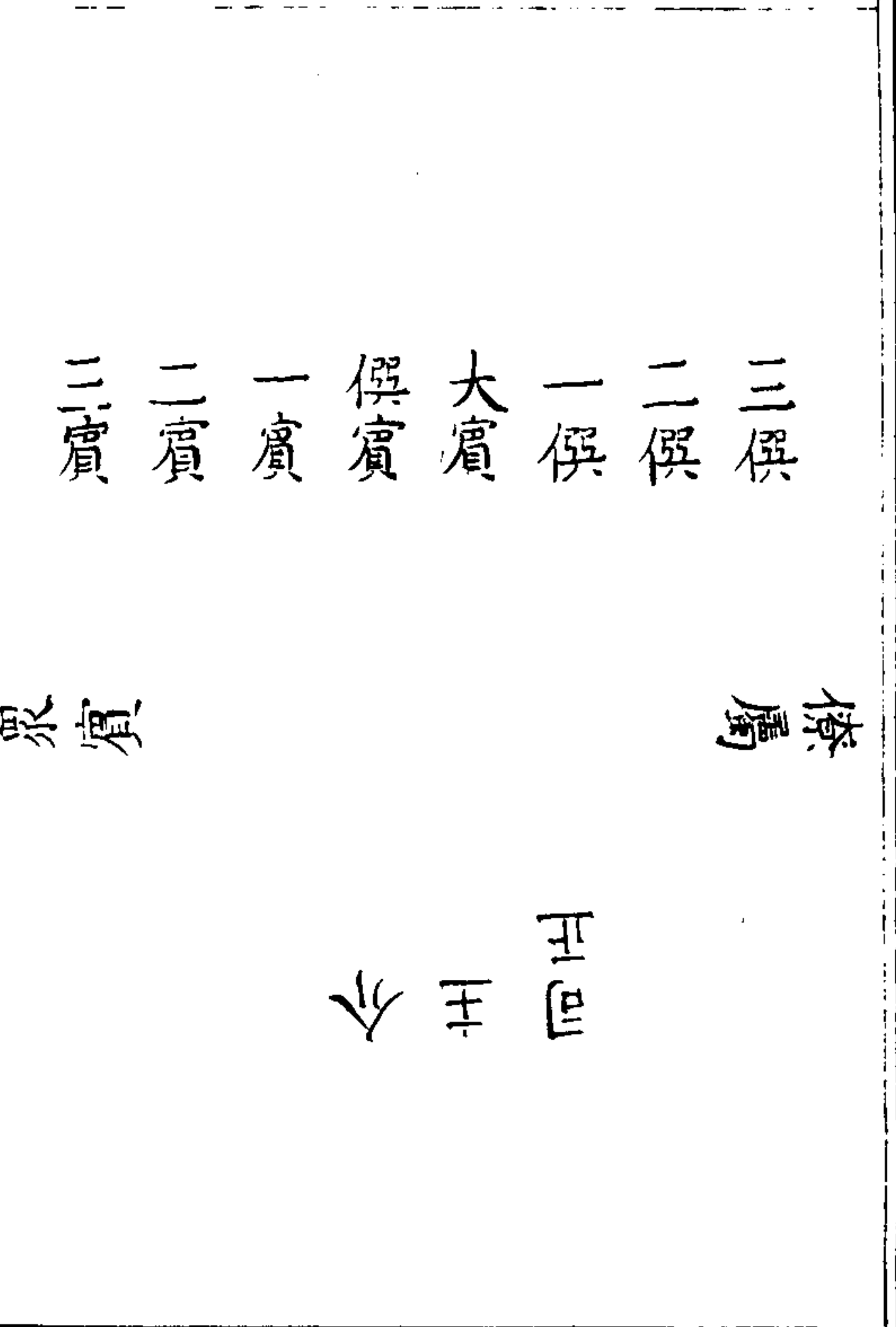
續羊棗集

卷三

十六

在左若曰介亦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諸臣未暇考正然歟

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續羊棗集

卷三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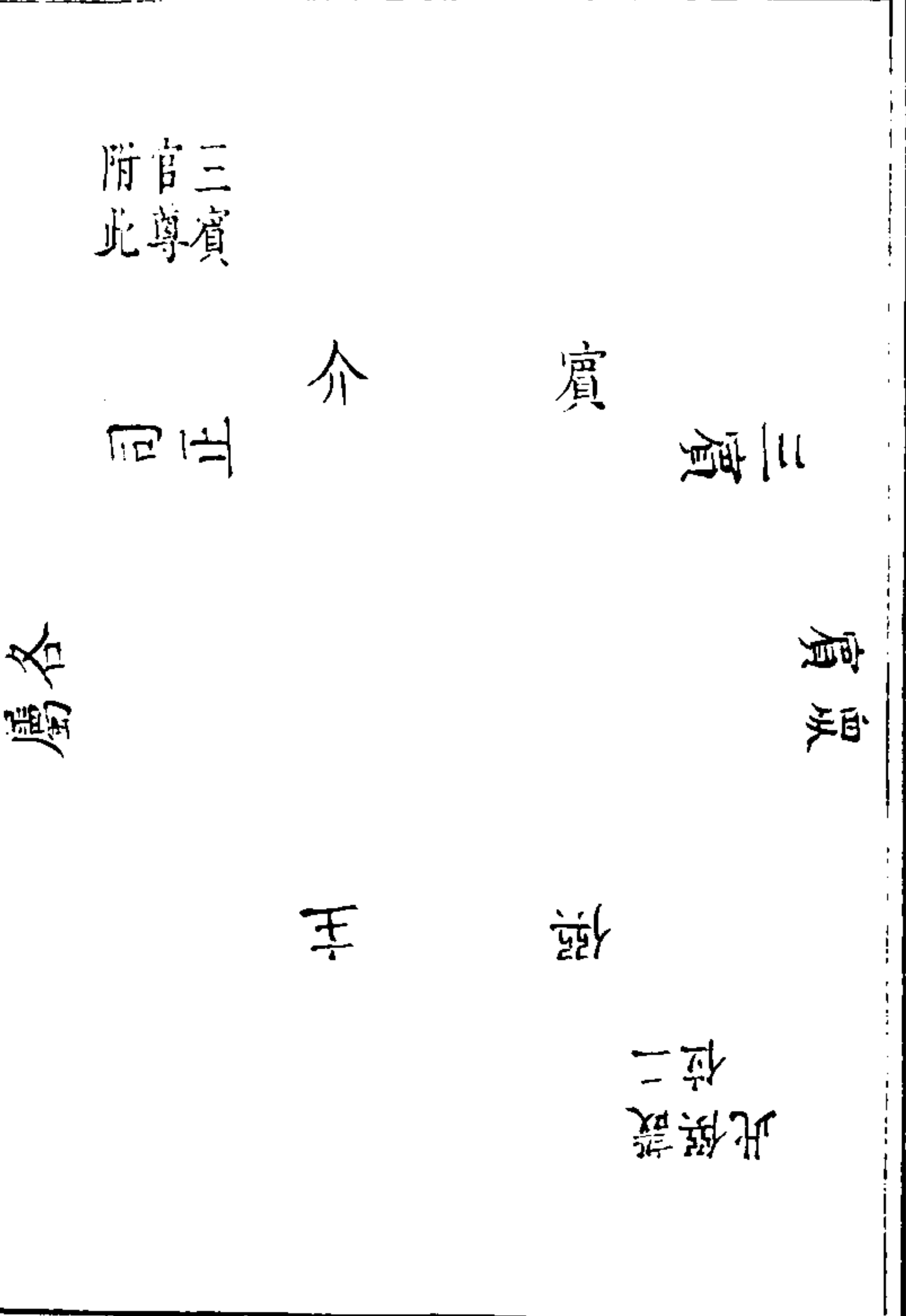
按此 大明會典圖也一賓二賓一二三僕之名古所未聞或當時以義起而事例中又不載大賓非一賓乎古介即二賓從 會典則僕賓即二賓矣又何一僕之云且三賓明開位於賓主介俎之後而與僕並列教職州縣屬官平時或可假借大禮所在自當從正府又不必言矣而與主並列又不見之事例且所謂僚者誰與州縣弗言府僚居傍而屬官反與並位行道之人知其不可矣此係寫錄之誤無疑

擬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續羊棗集

卷三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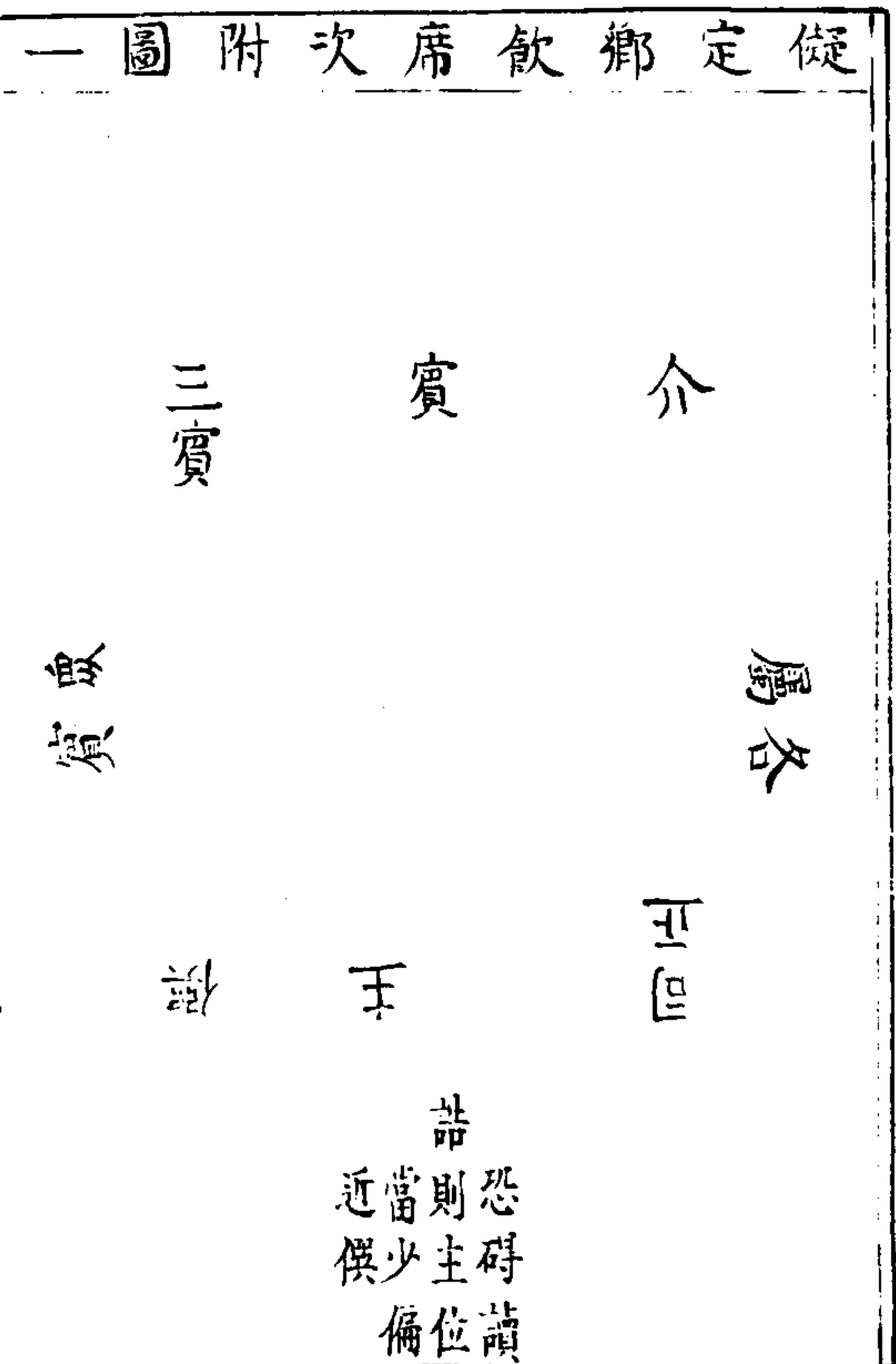
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賓位東北介以次賓
為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候以佐貳為之
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面司正位介右
東面眾賓次三賓眾屬次司正有二候則位候
之右三賓官尊則位介之右皆稍後二候從
會典義起以盡僚佐此皆明白易見意 會典
所以改位賓於東北而復添二候三候之意本
欲若此當局者未竟其說而秉筆之徒狃習聞
見未盡歸正善學禮者以意逆志可也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一

續羊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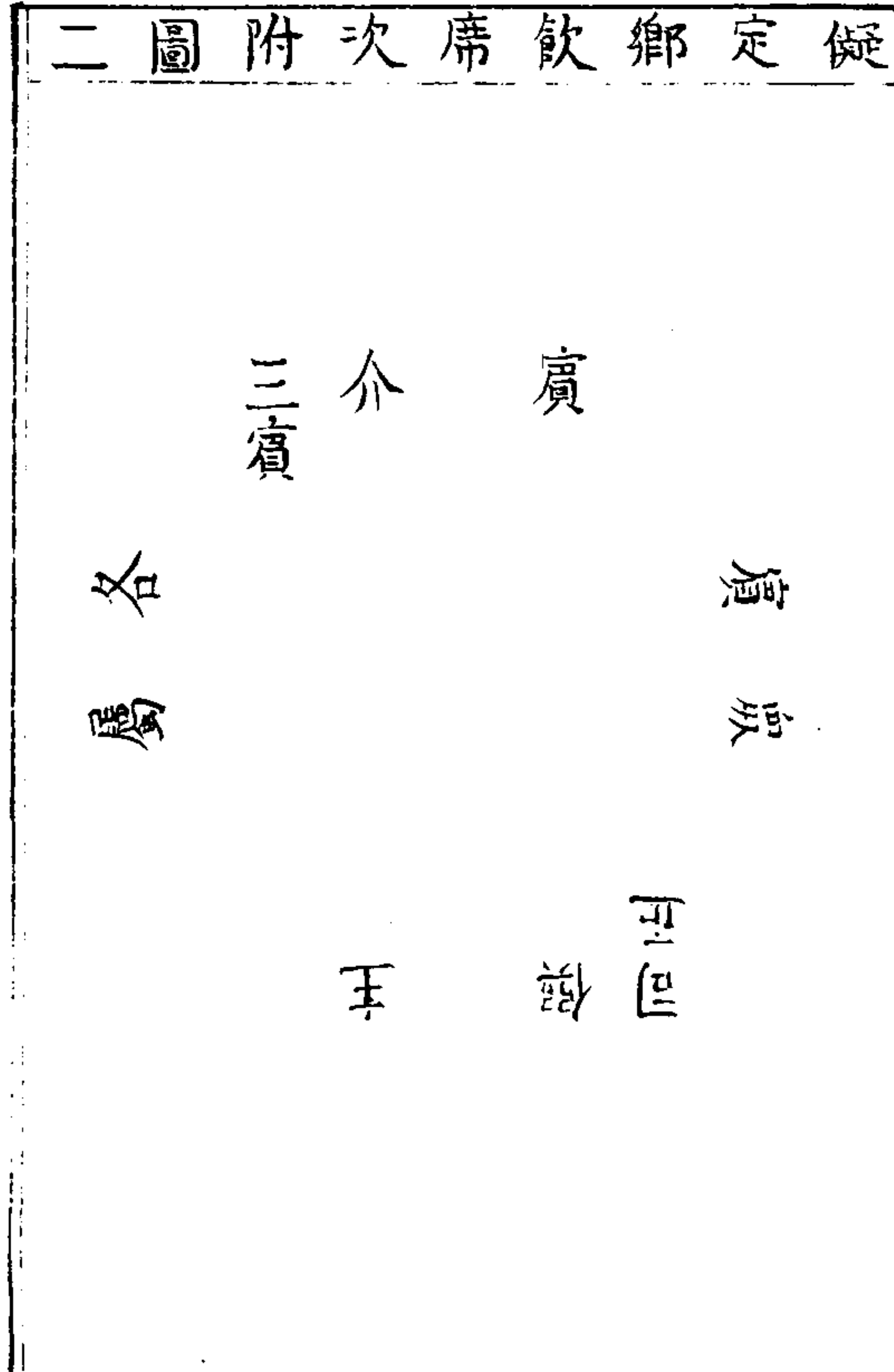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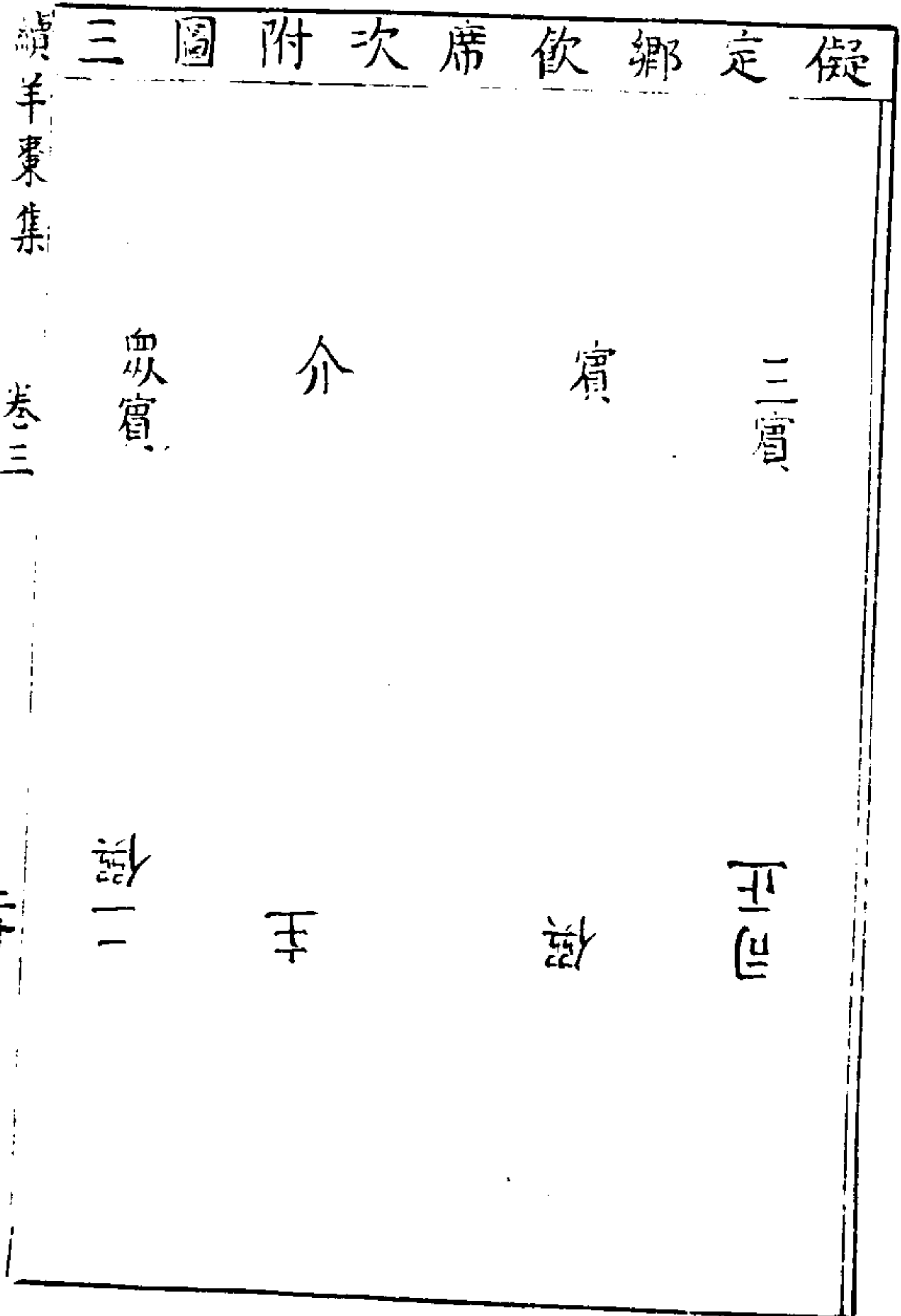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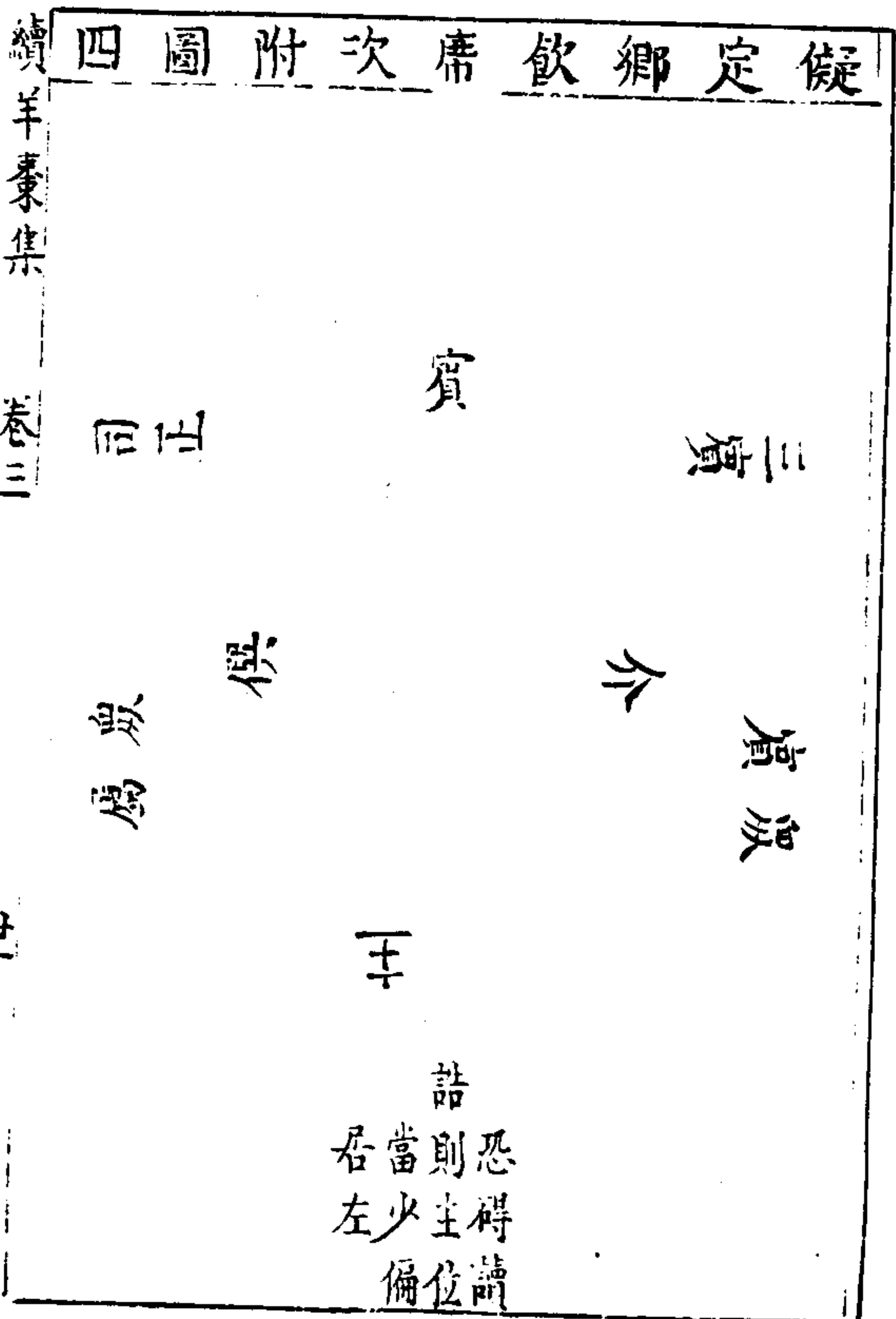
詰恐碍請
則主位
當少偏
近候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二





續羊彙集 卷三 二十
按參酌古人前圖正矣更附此三圖備變通也
為司正言則府從前圖州縣從此三圖乎



續羊彙集 卷三 廿一
按魯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笄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夫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使泥乎其極而不得聖人制禮之本意則豈惟晚哉年德之不當其為男女之累亦久矣鄉飲老老而賢賢貴貴之義未始不行乎其中使泥於禮文而不通其意萬一通顯者為賓白衣人為介府佐貳署縣事縣佐貳為候亦可並列而無別乎聖人之制禮不過舉其大綱而會通潤色則亦存乎其人而

已故更擬此圖且似不失古人四面之意善學
禮者出入於數圖之中而可不拂乎古 今聖
人制禮之本意矣至於拜位從 會典則猶尚
右此洪武初年禮也後改而尚左則賓黨居東
而西向主黨居西而東向所不必言矣

謹按 大明會典鄉飲酒禮事例一款如有不
遵圖序坐者以違制論至其圖次開載雖未甚
明然其大意則已可見不知天下郡縣胡爲尚
沿先代舊制而且於舊制講尤未精夫禮文明

續羊棗集

卷三

三

白可採縱欲從古不當爲四隅之坐況古人尚
右我 朝廷變而尚左則其次自當不同故
會典明開大賓位於東北此正所謂得與民變
革者而尚爾承訛無怪昔人疑周禮爲周家未
行之書也夫所以鄉飲將使民觀感而興於孝
弟者也方今達禮莫不尚左而獨於鄉飲尚右
且復尚隅而主居客上佐居長上民且疑懼之
不暇而何興起之足云果能興起將必位長者
於右位少者於左而且相率爲古人童子之禮

孝弟未成而先入詭異之習矣謹次爲圖說以
俟好禮之君子雖然從古則古從今則今參酌
之論似非分義然與其復古而不當孰若酌今
而協宜安於不當而不安於協宜何也上世寡
過之民當必有出於按圖刻舟之外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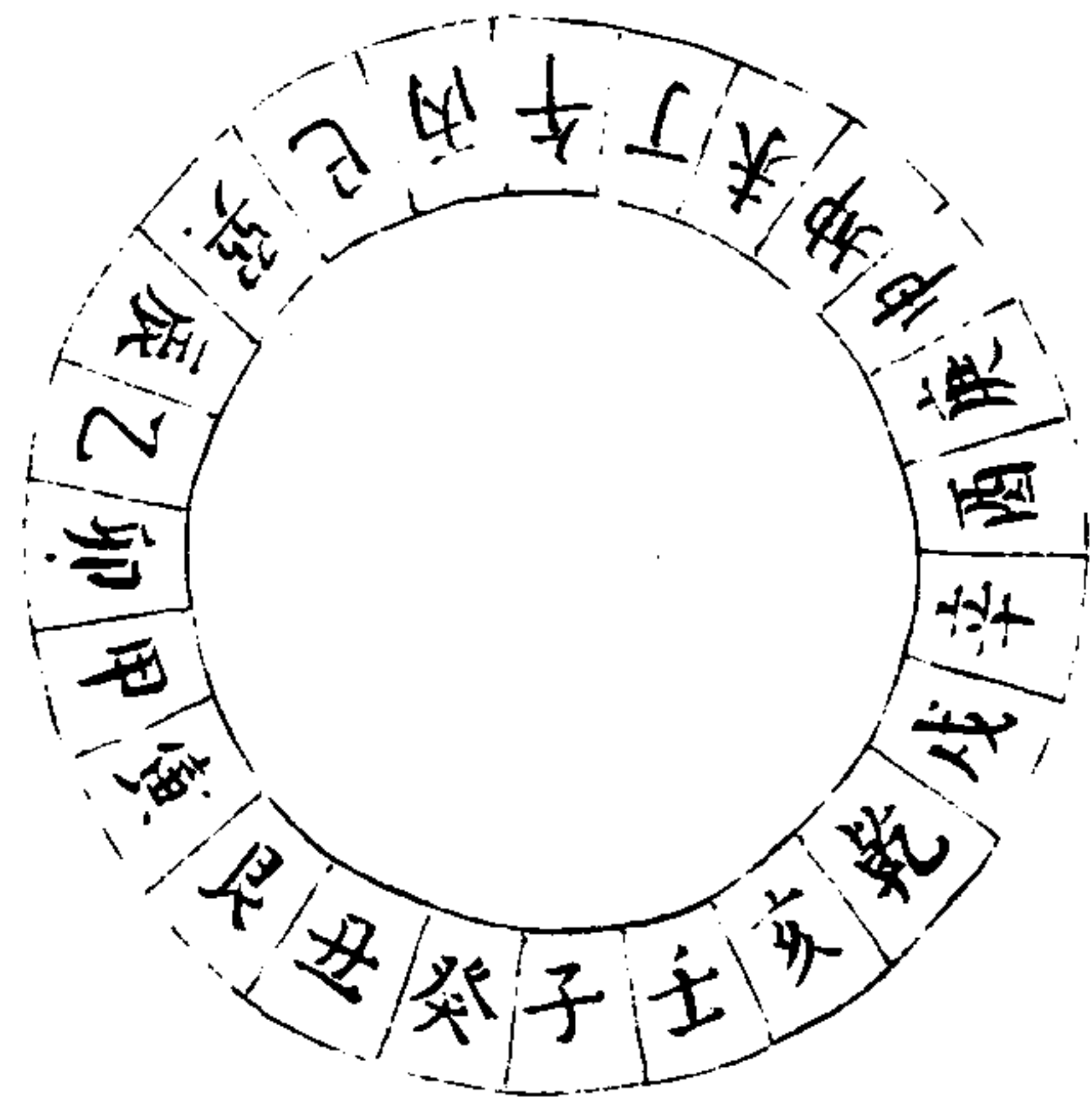
鄉飲圖說終

續羊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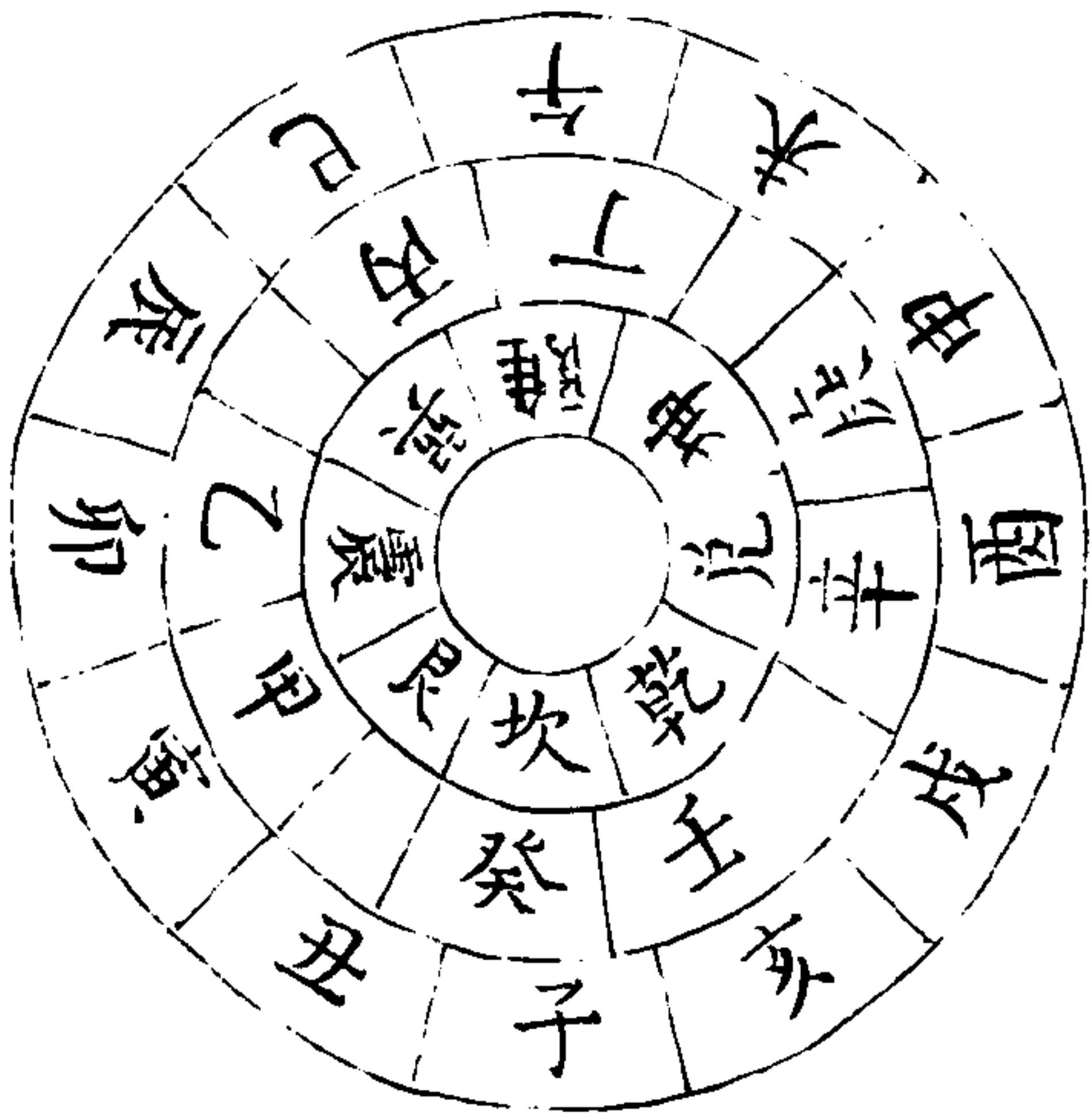
卷三

廿

圖向四十二



圖向二十



圖向二十



方向之說所不可廢也而均分爲二十四不知如
何人不待知者可知其說之誤也何者陰陽之氣列
而爲卦在天爲干在地爲支要之同運並行而無少
欠缺不相假借卦之所至而干亦至焉干之所至而
支亦至焉特其先後分限各因其體而錯綜不一焉
爾非支之所在干與卦卽爲避位而干之所在卦與
支卽有遺氣也而均列之爲二十四此何說也且舉
卦而遺其四舉干而遺其二曰土居中央戊己土也
故不列於四方然則辰戌丑未非土乎坎離艮兌皆

土乎吾殆不知其說矣常揣摩之方向起於地故以
支爲主是十二向者其正也非遺乎干與卦也包干
與卦而言之也而甲庚乙辛丙壬丁癸坤艮乾巽十
二向者堪輿家所謂縫鍼也在十二向交禪之間十
二向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名之非可與十
二支並列而均分之也試究其說十二支之位所不
必言也甲始於寅而終於卯之十分之二乙承乎甲
而終於辰之十分之四丙始於巳而終於午之十分
之二丁承乎丙而終於未之十分之四而戊則半寄

續羊棗集

卷三

廿六

於辰半寄於未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庚始於申
而終於酉之十分之二辛承乎庚而終於戌之十分
之四壬始於亥而終於子之十分之二癸承乎壬而
終於丑之十分之四而已別半寄於戌半寄於丑而
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若卦則坎離震兌居子午卯
酉之正而左右各餘十分之一有奇乾巽坤艮則補
其四隅之空此皆氣之自然位之一定有不待安排
布置而然者是故以寅向言之謂之甲可也右後十
分之八有奇謂之艮可也左前十分之一有奇謂之

震亦可也而唯謂之寅主地而言也唯前而寅卯交
禪之際謂之寅則遺乎卯謂之卯則遺乎寅而于當
乎甲卦當乎震然謂之震則卯辰交禪之際亦震也
而其稱混矣故以甲名之取其獨也後而丑寅交禪
之際謂之丑則遺乎寅謂之寅則遺乎丑而于當巳
思交禪之際猶夫支也惟卦則適當艮之中故以艮
名之亦取其獨也餘皆倣此此二十四向之說也是
故十二支者向之正包于與卦而言之也其于卦十
二向則兩支交禪之際支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

續羊棗集

卷三

廿七

者以名之所謂縫鍼者也謂之縫鍼唯名其一結
開爾非與十二正向並列而均分之也其成巳坎離
震兌之不數於向者偶不當十二支交禪之際與當
之而不可專各爾非不列於四方也此二十四向之
說也實則十二向也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徒徇其名
曰二十四也遂均分而並列之而於天地陰陽運行
各足之妙皆齟齬而不可入而且相沿之而不察也
毫釐千里非一日矣或曰戊巳之各分爲二何也曰
寄旺於辰戌丑未土之道如此也而未當中央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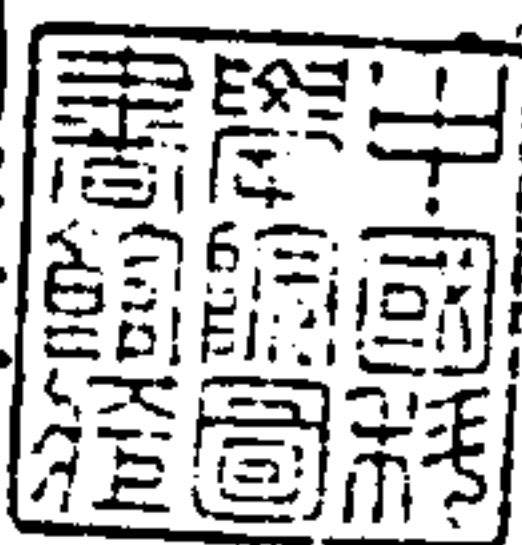
適值乎坤寄旺於四方而尤旺於此故丁之後繼以戊為獨順焉造化分列之妙不假安排而巧於安排者不能過如此也然在甲子有戊戌而無戊未有巳未而無巳戌戊顧在未而已顧在戌何也曰此不可執一論也戊土陽也故屬之東南巳土陰也故屬之西北況丁戊順也而戊巳二向亦每相對苟易戊於戌而易巳於未則以戊對戊巳對巳便有不類且甲始於寅而終於卯有甲寅而無甲卯乙始於卯而終於辰有乙卯而無乙辰丙始於巳而終於午無丙午而有丙午丁始於午而終於未無丁午而有丁未始於辰而終於未未始於戌而無戌未巳始於戌而終於丑無巳戌而有巳丑此皆例之可推者嗚呼天地陰陽之用雖微妙難知而其運行一定之理則實明白而易見顧以訛傳訛莫之敢疑且變也貴耳目而賤吾心其蔽非一日矣堪輿家多瞽師俗子其習而不察宜也為吾儒者亦從而靡其說雖其於身心無大損益要亦格物之一端非毫無干與者也敢表而出之以俟教我者

續羊棗集卷之三

續羊棗集卷之四

伯夷傳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史記伯夷傳首言載籍極博不足信所可信者六藝之文堯舜禹傳天下之難六藝之文所可信者也而載籍有堯讓天下與許由及夏時有卜隨務光之說不足信然其說雖不足信而太史公言箕山有許由塚又似可信此太史公是司馬遷指其父非自也然孔子稱泰伯伯夷而不及由光是載籍之言不足信至於孔子論夷齊謂其求仁得仁又何怒而傳載其詩似近怨可見載籍終不足信還當信六藝孔子之言信孔子之言則夷齊真是仁人宜為天道所與矣而卒餓以死并顏子次蹈及當世之士觀之天道良不可知然君子終不以彼易此若其名之不稱雖君子所疾亦存乎遇夷齊顏淵使不遇夫子人誰知之巖穴中此類甚多天既未必與而青雲之士又未必遇湮滅多矣然君子所好既不變於天之不與

又豈變於人之不知哉此遷自嘆其身之受辱不為天所與未必是為不善之效而思得附青雲之士以垂名於後世故列傳非一而託始於此及覆沉鬱抑揚感慨有無窮之味文之至者也而謂其全篇是怨大儒不免況文未必及及遷而鑑之者未必得大儒何怪乎士之多不遇也

管晏傳

史記管晏二傳亦以自況遷將為李陵之鮑叔而君不信遷為越石父而卒無為之平仲者故其言曰續羊棗集 卷四 二

思盡忠退思補過假令晏子而在為之執轡所出焉其意深矣

德性問學註

愚嘗疑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條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朱子註作致知似有未盡原來所以能道中庸崇禮皆自致知來故曰道問學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正此意也不然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固朱子平日所常言者顧於此而自遺之哉

民信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之信由於足食足兵也泥下文於斯三者之言而平言之應天鄉試程文亦然篤恭而天下平篤恭只是不顯對上文不賞不怒言爾泥於篤厚之意而以恭為德雖會試程文亦然豈其然乎

宋制科高等

楊子危言謂宋制科入一等者五人吳育蘇軾及弟轍范百祿李廔按宋制科分五等應一二等而以續羊棗集 卷四 三

三等取士蘇子由雖入三等而為考官所駁復除名四等李廔亦四等真入三等者終宋世正肅子瞻子功三人爾

梁顥及第年

夢覺餘談謂宋梁顥暴卒於開封時年四十二以辯顯及第時年纔二十餘謂八十二者非而白首窮經等語亦出後人附會及考宋史謂暴卒時年九十二蓋景德元年也推至雍熙二年計十九年則七十二矣大抵史氏之言記其大節若年歲等項恐未必盡

真或卒年四九字訛或年非景德皆不可知缺之可也

裴炎清直

漢王陵對呂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斯言也古今膾炙且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唐武后欲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且從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其矣其言之似王陵也及徐敬業兵興又曰天子年長久不豫政故孺子有辭今治於續羊裘集 卷四 四

明辟賊不討而解卒以此下獄及藉其家無擔石之贏嗚呼炎何愧於陵哉至其下獄時人勉之遜辭而卒不折節武后欲誅韓魯三王群臣畏默而獨固爭及不從中宗以韋元貞為行中諸事皆正第中宗雖失德非昌邑比而卒與武后謀廢不得自比霍光及欲以兵執武后使還政天子萬一無成亦一徐敬業耳若其清直使遇明時汲黯魏徵未之讓也惜哉

謝朓可法

蕭道成篡位宋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

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道成竟不殺朓其視范雲急一朝之遇而不顧二年後之患者何相遠耶道成初畜異志夜召朓屋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惟二小兒提燭道成慮朓難之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及論晉魏故事皆不激不隨可為處亂世者之法

褚淵方元載

續羊裘集 卷四

五

褚淵尚宋文帝女歷官至齊為司徒錄尚書事及死家無餘財負債至四十萬其清操亦可稱矣而不免於賣國視夫胡椒八百石者易地則皆然爾

馬知節詰王欽若

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馬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疾欽若無異汲黯及長孺之於公孫弘然長孺庭詰弘謂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猶為無形而懷中之奏則一探可見漢武帝猶能

問弘而宋真宗竟置不問小人之得君豈特其才智足以彌縫亦有幸存焉爾

公孫弘晚遇

公孫弘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武初卽位以賢良文學詔年已六十越建元六年至元光五年復徵則七十餘矣而位至丞相年八十終凡爲丞相御文六年弘事業雖不足道其得君異矣而漢制之濶大亦可槩見今制一經罷斥卽他技能無以自見士之遇世亦不罕續羊棗集 卷四 六 不幸哉

王方慶有功於匡復

唐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尚在遠臣之子敢相近斯言也何其詞之婉而意之深哉李德裕忠諫論以比倉唐悟文侯事而新唐書援以爲本傳贊又狄仁傑傳載武后謂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詞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云云此二事可見方慶周旋以悟武墨不在仁傑之

後於反周不可謂無功而舊唐書皆不載歐公表謂事增於後亦其一驗及方慶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舊書作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語本明暢而新書作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遂不可解所謂文省於前者類如此不及兩漢文章之譏固有由與

孔子去衛之意

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且有南子而入其國凡四說續羊棗集 卷四 七 其後也以問陳去孟子於齊宣王雖好貨好色好勇之類皆欲因以引之於道兵非治世之所當諱問之亦奚大舛而去之若是其速豈亦有燔肉不至之意耶

馮京父名

宋馮京幼時父式嘗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後十一年京舉進士果爲前官時人謂式知子放榜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

宮中持酒殺來且出奩具目視之京笑不視力辭後娶富彌女小說家不知謂其父名商故表出之

王珪母姓

或曰古今疑事不可盡以聞見妄斷唐書烈女傳王珪徵時引房玄齡杜如晦母盧氏曰汝貴無疑西清詩話引杜工部送表姪王咏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數句以辨珪母乃杜氏而非盧氏桐江詩話又謂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以杜詩考之杜爲珪妻信續羊棗集 卷四 八

然又安可謂母之非盧也予以友過其母而妻剪髮以治具事亦不爲相左史與詩各有所爲不嫌互發恐不得以彼而疑此也及考唐書王珪傳珪母李氏非盧也烈女傳不載因表出之

攸好德

五福攸好德蔡氏註樂其道也仁山金氏沿其說而曰攸好德自脩之事而以爲福者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昧者多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誠足以發明其意矣然君必建極民人

必訓行而後能獲福免極則好德自是五皇極中事況六三德之正直剛克柔克亦與此意相協愚意攸好德者所遇之人皆好德如爲君則有好德之臣民爲臣則有好德之上官寮屬爲民則有好德之鄰里爲父兄則有好德之子弟爲夫爲友則有好德之妻妾朋類此方是福假如一人壽且富且康寧而子孫兄弟非強則弱得快樂否君無好德之臣孰與宣理臣無好德之助孰與寄心腹觀此則好德之義可知矣或曰攸當作值

續羊棗集

卷四

九

二十七月不計足日

三年之喪二十五其質則兩暮二十四月以月數言之則得二十五所以朱文公家禮於小祥下註不計閏十三月大祥下註不計閏二十五月古中月而禫卽於大祥月中故二十五月而畢後世謂中月間一月也則二十七月若如今人計足日則二十七月於大祥當閏二月又非閏一月矣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

幣在十二月唐張東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日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 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初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

忌不可用

才高者忌世態之常然忌之一字實天所厭不惟同續羊棗集 卷四 十

事共好雖敵國外禦有不可爲者漢高祖與項籍共起草莽戮力攻秦籍未嘗有他志也范增以高祖志不在小勸之急擊增不畜羽增脩其德而惟以殺沛公爲事何益羽之成敗卒至疽死彭城雖曰羽不能用增增之年已不爲天而要不可謂令終矣曹孟德強大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非其敵也宜相唇齒故孔明每勸昭烈通吳而孫權借之以地妻之以妹亦自有爲援之意惟周瑜以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每每圖之及瑜與昭烈俱終而後吳蜀之交始固

瑜之早促安知非天奪之也夫增之忌高祖瑜之忌昭烈各爲其主且不可以得志而況其他乎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旨哉

廉潔易辱

優施爲驪姬謀作大事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辱之近行公叔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其爲人節廉而自喜名慘哉二言古今謀君子者孰不以是哉屈原之沉湘賈生之悲死三士之殺於二桃皆是物也夫頑鄙無恥之徒譽之續羊棗集 卷四 十一

則自負辱之終無慚惟富貴是嗜廉潔自重者一爲人所辱則恐恐然引避自白之不暇噫此君子小人之死生進退所以難易迥別而有國家者知志士之不可辱其亦慎所以保之者而自好之君子亦思廣其器量不爲人所輕亂哉

田文過宋璟

唐玄宗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駕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宋璟言以道不治罪二臣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善矣而璟復謝曰陛下向以怒責

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嗚呼何其見之陋也人君莫難於改過從諫二臣之罪過出一時以璟諫而改使玄宗每事若此何忝堯舜湯武流傳遠近正爲美談而以恩過之上下爲言徒以啓人君飾非拒諫之意且因言而命捨與待罪而詔還果有異乎據璟之意必謂待罪而詔還則人不知其因璟言而赦此其用心誠厚矣然則史氏又奚爲得而書之田文有言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而私得寶於外者疾入續羊棗集 卷四 十二

諫過璟意遠矣

蘇武所遇

蘇武所遇有大不幸又有大幸方使匈奴虞常之謀其副與知及反國而上官安等謀反其子又與焉所賴當時公論尚明使在今時不曰未有副與謀而正不知則曰不能以義方教子終不免於吏議矣且其受於軒王衣食馬畜與李陵妻牛羊及胡婦生子之類律以陳仲子夷齊之義皆足起謗而霍光爲寢廷尉之奏武帝又爲贖其子且以爲郎古者善惡父子

兄弟不相及故人不苛責其細行至漢猶然史謂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并咽而劉向新序又謂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事亦不同因并著之

朱子不喜二蘇

朱文公極不喜二蘇楊升菴太史病其好惡頗偏說甚公平緣東坡素與程明道不合文公固程子一邊人也故亦不免習氣如今講道學者凡言陽明先生則同聲和之與之少異共詆之矣嗚呼今與昔一也續羊棗集 卷四 十三

或曰是則然矣其不與韓文公何與曰是亦宜然矣陽明先生肯與朱子乎雖然此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爾恐二公未必有是也而不幸有其跡孔子小管仲之器或疑其不死則每稱其仁而由求諸賢槩不之許良有所謂也豈當時皆有爲言之與

嚴陵瀨

嚴州桐廬江邊有嚴子陵祠上有釣臺人謂此卽嚴瀨按本傳稱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又言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人名其釣處爲嚴

陵瀨言耕於富春不言釣於富春則嚴陵瀨當在齊後人以人名其釣處句在富春山之下遂疑釣處亦在富春然則嚴州嚴陵瀨蓋後人所指名如郭璞墓一般在處有之不足辯也

呂文穆雅量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知同列令詰其姓名文穆曰一知則終身不復能忘不如毋知也時人服其雅量然文穆未第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胡且謂此續羊棗集 卷四 十四

渴睡漢爾後及第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又似非能容物者豈初得第與入仕之後其識度自別耶

季札讓國

或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其讓而誼與道耶功利所不計又暇計其亂國使讓而不合於道不協於誼卽不生亂亦陳仲子之廉爾彼其言曰願附子臧蓋侃侃乎以正自處者使其受國不讓光或甘心於其嗣子人又將以不讓罪之以春秋之世夷狄之邦賢如季子無喙

可也噐噐然不顧其誼惟逆料於後曰必將致亂我寧取之也後世必爲子孫憂與夫不取必有天殃者孰不以之藉口乎而可以望札也

郝超

郝超將亡出其與桓溫密謀書囑其門生日若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覽之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知子莫如父以方回之賢而不知其子以方回之賢而不能使其子同乃心於王室也彼其曲爲掩閉雖父子之間尚不能察況君臣上下乎續羊棗集 卷四 十五

而將亡出書藹然有不忍其親之意豈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一驗與

主臣解

史記主臣陛下張晏謂主臣惶恐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而顏師古且是張說但主臣二字訓爲惶恐殊無意味陳丞相世家文帝似有督過意平稱惶恐尚可通若馮唐傳帝方思廉頗李牧唐何故卽稱惶恐此極難解以字面推之不若孟康之說爲優也列之以俟識者

士人柱聯

一士人柱聯間裏清光那裏知他忙裏去夢時好景
幾時逐我醒時來讀之每為悵然予一生偃蹇雖夢
時亦無好景爾

木牛流馬

愚素疑木牛流馬特以牛馬名之耳決無能自行之
理及讀事物考謂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即
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不覺撫掌蓋車之為
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
續羊裘集 卷四 十六

為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字義推之則木牛
為小車流馬或小舟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擡木石
短杠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
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舟又何異哉

納音

余意不知納音所謂事物考謂鬼谷子所作其法以
干支行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即為納音火一土
二水五互用木三金四不移蓋納音受也音者感物
助聲也五行中火本無聲借水擊則火沸土本無聲

借火鍊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則墜皆發聲也惟金木
有自然之聲不擊而響故曰納音然金木雖有聲無
不擊而自響之理沈括謂先布大衍四十九數次將
于支行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
壬癸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以四字當數除之不
盡又按五行數除之餘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
相生取用便是納音相生者餘一生木餘二生土餘
三生火餘四生水餘五生金且如甲子乙丑四箇字
于支共除三十四數外有十五數以二五除了一十
續羊裘集 卷四 十七

餘數得五屬土土能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餘皆倣
此世有將甲子乙丑金喻于丑近北方坎水之地為
海中金丙寅丁卯火喻寅卯近東方生火之地為如
爐火說自漢時景婁先生以前並無金在海中火在
爐中之說夫萬物者育乎天地運乎四時春以萬物
滋榮如艮秋以萬物滋榮如坤蓋生發藏歸莫離乎
土土坤艮是也易云艮方萬物之始坤成萬物之終
甲乃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
申九數甲巳相合子午對冲故云甲巳子午九乙丑

至壬申八數乙庚相合丑未對冲故云乙庚丑未八
餘放此括又謂六十甲子有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
宮法也一律舍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
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
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
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始於西方者五音
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
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
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道甲三元之紀也甲
續羊棗集 卷四 十八

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隔八下
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宮之
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庚辰同位娶辛
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戊子
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
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
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如是左行至
于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
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此說與事

續羊棗集 卷四

物考頗異似為近正又日家一書解海中金之類甚
詳見輟耕錄與前景婁先生之說相近不載

元年春王正月

胡康虞夏時冠周月之語甚不可解據其說則月與
時俱不改周人建子蓋以冬十一月為歲首若以夏
時冠周月當曰春王十一月今日春王正月則是以
夏之時月易周之時月矣何以謂之夏時冠周月哉
此其語既未融而見諸行事說猶牽強王陽明先生
曰周不改時與月則孔子決不書曰春王正月其言
續羊棗集 卷四 十九

可謂簡而盡矣然魯隱公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
年也帝王所重者正朔若曰春秋大一統何不書曰
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以諸侯之年加於天子時月
之上豈所謂大一統與正朔云者重在月日而不在
年與時哉既用魯之年又用魯之時而至於月日復
曰周此其意殊不可曉聖人筆削必有大義不可以
小智測度也

張釋之論犯蹕

張釋之論犯蹕善矣楊氏謂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

已一言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何責備之過耶人臣於人主之前倉卒陳閉非養之有素者未免倉惶安能言言盡善所貴於人君聽德之聰焉耳彙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不過曰法者天子所與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誅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則無以議矣唐馬懷素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既付臣按狀續羊棗集 卷四 二十惟知守法爾言與釋之同

續羊棗集卷之五

虞卿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馮李高承埏寓公 訂

虞卿輕趙相而急魏齊之難人多賢之當是時平原君在秦秦兵且將加趙身為趙相不憂趙之社稷并其懿親而為一與國之亡臣亦可謂失輕重哉方其躡屣擔簦三見趙王而卒受相印封萬戶侯必有異能上為其君下為其友豈無兩全之術而顧蹈匹夫之行彼見其得之不難故棄之亦不甚惜而不顧大義使魏齊不死秦兵加趙平原終不出卿將何以謝趙哉春秋之義臣無私交魏齊何人而卿憂之如此真可謂失大義矣

叔孫通

叔孫通專務容悅其請問惠帝謂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似矣及帝懼而欲急壞乃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何其謬也自古帝王不言無過而言改過是故有誹謗之木有商賈之誦無非以處仁遷義為心

續羊棗集卷之四

高帝所以得天下以其從諫如轉環而柳宗元亦言要於其當如其不當雖十易之不爲病如曰無過舉則原廟非過舉耶陳勝之起山東鼎沸以鼠竊狗偷逢二世之惡以免虎口卽俎肉同列將在所不顧何暇顧人社稷其諫易太子亦恃帝之英明受善而呂后能陰爲之地卽其說不行必無他慮云爾魯兩生謂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嗚呼良中其膏肓哉

庶母主

家禮儀節載程子言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

續羊棗集

卷五

二

於私室是矣而又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當祔嫡母之側家禮集說恐其說之無據則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之妾及無妾祖姑而祔於女君之說爲證世俗遂謂庶子爲後者亦可以其生母祔於嫡母似未嘗深究夫禮之義者也按喪服小記文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謂妾若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初非見爲庶子爲後者而發然又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夫以不世祭之義爲是則不特不當祔亦當無

妾祖姑之廟可祔矣若有妾祖姑廟可祔則不世祭之說爲非而旣曰祔於女君則卽有妾祖姑所祔者亦女君所矣且女君謂嫡祖姑非謂嫡母也庶母旣祔嫡祖姑則嫡母又將誰祔乎疏謂妾無廟當是爲壇以祔之將以濟其說之不通而益無可據況庶子爲後則嫡母卽其母無輕嫡而自重其所生之禮況非庶子則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之禮而生不廟見死而祔之事必有大不然者然則庶母之主無問其子爲後不爲後皆當祀之私

續羊棗集

卷五

三

室然旣曰庶母不世祭則亦有祭之時矣不曰生母而曰庶母則祭之者必非其子矣竊意庶母所生之子是女或有子而早卒可遂廢其祭乎爲父後者亦當祭之但其祭亦當於別室易世而祧此皆先王所以重宗廟謹嫡庶禮之大中而亦以防並后之嫌使後世徒知尊母而亡早父者知所裁以安於正道而祔女君之文非至論也或曰可者姑許之權詞也孰謂非禮之禮而可許之權哉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承祔葬者不筮宅而言豈其所謂祔者皆謂

葬與○所謂祔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逮大祥後始遷舊主而奉新主居當居之廟非曰卽祔於其側也若祖考妣已同几而妣卽祔於其側是婦與舅同處一所褻瀆已甚况復祔之以妾若謂女君卽嫡母則無奉庶母而遷適之禮是適庶同祔矣張橫渠且有一室中豈容二妻之議雖其說未必當又可及於其妾乎○玉巖黃氏乾行曰按張子曰葬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續羊棗集 卷五 四

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則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禮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再娶別爲一所可也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夫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立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

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扞掣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再娶者別營兆域宜亦可矣長樂黃氏曰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與禮所記合

胡服

續羊棗集

卷五

五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何關於大計而侈詞漫說至數百言後世惑於其言亦將謂進取之一術不知一服之微何關於成敗趙所以得胡地中山果服之功耶抑別有說耶使不胡服胡地中山遂不可取耶胡地中山必當以胡服取矣亦可以之制列國抗強秦否也而廢先王之法襲夷狄之習觀其詐使入秦以寵易長蓋輕跳任情不閑雅重之度者本欲胡服而駕言於進取沙丘之及胡服安在耶記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服何遽災其身服既不衷行可知矣欲善其

後得乎

茅焦過於穎封人

秦王之暴過於鄭伯嫪毐非懿親而其罪浮於叔段
秦太后之惡稔於武姜茅焦一言而遂為母子如初
穎封人不足言矣然文信侯能以其子易人之子以
竊神器而不能使人喻其子使知直父即太后亦不
敢言焦亦不得與聞其說蓋懼詭秘之跡少形則秦
之巨子骨肉將四起而食讐人之肉又不特罪及太
后而已者此所以寧飲醜而不敢自明也與

續羊棗集

卷五

六

生日為樂

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
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此言似未為當人之具慶者未
必父母又具慶也然則父母之生日不為樂而已之
生日反為樂乎且生日之樂凡為壽耳古之君子父
母在恒言不稱老已既以壽為樂父母不過壽乎大
抵生日之樂子為父母稱壽則可爾禮當稱家有無
世俗之弊至有醫家皆以召客不足則憂愁成疾懼
鄰里為笑者是亦不可已乎

數奇音切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如淳曰數
為匈奴所敗為奇不偶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景文
謂得江南本乃所具反而王行卿綱目集覽復引西
清詩話謂蔡條不以王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
無功緣數奇為誤對則數字以從去聲為當不知詩
人引用誤處儘多詩話安能盡正而宋景文所得江
南本安知即師古親筆今以本傳前後文義考之似
以所角反為順不按文義不據正註而信景文一時
未定之偶見詩人趁筆之類句豈陳氏之集覽正誤
猶有未及正者與

續羊棗集

卷五

七

四皓歸山

許渾題四皓廟詩謝疊山謂譏四皓一出而不復還
舊隱梅巖胡次焱公謂史雖不曾記四皓還山卻亦
不曾記四皓為何官何嘗出而不歸且引李華返駕
南山去千里李花白功成身不居卷舒在胸臆及王
禹偁廟碑為證其言良是然則許詩首二句是頌四
皓後二句蓋嘆世之人爾意謂避秦安漢曾出藍關

而松桂花陰仍滿舊山是四皓出而即返故山中花木不至周索今其山松桂雖殘而雲水常在自是出山者無歸思爾使有歸思能如四皓之返則雲水無恙花水亦易暢茂何高風之不可繼也表之以俟識者○李商隱只有襄王憶夢中疊山謂其譏襄王之愚而胡謂爲浮生之歎莫不戀人間樂事而只有襄王以夢中視之蓋取之非譏之也相如自是薄情人疊山謂陳后以千金買賦上覽之召還椒房而胡謂廢后未嘗復入宮此詩正與史合二說胡似爲得云

續羊棗集

卷五

八

顏駟幸拜

盧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意蓋本於顏駟然不若駟之壯也漢武問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卒拜會稽都尉幸爾帝於伏生且安車聘之所幸公孫弘主父偃皆非少年者也使帝以爲嫌視不才明主棄之句不尤遠乎

寇萊公奢儉

魏野贈寇萊公詩有無地起樓臺之句雖虜使亦知詢無地起樓臺相公疑於廉且儉矣而史謂其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尤好夜宴燃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至於生辰造山棚大宴帝且怒其每事欲效朕非王旦之善答幾於不免何其矛盾至此耶或又謂其因乳母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之言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一青帷二十餘年不忘補葺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續羊棗集

卷五

九

而司馬溫公亦以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嗣子習其家風遂窮爲言然則外奢內儉之言信哉

四廟

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節人多疑之蓋惑於天子七廟之文謂不當言四廟也會稽季公本謂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斷以貴賤皆當祭高曾祖禘四代爲正其所辨者儀物之降殺而天子諸侯

有始祖太祖及當遷而有功德不遷者故七廟五廟之文雅出殊為有理則此條不惟無可疑且可謂考禮者之一據云

久不葬

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世俗親死不葬衣錦食稻行禮作樂無所不至藉口曰吾服已闋者未聞此爾特表而出之

三父

三繼父之說本於禮經儀禮子夏傳曰夫死妻穉子

續羊棗集

卷五

十

幼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由此觀之則所謂同居繼父者必同居又皆無主后又同財又得祭其祖禰蓋惟皆無主後故得同財同財故得祭其祖禰則繼父之恩亦厚矣故為服

續羊棗集 卷五

期若始雖同居今已異居或雖同居而有主後既有主後則必不得同財必不得祀其祖禰即同異居恩有限矣故止服齊衰三月其中豈無皆有主後而同財得祀猶夫故者以勢度之則不能終同者為多聖人以為此可以異矣故寧謂之異而不謂之同以絕異議若原不同居則即皆無主後初無恩義與彼始同財得祭而後異者殊矣而又何服哉記所謂無主後即傳所謂無大功之親無大功親則其無子不假言矣宋朱文公家禮得其詳丘文莊公儀節亦用之

續羊棗集

卷五

十一

矣而大明律會典二書尚未釐正同居不同居俱分為二而又以從繼母嫁者人之從繼母嫁其同居不同居恐當與從親母者一兩安得槩曰杖期也

論行到然後知

一日與龍溪王先生論王陽明先生行到然後知之說先生曰不難明假如不行安得至公之堂惟實心拜公然後行行始登公堂然後見堂上有倚有卓有棋枰有圍屏使不到公堂其能知耶予曰公見予此倚知乎行乎必坐此倚方為行豈有不知其為倚而

坐坐而始知其爲何言乎先生不能對予遂繼之曰
陽明先生言堯舜禹湯事否亦行過堯舜禹湯事而
後知之乎陽明先生不言天文乎亦行上天而知之
乎陽明先生善用兵亦知其如此則敗必如此則勝
而後發兵乎亦漫然發兵待有勝負而後知乎且吾
輩居官貪酷可乎先生曰是何待言曰然則亦必先
貪酷而後知乎先生忿然作色而別

論知行合一

一日與尚書趙公錦論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予
續羊棗集 卷五 十三

曰不須別解卽陽明先生合一之言已知其爲兩事
矣時方燕予舉一箸曰若此一箸何必言合一言合
一爲有二物如有盤底有盤盞然後合而爲一器有
夫有婦然後言夫婦合體有君有臣然後言君臣合
德有知有行然後言知行合一若原是一物何須言
合哉公曰先師之意只要人行如肯行則謂知行爲
兩物也得如不肯行卽看作一物也沒用予曰若是
則私心愈疑矣醫者之治病真見人之用藥已誤然
後詆其非而易以己方若曰但要服藥能服藥則彼

方我方皆可不服藥則我方亦無用何不勸彼服藥
而顧醜詆其短衒己之長耶公大怒予降色不語乃
及別說

律例意

今之讞獄者竊盜三犯者絞若初刺右臂革後再犯
刺左臂若兩臂俱刺赦後又犯的准三犯論開奏定
奪至於三犯俱在革前者反不開奏徑自成獄此可
謂失律例之意矣夫所以須開奏者重在革也前二
犯在革尚當開奏豈有三犯俱革反重於二犯遇革
續羊棗集 卷五 十三

之理愚意三犯已成獄而遇革者死刑已定與二犯
在革者一體開奏若旣革而後事發則所發者徒杖
爾徒杖旣革安得復准三犯論而徑自成獄哉卽當
成獄亦須開奏忝在楚臬累與當道者議而不以爲
然敢表之以俟識者

紂釋西伯

左傳北宮文子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於是乎懼而歸之其言必有所本而諸史皆不之取
卽金仁山通鑑全編亦若罔聞而獨有取於大紀之

說謂於事勢爲當文記載崇侯虎之譖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果以是因西伯而諸侯又從之囚則適以實虎之譖紂容肯釋之然史記又謂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嘆崇侯虎告紂紂囚西伯則不利於帝之說亦未盡然而大紀亦有諸侯憂懼入見請昌之文仁山旣取之矣而獨遺此豈以大紀一言已足包左傳之意不必贅耶抑謂紂之虐必非諸侯所能動耶據大紀之意則當文王在羑里時西旣有昆吾之患北又有玁狁之難而周之臣子又續羊棗集 卷五 十五

以珍寶來獻諸侯又適來請故紂遂釋之使專征伐以備西北二患於事勢良爲當矣然啗以尤物此句踐君臣所以傾吳之術行貨自免乃魯叔孫婁之所不爲者而周之君臣肯爲之耶故紂所以釋西伯論事則以大紀之說爲備論理則以左傳之說爲正古聖人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顧肯以免其身與君耶

韓獻子

太史公以韓厥之感晉景而立趙後爲陰德故雖無

大功而爲諸侯十餘世信如其言也則因之以族屠岸賈矣能無陰譴乎夫趙氏雖有功於晉不掩其弑君之辜屠岸賈即倖寵於靈其討賊則正黨賊醜正而足以取佑則天道亦甚僭矣祚之脩短其多故亦與變齊太史公知彼矣而不知此哉亂臣賊子其權勢旣赫而黨與更盛則善惡易混而是非無實太史亦襲當時之緒論爾嗚呼弑君之賊而可以言忠則存趙後者信爲陰德而程嬰杵臼亦不可以背公死黨罪之也爲知言哉

續羊棗集 卷五

十五

趙襄子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浣可謂不廢先君之舉矣而卒使其姊有摩笄之恨夫能厚其兄而薄於姊不重棄趙而重得代何哉或曰成父之志也亦可謂不善繼矣未有父而不愛其女者或曰社稷爲重立浣爲社稷也取代亦社稷也其然乎其然乎

鶴生子

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

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或者謂淵材讀相鶴經未熟按浮丘伯相鶴經鶴一千六百年始飲而不食胎化產然則一千六百年以前皆卵生爾

婦人鬚

人言婦人男相者非貧卽歿且無子李光弼母有須數十長五寸許非男相乎而有子光弼又有光進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輿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予內子之母舅陳姓其續羊裘集 卷五 七

妻馮有須十餘根長二寸壽九十雖止一子而多孫亦善營家相法之不可知也如此

復性

薛文清公讀書錄言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又曰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又曰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前後二錄中惟此數言爾而且曰知曰盡非只言復也後之談理學者遂曰文清公以復性爲主胡敬齋以居敬爲主蓋緣王文成以良知立標的故世儒亦爲二公尋出二言

不知二公固嘗以此爲言實未嘗執此二言如文成公千言萬語必歸於此而後已也可以名之乎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欲右文成而忍誣文清耶

韓子闢異端

居業錄謂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愚謂不然韓子謂佛老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未嘗不及其本然當時所以惑世者祇以禍福末節故韓子祇從其末續羊裘集 卷五 十七

闢之爲風俗也至程朱之時而禪定玄默乘其高明大爲學術之累矣故程朱從其本闢之爲學術也禍福之說窮而後玄禪之談盛使韓子生程朱之時未必不能爲程朱之言而韓子手段大有不可及者只佛者夷狄之一法爾一言何其簡而中溫而厲千古能易之耶

論文四節

文至於宋極矣或者勅韓昌黎之說而曰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不知韓子當六朝衰薄之後不得不爾

使其得見濂洛關閩之文能不心醉而神悅耶○先儒有言文以氣為主曷爲遺理曰理所不必言也今日主於脩辭脩辭矣而襲前人之欬欬拾膏馥之殘剩曰此先秦此兩漢也使班馬復生且將掩鼻而目攝之不暇又况孔孟程朱輩哉○三代已後論文無過於韓柳歐蘇論學無過於周程張朱而其文未嘗不先韓柳歐蘇鳴且弗言他大學中庸二序秦漢諸儒能言之耶○文以明道而謂是非繆於聖人之筆能過於韓歐程朱嗚呼末矣

續羊棗集

卷五

十八

古今人表

人疑班孟堅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愚謂此必另一書因作漢書并作未成而雜直諸表中後人不得其意以混於漢書反致疑謗既曰古今人表而只列古人豈爲成書既列古人即成亦豈得混入漢史此不待與智者道也

曹大家子

曹世叔名壽其子名成字子毅爲長垣縣長以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以杜詩註訛毅爲毅世遂傳

曹大家子名毅蓋未嘗考其本傳爾文選東征賦註亦云毅

謝朓疑事

按梁書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稱謝朓何胤並爲軍諮祭酒朓加後將軍並不就高祖踐祚徵朓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朓輕舟出請闕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與詣雲龍門謝詔見

續羊棗集

卷五

十七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朓宅醢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朓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南史多同而於王果敦譬下添朓謀於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朓輕出

請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一段而於小輿升殿後又有拙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失望一段於後又有孝武初拙爲吳興以雜卯賦人收雜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一段前二段通鑑綱目皆本之故書法遂詆其巧於自脫拙亦何辯然信若南史則豈惟拙之遁節不全卽胤亦非直道君子矣顧公山佛盼之召孔子亦嘗欲往梁武雖非湯武不公山佛盼若耶而徵以不次之重位以敦譬之使卽不慕其榮進能無他慮耶胤所以對續羊裘集 卷五 二十

生則事卽有之恐其中亦必有說不然何梁書獨不盡載也

解狐

魏文侯問西河守於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用之荆伯柳往見解狐曰子乃寬臣之過也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君子以爲直愚不識狐之所怨於柳者何若如其不共戴天則當請於君而甘心焉賢否非所知也如以爲賢有益社稷續羊裘集 卷五 廿一

而忘吾私以薦之君必非不共戴天者矣復從而怨之去祁奚之義遠矣又安知非意其必來謝得以甘心焉而故以薦餌之哉

續羊棗集卷之六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樵李高承埏寓公 訂

格物與處物先後

讀書錄曰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此朱文公或問引程子語也曰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愚謂格物知止以前事致知之道也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能慮之續羊棗集 卷六 一

事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止則定靜安而物來能慮止未必盡知則隨事之所至而窮其理要亦有不可廢者此所以皆謂之窮理然其窮理在未有事之先慮在方有事之際處其當否正所謂慮不可盡謂之窮理也

韓文公謝自然詩

韓文公謝自然詩蓋傷其逢妖患而不得盡性命非謂其真能仙也而揚升菴卮言謂昌黎亦為所欺豈久處荒落失其全篇之意一時趁筆漫談之耶因此

公門墻安敢妄議考其言議文章則所詆三公不易之論敬軒敬齋不假言矣整菴支湖困知記雜學辨其有功於吾道甚大立齋不過一直節之士全無從容穩重氣象定山亦未見大雅去之已當其餘且不敢盡述此外則丘文莊公濬之朱子學的大學行義補世史正綱黃文裕公佐之文集庸言及皇極經世傳樂典等書皆有自得而東陽孫石臺先生揚之質疑蒙東莞陳清瀾居士建之學節遜辨其辨折陽明可謂至到而泳化類編作於祁陽鄧來溪先生球學續羊棗集 卷六 二

者讀其書論其世可以想見其為人九原可作皆所願為執鞭者也○自己上諸公外能與陽明先生異同者尚有林次崖先生希元崔后渠先生銑次崖語見四書存疑明白剴切而后渠語見竹松齋言詞不煩而意味有餘曰刪良能而不用非霸儒與○陽明先生答顧東橋徐成之羅整菴諸書真是遁詞而世方以為真詮支湖與陽明同縣同時人知有陽明而不知有支湖瓊山與白沙同省同時人知有白沙而不知有瓊山達之不如聞自古患之矣○方今學校

諸生忽朱註而自肆其愚甘爲異端之下者而不恥壞天下事必自此輩顧其作俑者誰乎而天下方孔孟之也奈何○會稽季彭山先生本篤信陽明而註述聖經確有成說愚欲比之吳草廬○祀先師本爲其刪述六經則從祀必其能羽翼六經者敬軒敬齋不假言矣陽明白沙之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孰與整菴支湖瓊山諸公之著述鑿鑿有補於六經而舍此取彼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豈惟整菴諸公謂石臺清澗非今之孟子吾不信之矣

續羊棗集

卷六

三

古禮所當更

古道之不可復大者如封建肉刑井田小者如祭用尸坐用席之類不必言矣其當復而不能復者姑置弗論亦有當更而不能更者卽士民家言之冠禮三加卽用應得冠服一加而以實詞命之似無不可昏禮六朱文公并作二次已似近情但旣欲與爲昏豈有不知其名不以爲吉而納采者旣納采矣得其名卜之不吉將何以處乎此近於虛僞不如已之旣許之後卽當納徵有不便則先行定俟後納聘請期似

爲穩實喪之梁冠衰服本朝服制士民平生無朝服居喪服之爲過情況今朝廷之上一年服朝服無幾日則在公卿大夫亦當斟酌布衣寒士卽其家比封君僭同有位者恐不爲妥況身親執事面垢而已者哉或曰然則廢衰乎曰衰安可廢恐不在同於朝服也餘不能一時盡述記曰禮從宜又曰可以義起惟識者詳之

世子不爲天子服

禮君爲天子三年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義不可曉天

續羊棗集

卷六

四

子崩三月天下服世子獨非天子之臣乎尊其君而忘大君乎

同爨總

同爨總爲從母之夫與舅之妻本無服以其同爨故爲之總耳非謂凡同爨者皆總也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對母出似同一母出則其黨情輕死則情不可殺故有服有不服註謂母死謂繼母其母謂出母恐未必然若繼母在不得爲其已死之母

之黨服則何必言母出繼母在母未嘗得罪於父而不得爲其母之黨服則繼母得以壓其母矣恐於禮未順然則繼母非出母之黨將何如曰爲繼母之黨服則死亦服之亦服之不爲出母之黨服可知矣著之以俟識者

宋潛溪小像詩

山陰隱士王万湖題宋景濂公小像詩乞思纔許下鑿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劔外多回首故續羊棗集 卷六 五

園何處是蕭蕭遺像守青蘿予於鄭義門見之青蘿山名公廟在焉子孫已盡鄭門之好義士世爲守之歲於八月十三日一祭其生辰也因嘆士君子得時行道而不能保其始終天也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非行誼素孚於鄉孰能存其遺廟哉讀方湖之詩爲之一慨

經義

古今文藝三代以上勿論自漢以來字至王右軍止矣古文至韓吏部止矣詩至杜工部止矣若後之舉

業論至陳止齋止矣舉業策蘇長公止矣獨經書義雖至我朝爲極盛而卒無稱獨步者擅場者或局於時及時者或拘於才自嘉靖以來荆川唐公昆湖瞿公表表矣而尚不能無未到處人謂時文決不可傳豈其然哉文至則不可加於今必有其人矣

夏時周

孔子告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非曰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已也故朱子曰蓋取其時之正令之善全仁山謂孔子以夏時觀夏道必非今之夏小正蓋曰續羊棗集 卷六 六

小則必非其大者豈亦其一端與所謂夏時當必有制度條教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知哉斯言若但以建寅爲歲首便是行夏之時則所關於政體者亦不爲甚急矣王孫滿對楚之問鼎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非曰重器而已也故贊寧要言曰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註云秦據執得周鼎自然案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金仁山謂象物神姦之說滿

蓋設詞以神之占之鍾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為其為圖籍所以歷代寶之知哉斯言若但為重器而已寧能協上下以承天休哉然則呂覽淮南子其襲夏小正而增損之者乎鄭之鑄刑書衛之蒸彝鼎銘其亦以碑碣之未興乎至仁山謂九鼎鑄於禹於經無考當從墨子信哉斯言禹如鑄鼎則所載必先禹貢滿必能言之矣

程伊川引論語意

司馬溫公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伊川不續羊棗集 卷六 七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以日不言歌則不哭蘇文忠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隙初讀之程說似為可笑細玩之即其不近人情寧謬陋至此其意蓋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日有朝廷慶禮則不當往弔蓋慶為公弔為私臣子以尊朝廷為心則大臣之弔遲一日亦未為過耳以伊川之養言而人不以為是何至於怒以此意從容論之人未必不省使明道先生當此其氣象或當自殊文忠亦無異議矣

士習

風俗日薄不特大者即士人業舉少年自詫其英發視前輩蔑如嘗聞嘉靖年間山陰郁寧野公文少年俊才正為當道所重同輩所推張晉野公牧初罷府同知歸具贄請教後雖踴躍數年終第進士同邑陳州同公仕華徐華亭督學時以為兩浙奇才薦為董中峯侍郎館客居半歲閱其文因為改擴二十餘篇曰如我作方成舉子陳不以為意也晚年始得一貢夫一府同視會元吏侍遠矣郁公知師張而陳忽董續羊棗集 卷六 八

後竟何如小子可以警矣

論語誤句

論語不患寡一節依前二句則後三句當云蓋均無寡安無貧和無傾又不然則均無貧安無寡互言之亦可通乃錯落如此即古聖賢文辭不若後人之瑣瑣恐不至是或傳寫之訛耳

五湖

說者謂太湖即震澤亦各具區即所謂五湖非太湖之外有四也然周禮職方氏所掌東南曰揚州其鎮

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用三江其浸五湖若具區
卽五湖不應兩言之豈具區在五湖中而五湖則不
盡於具區耶抑別有具區古今地勢滄海桑田不可
考耶何尚書公喬新集註謂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
湖鑑湖也豈湖本有五而太湖居其一亦得稱五湖
耶又曰具區今在蘇州府明兩言之矣今東南江湖
甚多古今言議各有所指恐不可執之以爲必不可
易也

周禮分土

續羊棗集

卷六

九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
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而孟子
王制皆言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梁
氏謂所以不同者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
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
附庸之國皆在何尚書公謂梁氏之說辨矣然質以
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言終有所不通愚意

惟三之說謂卽孟子王制所謂實封未嘗不可通更
俟識者詳之耳

三江

五湖或言卽太湖非太湖之外又有四或言洞庭彭
蠡巢湖太湖鑑湖揚用脩太史又曰洞庭一青草二
鄱陽三彭蠡四太湖五至論大江則曰下九江則會
之者彭蠡今名鄱陽又言洞庭之有青草卽鄱陽之
有彭蠡何前後之矛盾也至於三江用脩斷然以江
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辨矣然不可謂諸家
續羊棗集 卷六 十

所指皆此也卽以范蠡之言觀之曰與我爭三江五
湖之利者非吳與此必指吳越交爭之所若東江婁
江松江太湖已在吳域內恐不待爭之於越況其他
乎而說者欲雜援以定江湖所在然則滕王閣序所
謂襟三江而帶五湖者亦吳之三江與太湖耶禹貢
三江當從楊太史說無疑其餘則今之江湖大小不
同不可盡數隨其言而會之可也

記異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除夕樓姓者夫婦并一乳母提

一子又一婢同寢一室至夜分其乳母見一戴破紗帽穿紅者手執銅錘稱我有銅錘何怕你芝蔴稗蓋俗於除夕房門壁徧插蔴稗爲可以闢邪故其言云然也隨向乳母奪其子不予因之乳母聲咿咿夫婦聞之俱起婦先至乳母牀不見乳母抱其子穿紅者奪之婦曰寧我穿紅者怒以鐵鍊鎖婦錘之其夫後至不敢仰視遂昏夫之父母方將就寢聞其婢大叫若有甚痛者問之不應急推開後窺入婢亦無聲視夫婦牀無人乃迷伏乳母於乳母與婢俱昏迷在地

續羊裘集

卷六

十一

急以薑湯灌之其婦先蘇言狀且言爲其夫之父在外扣拜始解我索又須臾乳母醒問穿紅者去未然後夫與婢方醒醒時皆吐雖孩子亦然問其婢何以叫不知也此不知是何妖門初開時群犬奔入牀下逐之移時方出人皆聞有腥氣五年前其同宅者一母二女同臥蠶房亦被昏迷而二女竟死亦有腥氣人疑狐精爲祟或又言其宅素有妖物一白鬚老人常見之不知果否也天地間何所不有愚素不信邪聞此記以資談

懸榻

懸榻事陳蕃爲案安郡太守以待郡人周璆爲豫章郡太守以待郡人徐穉一見之本傳一見之稱傳各因所重也

祖述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文公章句謂遠宗其道近守其法而且曰該本末合內外而言之何等親切明白蓋道無古今故祖述至於堯舜祖二帝則父三王在其中非遺文武也若法則只當守當代

續羊裘集

卷六

十二

如何從得夏商而況於唐虞非盡反之其不必變者文武已自因之不必言也近見會試諸卷皆以朱子分道法爲非而且謂憲章者憲章於心而以作春秋等實之恐未得爲確論也

劇秦美新辨

焦狀元竑曰子雲古以比子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辨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之有解也惟秦和胡正甫辨正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

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想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郡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惕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后讀雄傳稱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

續羊棗集

卷六

十三

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堯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去莽墓尚遠而

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注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

續羊棗集

卷六

十四

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以爲游說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禮按此文讀之甚可喜但其獄已久反之亦似不易錄之示有道君子留心焉

喪服

朝廷制度梁冠朝服爲上幘頭公服次之紗帽圓領

又次之蓋由三代以來歷朝增損不同至我朝裁
定如此今之衰服分明是朝祭服制度士大夫平時
未嘗穿朝祭服見父母賓客居喪乃用此制為服恐
未為當況士庶平生原無此服乃用此制哉鄙意唯
朝廷大喪禮百官哭臨當用此服其餘品官士庶
家皆所不必已囑于孫我謝世時只依我議毋得拘
泥過情世守以為法

狄仁傑

天下事有幸不幸狄梁公周旋於女主之朝幾不免
續羊裘集 卷六 十五

矣而卒不去此孔子所不能為也而卒曰潛授五龍
取日虞淵夫雙陸不勝之對王方慶同之中宗之還
吉頊首倡其議天下後世不曰王方慶吉頊而曰仁
傑五王雖多公所進若崔元暉武后明日朕所自擢
公之薦張東之等亦后之擢元暉事出偶然耳后豈
豫為傳位地邪夫唐之曆數未終武之縱惡已極微
五王寧無反正之會邪夫以陳平親成安劉之業說
者尤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況以五王之功歸
之已故之親臣自後韋庶人之役誰授而誰成之耶

是非毀譽有幸不幸大者尚耳況其小者哉〇五王
不去武三思終成禍釁識者尤之不知以中宗之昏
懦以韋庶人之穢悍三思即早正其罪天下其無三
思邪所恨五王不能討武后莫大之罪使韋庶人復
蹈其轍當其時中宗子也武后母也事殊有不易處
者或者欲律以臯陶執磔之義不知孟子之論言
之則易為之則難更有進於此者中宗之廢緣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之一言自當時言之亦為輕率復辟
之後竟寵韋氏以致禍亂况其初已正大位而不能
續羊裘集 卷六 十六

正已率物自取困辱其無能為可知矣并相王俱廢
而擇宗室之賢者以承宗祧如漢立文帝故事蓋相
王亦武后子也則武后之罪自不容別議然此伊尹
周公事非後世所當輕議也

百穀

揚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
菽者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
種之大名也凡經傳所稱十百千萬皆總其大槩不

必的有此數則此所謂二十者亦舉其成數耳然觀此亦可得百穀之大端而周禮曰三農生九穀職方氏所掌亦言九穀而其在九州唯豫州言宜五種而於青州言宜稻麥不聞有所謂九也豈九亦槩言之謂邪今之言五穀者大抵曰稻黍稷麥菽則麥豈別一種邪抑總在梁之內與黍稷同邪此皆無關大體不必瑣瑣者然辨物者不嫌於詳而亦不可固今吾揚州於穀無所不有而職方所辨唯曰宜稻他可知矣○廣志曰破藏稷暹麥稷也此二者以四月熟據續羊棗集 卷六 十七

吳越行成

吳越春秋載句踐請成於吳身爲臣妻爲妾囚之石室心竊疑之若是則句踐已降吳矣何謂行成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甚辱至此不曰無顏立於人世卽蠱種善謀伯嚭之奸能格子胥之算入樞之虎恐無復

今嘯於山林之理然古今事勢不齊猶不敢自信也及讀薛公應旂四書人物考亦不載其事然後自笑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想請成之時原有是言而人遂以爲實有是事訛傳不息耳

科舉文

科舉之文自弘正以來日盛至嘉靖年間辭理燦然隆慶中未改也至今萬曆日趨於敝天下士子厭薄宋儒室與莊列宗主佛老性理大全一書無窮妙理皆以發明六經有習之者詆爲俗儒山林老僧一字續羊棗集 卷六 十八

不知得之者以爲奇貨及作爲時文全無體認但能與章句背者便爲奇士每開科禮部文移必有正文體一條無不剴切時敝而及至中式文卷猶然舛謬至今萬曆辛丑科極矣豈秉文衡者樂取紕繆餽籃中取鱠不得不然而後生小子以爲文章以時高下自當如此反謂議者不達時變人心不正邪說橫行有識者坐嘆而已

弟婦

禮記大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
母乎謂弟之妻不當稱婦也然而不著其所當稱愚
意婦之為言對子而父稱之則曰子婦對夫則曰夫
婦弟之妻不得稱弟婦則尸之妻不得稱夫婦邪曰
夫婦曰弟婦曰子婦各隨所宜稱之未嘗不可若對
尊者而言曰某兄之婦某亦未嘗不可大傳此條或
有缺文未可知也

續羊棗集卷之六

續羊棗集 卷六

十九

續羊棗集卷之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馮李高承挺寓公 訂

范燦

邵陵厲公曹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燦素服
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子孫有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
則眠寢不安子孫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
業絕人事侍疾足不出邑里及晉世祖即位詔以

續羊棗集

卷七

一

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受燦不
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此其志操
豈在夷齊之下哉而喬等亦可稱孝子前視劉歆後
視郝超真狗彘耳是時王儀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
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
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
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王祥以孝著而視易姓如固
然山濤以才稱而勸稽紹仕晉視范王二族有餘愧

憶今所謂墨陽子亦謝自然之儔爾而今之名公鋪張其事以為三教合一張本二氏為聖教之害何異荆棘之比嘉木螟蝗之賊禾稼而以一短命鬼為之赤幟以惑世誣民使韓文公復生升菴再起其將謂何

范文子祈死

柳宗元非范文子祈死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嗚呼死豈人所欲哉文子憂晉將多故因為是言以悟其君臣彼不悟而此得死續羊棗集 卷七 二

人遂以為祈而得之不知祈為詭諫死蓋偶然祈死為妄屍諫為正衛君悟而晉不悟耳

袁君山

駱賓王討武氏檄有袁君山流涕之語不知君山為誰或曰安也夫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用其事殊切但安字邵公其稱君山必別有說當時桓譚字君山豈袁桓聲近遂誤用之耶

漢袁氏世系

安司徒

京蜀郡太守

彭議郎

賀彭城相

闕司空

忠衛尉

弘

紹譚

湯太尉

成左中郎

尚熙

逢司空

基大僕
術曜

續羊棗集

卷七

隗太傅

敞司空

盱光祿勳

賞郎

漢楊氏世系

喜赤泉侯

○

○

○

又丞相

○

○

寶

太尉

牧富波相

○

奇侍中

亮陽城侯

脩

奉

刺

眾侍中務

紹興前漢名宦

秦置會稽郡治在吳今之蘇州府是也前漢因之統
縣二十六曰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
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奉大末烏程句章
餘杭鄞錢唐鄞富春治回浦後漢始移治山陰統十
四城曰山陰鄞烏傷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
章安永寧東部侯國然則脩紹興府誌者其敘府名
官當有辨矣句踐原棲會稽種蠶輩自所當敘既霸
之後徙治瑯琊夫瑯琊尚在吳也自當以後漢為始
見今新脩府誌敘嚴助朱買臣顏駟三人故發之或
續羊裘集 卷七

曰郡治雖在吳其政教德澤未嘗不沾我八邑也安
得遺之然則烏傷諸縣今金華毗陵諸縣今常州餘
杭諸縣今杭州鄞諸縣今寧波富春諸縣今嚴州
而烏程海鹽諸縣今湖州嘉興矣皆當敘之耶是故
前漢名公但敘之蘇州 實為當如古今宗法
不當以始遷者為始祖耶

三年無改

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如果背於天理逆於人情親在
當諍親沒復曰吾不忍改父之道必曰三年而改則

以禹繼鯀以武庚繼紂當何如耶善繼善述義何如
耶故曰可謂孝矣未可謂大孝也蓋孝之一字統言
之則百行之本而亦百行之極專言之則愛親而已
三年無改可謂愛親矣制行之極恐未盡於此也

門神

除夕各門戶貼換神象以為新正美觀歲以為常吾
家舊亦如此今思古大夫祭五祀門戶之神各居其
一既謂之神敬事之禮當嚴乃圖為象貌不惟非神
明之道而且近於戲褻立意去之非好為違眾重神
明也 續羊裘集 卷七

直戒

晉伯宗每入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戒也為三郤所譖郤
盈將執祁勝鄔臧訪於司馬叔游答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祁盈不能用也卒以不免察
於此知所以用直矣

自有亭題

師心子駱石卿郢城太守之難兄平生慷慨負奇氣
落筆恍聞神鬼驚讀書之亭大於斗扁取其名為自
有我問所名之義何石卿不答笑而走孔門究竟理
無窮兩字源流尚未通檢遍六經無覓處誰知只在
魯論中陋巷簞瓢言最切伊川註上分明說苟能尋
出樂事來方識聖賢真妙訣約之以禮博以文工夫
在已不在人至於欲罷不罷後便覺眼前都是春仙
人洞口兮草木皆彬彬泌浦湖頭兮鷗鷺皆恂恂烏
帶山環兮卽之如申申幙頭峯高兮仰之如閭閭楓
續羊棗集 卷七 六

溪浩浩兮聽之如諄諄石橋平平兮由之如循循吾
心涵萬象萬物備吾身措之可以爲經綸他日要安
天下民君不見古蘭亭正與自有亭相隣願君但飲
顏淵水莫學流觴王右軍此威寧伯王公越題先曾
祖自有亭詞也其下一圖題云八十五翁寫而詞在
其上蓋王公親筆真足爲吾家世寶而惜爲賤工竊
去內葉今少覺模糊耳

父子狀元

類書多載梁顥梁固張去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以

魏野詩有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見句故
也而王鳳洲說部謂父子狀元者獨宋梁顥及固豈
不以張去華雖云榜首是時尚未有御試不得稱狀
元耶然時不稱狀元亦應不稱省元固在疑似之間
若是則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所放乃東封路榜止三
十一人四年所放乃祀汾陰路榜亦止三十人與
元年五年所放榜自是不同故省元俱不可考然則
顥與固所稱狀元亦不無少間也

夏父弗忌逆祀

續羊棗集

卷七

七

夏父弗忌躋僖公之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
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而三傳同以爲逆
左氏則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
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
是無祖也是同以閔爲文之祖僖之父也夫僖閔之
兄也可以父閔哉以是爲言不足以服夏父弗忌之
心矣胡康侯謂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
親害尊尊庶幾近之然中庸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
穆祭統謂祭所以明昭穆也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長

幼遠近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則躋聖賢之說雖非大小之說未爲無據愚想古者世及之禮但言以兄及弟以弟及兄者蓋少故當時無所稽考夏父弗忌以已意斷而行之雖臧文仲亦不敢執其非三傳雖言其逆而祖禰之說不通尤甚君臣之義固不可廢兄弟之倫可盡亡哉使聖人處此當必有道而未可槩以三傳之文爲得孔子少臧文仲之意也

羊祜機警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卽掘斷墓後以續羊棗集 卷七 八

壞其勢此羊之機警也言之者將以中之也使其默默而已寧不爲其所中哉而折臂三公亦疑後人所附會術亦有奇中者恐不若是之神不然是羊惡其折臂而自神其說總是英雄欺人耳

龍惕

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非自然之說乎自聖人而下未有不當戒懼而省察者然孔子至聖其從心不踰矩七十始能之豈盡出於謙已誨人哉自良知之說出而

學者始爲自然之說初學之士倏然皆以聖人自居彭山季先生龍惕之說誠有所爲然胡不曰戒懼省察而曰龍惕乎若曰乾剛德爲龍而知兢惕爲不出於良知之外然則仍歸於自然耳宜或信或疑諸公之說雖異而枝葉愈多嗚呼言亦何貴於立異哉

司馬德操用財異孔子

司馬德操應人求族而自棄其蠶人過之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似非孔子哉冉有誨顏路之義以附微生高乞與醯之意續羊棗集 卷七 九 則可耳

史多矛盾

作史者事詞浩繁安免矛盾在讀者以意逆之耳偶讀宋史朱弁傳正使王倫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是宋使無節矣而崔縱傳又言縱握節以死朱弁張邵洪皓三人同歸觀其敘朱張於洪之前必朱張之使在洪之前故朱傳有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

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取義等語洪傳有洪自建炎三年出使至還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等語宋史新編皆節去之而謂皓留獨人豈得爲實錄哉

渡江賦

許魯齋不答伐宋之問而劉靜修作渡江賦此理所必無好事者誤收入之且在續集必齊東野人不知大義者筆耳韓昌黎與太巖書亦在附集使二公信作此必有委曲況昌黎素能占地位者哉

續羊棗集

卷七

十

四皓

人謂張良以四皓定太子蓋張良願爲之何立言之易也此何等事而可以贖爲高帝何如人而可以贖欺之哉若其敗露將置太子於何地此淺夫孺子所不爲者謂良爲之乎又謂四人對高帝語皆非正大決非出四皓口嗚呼使正大之語可以易高帝之衷則良等自言之矣惟其不能所以借資於四皓而顧欲其仁義說之耶況四皓客建成侯所已非一日從太子入朝已非一時而曰帝召之不來豈有太子召

而卽來之理不曰太子爲書卑詞安車使辯士固請乎然則其使呂澤告呂后泣留太子之將兵也亦贖者爲之乎其曰四皓欺良則尤不通當時四皓朝野著聞曰帝所不能致則其召之必非一次而良獨不免爲人所欺耶是皆可笑之甚此不過腐儒之談而坊中刻作王陽明論吾不忍陽明先生之受誣也爲一正之

張良箸對

張良論立六國後其言不可者八前七者皆漫語不

續羊棗集

卷七

十一

足動人聽況桀紂一事休馬放牛亦一事總之則皆武王受命一事耳而可以列言之耶故曰其要旨在一八不可一節而又不若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數語爲切

嫁娶周堂

嫁娶周堂圖不知起於何人按之殊可一笑而大統曆載之世俗同以爲忌然而其說不可通也必舊時所沿未及刪去者耳

喻利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昏姻論財而謂為戎狄君子不入其鄉者非以其喻利與然而世之喻利者非一事也仕宦而聚貨徇情非喻利與葬親而論禍福非喻利與而人且歆豔之惟恐不得謂能為君子吾不信也

寒食

世傳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則即清明日也見小詞有清明已過寒食未來之句表之或曰有疾風暴雨日乃是

續羊棗集

卷七

十三

唐人無恥

人之無恥至唐極矣朱敬則諫武皇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潔白美須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內供奉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 此何等語而可形之章奏聞之者愧死不暇而從容聽納可謂盛德事乎而一時豪俊無不食其祿任其事天下可謂有人乎當時知恥者一人

狄梁公之盧姨耳

王肅至論

魏王肅諫明帝曰凡陛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罪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無汗宮掖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

續羊棗集

卷七

十三

為君不忠之甚者也可謂至論然墮巧淫之詞又多乎哉但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議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耶則無以議矣唐馬懷慎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法耳意與釋之同皆一時倉卒之言不暇致詳不以慮終責之可也

續羊棗集卷之七

續羊棗集卷之八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稿李高承埏寓公 訂

本朝理學

本朝理學泳化類編所載薛文清公敬軒先生瑄胡敬齋先生居仁羅文莊公整菴先生欽順曹正學月川先生端胡太僕前府尹公支湖先生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懋邵文莊公二泉先生賈羅文毅公一峯先生倫陳恭愍公克菴先生選周文正公年渠先生瑛續羊棗集 卷八 一

蔡祭酒虛齋先生清張布政克脩先生百呂侍郎涇野先生柵陳布衣剝夫先生真晟吳聘君康齋先生與弼陳檢討白沙先生獻章王文成公陽明先生守仁薛考功西原先生憲共十八公比楊月湖所錄去張侍郎東白先生元禎莊郎中定山先生梟黃憲副未軒先生仲昭鄒吏目立齋先生智四公而增羅文莊曹正學胡太僕邵文莊呂侍郎王文成薛考功其中於陳檢討王文成薛考功詆之甚力而以陳布衣吳聘君與之同卷似亦有意者禮生也晚不及窺諸

矣然紹卒不失為忠臣其初不欲仕晉豈苟然哉

梁節王

讀梁節王暢謝疏處仁遷義真實之心益於言外以詞多不載至天子報詔尤為平實可誦當時載筆之臣俱可知矣

鄧攸

鄧攸避難棄已子以全弟子出不得已中與書乃有繫兒於樹之說何殘忍至此以攸之清慎平簡不忍其弟之無後而忍於其子之即死此理之決無者史續羊棗集 卷八 二

文多失實無足怪也又有謂攸恨其以甥為妾遂不復畜此又無理之甚者買妾一時之誤恨之而自絕其嗣以攸之識必不至此

張融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融在下座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嘆以為佳夫敵人之來去關係非小正君臣講求熟慮之時老成者未發言而在下座者敢以諛言進可謂有道乎所以聖人惡利口也

王哀

王哀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哀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哀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嗟夫古人於婚姻朋友之間其重如此所謂義合者也

孤哀子辨

丘文莊公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慈科孝子孝孫而續羊棗集 卷八 三

書儀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則父母喪俱稱哀子為當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豈其謂父亡母存年未三十者發哉不然何難變之有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二章之意互發父沒以下不必言父存則母及婦與兄弟之喪皆父主之主之兼外而賓客內而斂殯奠祭諸事言惟婦卑其虞與卒哭父不為主其夫主之無夫者子主之而祔則仍父為主蓋祔有主在故也言虞卒哭則朝夕奠與祥禫可知若賓客等類則未有不主於父者而虞卒哭只言婦則母與兄弟仍當父為之主又不必言然則喪有二主乎所謂喪主者禮統體而言以賓客為重饋奠其一節耳又雜記主喪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妾之喪以其攝為女君且自主則父之於母妻可知矣而練祥使子終不得同於女君耳

報應

一道人采茶賣得銀十五兩一道人持之走賣茶道人追之急至紫陽宮前匿松林中宮中一道士見往問之道人以銀授之曰善為我藏道士收去追者至捕紐出宮前索前銀道士不認曰汝何曾有銀付我

續羊棗集

卷八

四

道人罵曰罷罷我去必死死則爲風犬噬汝後二年道士臥帳中一犬徑至帳中噬其手足道士驚曰已矣此某道人報我也不數日死至今宮中道士傳之報應之說若渺茫而道人一言其驗如此張睢陽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祿山之死安知非忠魂假手於慶緒而戮之耶

弔哭辨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續羊棗集

卷八

五

及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說者皆謂曾子既聞孔子前說必不以母喪弔子張不知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此可見弔與哭專言弔則哭在其中言哭又言弔則哭爲死者弔爲生者如世叔父

母兄弟之喪即在父母喪無不往哭之禮故服其服而往孔子喪顏淵如喪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皆無服則曾子喪子張當如兄弟而無服可知故不得已以齊衰往哭不易衰者無服可易也故其言曰我弔也與哉言往哭禮所不禁也且記者之詞於曾子言齊衰往哭於或者言齊衰不以弔蓋曾子本往哭而或人疑其爲弔耳況有練則弔之文乎弟孔子告曾子之詞兼言弔哭則哭亦似有不可不知此哭字蓋言其泛者若曾子與子張雖無服而情深義固與有服者等恐非泛常者可比曰好事者爲之辭曰失禮之事不可盡信其重曾子至矣不可謂得其意也

喪期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自宋至今已爲定制若論古制則以二十五月爲正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此月之中也故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惟父在爲母期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夫喪三年所以爲極而止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

續羊棗集

卷八

六

意各有爲而後人不察遂緣此而解中月爲問一月矣固極之愛有隆無替誰敢挽今而反之古然文徒隆而實則日不至禮謂七十者披麻在身今之人皆七十者耳

朱子重葬地

今之論葬地者多援朱子以伸其說以其有山陵議及用蔡季通術兆其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故耳山陵之議一則曰擇最吉之處二則曰別求吉兆且曰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似亦不貲今世俗人之續羊裘集 卷八 七

論不知臣子對君父之言自宜如此其葬親之遠未能悉其巔末恐未必盡如今人區區以禍福爲意也而信用季通亦事理所宜按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自號牧堂老人著地理發微十八卷季通既其子況能博學多聞朱子一見許以老友相與之久一旦有大事不與之謀而與誰哉但人傳季通得康節之學豈不能讀父之書每爲鄉人改葬而吉凶不能皆驗及貶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夫人之譏

身之遭固所不足計而爲人改葬恐非有識者事即朱子未必盡用其說而業與之共事使挾邪術者得以藉口是以君子慎擇術而又不可不慎所與也

附祭

按察司新頒四禮簡儀移附祭於大祥之後極有斟酌檀弓曰殷練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而至今仍卒哭之後者沿周制也況古今廟制不同古諸侯五大夫三皆各一廟故附者告其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入此廟逮大祥後近遷舊主而以新續羊裘集 卷八 八

主居之今一廟耳將何以爲詞況喪三年不祭正爲其吉凶異道卒哭雖漸用吉畢竟爲凶不若移於大祥之後即於此時改題入廟不惟得孔子善殷之意而事皆次第可行後之學者察之

墓祭

墓祭非古也或者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之文謂古已祭墓而註曰或禱祈焉意者據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之說墓亦壇墀之類耳然即禱祈亦祭也但其以冢人爲尸終非正禮豈所

謂祭墓卽前大喪度甫窆時告后土之祭前言遂爲尸專指大喪禮此則通言諸侯以下故曰凡耳觀小宗伯之職成葬而祭墓爲位註言先祖形體託於斯地祀其神以安之亦可見矣以愚言之墓藏廟祭古義極明第勢亦有不得不祭墓者天子諸侯姑置弗言古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惟考妣耳其他不在祭列者豈能遂已因春秋拜墓祭之亦出人情寒舍新定春秋廟祭後止拜墓已祀者拜墓時祭之然其禮從簡舊從鄉俗新正清明拜墓疏數失宜續羊棗集 卷八 九

今亦改定春秋各一次不識知禮者以爲何如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諸儒立論不同以經傳語多矛盾故也以愚言之春秋之文只當以春秋爲斷則周之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月明矣特王字終不可解闕之可也

書適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嘗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

至死讀不可了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獲良產矣○杜暹家藏書皆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需及借人皆不孝薛文清公曰千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此其爲說不同皆得書之適者獨王文成公詆書爲無益不知何故

惡書

秦始皇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詐謀其社稷不續羊棗集 卷八 十

知讀書多則忠孝之道明忠孝乃社稷之福也王文成公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遮迷其德性不知讀書多則聞見之益廣聞見固德性之資也

先進流風

吳公琳洪武時爲戶部尚書致仕家居 上遣使察之使者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復召入爲原官尋轉吏部 張少叅公繼孟年未五十致政家徒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扁

曰一笑亭日觴詠其中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
卽朝貴往訪止折東相答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
客默然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各理揚摧
風雅疊疊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間留客不過脫
粟飯或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凡自公第出者輒
喜見眉宇相謂曰遇子醇一飯勝別家盛筵其爲人
愛重如此○黃憲副公卷致政歸年方四十有五家
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呼指曰
黃公來也蓋識其敝輿云居常好客客在座徐起臨
續羊棗集 卷八 十一

庖服犢鼻衣治具無兼味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
常嘗假農具於鄰其人欲舁送之力辭自肩如田○
唐太宰漁石公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叅良謨說

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

章楓山先生如此迺姪朴菴公極侍暨竹澗

此禮不欲越之耳嘗謂門人董遵曰
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
止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

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
殊爲可法○嘉靖初紹興府城有三尚書韓公邦憲
王公鑑之王公新建伯守仁韓公新建伯父海日翁
同輩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皆赴公所稱賀新建以
伯爵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
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拱手曰伯安
行矣予先往遂行新建公候其過乃上馬時人兩賢
之○羅春坊洪先已魁天下官修撰侍其父憲副雙
泉公於家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
欣如也○嗟夫此皆先進雅道也不可復見矣

續羊棗集 卷八 十二

一變錄

萬曆午未二科程墨一變序語謂午未諸魁猶爾謹
醇至後獲雋諸公則奇文蔚起超然繩檢之外乃知
江河所趨勢不可挽令甲諄諄祇爲塗耳飾目具也
識者嗟咨不能無慨而齊門竿瑟將何途之從而可
是以本坊冥搜廣梓用極一時之變此其意非以爲
美而梓之蓋劉向存戰國策意也而四方學士傳而
習之以爲作文趨時定當如是曷不以序語玩之

變通

人謂事當變通不知變通極害事不肖在制因有別故承當道意一出謝初正謂事當變通後遂窒碍至今為恨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與其權而失不若立之有據耳

從祀

孔廟從祀我朝四人薛文清胡敬齋所宗者朱晦翁文公王文成陳白沙所宗者陸象山今天下之言不歸陳則歸王薛胡一派若絕響矣非果絕響不樹續羊棗集 卷八 十三

黨不務名挺然特立方慮不免而敢曰攻異端哉○胡敬齋正學也陳白沙異端也王文成公異端之學而有豪傑之才薛文清公豪傑之才而本聖賢之學

私德

晉文公定襄王於邲請隧而王弗之許正也而謂其功為私德私勞然則孰為大功哉特以折其不臣之心焉耳或曰謙辭也王者奉天命而為天子天所命者有德王謙言無德而晉文定之非奉天命故曰私不然寧足以服文侯之心哉

富辰諫伐鄭

鄭人執請滑之使不可不謂無君即不伐必當有以處之伐之不為太過特不當用翟人耳富辰諫之必當時事勢有不可者顧但言兄弟而不以君臣之義度其輕重又不及所以處之者宜不足以動王之聽至其言翟人之情及諫以翟女為后則其義甚明而王亦不聽則前言之不聽亦未必皆言者之過也

作文詳略

人謂作文之法人之所詳我之所略人之所略我之續羊棗集 卷八 十四

所詳予竊怪之近見論文者同然一套或不然之曰時尚如此不可改也則此言正為對病之藥始知前人立論皆有所謂不可遽疑之也

脩慝解

樊遲問脩慝孔子告以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朱子集註引胡氏曰慝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似為費解朱子註孟子民乃作慝曰慝怨惡也愚謂於人有怨惡而欲脩之在攻其惡而無攻人之惡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之意何等明

順不知朱子胡為舍此而取彼也

徐生二詩

盛生時泰頗有時名學亦該博一日大司馬戴公索詩予薦之人去生即留揮筆授之持至同寮諸君傳視莫不掩口咎予所薦匪人太宰張公瀚為南司空時以冊徵諸司詩同郡徐生渭素有詩名以從弟與之遊馳書索之諸寮復為掩口通政周與鹿公晒曰草茅爾安能揚廟堂盛美非徐詩不工乃索之者不量耳後生至都以小集嚴陵祠及謁 孝陵二律見續羊棗集 卷八 十五

惠子復呈之諸公無不嘆賞予曰此即諸公曩時所薄者即盛生未必無佳句偶當其不意耳謹錄二詩於後 孝陵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身難遇憑仗中官說與聽自註漢高彷彿 皇祖而少文不逮遠矣故於第五句見之嚴陵祠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巾屢岸誰能夢裏足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旁

人說到今兩詩皆有重字近世文徵明甫田集多如此若陳白沙集專以此詫人謂不忌重字乃為豪邁恐唐人製律之意不若此耳

翁尚書黃鶴樓詩

翁榮靖公黃鶴樓詩湖海數聞黃鶴樓轉蓬遲暮乍來遊已無丹訣留仙閣但見蒼烟送客愁吳苑日斜芳草遍楚墟雲散大江流乾坤芻狗終歸盡徒倚狂歌何所求比崔灑及李太白鳳皇臺詩其感慨則同而風致瀟灑酒過之客謂之曰送客愁不如送客舟公續羊棗集 卷八 十六

曰然當改之不知愁字正用崔詩若舟字便無味以此見公之度量其不欲明所長以抑人如此

三子聖人事

篡逆天地所不容也而揚雄事新莽以女后篡尤天地所不容也而狄仁傑事武曌夷狄主中國天地大變也而許衡事元後之君子非不為之昭雪而卒不能絕無譏評謂揚雄可恕是夷齊不足齒也而終不至顯位安知非我 太祖薄危素之意耶謂仁傑潛授五龍萬一其功不成將何以自酒耶謂衡不如是

道不行則凡屈身申道者何不可爲藉口耶豈三子所爲蓋聖人事吾人當學子路自當有法

日出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八刻共九十
六刻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總二百四十分
布於十二時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
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
次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正初刻正一刻正
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總計八刻二十分故日出於東
續羊棗集 卷八 十七

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未暝
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
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
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
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
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
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纔望壁二度而旦星
已中焉日雖已入必待歷奎九度而昏星方中焉其
占四時之中星皆當準此○右宋陳尚德普論也其

言明確必有所授愚素不明百刻之說每以詢人而
不得其旨得此良若發矇但終不能無疑者一時何
故分爲八刻既分爲八刻何不曰八刻而曰初四刻
正四刻既曰初四刻正四刻有初一刻正一刻矣又
曰初初刻正初刻何重復若是耶既曰刻則雖止十
分亦刻也一時已有十刻是一日有一百二十刻矣
而止曰百刻何名實之混耶一時既該八刻二十分
則曰八刻二十分可矣而必曰初初正刻何不均分
爲十刻耶此在天文家必有所以然之故記之以俟
續羊棗集 卷八 十八

教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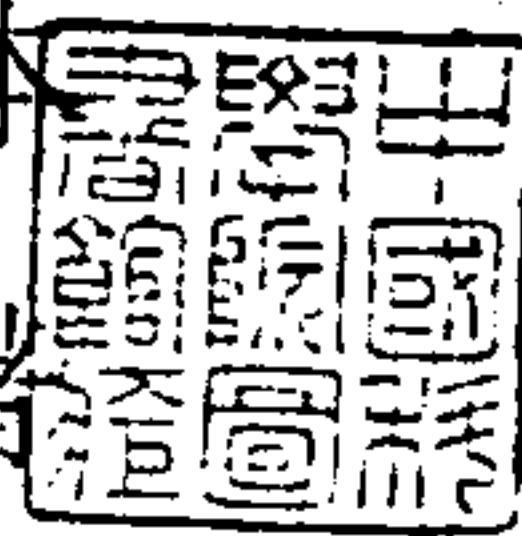
玄孫以下服

後世祭禮祖及高祖孫稱玄孫不知起於何時夢溪
筆談謂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
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三月故雖
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
曾孫則古者無高祖玄孫之稱可知予家祠堂亦竊
祀四世素稱孝玄孫一日小孫持祀文請曰據詩禮
皆當稱曾孫予喜而允之後思古無玄孫之稱故皆

續羊棗集卷之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稿李高承埏高公訂



葬

古之葬者祖父也今之葬者子孫也古之葬者禮也義也法也今之葬者術也利也幻也而在士大夫尤甚可歎哉

葬祀土地

越中近日富貴家葬禮必請顯者二位一題主一祀

續羊棗集 卷九

小功豈不稱而有等由筆談之言而考之禮則古人於曾祖原止三月其五月蓋後人所增而未及其妻耳若此則仍舊固可亦似有可義起者不知深於禮者謂當何如耳

續羊棗集卷之八



土地皆衣吉服鄙意竊不然之及考宋朱文公家禮亦不然祀土地謂擇遠親或賓客者以其可以吉冠耳主喪者儼然有事而以一吉冠委重禮於他人可乎記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祭非與神交乎哀痛迫切之時神必鑒之以不純凶之服而主祭不愈於托之他人乎以此言之親祀可也在得冠服之體而已題主擇能書者書之足矣何必顯者○禮部尚書羅康洲公諱萬化之葬本府太守劉公諱庚以事在山請之祀

土地曰非我事也請之題主又不允識者以爲得體記之

不教子

孟子之于無所考見以意度之必不肖之甚者於其答公孫丑不教子之問知之也丑之問明識孟子之不教其子孟子以勢不行答之不欲暴其子之不肖耳易子而教萬一師之教不行爲父者坐視之乎王荆公曰當不義則戒之而已戒之非教乎不教之於其先而戒之於其後勢必行乎門內之治恩掩義若續羊棗集 卷九 二

孟子之說則一味舍忍禮何以曰子放婦出也慮其不祥而養之至於放出可謂祥乎愚意易子而教固所必然其朝夕訓誨自不容已至於父不得而授之子則斲輪之言已至不責之以不堪已爾孟子之見豈不及此必有不可對人言者不得其意而徒使不肖之子藉口以上逆其父可乎表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造墓

時俗造墓者外爲圍墻墓前爲上下拜壇左右階梯

皆以石砌所費不貲夫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又曰墓而不墳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人故封之崇四尺以識今之爲墓者卽不能盡如古人要當識其所以然之意與其觀美於外不若盡誠於內可省處省之卽品官自有 朝廷品式不隱 君之賜可矣況庶民哉○盡飾於墓不若盡制於廟時俗皆崇重於墓而於藏主處毫不經意未知古人不墓祭之意故失其輕重耳爲我子孫者察之

王荆公

續羊棗集 卷九

三

楊升菴言朱文公不當取王荆公而詆蘇文忠公兄弟今其名臣言行錄具在曷嘗不見荆公之短與蘇公兄弟之長其載荆公於各臣錄者正以見其非名臣如泳化類編載王文成於理學者正以明其爲理學之害耳

淵明圖詩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使飛花過石頭此王葵軒公題淵明圖詩也公爲我豎第一流人品今其子孫頗微訪其詩文不可

得得此一首而已又五言一絕河裏有箇椿鷺鷥飛
來歌青天無片雲丟下一團雪此外不可復得惜哉

改家語

曾在南都集於靈谷一客曰家語一段當改作毛蟲
三百有六十而鱗為長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長
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
為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蠶為長五蟲各三百有六
十而人為長一客笑曰予亦有是意但蘇當作象耳
愚曰二公可謂道學先生矣王陽明先生詆朱子今
續羊棗集 卷九 四

已從祀孔廟詆孔子不得配享孔子耶一座大笑其
言亦覺有理

棄疾李璿

唐李璿與楚棄疾之死父事頗相似臣子於君父忠
孝不能兩盡不得已而死發於惻隱之至情孰敢少
之棄疾為王御士王欲討令尹對之而泣非與之謀
憐之而已憐而欲居之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
命重刑臣亦不為李璿為監察御史知父之必負其
君諫之不從而以告其君詢之曰卿以何策自免曰

臣父敗則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嗟夫誦二人之辭能
不酸鼻扼腕而繼之以泣哉顧當時二君所以處之
者未為盡道而二臣亦似有可以無死者璿雖言其
父於君然懷光之敗初不由其子之言禮謂事君不
忠非孝為監察御史知有不軌而匿之可謂忠乎是
璿之告不為賣父而下又未嘗惡養其父棄疾雖曰
吾與殺吾父特恨其不敢洩王命耳為御士而洩王
命可乎聞王命而洩之父然則父一而已者為至論
乎而況當時事體不可知王謂國將討焉非惟不當
洩而亦必有不及洩者夫父不受誅仇之可也父受
誅而仇其君是黨父為惡未聞禹與蔡仲之仇其君
也使二君於用刑之時明詔二臣之無罪以溫言慰
其至痛未必非天理人情之正而死有重於太山卒
使二烈士之經於溝瀆也誰之咎哉

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婚姻之六禮也朱文
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而納吉時即納徵已從簡便
但禮聞納吉不聞納不吉而告已者既問其名以不

續羊棗集 卷九

五

吉而告休固不失爲誠信於人情亦少有不甚不卜並於未納采之前而告凶於問名之後與不納采而問名俱有未順不若已之媒氏通名卽問其名彼此卜吉然後許諾此皆媒氏事不必行禮許後卽納徵聘請期親迎以次隨宜行之不必媒氏似爲穩妥禮可以義起則亦可以義已也

治生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爲急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殆亦窘於續羊棗集 卷九 六

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此真切平允議論若一槩以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爲勸戒則終身窒碍無以自存卽爲黔敖何取於學哉傳習錄謂其誤人著此

娛老

野客叢書謂讀陸李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大中大夫歸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幣

百金寶劔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綠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閤人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平生之樂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云 愚謂二公所爲皆少年豪縱氣味何趣之有不如韓蘄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位罕得見續羊棗集 卷九 七

其面似有儒者氣象爲可尚耳

李太守好奇

姚安李知府名載贊號卓吾善文能書好講學時講學者多入於禪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達上下愛之一日出一對於觀海樓曰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參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解得脫萬法皆通一日學道出巡予燕之於樓謂予曰此非禪寺胡揭此聯予曰此李太守漫筆愛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後李公

求致仕人以予親臨守道不能留之爲言且有傳子去之之說爲去其官者又招致一書生文辭清雅儀容秀發而無姓名籍貫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畢倘有違碍事在該府人又有謂予不能爲太守留賢者然予出滇時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歸鄉寄住耿楚侗家以其爲道學宗主也不知何故遊至京師死於非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終非儒者正道李福建晉江人

有感

續羊棗集

卷九

八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於塚中之枯骨不思繼志蓋愆而餓罪過於化外之疇流何如其智也講學者詆大儒而稽首於彌陀仕宦者畏中官而甘心於鄉愿可以爲仁乎

造化有差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朱文公云然薛文清公亦云然愚謂造化雖差出於無心所以不害其爲造化人則未免有心有心卽私矣可不慎乎

鐵崖正統論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楊廉夫著論謂元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以金繼遼而以元繼金當時莫不韙之以予觀之廉夫之論固得而不知當時史臣之意尤深也夷狄而主天下此萬古乾坤之大變不當以正統予之元之史官元之臣子也敢謂元非正統哉故不忍正言而繼金繼遼隱然見夷狄自有統緒不可以干夫華夏之大統云爾然則廉夫之論非與曰是也廉夫之論直爲元也一時之論也臣子之續羊棗集 卷九 九

學術

我朝學術極正自孔孟之後於宋取周張二程而尤以朱文公爲的自陳獻章尊信陸學而王文成公濫觴其說世之學者遂持兩端學校諸君主朱子而遊談諸公主陸九淵然當嘉靖初年 廟廊議論甚正學校不以之造士文場不以之取士也及王文成

公從祀而子弟之所以爲學父師之所以立教主司之所以取士者咸以朱文公之說爲糟粕雖朝堂之文移日下莫不以遵朱爲言而反以爲腐濫不惟詆訾朱子并孔孟亦公然譁之甚者尊崇佛老自以爲得志矣世無真儒寧有純臣哉

讀困知記

困知記卽其立名與記中議論似爲王文成而發然自程叔子朱文公而下及我朝名公無不爲其指摘而畢竟則遵朱而闢陸所異於朱者惟人心道心續羊棗集 卷九 十

及理氣之說亦學者所不可不辨也以愚之鄙見動時有人心亦有道心靜時多道心未嘗無人心若靜時全無人心則何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且記謂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之性固人心所由來也理非氣無所附麗氣非理無所主宰謂理氣不可分離則可若曰一物則何必曰形而下形而上亦何必曰理又曰氣耶太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曰太極曰二氣曰五行便有許多件數謂其自然妙合則可謂其不假於合則曰太極何必曰二氣曰二氣何必

曰五行而五行則質之具於地者明有五者亦可指水爲火指木爲金耶記言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秀氣也曰交曰會非合而何況必合四言方成爲人此皆易見不知整菴公何爲固執必以爲不然也○陽明先生以知行爲一整菴先生以理氣爲一皆有見於理一無見於分殊而整菴先生自謂只當言理一分殊旣曰分殊可謂一物耶

舉業

朝廷以四書五經造士所造者何物在大學謂之明續羊棗集 卷九 十一

德新民在中庸謂之盡性在孟子謂之明人倫而謂必自四書五經始造其理則曰博文曰惟精履其事則曰約禮曰惟一皆所以修道也而以文章驗其所學之淺深考其文者正考其德考其道也自後進取之心勝而一意爲文竟不知所學者何事而名之曰舉業一日成名則目之爲敲門磚而不復留心自舉業之風盛而好尚者舍學校之教而自立門戶曰道學不知所謂道者能有出於學校所教之外否也而棄本領宗外家有志者將化而爲異端作爲文字不

惟背於先儒并孔孟亦詆忤之 朝廷之功今日下
視爲虛文吾不知所稅也

人情所難

虞翻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
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之娶婦者多
慕富貴之家觀此可以少省因思美色人之所好也
而娶黃髮以美田宅貽後人之所欲也而獨曰貽之
以安與虞翻所云皆人情所難者

季陳二先生論三年喪

續羊棗集

卷九

十三

人莫難於平好惡季彭山先生貫穿六經所著之書
無不大有發明而讀其說理會編唯恐睡去尤可訝
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經有明文漢人三十六
日蓋葬後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非以日
易月也而王元感之論已爲當時所闕陳壘山學術
之正我所深服而亦爲所誤二先生我紹之表表者
也恐其說一出世俗之不知者至多唇舌著此

鍾山詩

我邑揚維禎元進士也官至江西提學提舉阻兵隱

於松江見 太祖高皇帝於當塗 太祖異其冠服
對曰四方平定巾海晏河清服也 太祖喜遂頒行
之今各州縣里長老人所戴及大夫士所服細褶衣
是也省文稱海清云 太祖復問曰汝事張士誠否
曰非其君不事欲授以官曰古七十而致仕臣年七
十三矣何敢冒昧 太祖曰聞汝能詩曰學作耳請
題 御書鍾山二字詩進 太祖大喜曰詩值千金
姑賜五百因曰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
之對曰惜其人學不甚博明日以語濂曰臣學信不
續羊棗集 卷九 十三

及維禎詩曰鍾山兀立楚江西 謂江在玉柱曾經其西耳
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樓雄吞古
甸三秦小峻入層霄五嶽低願效華封歌 聖壽萬
年王氣與 天齊

保甲

宋王安石保甲之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
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
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
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

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其告捕所獲各有法語備史中王拱辰韓維各言其害安石執言其利遂不可已及司馬光言于高太后始得罷及我朝王文成公祖其意立十家牌語具文集中雖規制少異而其繁瑣難行使宋王韓司馬諸臣見之必有別說而今則徑以保甲名之上下同以爲善政而督責唯急猶幸上雖督責而下官唯苟具文移不見大害耳爲政者亦何利於苟具文爲已也

鄉約

續羊棗集

卷九

十四

鄉約之法亦始於王文成公語亦在其文集中讀其文非不爛然可觀而其可行與否亦未可定所幸者亦賴下司具空文塞上人之責而已然姦民之緣此以濟其欲者不少矣若著實行之將驅其廢正業而聚訟不暇其害將不在保甲之下夫政教之行在人鄉人中恐未必有身體力行之人不若無事之爲愈耳如必欲行之祖宗之法載在會典原使十甲里長每年輪一人爲首又十甲中擇一年老識事者爲老人具禮物以祭社畢鄉飲讀法一如儒學所行儀

因使之講信脩睦辦納差徭若分別善惡則官司之事今非古比恐未可責之鄉人也

社倉

社倉之法人多不明其所由始竊嘗考之于宋有所爲常平倉民間米賤則官出錢而糴米民間米貴則官出米而入錢使其價常平後又以倉在治城鄉民未必能盡及也分置其倉於鄉鎮名曰社倉此則社倉之在官者也後未文公與鄉人立爲會借常平倉米六百石春秋收每石出息二斗行十一年將六

續羊棗集

卷九

十五

百石還府倉餘者仍舊以時收斂不復起息此社倉之在民者也民倉所以起息以府米不可不還亦以同社之人恩義相聯其不願者不與又以有行誼者爲之主故得以時收時放雖出息而無害若官倉則以時糴糴使其價常平而已固不聞收放況復出之息乎唯王安石青苗法行民間大病久之始復常平之舊今上下以爲美法而行之得其人者猶可但具穀本不知出之何處而本縣則斂民之穀或以斗計或以石計或以十餘石計至百石者有之使近

倉見年里長常管夏放秋收每石出息二斗方其放也持擔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人及其收也坐倉而待者不能爲之期約官司唯執數以取盈而已而今年糶銀若干明年糶銀若干皆以充官用而無分毫及民也何益於民而爲之乎且賑濟飢荒各縣原有預備等倉不修其法而另立一倉以滋弊其害甚於加賦斯民何不幸至此也且預備唯一倉關防百出而不免於弊今社會有一縣十餘倉忽變而爲三四倉者皆用官封而文移又有毋得混入官倉之文觀聽

續羊棗集

卷九

十六

者不能無惑人或言之而有司反以爲阻撓吾不知其所終也

執拘

語治術之執拘者古莫如宋王荆公語學術之執拘者今莫如王文成公王荆公學術無可驗而大要見於三經新義王文成治術不可議而大要見於十家牌鄉約書院諸制使荆公講學未必不爲文成文成當國未必不爲荆公蓋學術治術未有不相須者也予未及讀三經新義其排聖經而執已見則大約似

王文成耳

一條編

一條編之法嘉靖年間起於御史龐惺菴公尚鵬蓋舊法十甲里長第一年當役則第六年審均徭二年當役則七年年徭徭編均徭則造爲虎首鼠尾冊在前者當重差以漸而輕落後過單丁女戶則多從免役年久俗敝輕重多不得其平如庫子一名編工食三兩五錢當一年用三百金有餘不止其他雖不盡然而中間亦不軒輕當審時鑽求請托公行衙門人乘

續羊棗集

卷九

十七

之爲奸無所不至龐公知其然爲改作一條編將里役條編照丁田均作十年初時人亦以爲不便蓋舊法十年中惟應役二年而條編則年年編役出銀單丁女戶俱不得免正如司馬溫公論王安石免役之法然役有輕重則銀有多寡而丁則一槩編銀初無贏縮中間役差俱雇募如有不便雇者改用吏員由是小民不假鑽求吏胥無由作弊惟有司則苦其拘束然其實同於王荆公之免役荆公紛紛制作惟此有補於治故溫公欲改其法蘇軾范純仁皆以爲不

然而荆公亦以爲此法終不可罷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矣但變化之時地方之時宜不一有司之意見不同輕重多寡不能盡中其則而日久弊生廢置各從所見姑舉其一二如革庫役所以用庫吏今則庫吏雖在復有所謂直櫃即添直櫃亦當取之於條編而取之糧長斗給本在條編而亦移之糧長甚至坐派於泌湖支分旁出不唯一事矣夫保甲條編諸法其源流多出荆公無補於治者上下以爲急務而至其有補奉 欽依者惟恐其不壞在識治體者加之意

續羊棗集

卷九

六

理訟

夫親民之道莫先於教養養道非一端而賦役爲重教道非一端而造士爲重賦役之法莫善於一條編造士之法莫先於使之讀書條編不修則橫斂出保甲社倉贅耳士不讀書則聞見隘鄉約講學文耳背朱崇陸自以爲禪而不知其入於空虛一鄉之中善惡異趨而群然望以古里選之事預備倉不修而以王安石之青苗冒朱文公之民社不知民社在朱文

公則可非官司所當問也應捕人役與盜賊通同奸利而貴遙隔不相知之鄰里以友助不待識者知其不能然則奈何季康子患盜孔子進之以不欲大學論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曰大畏民志然則今之治民者宜在於詞訟加之意矣夫德禮刑政有定論矣舍諸良法而曰詞訟將以申韓加於周孔耶夫古之君子凡聽五刑之訟必卽天倫至於悉聰明致忠愛猶恐不至也是故上一人而善者勸下一人而惡者懲此不教之教也今人多其繁文若能教人以善而

續羊棗集

卷九

十九

及至以事犯於有司則內作好惡外感炎涼口辨強證一時不察則揚眉俯首者多非其分而欲民之知所懲勸得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誠能條一條編之法公詞訟之斷則紛紛末世之制作皆在可省而治道行矣

禪祭

經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舊解中月卽月中也今解中月爲間一月所以二十七日當是大祥時已除服惟禫祭至

二十七月雜記謂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日而禫學記中年考校亦謂間一年則間一月
而禫信矣若除服亦至禫則何以日期何以曰二十
五月邪 練即小祥單言祥即大祥雜記所謂期之喪
蓋父在為母之服不然安得有禫依吳臨川論則
禫後還有心喪

續羊棗集卷之九終
續羊棗集 卷九

二十

續羊棗集附之上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楊李高承埏寓公 訂

蕉聲石論 凡五篇有序

部有大政放諸司假空衙寒雨客偶過談既
去蕉聲瀟瀟終日不輟悄然斂衽為著論五
篇名曰蕉聲石論燕人之石可以自玉而已
若以示人則人之厭聽將有不啻若予之於
蕉聲者可望掩口已也時萬曆三年十月十
續羊棗集 附上 一

有九日漏下三鼓萬一樓居士序

王文成公論上

陽明先生今之荀卿也蘇子瞻有言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而陽明為甚天下
之事莫不有知有行不待知者而後知也故孟子言
良知亦曰良能而彼必曰知本兼行如知縣知府豈
必復以行為言則是孟子之言亦甚贅矣知之非艱
惟行之艱知之未嘗復行三知三行始終條理古先
聖賢每每言之非始於後儒也天下之事必先知而

後行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彼必曰行到然後知如食始知味衣始知暖至京師始知京師而自知其說之不通也則又曰知行合一夫知行合一古人言之舊矣謂成德者爾若入德之序則必先於知然自知行合一者言之亦未嘗無先後也使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不言致知在誠意中庸何不言固執而擇善論語何不言仁及之知能守之而見義然後可爲知過然後能改皆自然之漸次亦非始於後儒也至於良知固不假於見聞致良

續羊棗集

附上

二

知必由見聞猶之養生者元氣固得於天賦養元氣必俟飲食世或有辟穀而長生者吾未之見也然飲食猶能傷生未有聞見多而害道者所惡於聞見爲其不能擇善而從反躬而踐之焉爾然未有廢聞見而能擇且踐之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後儒語也今其言曰孔子之意重在畜德朱子曾教人不畜德耶且陽明所以日聚其徒而講究之者聞見耶良知耶若曰良知則無俟講矣而不廢何也今朱子之書具在凡陽明所自以爲妙契而獨得者皆其

殘膏剩馥顧乃操之入室以快其一時之論而爲之徒者方且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襲其言而不精其義此出彼入同然一詞而紛然百途其爲學術之禍將有不止於荀卿而已者何者荀卿之惑易辨而陽明之僞難知也荀卿以性爲惡以聖賢君子爲僞且亂其叛道也遠陽明則不然孟子曰良知彼亦曰良知曾子曰致知彼亦曰致知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且日以講學號於人雖其言有大謬不然而其言則皆聖賢所不廢且其詞之成章行之有類節義

續羊棗集

附上

三

功業燁然一世而揚其波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侮也陽明內蠹也彼方日誓其家之長老率其少壯以弭盜保家爲事其家人且以克勤目之而不知其術之疎說之謬適足以敗乃室而開寇穴有識者從旁議之長老且罵曰是妒吾克家之子甚者操杖而逐之及其後效未嘗不思議者而恐無及矣噫吾憂後之無及則固不得避長者之杖也

王文成公論中

世皆曰陽明禪學也爲其有空虛之病也而爲之徒

者則曰陽明先生文章節義政事功業俱表然一世
烏在其虛也夫外文章節義政事功業而論學固不
可卽此四者而槩與之以學則唐之郭子儀未嘗無
功柳宗元未嘗無文而管夷吾未嘗無政介子推未
嘗無節其他傑然兼備者亦不可謂盡無君子不輕
以正學歸之也且陽明先生所以自謂得千古之祕
而其徒所以尊崇而推挽之謂其超越前儒而直接
孔孟者安在亦曰致良知而已則所以論陽明之學
者在論此耳卽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禪而參之以良
續羊棗集 附上 四

知之說則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夫人之所以爲人
者心與性而已儒者之學曰心與性釋氏之學亦曰
心與性其所學則同而卒歸於異則儒實而釋虛千
里之謬毫釐之差也且吾心之德孰有大於仁者乎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不過曰
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
者于天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非行己之事則治人
之術乃所謂性命也至於釋氏則不然曰遺兩事物
棄兩日用而致虛守靜則心自明而性自見夫高談

性命莫過於宋儒然卒亦未嘗遺事物也遺事物廢
聞見而空以性命爲談則陽明致良知之說爲甚蓋
嘗讀六祖壇經而繹其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并言下
大悟內見自性開佛知見自歸依佛及諸佛妙理非
關文字之旨未嘗不嘆陽明之說陰有所祖而問有
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聖以聖凡對語錄所載大
率相類雖曰不爲禪吾不信也然釋氏終歸於虛而
陽明行業聞望表然一世則其平日致知力行之功
本有不背於聖門者特其一時矯枉過直正標赤幟
續羊棗集 附上 五

而攻之者過激遂蔓延其說至于不可收拾逮集朱
子晚年定論其計亦有無聊者矣朱子早年曷嘗不
尊德性特不廢問學耳欲廢問學卽入於禪陽明特
以雄其一時之辨而其徒以爲信然今則公然以三
教爲一途道朱子則若將浼道老釋則如不及而且
有并左陽明而自肆其說者其父殺人報仇子之行
劫蓋所必至嗚呼吾未知所終也

王文成公論下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美而不通也彼謂

格正也格物之不正者以歸于正則知爲至意爲誠心爲正而身修矣若然則格物爲實致知誠意以下皆爲虛語聖賢立言不若是也卽如所言物又豈能自正必有所以致之者而初不之及若謂致知所以格物則不惟語意不順而雖聖人有所不能知學者乃能不事外求而一取足於內照吾不信也陽明之言不過欲以申其知不在先行不在後之辨而不知知之必先於行明白易見考之經傳驗之日用判然黑白有非迂詞曲說所能淆者則何苦而爲此不通

續羊棗集

附上

六

之論而今之學者醉生夢死濫觴其說或曰格通也凡物皆得其所而無滯也或曰格式也凡物皆合式也又曰格去物欲也夫三說皆左右陽明者也而格去物欲之說爲近然朱子或問辨之已明蓋格去物欲則意誠矣當言致知先誠意不當言誠意先致知而旣曰誠意又曰格物亦甚噴矣夫物欲去而理自明一時之是非利害以臨事言則可安而能慮之境也格物致知知止之事也試卽執田間之農夫市廛之赤子而坐之密室曰聖功也是農夫與赤子也亦

以聖功自任無邪心也積月累歲能有知乎授之篇章習之句讀而駸駸乎談堯舜矣且父子物也慈孝理也若何而爲慈若何而爲孝孰爲大義孰爲疎節孰爲安常孰爲處變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必確有定見而後於父則孝於子則慈因時之宜隨事之理始不過物末有不考之古訓不習於典禮而能自當於物者赤子之愛親誠爲良知不窮理以克之必不能全體大用洞然纖燭以納于中正之典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義以曾子之賢未之知也聲爲律身爲

續羊棗集

附上

七

度自誠而明在聖人則可在學聖人者恐未能聖人不以之置法也今之言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何時格得盡何時可行夫物理無窮雖日有所格信不能盡必知盡然後行非朱子意也以此誣朱子而求申其說朱子不可誣適以自誣爾赤子生而有親其事親也豈能盡合于道必學而後知未知道之前非棄親而他之也凡言學者言其求合於道耳渡者必以舟當其無舟未免褻裳然遇深則溺矣出者必以戶當未知戶豈遂廢出然遇急則實矣行者必以

道當未聞道豈遂廢行然而臨大節不亂且奪矣此君子所以急於學也畏理之不易窮而置之不窮曰良知自足也是猶貧者畏食之不給而曰服氣可以長生食將爲病者等爾夫朱子之用心密矣參互考訂要於其當不在異也而今之學者不於其當於其異作聰明者喜其誕文淺陋者樂其徑狃聲華者遺其實希進取者扶其黨而古學日以不復則異說高論爲之階吾故曰陽明先生文章似蘇子瞻氣節似韓退之功用近郭令公其論道則似荀卿而陰祖壇續羊棗集 附上

經陽明復生當不以予言爲過矣

陳檢討論

嶺南理學不曰丘文莊而曰陳白沙此立論之疎狗名之過也余生也後不及師事二公敢輕置喙顧二公遺書具在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則實有不容隨人妍媸者白沙之書大抵迂遠庸穉初無緊切要義其所謂自然爲宗等語多本老莊而詩詞尤鄙淺可笑至其得力處謂全在靜坐居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戶閤竊嘗笑之靜坐一義發于程子古者

坐如尸遇坐而靜則可必靜坐始爲學于路負米而養曾子敝衣而耕終無爲學之隙矣夫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廢者也若坐以年計則農必廢耕官必廢政子必遺親臣必後君無一而可惟禪家者流棄倫絕世始無掛碍聖賢所謂靜雖萬變紛拏之中而此心自如非閉關入定者比也宋儒之學其精處甚多靜坐一義殊無根據或者亦有爲而發故朱子絕不道及今不取其精微之奧而顧襲其有爲之末義至以爲要訣其不率天下而爲禪者亦鮮矣續羊棗集 附上

若丘文莊大學衍義補一書自心術之微以達於政治自衽席之近以通於海隅莫不講求鑿有定論而且切當事情不爲異常可喜之論至其立朝行事始終一節而家禮儀節世史正綱學的諸書皆博雅有據顧理學之名在彼而不在此則以其末嘗號召生徒開立門戶焉爾千金之家居奇積最至充棟宇行旅不知販夫小子出入不過數金而高標濶區貨者日集其門不知舉其肆之所有曾不償侯門之一握今合博學詳說反躬實踐之君子以言理學而惟取

其榜立門戶宜乎天下之紛紛而雖明盛之世不免枝葉之在言也故嘗論陽明先生名臣也白沙先生高士也白首山林塵視祿位當時所以遠近響應必有動之者若曰裒然爲一代之儒宗則嚴光諸人先之鳴矣或者曰白沙博雅非一節士也嗚呼膏之沃者光之燁吾未見博雅之士而立言顧有不足觀者也或者又曰文莊以秦檜爲有功於宋以范文正爲好事何如曰此非文莊之言卽有之必有爲而發要未足以累文莊也不槩其大體而以寸朽指合抱之衆然則棄合抱而取拱把乎吾恐其可指者尤多也

朱陸同異論

朱陸之辨非一日矣言其異者則曰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言其同者則曰道問學者未始不尊德性而尊德性者未始不道問學嗚呼何其易也聖賢之學與異端初非二道而所以卒異則聖賢會其全而異端執其一焉爾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使其舉一而不至於廢百聖賢亦

何惡於執哉惟其有所執必有所廢此所以爲異端而異端顧不自知方自以爲得斯道之大原而思以易天下爲聖賢者不得不哀而號之以幸其一悟彼竟不悟則固有任其咎者矣朱子之學會其全者也德性則尊問學則道唐虞之精一洙泗之博約一也而陸子則恃其資稟之穎出謂天下事物皆其細故吾惟正其本而末自舉夫本立道生一以貫萬聖賢豈不以此教人顧大小本末終當具舉本不固枝不茂而披枝亦能傷本源之潔流之清而淆之者至不能保流之不溷以陸子穎出之才雖執其一不爲甚害然要非中正之轍也使東施效顰而鼯鼠學浮則未將有不可救者故朱子不得不以道問學語之非謂德性之不足尊補偏之劑也不知者遂謂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欲調停之者又爲著道一之編道一編固晚年定論之始也竊嘗考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章句而得朱子用心之密矣其言曰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非存心不能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嗚呼斯言也豈其偏于問學者哉顧

續羊棗集

附上

上

知行不可偏廢其間道中庸崇禮等目皆力行之事而獨言致知視其平日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似有不類不知非知之真

必不能行之當此所以均屬之知而一以存心爲先存心固力行之原也而致知之功卒不可遺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有得於此也彼陸子者何足以語此故學一也朱譬則大成之樂金聲玉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鼓謂樂弗得弗和則可謂鼓可以盡樂不可也朱譬則由基之射巧力俱續羊棗集 附上 十三

全發無不中而陸則孟賁之力謂力爲射者之所不廢則可謂力足以盡射不可也朱譬則四時元氣周流寒暑而夏蟲不可以語冰陸近之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爲儒者學陸子不成禪而已矣朱子非好爲陸子辨懼天下後世之淪於禪爾大抵天地陰陽之氣恒相乘除故邪正治亂亦相倚伏春秋有孔子而老子已生戰國有楊墨而孟子自在宋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陸子已橫其側至于今也陸子之說大行而朱子之道未嘗不在人心顧陽一陰二而邪常勝

正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其能無懼矣乎其能無懼矣乎

啓聖公祠論

立學而祭先聖先師崇德也報功也示民以敬道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祭先聖先師而復推及其所自出崇德乎報功乎示民以敬道乎無乃徇於情而未嘗協之以義乎古之帝王其功德之在民亦大矣後世王者未嘗祀其所自出也孔子之功果加於帝王乎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有若曰續羊棗集 附上 十三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推尊之意則然耳果曰孔子垂憲之盛非成功於一代者比也然則伏羲之八且爲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之象周公之文易道賴之以備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所自出而祭之乎古之帝王不徧祭於天下也孔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叔梁紇能生之不可謂無功德於世比隆於古帝王足矣祀於其所生之地可也若曰帝王非王者不得祭叔梁紇非帝王也故天下皆得而祭之此言道德之宗主以謂

孔子則可耳若生夫道德之宗主者恐不當無辨矣
今之言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祭孔子不可不先其
父也然則叔梁紇獨無父者乎其情將何已乎夫
禮有以仁制者有以義制者仁之所在義不得而獨
嚴義之所在仁不容以濫及門內之治以恩勝仁也
祭其先人宜無不可矣然而義有中正及其當祧孝
子慈孫不能已也非不欲已之神歆乎禮禮所當正
雖存其祀神弗饗也爲道德宗主之父其肯濫人之
饗乎孔子爲道德之宗主肯濫其饗於父乎且啓聖
續羊棗集 附上 十五

公非稱也不欲以王爵襲孔子也而以公襲其父是
尚爲能充其類乎或曰其子孫且公之矣獨其父不
可乎曰公其子孫生者也吾之臣子也不欲臣之故
不敢王孔子也而顧臣其父乎子孫保之宗廟饗之
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崇德報功且
示民以敬道徧四海而修其節恐不可無辨也或曰
從祀諸儒未必皆賢於彼且路點及鯉莫之或祀也
奈何曰萬世道德之宗主謂孔子也故凡祀者祀其
可祀於孔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

孔子者雖賢矣不當於位不與也皆所謂仁之至義
之盡也是故微子思則伯魚不可不祀以子思而避
伯魚伯魚無憾也微子與則曾點不可不祀以子與
而避曾點曾點無憾也卽子思子與亦無憾也而叔
梁紇獨以爲憾乎幸而孔子之父叔梁紇也不幸而
父瞽瞍也父鯀也將如之何乎瞽瞍猶允若鯀猶勤
事也不幸而又下之也將如之何乎此皆議禮者所
未察也先王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以義仁
至義盡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無不得矣
續羊棗集 附上 十五

是故孔子王矣而我 世廟易之以師知王之未必
尊於師則啓聖之祀不爲增光於吾道也可類見矣

土地祠論

各府州縣建有土地祠而不聞祀典議禮者之缺也
或曰城隍廟亦無祀典制於壇也土地之祠或者社
其兼之乎曰是不可例也城隍一而已社與土地則
一而未嘗不二也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府縣之
土地古之中霤也然則古人祭社可矣何復祭中霤
乎祭法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今之社稷壇卽太社之意也土地祠卽王社之意也天子祭地祭社又祭中霤各有爲也許其大者矣獨不許其小乎朔望必拜而終歲不一祀於義何取乎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有者哉或曰土地未嘗無祀也其禮簡矣故不登於 令甲後人失之耳俟證諸識者

孔子手植檜辨

曲阜孔廟枯檜斜倚門檐相傳夫子所手植不忍去且謂有王者作則其幹必榮曾經烈焰不焚嗚呼孔續羊棗集 附上 十六

子之生也削跡於宋伐木於陳乃今萬世之下則卽其影響之跡誇耀之惟恐不至是檜也果孔子所植與否不足多辯謂其知興廢而可以試烈焰則理所必無孔子語子張以知來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此而已矣顧其所植乃獨知興王之機孔子亦人也所謂磨不磷而涅不緇自名其德之至則然爾乃梁木則固不能不壞也而其所手植乃能枯而復生火而不燬而又不能使之不枯此何說也孔子之聖其嘉言懿行備

載典籍皆庸德之經若夫萍實積羊之類固有識者所不道後世學者誇大聖人不本其垂世範俗之常而道聽夫瑣屑不經之談其與以萍實積羊之類語聖人者等爾大厦廣庭魄石寸草莫不井然亭立而枯幹獨橫斜其中死而有知說者謂夫子心安於正吾知非其心之所安矣夫古今惟德爲不朽物之榮枯始終天也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其榮與枯吾不能辯獨意夫子之不朽與天地並天之於物也栽者培傾者覆而顧欲培其傾者以誇大吾夫子非天道續羊棗集 附上 十七

也漫爲之說

子貢廬墓處辯

孔子墓側小屋數楹庭前表曰子貢廬墓處甚矣人之好事而慕聖賢之過也孟子稱述聖賢皆本其情理之正而不辯其事之有無如虞舜以允若後登庸而焚廩浚井及在牀琴之說似若信然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門人喪孔子三年矣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當時有是言孟子遂援以責倍師者非謂其事之足法亦非謂其事之信有也孔門立教皆以大中至

正之道示萬世不及者必引而進過之者必俯而就
子路有姊之喪而不忍除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伯
魚有母之喪期而猶哭曰若是其甚也曾子執親之
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既而悔曰於吾母而不用
吾情惡乎用吾情豈不以過人爲賢誠慮夫後世之
不可繼也執師之喪共爲三年而又獨廬其墓誠不
忍矣無乃甚而非情耶孔子立拱而尚右門人皆尚
右子曰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平居講禮
卽細微不敢忽也顧獨忽此大節耶孔子喪其親不
續羊棗集 附上 十九

聞廬墓也二三子顧敢爲之不以喪其親而以喪其
師非所以語用情之中況於三年之外耶卽其中有
不忍必當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矣萬一有之此矯
夫奇士之行非所以語聖賢大中至正可傳可繼之
道君子爲賢者諱可也表之以示人不幾於率天下
而爲過與子貢得聞性與天道雖未必粹然於中正
之域其不爲矯夫奇士之行斷所可知并著之以俟
識者

牛生麟辯

河南光山縣牛生一犢不類其尹曰麟也圖而歌頌
之傳於四方駱子曰是必非麟或曰何以徵之曰以
其生於牛也夫麟之爲瑞古言之矣其形則麕身牛
尾馬足圓頂一角其性則舍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
規矩擇土而踐動有容儀產於異域非中國有聖人
不至毛蟲之類此爲之長其初生也必得天地之間
氣而今乃生於別類何以爲麟且馬牛羊豕麋鹿之
類不聞其相爲生也有相生者人皆以爲妖孽恐恐
然指爲國家災咎奈何牛乃生麟將以爲災乎將以
爲祥乎以爲災未聞麟之爲災也以爲祥而反生類
之常失孕字之正將牛可以生馬豕可以生犬而雞
可以抱鳳俛類亦可以生人天地之正氣不盡泯乎
然則所生者爲何曰牛所生者牛若其不類則牛禍
爾安能知其何物曰宋史自政和重和宣和慶元諸
年皆書牛生麟其傳久矣子未之聞乎曰聞之而不
敢以爲信史也自堯舜禹湯以來閱歲多矣不聞牛
生麟也至宋而始有之果天地生物之氣至此而變
乎抑前史之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恒

續羊棗集

附上

十九

有於天下也尚矣倏產異物莫不駭視而黠且好事者倡言曰麟也孰有識其非麟者爭相驚詫以爲嘉祥而好誕者人之常情又樂爲傳道在昔猶今日爾若曰麟則產有常所來有常時必不生於異類之腹生於異類必不爲麟昔人言伊尹生於空桑君子曰空桑蓋地名云非桑爲尹母也若牛能生麟則空桑亦安知其不能生尹然而君子不道也夫六合之大出奇見怪耳目所不接者種種敢以一人之私見盡廢顧天地有常經君子亦道其常而已

續羊裘集

附上

二十

記怪一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三丁半每丁帶耗費月該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不法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釐上官未之核也萬曆六年提舉徵人汪雲秀到任循舊亦加前馬忽一鵲旋飛銜去復置一馬又銜去汪疑懼欲革正察官并執役人咻之汪不能自主不半載事發世稱鵲報吉鴉報凶謂鵲不如鴉人情喜鵲而惡鴉爲好諛若斯鵲者其在鴉之後否也曾聞鳥有銜環以報其主者

予未能深信今以斯事觀之然耶否耶夫兌馬非腥羶果實鵲何利而銜之銜之不及別馬而獨及其不法者且至於再似非偶然鵲雖有知恐未必及此是豈有神使之耶凡人恣行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卽極示之以物亦可謂仁愛之至矣而復不悟以自抵於累嗚呼其亦弗思之甚矣記之自警且以告同事者

記怪二

有鋤山者得銀一錠上鑿有字喜持歸稱之重三斤

續羊裘集

附上

廿

十兩蓋一元寶云裹以衣枕而臥睡酣見四人奔謂曰此非爾物胡爲取之詢之曰汝兄物也時兄與對牀而臥急呼與之兄手受喜亦枕而臥明早兄弟方謀備物祀藏神啓視之則色漸變原有字處成薛班已而石矣兄弟相視愕然持語市人猶如元寶狀嗚呼物之有主如此雖無故得之猶不能保況欲以智力求乎曾記宋時一名公以師旅行宿一傳舍見一老人謁於堂前曰爲公守餘財若干萬久矣請以付公公曰師行何暇及此去事竣有剝費七百兩入之

還至前傳老人復來告納曰比前少七百兩公已於某處用之矣愚不敢信以此事觀之昔人豈欺我哉然事之渺茫雖耳目鼻口有不可信者召其人至詰驗信然記之蓋鋤山者爲予族人增行十八兄則十三云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二書皆予舊時所常玩今雖未能得魚兔蓋已筌蹄視之矣偶得此集翻閱不覺灑然林次厓存疑蓋發蔡虛齋所未發而於格物致知博文約禮處言之尤續羊棗集 附上 止

爲激切然皆闢時議而崇朱註爲今談道者所深諱此書梓於侍御涂公涂江西人也江西名公盛傳王文成之學其非毀朱子同然一詞而顧肯梓此似出倫類及細檢之則激切處皆已節去嗚呼然則梓者之意蓋有在矣而次厓有知肯以爲知已否也或曰節其無益於舉業者爾然則業舉者不欲其明道乎一笑掩卷不覺睡去

讀景賢祠集

景賢祠者鄉之大夫士共立以祠季彭山先生者也

而彙其文爲集間嘗讀之竊嘆秉彝好德人心之不可泯一至於此而篇中誌先生行實多以師王文成爲首談嗟夫文成公思以致良知之說易千古之學術啓口卽詆讀書窮理爲支離視六籍何啻糟粕而先生自結髮至皓首無一日不考訂經傳綜核百家必淹貫成一家言乃已俛首於文成之門戶者固如是耶故愚謂論先生之世者缺其師文成一節可也卽其著述不無一二語承襲文成尊信之詞未嘗絕口而意固未可以淺近測昔莊周於孔子詆訾無所續羊棗集 附上 止

不至人孰不訝其自絕而蘇子瞻獨曰此其尊孔子之至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豈不知其以禮爲忠信之薄非可與明先王經世之典者不得已問之蓋有深意焉而後世不察遂謂孔子曾師老氏事之倒行逆施而不可以跡泥類有若此者何獨先生 方今且從祀文成於孔廟海內士大夫以講學名者莫不宗主之謂先生深得其傳亦何足諱而學術所係毫釐千里平生景仰先生著述之富行誼之隆近又得交先生後賢益悉底蘊深信先生蓋聯衡朱仲晦而斜

徑陸氏者其係籍文成或有爲而然故欲置之勿論

至大夫士所以祠先生則素所師範沒不忍忘是或

一道而所重者尤在著述後之君子一日讀先生之

書則一日仰先生之道何敢或廢若曰 國典未及

而祠之則是以私禮抗 朝廷之大法也先生其安

饗之乎而況今 國典已定祠猶兀然何也祀於社

之說固有所本祀之爲社乎祀社而以鄉先生配之

乎前牒所未考今祠所未詳故曰是或一道也此人

心之不可強而僞者嗚呼非先生之盛大其孰能得

之

續羊棗集

附上

廿

續羊棗集附之下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携李高承埏寓公 訂

大人一指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竊觀鄉里中

習尚多有不當於禮不協於義者欲與賢達講明而

變革之顧移風易俗事所不易日復因循然而私心

未嘗不耿耿也夫古之君子善則與天下共爲之不

善則與天下共改之矧此一鄉孰非吾骨肉懿親知

續羊棗集

附下

一

其不可而不相率爲大人事然則終小人耶不揣敢

列其必所不可者若干條爲卷而名之曰大人一指

蓋四海九州若此其大吾鄉不啻彈丸五常百行若

此其繁所條何啻九牛之一毛卽能不爲此尚非大

人之具體而況不能不爲哉嗚呼 方今重熙累洽

吾鄉雖僻處一方涵泳教化無不率德勵行不踰大

閑今所謂當更多小德之可出入者然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古人心安於正雖一坐席不苟鄉黨曲禮內

則諸篇不以瑣行不列之經也矧其大者且孟子所

續羊棗集卷附上

稱說雖曰非禮非義要必有近於禮義者在昔今所列則其謬戾易見第貧寒者既無暇論禮義殷厚者恃其贏餘沉溺於流俗之中多不自覺強者恥於從善弱者憚於改作而二三有識又不勝眾楚之咻或者且曰君子不求變俗不知變俗與易俗二者何當而可爲此漫語也韓文公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悅乎故不能存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愚能求免於不仁而已其自處則存乎人至其所當行則有 大明會典及家禮儀節在斟酌

續羊棗集

附下

二

而行之一指掌爾夫舉其是者而能行則邪僻之說無自而入固歐陽氏本論意然知其爲非而能去則中正之典愈因而明此孟子所以有感於大人也愚何敢自附於孟子將竊取其意以羽翼夫典禮焉爾而因文以反其本由小以致乎大立德行同風俗庶幾少有賴焉然則大人之全體又待外求哉

冠禮

久無行者故無可指舉而行之在其人耳

昏禮

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母黨爲媒

所謂母黨者女子之母黨也本係至親奚而不可然事勢人心多有不一必以之爲媒不無阻格甚則脩好惡重賄賂無所不至此其作俑必緣丈夫失道婦人主事非此將無以轉移之而然亦一笑事夫媒以合兩家之好與其擇親不如擇賢但素所知識忠信謹厚者皆可不必母黨必不可母黨也

議昏盛服盛饌

續羊棗集

附下

三

媒往女家議親其成否不可必安得穿大服乘轎只宜便服路近者非官長只須步行不必以轎隨後成固爲雅不成亦無赧色若既已許可復請出一媒如始議狀則虛文可厭蓋前來言而許可者卽爲媒何必又倩一媒也至於女家凡媒至卽不允必以盛饌待之與男家以盛饌請媒而及其室人皆屬不情

議昏以歲

男女婚姻皆欲及時成不成一兩言可決俗議親

者動經歲餘成且不堪不成尤為無謂故媒氏既通即與定議昏不失時費亦少節至於議親必擇偶月此尤婦人女子之見

星士合昏

古者合男女當其年德俗令星士推合術固不足憑而黃緣賄賂反成不美

行禮以媒

古者媒氏只以通兩家之言及女家許可則行禮只用本家子弟最為得體若媒氏原係子弟之屬續羊裘集 附下

則即用之無妨其貧家不具禮文者用子弟友多一事則又不必拘泥也

媒禮過盛

俗謝媒禮用大茶飯始送媒氏家媒氏致之女家女家返致媒氏乃受而送其半於女家及行聘又帶媒禮一分此皆枉死市叔孫通所制良可發笑其甚則又有暗賄至五六十金者俗節歲節則必有盆禮筵席至畢姻乃罷皆不為當禮夫媒豈可無謝須簡便得體或設一席或用盆禮或用折禮

稱家有無皆不得過日用常行之數至於媒氏當娶婦之二日送盒尤為無謂夫媒之親疎貧富不一安得槩必以盒禮弗思甚矣

聘禮踰節

古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宋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并納吉請期於納徵以從簡便殊為得體且今納采問名納吉皆又不行所存者惟納徵俗所謂聘請期道日而已雖用物繁多似不為過然禮續羊裘集 附下

有中制備物采侈觀美甚至花用珠翠帖用金銀此何禮耶古謂幣必誠辭無不腆又謂純幣無過五兩兩今之一端爾推此意也物豈在多

粧奩過厚

愛女而厚嫁之亦出人情然稱家有無自有中制必曰某物某物出何典耶與其慮厚嫁而溺女孰若育女而薄嫁厚嫁不已則溺女不止此所謂與於不仁之愈者也豈曰能愛

昏以晨朝

謂之昏禮者納婦必於昏時蓋取陽往陰來之義
其用燈火時所不可無也而必以士女迎龍童男
執燭已失之矣至用晨朝徒爲陰陽家所惑爾

嫁必親送

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古者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母送女至中門父於堂上以女授壻既授女則父
止而壻以女出大門登車所以然者既授女則壻
與婦自爲賓主父不得更參之也況送而至於其
家此不必多論但復親迎則親送自不容不已矣

續羊棗集

附下

六

而尤可笑者以舅抱婦忌鞋躡土何爲者耶

婦至拜堂

男女迎婦

俗禮婦入中堂則男左女右向上四拜謂之拜堂
時則親友男婦無不在者謂之迎新婦古禮娶婦
質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今以三日何拜堂之
有見舅姑後始遍拜諸親既不得拜諸親諸親亦
不得拜之也何迎之有大昏萬世之始夫婦交拜
共牢而食合卺而飲禮義各有至當舍此不講而

禮用鼓樂

漫爲瀆節然且打花殺跨瓶鞍迎龍執燭牽紅轉
席唱歌撒帳成戲笑耳何待有識者醜之

禮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嫁女
之家三夜不息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丘文莊有言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
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
可也名言名言至於新壻簪花亦在可已

費用被枕

續羊棗集

附下

七

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脰脩魯君納夫人而宗婦覲
用幣春秋譏之錦被非幣耶而士庶家婦女用之
於義何取近又益以繡枕鞋襪之類徒道侈爾

昏期遇喪不改

曾子問曰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途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
於外次然後卽位而哭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

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乎初此皆為女已在塗者言爾若女未在塗則雖有定期自當改卜此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或者含哭泣之位就燕樂之席古者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而忍為孰不可忍乎徒取不祥而已若夫借親說見喪禮

贅壻

古人薄贅壻然今之贅壻非古之贅壻也不過以男女既長妝奩未備為此權宜而不無混瀆之嫌續羊裘集 附下 八

曠廢之失余亦為贅壻者故欲與有志之士道之非甚不得已不可也而贅時親送贅後拜廟其失有不待言

接親以弟

姊亡而以妹接之則可兄亡而以弟接之則不可

接面女

後妻與前妻之父母兄弟原無干涉而往來於其家以父子兄妹為稱終成勉強混瀆不小

喪禮

燒無常紙

俗語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所謂無常猶言不測爾世乃謂無常是鬼使攝死者以去備酒食燒紙錢以送之背繆甚矣

父在主喪

母亡父在而子主喪是家有二尊矣禮文自明世多不考

僧寺扣鐘

擊磬於前續羊裘集 附下 九

術士斜書

溪園公云三者流俗之敝宜弄絕之

借親

李東谷管見曰父母將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令人反以送死為後以借親為急逮其死也禁家人舉哀置括髮之憾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為而世俗樂為之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然不為怪悲夫○或曰凡借親者皆出不得已吁與其不得已而借親於初喪之時孰若不得已

而借親於未終喪之日然而三年之喪白駒之過
隙爾自愛者何樂於不斂

買水沐浴

俗浴屍必孝子以紙錢至井邊買汲此最可笑
棺用川木

此雖必誠必信之事然亦俗見古人居山不以魚
鼈爲禮居川不以鹿豕爲禮孔子用魯不以難繼
之物供簿正川木誠佳非所謂難繼而在吾浙則
天不生地不養者耶而徒爲狡滑者所詐冒達死
續羊棗集 附下 十

生之故者決不泥此矣

斂服左衽

事死如事生豈死而夷狄其親耶雖係古制亦所
當更至者^有裝飾如生時狀衾冒不備而以紙錢塞
其頸邊空處皆不講於斂禮之故耳

棺中置桃枝米粽蒸底等物

不經之甚

飲酒食肉

設酒食以待客

此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在

禮父母之喪三年不飲酒食肉初喪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親鄰尊長強食以糜粥少食之可也弔
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今乃傾資
產盛筵席以燕客而爲子孫者亦竊食恣飲不暇
顧惜族姓親友且議其酒食之厚薄喧譁忿笑無
所不至不可之大者○曰遠客何如曰知禮之客
必不食於喪家必待食於喪家亦有素飯爾欲行
禮能徇俗耶

續羊棗集 附下

分孝帛

十一

孝帛何等物而分之與人人亦何樂受之家禮司
貨之下服制之具無所不備皆爲有力者言之爾
然其具亦只爲有服者設喪主未必有力則有服
之人自當各具本服以待成服若無服者自不當
服而至有爭長較短者此何意也

靈前掛真容

真容出後世佛老陋習既未必肖其人而使畫師
熟視婦人想像模擬尤爲不雅且死後神靈未葬

則古有重今有魂帛已葬則有主真容雖肖不取於知禮君子而乃懸之靈前葬後逢新正懸之堂上至今賓客無所措手足不自知其非也久矣

寫銘旌必隻字

各隨稱呼所宜何拘字之隻隻

雜殯

卒於正寢殯於客位者惟家長耳其餘卑幼當別有殯所今不問尊卑男女同殯一堂混瀆爲甚

成服以五日七日

續羊裘集

附下

十一

成服於死之第四日斂殯既畢四方之賓客來如之何不服而拘忌偶日延緩失時囚首對客以此爲愛親耶敬客耶失先王之意矣

成服設燕

成服者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卽位而哭相弔如儀爾不設奠不聚飲今失其義具奠聚哭而燕之夫有服之人旣不當飲酒食肉無服之人又何服可成而有不然者群起而指之曰親死而不成服不察習俗之非而加人以莫大之罪自非道明德立

之夫一國非之而能不顧者鮮矣君子表微況此其著者

服制參錯

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又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卽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又巾無考至

續羊裘集

附下

十二

於梁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時不服梁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詆之爲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賤辨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衆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梁冠衰經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

禮者察之

喪無次

此不可責之平民富貴之家定不可缺

作佛事

作佛事之無益於死者先儒論之詳矣愚謂不特無益於死者使鄙俚禿徒恣其不經而謂出親於地獄視其親為何如人耶其為死者之玷亦多矣而俗子迷惑不悟惜哉

躲煞數七

續羊棗集

附下

十四

人之死也精魄消散安有一身為鬼使所攝復返而能害人亦安有每七日見何鬼王之理此皆浮屠氏不經之談所謂輪迴者之緒餘耳使有鬼使攝其靈神而復得返宅孝子慈孫當哀迎之不暇而忍避之也

生命避忌

人之生也形氣聚而有識有知及其死也魂魄離而為神為鬼鬼神之說不一據死時而言則寂然而屍者蓋所謂魄也鬼也無識無知者也舉動厝

置惟人所為安能知人生命肆為毒害而信邪說忘天親斂而不視葬而不送於汝安乎自同於禽獸而已

送葬繁華

喪用鼓樂其失易見至於開路神出古方相及蓬頭仙童男女金銀山之類出古為靈銘器人多視為不可無以愚視之皆繁文爾況出於古而實非古無銘器雖近於之死而致死之然神歸室堂致生有所繁文省一分則禮正一分

續羊棗集

附下

十五

送葬酒食

弔客燕飲固非矣於送葬復燕客而又於墓舍作席待客煩擾非禮所宜痛絕

窆後具奠

古不墓祭況窆後自有虞祭具奠何為

覆山

覆山者葬之第三日祭墓也古孝子且有廬墓者葬三日矣人子思親無所不至思而祭之奚為不可然此時虞祭未了而墓祭又非古舍正禮而為

古人之所不爲何取於知禮者若展墓則初葬之時惟人子之心固不制人使必不爲然亦不可妨虞也

父殯

俗父殯者皆以不得好地爲詞使其妻以無好地不葬則當終日惶惶惟地是求矣而從容自得視其柩之暴露若爲固然怠緩忘親莫此爲甚地信當擇豈無正論而眩惑陰應之說誕妄不經輕父母之體魄重子孫之禍福滅中正之大典崇邪僻

續羊棗集

附下

共

之私圖有語以陰應之說不足憑葬地不能爲人禍福者則漫不加省且曰朱文公大儒亦以擇葬爲急牢不可破至有終身不葬其親者不知文公之擇葬果爲陰應乎抑別有說乎葬地果足爲禍福知道君子不敢越分犯禮而冀復未然之福苟免無形之禍也況萬萬無此理先溪園公謂人言祖父能蔭子孫予則以子孫能蔭祖父葬以時而蕃鬱其丘木剪除其草萊亦蔭祖父一事而父殯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蒸而爲戾鬱而

爲崇乎近時又有另爲殯宮者失愈遠矣

易服赴燕

居喪決無易服之理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尤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顏乎

服期過限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焉故再期名爲三年其實則二十五月而已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續羊棗集

附下

七

月而禫故爾後世解中月爲間一月遂成二十七月然月亦不計足必計足月則大祥至禫踰兩月又不止間一月矣而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七足月殊失禮意

奠儀豐腆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赴弔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裹雞徑到所赴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刺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不在豐腆也愚謂觀此不惟見

奠不在豐以不能備酒食待客爲歎者亦可以釋然矣

至除弔奠

葬有定期士庶人踰月不得已至三月極矣爲親支者情雖甚厚禮有中制贈賻臨奠各有分數二至除夕在月內固不必瀆舉在月外豈事所宜而復爲弔奠哉親友相勵以禮豈惟不當弔奠而已至於小祥大祥人子之事親族具祭亦屬過情

衰服出弔

續羊棗集

附下

六

衰無出弔禮有功總之喪仍以功總之服臨之今人不問齊斬以爲此孝服於弔正宜遂服以往其失甚矣況三年之喪而弔不已虛乎

未葬除服

禮未有三年而不葬者不得已而不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此先王所以必其時孝子所以著其情之道也而今人停柩在堂綵服燕樂視爲當然未之

學爾

未葬繼娶

前妻未葬遂娶後妻何緩急失宜如此古者母亡父在子服母期而以心喪終三年以尊父也子喪未畢父不繼娶以體子也今之人何獨不然

制中文辭

古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何文辭之敢爲冒諒陰之譏以申_固極之痛且以爲譏而況其他著作乎

祭禮

當革者凡五條

生忌

續羊棗集

附下

七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言親死之日也若生日何忌之有卽思親之心未必不感時而動要不_得忌同於死矣鄉會乃爲土神楊戩慶壽尤非正禮○忌日不當及祖親親之殺也古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謂忌亦宜然而張橫渠論忌日只當易服不事事不必設祭殊爲有理蓋母祭既不當及父父祭又不當及祖而祭爲吉忌爲凶入廟後不當更爲凶祭不若已之耳

庶母祔祠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

墓祭

古人唯辰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續羊棗集

附下

二十

作福

俗遇歲時禳禱則具牲饌倩巫師雜請諸神謂之作福褻瀆神明之甚者何福之有○或問親有疾宜禱鬼神否錫山馮公善曰論語註云疾病行禱五祀蓋孝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已者昔周公欲代武王死但告于宗祖庚黔婁欲代父死每夜止稽顙北辰非若後世宰牛殺牲諂祭非鬼而無益也若欲行禱當師二公焚香拜懇極誠而已神不在賂也觀此則僧人誦經道士設醮收天還愿之

類皆可已矣

拜天地

鄉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者禮殊不經自古天子祭天地諸侯即不得祭矣而況於大夫士庶蓋凡禮拜神明必我之精神能為之管攝與之決洽而且應且饗天地之大合天子儔能為之管攝與之對越而拜之以為能敬天地否也然統而言之則天地均非士民所得拜禮拆而言之則地非天比自天子而下古諸侯得祀一

續羊棗集

附下

十一

國之地大夫得祀一家之地所謂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者是也今則府有府社州縣有州縣社鄉有鄉社皆地也至於士庶有一家居室則有一家土地所當祀釋此不務而茫然曰拜天地習謂泰山不如林放曾謂天地不如泰山乎考之經傳令甲並無拜天地之文可見矣然則士庶不禮天乎曰出秩芻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禮天地之職分也

通禮

當革者凡八條

燕飲豐厚

士庶之家即富厚田地所出有限公私徵費無窮
量入爲出不爲吝嗇奈何每事欲效官司行移一
燕會用銀數兩殷實者既不爲意缺乏者勉強
支持子孫放效多至敗家其初遇一客必求豐盛
其敝至於畏客上門不知親友來往義不容已一
菜一葷取足成禮止矣堆盤疊卓徒成腥穢若糖
餅罩花等物尤屬虛費遇一生辰平生不相識者
亦送禮上壽設燕張樂甚至稱貸賣田此其作俑
實始富家愚謂作法於涼當自富厚之家始庶幾
續羊裘集 附下 三

頽風可轉而親友往來皆有實意乃稱大雅
饋遺無節

親友往來饋遺所不可少然不可無節限也吾鄉
凡慶生餽女之類動用數十金以紕繆之文書錦
繡以猪羊之全體充担盒甚至所謂解縛粽踏路
牛之類如奉勸合似非雅道京師翰林官到任同
衙門賀禮每位銀八分南京三法司堂上官到任
賀禮各用隻鵝況士庶往來可不知所觀法哉
男子褻服

大明會典庶人冠服平定巾盤領衫軟條今一槩
戴小帽又不繫條與僕隸下人無異若深衣幅巾
雖古制非時制而今人所服深衣又非古之深衣
婦人盛妝

婦人非命婦本不當戴金玉珠翠鄉里盛妝且不
論越禮簪插半日始得出門又須半日收拾而服
飾華麗稱之亦廢家一事況不雅觀豈惟婦人無
識亦男子不能以雅道率之然爾

早幼稱號

續羊裘集

附下

三

人生名冠字及壯有行道號起於末世然亦必其
人德位兼隆或齒德俱高者始有之今纔冠不聞
稱字而槩以號著在尊長亦時常稱之恐非所以
厚風俗也

婦女見客

爲客者入主家所當拜者外孫於外祖母甥於舅
母從母壻於外姑兄弟於姊妹姪於姑姪孫於祖
姑母止矣此其於分嚴於情親得入內室者也其
餘則不得入內室矣而婦人迎送又不出中門中

門即所謂閨門也安得出中堂與客相見哉夫貧家宮室未必深遠便中禮拜即未為不可亦不為雅道若宮室既備內外異域而男子必入內婦女必盛妝出外見容混瀆焉爾

不祧主亦不改題

祠堂神主親盡則祧而埋之於墓親未盡者易世則改題之今一槩不祧世雖屢易而孝男某奉祀尚仍舊註若禮記則雖富家亦十分苟簡不可之

大者

續羊棗集

附下

廿五

拜歲失時

親友新歲一拜所不可少除路遠不能遽及外若同處醜土當不出三日之外顧今日拜一家必飲食至暮而歸明日拜一家又飲食至暮而歸必非三日內所能徧而無酒食之家遂不往拜安在其為親友耶

孝服拜廟

內有家廟外有土穀廟皆歲時所當拜然必須吉服若孝服則不可拜古者喪三年不祭郊之日凶

服者不敢入國門蓋吉凶異道不得相于也若原有喪服而易以他服尤所不可

按右諸條皆所當變革者而久殯弱子老婢三者尤非美俗久殯見前夫弱女見厚嫁條內若老婢則全不列條中非謂其不足列謂不必列爾

續增

婦人新稱

婦人稱呼舊俗凡年少者皆娘子年大者曰老媽

續羊棗集

附下

廿五

極為雅當今一時變稱幾孀孀人孀乃妯娌之稱孀人七品封號如母與妻封孀人其子婦亦稱孀人使婢侍雜呼於前安乎輟耕錄謂古之公主宮妃下逮民間共稱娘子歷歷有據杭州城中稱大娘老娘亦覺雅當至人家女子舊稱小娘以老娘大娘子子例之亦覺穩當今一槩稱姑娘不知姑娘對姑爺之稱蓋有官者之女與壻衙門人所稱耳當為改正除命婦外仍稱娘子及年長則大娘老則老娘或老媽女子仍稱小娘已嫁則改某娘

子

婦人服飾

婦人服飾予鄉舊時皆青絹團衫青絹大帶並無用金銀革帶者命婦始穿各色補子圓領束金銀革帶不知何時沿襲一弊混用團衫圓領固無分別至用革帶繡補何命婦之多耶考之 大明會典士庶妻服淺色團衫帶用藍絹布並無革帶之文合當改正只用大帶色則不必拘藍革帶不用甚為推便舊見楚中 宗室皆然則即命婦不用亦可也

續羊棗集

附下

共

明史本傳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賊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並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禮遂條上而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

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

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教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構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

道古錄引

晉川管轄楚藩始會余與余善至是讀禮山中
余往弔焉晉川喜余至故留余謂余無家屬童
僕何所不可以樓托晉川沁水人而家於沁之
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數十家頗岑
寂余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語話遂長
或時余問而晉川答或時晉川問而余應使平
子若在不知幾番絕倒矣惜哉無人記錄

道古錄

余亦每自嘆息焉晉川之子用相用健者二人
有時在坐與聞之而心喜然亦不過十之一二
矣退而咸錄其所聞之最親切者其不甚親切
者又不錄則又不過百之一二矣然時日既多
積久亦成帙余取而覆視之不覺拊几嘆曰是
錄也乃吾二人明燈道古之實錄也宜題其由
曰明燈道古錄遠之不足以繼周邵近之不足
以繼陳王然此四先生者精爽可畏亦必喜而

讀之曰是明燈道古之錄也是猶在門庭之內
也真不謬為吾家的統子孫也然則晉川之留
余也果不虛坪上于今不岑寂矣宜梓而傳之
俾天下後世知吾二人并其二子不虛度時光
也歟哉晉川姓劉名東星余四方之人也無名
姓但聞有呼之為李卓吾者即自以謂李卓吾
至坪上又聞有呼之為七十一歲李老子者即
自以為李老子云

道古錄

書道古錄首

予西鄙之人也，拘守章句，不知性命為何物，入楚期季，而暑患作，思親之念轉亟，欲息此念，則不能欲從此念，亦不能真令人徬徨無皈依處。聞有李卓吾先生者，弃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又聞有譏之者，予亦且信且疑之，然私心終以去官為難，去家尤難，必自有道存焉，欲會之心

道古錄

引

未始置也。會公安袁生，今吳令者，與之偕遊黃鵠磯，而棲托于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雖弃髮蓋有為也。嗟夫，此身若弃，又何有於家？何有於官乎？乃區區以形跡議之，以皮毛相之者，失之遠矣。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宦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兒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參政楚藩，皆獲見其函，李

克菴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為真人矣。別後，宦遊燕趙，雖聞問不絕，而欲從末由。比者讀禮山中，草土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餘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蓋先生不喜紛雜，唯終日閉戶讀書，每見其不釋手鈔寫，雖新學小生，不能當其勤苦也。彼謗先生者，或未見先生耳，倘一見先生，即暴強亦投戈拜矣。又何忍謗？又何能謗之邪？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二，予遂亟令梓行，雖先生之意亦予意也。亦相與健等之同意也。晉劉東星誤。

道古錄

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道古錄卷上

虞書云人心道心便是兩心心安有兩也曰心一也自其知覺運動而為各人所發用者謂之人心自其主宰此知覺運動而為天地人物大根柢者謂之道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即以嗜慾一端言之南人食稻而北人食粟即北人又有喜食稻而南人又有喜食粟者至於七情之發其為不同也益甚故有一喜則百草生色一

怒則羣雄喪膽者亦有一喜則傾國傾城一怒則伏屍流血者其為危險可畏莫如人心之甚豈不唯危也哉蓋身之安危國之興亡實係之矣若夫道心則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豈不是極微妙不可窺測之理乎一危一微而人心道心從此遂分然微者既聽其自微而不知潛心以究之危者又聽其自危而不知立本以定之於是危者益危非但知覺運動之僻者破國亡軀

卒與敗草腐木同歸灰燼即知覺運動之正者令人歎豔誇述亦不過草木偕春而已至秋而生意亦盡無復有存矣其危而可畏一至於此故聖人重之慎之兢之惕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恐其卒死於危險之中而不能自活也然則當如何人心果有二乎天下安得有兩心之人也人心果無二乎而危微不同聖凡自別又安得而不謂之二也二之不得不二之又不得於

是乎聖人有精微之功焉精微之功生知者自別而生知者絕少故其次為學知學知者十倍於生知學知而不得故其又次為困知困知者百倍於生知則沒身不懈矣弗得弗措矣如是而精之有不至於一貫之極乎夫子之一貫蓋學而知之者也故曰假我數季五十以學易吾蓋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矣其精也如此是以能一是以能繼堯舜之統而執萬世之中於不

隆也

夫子仕魯墮三都却萊兵誅少正卯其作用亦只如此乃子貢極其尊稱至以斯立斯行斯和斯來生榮死哀為言豈賢者獨有所見而聖人功用固非人所識耶曰却萊兵自是正事誅聞人惡其惑眾夫三家柄魯魯君無民政在季氏久矣季氏能用夫子不知夫子道大非三桓所能用也然桓子雅意亦自難卻其墮成墮費等

道古錄

卷上

主

正是其欲好抽身處夫當時之君相夫子知之悉矣周流不舍蓋其道自與人羣無所逃避也然雖不得行道於上亦自足明道於下若果得邦家其經綸手段自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而榮死而哀的如子貢之說非徒以尊稱其師為也夫子貢亦眼空一世之士者自不容易服人乃於夫子尊之如天稱之不容口築室獨居三季猶不忍去然則夫子縱得邦家

終不若得一子貢之為快矣況子貢而上又有大賢如曾闢者乎故曰歸歟歸歟夫子當時亦望庶幾有過於由賜者而不知由賜亦難違也故決意反魯蓋夫子知得由賜勝似得邦家也如三桓之徒何足以為

子夏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今人居官理事簿書填委不遑暇食何能讀書且學者便能讀書尚志行有餘力無人薦舉何能得仕曰仕學一

道古錄

卷上

主

也任何事以行道為事是故出而治國則國治出而平天下則天下平便是實學學何學以行道為學是故修身則道行於身齊家則道行於家便是真仕仕即是學學即是仕仕與學一時具足初非有待於外也如此言仕與學故其學為真學而其仕為真仕矣是故明德親民一時並舉簡易直截不容欠缺此之謂也此乃吾夫子之學所以為天下萬世之宗者而曾子述之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九八

為大學子夏復發之為學優之論同是出於夫子而惜乎今不講矣曰審若是則人民社稷正學之地子路之言乃實義也夫子何故惡之曰子路之言唯其合義是故夫子惡之惡之者惡其似義非義特取口給是佞也故曰惡佞恐其亂義也隨時制宜之謂義借義禦人之謂佞用健曰大學言至善便言格物此可見至善原無物也故止至善在於知止然必格物而後知

道古錄

卷上

五

至知至則得所止而完吾無物之初矣故格物要焉然既言格物而又言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何邪則身即是物所以修身者即是修此物矣此物如何格去得此物又豈空格去之也邪曰此身原無物也人唯以物視之則見以為有身耳既見有身則見有我既見有我則見有人人我彼此紛然在前為物象矣如何當得其所以使人七顛八

倒者皆物也故聖人格之格之如何聖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知吾之身即天下之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為一身矣是以雖庶人之賤亦皆明明德於天下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凡以修吾一本之身立吾無物之體明吾無修之修故也若有物則有身有身則有我如何修得此身來用健曰既如此則完吾無物之初復吾太虛之體

道古錄

卷上

六

便是大學之道了却不曰道而曰近道又何邪曰吾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則知有物即是無物耳故能通於無物則物即是道而何病於有物苟不能通於無物則物尚是物而未可以言道也故言物言事言近者以此夫天下唯物與事耳物則有本末而道其有本末邪若謂道有本末則舛矣事則有終始而道其有終始邪若謂道有終始則悖矣但能知所先後則於

道庶幾近之夫於物也既能由末而先求其本矣獨不可由本而復先之以求至於大本乎於事也既能由終而先求其始矣獨不可由始而復先之以求至於無始乎知大本知無始即此知所先後之心為之也吾故曰聖人欲人於有物上通無物不曰無物而但言格物也

用健曰大學言平天下不曰天下當如何平當如何使民興孝如何使民興弟如何使民不倍

而但曰老老長長恤孤焉是欲平天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為本即平天下而可知也言治國不曰國當如何去治當如何去事君如何去事長如何去使眾而但曰孝弟慈焉是欲治國者唯在一人之身能孝弟慈而已一唯修身為本即治國而可知也至言齊家又不曰家當如何而齊如何而父如何而子如何而兄如何而弟如何而夫

婦婦而但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焉苟能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溺愛不貪得則自能去僻自然身修而家自無不齊矣是欲齊家者唯在一人之身不偏僻於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以順吾孝弟慈之性而已一唯修身為本即齊家又可知也至言修身亦無別有修之方唯說無忿懣好樂恐懼憂患數者之心而已無忿懣則自不偏於賤惡傲惰無好樂則

自不偏於親愛無恐懼則自不偏於畏敬無憂患則自不偏於哀矜故心正而身自修家自齊者以齊家之道修吾身也離家無別有修身之方矣以修身之道正吾心也離身亦無別有正心之術矣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然天子而下以至公侯卿大夫皆有國與天下之寄其本在修身是也至庶人則熒熒一身一家於國於天下何與而通曰壹是何也且既曰壹是則庶

人與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無一人不是本。亦無一人不當先立其本者。吾是以未能無疑觀。今之天下，為庶人者，自視太卑，太卑則自謂我無端本之責，自陷其身於頗僻，而不顧為天子者，自視太高，太高則自謂我有操縱之權，下視庶民如螻蟻，而不恤天子且不能以修身為本矣。況庶民邪？予謂天子有治平之責，固宜修身齊家以為之本。若庶人雖無治平之任，然亦各有家，亦各有身，安得不修身以齊之？苟不齊，則禍敗立至，身不可保，家不可完，又安得不以修身為本邪？故齊家觀乎身，天子庶人壹是無別由，是推之以治國平天下，直措之耳。無容別有治平術矣。用健曰既如此，則乎天下，但說老老長長恤孤以盡孝弟慈三者足矣，何必更言理財更言用人？添出許多政務乎？曰：子但知平天下章又說用人，又說理財，不知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用人亦以修身為本也。生財有道則財恒足，理財亦不外修身大道也。試歷言之可乎？夫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斂，唯知好仁好義以與民同其好惡而府庫自充矣，則名曰理財。實公財耳，名曰生財，實散財耳。如此理財乃所以修身者，何曾添出事耶？斷斷兮無他技，休休然如有容人有技若已有人彥，聖心誠好名曰用人，實不敢自用耳，名曰取人，實好人之所好耳。如此用人亦所以修身者，又何曾添出事耶？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

懷林曰：人皆言佛氏教人明心，孰知善明心者莫如孔子大學正心章，分明是明心之旨。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懣，等即有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懣矣，則忿懣在於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常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閒，故也。又忿懣既有所在，在東乎？在西乎？

在中乎在東則西缺西必以為不正也在西則東缺東必以為不正也在中則東西俱缺東西必皆以為不正也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孰能定其正位乎故有所忿懣等皆不得其正者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而求之也如此則心誠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味百為皆廢矣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

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為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為心也空而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余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伏羲一畫而千畫萬畫自變易而不可窮是象圖也物生而後有

象非吾心之初矣大禹九疇而千疇萬疇自洪著而可垂法是數圖也象生而後有數去吾心益遠矣故自古唯心難圖而唯夫子能圖之嗚呼孰知其高出易範之上而為往聖之所不能發者哉

中庸言天命之性是命者性之原也若不知命則無由知其原何以為君子既知命則千了百當而知禮知言自在其中矣豈知命之後又有

知禮知言之功哉抑知禮知言正知命之實下手處也夫維天之命無聲無臭安得有言言之與命似無關涉何以獨急夫子罕言命豈言也者乃所以言乎其罕言之命邪中庸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於知人則知人固君子要緊處不知言無以知人則知言又是其極緊要處矣今觀小人唯其不知天命是以不知聖人之善言天而侮之既不知

聖人之善言天則必不能知聖人之爲大人而狎之矣狎大人不知人也侮聖言不知言也。用相曰中庸一書皆吾夫子示人知命之學故首言天命之性而繼之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終復結言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詳言命也如此其欲人知命也如此然中庸言命而命又本中庸故以中庸立名焉中者至正而不偏庸者至常而不易是謂大中至正常久不易之理理卽禮也卽中庸也故又曰知禮知禮卽是知中庸知中庸卽是知天命矣但自其於穆無朕而不可窺測者謂命命則疑於虛若不言理則恐或墮於空寂以空寂言命豈知命也哉自其真實不虛而不可抑遏者謂理理則涉於爲若不言命則恐或滯於典要以典要言理豈知理也哉故真知命者不假言禮何也雖於穆也而實不已本至空也而又至實所以爲真

空耳矣真知禮者不假言命何也雖不已也而又於穆本至實也而又至空所以爲妙有耳矣真空妙有是謂至誠不誠則無物而何貴於命妙有真空是謂費隱不隱則誰費而安得有禮非空虛無用者今學者但見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不知老子所病之禮卽夫子與奢寧儉之禮先進後進之禮子夏禮後之禮耳豈知吾夫子有克已復禮之禮顏氏子有博文約禮之禮須由約而後會由克而後復者乎約而會之則可以反本而得大德之敦化克而復之則可以立本而合天下以歸仁此顏子所以能卓然自立而未嘗有所倚也苟不知禮其何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是故知禮要矣然所以能知禮與命者以其讀中庸之書而能知聖人之言也知聖人之言則自能知聖人之人能知聖人之人則自能知吾心之人知天下歸仁之人萬物一體之人矣我與聖

人天地萬物本無別也如此知人則禮由此立命由此出方可以言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晉川曰審如此則中庸其至矣讀中庸者不可以不知言矣孟子後聖人而生聞而知其言者也故自謂知言而竊比於私淑曾子幸而見聖人得親聞其言者也故述之為大學而傳之為中庸以授子思若夫顏子與之語則不隋與之言則終日無言不悅未嘗助我今無一

言在焉可悲也夫今所欲知者僅僅學庸諸書之言耳而又不知真自弃其人也夫自畔於禮也夫自絕其命於天也夫卓吾曰知言誠難哉知人誠不易哉仲尼之徒及門者三千最稱穎悟莫如子貢然夫子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不知慚愧反問何謂其莫知子則夫子之為人子貢不能知之矣是子貢全不知人也猶庶幾望之而又曰予欲無言子貢又不知慚愧復反而

問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是子貢又全不知言也以子貢之賢尚不知人尚不知言則子貢而下又可知矣吁知言誠難哉人固不易知知言誠不易也哉

聖人言富而可求又曰如不可求蓋言富貴不當求耳余謂聖人雖曰視富貴如浮雲然得之亦若固有雖曰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然亦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今觀其相魯也僅僅三月

能幾何時而素衣霓裘黃衣狐裘緇衣羔裘等至富貴享也禦寒之裘不一而足襦裘之飾不一而襲凡載在鄉黨者此類多矣謂聖人不欲富貴未之有也而謂不當求不亦過乎曰若言富不可求似亦未安今世挾詐行私者恃其才力往往從微賤立致富厚此皆唾手而得令人歎羨企慕真謂富貴之可以智力求也故吾以謂富實可求但人自不當求之耳余謂聖人尊

重自然不肯求人比見世之營營狗狗無所不至者心實厭之故發為不可求之論云耳其意蓋曰此皆有命存焉非可以強求而得也故曰富如可求吾亦為之然其如不可求焉何哉今子但見世人挾其詐力者唾手即可立致便謂富貴可求不知天與以致富之才又藉以致富之勢畀以強忍之力賦以趨時之識如陶朱猗頓輩程鄭卓王孫輩亦天與之以富厚之資也

道古錄 卷上

是亦天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與則一邑之內誰是不欲求富貴者而獨此一兩人也邪姑以大郡庠士論之其多者或至千或至八百即此八百人者皆是求富貴利達者也然至其拖金腰玉多不過三四十人止矣此三四十人者以為可求則此餘剩七百五六十人者必以為不可求矣果孰為定論乎由此觀之富之不可求明矣求而不得者固天也命也求而得者亦天

道古錄 卷上

也亦命也皆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而乃自取羞辱可傷也哉夫皇皇求財利如恐後時者細人之事也故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今者身居大人之位心有君子之思而屑屑然與細人同其皇皇真是可羞或對曰人生處世以財為命一日無財便去不得安得不急但能順其自然行其所當然不貪多不爭競於此行財之中即是行義

道古錄 卷上

之地物我兼得益見其美何羞之有余謂此中亦難言若果有行義之心又本是重義之人則雖終日言利亦是終日行義也但此等之人絕少多是托名行義而實藉以為利者比之專意為利者尤為可羞之甚而方自以為得計則並賤耳故世之君子只宜抽身財利之外不染不淄乃得脫然無累不得假行義以自托也然世之所以為財役者亦起於多欲耳心志之欲太

四〇五

廣耳目口鼻之好無窮故雖匹夫亦不免於聚斂也其實一匹之夫一匹之婦衣食之供所費幾何本自易足而自不肯足反曰眾生以財為命其沒於財也固宜用健曰此等勢利之人本無足言若是聖人安得有一毫利欲之心哉余謂此言亦非也夫聖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飛遠舉弃人間世則自不能不衣不食絕粒衣草草而自逃荒野也故雖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雖盜

道古錄

卷上

十九

跖不能無仁義之心故伯夷能讓千乘之聖人也聞西伯善養老則自北海而往歸之太公本鷹揚之聖人也時未得志則自東海而來就養於文王皆以為勢利故也淮陰雖長大而寄食於漂母利也陳平本窮巷而門外多長者車轍勢也以此觀之財之與勢固英雄之所必資而大聖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無也吾故曰雖大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則知勢利之心亦吾人

稟賦之自然矣盜跖至暴橫也然或過孝子之廬則不入或聞貞士之邑則散去或平生一受其惠即百計投報之不少忘此皆仁義之心根於天性不可壅遏而謂盜跖無仁義之心可乎吾故曰雖盜跖亦有仁義之心但就其多寡論之於是乎有聖人又有盜跖遂至懸絕耳若五分勢利五分仁義便是中人中人可移而上下故習不可不慎習與盜跖居則所聞所見皆盜

道古錄

卷上

二十

跖而終身遂為盜跖習與聖人居則所聞所見皆聖人而終身遂為聖人故天下唯中人最多亦唯中人為可移此聖人所以重於習也而師友之所係為不輕矣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者亦豈必十分仁義而後為上智十分勢利而後為下愚哉但於勢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上但於仁義上加一分便不可移而之下蓋此一分者皆天之所獨厚仁義加一分便是中人

以上是天之所以厚上智而使之不可移也。勢利加一分便是中人以下，亦是天之所以厚下愚而使之不可移也。故上智下愚只爭一分耳。上智雖曰只重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泰山之重，不可動搖；矧可移奪邪？下愚之勢利雖曰亦只重得一分，然即此一分便有河海之深，不可傾渴；矧可移奪邪？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自能學而時習傳，而必習也。又曰：吾未如之。

何也矣？所謂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而自然同惡以相濟，積習以至此矣。是亦習也。習之而愈上，不可復下；習之而愈下，不可復上。遂亦各成就至於十分耳。故曰：習相遠也。此又上智下愚不可移者之所習然也。嗚呼！其初也本只有一分之差，若不遠而甚近，故曰：性相近而異，終遂至於十分差別。一為聖人，一為盜跖，天淵懸絕也。如此，吾子無他度量，只自度其一分者。

是多一分勢利乎？抑多一分仁義乎？多則不可移易矣。不多而僅僅五分，無有輕重，是正可移。是正可習，吾大為吾子喜之。

晉川曰：德性問學前輩分作兩事，所以有朱陸之辨。今言尊德性即是問學，似信不及。且德性既尊一了百當，何又有許多枝節廣大精微安在？何處溫敦厚何處下手如此？修德只了得自家，何便能宜于上下關國興敗？既以身當國

何又得自保其身，明哲保身如公似矣，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乎？終日勤劬，手不停披，目不廢卷，問學道矣。又安在其尊德性乎？多少不知問學者，其居上為下，或語或默，亦自合時而迂闊道學執古板，任已見激變，致忿于竊惑焉。且今守空寂者，閉目凝神，通不理會學問，是又何說而號為道學者？又各守門戶，以粗心浮氣為廣大，以瑣屑細務為精微，以卑已畏人為不驕，以怕

事徇人爲不倍以負氣多言爲興邦以包羞忍辱爲能容以全軀苟免爲保身之明哲又何貴于學而又何益于天下國家也卓吾曰人之德性本自至尊無對所謂獨也所謂中也所謂大本也所謂至德也然非有修道之功則不知慎獨爲何等而何由致中何由立本何由凝道乎故德性本至尊無對也然必由問學之功以道之然後天地之間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常在

道古錄 卷上

我耳故聖人爲尊德性故設許多問學之功爲慎獨致中故說出許多修道之教中庸一書皆聖人修道之教也道問學之事也此道問學與尊德性所以不容有二也豈可謂尊德性便不用道問學乎正欲人道問學以尊吾之德性耳是故德性本至廣也本至大也所謂天下莫能載是也而又至精焉至微焉精則虞廷之唯精微則虞廷之唯微而中庸亦曰夫微之顯曰莫

顯乎微其所以狀吾德性之精微者至矣極矣夫廣大也而又精微不可以見吾德性之尊乎德性本至高也本至明也雖昭昭之天不足以比其明蒼蒼之天不足以擬其高者也而又至中焉至庸焉中則無東西南北之可擬無方所定位之可佳是故不得已焉強而名之曰中中則人皆可能誠則本自無息所以爲萬世不易之常千古不朽之德者在是非庸而何夫高明

道古錄 卷上

也而又中庸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德性之來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是由今而推之於始者然也更由今而引之以至于後則日新而無敝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後日又新也同是此心之故物而新新不已所謂日月雖舊而千古常新者是矣日月且然而況于德性哉其常故而常新也如此又不可以見德性之尊乎博厚如地雖足爲厚未足比吾德性之厚也是猶

爲自上而之下也更由下而之上則可以築九層之臺也可以造凌霄之宮也可以建凌雲之閣也所謂彌堅而愈不可鑽又極高而愈不可仰者矣何其所厚者愈敦愈固其所謂禮者又日隆日崇乎是謂忠信之足以進德也充實之可以光輝也敦化之自然川流也德性之尊又不可見乎合而觀之皆德性也而人不知所以尊之是故有道問學之功焉苟不知問學之功

則廣大誰爲之致精微誰爲之盡高明誰爲之極中庸誰爲之道而所以溫所以敦又誰爲之哉故聖人重問學焉重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能尊德性則聖人之能事畢矣於是焉或欲經世或欲出世或欲隱或欲見或剛或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齊之物情聖人且任之矣故曰以人治人若夫不驕不倍語默合宜乃吾人處世常法此雖不會道問學而尊德性者或優

爲之故聖人之意若曰爾勿以尊德性之人爲異人也彼其所爲亦不過衆人之所能爲而已人但率性而爲勿以過高視聖人之爲可也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自今觀之文王非大聖人乎姜里之囚身幾不保雖文王亦有時而不知默之足以容也幸而有散宜生輩獨出奇計脫西伯於虎口然身雖幸免又不免陷君子不義矣且夫子自謂居上不驕是也夫居上

猶不可驕也況隱而在下者乎然孺悲不見足矣胡爲乎取瑟之歌陽貨不拜足矣胡爲乎瞰亡之往謂夫子爲驕固不可謂爲不驕吾亦未敢信也以此見聖人若論處世亦多有不合衆人議論處矣然亦何足以窺聖人而又何足以病聖人乎獨保身之云明哲之云學者似未可遽以藉口也蓋此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云耳若既食君之祿仕人之國則爾忘家公尔

忘私其義也豈可嘿嘿以取容而曰我欲為明
哲乎且夫子又不曰臣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
而後其食事君能致其身乎彼道學者獨竊此
以自文是賊道矣噫欲處世而身致治平者恐
別有經綸之學在未可以大學之道為迂緩而
不講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食祿任職報主竭忠
保身之說非但不可言之於口而亦不可萌之

道古錄

卷上

七

於心若有此心便是不忠此何時也豈春秋時
邪夫子不幸而當其時故惓惓以明哲為言然
比于剖心夫子且大以為仁豈可遂謂夫子好
明哲而復責比干以不能保身歟況今又何時
矣只可責食祿者或未嘗有尊德性之功則可
苟能尊德性矣而曰不能委身事君者未之有
也大抵身家之念重則君父之念輕或名義之
念重則君父之念亦輕雖有高下其為不念君

父一也以故情義不通上下間隔古今皆然誰
肯自任其咎乎此尊德性之功所以不可不亟
也若力小而任不稱季高而志昏惰苟不知歸
則貶斥隨之矣此於明哲本無交涉也大抵中
庸一書專言尊德性之事此則堯舜以來相傳
之學夫子不能異也大學一書專言大人之學
雖庶人亦未嘗不明明德於天下者此則夫子
獨得之學千古聖人不能同也

道古錄

卷上

七

懷林曰若說大學正心是聖人明心之圖則論
語言有知無知亦是明心圖矣今聖人曰吾有
知乎哉是以有知自疑也曰無知也是又若以
無知自信也有知無知皆不敢知如此何以故
蓋若說我為有知歟則鄙夫有問我實空空如
而若無一知識在心者似若不足以答鄙夫之
問也若說我為無知歟則扣兩端而與之竭雖
我又不知其從何而來矣然則謂我為有知不

可也。謂我為無知，亦不可也。此亦夫子明心之圖也。果然否？余謂若如此說，則夫子到處皆是明心以示人者。蓋心原是無方所之物，故不可以有所而求，又不可以無所而得心，亦原是無知識之物，故不可執以為有知，亦不可執以為無知。唯在人默而識之，則知有所無，所有知無，知真何有於我也哉。

天下之事各義則已。故聖人曰：義之與比，則君子之於天下也，義以為質，馬盡之矣。何故？又說

禮行又說遜出，又說信成不既贅乎？曰：單言義則四德皆具，故義為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夫天下之事固有在我以為宜而在彼或不宜者，則禮不順矣。禮者人人各具，人人不同。若滿堂宴笑而一人獨有向隅之泣，亦未為各得其所也。故必禮以行之，而後彼我皆得眾志皆洽，既得而洽之。

矣。若顯然自以為功，是不遜也。故必遜以出之，而讓美與人。吾不見其為美也。推功與人，吾不知其為功也。則無義之名，無禮之名，是謂委曲遜出。令人不覺斯善矣。若此者，蓋出自真心，本自實意，成始成終，表裡若一。是主之以忠信也。豈不君子其人哉？蓋天下唯讓德為難。故夫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由也不讓，是以哂之。蓋能讓則天下無復事矣。今觀夫子平日唯說

當仁不讓而已，可知當仁之外更無一事不當讓也。自今觀之，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君有欲後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為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禮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則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至於披髮佯狂，逃竄蠻荆。

使李歷有得國之實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識非伯夷所可望明矣伯夷只可言讓不可言能讓非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寧獨讓國若子房借漢祖以為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

道古錄 卷上 三十一

始一心誠信無偽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使韓信當其時即能讓王而取淮陰又何有赤族之慘邪或曰淮陰當季非但不讓亦且無禮矣假王之請於禮何在余謂淮陰非但無禮亦且無義矣固陵之約信已不至非漢祖聽留侯之說先封爵邑則垓下之事未可知也故一得則四善兼得一失則連義亦失讓其可少歟孟子曰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則讓乃禮之大者古今天下以讓而得以不讓而失者多矣嗚呼可不讓歟讓又是美德又可以不讓歟連讓亦讓始為泰伯始為遜出嗚呼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萬全無患矣真實有利矣

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淫不傷何哉曰此即有慟乎之說也非

道古錄 卷上 三十一

夫人之為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今之言政刑德禮者似未得禮意依舊說在政教上去了安能使民格心從化也彼蓋但知禮之為中齊之為齊中則不可使人有過不及之差齊則欲齊人之所不齊以歸于齊夫天下至大也萬民至眾也物之不齊又物之情也中無在又孰能定其太過而損之定其不及而益

之也若一一而約束之整齊之非但日亦不給
依舊是走在政教上去矣彼政教之所以不能
使民格心歸化者正以條約之密無非使其就
吾之條理而約之於中齊其不齊而使之無太
過不及之病也是欲強天下使從已驅天下使
從禮人自苦難而弗從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
耳是政與刑自是一套俗吏之所爲也非道之
以德者之事也然不知是如何乃爲道民以德

者之禮乎禮又如何去齊得他若曰齊其所不
齊則強其所難拂民之性如何便肯格心余謂
此問極好此疑極是蓋道之以德則爲民上者
純是一片孝弟慈真心既以其躬行實德者道
之于上則爲下者既自恥吾之不能孝弟與慈
矣而上焉者又不肯強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
所能爲與心之所欲爲勢之所必爲者以聽之
則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

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
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
今之不免相害者皆始於使之不得並育耳若
肯聽其並育則大成大小成小天下更有一物
之不得所者哉是之謂至齊是之謂以禮夫天
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有不格心歸化
者未之有矣世儒既不知禮爲人心之所同然
本是一箇平變萬化活潑潑之理而執之以爲

一定不可易之物故又不知齊爲何等而故欲
強而齊之是以雖有德之主亦不免於政刑之
用也吁禮之不講久矣平天下曰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好惡從民之欲而不以己之
欲是之謂禮禮則自齊不待別有以齊之也若
好惡拂民之性菑且必逮夫身况得而齊之邪
中庸言明善誠身又曰擇善固執大學言知止
能得又曰知至意誠雖以顏子之學亦止曰擇

中庸而得一善則拳拳弗失而已然則學問之道知及仁守盡矣何故又說莊以蒞動以禮乎曰此謂臨民動民者言也臨民則有上下之分不莊則民慢而上下無體動民則有教學之益非禮則不當而教學難施故雖知及仁守於已所學有實造矣若槩以簡易佚樂臨之謂無事可以坐致太平謂酣醉偃臥可令齊國東海大治此則子桑伯子之簡夫豈不可然其使人不敬何哉故曰無為而治而又曰恭己南面也至於教學相長全要因材而篤所謂禮也若可以語上而不語不可以語上而又與之語皆違特失幾不中禮矣故曾子能唯卽呼而告之一貫子貢能疑故設以多學多識而使之自然自非此皆吾夫子動人以禮處所謂相時而動不累學人者也唯顏子一人則克已復禮之訓博文約禮之訓不一而足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何謂也曰此卽知而好好而樂之謂也夫志於道則志有所在而不遷矣猶未得也得則謂之德有得則可據之以爲守然猶恐其或奪也仁則由中以發外本是吾之固有吾但依而行之足矣夫豈他人所能奪而吾據而守之邪然曰依則尚見有仁曰仁則尚見有已未忘也夫雜物撰德皆仁之地百爲泛應皆仁之施何莫非仁者而乃依仁也邪故日用應酬但有藝事出往游行但與藝游無他道也無他德也無他仁也所謂兩忘則自然好而樂之矣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樂在其

中顏子樂而不改者此也所以尋仲尼顏子樂處者尋此者也嗚呼盡之矣

大學釋誠意卽首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卽此以比好惡之真實不欺處使人知此是誠意誠卽實也知此是獨知獨知卽自不敢欺也不

欺則意誠矣不欺已則慊於己不欺心則慊於心不欺人則自不至於消沮閉藏而無惡之可拚矣不患千目而視千手而指矣而何有於十視與十指邪何等安閒何等自在心亦由此正身亦由此修所謂一了百了者是也而其原只於不欺此獨知之一念耳一念之動者意也意之誠邪不欺邪吾獨知之而天下之人亦皆知之後世之人亦皆知之意之不誠邪自欺邪吾

獨知之而天下之人又皆知之後世之人又皆知之何也以此意之同也故即此獨知之中實為天下後世同知之地既為天下後世之所同知而又何以欺為邪而又烏用欺人為邪是以治平君子舉此加彼不難矣孟子告齊宣曰王母以好色為疾也王唯真知吾之好色則一國之男女皆得所矣母以好貨為疾也王唯真知吾之好貨則一國之衣食皆有餘矣又母以好

勇為疾也王苟真知吾之好勇則一怒而一國之民舉安民唯恐王之不好勇矣比類而推王若無疾則已倘別有他疾皆是自獨知而來皆是自真真心意所發而來不肯一毫瞞人者非意誠而何夫人正賴有此實意有此真知故能推以及人與人同其好與人同其惡便是王政了矣使齊王自以為疾而欲去之又安肯容人之疾而又安肯容百姓之疾邪既而自已之疾又不能去終不免瞞昧以過日百姓之疾又欲如法以去之而曰尔何以好色好貨好勇而犯吾之所疾惡為也吁豈非起於自欺之一念而意不誠之故哉故君子莫先於誠意焉誠則有可推之地由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直推之而已故能推即是修身推之以及人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功效再無別有修之功齊之功治之功平之功也好者推之以同其好通天下

亘萬古此好同也惡者推之以同其惡通天下
亘萬古此惡同也故意誠則推之自有餘矣推
之者強恕之道也取譬之道也勿施之道也絜
矩之道也故夫子不許子貢以無施而自謂慥
慥君子唯在真知吾之未能而不敢不勉焉則
聖人亦猶人也無自欺而已聖人之治平無異
術也亦唯善推其所謂毋自欺者而已則無自
欺要矣意誠本矣獨知之知之不可欺甚矣然
而人終不免於欺此獨知者何哉則以不知此
知之真實故也故大學言誠意而必先之以致
知嗚呼致知焉盡之矣

右十八章

道古錄卷下

舜好問已矣而又好察好察是矣而所察者又
是其極邇之言謂之曰好問則自四岳九官十
二牧以至芻蕘工瞽無不好問可知也而未必
皆其所好察也唯是街談巷議俚言野語至鄙
至俗極淺極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樂聞者
而舜獨好察之以故民隱無不聞情偽無不燭
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皆曉然洞徹是民之中所
謂善也夫善言即在乎邇言之中則邇言安可
以不察乎曰察則不止於問曰好察則不止於
好問然則聖人之於邇言善矣夫唯以邇言為
善則凡非邇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
民情之所欲故以為不善故以為惡耳非真如
今人所謂妨政蠹民之惡也既知其為惡則隱
而置之不復用既知其為善則揚而舉之以用
其中於民隱惡揚善兩端之執也用中於民聖

一萬... 冊... 頁...

人無中以民爲中也。夫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居民上而爲天子者哉？天之立君，所以爲民。舜唯日夜思，所以用民之中，俾之無有失所欲者。安得而不遑遑焉？而唯適言是察也。適言者，近言也。察言者，止於近言，何以成智？又何以成大智？蓋言而曰：近則一時之民心，卽千萬世之人心；而古今同一心也。中而曰：民則一民之中，卽千萬民之中，而天下同一民也。大舜無中而以百姓之中爲中，大舜無善而以百姓之適言爲善，則大舜無智而唯合天下通古今以成其智。夫智而至於合天下通古今也，其謂小智乎？大智乎？當自知之矣。故曰：舜其大智也與！

索隱則智者欲其過行怪，則賢者欲過之。既隱既怪，自然與世不同，自然超出尋常之外。天下後世自然有稱述之者矣。故夫子曰：吾弗爲，以其用心於不必用之地，無益於百姓之日用也。

道古錄 卷下

日用者，中庸也。本無名而又烏用有述爲哉？然天下之事，非名則誰述，無述則誰爲？故君子雖以學道爲事，遵道爲功，然既無赫赫之名，而能淡然不厭者，鮮矣。此又不免半途之廢矣。故夫子曰：吾弗能已，以此自學，則不敢厭，以此誨人，則不敢倦。若賜之願息，求之自畫，我無是也。我唯依乎中庸而已，循吾未發之中，執吾不易之庸，雖無有一人稱述我者，直至於遷世而不我知也。我亦不因之自悔，而遂廢於半途。此則夫子之事，而夫子不以自居。故又曰：唯聖者能之。意蓋曰：必如是而後爲君子之能依於中庸也。然而未可以遽責之君子也。必也聖人乎？所謂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與此；精則隱怪不能惑矣。非天下之至健，不足以與此；健則半途不能廢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與此；神則出入無窺乎太始，而能爲天地之先矣。此雖至平常

四一七

至簡易為百姓之所與能而非聖人則決不可能者故曰唯聖者能之

既說唯聖者能則不必曰中庸不可能蓋唯中庸不可能故非聖人則必不能聖人之能能其所不可能者耳今天下之事凡可以容吾力者人無不竭力以為之如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此皆世間第一等難能之事然以天下之眾而能使之均平若一人以天下之大與之

而不屑受此固難矣猶謂所重者身耳至於白刃之蹈則生死且不顧身亦度外物矣即此三者人皆可能可見天下無不能之人人無不能之事凡稍可致力人爭勉焉則以可能故也若中庸者費矣而隱既已隱則雖神眼不能窺微矣又顯既已顯則雖神力莫能遏其柰之何哉故曰不可能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世人但知百

姓與夫婦之不肖不能而豈知聖人之亦不能也哉以故告之曰爾勿謂聖人能是也自我言之聖人所能者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能勿下視世間之夫婦為也此一與字下得甚妙若說夫婦所不能者則雖聖人亦必不能勿高視一切聖人為也此一雖字下得又甚妙蓋道有至者中庸則道之至也至則決不可以智力勉強而能故說莫能載莫能破上下察等若曰非但聖

人所不能也雖天地亦且不能若不極言其非但夫婦可與能也雖微而為魚察而飛躍皆可與能之耳以此觀之彼天下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極其力之所可能為魚類耳夫婦等耳曷足怪哉是又安足道邪莊生謂塵滓糝糠陶鑄堯舜豈荒唐語邪正與先正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目相合
聖人言知必言行以見行不離知言行必言知

以見知不離行其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
過而愚者不及由不明故不行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由不行故不明知
行相須蓋可知矣然則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
旨實出于此世間一飲一食莫不皆然雖有嘉
穀不食不知其旨非先行之旨何由知既知其
旨安肯不食乎唯是二種人坐在飯糲之中強
作聰明富貴之相以爲此常飯耳貧乞人之食
道古錄 卷下 六
吾安能食務求奇品異味而奇異又卒不可得
遂餓而死此一種也所謂賢者智者流也亦以
不行故不得知不知故不肯行是自爲過非飯
罪也又一種者亦坐在飯糲中妄以爲毒物所
留寧餓而死不敢輕嘗是謂至愚至不肖不知
不行不行不知交相瞞者也吁嗟使無此二種
人天下豈不皆飽煖之夫哉是以中庸之道終
莫之行莫之明者以此

聖人以擇中庸而能服膺弗失者爲大賢上士
以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比之驅人於罟獲
陷阱而不知避如禽獸貪夫犯死不顧夫中庸
何物也擇而守之則生不知擇而守之則遂自
納於死豈非謬與今之不知中庸者衆矣何以
不入於阱也余實思之而未得釋氏動以生死
恐嚇人曾謂吾聖人亦言生死乎意者夫子十
五便志學五十猶學易正謂陷阱在前當思所
道古錄 卷下 七
以急避之邪不如是戒慎恐懼臨深履薄恐此
身出不得善是以比之禽獸比之貪夫比之網
罟比之牢獄令人早依於中庸耳矣非不義而
言之太甚也余實不知中庸之可以免死因書
之以請教四方之講道學者
道本不遠於人而遠人以爲道者是故不可以
語道可知人卽道也道卽人也人外無道而道
外亦無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

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若欲有以止之而不能聽其自治是伐之也。是欲以彼柯易此柯也。雖近而實遠安能治之安足為道也。邪然其所以不能以人治人者由其不能推己及人耳。故說忠恕中心為忠自己不容己之實心也。如此中心為恕自己不容二之初念也。所謂施諸已而不願則勿以施之於人。是也不願者中心之實也。勿施者如心之推也。如

道古錄 卷下

是則自能以人治人而不忍執柯以伐之矣。忠恕非道也。而可以近道。故曰遠道不遠。夫道者無人無己。何待於推。有推則猶見有己於道。尚遠。但須由此進之耳。既能推己及人以行吾強恕之功。則自能以人治人。自妙夫無為之化。然世又有不能推己及人者。則以不知反己自責之道耳。故夫子曰君子之道丘未能一歷數子臣弟友而皆曰吾實不能何敢責人為邪學者

既不知平常倫理人實難盡反以聖人為致謙於是乎明於責人暗於自責身陷於言行相違之失而不自知況能推己以恕於人邪不知夫子是真實語是以不敢自足而唯日孳孳不敢放言而唯恐或盡。即此是相顧。即此是慥慥。即此是篤實。君子皆自一念反己自責之心為之也是以中心平恕而自然有可推之地也。

道古錄 卷下

既說以人治人則條教禁約皆不必用聖人何以又說修道之教曰修道便是教以人治人便是修道中庸一書皆教也皆恐人不知道不離人人不離道而欲遠人以為道於是乎愈修愈遠愈治愈不治故說道不遠人而欲以人治人也。然非知道者終不能修道非學以知人者終不可以治人或曰若如此則我與百姓咸相安于無事豈不是至治之世無為之極垂衣之朝然如何行得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強凌眾暴

誰能靜之。一日無法則一日不治。雖以舜為君。恭已南面。坐享無為。亦必有九官十二牧。代天之工。今何言治之之易也。曰。子但知舜有九官十二牧。以代天工。而不知九官濟濟。相讓九官。諸臣亦無為也。禹掌治水。家門不入者三。呱呱。弗子者。其年八。而能順水利導。不與水爭地。行所無事。禹無為矣。稷掌教穡。因地之利。稷無為矣。契掌五教。敷在寬契。無為矣。益掌工。虞能使草木鳥獸咸若。益亦無為矣。獨一臯陶。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曰辟以止辟。似不免於殘民者。今觀舜之稱陶曰臯陶。邁種德。措刑不用。黎民懷之。則臯陶亦何為之有。由此觀之。舜之君臣。俱熙皞休。享于無為者。獨四凶之誅。說者謂其大不及堯。則甚有理。故夫子以天配堯。以君稱舜。君則只於有天下而不與天。則蕩蕩焉。民莫能名矣。其為絕遠。實天之與淵。然今觀絲之極。

道古錄

卷下

十一

使草木鳥獸咸若。益亦無為矣。獨一臯陶。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曰辟以止辟。似不免於殘民者。今觀舜之稱陶曰臯陶。邁種德。措刑不用。黎民懷之。則臯陶亦何為之有。由此觀之。舜之君臣。俱熙皞休。享于無為者。獨四凶之誅。說者謂其大不及堯。則甚有理。故夫子以天配堯。以君稱舜。君則只於有天下而不與天。則蕩蕩焉。民莫能名矣。其為絕遠。實天之與淵。然今觀絲之極。

也。甚無謂也。以禹為子。而又有平水土之大功。夫禹之功。萬世永賴者也。餘之罪。九載績用。弗成者也。獨不可以其萬世之功。原其九載弗成之績乎。堯既能從容以聽之。於九載舜獨不為禹念其親。非情也。然則堯之化遠矣。故夫子言篤恭至於聲臭俱無。而後為至。而後為不顯之德。而後可以刑百辟。平天下。若猶有聲色者存。則雖曰不大亦未耳。此可以語治人之理矣。是

道古錄

卷下

十一

故不見而章者。在不動而敬者。在不言而信者。在不賞而勸者。在不怒而威者。在不顯而儀刑者。在不聲不色而化民者。自在是謂篤恭。而天下平。非玄也。亦非禪也。是吾夫子之言也。倘若出自我口。入自汝耳。則必笑罵叫號。目為玄言。禪語。不可以垂訓矣。曰。子所云。以人治人。似也。何舜以下。夫子皆不以無為許之。三代以降。幾人曉了此旨。而亦以治何邪。其亦資性有偶合。

者邪。今之學者終日談學，何以不聞談到此也。余謂百世無善治，千載無真儒，此二語昔人已極談之矣。第談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談以是相左，孤負聖人學庸諸書耳。非絕不談也。若漢祖之神聖，漢文之明聖，直與放勳暗合，未嘗知學問也。即令極意問學者，亦安能及之哉。是謂天性至到，聰明超詣，非常遇也。曹相國舍中堂以奉蓋公九年而齊國安集，汲長孺病閨閣不

道古錄

卷十

同此非常人所能

壞一鑪。七季而淮陽政清，皆天資近道，無為而理。非學所加者，亦可貴也。夫栽培傾覆，天必因材。而況於人手強弱，眾寡其材定矣。強者弱之歸，不歸必并之。眾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雖聖人其能違天乎哉。今子乃以強凌眾，暴為法所禁，而欲治之，是逆天道之常反。因材之篤，所謂拂人之性，災必及其身者，尚可以治人邪。故誠意貴矣，誠意則好惡合天，是故不可

以不知天誠身要矣。誠身則天人一道，是故不可以不知人。是故大學言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誠身必先明善也。善明則身自誠而成，已成物時措之咸宜，無假借也。知至則意自誠而好，好惡惡到處皆自慊，無造作也。是故欲治人者，必以知道知人為先，不知人而能治人者鮮矣。不能治人而能自治者未之有也。

道古錄

卷下

十三

古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即見星斗，非謬語也。夫星斗至高也不待窺牖而可見，天下至遠也不待出戶而自知，是近之未始不遠，遠之未嘗不近也。卑之未始不高，高之又未嘗不卑也。使近而不遠，則誠近矣，何取於近遠而不近，則徒遠耳。又何貴於遠邪。唯其近而又遠，遠而即近，卑者又高高者即卑，此自邇自卑之論也。蓋言其未嘗有遠與邇，高與卑也。若果有卑高遠邇，如四維上下之不可易，然則亦四維上下

焉耳非所以論於君子之道也故夫子既引詩而復以父母其順乎結之夫吾妻子之樂兄弟之翁本非所以為順父母計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行而至無壅而升者一讀詩而可知也而謂父母為遠必須自兄弟妻子之邇以至之可乎是不通之談也而謂必先和吾之妻子以及吾之兄弟而後求順吾之父母循序以進途焉可乎是又不通之論也此自邇自卑之說也蓋言邇之可遠邇之即遠君子之道自邇足矣不必極遠也自卑足矣不必窮高也

道古錄

卷下

七

道古錄 卷下

承拜而禮之祀而祭之則其體物不遺之驗又甚顯也微而又顯顯而實微鬼神之為德不既盛乎哉故其詩曰神之來也無方既不可以私心圖度而遽以為有而神之應也如響又自能使人不可以厭歎不敬而遂謂之無然則鬼神信非虛也鬼神信非誣也夫子之語神也如此彼謂其不語者直記者之語耳記魯論者又是何人多其曾子與有子之門人也夫神為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鬼為難知故顯詞不足以道鬼此唯曾子得聞之雖有子尚不知其得聞與不何如也而可使其門人弟子聽之哉而可與其不可與語者語之哉則其謂夫子之不語神也固空

道古錄

卷下

七

四二二

所謂人者果孰有過於夫子也。正名之告直以夫子為迂而不聽，則其不畏天命狎大人而侮聖言甚矣。安在其能事人也不能事人，安能事鬼便是直語以事鬼之道，非不語之也。何也？人鬼一道不能事人，以故不能事鬼，則凡不能事鬼者便是有鬼神而不信其赫然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也。又豈有能事人之理哉？然則今之所謂能事人者，事勢也，非事人也。真能事人則自

道古錄

卷下

十一

能事鬼矣。故唯大聖人為能事鬼，則以大聖人能真事人故也。今觀夫子之言曰：吾若有他妨而不得與祭，是即不祭，是即慢神，吾不敢也。是故祭先先在祭神如神在，凡鄉黨一書所以紀聖人之事神者詳矣。雖以鄉人之儻鄙俚俗惡，聖人亦必朝服焉，自阼階以臨之。若曰是皆有神明在，鄉人所為禱祀而祈禳者也，敢不敬與？唯是祭不欲數，數則煩其慢神也，滋甚又不欲

瀆瀆則諂其慢神也，益甚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唯是春秋二時乃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裳衣而薦時食，蓋敬神也，恐煩神也。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如魯之郊禘，季氏之旅泰山，王孫賈之欲媚竈，皆諂之也。大不敬也，神其享之乎？故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知禮之本深為夫子所大，是以抑揚言之。言泰山之神不可以非分而求本欲求福，吾恐其反速之降殃也。

道古錄

卷下

十一

大不可也。又非林放者比也。即夫子此言觀之，則泰山為有神乎？為無神乎？如其無神，祭之何益？如其有神，可妄祭邪？故夫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蓋自有天地以來，直至今日矣。有此天地，即有此人，鬼有此世界，即有此賢聖，有此賢聖，即有此祀典，使其無神，聖人何謂而制此祀典以貽萬世？設使一聖人者作聰明以舉之于前後，來千聖相繼獨

無一人見其不可乎。即聲言以辨其爲惑世誣民正。所以見其不苟同者。何以愈經後王而祀典愈備也。今之學者言及鬼神。則以爲異端釋老之教。小言之則以爲恥。大言之則斷以爲狂。然自入仕以來。一入公門。則必先祭門。而後敢入。祀土地神。而後敢坐。不先齊宿於城隍。仍爲文以告於城隍之神。則不敢遽坐政事堂。而聽政。則自九卿百執事而下。以至郡守邑令諸大

小官。罔不皆然矣。何獨無一人明其不然者。毀神像而惜此牲醴之供也。不但是也。春秋二丁先聖先賢報本反始似矣。若夫山川社稷之壇。風雲雷雨之壇。無祀厲鬼之壇。則自上元清明。以至初秋霜落冬寒陰氣慘慄之候。無不有祭。祭又必遍於各里各鄉各村各社。不太煩乎。此何義也。今之官者。雖不敢廢祀。然亦故典焉耳。非但既灌而後。乃不足觀。披倚臨祭神亦吐之。

矣。寧獨諸壇。即以夫子言語童而習之。以取功名富貴。而兩廡爲馬糞之巷。牌次爲廚庖之版矣。藐然不理。是尚能事人乎。中間有真實愛民者。蠲潔牲醴。齊戒必明。山川鬼神自降之。福化災爲祥。厲不作殃。歲時豐稔。民日以寧。而是等反笑之。以爲拙癡。以爲太認真矣。然是等也。平居無事。則慢神而虐民。小小疾病。細細驚惶。即求神問鬼。禱祀並作。雖淫祠妖魔祀典。不載

者亦哀求之。萬端也。其最信神信鬼者。則又莫如此等輩。不亦可笑之甚。與故聖人之祭。以受福而世人之祭。以致禍。則不能事神之故。可知已。夫唯聖人能事神。故其敬之也專。夫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何其誕也。而聖人以爲至祥極瑞。筆之於經。而不刪。若在今人。必且吐噓棄之矣。帝賚良弼。說築唯肖。何其誣也。而武丁即以爲上聖大賢。爰立作相。而不問。若在今人。必且交

章彈劾而以死諍之矣此無他不知人故也不
知人由於不知天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
也此非至誠如神者又孰能知之故又曰神以
知來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知幽明
之故故知鬼神之情狀一實理之自然一直誠
而不可掩也如此非誕也非誣也特心非至誠
見滯凡近遂怪之不信執之以為誕且誣耳矣
嗟嗟執無鬼之說者卒為鬼所拷而不知作無

道古錄

卷一

十一

佛之論者因為婦所譏而後省古今迷人太抵
然矣而何足以費吾喙

君子所以無願外之念者以其能素位也所以
能素位者以其無入而不自得於已也若無自
得之益則見內輕見外重而能不願外者未之
有矣既願外安能素位故君子之心自得焉耳
矣今夫貧賤我素有也一旦而居乎富貴之位
則視富貴又若素有然而行乎富貴之所得行

初不見其身之從貧賤來也今夫富貴我素有
也一旦而居乎貧賤之位則視貧賤又若素有
然而行乎貧賤之所宜行初不見其身之從富
貴來也以至患難夷狄莫不皆然平居無事初
不知有患難也卒然而立於患難之地則患難
與居若素患難然不以為異也素居中國初不
識有夷狄也卒然而入於夷狄之鄉則夷狄與
同若素夷狄然初不知其為中國人也夫富貴

道古錄

卷十

十一

貧賤患難夷狄皆位也而視之若素則易位而
安而自無願外之想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外
也而外者不入則無入不得而自無出位之思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苟自得又何往而不可
哉居上居下處已處人皆可知矣曰昔人謂光
陰者百代之過客又謂人生如寄多憂何為此
莊生之所以稱達也今夫子言素位則步步皆
實際似與莊生等所見不同余謂前聖後賢皆

重、在、自、得、上、其、自、得、同、則、所、言、自、無、不、同、者、苟、無、自、得、之、妙、則、視、之、如、傳、舍、亦、一、時、影、響、之、見、自、解、之、意、耳、履、之、如、實、地、亦、一、時、氣、質、之、強、好、勝、之、私、耳、非、孔、子、莊、子、本、旨、也、今、觀、夫、子、視、富、貴、如、浮、雲、寧、獨、傳、舍、莊、生、魚、樂、於、濠、梁、之、上、貧、賤、若、曳、尾、之、龜、其、為、素、位、亦、已、極、矣、扶、杖、逍、遙、與、道、遙、御、風、何、殊、百、代、過、客、乎、觀、人、間、世、以、應、帝、王、步、步、皆、實、詣、寧、獨、吾、夫、子、教、人、素、位、哉、故

道古錄

卷下

七

學者須得聖賢自得之益苟自得縱不同亦何妨也

哀公一小國之君也兼是昏弱太甚之君不足與言矣就使有問當對亦豈無別方便接引之語而即告之以九經語之以誠明九經則自修身尊賢親親而推之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誠明則詳之以博學審問知天知人以及於人已百人十已千弗得弗措焉此皆聖人平天下

之事功夫豈哀公之所能辦也余謂夫子非告哀公也所以告諸弟子也正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為人君者也特因哀公之問而遂發之耳縱春秋之天下無一人能知而行萬世之天下終無有一人能知而行之者邪則夫子之教在也今觀大學一書所言平天下之道備矣是皆自問自答自唱自和雖弟子亦不待其問而遂自言之況國君有問猶謂發之有端夫子安能以

道古錄

卷下

七

已也邪大德聖人之人千萬世合為一人之人也故不在天下則在萬世非世人一人之人所可比也既不得而比而又烏得而知之哉大學言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余謂吾夫子欲明明德於萬世

盡性之道唯至誠能之蓋性盡則洞徹到底不留一塵矣故曰盡性性盡則人性亦盡物性亦盡何也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

有物未為能盡其性也。性盡則化育在我。參贊自我何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為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自我乎。位萬物自我乎。育嗚呼。至矣。盡矣。非虛言也。

夫至誠則無事矣。未至於誠。必有物以蔽之。蔽則不亮而未免於自欺。故必物格知至而後意誠。此大學所以言格物也。誠之未至。必有物以

道古錄 卷下

遏之。遏則不直而不能以通流。故必致曲通礙而後誠。至此中庸所以言致曲也。致曲則疎暢直達。誠自在矣。誠則形不可遏也。形則著自日章也。著則明。遂光顯也。然形則猶滯於象。滯則尚未活動。著則猶着於影。着則尚未變通。明則尚疑有光景。景則迹未融而誠尚在非化也。化則乃可以言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人存政舉。故人道敏政。人道敏政。故為政在人。

是故必敬大臣也。必體羣臣也。必知尊賢也。知尊賢則自然知其孰為大臣而當敬。孰為羣臣而當體矣。等殺有不然乎。然何以知其為賢也。蓋取人之本在身。又必先修身以為取人之本焉。身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天下所共由之五達道也。道又當如何修。修之以吾身三達德之仁也。而仁又非他。反而求之。即此人是已。故曰仁者人也。是故欲修身者。不可以不知人。而仁

道古錄 卷下

之發莫大於親親。有人則有義。而義之用莫大於尊賢。則修身即為仁。尊賢即為義矣。原非在外也。有人必有禮。而禮之施則尊親有序。親賢有秩。亦非在外也。夫仁即此人。則君子固不可以不知人。而出之為義。生之為禮。義實天之制。禮實天之經。則君子尤不可以不知天矣。既知人又知天。則身修而取人之本豫矣。修身則能順親可知也。取人則能尊賢而敬大臣體羣臣。

又可知也。由是而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以爲政於天下有不易易乎哉。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者人義與禮者。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也。故知天知人則身修而自能取人。嗚呼盡矣。下文天道人道皆說知天知人以修身事故詳言之。蓋不患其不能爲政而患其不能取人不患其不能取人而患其不能修身也。

連古錄

卷下

三六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而天道則不勉不思而從容自中所謂誠者也。思知天又不可以不知人而人道則必詳擇此不勉不思從容自中之善而固執之不敢失所謂誠之者也。故誠者其道自然是謂至善是以謂之天也。誠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謂擇善是以謂之天也。故道以誠爲至而學以思誠爲功。天固未始不爲人人亦未始不爲天則我爲誠之亦爲誠者而修身之事。

畢矣。豈別有修之之功哉。我自有天而我自知之耳。我自有人而我自知之耳。一誠焉已矣。一善焉已矣。故中間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指此誠也。指此善也。善卽誠而誠卽善。一實理而無以尚自其真實不虛曰誠。自其物莫能尚曰善。又一也。故次言明善誠身終言擇善固執。明則待於擇擇則無不明。然善又如何擇。下文博學五句正所以擇善而誠之之事也。自今觀之。夫子

連古錄

卷下

三六

每教人博文矣。雖顏子亦每從事於斯矣。但學者但知徒博而不知反約。唯顏子能知夫子之善誘卽於博文之中而擇乎中庸。遂得一善云耳。蓋謂之曰博學則自朝至夕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味身之所邁足之所履手之所持一切五倫交接酬應何莫而非學也。何莫非學則何莫非文無往非文則無往非博矣。故曰博文然博矣而約者何在。詳矣而至一者何在。

吾又於何而擇之而執之哉不就明師良友而
 審問焉不可也問而曰審則非汎問可知矣既
 問既審而得夫疑信相參之機則退而思之方
 為有地然思又不可以不慎也不慎則遠思是
 謂外馳非通微之思也不慎則苦思是謂勞志
 非無思之旨也必慎思之而得其所以憧憧往
 來者然後辨而明之以就正于有道亦庶幾達
 其所謂不思不勉焉者矣是反約之功明善之
 道古錄 卷下 二八

學也而能篤而行之者誰歟或日一至或月一
 至不啻足矣故又曰篤行之生知者一而學知
 者以百能之而不讓生知者十而困知者以千
 能之而不辭必得乃已弗得弗措果能如是篤
 行雖愚必明況非愚邪雖柔必強況非柔邪故
 必篤行此審問慎思明辨之功務得一善焉乃
 已尤為擇善誠之者之最要切處故以篤行終
 焉此唯顏子能之若由賜之徒非不由審問慎

思明辨以恍惚其所謂一者而篤行之弗力是
 以不能期月守不能拳拳服膺而弗失非不能
 服膺之罪也未見其的然有可守之實而遂自
 以為足之罪也非不能期月守之罪也未得而
 自以為得而不肯篤實而力行之以求其實得
 之罪也實得則誠矣誠者實之謂也既實得又
 烏用守若又有待於守有待於固執焉非實得
 也即此不誠甚矣非誠也非天道也若夫博文
 道古錄 卷下 二九

之旨則民咸用之百姓與能之愚夫愚婦其由
 之矣夫誰不學夫誰能離之而不博
 無德而作禮樂愚而好自用也無位而作禮樂
 賤而好自尊也有德矣有位矣而不當時而作
 禮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也夫自用也自尊
 也生今而反古也如是而災不及其身者未之
 有也夫議禮制度考文此王者之禮樂而有德
 有時有位之天子之所作也若非此等天子而

欲議禮制度考文以興禮樂得乎試觀天下之今日時王之制作尚在庶民之信從未改故車則同軌無敢制禮者書則同文無敢考文者行則同倫無敢制禮者是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先在德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又在位也有德有位而不當時則夏殷是已今之所用者周禮吾不從周而誰從哉可見王天下者其所重尤在時也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有此三重而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則無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之失矣不及身而過可寡矣故又覆言之曰上焉者有德有位而不當時是無徵也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一是以不可下焉者有德而無位與時是不尊也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三重缺其二尤不可矣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有其德也

徵諸庶民又信且從有其位當其時也如此則三重在我寧獨可以暴過乎哉將見考三王而不謬雖三王不能違時也建天地而不悖雖天地不能違時也以質鬼神則鬼神不疑吾不能違時之論也以俟百世則百世聖人不惑吾不能違時之言也然則時乎時乎固聖王之所獨重矣以夫子之聖而不當時又安能已吾夫子又安能已於反覆而言之詳也與哉雖然若夫子者又豈時位之所能限也使時位而可以限夫子則夫子亦與千古帝王百世聖人等耳烏在其為賢於堯舜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乎故夫子亦自知之夫子亦自言之若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夫學以知天知人也則萬古同一天萬古同一人是謂萬世一時天且弗敢違之矣而何時之待乎是謂萬世為土人人胥載之矣而何位之

道古錄

卷下

三十一

道古錄

卷下

三十一

有手是故唯無動也動即世為天下道而豈直當世唯無言也言即世為天下法而豈直當世唯無行也行即世為天下則而豈直當世近而千百年服之無斃而厭者誰遠而萬億載望即興思而欲從未由不心服者又是誰此可以見夫子之無時不然矣此可見時之不能違吾夫子矣夫子雖以此稱君子其實蓋自謂也彼君子者又烏能然以今觀夫子其果世為天下道世為天下法與則否也夫子之言真若合符契矣故復引詩以自明

夫君子安能不從時也必也至聖乎至聖則聰明睿智已具雖未嘗臨民而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等咸具雖未嘗容物而自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也蓋涵之為溥博淵泉之德而時出之為莫不說莫不敬莫不信之施時在聖人不過以時出之而已又何時之待也況有位與否

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血氣含生之屬莫不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故曰配天以今觀吾夫子夫孰不尊夫孰不親從今以後以至萬億季載其尊且親但見其有加而不替矣豈若當時之王見在則尊過則已見在則親過則已者所可比邪又豈能以一人之身合中國蠻貊盡舟車人力之所至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所墜乎則夫子之澤遠矣廣矣夫子之言至是又若符契矣故稱之曰至聖焉吾以謂千古可以語至聖者夫子也夫子雖以推之至聖其實蓋自許云

夫子之意曰今天下萬世皆尊之以為天親之以為父無可疑矣然欲其能真知其所以可尊可親者則未也何也以人至於至聖則實未易

知也何也至聖者至誠者也故唯天下之至誠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經大經一仁也人但見肫肫其仁焉耳
初何嘗倚於仁也立大本一淵也人但見淵淵
其淵焉耳初何嘗倚於淵也知化育一天也又
但見浩浩其天焉耳初何嘗倚於天也是之謂
至誠之真經綸真立本真知化矣知化則本自
立本立則綸自經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此也蓋唯至誠乃能知天下之至聖
也唯至聖乃能知天下之至誠也則必有夫子
而後能知夫子也又何疑哉夫子在當時雖由
之強夫子每對之而嘆曰知德者鮮雖賜之類
夫子必對之而嘆曰莫我知也夫獨一回而不
幸短命則夫子已不見知於當時矣況萬世與
雖尊之以為天親之以為父母敬而事之以為
萬世之宗師夫子弗善也夫子弗樂也夫子弗

享也嗚呼此固夫子之所以為至聖也

有子言禮之用和為貴甚是也夫使禮而不出
於和則為強世非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矣曷
足貴與又烏在其為美也唯其和所以民咸用
之萬世同之自無不可行之理耳彼或有窒礙
而不可行者非和之罪也不知和之罪也今若
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是以亦不可行如此
則和反不如禮和又不足為美而可貴矣何也
必待禮以節之故也和而尚須禮幫助然後能
中節而成和則空曰和之用禮為貴可也而何
以獨貴和吾故曰此非有子之言也有子弟子
之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非愛羊也傷時君之廢
禮也夫子不欲去告朔之餼羊非不愛羊也翼
時君之能復禮也全賴聖賢相與發明而筆之
於書然後人知告朔之禮不當廢又知告朔之

禮所當復此春秋旨也吾因是而知聖賢愛禮之深也今若徒泥夫子之言以謂賜也但知愛羊而不愛禮則聖賢之意荒矣

夫子語太師之知樂全是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夫子故語之邪曰此正所謂樂之可知者也故曰樂其可知也夫始作而翕如繼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知也至其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

可以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吾夫子所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而不知肉味也則太師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所不可知者也

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可知古之聖人語勤儉莫有過者矣今觀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夫以帝臣之重跋涉九州隨山刊

木即大而乘車小而乘馬無不可者乃水行則以木為舟陸行則以木為履下山則前高後低上山則前低後高經言其手足胼胝不辭勞苦史稱其肢體偏枯卒受風寒暑濕之患終葬會稽之山則當時稱禹者固以儉而所以病禹者亦謂其過於儉而不可以聖訓也故夫子獨以無間然稱之其意若曰如禹之儉勤吾實無間然矣無間然言其無間隙之可議也而敢以議

禹是何心哉故重言無間然以深釋之夫非飲食是其儉也而致孝鬼神則祭祀極其豐潔不儉也惡衣服是其儉也而致美黻冕則祭服極其潔精不儉也卑宮室是其儉也而盡力溝洫則一財一力皆為民費無一毫而不用之於民者不儉也夫舍己之飲食衣服宮室凡所以奉身者無不薄而唯知神之與民也如此是尚可以儉病之哉故再言禹無間然以深美之禹之

學後傳而為墨翟則與夫子同時于時天下並重之故其稱曰孔墨孔子稱禹而於墨翟之儉不敢闢以為非蓋信其傳之有自也今墨子之書具在有能取其書讀之而得其所以非樂之意則經綸之術備焉斷斷乎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也雖作用手段各各不同然但以致太平亦何必拘一律哉孟氏以無父闢之過矣是闢禹也禹過門不入者三是無父之甚者何不闢乎

人與禽獸全然不同孟子何以但言幾希曰禽獸雖殊類然亦有良知亦有良能亦知貪生亦知畏死亦知怕怖刑法何嘗有一點與人不同只是全不知廉恥為可恨耳若人則必有羞惡之心是其稍稍不同於禽獸者賴有此耳非幾希而何所賴者正以有此幾希之異故可以自別於禽獸而所患者又以所異不過只於幾希

亦容易遂入於禽獸也是以庶民不知幾希之可懼而遂去之以入於禽獸之中而唯君子知此幾希之有賴每兢惕以存之而遂自異於禽獸之倫焉故言幾希正以見其大可畏而又有大可喜者在焉耳若舜也禹也湯也文武也周公孔子也皆所以存此幾希者所謂君子也豈其初真有異於禽獸哉亦曰存之而已存之者初無難事異之者不過幾希而其究也一為聖賢一為禽獸天淵懸矣嗚呼可不存與若我則私淑夫子之道者也其亦幸免於禽獸之歸哉此孟子志也

右二十四章

秣陵焦尊生



譚輅卷上

長洲張鳳翼自述著

任昉作王儉集序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而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皇祖說論語與之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極痛快明白及夷狄有君之駁亦更正大可見天挺之資自與章句儒不同惜當時文學侍從皆腐儒惟拘執舊說不能將順也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効

譚輅

卷上

處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晉史閻績上疏理愍懷太子之冤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為明徵何朱註以托孤寄命為才臨大節為節且寄命云者亦即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于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也朱註作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章章可考豈可倒置耶

魯與齊戰孟之反後入以為殿側故為反論語謂孟之反疑即反之誤亥豕魯魚之類也易辭其人天且剝天即篆文而字之誤同此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為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而宋儒以好諛悅色並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亦訓詁之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即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而不懈于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是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為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而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以紂之暴非報獻之比

譚輅

卷上

若使侵其地至于三分有二則姜里之囚豈得釋哉魏任城王澄治穆泰黨獄車駕幸平城澄引見罪人無一人稱枉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又經其斷割莫不悅服必也無訟幸雄有焉可見無訟二字猶云不復申訴也朱註乃以無爭訟為說是剖斗折衡之論矣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猶云言過其行君子之所耻也此耻字直貫下朱註以耻其言過其行分作兩項又以過字為欲有餘之辭誤人不淺

中庸武周達孝是通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言猶云不惟下達乎臣庶而亦上達乎祖考故下文以繼

述之善言之。註脚却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釋之。遂令作時義者。不覺掣肘。若素位章分貼之誤。亦更可笑。

孟子為長者折枝。朱氏釋作折草木之枝可笑。蓋折枝乃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推類而見。若謂折草木之枝。則為長者三事。頗無着落。

孟子去齊宿于晝。按齊志無晝地。史記載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漢書耿弇進軍晝中。上有臨淄相去四十里之句。則知晝即晝之誤。朱註竟不考定何耶。

孟子齊人章後云。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語意謂其妻妾不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是以不至于相泣。

耳。誠知其可羞。無異于齊人。則不至于相泣者幾希。蓋婦人語以夫之乞墦。則知其可羞。語以夫之求富貴利達。則不知其可羞。而孰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固無異于乞墦也。何朱子添一見字。謂其妻妾見之而不羞而泣者少矣。若然。則求富貴利達者之妻妾。豈皆老萊之妻。梁鴻之婦耶。大失孟子語意矣。

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語。似有較量意在。至左思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即是此伎倆。畢竟不若孔子飯蔬食飲水數言。渾然兩忘也。

按墨子云。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漢書儒林傳亦曰。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則知滑釐姓禽。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也。慎子答孟子以為此則滑釐所不識。乃指其師而言。猶云未聞諸師。朱子直以滑釐為慎子名。不知慎自名到。豈又名滑釐哉。且二名見史記甚著。不知何緣舛誤至此。

孟子事孰為大章。俱言事親之要在守身。則知守身守之本。猶云服勞奉養。非事親之大。而惟守身為之本也。朱氏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則于下曾子節。殊無關鍵。

按左氏衛侯出奔齊傳。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為孫文子追衛侯。公孫丁御。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丁授衛侯以轡。而射差貫臂。何孟子論逢蒙與羿。乃謂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佗。佗學射于子濯孺子。而以孫文子為衛人。又若左氏言招虞人以弓。而孟子以皮冠。皆不合。夫戰國去春秋未遠。而事跡不同如是。豈左氏傳信。而孟子一時對答之辭。未暇考定耶。

按莊公伐莒之役。為車五乘之賓。而梁周不與焉。梁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也。

盡汝下也。乃趣食而行。深入而歿。其妻迎柩而哭之。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既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于是弔諸其室。是母梁之母也。妻梁之妻也。不知淳于髡何因。華周同事。故并言之。而後人多認作二人之妻。殊可笑也。此事可見古人客死。其尸未嘗不返諸室。今人客死。尸即不還其家。但受野弔而葬。何耶。

易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無咎。趙溫與李惟書。謂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無咎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譚輅

六一

五

易遯卦上爻辭。肥遯無不利。漢儒作飛遯。釋曰。遯而能飛。蓋取高飛遠舉之義。攝山碑。緬懷飛遁。亦作飛。然夏侯氏作東方朔畫像贊。作肥遯。居貞而王右軍顏魯公書之。亦俱作肥。張有道為阮孝緒筮得此爻。亦曰。此為肥遯。無不利。蓋取義勝而肥之義。宋儒從之。故今俱作肥。賁五爻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才。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本義說殊不暢。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即彖傳箕子以之對文王而言者。乃叙疇之箕子也。而漢人趙賓乃云。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其舛謬有如是者。與虞氏百姓與能。為百屬。軋姓。屬坤。何異哉。無怪乎漢人明經而經絕之言也。

詩鄭風將仲子三章。言畏父兄。畏人言。有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之意。註繫之以淫奔之辭。殊失作者之旨。

書文命敷于四海。文命即文教也。敷言文教遠布也。何宗敞表中乃云。文命大夏之棄夫。而註選者。因以文命為禹之名。可謂以訛傳訛。

春秋左氏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

譚輅

上

六

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此即魯論所紀俎豆等語也。何在魯論。以為衛靈公問而左氏乃云。孔文子訪。二書相去不遠。而所紀各一人。何耶。

孔子作春秋。而左氏傳出。乃復有公羊穀梁二傳。西漢各立博士。而論者遂聚訟。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又以左氏駁。何休杜預。又鍾繇以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王接則謂左氏詞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而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為儉。人各持見。家各立幟。何紛紛哉。

擬春秋者不獨孫盛春秋也。任嵩作任子春秋。皇甫謐作
玄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翼春秋者。又若劉兆以
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汜毓著春秋釋疑。郭瑀
作春秋墨說。更有不可枚舉者。

汲冢書。或云汲郡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其紀年十三
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
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大畧與
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
而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
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他周易經同而繇少異。卦下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
篇。言楚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疑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
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
鄒衍談天之類。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
帝臺西王母等事。圖詩一篇。書贊之屬。又雜書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故事。大凡七
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知名題。然均是戰國之書。論

啟益伊尹。不應與孟子七篇中語大異。而穆王百歲及
共伯和之說。於理稍長。第今此書出于西京盛時。太史
公未必無所采。今惟知有汲冢書而已。未聞有儒雅君
子若衛恒東晉王庭堅輩。為之考究者。故特志以俟之。
季札與光僚皆泰伯之裔也。一則辭之而不取。一則相殘
而爭之。豈係于世類哉。

太史公管仲傳內云。天下不稱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
人也。及作季布傳。亦云。人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而朱
家亦用此名聞天下。亦是此法。韓退之效之云。誦文武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蓋文少變而意同。乃是善學

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無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
之。猶有古人之風。今也或是之亡矣。要知施德者當以
叔向不見祁奚為正。受恩者當存管仲如實也。已之心
管考善盜人國者莫如黃歇之于楚。呂不韋之于秦。然歇
之子未王。而歇之頭已斷。不韋之子未父。而不韋已
遷蜀。無何而秦并黃楚。漢滅呂秦。不惟身不得享。而子
孫亦不得而有之。然則非分之不可妄好也。如是。此班
氏王命論之所由作也夫。
漢史王霸詭對水堅可渡。人皆以為一時權宜。而偶爾得
天也。使至河而水不合。將何如。夫霸知兵者也。不日置

之灰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蓋王郎兵衆而光武兵寡。使于散地遇之。則不戰而走矣。惟有必死之地。則兵皆向前。可一當百。其幸而水果合可渡。乃天耳。霸方對時。已有定畫。非僥倖于目前也。傳故云。欲且阻水。鷹揚之士。當龍戰之秋。凡所持論。大要先料彼料此。若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于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

譚輅

此輩皆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按蘭相如以繆賢薦而顯。司馬相如亦以楊得意薦而顯。豈相如之爲相如也。如此而已哉。觀擊定元壁之事。正非弄琴賣賦人所能了。而長卿晚來封禪一書。益知非英蘭所屑。徒慕其名亦奚爲。王莽下書曰。出軍行師。犯者斬。無須時。于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恃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鷹隼且因候而擊。况人乎。今藉口于刑亂國。

用重典豈亦未聞不嗜殺人之說耶。大都太守廳事皆稱黃堂。觀南陽太守杜詩云。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郭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可徵也。今吳人誤云。天下府堂。惟蘇稱黃堂。其亦未見後漢書耶。漢書酷吏傳。有椎埋爲姦。貨殖傳。掘塚成富。是也。蓋凡發掘者。先以椎入地。嗅知虛實。然後掘之。故言椎。其所謂埋者。指塚而言也。顏師古註。以爲椎殺人而埋之。殊舛謬。

予嘗讀漢書。至高祖之欲立如意。不得已而止。因以窺帝之微。而惜其不善處也。帝亦知呂氏難制。必有身後之變。又以后爲糟糠婦。無中廢之理。故依違至死。意亦不能瞑目。假令當時盡呂氏子弟。封以千戶。處之遠方。仍勅以國家有大變。故外戚無得擅離信地。與朝謁。有違坐以重法。如此。則呂氏何從爲變。今乃處之內地。而令得與南北軍。可謂善處耶。

譚輅

呂后以女主當國。樊噲爲之妹夫。且開國功臣。素著勲伐。其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非有大犯。而季布即曰。噲可斬也。夫布始爲高帝所讐。本逋逃之臣耳。以踈間親。以卑踰尊。當時竟從其議。未聞后有以罪布。亦未聞噲有以怨布。至朱雲請劍。欲斬張禹。帝即以爲小臣。訕上。

其能聽受已不及呂矣。然猶存折檻以旌直臣。未聞有以罪雲也。此風晚近世可多得耶。

或問韓信號稱知兵。豈識見在李左車下。而直前不顧慮。幾入其計中耶。予曰不然。左車之計。信亦籌之熟矣。幸當時未有發之者。計發之。陳餘亦不能用也。何也。大都餘非知兵者也。使其稍知兵。安有徂于小勝。而空壁以逐人。使人得以樹赤幟其間者。其人如此。雖有奇謀秘計。安能用之。蓋信之下齊。不在于吾陣之背水。而在于彼軍之空壁。與不空壁。法曰。能料敵者勝。左車不能料。餘而進言。信能料。餘之不用左車言。而進兵。然則信果

譚駁

出左車下乎。

史記陳平傳云。先後凡六出奇計。當時秘而不傳。則知此六計在捐金為遊之外。而人所不得聞者。即當時已無傳矣。而後世少微通鑑。乃以捐金六事實之。殊失本傳意。且惡草具進一事。更淺陋。難于傳信。

公孫弘使虜失指歸。年已六十。後復以賢良徵。至拜相封侯。陳湯用富平侯薦。方試用。即為司隸。奏不奔喪下獄。後復以薦為郎。可見古人舉廢無定格。惟在得才而已。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為美談。予獨謂此事之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事。

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必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為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為此說耳。

鼂錯號稱智囊。宜其長于料事。方袁盎入對時。屏左右。以及錯。錯宜直陳國家用兵。臣既身任之。一切機密。皆應得聞。豈可與眾俱避。且盎與臣深讎。倘乘機中傷臣。臣一身不足惜。恐誤國家大事。如此則盎之奸計。將安所施。舍恨而避。豈元東市。豈其數應盡于讐人。而天奪其智耶。景帝以一言誅一用事大臣。不與九卿會議。其昏懦亦可知矣。

前人言霍氏之禍。萌于驂乘。予以為在馮子都爭道時也。夫以功臣豪奴。敢與大臣爭道。至擊御史大夫之門。御史叩頭乃止。其奴既不有大臣。其主又何有于君。則芒刺在背。何待驂乘。如此而不赤族。未之有也。豈待驂乘。然後為禍之萌耶。

馬伏波兄伯。以為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而其弟少游。則以為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纒足。使鄉黨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就兄之論。可謂知援。及援在南中。見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踏踏墮水中。則念少游之語為得。可見晚成。固不失為英豪。守分亦未

不為得也。

漢人謂臣父清唯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及子病不寐。兄子病夜十起。就枕輒寐。此俱是吐露情實。即所謂誠。至宋人口口說誠而動占地步。如此等語却少。

襄楷謂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今按周有巷伯。秦有景監。趙高不可謂無宦官。且高帝已枕宦者卧。則知在漢代亦非自武帝始也。

宦者中賢者若呂強鄭眾固亦不少。至張承業尤為奇特。其心迹與荀文若甚相似。

京師謂宦官為內官。似無所本。不知史記李斯傳。趙高曰。譚輅

高故內官之廝役也。內官二字本于此。

班固作史特恕杜張。不令入酷吏傳。宋儒擬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予大以為不然。夫子有為厲。子產并洩立之。

此不獨知鬼神之情狀。亦是明于大體。若班固秉史筆。自當是曰是非。非曰非。何必為之曲諱耶。禹功敷于四海。而史臣不能諱鯀之方命圯族。所以為信史也。張安世不賢于禹。何必因之恕湯。又何必因湯而并恕周哉。

予嘗讀後漢書。至王允以武帝不殺司馬遷。今作謗史。未嘗不謂其言之過。及讀史記武帝紀所言。不過神仙事。語多同封禪書。且食貨河渠等志。多言武帝好大喜功。

若其雄才大畧則多畧之。固知允之言非無因也。

昔人謂琴中廣陵散不傳。考唐史韓臯號知音律。嘗考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謂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為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金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

譚輅

六上

三三

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于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于此也。其哀憫蹙蹙。痛迫骨之旨。盡在于此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世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由此觀之。廣陵散未嘗不傳。然亦可見調高雖寡。和千載之下。自有知音者。

或問楊脩禰衡皆操所嫉。而處之異者何。蓋德祖世家。不得外黜。故直中之以法。正平好狎侮人。自足賈禍。故可假手。然二子既不保。而司馬氏之禍亦不旋踵。秦誓謂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信哉。

魏武帝顧命至分香賣履實欲掩覆禪代已瞞過一世。人雖陸士衡亦用此作文弔之。至司馬君實方看破。宋高宗南渡以後。岳韓劉吳諸名將。數破金虜。中原唾手可復。而反害其垂成之功。讀宋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齒奸檜。至文待詔始發其隱。其滿江紅詞云。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空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桀亦何能逢。其欲使起宋高于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亦知無辭以對。

魏書論曹植。大都似以才華為操所愛。以狂縱為丕所惡。其不足以知植。其言魏氏代漢。植與蘇則發服悲哭。乃

詩車

全

二五

是露植心事。後竟以此得罪。羈縻躓頓以死。可憫也。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或謂孔子再生。或謂顏淵復出。互相標榜。自古而然。于今為盛。不思百世而下。別有公論。

孔明不從魏延之計。說者多以為疑延。殆亦不必然。大都料敵料人。料已皆孔明所詳密。而不苟者。彼秦嶺子午谷之道。延知之。未必司馬懿不知也。懿度孔明不可勝。身以堅守拒之。烏知間道無良將戍兵。遂使延得直入無人之境耶。故曰料敵。延勇畧雖可使。而難獨任。當時欲求其副實難其人。即有智謀之士。若姜維輩。延亦不

肯與之同心協謀。維亦不能制延。故曰料人。且當是時。孔明食少事煩。精神亦自知漸憊矣。特不欲食其死。而後已之一言。故祁山之役。不容不與。倘魏延之師。即得至洛。而身應星隕之變。將使延孤軍深入耶。將委諸楊儀。董提兵應之耶。蓋儀之不肯應延。明甚。孔明一死。二人之皆不可用。亦明甚。使欲用其所不可用。而卒而不已。則蜀之亡。且不待鄧艾矣。故曰料已。然則孔明不從延計。豈以其計之不善哉。蓋慮之深也。

鄧艾入蜀之日。惟北地王謀及諸葛父子。為死得其正。譙周以左計誤劉禪。而卻正為造降書。皆漢室之罪人也。

譙周

全

二六

一以全國為功。一以從主為忠。晏然受魏之封爵。而不以為耻。可謂賢乎。要之在魏晉。則應賞之耳。若秉史筆者。當以譙周服上刑。卻正次之。

凡成敗不可論英雄。姜伯約當國亡君繫之日。能以口舌間鄧鍾。欲乘其隙。使天意少假之便。真可使日月幽而復明。社稷危而復安。但炎祚已盡。不可復延。故其計不就。然忠心奇謀。自是千載不磨。武侯有言。死而後已。伯約真不負其衣鉢哉。

論後主者。當以譙周之策為非。孫綽之論為是。此天下之正義也。然以事勢揆之。若孫盛所策。退次東鄙。保據江

州之說亦是良圖。而闇主鴛臣。坐入亡滅。可恨也。當時為卻正計。上不能從。北地王之歿。亦可挈妻子逃入深山。易名毀貌。以全天年。以完臣節。何至受晉魏爵。以自污哉。

人但知陳壽作三國志。罪在帝魏。殊不知魏紀中。又為司馬氏地懿師昭皆書謚而不名。以為生為晉臣。當爾耶。至賈充成濟之事。乃萬古大惡。乃隱而不發。第云五月巳五。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是何其曲護窮凶。至是哉。要之壽之心。亦賈充成濟之心也。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覓。又嘗為諸葛瞻吏。為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于吳猶以國號稱。而于後漢獨稱曰蜀史。如此。何以服後世哉。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為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其書以蜀乃宗室。得為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篡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為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有此議論。非創見于綱目也。

昔人但啗文中學論語。不知笑綱目學春秋。且腐儒論史。學動輒推重綱目。殊不知書法敘事中。統緒有不可勝舉者。惜不得一一正之耳。

華嶠作漢史。以皇后配天作合。而前史祇以外戚傳繼。夫編非義也。乃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法堯典。此皆史書所創見。何法盛晉書。亦以紀為典。蓋祖之也。且天稱皇天。故帝稱皇帝。地稱后土。故后稱皇后。然則以皇后紀次帝紀。亦何不可。

晉史皆稱子為息。如愍懷太子傳。使太保衛瓘息庭等語。及夏侯惇傳。惟息承渡江。蓋衛庭乃瓘之子。夏侯承則惇之子也。

史言謝安石矯情鎮物。人皆謂貶之。不知本自佳語。以晉之末季。遭堅之入寇。人心危懼。不有以鎮之。何以應敵。

自非安石。孰能矯情。今人但知矯情之非。及遇抄小事。變便矯不得。

凡作史當舉時之所希者為貴。論晉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愼勤。故所載但當以運甓為難。若奪婢裸體等事。自可無載。

史自三國而下。漸入綺靡。至六朝轉多詔令。益無史骨。且一事見于二三傳。若張禘張暢傳語。及張敷感扇之類。且又有相抵牾者。回視遷固。相去遠矣。

王猛之子慕容垂。知其必能興燕。燕與非秦之利。故始終勸堅害之。至伐燕時。以垂劍誑令。使之悔燕。亦是為秦

計耳。說者以猛嫉垂。豈定論哉。但燕之興廢。垂之存亡。秦之盛衰。自有定數。而猛欲以智術勝之。是為不知命耳。

史書將傳萬世。而晉書李淵石虎皆為本朝諱而稱字。于義未妥。

晉書叙王敦桓玄。宋書叙邵濬二凶。于夷狄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苻堅殺苻生而取其位。慮庶兄法賢而得衆。恐能為變。乃以母命殺之。史乃云。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當時生殺之柄。在堅不在母明矣。及其子欲報讐。尚

譚略

六上

二十九

以為事不在朕。是不以慈與母。而以仁友自與。吾誰欺欺天乎。宜其不克終也。史氏於此。亦烏足為信史。

謝靈運人品。雖不及陶元亮。然當時得罪。自有組織成之者。觀韓亡子房奮之詩。則知其心實以先世為晉大臣。不忘晉室。其任宋者。未必非欲借兵力。以為恢復之計。特志大才疎耳。其見殺也。綱目當書宋殺臨川內史謝靈運。而乃書有罪誅。不知何罪也。

朱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其母聞而憂之。忽一日。母乳復生。汁乃驚曰。吾今已老。復有乳汁。斯不祥矣。脩之果以是日陷沒。予以為非不祥也。乃脩之歿而復生之兆也。

蓋兒生則有乳。脩之既陷虜。與歿無異。後得泛海歸。是其母又生一子矣。然則乳汁之兆。凶耶。吉耶。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有美惡則書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奸臣許敬宗用事。此法遂廢。迨宋璟復之。相業稱賢焉。

楊玄感徐世勣。皆世祿之家。以大義起兵。非貧賤所迫。宜其有成。而皆不旋踵而破敗。滅族者何。蓋成煬者素成武者。勤本有族滅之罪。不干其身。躬于其子。發之。亦可見天意之巧。

譚略

六上

三十

郭子儀之仁義。可化強暴。李光弼之節制。可禦強暴。方史思明以十三萬人降。假令命副令公。或可潛消其叛逆之志。因借其力。以平慶緒。而寵以封爵。移其兵柄。何至復反。乃直以光弼之嚴繩之。如追放豚。能無反乎。即劉展亦將才。但當駕馭。乃無故欲圖之。更激成其反。肅宗將將如此。非鄴侯在內。郭李輩在外。豈能成中興之業哉。

唐肅宗靈武即位。建寧賜歿二事。父子之恩已薄。則君臣朋友可知。且建寧賜歿時。上皇在蜀。烏有父在而擅殺其子者。又何有于故人鄴侯。所以不受官而數數請歸。

者豈其無見于此哉。

唐肅宗不豫。王瑛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山川。仍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為奸。一巫盛年貌美。挾惡少數。十自隨。大為竄竅。一日與其徒宿于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鑰不可啟。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仍籍其奸。以聞。肅宗不復詰。此事比之投巫更快更難。肅宗雖未之賞。然亦能容之行法矣。

讀唐史者多以李鄴侯陸宣公並言。腐儒且有昂陸而低李者。不知鄴侯所言皆直指其事。直斥其人。處人父子君臣之間。皆言人所不敢言。慮人所不及慮。若宣公直

以影響之言。敷承事理。不過一好射策明經耳。烏得比肩鄴侯哉。豈獨宣公。即留侯亦不知孰賢。何也。留侯之所遇者易。而鄴侯之所遇者難也。

鄴侯人物當與留侯武侯比肩。未可輕訾。其託跡黃老。亦是從赤松子遊之意。何本傳乃云人以此薄之。而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亦因之而不改。烏在其為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有輕舉好進之習。背公叛黨之風。固不可以為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謂之小人也。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而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以為小人之黨。不知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為之否耶。范

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旨哉言也。

唐武儒衡論皇甫鏞培克取媚。鏞自訴。憲宗曰。卿欲報怨耶。鏞乃不敢言。當時被論。猶以自訴為非也。

段文昌以錢徽掌貢舉。遺其所屬進士。乃指榜中數人以為關節而奏黜之。并貶徽等。或勸徽奏其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近來士途。有身被論而訐人私書以報怨者。想未聞此事。

五代史記杜威召諸將示降表。皇甫遇輩駭愕聽命。已而

絕吭。歐陽子譏之曰。使遇攘臂殺威座中。猶為得其死。通鑑則以為遇初不與謀。隨眾入大梁。不食累日。絕吭而死。胡氏則以二史異同為疑。不知遇之始而不能自奮者。氣不足也。既而絕吭。則義不辱也。大都是不能辭受禪詔。而既成仰藥之類。何得在晉史為鄙夫。在通鑑為節士哉。

燭影斧聲一事。為千古不決之疑。論者以弟姪不得其死。為致疑之故。愚則據其更名改元。而不敢信其大惡之必無也。夫光義之名。太祖錫之也。太祖崩未幾。而汲汲于更名。何哉。且太祖之崩在十月。而改元在十二月。何

不可少俟元且乎。即此二事不能少忍。即可以逆知其
淪盟之必然。而大逆之跡。難乎其掩矣。

宋人于張公藝書忍之對。譏其不以婦人不預外事諷高
宗。何其持論之腐也。夫公藝民耳。身非大臣。職非諫諍。
可因問而進言乎。褚遂良以先朝舊臣受顧命。言出而
身歿矣。藉令公藝有言。則朝發而夕及。且將為九世同
居之門累。烏在其為保家之道哉。

鄺延之議韓范不同。諒祚之議文韓不同。當時惟從其長
者。而二公亦無芥蒂。其人品亦不因此而有優劣。可見
君子之用心無我也。何歌哭一言。遂成二黨。雖蘇程俱
不失為賢。而程則已甚矣。

衛獻公聞柳莊歿。不釋祭服而往哭之。梁武帝春祠二廟
間。馮道根計。幸其宅哭之。慟。吉凶並舉。古之人有行之
者。何歌哭之說。遂成大隙。

宋季蘇程二氏不合。當時遂有蜀黨洛黨之分。而凡竄身
講學者。必低蜀而昂洛。不知歌哭一言。子瞻無心之戲。
何足深恨。乃其門人李定舒亶等。撻拾詩語。必欲置之
死。程坐視而私心快之。且身入安石門。甘為小兒王雱
所侮。不耻。如此心術。如此學術。而悻悻自以為聖賢。倘
人心不灰。後世必自有公論。

唐垆于安石柄國之際。能叩陛請對。擗笏展疏。大聲宣讀。
力詆安石以及奸黨。帝雖屢止之。而慷慨自若。畧不自
懼。其所養可知矣。何宋史言其初以附安石進。又欲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豈前後邪正。頓為二哉。馮子
以為狂尺直尋。蓋亦非知垆者。當時政柄一出安石。而
其子雱亦在史館。意必惡垆之直。雖已重貶。未足快意。
故復于國史醜詆之耳。宋史可疑處甚多。此其一也。後
世必有能正之者。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填空頭赦。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
書而歎。第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
譚輅

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黎庶哉。
古事多可為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胡銓上高宗封事。當時以為中興奏疏第一。其言王倫本
狎邪小人。市井無賴。以倫主和。故痛詈之耳。不知倫以
使為職。職在和。不在戰也。且倫為文正之後。亦不可謂
市井無賴。使果小人。亦豈能以使事歿于金哉。彼其能
以死拒金而不降者。必非小人也。當時和議。秦檜主之。
胡銓直應首擊檜耳。乃因倫而後及檜。烏在其不畏強
禦哉。高宗時朝野尚有人。奏疏可觀者甚多。未必銓疏
為第一也。

士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如晉人尚玄虛之談。而致五胡亂華。宋人倡道學之目。而致二帝北行。是也。然晉人之說。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于俗而無耻。晉有陶侃之惜分陰。蓋嘗以身救之。而王導亦以為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有以言責之者矣。宋惟陳公輔。陳賈。謝廓然。能自拔流俗。極論其偽。而至今庸惡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然則道學之禍。甚于清談也。悲夫。

晉人多放誕而不羈。然近于真。故亂華之日。猶存偏安。宋人多色厲而內荏。已入于偽。故滑夏之禍。極于一統。

譚輅

卷上

十一

季世講學章。只是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為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為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為甚。賢者不可不辨。

鄒浩雖負當時重望。人素以直諫許之。故當孟后廢時。曾誕二致書與之。而浩不報。迨以抗疏被頰表之譴。則涕泣向人。然則史記田畫之責。其亦有不滿于浩者。故曰春秋責備賢者。

論宋事者。多以張浚殺曲端為非。予獨以為不然。夫莊賈

不誅。則穰苴之法不立。二姬不斬。則孫武之軍不成。五里坡之役。端敢失期。致張巖戰歿。其罪一也。襄室陷。延安王庶使端救之。端次襄樂不進。其罪二也。陝州將陷。李彥仙告急。張浚檄端援之。而端嫉彥仙不肯奉命。致陷屠戮。其罪三也。彭原之役。不援吳玠。致汾州被焚。其罪四也。浚殺之誠是矣。駁馬不可羈的。且將嚙人。况才將乎。吳玠王庶。目擊其然。要非譖之也。

岳鄂王以盡忠報國自許。而高宗亦以精忠許之。謚曰忠武。不知奚取于穆。何遺乎忠。故特筆之。以為議禮君子採焉。

譚輅

卷上

十一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而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耶。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之。而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彼遂唯唯而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而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而然者。第令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之隱疑。即有好檜之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偶見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凡五甲。共六百一人。其策問迂緩如談玄救焚。已見末世氣象。惟第一甲第

一人為文天祥。第二甲第一人為謝枋得。而陸秀夫與馬三人足為此科重。其餘多無可考。然則科目以人重乎。人以科目重乎。其中自玉牒者第一甲二人。第二甲二人。第三甲十八人。第四甲五十一人。獨未有在第五甲者。可見宋室待宗藩之禮。而其間若趙鼎。趙汝愚。皆號稱賢相。不知本朝之制。何獨如此。

臨安饑。詔賑賙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

譚輅

卷上

二十七

其莊其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者甚眾。萬曆己丑。吳中大旱。米價騰湧。予嘗以勸糶。陳之當道。而不無生謗之疑。使肯取法光祖。亦不難任怨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強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之所當知。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飢。是歲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

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藉。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後世果有實心實政者。必能舉而措之。不令震得專美於前。

浚道縣祠唐后二山。眾巫取民女為公嫗。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凡人言三思而行。言致詳也。即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亦無貶辭。如云三思。自是致慎。然再思亦已可矣。註乃言私意起而反感。是三思必不可也。何以言思之思之。

譚輅

卷上

二十八

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乎。

按束修二字。人知為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內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訛。遂不辨明。

按智囊二字。始於穰苴。不獨見錯有此號。而後漢魯匡亦

號智囊。

良平為西漢元勳。史家作傳。宜不率爾。若留侯請借前箸。中武王入殷等語。自二不可以至四不可。蔓延無當。可謂留侯唇舌乎。至曲逆惡草具進一事。猶淺陋可笑。此必當時問巷好事者。訛傳妄說。遷固並舉而不刪。何耶。昔趙堯畫貴彊相之策。不過欲攘周昌位耳。非真為趙王計也。當時辟陽侯之事。舉朝皆知。使堯密以正家法告帝。則辟陽伏誅。呂后賜死。安劉可無俟於勃矣。豈獨安趙王哉。范雎以羈旅之臣。能為秦王言太后穰侯而堯計不知出此。陳平輩號多陰謀。亦不知出此。豈呂氏積

譚輅

卷上

十九

威之所劫耶。

朱建以呂太后發怒懼閼孺。而後以富貴之倍餌之。故辟陽之囚出。鄒陽以竇太后發怒懼王長君。而後以兩宮之寵餌之。故梁事得解。二者作用則一。

吳王反時。周丘以無行見棄矣。乃能請一漢節入下邳。一夜而得三萬人。北畧地至城陽。兵十餘萬。不可謂非智也。然不能逆料吳王之不足與共成功。可謂智乎。大抵英雄之士。急於成功。而不暇擇主。不獨一亞父也。故曰良臣擇主而事。

東漢樂巴初為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

拜郎中。復有子賀至雲中太守。豈以有道術而然耶。

大都婦人有智術者多同。戰國策載君王后引錐椎玉連環以復於秦事。與武后自言能馭肥逸馬。曰鞭之不服。則搥其首。搥之不服。則斷其喉。其不為姑息。惟斷乃成。意頗相類。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初見以為虛得名爾。再往則以為近代名筆。二往而後寢食其下不能去。夫張畫與閻等耳。尚不能知之。况世之不能畫者而可輕軒輊乎。書學亦然。此右軍所以云外久那得知也。今之論書者。多為卮言所誤。

譚輅

卷上

三十一

吳王親坐不封土。不問時日。人言當滅族而不顧。然子孫恭。二世廷尉趙興不卹忌諱。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陳伯敬每事禁忌。而為郤夔所殺。可見孤虛堪輿之說。亦有不拘者。

予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嘗以詩呈文太史。太史手札見答。謂語精思苦。非少年所宜。未幾予病瘍石湖。幾殆幸愈。至年垂不惑。遇君典於公車。遂締交焉。迨君典及第告病。寄示近作。中有一生心事付梅花等句。予亦憐其非壯年所宜。無何而君典訃至矣。人知君典之遇予之不過也。亦知予之幸而不應詩讖。君典之不幸而應

詩識乎。

友道久不古。若鮑駿以辭爵。賁丁鴻。田畫以泣別。賁鄒浩。則猶有責善之道焉。至何湯以其師桓榮四十無子。遂去其妻。為更娶生子。此又出人意表。然亦權而不失其正。

予友胡君懋信。與吳君恭先友善。懋信蚤歿。恭先議以愛女字其子。懋信父曰。吳固相門。奕世令望。吾小姓。敢與聯姻乎。吳竟與之。此誠行古之道者。後其倩貧而蚤歿。吳女歸就養父家。豈天道無知耶。

予既纂選。註意欲續補至本朝。既乏書籍。亦懼感不我與。語輒

不敢冒昧。不意坊間有續文選出。而弁以賤名。是重予罪過也。惟冀賢者察之耳。

大江以南。人家多畜紅魚。名曰火魚。後更尚三尾魚。愚謂火魚火兆。三尾魚有尾大不掉之兆。無何。浙中江南多火災。業已應之。尾大之兆。方可憂耳。

卷上終

譚輅卷中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漢書外戚傳。詔引易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吽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吽無及也。百姓喪其巢。若牛亡其毛。故云凶。以此解易。亦甚明爽。且可示做。本義不知採之。何耶。

童子有言。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勉強行道。則業日廣。而不自知。可見勉強二字。乃持身一大機括。辟如人情。莫不欲逸。非勉強何以能勤苦。人

譚輅

六中

乙

情莫不欲富。非勉強何以能安貧。故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後儒乃謂勉強為善。雖善亦粗。殊不知生知安行者。間世而出。豈可望之人人哉。

禮運孔子云。我觀周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云云。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亦當于言字讀斷。方云之杞而不足徵也。今多讀作言之。誤。孟子發棠章。亦當作野有衆逐虎。不當作之野。

張湛動止有則。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其詐善。湛聞而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大都偽君子。即欲為非。尚畏清議。真小人為非。則肆無忌憚矣。

註漢書者。鄭氏無名。臣瓚無姓。至今其說具傳。可見著述不必係名以為不朽計也。

張衡論漢史。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編年月。紀灾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無異望。其紀號宜見于光武之初。亦自有見。作史者所當知。

靈帝時洛陽上西門外。劉倉妻生男。二頭一身。漢書既載之。元年六月。復載之二年十二月。又載之三年六月。豈一家年年生兩頭子耶。又殿後大槐樹。自拔倒立。亦再見史家重複如此類頗多。皆緣失點檢。

周厲王好利而說榮夷公也。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生也。天地之所裁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之。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可乎。唐太宗以為利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隨以斃矣。諒哉。

靈帝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又有到職出脩官錢。京兆尹直千萬。李固云。利路開則義路閉。此豈盛世事哉。

權萬紀請米宣饒銀。云歲可數百萬緡。唐太宗以為桓靈視我且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是日黜萬紀。自非英君。詎能若此。仲長統昌言謂豺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楊震以為財貨

上流。為上結譏。結譏猶云結怨也。

盧植有云。天子之體。理無私積。范泰以為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斯言誠為民上者所當知。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劉仁軌。仁軌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宗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高宗雖不能直拒匪舒。然肯問劉又問而聽之。亦今所難。

李適之欲采華山金礦。而林甫但言王氣所在。鑿之非宜。雖不言采鑛之非。亦不可以人廢言也。

唐德宗以出師為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及其失國。反為盜資。李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願勿受貢獻。罷宣索。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韓魏公曰。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此言在今日猶為對症之藥。

元右丞盧世榮將為錙銖培克之政。承旨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之右丞家耶。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

而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耐之。則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而羊無所以避寒。即然欲毛又可得哉。此言真可關聚斂臣也。

夫宦官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言當給使至市里也。故蕭復言宦官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國政。楊秉亦云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劉陶謂使夷川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可謂痛哭流涕。邇來在在有之。但不敢言耳。然其中未必無賢有能。委曲調停。上下俱益保障一方。遠近稱賢。此又今之巷伯呂強孫程張承業。所謂百鳥中之孤鳳。不可以常例論者也。

譚輅

中

四

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以為方外之國。不可以法度理。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于夷狄矣。又云。兵入則逃入山林。兵去復聚。留兵守之。則士卒疲困。糧食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登。恐越人徼幸。逆執事。傷王師。有征無戰之體。皆鑿鑿有據。

東越相攻。武帝使汲黯往視之。黯不至而還報。以為夷狄相攻。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主父偃諫伐匈奴。亦云。上府庫下敝百姓。其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嚴安亦云。中

無狗吠之驚。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非所以于民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非所以持久也。武帝能聽之。其真知止戈為武哉。

唐太宗云。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李大亮亦云。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褚遂良亦云。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明良之言。若合一轍。可以觀有道氣象。唐太宗破遼蓋延三州。得戶口七萬。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三千人耳。然猶深自悔。不用魏徵之諫。

譚輅

中

五

鄭元璠云。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何至今日。不能自守。而反借中國以為之守。可謂守在四夷乎。

徐充容惠謂東征西討。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師。可謂有智婦人。

高麗在五代。擊破新羅百濟。已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何至今日。遽弱。

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大吏各自求其屬。而君總其綱也。漢氏用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非于天朝。故二千石不舉孝為不敬。不察廉為不勝。

任自魏晉以來始專任選部邇來併欲奪選部之權不知此權何所歸也

漢宣欲立許后而詔求故劍後淮陽王欽有奪嫡之勢欲感之以推讓乃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而太子遂安皆有委曲寓意處惜求劍時不明言不立霍氏之意而卒罹其毒也

牛弘為吏部尚書隋煬帝不使得專行其職自以為愛惜名位可笑

孔文舉之于張儉孫賓石之于趙岐迹雖似任俠而義以為上要不不可以郭解輩目之也

譚輅

六中

六

外黃令子十三說項羽朱穆十三能拔劍拒盜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此皆少年勇于義者非血氣用事也祭仲妻答其女雍糾婦以為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而殺糾王敬則女謝晦妻乃述此言而雙晦事雖異而所執則同

匈奴慕承宮欲見之官以貌寢不足示遠顯宗乃勅魏應代之與魏武床頭卓刀事頗類然被其識破反以為中國眩名不若應之以誠也

大抵為治更化率由以時宜之趙廣漢以告訐救潁川之結黨而潁川治韓延壽以禮讓消其怨咎而潁川亦治

後黃霸繼之因其迹而治蓋韓善更化黃能率由也

離騷詞賦之祖宜無間言而漢儒有反騷故後世復有反騷本朝楊太史著述頗富而陳戶部作正楊大抵先後相發明亦無不可要不謂牴牾也

襄楷謂星辰麗天猶萬國麗王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襄公為楚所執星隕東郡至地為石上有刻字而祖龍歿

丙吉得雲中之報于馭吏龔遂獲長者之言于議曹可見酒失未足深過不爾則以難近棄季布以罵座誅灌夫矣

譚輅

六中

六七

西漢陰子方至孝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薦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日益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強大至三世而繁昌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然則祀竈似始于此

客有薦士于王丹者丹遂舉之後蒙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相待如舊在患得患失之鄙夫唯恐人之累已即人有薦士者豈肯信之哉若而人者方自以為保全祿位而不自知其鄙亦甚矣其亦未聞丹之風耶

樂布哭彭越之首朱勃申馬援之寃可見古人用心矣彼

以存亡易心者。豈未聞斯義耶。

昔人有言。前有管鮑。後有慶廉。又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至如范張王貢。皆是也。乃若張耳陳餘。蕭育朱博。不保終吉。然則有始有卒。亦豈易得哉。由此觀之。則刺薄斷交。不可偏廢。

相馬之說。有自來矣。武帝時有東門象。傳之西河子輿。子輿傳之儀長孺。長孺傳之茂陵丁君都。君都傳之楊子阿。子阿傳之馬援。援鑄馬式貯君門。故門有金馬之名。以火尉皆可療寒疝。見漢書鄧訓傳。如無火。以口噓之。亦愈。獠犬所傷。宜食蝦蟇。見張牧傳。以油醫宋宮人髮癢。

譚格

六中

八

見徐文伯傳。皆醫家所當知。

漢王謂景丹云。壯士不病瘡。信斯言也。似瘡果有鬼。昔人謂子璋。觸骸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之語。可以愈瘡。正謂此也。晉書謂患瘡者。以桓石虔怖之。即愈。亦可証。馬定國著石鼓辨萬餘言。以字畫考之。似為宇文周時所作。援引經傳甚明。

蕭何在關中。用鮑生之言。寇恂在河東。采董崇之策。均是善處功名之際。

蘇武在匈奴。衛律絕其飲食。至嚙雪餐糞。則其號寒之苦。可知。若新序所載。律于大暑中。以糞暴武。暴之日中。

日。此苦人多未知者。

司馬相如去蜀。題橋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郭丹買符入函谷關。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此關。後相如持節喻蜀。丹持節歸南陽。一事頗同。不獨終軍棄繻也。鄭弘少為御史大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後弘位至太尉。倫為司空。班次反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本朝有後來居上者。彼此不相下。致兩敗俱傷。蓋亦未聞斯事也。

譚格

六口

九

昔人以大小齊名者頗多。若大鄭公小鄭公。大馮君小馮君。大小夏侯。大宋小宋。及大范小范之類。不可枚舉。

今人但稱縣令為明府。後漢郵掾舉觥罰太守歐陽歙曰。明府以惡為善。可見太守亦可稱明府。

近來稱公者不同。有座主而稱門生為公者。若滕公。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申公。鄭玄稱鄭公。又皆以潛德稱。至東海于公。以一事稱。可見公者。仁德之號。故可泛稱。不必三事大表也。

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東歸。寬謂門人曰。易東矣。鄭玄西入關。師馬融。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故宋儒祖之而有此言。

何湯守開陽門。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上更從中東門

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與郅惲事亦相類。

司馬均字少賓。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輒令爭祝少

賓。不直者終無敢言。此與不使王彥方知相同。

成都張楷。能作五里霧。關西裴優。能為三里霧。如此道術。

殆即喚雨呼風之類。昔吳中出賣風雲雷雨者。豈亦此

類耶。

楊雄。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桓榮負土成墳。王吉。外桓

與負土成墳。猶有築室獨居之遺風。

譚輅

卷中

趙堯建貴疆相之說。遂攘周昌之位。張佚言陰氏不當輔

太子而即拜太傅。史家以一言納賞。受爵不讓。為廉不

足。亦有自哉。

奏記猶云進書也。自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始。此後班

固弱冠。奏記于東平王蒼。朱穆。奏記于梁冀。皆此類也。

自昔變姓名者不可枚舉。若范蠡稱陶朱。范曄稱張祿。第

五倫稱王伯齊。皆是。

女人封侯。亦是異事。若呂嬃封臨光侯。霍顯封都侯。東海

王疆三女皆封侯。

韓詩外傳。謂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虎。彎弓射之。沒金

飲羽。明日視之。知其石也。復射。矢不能入。及李廣傳所

載。與此無異。何耶。

魯督後妻。王祥繼母。馮衍繼室。種種不一。朱暉不娶繼室。

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殆有確見。

恭伯夷。齊季札。遐乎邈矣。聞其風而興起者。若丁鴻。劉顛

韋玄成。鄧彪。郭賀。皆是也。其間雖稍有殊。要之克讓自

足。美節不必軒輊。

卷有言東京無雙名者。若成詡。世閔。仲叔。鄧元義。蔡母。恭

樊。志。張。公。沙。穆。母。丘。吳。生。張。伯。路。不可謂非雙名。

陳勝。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班。超。謂。小。女。安。知。壯。士。之

志。哉。二語頗相類。

酈食其為狂生。仲長統亦有狂生之名。第其失言于刻印。

而統以高幹為好士而不能擇人。乃中其病。惜乎其不

納而卒。至于敗。然則統猶賢乎。

魏勃以掃門得見曹參。諸生以門卒當車白事。而自達于

韓延壽。士不遇而求知。固如此哉。

劉陶所謂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

二語可為交友之箴。

黃霸于獄中受書。崔瑗于獄中問禮。鄒陽于獄中上書。江

崔寔政論謂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可見近悅遠來不是並舉朱註然必字未妥而後字亦可玩。

光武徵荀恁不至後乃應東平王蒼之辟明帝戲問恁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徐生不拜李密而拜主世充語意亦如此。

坑儒之禍謂于橫議黃河之投越于清流士之處世可不思明哲保身哉。

春秋內蛇與外蛇鬪于鄭門而內蛇死昭公殆厲公入遂符其兆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而漢祚衰詩曰惟虺惟

虺女子之祥以其為陰物也故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漢杜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與范睢廁中出死人事不同樂巴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與周仁事亦異二事俱可傳疑。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貨得雁門太守者亦還家刺謁規臥不起既入但問卿在郡食雁美乎有頃王符到門規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蔡邕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座聞王怒在門倒屣迎之及

至年幼容貌短小一座盡驚蔡邕謂蔡有異才自以為不如也二事晚近世或間有之乎則猶行古之道也。

河南尹田歆以其甥王謚名知人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得一名士報國助我求之明日謚舉洛陽門下吏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何吏耶謚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二語亦有味。

劉瑜直言時政猶召問灾咎之徵令悉心以對當時雖不能用亦拜為議郎賢于一槩不省矣。

西漢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平允乃高其里門以決後人之昌而子定國為相虞經為獄吏案法平允務存譚輅

寬恕謂其後當有為九卿者乃字其孫詡曰升卿後果至尚書令然則為獄吏者亦可以深思矣所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者非耶。

司馬相如慕蘭相如故初名太子而改曰相如傳燮慕南容三復白圭初字幼起而改字南容。

第五倫乃陳公子完之裔陳完奔齊食采于田改姓田氏後田徙園陵者多以次第為氏故姓第五及客河東變名姓又稱王伯齊是一家而有四姓也。

東方朔客難班固戲揚雄解嘲張衡應問崔駰達旨蔡邕釋海郭璞客傲夏侯湛抵疑文雖不同體裁則一

蔡邕之從董卓。蓋暢于吾能。族人之語。原非為知己而出。既至。自應韜晦為引去計。何吞三遷之餌。遂至興嘆。賈禍。若馬融之于梁冀。抑又甚矣。悲夫。權利之移人如此。可畏哉。

反火事。劉昆宋均俱有之。不禁火事。廉范周舉俱有之。

梁商上已與賓客讌洛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坐中為之

掩涕。張种在會。以事告周舉。舉曰。此所謂哀樂失時。殃

將及乎。商至秋果薨。客歲。予友褚氏。詰旦舉喪。先一夕。

親友咸集。奠畢。會飲。酒後亦歌薤露。相與謔笑。明日大

風覆舟。死者數十人。亦其徵與。

蘭寇賈之釋怨。自是古人所難。若段熲為郭閼歸罪。至

下獄。輸作左校。及朝廷知為所誣。但謝罪而不為報復。

後又為張奐所論。幾至敗成。及為司隸校尉時。欲乘銅

禁害之。得其乞哀之書而止。其視張延賞之于李晟。亦

為賢矣。惜其晚節曲意宦官。以保富貴。卒不免于乳鷄

而歿。悲夫。

魏其武安東朝廷辨。既出。韓安國謂武安君何不喜。夫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魏其必內

愧。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如賈豎女子爭言。何無大

體也。武安謝以為爭時急。不知出此。此事誠後世為大

臣被論者所當知。

人但知徐孺下陳蕃之榻。不知陳蕃為樂安太守時。禮郡

人周璆。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不獨為孺下

榻也。

人知呂布封温侯。不知王允亦嘗封温侯。

李固之从王成保其遺孤。後拜安樂侯。陳蕃之从朱震

保其遺孤。後為魯相。二事甚相類。亦可見善人必有

後。

袁盎之从以晁錯。田蚡之从以竇嬰。胡种之从以王宏。毋

謂冥冥之中無鬼責也。近來吳中潘衛二家事。亦有然

士君瑞歸功于王允而不侯。竟獲免于難。可以幾于輔果

惜不于此時即引去耳。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猶諺云洗手之意

也。馬周取酒濯足。即劉毅乞于鷺炙之意。何人認作真

洗足。則誤矣。

禳田者以豚肩斗酒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淳于髡

笑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鵠。莊

生謂其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二事雖皆寓言。實可反對。

侍郎嚴續以寡學為時所鄙。嘗以珍貨歌姬請韓昶。載撰

其父神道碑載第叙其譜裔品秩不及事業續銜之封還乞改熙載留其稿悉以所贈還之此後若歐陽永叔不改尹師魯銘而謂文慰亡友豈恤世之無識者王介甫謂欲增損直宜見還而求如足下意者為之先達若陸黃門子餘為姻家志墓但言其飲食男女者四十年其家所改數字不得亦如此凡此皆得以行其志又何患其文不高今欲鬻文餬口未免狗人不得行志劉又以為譽墓真可歎也

杜杼弑莊公殺史官計以杜口而卒不免于書即其罪未

論

中

二十六

白殺魯桓聽子允之譖而殺隱公自以為得計而終死于彭生之手可見大惡雖幸免一時而終莫逃于天計齊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諸大夫嫌其少而母賤恐其為嗣乃請擇諸子中賢而長者為太子公憚發之口乃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後荼雖立為晏孺子而陽生既入卒不免于幕下之歿是將以愛之適以害之也此誠可為後世長國家者誠而多不能鑒此何哉越王臥薪嘗膽燕王弔孤問孤皆于破亡之後今朝鮮宜自樹立不知何緣必欲留兵損餉以為之守計廟堂自有石畫不敢論也

衛宣公之欲殺太子伋也使之于齊而今盜遮界上殺之以持白旌為識伋異母弟壽知而戒伋毋行伋不從壽竟盜白旌先馳而代之伋復至語盜以故盜併殺伋夫大杖則走伋可以無死而况壽乎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或問季札讓國于諸樊是矣至自餘祭傳之餘昧而次及札已可受受之而傳光上以稱壽夢之意下不失子臧之節何為不可必固讓而致光僚之相戕者何予曰季札蓋聖人也觀其問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知三家之代晉而免叔向于難知齊政之有歸而免晏子于難則其知幾之哲已先卜知吳之有亂矣故不欲自我生亂而一聽之天迨光既立惟曰社稷有奉即吾君也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所謂順天者昌也然則札之固讓始有先見而然哉

論

中

二十七

按吳兵入郢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其誅伯州犁之讐而史傳遂以為子胥鞭尸者何蓋子胥不禁鞭尸責在元帥此正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漢高之斬丁公與越王誅太宰嚭意同均之所以警不忠也齊晉之戰逢丑父為頃公右齊急右父恐頃公得易處脫

之。晉却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侮。後人臣無忠君者矣。克舍之。而不知後世若漢之紀信。國初之韓成。復有舍生取義者。

伍負之入郢也。自以為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王父偃既得志。或戒其大橫。偃以為日暮途遠。故倒行而暴施之。一語相似。

范睢被笞。折脅摺齒。佯死。卷以置置廁中。賓客醉者更溺以傷辱之。殊不知睢之不死。實得此。蓋溺能傷。可謂天助也。

人知李園以女弟進楚王。似與呂不韋異。自予觀之。非園

譚輅

卷中

二十八

女弟亦妾也。園知妾有娠而不能自達之王。故先求侍春申君。而復以謁歸。失期致其問。亦料春申必私之。私之即可令妾進說。是在春申以為己之子。襲楚而不知實園之子也。卒之園滅春申之家。而秦始皇亦滅楚幽王權利之人。同歸于敗亡耳。可鑑哉。

樗里子。墓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在東。未央在南。孫叔敖將死。曰。葬我于廬江。後當為萬戶邑。亦頗相類。

左傳載長翟僑如。及其二弟。似一門皆長人。若其種然也。何張蒼父長不滿五尺。而蒼長八尺餘。子孫復長。豈亦

種哉。

滕公之功。不加于韓信。鍾離昧之怨。不重于季布。然滕能言布。而信不敢活昧。親疏疑信不同也。

侯嬴為監門。張耳陳餘為監門。酈食其為監門。誠所謂宜抱閔擊柝。

王敦之叛。王道待罪。惴懼呼周顛。顛入時。宜首肯之。出宜言王上諒君忠。詎可保無虞。以慰之。何至大言殺賊奴云云。揆是祖平原君不見辟陽侯。故智幸導耳。假令導亦敦其人。激而中潰。國且不保。豈獨顛不能保其身乎。第導云負伯仁。則有之耳。

譚輅

卷中

二十九

朱建為辟陽侯畫策。亦能料孝惠之必以閔孺故而出辟陽也。至孝文時捕之。初無意殺建。而建先自殺。何其明于料惠而闇于料文耶。抑當局者迷也。

文帝幸上林。問禽獸簿。尉左右視不能對。畜夫從旁代對。帝善之。而言尉無賴。夫尉典守而不能對。誠失職無狀。畜夫代對。亦言其職。豈得以謀謀利口少之哉。帝欲以為令。固宜釋之。言自成一。段議論。非正論也。

馮唐言王者之遣將。推轂而命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今大將既不得專斷。及有功。又必屬撫按再三。勘復欲賞。罰不踰時。不可得矣。何以鼓舞豪傑哉。

蘇代謀齊曰。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茲濟西河北。盡已役矣。以是知齊之可伐也。今浙直齊蜀之師。豈無所備。而皆為朝鮮役。何哉。

從衛之說。各相詆。彼此紛紛然。惟曰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求割地而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此論足破連衛。其曰。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今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此論足破合從。要之從橫之家。各欲行其術。謂之真有益于人國不可也。

天下之勢。不特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秦則又自霸而降。謂軒

矣。齊桓不棄曹沫之盟。則猶有信在也。此後張儀以商於地。欺楚而令絕約于齊。商鞅以會盟欺楚。而虜公子。則又霸者之所羞稱矣。

蕭何用鮑生之言。而高祖之疑釋。寇恂以董崇之說。而光武之任堅。耿弇求徵。耿况遣國入侍。亦是此意。然則光武未嘗疑恂。則更賢于高祖也。

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而安國拜梁內史。笑謂甲曰。可以溺矣。卒善遇之。李廣夜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值尉醉呵止之。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

故也。止廣亭下宿。無何而廣拜右北平太守。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夫一事而報復不同。有如此。

管仲因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還襲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及貢。桓公實北征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後叔孫通因惠帝作複道。而令作原廟。因惠帝春遊離宮。而令以櫻桃獻宗廟。實是祖述此意。大都霸佐作用如此。

吳楚四國舉兵。由于兩女俱鬻爭。秦李卻二氏構怨。始于。史記謂孔子之所嚴事者。于周則老子。于楚則老萊子。此

原二人。而或有以老萊子即老子者誤。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言能言者。不可盡信也。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貌惡者。不可盡棄也。言同而旨異。

孔子七十子之列傳。乃取公伯寮于其中。不知何所見。大都是轅人數耳。可見傳中諸名。亦多未確。而太史公猶以為疑者。闕焉何也。

后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頭。梁武帝舍身。殿上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未幾有侯景之亂。陳叔寶盛脩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日沉酒于酒。賀若弼至京口。彼人告急。俱不省。及亡。高穎至。見

啟猶在牀下安得不亡。

漢作沉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匿而盜浸多。非為法之弊乎。

漢文帝百金惜露臺之費。其宮中衣不曳地。可謂惜財量出矣。至賜鄧通鉅萬以十數。及賜銅山得自鑄錢。又豈持百金已哉。固知親愛而辟。賢者所不免也。

客問世家之有譜牒。自古重之矣。可有乎。可不必有乎。予歎曰。嗟乎。譜亦難言矣。紀載貴其實也。第令有詩禮之譚輅

譚輅

六中

族糊其口于倚市門。子孫非不森森然。問其母。不知其父。此而可入譜乎。亦有穢行雖未大著。而醜聲則已微聞。間有所出。亦不無贏呂典午之疑。此而刪之。非隱惡也。此而存之。是亂吾宗也。故寧無譜。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明經而經絕。其是之謂夫。

宋建平王景素。以危疑處藩。與故吏劉連登曲臺。見鵲集承塵上。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乎林木之下。飢啄渴飲。形體無累。一何樂哉。夫人窮則羨二鳥之光榮。貴則羨群鵲之得所。然則果不如鳥乎。顧所自處何如耳。

劉穆之云。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此言似李斯欲牽黃犬出上蔡門。陸機思聽華亭鶴唳意。大都知道進而不知退者。宜于此等語三復之。

申屠嘉辱鄧通事。人但知賢嘉。不知割私恩以存公法。正見漢文聖明處。

徐孝嗣被誅。眾懼無敢至者。惟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其喪事。朱瑒致書徐陵求王琳之首。孔車收葬王父。偃三事頗相類。

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積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如此辭令。亦可謂輕辨。

譚輅

六中

二二三

劉穆之少貧。不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見辱不耻。其妻江嗣女。每禁不令往。後有慶會。囑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楨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楨柳消食。君常飢。何忽需此。妻後截髮市餼。為其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醉。穆之令厨人以金秤貯楨柳一斛以進。此事若作傳奇。則較之裴度妻兄事。為有

據

朱脩之立身清約。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曾未供膳。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朱則以義掩恩。庾猶是厚道也。

吳興郡有項羽神廟。土人名為項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主。公私請禱。以牛充祭。蕭思明于此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思明。思明不久發背卒。蕭思休事之謹。遂得美官。蕭琛至。則着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并禁殺牛。而易以脯祭。琛

亦無恙。李安人奉佛。不與神牛。又着履上廳事。俄而牛死。葬之廟側。安人尋亦卒。世以為神祟。夫在思明則褻之而得禍。在思休則伎之而得福。在琛則正責之而不能為禍。在孔靖居廳事。亦竟無害。在安人則不免于禍。此必為靈鬼所憑。邪不勝正耳。

宋明帝嘗勅謝朓與超宗從鳳莊門入。蓋朓為莊子。超宗為鳳子。顧其避父諱如何。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遂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遂不入。當時比之王尊王陽然避諱至此。亦拘忌耳。惟不出諸口。若終身不踐石之類。則可耳。

此待中
項三
漢家
屬他人

阿堵二字。始于王衍之言。猶云這個也。顧長康謂傳神寫照。全在阿堵中。謝安謂明公何須壁間着阿堵輩。殷中軍謂理應在阿堵上。皆此謂耳。或疑為錢。或疑為眼者。俱非。

龍星非直龍見。而失言于雩祭。鳳毛非異物。而謬擬于超宗。一失煩類。

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悴于踐蹋。畢萬七戰而死于牖下。費禕坐談而斃于刺客。故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于任運。

袁景倩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其泉曰狂泉。飲之輒狂。唯國君穿井而汲。得獨不狂。國人反以王之不狂為狂。相與療之。火艾針藥。畢具。王不任其苦。亦飲此水。即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斯寓言。似亦有為而發。

袁粲父子。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今欲殺之。以求利。天地鬼神。必不貫汝。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獐狗。戲如平時。一日忽見其狗走入家。噬殺靈慶。少時。其妻子皆沒。蓋此狗即兒所常騎。靈慶不若此義狗多矣。安得不為噬殺耶。今時之負義者。

譚駱
六中
二子

但未有狗噬之耳。

史必書名方可示勸沮。乃褚淵之名以諱唐高祖而但云彥回。豈其生時曾以字行耶。至小字。雖偶一見則可。而人人及之。殊可厭。此亦操史筆者所當知。

褚淵嘗病。夢人以著草一具與之。遂差其一。及年四十八薨。蓋著其用四十有九也。南唐孫承祐少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投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吾壽至五十乎。後果年五十而卒。吉士儻夢鹿皮十一領。及覺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仕進所蒞已九。及得二郡。心惡之。疾遂

譚輅
不藥。三夢亦相似。

周公瑾江左偉人。其才畧功烈。足光紀載。而傳必及其顧曲。固知審聲知音。非抄事也。吾吳張祖逸自謂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一無復存。惟未能遺此。予竊比焉。交游中顧學憲道行。劉高明伯健。暨二馮伯仲。皆可賞高流。惜乎顧之早世也。

孔熙先將誅。宋帝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應有異志。他日又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武后見駱賓王露布。亦引以為已不知人。二人即死。亦可瞑目。

觀陶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知以嘯傲為得此生。若彼逐逐于身外者。非知此生者矣。

庾夔狀貌豐美。頰頰開張。人謂無餒乏之慮。及魏克江陵。卒致餓死。褚羅面甚尖危。有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人果可相耶。

劉世歆作革終論。謂形無知。神有知。有知依無知以立。故形之于神。逆旅之謂耳。其必也。神去此館速朽。此理誠達者之論也。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又楚黃壤。士安麻索。但積習生常。難卒改革。如剪煩存儉。若張奐止用幅巾。王肅惟盥手足。范冉歛畢便葬。袁珍無設筵几。文

度故舟為棺。子庶牛車載柩。叔起戒絕墳壠。康成使無卜吉。亦可彷彿景行以為執則。

簡文與湘東王論文。以為文體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遠則班馬曹王。近則潘陸顧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言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又云。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有異巧心。終媿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甚哉文章橫流。一至于此。

包彈與杜撰相對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被彈擊。故事無疵者。曰沒包彈。杜律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師古為杜撰。

安成王秀刺徐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會孫為里司。歎曰。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此事亦可稱美。蕭恭為時人多不好。歡與仰面。牀上看屋梁。著書勞神苦思。誰傳此者。豈如臨風對月。登山臨水。肆意酣歌。亦達者之流也。

侍郎金元起。欲著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常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

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滕王閣序。有懷投筆一語。投筆乃班超事。非宗慤事。對請纓。即終軍事也。若以投筆易破浪。則非一事矣。大抵以二事合一句。亦無不可。但一聯中。一用二人事。一即一人身上事。殊為未安耳。若莫訝卿卿學太常。我不卿卿。誰得卿卿。自是一事。太常齋禁。自是一事。在結語無對偶。則無妨也。

論詩不必泥何時。若賜櫻桃詩。均為盛唐也。而以太官惟

有蔗漿寒。較之神農本草。自應知。不啻百尺樓上下矣。詠物詩固要親切。亦忌黏滯。須有虛實駕馭。方有意度。盛唐諸作。若櫻桃。偃松。丹竈。玉芝。石室。李嶠并集中諸作。俱可法。後來鄭之鷓鴣。袁之白燕。亦是名不虛得。近時如何仲默賦馬。必之作。真不讓前人。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

古人書法多勒之金石。然已不能盡其筆意。矧繪事以穠淡點染為氣韻。非可以點畫盡者。乃有勒石如蘭亭圖之類。烏能虎賁中郎哉。

王摩詰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餐。較之杜子美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語意雖同。而風度自別。宋人祇知效子美口脛。若干摩詰。則風馬牛矣。詩有一句即止者。如滿城風雨近重陽。是也。有二句而止者。如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及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是也。

蘇長公春燕致詞。有云。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糵。群英而惠肯酒鼓。

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極為得體。但集中偶遺。

傳奇小技。然亦據奇事可傳。若傳裴度者。不用若婁淮西平。直待此人作相事。傳劉知遠者。不用微時牧馬晉陽。犯僧田被笞事。俱欠考據。故不典實。近日松陵顧學憲道行。傳李善義乳。其事雖奇。實本正史。鑿鑿有據。且有感發懲創。如義膽忠肝。化保嬰滋味等語。亦多刺骨。惜俗眼狃于習見。而又以存亡易心。故未甚信。然必其可傳後也。

友陸安道子行。清雅能詩。其所狎丁生。入京不歸。以書

寄之。子行作詩。內華表不歸鶴。素書空寄魚。殊為親切有味。尤長于詞。惜其無後。所作不盡傳也。

唐子畏先生倦遊歸吳。娛情于畫。每作小幅。多似李唐好事家爭購之。先生嘗自題其上云。閒來自寫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如此風度。可想見也。彼使作孽錢者。亦宜思省。

往歲叨南畿鄉試。放榜後。督學使者耿公。羅諸同年會于學官。方會。舟拜。予詰問耿云。作一起拜。一起拜。耿問何以。予云。有學中監中。之別。似難一樣行禮。耿首肯云。二起拜。時國學者先上。予復請云。作一起拜。一起拜。耿

動色云。何以有一起。予云。內有各省者。有治下者。似難一樣行禮。耿無然。曰。再作一起可也。

宋儒有六文一管筆之說。可見一枝筆六文。價已為重矣。今湖州筆價至六十文。一枝而不止。何相倍蓰至是哉。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博徒也。客徵詩壽之。予戲贈一絕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朝石上稱觴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謔也。近來吳中里鄙多傷人忤物。時駕罪于予。則不敢承矣。

狎客馮周卿者。博徒也。能為俚語。予兄弟時狎弄之。一日携至海上。元美以優人風月帽戴其首。令賦帽詩。馮笑

云。風月人間少。區區帽上多。徘徊庭中作吟狀。予悄示之。曰。鬚邊齊拍手。不是按笙歌。馮高吟而入。元美以為馮真能詩也。出袖中金贈之。相與一噱。不知為予所賣也。可供撫掌。

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璧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止易一帖。即以其人之禮。還餽其人。自以為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錫山華秋官從龍。每過蘇。即締交名流。而予亦叨為其賞識。自秋官化去。不相聞者數年矣。一日。予與顧同袍。憇中買舟禮葬。道經錫。有秋官夫人之喪。乃泊舟往弔。

顧以北雍中式時。夫人子鴻臚君。為之醮。詎亦當乎。乃同往拜之。既出。華餽下程各一金。初無意却也。已而問顧真孝廉否。予大慚。悵即峻却其金。此後不復敢弔遠喪。雖欲多絮。亦不能也。可見喪家下程不必厚。厚則令貪夫利財而冒進。廉士引燃而咨且。情兩妨矣。

人因期期不奉詔。知周昌口吃。不知韓非鄧艾孔顛亦口吃。

客問參同契命名。何說之紛紛。予意答之云。參恐即參三才之參。契即書契之契。人身與天地參。其動靜呼吸未嘗不同。合以此契。便可修真。非若黃庭經。止以首句命

譚輅

中

名也。然二經實備真要訣。若金丹四百字及悟真等書。

皆在其範圍之內。養德養身者所當知。不在朝夕誦經禮拜也。

諱之當避。自昔有之。故江春為宜春令。而江統疏其不便。有以也。近代戴大夫諱鳳翔。而出守鳳翔府。不知其屬官文移。當如何諱。此亦握銓衡者所當知。

簡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可見真率之佳。予嘗以率真名齋。而自反多有不能率處。可歎也。

譚輅卷中

譚輅卷下

長洲張鳳翼

世人多好名。不知名成而毀隨之。不若無名之。多好利。不知利入而害隨之。不若無利之安也。是故仁者不近名。君子罕言利。吾聞有子。利則名。夫爭名者。名必損。爭利者。利必奪。故黃霸之嚴。城于治郡。石崇之禍。至于市曹。可不戒哉。

今人營營謀利。不知止足。將為身計。則身之壽考不可知。將為子孫計。則子孫之賢否不可必。

知鬼神之不必有。則不當祈禱。知鬼神之必有。則不當為非。

譚輅

中

當為非

瑚璉飾而闕焉。不若燕矺之在璞也。梗柎斲而小焉。不若檇杉之在山也。故才有以不試為長。力有以不賈為勇。火見日則熄。火之不如日也。明矣。然隆冬濡衣。見日猶凍。

向火則釋。無他。大而遠。不若小而近也。

天下有大盜。而距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

可謂能盜。其究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顯報。蓋名者造化之所忌也。不可

以大位厚貨盜之也。計世間物。惟一閑字可盜。語云。偷閒。偷即盜之謂也。惟盜此。庶幾無禍。然閒亦未易可盜。

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予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曰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漸益哉。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摘摭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賁綠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嫫母入帷。田巴大行。魯連退舍。欲望孫陽于異代。豈易易哉。昔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宜其令終也。

譚輅

卷下

三

陸士衡詩云。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然則潤身生色之云非乎。夫徒見玄冕之妍。則必以冠可彈而不可挂。褐可釋而不可服。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迨其及也。乃思華亭鶴唳晚矣。

潘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崇同詣市曹。及宋道璵贈張始均詩。皆成詩識。詩識之說起此。

何無忌酷似其舅。此晉人語也。唐人詩句便用之。似舅即賢甥。夫唐人用晉人事。猶今人用宋事也。前輩有以用宋元事為不佳者。亦未之思乎。

杜少陵詩。謂當今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白時流

寓在山東。故云山東李白。非白果山東人也。用脩太史辨之似矣。獨以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而杜詩亦是說東山。後人乃倒用之。得無失之鑿乎。

張華博物志。言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乘槎入海。見織女及牽牛。人云問嚴君平云云。並未言張騫。而荆楚歲時記。以此事屬之張騫。何耶。豈因少陵詩有奉使虛隨八月槎之句耶。或杜因荆楚傳聞而作耶。然虛字亦自可味。

作詩雖有形容處。亦須近實。若不覺井晨東。只要形容貧。不知井棟事何嘗有。惜不以釜字易井字。

譚輅

卷下

三

學古人詩。亦須擇其佳境。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誰不知為杜語。苟效此口吻。便是老頭巾矣。

昔人謂子美詩。若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就成敗論。非斷案也。吳亦豈易吞哉。孔明本意。只是可與為援。但吳人以彼之得志為我之憂。故有襲關之事。要之赤壁之役。非德漢也。不欲劉之并于曹也。荆州之役。非德魏也。不欲曹之入于劉也。大都為已謀耳。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是詩人之致。要事理標下。江陵以來。師已老。氣已驕。而東吳君臣以精勵之識。兢業之慮。應之。即無火攻之便。亦足以固守。豈

有破亡之理而使二喬為所虜哉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論學者自周孔而後言必推宋儒然則漢唐諸儒若董若韓豈出宋儒下哉即今論詩者必以為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似矣獨不思風會之流時各有盛古詩則盛于漢魏流而六朝漸覺綺靡初唐諸賢力挽之其體漸正近體至盛唐固臻妙境至晚唐宋元亦有合調者必曰兩漢盛唐後無詩直至何李始復古然則宋元以至國初諸君豈無一言幾于古哉要之作詩者不必有蹊徑論詩者不必有成心

譚駱

六

下

論詩當觀樹木其心術根也人品幹也學力枝葉也辭華花萼也若專就詩論詩而不求其心亦非深于詩者故觀結廬之釋則知閒雅出于素履讀聞笛之詠則知慷慨發于由衷苟非其人則華而不實雖能大言終是快惡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為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佗不可謂無武今文士攘臂談兵武弁爭先搽觚自謂希文甲兵俗期露布在是則吾不知矣

魏元忠云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

射為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深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言哉言也宋謙光云才應經邦惟令策試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亦是此意昔蔡邕至會稽論趙曄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今論衡具傳而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亦有幸不幸耶昔人謂蘭亭記絲竹管絃之盛一語有重複之病不知此四字出自張禹傳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是也論者不譏孟堅而譏逸少多是不曾讀前漢書耳

譚駱

六

下

陶淵明閒情賦深昭明以為白璧微瑕宋廣平梅花賦皮日休以為嫵媚語不知萬物僵仆四語豈果以嫵媚卒乎何蕭之誤蘇長公議之而皮之誤未有人攻之者可見作文固難論文尤難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後思道師邢子才讀書為文示松松亦不甚解乃歎學之有益然則為文貴其難解耶夫搜秘炫奇可迷俗目可賈虛名不知理義既無發揮心術則已大壞不可不辨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中譏評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賈禍者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七〇

今人寄遠書。凡通顯者。不必親書。或欲致親厚。益以副啓。乃用手書。然則前書必套語。似亦可省也。且令貧士答一書。便是兩書。倩人則無可倩。自作甚難。昔張紘傳。記紘與孔融書。多自書。融答書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則知古人之書。不必皆自書。亦不必以人書。自書為厚薄。而一啓之外。加以一啓。為畫蛇添足也。

葛洪自序云。大塊秉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李白春夜謾桃李園序。有曰。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蓋本諸此。

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密。一云李虔。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况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有同時而姓名相同者。漢有兩韓信。太史公以韓王信別之。亦有兩宋弘。一哀帝時中常侍。一光武朝名臣也。魏有徐邈。乃稱中聖者。晉亦有徐邈。乃答會稽王道子以節儉清脩為暢者。又有三李密。一上陳情表者。一李元忠族弟知醫者。一隋末起兵為唐所滅者。漢有朱買臣。梁亦有宣猛將軍朱買臣。同時又有關人朱買臣。乃按劍請誅宗黃者。亦有同時而姓字相同者。漢有兩杜子夏。以大小冠別之。有同字者。東方朔字曼倩。雋不疑亦

字曼倩。于定國亦字曼倩。楊雄字子雲。谷永亦字子雲。石顯字君房。毋將隆亦字君房。侯霸亦字君房。司馬相如字長卿。夏侯建亦字長卿。施讐。孟喜。俱字長卿。司馬遷字子長。李尋亦字子長。陳湯字子公。田廣明亦字子公。晉諸葛恢字道明。荀闡亦字道明。蔡謨亦字道明。當時有中興三明之號。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孔愉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張玄之。謝玄。時稱南北二玄。顧榮。賀循。皆字彥先。字亦有一字者。若項籍字羽。袁盎字絳。朱雲字游。眭弘字孟。蕭咸字仲。敬德字恭。顏之推字介之類。有二字者。若張天錫字公純。馮弘度字摩

訶衍之類。若慕容廆字奕洛瓌。高歡字賀六渾。斛律金。字阿六敦。則皆夷音。不可以為常也。有字與名同者。若任孝恭。字孝恭。庾仲容。字仲容。魏蘭根。字蘭根。孟浩然。字浩然之類。梁元帝嘗著古今同姓名錄。惜不得見之。昔鄧養外孫苜公子為後。春秋書苜人。臧鄩。賈充以韓壽子謚為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為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是矣。然以呂移羸。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為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漢魏間人所謂為之語。有二句者。若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若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是也。有一句者。若道德彬彬馬仲文。若五經無雙許叔仲。若五經紛綸井大春。若五經復興魯叔陵。若解經不窮戴侍中。若說經鏘鏘楊子行。若避世墻東王君公。若殿中無雙丁孝公。若德行恂恂邵伯春。若關東航航郭子橫。若德行堂堂邢子昂。若洛中英英荀道明。若關東大豪戴子高。若居今行古任定祖。若後進領袖有裴秀。若嶷然希言汪應元。若人中爽爽何子朗。是也。然皆以第四字叶第七字。即如古之與祖。豪之與高。皆此類也。惟無雙之雙。叶叔仲之仲。不可曉。意必以他音叶之。又若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及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若衛玠

譚幹

二六

二八

談道。平子絕倒。若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若洛中奕奕慶孫越石。則又以四字為句為韻也。

萬石之名。人但知石氏父子。不知馮陽八子皆二千石。亦

號萬石。秦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

人。亦號萬石。兩漢萬石之名。固非止一石氏也。

袁盎得免于吳軍之囚。以侍者。陰鏗得免于侯景之亂。以

行觴。不獨絕纓事也。亦可見委曲體人之情。自是美節。

史事多相類。人知邵平罷侯種瓜。而不知步騭早年亦種

瓜。自給。郭原平亦種瓜。人知時苗留犢。而不知羊篇亦

有留犢事。王遜亦有留駒犢事。人知檀道濟量沙。不知

晉胡彬拒秦已有量沙事。人知何武去後見思。不知羊玄保亦去後見思。人知蜀先主垂手過膝。不知慕容垂李祖昇梁宣帝宇文泰皆垂手過膝。人知馬良有眉。不知劉曜亦白眉。人知季友有文在手曰友。不知梁武亦有文在手曰武。隋文亦有文在手曰王。人知張巡殺愛妾以饗士。不知前此臧洪亦有此事。人知蘇軾有金蓮燭送歸院。而不知在唐令狐綯召對含春亭。亦有此事。人知漢有郅憚事。不知王滿聰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張耀居守夜拒北齊王。事亦相類。劉禪之有北地王。諶。魏泓之有佛念。事亦相類。衛青為平陽侯家奴。能翹為

譚幹

二六

二九

石崇蒼頭。許丞重聽。陳頤耳聾。二事亦相似。緹紫之請贖父刑。王秀之乞葬義康。事亦相類。英布當刑而王與章昭達墜馬鬚角小傷。及中矢眇目。俱驗相者言。亦相

類。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

之為醫家言。考顏弘之傳。求蛇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

童子持一青囊投合。開視乃蛇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

醫耶。

王祥魚妻。詩鯉頰合蛇膽。劉殷董騰。墨蒸瓜。皆得之于孝

友感召。孰謂天道遠哉。

楊氏自震至彪。世為三公。不獨以人爵尊也。即脩不克令終。亦大德不踰。近世非無奕葉八座。顧歿者既不足致大鳥。而存者又皆小草。子孫愈趨愈下。曾市井之不若。而猶以門閥自豪。悲夫。

座無尼父。安辨顏回。今人好議論人長短。譬如身不在堂上。而欲論堂下人曲直。已為有識者所笑。顧有疑心信耳者。惟其所低昂而高下之。何異矮人看場。按圖索駿。尤可笑也。

昔袁淑錄有跡無名者為真隱。傳隱而直。寓意微矣。若漢龔勝。歿節。有老父來弔。哭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為誰。劉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農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凡此類皆所謂逃名肥遯者也。至今令人想望丰采。晚近世有片長寸善。輒汲汲皇皇。惟恐名之不聞于人。豈亦未聞斯人之風耶。

西京末。老人哭龔勝曰。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東漢末。

陳留老父止去官。泣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語意相類。而二老俱不傳其名。是真能藏名者也。

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哭。莫知為誰。孫晷歿。未及大歛。有一老父不道姓名。撫棺而哭。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此二事頗相類。

楊固答王顯問宅以為傳舍。與蓋寬饒語亦吻合。臧洪為張超歿。而陳容為洪歿。邊榮為沈攸之歿。而程邕為榮歿。皆所謂一日殺二烈士。

先秦之嫪毐。後秦之李威。其與漢之審食其一也。

初苻堅國中有謠言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謖名子皆以石。欲應之。後堅為謝安石謝石所破。秦始皇因謠言亡秦者胡。故築長城以備之。而不知胡亥亡秦也。即三秦事。識亦有驗哉。

史書中。若孔明不用魏延計。孫權不用朱桓夾石單車之計。桓溫不用郗超徑造鄴城之計。事略相類。

馮諼市義。汲黯發倉。全琮散米。劉頌賑債。范純仁麥舟。事亦略相類。

祈奚免叔向。貫高明趙王。辛慶忌救朱雲。是儀免刁嘉。吳範免魏騰。其急人之困。事殊心類。

荀息之歿矣齊蔡邕之哭董卓向雄之乞葬鍾會荀闈之乞葬齊王冏劉祐步持長沙王乂之喪盧志隨成都王穎均之可謂忠于所事未足深過也

史稱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若趙括嚴延年潘岳劉琨之母皆可以言知廢

新城三老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申屠剛以為順人者昌逆人者亡蓋天人感通本無二理其言雖有異其旨則不殊

王莽女為漢后楊堅女為周后皆能矢志完節事頗相同韓信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

譚輅

今

下

下

王濬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旗旛于公高其門令可容駟馬車陳頴因父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此等事實相類

荀氏八龍溫氏六龍下氏六龍王昕兄弟俱風流蘊籍人號九龍此類甚多

扁鵲醫術受之長桑子房兵法得之黃石郭璞卜筮傳之郭公事跡畧相似

桓譚為漢帝鼓琴而宋弘責之張尚不為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為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為齊王鼓琴而冏莫能難范曄不肯為宋主彈琵琶必

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可見士當自有執持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為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如此功烈科目中亦便未易得

胡毋輔之好豪飲其子謙之醉字其父曰彥國年高不宜過飲輔之牽與俱飲盡醉王導與長子悅奕碁爭道導

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張鎮謂其子曰吾不如汝有佳兒鎮孫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夫父子雖天性之親以基酒言語相狎侮如此得無嘻嘻之吝乎然以晉人風度儼之今時之睽乖者則大有間

黃霸治郡稱最而拜相則功名損公孫述少年兼攝五縣而不能有全蜀龐統蔣琬非百里才可見才之大小不相兼如是夫

譚輅

下

下

下

和士開恃權求平鑿愛妾劉氏鑿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奴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此是以石崇綠珠事為鑿也喬知之既能鑿崇法鑿借多二詩與碧玉遂亦不免

阮仲容素幸姑之婢姑嘗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仲容聞之遽借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郭景純愛廬

江主人婢無由得之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純言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乎東南二十里。讀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景純陰使人賤買此婢。乃陽為符投井中。主人見赤衣人皆友縛投井。主人太敬愛景純。不知為得婢計也。二事可並為解頤。

左雄薦周舉而舉劾雄。雄曰。引君所以自伐也。崔洪舉卻詵而詵奏洪。洪曰。是挽弓自射也。楊素薦榮。而詵繩素左右。素曰。舉卿適自罰也。特形諸言耳。未始讐之也。然律之趙宣子。謂可賀我者。已不相似矣。乃有惡門生論已而以盜賊詈之。豈于古人之事未之聞耶。

趙苞斬兒之不顧其母。邵續之不顧其子。非不可語忠義。

然非人情。在中行必有思患預防之術。不至臨難傷天倫也。

王陵趙苞事相類。而苞嫌忍心害理。無旁行之權。徐庶周彪事相類。而彪嫌危言危行。非處變之道。

昔人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予謂父子天性至親。其視猶子。自是有間。第五倫夜起之言。乃至情之不容偽者。當患難而棄其子。非人情。不可近也。矧繫之于樹。絕其奔突乎。其無後也固宜。張範以陵易戩之事。亦復近之。幸而兩全耳。夏侯淵以歲凶棄其子。活其亡弟之女。知有義而不知權衡其義也。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周。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是無夢否。

人稱黃憲曰。子國有顏子。稱謝尚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人稱張華為當今之顏子。郭奕稱羊祜為今日之顏子。周續之通五經并緯候。亦有顏子之號。梁主以伏挺為顏子。陳惠雲法師以徐陵為顏子。漢人稱張霸為張曾子。梁人稱滕曇恭為曾子。隋人稱裴叔卿為裴曾子。王衍自比子貢。而譙周門人稱羅憲為子貢。文立為顏回。陳壽李宥為游夏。雖當否未可知。而語獨相類。

孔子之辨萍實。商羊。獮羊。可謂生知矣。至後世若東方朔之識騶牙。劫灰。蔡邕之辨焦桐琴音。邕女之知絃絕。張華之識。鳧毛。白龍肉。蛇化雉。雷煥之識劍氣。郭璞之

劉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可見此事不獨太常也。然妻有過。立加杖捶。殊非人情。而傳推其公直。誤矣。

臨淮王初名亮。因避穆紹父諱。求改名。詔以王常以荀文若自况。改為或。字文若。于或亦字文若。又如李預字元凱。三人皆六朝人。相去不遠。皆有相如慕蘭之意。

虞潭將討沈充。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後果破充。劉裕征鮮卑。攻廣固。忽有烏如大鷲。蒼黑色。飛入帳中。佐史駭愕。以為不祥。胡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祥也。明日攻城陷之。此事與謝艾因梟鳴牙中。而知剋敵之兆。孝恭以取水變血為敵人授首之兆。可以並觀。嘉靖間。譚司馬綸為中丞。適有胡平作亂。譚將航海為搗巢計。一卒抱酒登舟。而羸其瓶。衆皆失色。譚怒甚。欲斬卒。杜方伯拯從容起曰。可賀。瓶已破矣。蓋以瓶為平也。譚遂釋然。因取勝以歸。予友王玄靜時為其

譚輅

下

下

下

下僚。目擊其事。向予言之。千載上下。事有相類如此。庾悅之于劉毅也。毅既先至東堂。又自言身久躡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聽如此語。便合讓之。悅之既不答。而子鷲炙之索。已似試之矣。悅之復不答。則悅之目中。固未嘗有毅也。迨毅既貴。職任相臨。符攝嚴峻。數相挫辱。亦報怨之常。而悅之疽發背歟。亦不知自反矣。謝景仁之于劉裕。則有人情所難能者。當時謝已貴。而劉固未遇也。留與共食。已云折節矣。矧食未辨。而君之召命續至。雖舍之而去。亦不為簡。景仁乃云。王上見待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

飽食然後應召。裕感之。故義熙間。特見親貴。已上二事。同列一傳。而傲物下士之報。迥別如此。凡為如意人者。可以自省矣。今人遇躡頓人。鮮有不為悅之者。若方為具飯。而有一二執人至。且將揮而出之矣。豈有詔命相召。而不倉皇失措者哉。

劉峻與秣陵令劉沼書。庾亮與僕射孔坦書。皆是答之于既歿之後。二事頗相類。亦足以見古人不以存亡易心也。

郭解之客殺人。公孫弘以為解雖不知。甚于解殺之。故儒先以為得大臣之體。嘉靖間。以殺沈鍊而罪楊順路楷。

譚輅

下

下

下

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為解者在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養饋之。而乃以他罪罪之。有二偷入蔡齋室。齋聲若雷震。一呼。二偷驚歘。有偷入王獻之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不幸耶。可發一笑也。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為南北之分乎。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嘗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賣地理者。其言曰。爾也。為我。

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即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奈何。為人子者。知欲厚葬其親。而不虞象由齒。警膏用明煎也。士安以簾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固人情之所難。若謝貞薄板周身。坎山而埋。韋寶舊衣成飲。牛車載柩。刁雖折厚。菹裹葬之。衷自是可法。近日憲副金孟陽先生。清素貞介。士也。享年七十有八。先其未病時作家約。甚得此意。

譚輅

卷下

二十八

丁奉宅凶。後周顛。蘇峻。司馬秀。熾壽。皆居之以罹禍。王僧。蒞不信。請以為第。築未居而敗。可見堪輿之說亦不可。盡廢。但當避凶。不必要福耳。若乃伊氏占吳明徹墓。以。葬日有乘白馬逐鹿者為驗。則吾不貴也。

何點初矢志不娶。既老乃娶孔氏女。吳國張融為詩嘲之。曰。惜也何居士。薄暮遘荒淫。成弘間孫太初至吳。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人疑其仙也。已而婚湖州施氏。不半年。而卒。識者有遺憾焉。何千載上下相類如此。

吾吳號煩劇。往歲太守吳公以賢能稱。無何入為大中丞。撫浙。竟以兵變去。乃知毋將汚于異州。孫寶繞于定陵。

建文朝齊泰。黃子澄用事。任意變更。後靖難兵入。束手遁。逃。雖非奸臣。亦非忠臣。明甚。吾吳有習為狡詐者。冒為。其後刻石埋地。引火掘出。借口鄉宦以欺申明府王兵。憲遂立表忠一祠。與姚太守善同祀。不知姚肯享否。自。此詐得行。後祖其術。刻石埋地以欺愚夫。更有可笑者。隋劉臻位儀同三司。耽經覃思。性多恍惚。至于世事。每有。遺忘。時有劉訥者。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自省中出上馬。從者問安往。臻意欲詣訥。答。曰。往劉儀同家。從者謂欲歸也。乃引之至家。既扣門。臻。尚謂是訥所。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之門。

譚輅

卷下

二十九

臻驚曰。汝亦來耶。此事與稗家所載本朝陳也。罷事大。相類。但劉云子。陳云妻耳。豈事果同耶。抑好事者襲陳。迹而新之耶。

左慈于吉之術。皆足駭俗。曹操不能無惑。而孫策則奮劔。不回。乃知策真英物。非操所能及也。

後漢耿况卒。其子國以次當嗣。乃上疏言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卒以霸襲侯。然國身至大司馬。可不侯侯而。貴。而二子秉夔各自以軍功封侯。天固償之矣。充讓自。是美德。而人鮮能之何哉。

爾朱仲遠之鎮東都也。以事捕魏悛。悛偶出外。執其兄子。

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乞
以身受罪。仲遠義而釋之。吾吳顏孔章者。画士也。有兄
呈于吏議。逮捕甚急。逸之留都。兄子見執。孔章挺身出
曰。童子何知。我其親弟。歿且往代之。竟繫獄。以免。兄子
踰月。兄始歸。亦倖免。誰謂今人不如古哉。

後漢河內野王山有龍。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為龍能變
化。不當歿。因舉秦始皇時祖龍歿之兆。及舉玉舞天鳳
間。黃山官歿龍之訛言為證。近年中土治河。得歿龍。潘
司空以為瑞而上。其骨豈歿龍在古則為灾。在今則為
瑞耶。何古今人所見不同也。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為漢祚將盡。天下有兩
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寧間。西
明門內。樹變為人形。鬚髮具備。為斂手之狀。惟無目鼻。
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見者咸
來說。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于難。壁間有巨手見。長七八尺。臂大
數圍。令人斫之。豁然不見。初疑為左史好誣之類。近有
松陵陳文學。向予言簡村一婦。至園中採蔬。地中忽出
一手。長二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
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迨扶婦救甦。手已不見。與諸葛

事略相類。夫幾而簡村。惟大水。

昔人冰山之說。乃是喻言。近日楊舍居民。夜聞隔河有聲。
若衆喊呼狀。意疑是盜。不敢出。但于隙中窺之。見隱隱
有火光。明日。河中成冰山一座。亭謝塔級。關于種種皆
備。有城中好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屨可陟其巔。雖人
力為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經月始泮。亦大異事也。
未幾而江陵敗。

晉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
任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
穿皮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近事亦有相類。

續漢書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周群以為哀帝時
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禪位魏氏。劉
曜時。武功男子蘇撫。咬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反亂
世宜爾也。嘉靖末年。山西男子李良甫。變為婦人。不知
盛世何緣有此。予疑其妄。遇一山西友于棘園。問之。云
是其佃戶李良雲之弟。因述其不誣。

嘉靖間。楓橋場醫龔氏。有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備
工人居龍。家存母雞。作人言。乃知石言于晉。不為好
誣。

洞庭西山一老人。殺其妻而食之。三老縛之。白于縣。郡明

府鞠問第云有之而已。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此事與後漢書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相同。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為土人徐鑰氏所購。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殼。而鑰家火發。遂不敢伐。久之。復為從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銷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國初蕭山來氏有女。受聘未行而寡。此女矢志不移。至七十八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歸宗。得個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今其墓尚在。于今孝廉君選為九世祖姑。故嘗向予談之。然此事尚未登

譚輅

二六

廿二

郡邑二志。特筆之以備彤管採遺云。

世廟初。欲賜第顧文康。文康辭焉。而請城崑山。一時崑人咸以為勞擾。不二十年。倭夷犯崑。攻城不入。然後知德文康云。

國家用刑須當。方足以服死者。亦足以警生者。嚴世蕃罪自應死。然坐以謀逆。則其所無。律有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若坐以此條。彼復何辭。

至元甲午。每月節氣。俱應月數。如正月節氣在初一日。二月節氣在初二日。以至十二月皆然。元史可考。今萬曆甲午亦如之。第差一候耳。若彼以立春正月節。此以雨

水正月中之類是也。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西樵野記記之。至萬曆壬午亦然。但七月十三日耳。豈皆氣運當然耶。有明于天之道。若李淳風者。必能知之。

本朝史學。不無資于野史。若吾學編成一家言。其遜國紀尤為有見。第理學名臣之言。不免添足。既曰名臣。而復加以理學。豈其餘名臣皆昧于理者耶。不若入儒林傳為妥。

言信書。不如無書。于紀載尤甚。祝希哲作野記。至天順初年事。多庇武功伯。人咸信之。不知武功乃希哲外祖也。

譚輅

二六

廿二

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世間未嘗無鬼也。何王仲任論衡。以為非人必精神所為。皆意念存想所致。若袁盎之于梟錯。田蚡之于竇灌。謂之存想則可耳。至以彭生之犬豕。為齊襄存想所致。然則從者皆見之。豈從者亦皆存想彭生耶。草中老人之亢杜回。回見之而躓矣。回豈嘗存想此老人耶。魏顆方倥偬之際。豈嘗存想及老人耶。陸士龍見王弼而與之談玄。初不知為弼家也。亦豈嘗存想弼耶。又如梧丘鵠亭。初不知有此事也。及夢而求之。求而得之。謂之非人。死精神所為不可矣。亦可謂之存想耶。阮瞻素執無鬼

論。毋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濕畢。言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于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後歲餘卒。此事可為左証。

鬼神事不可謂盡無。亦不必謂盡有。孔子答季路之說。自是萬古定論。若溫太真牛渚磯然犀照水怪。于令叔生父婢于墓中等事。豈可為常。近日城西有還魂之奇。城東有請仙之驗。傾城嚮之。至能動邑大夫。予則不敢往也。

言中有一姓者。戊籍也。其人客遊燕。途遇一壯士。與之結言幹 二六 三十四

為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尚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往取之。來管救我。如不可救。幸為我給衣食使用。我死。君便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反以其金賂獄吏。斃之。獄底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而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如右。同舟人方知丁有負心事如此。乃相與跪拜而祝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于舟。重為我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我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抵家。同舟人咸微察之。初無恙也。三日後。忽復大叫。仍述前所言。取鏡自鏡。落齒。家人奪之。則攖刀自戕。

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填道。予亦往觀之。或戲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我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夫盜賊之人。宜若冤鬼易散也。而尚有靈如此。孰謂死者無知哉。所謂赦書。蓋是時是隆慶改元也。

予友顧名甫。自常山學諭。遷國子學正。歸路經錢塘江。夜投宿店。遇一舊識武林俞四者。與之周旋。同夜酌。云此舅家姓丘。故代為支客耳。詰旦送之出門。名甫抵家。向予言。曾于江上遇俞四。予故知俞四死已久。適坐客有類三者。方往弔之而歸。共相視愕然。無何。名甫病作。竟不起。然則所謂舅者。豈樞耶。丘者。豈丘墓之謂耶。

福寧州一夕有穀飛來成堆。具獅象牛馬之狀。堆堆可數。民不敢取。一夕忽飛去。殊駭聽。惜不遇。詳實知伯。商羊知水者。相與評其災祥也。

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半夜大雷。越三日。蔣少參自甬直入城。傳說其鄉一人。載母同出借米。得五斗。歸至吳淞江。乘母就江中洗手。擗之入江。人無知者。歸已暮。遇雷雨。便覺。令妻以大缸覆已。妻疑之。因語之。故語未畢。忽安所在。明日其人擊灰江岸。與母尸相倚。而口含母乳。事蹟天道遠哉。觀此。可為不孝者戒。

程氏青布店有一漆匠薄暮往九娘墳間步見一美人行野中匠隨視之遂相顧眈逮夜匠還店宿則美人至矣叩之駕言主人之妾夜至曉去者經月匠面土色語失序衆訝之爲請救于道士徐期賢徐嘗從龍虎山得降魔術乃爲書符作法未及一周時匠已死衆驚奔告徐徐曰無傷對理耳行且甦衆疑信半俟至五更匠甦矣問之曰我爲城隍攝去與某氏陰覓對理柳責氏不合以游覓迷惑生人牒發鄂都責我不合輒起姪心笞二十族還驗之二腿杖痕方新病遂愈即此可見一念之妄足以着邪可不慎歟

譚輅

六

下

隣人陳竹匠病疫甚忽若游魂至一公府前見門內鎖數人東隣鈕賣肉及家奴張俸在焉門外隸人謂陳曰汝無事至此宜速歸歸則在枕席間因向其家言時鈕與俸無恙也匝月陳病起猶屢向人言之予亦聞之以爲病熱妄見識熟人耳無何鈕病俸亦病相繼而亡然則所謂陰司者非耶

五宗老蒼頭張坤居北寺前病膝癱不能履地一日至顧家橋登丁少參門尋其姪姪蓋丁賊也適有事呼之不能即出坐與其隣話久之曰吾腿痛不能待歸矣明日計至好日昨在此何遽死訊其家在牀褥者四十餘日

矣何緣出門但昨在牀口中喃喃若問姪耳大白晝大都生鬼之出衆皆見之自非真知鮮不以爲好誣也友人師子喬請選果庠生也家城中一日欲造吳恭先在專諸巷遇其友金某與之携手登城迎遞叙話復下城出閭門至渡僧橋別師過橋抵吳吳迎謂之曰聞金某歿乎已遣人往視之矣師笑曰適與同行出城寧有是哉吳亦疑之及吳使返命云金官人果歿矣尸停某處師試其服飾一如師所見衆愕然師亦失色無何先有信義人也親向予言之方以爲果然

譚輅

六

下

之魯望嘗戲予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網巾變俗似白壁微瑕予應之曰郭林宗折角巾謝安石蒲葵扇王遵業穿角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琴川徐司空姻家也一日過予適予謝公車以居士服出見司空曰親家着此衣便無用矣予答曰夷惠未嘗登甲科然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不可謂無用若彼蠅營狗苟以獵致大位者自以榮身肥家爲得計不知生無益於時歟無聞於後兮無用耳司空不解聞者撫掌

郡中毛甲生賜藥水治瘡石繼流守之以救畝之入給之數年前僧欲受之方立一戶近毛氏子孫始訟之事

至郡當事者意左袒緇闔城同袍出與辨之當事者云立戶已數年何不于五年六年間辨之予對曰襄公後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未聞有責其五世六世不復讐者當事者不覺失笑。

嘗觀勸學文如云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如云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是未勸之學先教之以計功謀利不知學之謂何而營營于此以此自勉亦不過為今之學者耳必如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等語始得學如不及之意。

古人謂勞于求賢言求賢之難也今糊名易書則以記誦倥倥而甚者至賈賂關節將鄉舉里選則以矯激釣名而甚者乃干謁夤緣。

科場命題多有見主司賢否底蘊者若張桂用事時方韓二公以君子尚德二句富貴不淫三句命題便自寓不詭隨意迨後有握權者諸子相次登顯要隱然觀法曹馬而命題亦多逢迎此與褚淵王儉輩何異其不為何

黠而冷者幾希。有一圭入試嫌硯重問硯工何物可輕硯工云惟添查作硯甚輕士子曰我知之矣我聞莊周為漆園吏當向彼求之走而求諸周周曰汝要添儘奉只怕人不識若添

查都被諸公偷盡矣此雖戲言似有所指。

宋樂間外國獻麒麟凡四嘉靖甲子應天鄉場曾以命題作表隆慶初年濟南有獲麟之事徐子與親向予言之近日江令君以公務至句容復聞鎮江獲麟然則昌黎所謂不啻有于天下者非耶安得辨騶牙曼倩博物司空與之論此。

萬曆丁亥以來文體漸變至乙酉丙戌間則專尚詭誕濫觴極矣識者憂之無何沈大宗伯以士風日隳文體益壞疏請嚴禁約以正人心謂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鑿朴散淳離經叛道以空虛不實講為妙以艱

澁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曾見之字為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為玄句句奇矣理不必通辭苟新矣題不必合青天白日之下而為杳冥翹翹之談皆切中時弊得肯着實舉行士風之變端有望于此疏可與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同功今時亦不獨時義之弊為然第大宗伯言未及之耳其作俑其逐臭者當于平日之氣求之。

論書須觀古人墨蹟若石刻得筆意者絕少蓋石工與書家自是不同昔人謂魯公書多自刻有以也予書固拙又不幸登石多遇拙工若縣學關廟去思諸碑全是石

工本相。自予視之。亦不知為何人書也。矧古人書刻。屢經摹搨。即存什一于千百。已難矣。可盡信哉。

按立碑有禁。真古之良法。晚近世守宰。凡以超擢去任。即有去思碑。撰文刻石。不俟其人之去。或其人搨之。携以行。一以獻諂。一以干譽。徒為識者捧腹。如有持正不合。左遷而去。或便解組。即德惠在人。亦未嘗有碑。斯民果直道而行者哉。

予纂文選註。既成。客有持示一貴游。貴游初不知為何書。及問其目。云張君謨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曰。謨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不笑。

類書教種。頭緒頗多。若事文類聚。本一書。而又分為六集。尤為繁碎。可厭。予初意欲合數書為一書。更加刪訂。去重補闕。似于藝苑不無少益。第早年中歲。困于佔俾。今既遲暮。精力不逮矣。安得有後進好事儒者。成吾志哉。古人謂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夫出水而濡。物性然也。入水之乾。從何辨之。明理者可為捧腹。

讀何李集。知二君少甚相得。迨才望並盛。各立門戶。則李漸嫉何。何不覺也。聞何易簣時。囑門人以集序屬李。而相知者窺李之微。竟不以屬。殆亦有見。文人自立門戶。

者喜人効其口脛。便謂是他路裡人。無論果是如何。極口許可。若各立門戶。才望相埒。必遭詆毀。故有識者寧為却掃。毋事游揚。

文太史詩。雖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何後生小子。疾其名高。但據未選之集。極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但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等句。及張公善權二作。亦各有致。可盡訾乎。太史女嫁王子美者。更好學。號為博洽。亦能詩。嘗作明妃曲。有云。當時只擬殺画工。誰誅婁敬黃泉道。即收之彤管。豈讓前人。

王子美夫人。乃文太史女。能詩。八歲時。太史課以守歲作。有小窓留得隔年燈之句。長益博學。多著述。晚年諸姪請其稿登梓。夫人笑而不答。明日。則舊稿悉焚矣。我輩惟恐人不知。而汲汲傳刻。能無愧夫人乎。

陸黃門燦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按吳。欲以二百金為黃門壽。而不敢。乘黃門有錫山之行。遣人邀其子延枝道此意。子懇辭不敢當。且曰。以此玷家君清德。罪歟。夫能使門人欲壽之而不可得。又能使其子不敢私受人之壽。非清高素著然乎。王吏部穀祥家居以

清德為郡侯所重時郡錄儒童有王姓者見遺持百金請王認作猶子為續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憚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災禍竟不肯為執筆即此二事可想見前輩風裁亦可見陸有賢子今人不以為矯即以為迂癡矣

天水胡太守續宗治蘇時汲引後學尤愛王公履吉獨衆選陸公凌明迨胡為浙方伯而陸以黃門王試至會燕

談談胡公胡應聲云昨夢履吉中魁吾想才如履吉必當作魁元豈僅僅一魁哉蓋陸鄉會俱以春秋魁故胡報之也賢如陸于未遇時事且不能忘情而胡則可謂敏給矣

吾吳少參王公庭為太守温公景葵座主温在吳劾侯王必有所請問王惟言民間疾苦或推轂後進未嘗一言及私誠人所難也其後廟食鄉賢子敬臣復以孝稱亦可謂食其報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

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絕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以表見其高人見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政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金公年近八旬手不停揮日以著述為事然日惟食糕一二片或腐湯一盞如此者四五年曾寓小園經月予親見之其著述頗多皆藏家塾尚未登梓

六考久之後一子繼亡而諸孫皆幼近梓一集又採瑕棄瑜不存之計將無可倚不知天之報善人何以若是薄也

大都命名有可以觀人彭孔加名其子曰安貧周公瑕名其僕曰富貴其志向不同如此其人之賢否可知

徐尚質貞明議開墾中原荒地已有頭緒不知誰沮之竟爾中止此議若成則不惟江南賦稅可輕而北方水道亦通曠野既田盜賊亦弭獨力任事卒無成功惜哉

梁材初為申政府同筆硯友迨成進士既以親老得請家居數年終養謁選則申已嘗國顧猶以故舊自

處通春侍教刺門者訝不欲通顧徐云第通之政府不之罪出接以賓禮送之門視其登騎而從人知無此例則騎已先引避矣賓主久待適行者以政府送客故避下馬乃牽其馬與顧乘之既別乃易馬而去當是時舉朝嘲顧以為不知體而不知適以表政府之有容。

嘉隆間吾吳有陳讓者郡中一老筭手也其人長于筭法因精于天文言日月薄蝕災祥奇中予訪之再三不值其門歷辛卯春偶與顧禮部弘任談及知向予訪陳時弘任在弘任所弘任與予同鄉書最厚乃不知陳在彼可

遂不得入弘無子弘任為之喪葬云其書猶有存者弘任亦知天文第筭法少疎不能如陳之精予勸令表章之作今時靈憲惜弘任謙讓未遑耳。

李固遊太學人不知為邵之子漢史以為笑談里中徐文學元瀛為少宰公兄子贈君冢孫也篤學勵行絕無驕貴習出入惟一童自隨人不知為少宰姪也每試隨高下未嘗自通即郡邑大夫亦不知為少宰姪也或勸之徐云小試高下正可驗學之進否若自通即得高等亦自欺耳若而人者不愧李固誠吳中士風所係不幸短命惜哉。

客有向予談冒籍事有中式二次復擬問革者予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况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着而棄之耶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冒籍見擯也客大笑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為準熟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寇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備蜀歷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詠有蒲城桑落酒又

扣之寺僧別云 天順爺追想王振祀之于此此寺亦為振建也愚謂王振之罪上通于天土木之難皆所釀成向使虜不悔禍則駕旋無日使南遷讓成則豈能全盛至今日哉是振之始禍罪在辜辜上而反祀之後人觀之何以示儆誠宜黜去此像以祀劉球于謙諸公始于公論為愜。

予昔讀書治平寺寺僧定慧閉戶耽寂經禪之暇頗事詩學逮予歸讀園居慧寄一詩有殷價由來三影重楞伽自去一朝輕之聯辭意妥切大為孔加諸君所賞公園

寂已二十年矣。後來之秀。若微密輩。不可謂盡無其人。然肆言怪誕。狐假狼貪者。亦不少。可駭望哉。

方外之士。本不當在人間。有緇流假重縉紳。遨遊四方。妄自尊大。以炫愚俗。羣然拜餽之。不暇。此而不禁。恐釀成意外之變。

北詞有黃鍾大石等調。然不可以律南詞也。南詞果有之。則東嘉諸君當先為之矣。何近時妄以八音分別。若東風一夜。列一闕。亦自豔逸。即以醉扶歸。繼香羅帶。啓香柳娘。原無不諧。而乃妄加刪削。似小兒強作解語。痴人妄論之。又何異矮人看場。

予嘗見高則誠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綠筆墨潤二句。改作詞源。僅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災禍。一似天來大改。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甚佳。惜未有從之者。亦不及判定也。二改皆草書旁註。意必東嘉手筆。可見古人能虛心如此。予嘗購藏黃銓鷄。上有東嘉贊云。匪金爾距。匪介爾羽。弗斷尾以自防。弗紀消之與侶。彼搏扶搖。擊三千而上者。其適亦奚以異于汝。孰能陰倉。食頰叢卉。友尸鄉之老翁。以與爾居處者哉。且楷書亦精勁。人知其詞家。而不知其藻翰之妙也。傳奇詞調俊逸。推琵琶記事迹委曲。推荆釵記香囊詞調。

不逮琵琶。而事跡過之。事跡不逮。荆釵而詞調過之。可並存也。特荆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於舟中。極有體面。且其詞清妥。愈于全本。足以傳遠。奈何荆釵以改而善。而人顧喜其舊者。三元以改而惡。而人顧喜其新者。後世皆矮人看場。無惑乎舍鷄矣。而嗜創咖也。

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于淮南子。淮南子言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客有以偷之技。願備一卒者。子發已接之。左右皆諫。及齊伐楚。子發當之。兵三却。偷請自募。夜往解齊將之帳。以獻子發。明日。子發遣人歸之。云卒。林新得將軍之帳。使歸于執事。明日偷復往取。

其枕繼而又取其簪。皆歸之。齊將懼曰。如是不去。將取吾頭矣。于是旋師而去。彼所謂竊枕傷金盒。全是用此。此即馬謖所謂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城戰為下也。友人深伯龍據其傳。填作院本。詞調儘麗。惜未發揮此旨。

呂蒙正母劉氏。與父龜圖不睦。其妻自姓朱氏。不知何人謬造。綵樓記詞。既醜惡。且以母姓為妻姓。尤為悖謬。愚人有好之者。可謂逐臭。

姜詩傳奇。云是學究陳罷翁所作。雖粗淺。然填詞處。亦有親切有味者。且其能感動人。似有裨于風化。不可以其

膚淺而棄之也。

男子卽已身不沾祿。于兄弟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為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為宗繫。援異姓貴人為戚。雖傾家而不惜。婦人即身不生。苟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妬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吳人以不潔為賴。細蓋因敝屣。一季讀作賴。鮪故誤用上。一字而下。則取本字耳。

陶侃謂榜蒲為牧猪奴戲。想猪鬣之名。所由始。而後世誤為除紅耳。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為一癡。予謂此說大誤。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于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為善之意。借人之書。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一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開卷之二

三吾寄漫子

客問曰孔子云吾與回言句終日不違如愚句及示請
 弟子則曰予欲無言道果不以言傳而夫子何於回而
 獨言之予曰道在言外悟在言外乃為深也惠子死而
 莊周反舌鍾子期死而伯牙破琴蓋莊周之意不在於
 言伯牙之妙不盡於琴也况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能心
 領到那遠處有得則言者聽者兩忘矣聖門唯顏子能
 聽若諸弟子未必若顏子也故孔子又謂其門人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言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顏子於孔子之行既有得而於夫子之言正是時雨
 之化故凡與人言最忌苦那人能聽昔裴休作禪源諸
 詮序有曰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佛有密語而無密藏
 世尊言之曰如來之言開於頭露於淨無翳思人不解
 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只此雖異教然與吾聖
 門所謂不遠與所謂無隱者猶此其證云
 太極者其天之性乎陰陽者其天之心乎客曰陰陽氣
 耳曰陰陽遠近為生長收藏而生萬物每冬至便轉天
 以生物為心只此便是不是陰陽天之心生處是心
 生底是太極也夫詩又至子之生夫心無改移是也

客撫琴因談及之禮君子無故琴瑟不夫身披琴瑟之
 理最好其制最古蔡云琴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
 民無不習之故稱秦瑟曹植詩齊瑟和山桑是也又漢

書謂皇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得破瑟
 為二十五絃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是也及觀古今
 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適怨
 清和然則破者黃帝一時之感耳舜彈五絃琴以歌南
 風孔子七絃琴謂悲癡回家語載孔子絕糧於陳蔡之
 間而絃歌不絕若回之死則孔子年已七十矣晉稽康
 善琴嘗作琴序云廢窮獨而不陶者其近於聲音康非
 薄湯武司馬昭殺之臨刑自若操琴而鼓假凱之作稽
 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鮑覽室中琴聲因怪問焉誰觀
 曰稽叔夜寧曰臨刑東市何得在茲觀曰叔夜也雖示
 終而實尸解也按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好言老莊尚
 奇任俠謝惠連詩中散不偶世本自嶮霞人又蔡邕善
 琴音自遠邈其鄰人邀之飲時客有先至者彈琴客
 見蟬欲捕之邕至門聞其聲遂還鄰人亟往挽之見邕
 其故邕曰聞有殺聲故以責彈者果以實對衆嘆服又
 吳人以費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
 果有美音而其尾猶在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夫也固精

於音者而厚則神矣柳誠琴命記謂君子之庄必左
 右書蘇州刺史贊皇公朝於京春正月夕次朱方
 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冠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
 弦琴樊公和之演振相應澄清撫綏迭為伯牙更為子
 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声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
 是夜覺燠又云見明珠者始賦魚目知雅樂者方鄙鄭
 声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眾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
 韻五音獨能致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
 於道又云寧襲向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典
 域悲声我有山水烟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
 嘗考靖節先生有無絃琴一張胡笳十八拍蔡琰塞上
 所作也讀柳公文則忘於琴者宜玩之又桑間濮上紂
 之都地也史記紂使師延作新聲声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
 涓從衛靈公過濮上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
 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笙
 篴漢郊祀志謂為武王祀太一后土而作也箏風俗通
 曰秦声也蒙恬所造五絃筑身漢倡優家教坊之為漢
 書趙飛燕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過之陽阿主作
 樂奏進因得飛燕又斷絃曲晋文臣作也琴操有明君

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也廣陵散曲之長也瑯琊
 王淹兒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家
 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
 之中有寧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云蓋音必託乎
 人声新声之流代變蓋至此矣又古有擊壤謠謂以木
 擊地也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謂以木為之寬廣後銳
 其形如履長尺四寸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地而遙以
 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蓋視琴又古矣其太音声正稀
 乎邵堯夫以擊壤名集是與無絃琴一意也存古
 閑適類談 卷之十一
 客因談死生予曰人透了死生關亦是學問漢襄楷曰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註云浮屠
 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去示與愛戀之心佛氏
 滅情復性緣他出家本心只是要斷除情欲耳莊子云
 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雖非生曼言後釋氏行為不
 生不滅之說要於神識超脫死生皆莊子之道也舜作
 樂歌其卒章云擊鼓鼙也手鼓之軒手舞之精華已
 竭衰去之陶靖節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吾聖賢於死生之際見得道理只

如此故生順死安順者順於理安者安於化蓋生時全
盡道理到那死之一節只順其大化自消而已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嚴場之下又曰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孔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肯此意視世人死於兒女子手春
春不悲捨者又奚啻千萬也知字最深不輕以許子路
而况其下者乎孔性之難可謂不知死矣宋陳北溪曰
緣以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使自無愧到死時亦
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
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為徒纔有私欲有私
愛便與造化相悖又程明道作姪姪墓銘云合而生非
來盡而死非去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
亦可矣此亦見生死之說客曰釋氏之死生與聖賢之
死生從何處見得異否曰釋氏斷情是欲不牽吾之生
隨輪迴而求所以不死弄造化之機權也聖賢循理是
欲全盡吾之生還造化而順其所以死盡造化之大運
也只此見箇異處

中天竺國東至罽賓五千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至阿
拘遮國北至小耆火國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
為中國矣又梁僧云何承天以博物名乃問慧嚴曰佛
國將用何曆云天竺夏至之日豎晷無影所謂天中於
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尺十兩當此七十二
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始悔初時所見殆謬又承天與嚴
共論華梵中遠之義乃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
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
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
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
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
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地自為中
耳讀此說則知相傳洛陽為天下之中始明按慧嚴宋
沙門也我華夏偏為東垂故特瀕東海是為邊義
客一日觀繁辭因談陰陽謂道數語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兩一字最妙蓋直說陰陽則陰陽亦是形而下
者須說箇一陰一陽纔見得箇道在那裏又曰繼之者
善也善便是太極蓋造化者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則
造化終矣然雖終而生上自未嘗息故曰繼繼字當與
復字並看邵子詩云一陽初動萬物生時蓋初動

未生即繼也又曰成之者性也性是物各具一太極兩之字指陰陽客曰性字可對上善不吞曰既說是性便有有理有氣便涉善惡了

客述程子之言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予曰如此說心則性是理之無形者蓋有形謂心竟落一層說了即養生家說一寸二分是也其實乃是所以至虛而靈者乃是心朱子云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心畢竟是似落一層然有太極便有陰陽定離不得人之初生須先有性性就須有箇心非心即性安頓何處朱子又云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別通別談 卷之一

天抵心與性情一起的事先儒只於其間細體貼出

一箇名目耳故張子曰心統性情最精確

客談靜坐予曰嘗見楊升菴執林氏山集引古語茶枯

枕上三更倪備場中四弄人生幻化如泡影幾箇臨危

自省只此四字須稱其高古不減東坡稼軒又東坡題

息軒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恬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東坡自注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也若能

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幾人世

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

但苦無好湯使多嘔而下後胡若溪誦其言自署云余

連寒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必提閒之日多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尚平婚嫁之志未棄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嘔不下也竊謂若溪竟足涉影響耳未知靜坐味也此味正在景中識取豈以投閒日多而後知婚嫁此是尋常世味世入誰不經歷此者既說箇無事直須與太虛同體恁地風雲變態而太虛自若耳禪家謂無念為本六用不行只此意同邵堯夫四十五歲生男何嘗一日掛去念頭不樂可謂得之矣

客談古人友僧事予曰嘗見詩人往往誅閑雲靜僧及考古之達者往往與僧交如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

別通別談 卷之一

交天竺寺如滿結香火社衆稱隱山居士樂天有詩親

書天竺寺後四十年東坡訪之則詩已亡僅存刻石因

題云空誅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懷素草書如

蛇入東坡亦與饒州禪師了元印遊後了元住金山

寺東坡入杭過之為留數月因以玉帶遺了元了元以

衲裙相報東坡有詩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一衲

衣又云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祥狂老萬回按裴休嘗

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為不為俗人所待可以說法為

人萬回法雲公也唐貞觀時人八九歲有光武西晉

朝社夕還萬餘里故號萬唐韓愈貶潮州簡師不顧蛇

山鱷水萬里之際過湖訪之皇甫持正作送師序云有

若將進拜而夕死者雖飾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而溺於遠怪之說以敦彘倫者耶宋歐陽修與佛者惠勤有善東坡序勤詩集謂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僧家味最清而又能曉義理尤迷者愛之今惜難其遇耳溫公詩云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吾黨慎無忽於斯徒

閒適劇談

卷之一

九

也人性從那太極中來是太極者天地萬物皆此理也探尋得時便見得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薛文清先生曰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又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正是先生見道處程明道曰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學者玩此有得可以語性矣

客舉邵堯夫恍惚吟而歌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

地乍迴旋中間莊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予言少曰此說坤復之際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到此看理會得不須言客再放歌而罷

蟬得美蔭而忘身故不知螳螂之搏之也螳螂見得而忘形故不知異鵲之利之也異鵲見利而忘真飛生見之而三月不庭告于人曰不敢忘吾守

客坐而嘆曰三代以上以道德治天下而天下日休休焉適其性也秦漢以下以名利驅天下而天下日撓撓焉馳其情也情一潰不可收雖志乎古莫與告于世也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十

予曰昔哉言乎莊子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利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息已矣嗚呼居今而欲逃名利譚道德是謂已往之墓人世間之狂顛者其誰矜之

一陽動於下天道也無妄也聖人之動以天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意最害事有意而為善則其善必不純况流於私者耶大學云必誠其意者所以復於無妄也易

稱地雷復周子曰復則无妄不遠復無祇悔大賢之事也惟顏子能之顏子只於念慮上用功夫子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世間諸賢便於事為上用功則悔而復矣小人連復改悔

一客偶舉此語而問曰一覺本無妄而曰有真妄也
大本有生滅而曰不生滅何也谷曰統說箇真便一箇
妄來對了統說箇生便一箇滅來對了只撇下這四箇
字便是覺性常住客俯思久之嘆云

客舉佛語無生之生幻相曉然生之無生真相湛然而
曰是談無生妙語也谷曰只就生之無生句湔去果是
妙如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滅滅諸生滅義是義非
生滅又云無生可度即真常心若見可度即生滅心良
由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何生可度也蘇東坡
題丹程夫人畫彌陀像云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

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
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
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又東坡卓錫象銘云祖師無心心
外無學有來叩有雲洞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
所從來則有鑑沿皆精透佛髓今王陽明先生因人問
良知亦有起處先生答云良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恒照
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
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
知未嘗不明但人不加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
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

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
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又曰無心非動
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
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
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
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
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或也或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
或不斷則不息矣陽明以良知為恒照猶神者云實性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
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者是也又真假動靜偈云

一切無有真無真何處真又云看覓真不動動上有不
動皆此義云客問之始悟陽明良知之說而於格物
有者
人之呼一吸以實其氣一覺一寢以寧其神也
動一靜以固其形也通於此者其知天地之寒暑晝夜
乎
張子曰晝夜者天之一息乎言天之一日當人之息耳
又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乎言天之一歲當人之一日耳
堯夫元會運世亦以此推之而盡天地之始終
客一日叩近世談心以予何以予曰談心自國初崇

諸老亦講見之至正後開明先生力主是說
克已說却是儒者一心即非歟陽明答蕭惠克已論曰
美色令人目盲美味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
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
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
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為
着耳目口鼻四肢此數句乃謂格去在外之物以反本
第四汝今終日向外地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着無益
外面的物事汝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

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
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在內之真心耳目口鼻四
也汝心之視發於目汝心之聽發於耳汝心之
言發於口汝心之動發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
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個血肉若是那一個
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個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
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
天理二句是陽明先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主理便
謂之仁此論仁與這性之生理發在口便會視發在耳
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口便會動都只是他天

理發生天理二字即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
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已這
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
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
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視
恐懼不聞惟恐損了他此是全神才有一毫非禮萌動
非禮萌動只是箇意只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
須去了刀拔了針去刀拔針這才是有為已之心方能
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賊是外物緣何却說有為已
之心不能克已客聽之有問曰曾聞西來心印不發是

乎曰達磨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句是他禪脉之祖達磨
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
香在口辨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數箇在字即陽偏現
俱該泐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
精兔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
如如喚作精兔即所謂名相妄想竊謂作用與所謂正
所謂處只是一箇精神羅整卷謂禪家明以智覺為性
者是也不知性之為理達磨性最慧敏初是過一僧眾
卧輪禪師偈示之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不起菩提日長達磨曰是加緊縛矣因駁之曰慧能

後伎倆不漸百思想對境心數起善提作麼長沒字不
字便是他教人慎勿觀靜及空其心之謂達磨視卧輪
進一竿然其為說已涉妙在能激上智而易入之丙子
秋一士人張朴旣彬菴麻城人也至和與談此學深解
末備謂求其心以約矣之謂約其心只此猶若卧輪色
相

客談人之呼吸予曰人之呼吸非氣而所呼吸者氣也
天地承去虛中一大氣人又在天地之中以天地為呼
吸氣是神之為神是氣之靈氣本無聲而神以之聽氣
本無形而神以之視神依於氣者也氣交密太虛者也

開通談

卷之一

五

魚遊於水人遊於氣魚離水則魚必死人離氣則神必
散故人之生也呼吸天地之氣而已

客談夢覺一如予曰一如歸真之謂也釋氏嘗言如如
不動是說他真相世人覺多妄想以想生妄則夢是夢
覺亦夢矣憧憧不定故客曰高宗孔子何如曰高宗之
思孔子之志當其夢也不可謂之想夢傳說夢周公常
其夢也不可謂之夢夢覺一如非二聖人其誰與列子
曰神凝者夢想自消又曰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
夢嘗愛陳希夷睡吞金礪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
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知來無所則

堪笑塵世人不知夢是夢吾儕宜細玩之

列子之言曰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聖哉
言乎淡理精矣今人以鍊化之術誘人長生只是感之
甚耳精於理者不也孟子天壽不貳句正與感字對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法之宗張說序般若心經

漁對

漁者既領道德經義日冥然飄然若醉若狂迥然肆釣
自餐不知身世為何因登鎮和樓謁漁溪祠問曰是何
像予告之曰同郡營道里瀟溪周先生也漁者曰已聞

開通談

卷之一

五

之矣太極圖是所作也遂索讀且坐張說序般若心經玩一二述
其說叩余余強為對之

無極而大

對曰這句諸儒訓之甚悉漁者曰專言理乎曰非也無
理氣言理氣元離不得非謂有理了然後又生道指氣
來也辟之桃仁杏仁之類有箇生理便含箇生氣若無
生理則無生若無箇生理則亦無以生之矣周子之意
盡謂理氣之然如此其至妙而至大也若以為說理則
那動生靜生豈臨時添泊箇氣去生之耶漁者曰將極
字訓作理氣可乎曰非也極只是理帶氣言之又極非

理而所極者理也。太字極字先儒訓作屋極南極北極似作物之大根本。故如此說。若作贊道理則極者無外無以加之。稱無極者無外無無以加者也。漁者曰無極。太極四字當兩層看乎。曰無極二字當置在太極裏面。看不當提在上一層看。釋氏提上一層看。便謂無極又生下一箇太極來。便說玄妙。漁者曰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無。正脗合此。而世又何非之也。曰周子只認箇理。謂虛中有理。理是箇實的中庸曰誠是也。故不分虛實。而只說實。謂無中有理。理是箇有的。繫辭曰易有太極是也。故不分有無。而只說有二氏只認箇氣。一向謂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六十一

實是破除之以歸於虛。謂有是幻絕之以歸於無。便不同了。歷秦漢至宋周子首發此一句。故先儒稱其默契道體道之體。只此一句盡之。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漁者曰。生陰生陽不誠。判然別生箇陰陽在這地。手着謂即是太極。何又隔動靜一層乎。對曰。生字只要善理會他的太極。只說箇動靜。原無箇陰陽。故太極常動靜不息。聖人見那一動一靜。處得一畫。即謂之陽。得兩畫即謂之陰。陰陽二字是聖人從那大地既開。摸寫得出。

來以見造化之用。統有陰陽。又就此陰陽各具一太極。為陰為陽。以生五行。以變化萬物了。若那太極動靜。仍是一大主張。一大動靜之根本。恁地翻覆常在也。動靜互為其根。理字氣以有其生。陰陽既分。兩儀氣稟理以廣。其漁者又問曰。回到那兩儀不立如何。曰。兩儀不立。只是一氣。渾成了。莊子謂之渾沌。釋子謂之打成一片。若那太極之動靜。仍未嘗息也。雖動靜不息。亦不容易。就判了。須到那極處。然後分陰陽。仍是兩儀立時。昔邵堯夫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推算得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見得兩儀在此。亦從此立矣。只此推之。則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六十二

一元之始終。只此大數之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也。又推之一元以前一元以後。亦只此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也。又推之一歲。便有一歲之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以成寒暑。又推之一日。便有一日之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以成晝夜。縱不然。太極只一會動靜。以分兩儀。就一靜一動。不靜不靜也。耶。故曰太極之動靜。未嘗息也。又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謂之體統。一太極便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謂之各具。一太極便是有這各具。一太極然後能用那體統。一太極若那體統。處無可着。摸無可言。況奈老氏釋氏。從這裏說得太苦了。便說虛無。吾聖人只從

分陰分陽後探討得箇造化之用故其作易亦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從那兩儀推究得去道理無窮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問

對曰造化生物只有箇陰陽五行而已縱他生生化化萬乎其物皆此二五之氣為之而本之者太極也故正說復說以是造化之用只有此而已順布自然不相逆之謂蓋從太極一氣生此五行而五行亦自然率序流形辟之一父生五子而五子亦自然為序也想陰陽變

開通別說

卷之一

合之始便自有水之氣主於滋潤次則自有火之氣主

於炎熱由是水便生出木之氣來火便生出金之氣來由是水湧火鍊便成質大而為土其曰生水火木金土生字只從一動一靜運來運去自然出來非太極有意於生之而曰水一火二云也各一其性一字即太極各一即各具一太極也各一其性如洪範以潤下炎上等說五行之性世間所用金木水火土只是五行之氣之查滓耳虛空中有五行乃是五行之氣邵堯夫謂兩一也有火雨水兩土兩之異朱子亦謂五行氣行於天正是變字有幹旋化生之樞合字只相承配合而已循

君令臣共夫唱婦隨云尔容曰周子言太極本無極字豈列子所謂有大質大素太初之名莊子所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謂大極又本於無極歟曰本字不當如此說只說這大極本是至妙至妙者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漁者曰成女以上數句似說人生於寅的氣象二氣以下數句似說成男成女之後人生人物生物的氣象曰這說也似是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合者會而為一疑者

開通別說

卷之一

聚而堅固也男女二字總名凡雌雄牝牡皆是不專指

人言蓋謂陰陽五行之運者其合而凝者得於健之理是體具太極之動而分其氣之陽是之能變者也故稱男其合而凝者得於順之理是體具太極之靜而分其氣之陰是之能合者也故稱女這男女便會能生生化化所謂一氣即此也若反而推之陰陽便是故嘗曰太極之陰陽所以化生男女者也既成之男女所以化生萬物者也先儒謂男女各具一太極細思之最妙因見人共剖一瓜得種子各持去種之後果各生出幾樣瓜所謂變化無窮信然世間賢生愚生賢何可推測造

化一無心而已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漁者曰人得秀而最靈如何却又有不善曰此就氣上說來秀靈俱是清氣秀猶云清氣華美之稱靈是那能妙應的須稟此氣則陰陽具五行全而得為人此人人皆有之但分數不齊耳善惡亦從那所稟分數上別了神發智神是智之根智是神之苗蓋神是那能妙應的本體智是那妙應之用如神發於目而知好色神發於耳而知好音神發於口而知好味之類是也五性感動

即上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帶氣言數誘於外情動於中理不能制故有善惡之分宋儒曰衆人常失之於動正謂此也所以釋氏有滲漏心之說有第二念之說其教只主於死心不動故說得太過若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即太極之性是箇不動的聖人主靜只此而已看來動最有害大周子通書幾善惡又云慎動皆詳言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漁者曰既說人得秀而最靈者與聖人同則五性感動

聖人亦同而何以獨能主靜曰汝說亦是盡亦思之大

虛乎大虛爲之主自然爲陰陽爲五行何嘗離乎氣運行變化而太虛自若也聖人雖同出於秀而最靈而所得獨全同於大虛雖五性感動而其凝然不動者未嘗息也所謂定非如常人執守定之定曰主靜非謂要去靜也猶之常靜之謂蓋中正仁義四德即義理之性太極是也聖人合下就全具了縱是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聖人之心只此四德在中安然不失故曰定程明道定性書云動亦定靜亦定正此定字靜字最要仔細看朱子謂太極是箇靜的聖人之靜正與此同只以動中

之靜一句來商量似得之不然便涉殺滅漁者又問定靜二字分別曰定字如水壺之澄然於中無動靜言靜字以本體言又引天地合德四句易乾卦辭也天德合

德應上文無極而太極日月合明應上文分陰分陽四時合序應上文五氣順布而四時行鬼神合吉凶應上文善惡分而萬事出只消四句合上太極數條盡在聖人身上聖人之立人極發於此見之君子脩之吉小人恃之凶

漁者又問君子小人既分別若是則謂人皆得其秀而最靈吾且或之曰

秀而最靈同出於太極也。倘者脩治而遂其所本有性者悖馳而離其所本有君子小人便從那修與悖上分了。漁者又問君子之修將何依從曰上文已說了聖人立人極但君子能循聖人之教故能五性感動而主敬以制之豈不高事皆善而吉而為君子乎若不率聖人之教則感動情勝日就放蕩豈不高事皆惡而凶而為小人乎故孟子曰看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淵者又問引易辭何義曰周子之意無他也只說他作圖之意不過一部易而已天地人統太極出來的太極本無極如何言說形容得故只說得箇立字立者若以太極立之也有陰陽以立了箇天是天一太極也有剛柔以立了箇地是地一太極也有仁義以立了箇人是人一太極也天主氣地主形人主德故分別言之蓋太極之動靜就分了箇陰陽陰陽之氣聚而為形質便有箇剛柔剛體其陽而用之或陰柔體其陰而用之或陽

是剛柔中有陰陽也氣聚而生人便其箇仁義仁得於陽之溫厚而體之藏則陰義得於陰之嚴肅而體之動

則陽其仁義亦有陰陽也原以一生兩而三才皆各得其兩而各具一一焉天死生者盈虛之理始終者死生之象原始要終而知死生理數之自然也程明道教人於原字探討正是夫即孔子數言以觀圖則太極之動靜互根陰陽之兩儀分立二五之化生無窮善惡吉凶之相尋不已皆悉備矣孔子贊易廣大悉備故周子稱易亦曰大然以此圖觀之亦盡易之蘊故曰斯其至矣至者盡也斯指太極圖漁者既聞斯義遂釋然而去日放歌于清湖微嬉遊以待盡了一竿以自餐視世故皆瞬息也余下其為人嗟曰異哉有如漁之徒者而得與聞於斯乎

客對

有客至自南嶽叩其姓名不荅再叩之第曰關中族氏也與欵語皆當理因留宿客亦亮余志不亟去居數日飲梅洞微醺朗誦西銘蕩然橫乎天地萬物為量而謂余曰汝能為說乎余欵對似不能俯思久之忽悟先賢理一分殊四字抽繹去可立說也遂將西銘文揭條析義是為客對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

對曰張子見道就從那大原上說將來了乾稱二句是

統言乾坤為萬物大父母予茲二句張子自置其身在大父母中而為之子也只此便透徹理一了客曰不稱天地而稱乾坤者何曰乾坤者健順之名也天地者覆載之形也所以易文只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云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藐小也以形言混合而一之謂也語曰乾坤大父母吾身小天地是也客曰受形之父母奈何曰能孝於父便是事天明能孝於母便是事地察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客問

對曰此二句正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之義帥猶云主帥也以理言即太極也主宰化生萬物的故擬之曰帥

閒適劇談

卷之一

二十五

塞即孟子塞乎天地之塞以氣言蓋此氣無一息之停無一處不到充滿周徧的故名之曰塞性是吾所以生之理蓋謂天地之主宰以化生萬物者即吾得之以為性也體猶云狀貌故朱子謂之體段乃吾之所由以為形者也蓋謂天地之氤氳不息聚而為物者即吾得之以為體也吾其帥天地之性吾其塞天地之體則乾坤不稱吾父母乎二吾字泛言與上文予字不同程明道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只有此理即此理會去便得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客問

對曰二吾字即上文二吾字胞一體之義與愛之而不

傷也即天地之帥吾性塞吾體反觀到理一處了故見得天下之民之物雖其分殊而皆吾之同胞吾之與也以吾而視民又及物固是分殊又吾之中民之中物之中又各各不同亦是分之殊然惟理一則其不同者只因形氣就分別了程子曰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蓋意最害事意便是私所謂人心也軀殼上頭起意只從那耳目口鼻上動意去故私私勝只為意隔住不見得一體道理

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閒適劇談

卷之一

二十六

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之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客問對曰此又承上文民吾同胞一句而推其分之殊也而實皆同出於大父母正以見理之一大君統理乾坤之大人臣輔君以出治也其長以下四箇其字皆指大父母言尊如大君一吾父母之宗子貴如大臣一吾宗子之家相尊高年長吾父母之長慈孤弱幼吾父母之幼顛連危迫也推之至於顛連無告之輩皆吾之兄弟也程子謂仁者渾然與物為體只此理會得出來於時保之子之與也樂一不交絕乎孝者也道曰惇德守

子曰賊濟惡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對曰此以下欲人反求諸身以自盡此理保謂守之而弗失翼敬也詩言小心翼翼能常保守此理則是猶子之能敬其親也若理得於心情暢於外而樂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脫然無累是猶子之純乎其孝而無毫髮不豫親之心也違者背而去之謂則是猶子之逆其親也故曰悖德仁以心言自喪所受之理而陷溺其心是害仁也害仁則不孝之子忤逆父母故曰賊濟猶助也人性本善悖德害仁者不能改惡以從善是濟惡而為不才之人不能奉事父母其字應上子翼純孝踐形

問適則談 卷之一

合于

謂人受形於父母而其此理理完具而形用之故曰踐形肖似也言此等子翼純孝之人皆合德於人父母而為天地之肖子張子至此見得理一處分明將天地視為吾所生之父母而求所以事之然後此理之在我者有以全盡之而無歉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竊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對曰此節正言事乾父坤母之道也善繼志善述事語出夫子稱武王之孝化謂陰陽流形以生長收藏而變化萬物者也知化知字即乾以易知之知猶云主也謂哉

成輔相而代天之事也如此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為而續述之矣神謂陰陽不測之妙於穆不已而為萬物之命者也人能窮之則與消息盈虛者合而代天之心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存而繼承之矣不愧屋漏能慎獨也無忝即詩言不忝尔所生心性皆大父母所與我者性暴弃者違而害之耳存之養之是能勉勉焉以求全於父母之道詩言匪懈以事是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頤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迷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問適則談 卷之一

合于

對曰此即古聖賢之事以明之崇伯子禹也鯀封於崇稱崇伯鯀故謂禹為崇伯子孟子曰禹惡旨酒頤封人頤叔考也魯莊公誓不見毋考叔一言而感莊公遂毋子如初左氏美之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張子蓋謂天雖非人之所養也人能去人欲而順天理乃可以事天享帝則與人之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異矣故曰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語出孟子育謂教而養之也英才可進於善而能育之亦不過因其同然者而及之故曰頤封人之錫類功謂功用恭謂敬之心也弛懈怠也舜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至齊後感德而天下化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故曰功人能事天而天心感悅則亦如舜之功也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申生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竟不逃以待死故曰恭人能一聽于天至死不變則亦如申生之恭也體受歸全謂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以歸之也曾子戰戰兢兢至終手足而後嘆曰免夫則是能體受歸全者人事天之心惺惺不昧克全天之所賦而朝聞夕死則亦猶是也尹吉甫以後妻之毀逐伯奇伯奇順親之命而出亡在外是可謂順親之令矣子之順親與人之順天其道猶是也蓋觀法于古人而推事親之心以事天則父天毋地

而踐形惟肖矣違曰背德害人曰賊者反是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對曰生謂生理成謂造就之也玉猶愛也富貴福澤謂富貴之人享此福澤也貧賤憂戚謂貧賤之人有此憂戚也人有幸而富貴福澤天非以是私之也蓋天將使有所賴以為善而益厚其生耳有不幸而貧賤憂戚天非以是薄之也天將用是以困心橫慮而增益之俾之底於成耳上文如古聖賢皆能體天之心而盡天道矣順事謂所行之事順於理也寧安也謂安于死也如為

臣死于忠比于文山之類為子死于孝如申生之類皆死無遺恨與造物者遊豈不寧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今張子即其存之順而決其沒之寧蓋至是而於死生之際可謂透矣為人於父天毋地必於沒寧而後可了焉堯夫有云須知虛過死萬變恰似不曾生一徹者正謂此也對畢客離席拚余曰汝亦知言矣復飲余不覺月白登樓望烏四際一目乾坤萬物豁然於襟張子曰混然中處豈虛語哉

客對終

何從起數子曰先天鳴數神之也託數于神將以要之

也造化自然之數止于五用於十而數窮矣窮則是生吉凶災祥客曰請言之曰太虛一九名曰無極數之一也是生陰陽數之二也是生天地人數之三也又分為太陰少陽太陰少陰數之四也變化而氣行焉是生五行數之五也由是相濟為用相生為物以一乘五數之六也以二乘五數之七也以三乘五數之八也以四乘五數之九也以五乘五數之十也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皆居中其神矣乎一造化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神于十矣乎傳云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一合十為士蓋理具而氣行理隱而數彰雖天地

聖人莫之逃也當其先也天且無之而何有于數故曰
 先天鳴數神之也夫造化唯理最圓無形而無始無終
 數者盡也有盡則有反始終之際圓通之會也故有消
 則必不息有盈則必有虧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天地之不能出於數也如此故日月之相食陰陽
 之德伏星辰之變現陸子之變遷地動川枯以至堯之
 禪舜必曰曆數孔子不得位必作春秋特謂之非數乎
 然天地不失其為天地聖人不失其為聖人理有常也
 大都理可極數不可極數極而不反者殃故師之百萬
 不可以久壁敵或乘之矣金至百萬不可久儲盜或伺
 隙劫則談 卷之一 八三十一

之矣故君子一信于理有不可逃者數也夫世之言先
 天者必曰伏兮而歸于周易易六十四卦示人吉凶悔
 吝可趨而趨可避而避皆理也周子曰君子脩之吉小
 人恃之凶以理言也衍曰我未卜先知縱使先知果能
 挽不可逃之數而逆天乎子雲之閣郭璞之僕將何以
 自免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信于理一聽于天則心安而順矣
 日惺惺不敢昧于心平平不敢惡于人與人子語依于
 孝與人臣語依于忠與人交依于信如是而吉凶則非
 數之所能逃也嘗謂數不出一部易夫子曰神以知

來智以慈往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逆之一字似是知未來事然聖人字之為逆故其教人
 曰不逆作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先覺二字宜
 玩程子以明覺便是自然用智便是自私謂用之便是
 三董五經先知程明道來亦不可同于至誠前知故程
 子嘗語人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
 也孔門唯子貢億屢中若在後世亦當在數學中人品
 求之然聖人所許者又終日如愚之顏子也至郭璞李
 淳風遂縱橫矣數本乎易也文王居羨里演易是文王
 聖于數者也當時豈不先知紂當某日亡而告之武王
 聞道則談 卷之一 八三十一

乎然史書未開也堯夫嘗歎以數傳與二程二程不肯
 從然程朱每惜堯夫多此一節大都數只那一念得之
 堯夫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
 我者指念也當其未起念則鬼神且莫之知矣只動念
 便知之蓋堯夫之數于起處得之一自問程子今歲當
 從何處起程子曰於起處起堯夫遂深服之蓋起處者
 猶云念也乃云于起處起則得其數矣富鄭公病謝客
 堯夫候之鄭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堯夫傾
 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
 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紀公事公聽之既午果

范祖禹至遂延入公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忠朴也日筆削累君願必留意可似失之矣富公相業耀海內史氏自以公書堯夫何如人也只他日紀公事一言動富公則近于私矣富公正人也所謂蓋棺事定而頭少留意一言不已陋乎范祖禹一時之賢自當秉天下後世公議而顧遺公可書之美必囑而後書則失其為祖禹矣度是時富已氣息奄奄欲託後事所謂病中設此待君便是他動念處而堯夫之數神矣又富公守西時府第壯卅盛開召司馬溫公堯夫觀花時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堯夫遂筮之畢曰凡若干朵使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三三

入驗之一一如其數客又曰此花幾時開盡堯夫再筮之良久曰此花盡在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富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明日果來會客坐少頃忽群馬塵中逸出與客馬相蹄嚙奔入花叢中花盡折毀夫有開必盡者數也使對曰開盡時便盡如明道所謂起處起亦不必來日會驗但會驗一語是念頭中他處正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昔寶儼善術數其兄儀嘗鄙之儀有兩花椅儼謂兄曰一隻某月某日先破儀聽之愛護尤謹至期命僕者收置隨被僕毀之夫物有成必有敗而儼謂此椅某月某日當毀而儀聽

焉則念動矣此所以中之也獨不見海上翁御鷗之故事乎物且然而况人之靈乎嘗閱寶藏論五通之說雖非正而近于不用術又禪家法門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雖不請儒理而無念二字則私泯矣昔有告晦菴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曰吾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二程先生不貴其術者蓋以此余因談術者動輒託言于堯夫故與客商之非敢妄議堯夫先生也嘗閱晉書郭璞過顏舍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我有性命無勞著龜璞無以應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三四

之而術亦不顯于舍後舍亦享年九十三而卒孰謂舍其拙哉余寧舍之拙無為富實二公之好巧以俟天佛氏脩性不脩命老氏性命無脩老氏以煉精化氣認作吾儒脩身了煉氣化神認作吾儒正心了煉神合虛認作吾儒誠意了何燕泉孟春引懷公提倡語曰馬過長空影沈寒水馬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又引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水偶然留爪指飛鴻那復記東西而批云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為一嘒世事轉頭尚足問耶夫二說皆禪語不落色相云尔蓋相而無相

空而不空乃真空妙覺燕象此批似看得落窠春了再
觀桃林伐山楊用脩收僧齋已詩重城不鎖夢每夜自
歸山亦但以辭句目之似亦未領其要者

客有談及古今女子而獨詩稱哲婦傾城何也曰女子

稟得清穎異人往往有之只緣他聰明姿麗能動人人

為他所動便壞了事試以載籍中一二言之汝陰太守

李矩女衛氏名鑠字茂清極善書杜甫詩云學書雖學

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魏曹植嘗求甄后遺女不遂

太祖因以與五官中郎將植思之至忘寢食黃初中入

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梳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

所適劉談 卷之一 八三五

說死帝意亦寤因令太子曹芳以枕資植植還度輾轉

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

遂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

為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歡常見但為郭后以糠粃

口今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觀君王耳言訖遂不復

見所往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自勝因作

感甄賦後明帝改為洛神賦云素符堅時質滔字連波

安將軍鎮襄陽初聘陳留令蘇道質第三女名惠

字若蘭識解明儀容秀雅年十六歸滔滔甚敬之蘇

性妬滔有寵姬趙陽善歌舞滔置之別所蘇力求之

報加插楚滔滔以為恨及有襄陽之命遂燕同往蘇念

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簡蘇音問蘇悵恨自傷因

織錦迴文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

又按 蘇氏初王氏撰天寶文詞 凡八百十二字與此相類皆成章句其文點畫魚鈎

名曰璇璣圖讀者莫曉也蘇氏然八而語人曰徘徊宛轉

自成一家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蔡頭養至襄陽

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閣中迎蘇氏恩好

如初蘇所著文辭五千餘言緣隋亂多散落獨璇璣圖

傳于世又有曹琴之妻其始玄書云棄妻斥女敬白實

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

開通類談 卷之一 八三五

仰呼蒼天悲哉實生衣不取薪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

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君我處 此謂徐淑者奉嘉妻也淑

吞嘉書云知原珠璣應奉歲使 此謂徐淑有書策名王府視

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

初承問心切求遠迫疾未宜抱歉而已日月已盡行有

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適在近誰謂求遠企予望之空迹

人還我勞如何深谷遙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

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跋冰霜慘冽而君是履

身非形影何得動而君是離非比月何得同而不離於

足詠萱草之喻以君之思而君之恨以待將來

之歡今適樂土優遊京邑現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報之淑又有書云
 既惠令音燕賜諸物厚碩慙慙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
 麗釵有珠異之現芳香既珍素琴亦好惠異物于鄙陋
 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者斯覽鏡執釵情想
 彷彿操琴談詩心思成結勅以芳香護身喻以明鏡鑑
 形斯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
 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若婦明鏡之鑑當待君還
 未視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此
 語有詩人誰中郎將燕邕有女蔡琰字文姬也嘗夜鼓
 琴絕絃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四絃問之並
 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遭亂入胡在胡中生二子曹操
 遣使贖之再嫁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二子因作
 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後曹操一日問文姬曰聞夫人
 家先多文籍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
 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直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
 遺誤然胡中之辱難脫矣楊庶夫詩云中郎有女能傳
 業傳得胡笳葉不如惜之也程子曰失節事極大列女
 傳載荀爽女荀采已妻陰瑜瑜早世爽逼之改同郡郭
 奕彩懷乃自誓死之書扉曰尸還陰故季東陽擬古樂

閒適劇談 卷一

府新絃曲云有書初必教有女翻為存君有荀爽妻一
 書事是此又不在文字間取之
 帝不道世基遣使謂文中子曰當附時虞世基掌朝政又場
 疾不能也飲使者歌小明之詩詩言大夫所以送之世
 基聞之曰吾特遊絕續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其矣揚
 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且子嘗言之矣竟不免于漢
 莊子列禦寇篇人有見宋王者鑄車十乘以其十乘
 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蕭蕭而食者其子沒于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難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淵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難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曰子見夫犧牛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
 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竟其窮不仕若文中
 子之不仕想他見時只如此若子雲失之矣
 世稱嚴子陵為光武故人及讀鄧禹本傳謂禹年十三
 與光武同遊京師禹尚幼一見知其非常人遂相親
 附數年歸家是禹亦光武故人也一則高嚴陵之風

則其與之佐各居其是而已

嘗讀論語患不知人章竊謂孔子大聖也而及一細何也今來始知知人一事最難宋周濂溪光風霽月何如人品也趙清獻以位相臨甚辱下之程明道玉簪金委人之粹者孔文仲論明道一疏多醜語雖最下人品亦不至此甚夫趙孔既當時人傑而不知二先生何哉故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人必能知人而後可以言智故曰惟聖然後知聖第我不知人便于已分教上減了多少此聖人所以為憂

客一日談咸卦子曰此卦取彼此交感之義世間唯男女之感最真故聖人取焉因言君子之受善一如此也

開通談

卷之一

三十九

蓋其感人與夫受人感者惟一理耳

客談孔子畏匡微服事子曰天人不二能盡人事便是聽天若子畏於匡微服過宋亦是聖人盡人事處昔見莊子書河伯謂既聽造化之所為因謂北海若曰然則何貴於道耶言不必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此說亦可與聖人之用合權字即孔子可與權之權蓋推

為聖人之妙用故孔子之處

事正見他妙處林希

逸謂莊子到這裏說箇權字自

家

陳壽作三國志載于家既沒賴范頌表之而後其書顯於朝揚子雲太玄經得陸續以著晉王長文者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經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于後世晚遭陸續玄道遂名文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出耳嘗觀晉庾翼初不服王羲之書嘗貽人書有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雞皆學少逸書及見右軍與亮翼書乃深服之因復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亡

開通談

卷之一

四十一

失常欬妙迹未絕忽見足下卷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又陸機初聞左太冲作三都賦不服與弟雲書六此間有一僧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甌耳後思賦出機始大服夫大舜好察迹言孔子聽孺子歌聖人之世自殊若其書之顯晦雖聖人六經非西漢之表章宋儒之講明亦何傳焉

民間行慶賀禮往往用羊酒按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二十疋亦無用羊之旨至王肅納徵辭云女纁束帛儷皮馬羊又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觀此則知今日用羊之始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卷 反內

太史公曰東方朔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始于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與于西堯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豈錫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與漢之興自蜀太史公之說如此我

太祖渡江定金陵始轉而北定中原蓋劉太史初在吳中觀象曰東南有天子氣蓋亦自其天運然矣後

成祖靖難又自北起遂定都北平所謂收功實于西北者非耶左氏亦云天道多在西北

世傳奸僧嘗見南唐小長老之事可鑒也南唐中主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廣為寺塔其臣汪煥切諫不聽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四十一

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緣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貴要朝夕入論輪迴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為一佛出世所服皆鍍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吞曰陛下不觀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請于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日給盛饌有不盡者謂之折倒造為妖語動推人心俾帑藏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即寺為屯不煩營構乃知其為間也又一僧來南唐于采石磯立塔草衣糲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長老退兵乃揚言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偽退

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倉皇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蓋宋人殺于佛而北兵因其所好者耳當危急時猶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劉歆華終論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遺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為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息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四十二

微是以動華靡而莫陳姪孔稱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其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在周云生為性後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神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意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後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無用之示民疑也考之我籍陰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虛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魚越何者神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性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返而精靈或變或齊或絕當其離世之日以用喻然故夏氏明器示其弟及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於人祭

一隅無傷感哉故周人有無用之器尼父發遊魂之唱
 不其然乎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
 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與神逆旅之節耳
 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節何用存速朽
 得理也神已適彼旅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
 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隆興出于此薄遊豆綴兆生于
 俗弊施靈遊陳棺柳設奠饋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走
 思之地耳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新祭
 之中野可謂尊靈赫胥皇雄炎帝歸于失理哉是以子
 關適別談 卷之一 八四十三

羽沉川漢伯方墳文楚黃塚士安麻衣此四子者得理
 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
 常難卒改革一朝建忘儻不見復今欲變積習務存
 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飲首足形
 衣菲而無裨斯亦貧者之禮也于何陋焉且張魚止用
 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甯強半便券矣珍無設楚几文
 度故舟為椁子燕牛車載婦叔夜誠絕墳隴康成使無
 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于吾人而當草衣今欲身
 葬景行以為軌則備谷中府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
 不須復潔盥洗而給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

一枕破此外送符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閑之祭一不得有
 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感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
 此感歎訖載以露車歸子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
 足容棺不須碑甃不勞封樹勿誤祭享勿置几造無用
 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朽木其差嘗繼嗣言象所絕乎止
 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朋友及寓所
 咸頌成余之志按歆幼識慧六歲誦論語毛詩便能問
 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答問之隨答皆有
 情理與族弟訂結志同居相娛而已長不娶不仕嘗欲
 避世以毋老不忍因獨坐一室忽一老公至語之曰心

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遂彈指而去此
 長猶精心學佛在興皇寺遇道人釋寶誌者驚謂之曰
 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天監十七年忽者華終
 論明年春人為其庭中植柿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實
 尔其勿言是秋果卒年三十二謚貞節劉訐性至孝數
 歲父母俱亡往依伯父及長不聘妻本州刺史張稷辟
 不聽挂檄于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與歆聽講于
 鍾山諸寺遂共卜築居焉年三十一卒臨終執歆手曰
 氣絕便歆歆畢即埋不須立靈筵亦無家繼嗣其宗人
 至父為立石銘之謚曰玄貞又同時有劉勰家貧不遊

娶依沙門僧佑十餘年遠博通經論因分類錄之今定
林經藏其所手也。有勅與僧慧震撰經證功畢遂啟求
出家先播鬚髮以自矢乃于寺變服更名慧地未期而
卒。普觀勵作文心。龍論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夫文心
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消子文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
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群言雕
龍也。位理定名彰大易之數其用四十九而已論成木
為時流所稱。勵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
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
讀之稱賞常陳諸几。然其貶狗之辱亦可痛矣。人以

此評三劉蓋一不如二云

曹子臧云前志有之聖達飾杜預註聖人應天命不拘
常禮也。竊謂湯放桀武王伐紂古來伐無道君自湯武
始所謂達聖事二聖足以當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然後湯武之為聖人有定論矣。後世借中
散云至死惡殷周。蘇東坡謂武王非聖人畢竟於這四
上難過况蘇常人之於此。終不得慕執之罪。故孔

子教人必曰可與立未可與
問人不問位行經其罪太
曰此郡人上為誰火口有蔡子元以應元是時郡人多
若火位耳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其郡人亦更曰
是也然則何以但此二人史曰向謂問人不問位
矣而止到郡以吏言謂像曰借名此郡有風俗果然
政亦如此按系克字子心少好孝悌涉書記為族所
才經不白故克時為郡士而見傳行造入遇克在生
庶為東曹掾克素有名及居選官如後成郡王類
之徒望風畏辟以朝政漸弊遂色不仕
受吊不受慶府本為中書令有憂色勞問之卷
一布衣徒步不受慶或物其書在案木數日台漢而
尚何就產亦耶

陰陽氣也。為天剛柔質也。為地人有氣質而陰陽剛柔
俗焉。故禮記曰。人者天地之交。

容問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何謂也。子曰。此句最得聖人
作易之義。蓋天地間事物皆陰陽之所為。只可說
箇陰陽。故易之卦爻不過是箇陰陽而已。至其所以然
處。是太極了。着太極如何道得。觀繫辭第五章首曰。
陰一陽之謂道。是說太極亦只說箇陰陽。終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是說顯仁藏用之妙。處亦只說箇陰陽。所謂
易以道陰陽者。類如此。若上一箇說離了陰陽。便是難
貴。尚必危篤。愛藏。亦漢向祖。其言。夫人呂姆娥。居大

恨之高祖崩遂殺呂夫人及趙王如意當時惟薄姬稀
 兒高祖呂亦不甚怨後呂幽宮中九得幸高祖者而成
 夫人子毋獨慘薄姬以稀兒兒怨恨子亦得為代王姬
 從子之國為代王太后後其子入為帝又得稱薄太后
 貴顯父與弟使其在高祖時同寵則其粉於呂幼娥之
 手同作人魂鬼矣嘗云愛而示之以不愛謂老子術非
 耶武帝年已老始生昭帝繼五歲立為太子命畫工畫
 周公負成王圖託霍光昭帝毋趙婕妤好鉞夫夫人也夫
 人幼好清淨因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武帝過河問氣
 者言此地有奇女召見之姿色甚佳帝為披其手手遂
 引與別後 卷之一 八四七
 仲幸之生昭帝後武帝欲立昭帝一日譴責婕妤即遣
 人持去送掖庭獄死之左右叩其故帝曰往古國家所
 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
 子者無男女其毋無不謹死夫武帝為子慮遂使婕妤
 未有可疑之惡乃以所懲而過之死死以無辜緣高祖
 襲秦未立家法使太后不敢干朝政又未立法使不得
 輕易太子故其流禍至此言曰戚姬緣寵以殺其子昭
 帝因愛以死其毋正是骨肉相殘余於漢事有感
 客談養疾須以樂故稱樂為劑予曰聞易云勿樂有喜
 此法吾儒常用之宋太醫孫防字景初為士夫發藥多

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黃山谷問其說防笑曰粗茶淡
 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
 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如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
 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之事或若
 寒酒冷宿主皆相忘山谷居與四休相望暇則拔草徑
 相尋山谷因作二小詩遺之以侑酒茗一云富貴何時
 潤鶴腰守錢奴與抱官囚大醫診得人間病安樂人間
 萬事休一云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
 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又宋李旼九河公語錄
 云旼若店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
 問適顯談 卷之一 八四八
 旼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
 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
 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尔心和則邪氣不干即前輩
 所云安樂法移心法治心法皆勿藥有喜也扁鵲嘗言
 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賊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
 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若此六不治必不
 知安樂法且不知移心治心何樂可醫此當與養病者
 告之昔人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
 靜時身亦靜心生還自病生時人堯夫詩百病起于情

情多病亦多旨哉

仕遊憂遠自古難其人實讀宋史王雱有雋才長於詩
後蘇軾遊賦守滁州輩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颯山吹
笛飲酒乘月而歸賦待之于黃樓上謂輩曰李太白死
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輩亦貶賓州數歲得還家
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
所議故終不顯吁軾知輩能繼三百年後之風流可不
難哉

人於戲帶者古人更說得古人心緒出纒是讀書上
夫如梁肅四皓贊云道可佐皇而隘于帝治是以崆峒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四九

箕山之長掛于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伯世則四皓
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廷言崆峒箕山以道自處四皓
以德自高各全其心各適其時耳又云秦失其鹿愛傑
並逐鷲鳳何依白雲深谷四皓所以皇儲不安我德
用顯大君是驚患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言四皓
而帝弋者何思鴻飛冥冥以竟于處言四皓竊謂四皓幾于聖
人之量蕭可謂深于四皓者若蕭平李華之作似不
道理用處毫釐過不得若任情處便有弊如法以止亂
也法峻則亂必生禮以嘉會也禮勝則會易離豈法與
禮不可用哉用之者流于勝也又如古聖賢之畫孝必

不至有割股有理兇事古聖賢之畫忠必不至其
君或不至殺身縱使殺身成仁祇以頓沛必是之意若
他危邦不入亂邦不君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何至于
殺身也昔程正叔于曾子耘瓜事而曰曾子至孝如此
亦有此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毋只殺他不得又人問
如申生待紘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迷也觀
正叔所言便可論上古聖賢之事後世只從太過刻苦
處取人亦是行過乎恭之意非中道也

國朝不設諫官祇於六科庶設六科給事中凡各奏章即
奉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五

聖旨各科勘其中事理得詳奪可否行止復奏謂之封駁
又都察院設十三道御史凡有好邪不軌之狀得奏劾
謂之彈糾相傳以兩衙門為言官誤矣每詔書皆云天
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古來言路無如我
朝之廣開
客有談成住壞空子曰成住壞空只專說得箇形了若
實際原無壞亦非空故曰真空不空昔蘇東坡書焦山
綸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味實未嘗三字
即所謂處世為浮生浮字義此當與真空字相體貼
君子謂侯死為待蓋董卓收皇甫規妻鞭撲之謂持杖

一者曰何不重乎速盡其思速盡其云速死也

客談先儒說氣有聚散何處見之予曰氣何嘗有聚散

太虛中一氣貫周流不息周子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處見也聚散又到那氣以

成形便見箇聚的意思及其形滅又見箇散的意思若

太虛中一動一靜只此流形不息何聚散之云

詩亦難識詩人多寫其自得處如以其辭而已恐或失

之唐詩島有詩云獨行潭底影影息樹邊身乃自註一

絕于其下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婦

卧故山秋後隱君詩話乃咬之曰人豈不自知及自愛

閒適別談 卷之一

其文乃更大繆何耶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

始成而一吟下淚也竊謂潭底影是空樹邊身是幻數

息是假獨行是真島嘗學禪三年有得頓悟也一吟雙

淚流即禪家驚悟大汗之謂嗟乎豈知異世下賢如隱

居者而不賞之乎又島哭栢曲和尚詩云苔履石床新

吾師幾占春寫晉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日影曰身皆幻

玩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際塵所閱者松雪所鎖者自嫌

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島自悔今日之哭亦見女子私情

後六一居士亦詆之曰寫晉云六身時人謂之燒殺和

尚真可笑也何居士之高亦坐此也偶讀而書之以俟

後之君子共賞云尔

客談坐功予曰曾聞釋氏云安那此云遣來入息也釋

氏云服那此云遣去出息也出息為生死陰入息為思

想陰或云先教出息氣則不急身不服消身心輕利三

昧易成或云先教入息隨息內斂易入定故或云當隨

便宜以教出入若心輕淨繫心丹田當教入息若心昏

沉繫心鼻端當教出息皆不許出入俱教提婆菩薩云

佛說甘露門名阿那波那於諸法門第一安穩道又善

薩多羅在東印度國國王問曰諸人盡轉經惟師為甚

不轉者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若蘊界常轉如

閒適別談 卷之一

是經百千億萬卷非但一卷兩卷蘇東坡曰已饑方食

未飽先止散步消運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空端

坐默數出入息從一數至十從十數至百此身兀然寂

然與虛空等不煩焦制如是久之二息自住不出不入

時覺此息從毛竅中分八萬四千雲蒸霧起無始以來

諸病自除諸障消磨自然明悟辟如盲人忽然有眼尔

時不用神指路人也昔維摩云入于參學此道用心處

謂用工夫又云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

俾之言下領悟也若書夫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

以三隅反則不復更言以三隅反曰正是學者用功

處也故夫子又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雖矣哉蓋學者之不用心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今遇人而輒問下手工夫却是大謬

唐荆州陟岵寺僧玄覽詩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朱文公甚愛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亦僅之事楊升菴甚惡之若文公則不以人廢言

始皇帝元年是政之存日李斯等謀自號始皇帝始者萬世之始其子胡亥遂為二世皇帝父莊襄追稱太上皇未嘗稱皇帝蓋嫌於始之義云至漢時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曰武者若蓋然帝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稱於

古也蓋自秦政師心立制不考信六經遂使三代以前之意蕩然矣按漢高祖紀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夫曰襲者秦也後世云上

微謚尊號自此始宋儒謂漢襲秦及讀高帝紀諸大臣傳表想高祖既除秦見秦制恁地尊君抑臣挾懾黔首心竊服之又當時諸大臣皆戰國權謀之遺以故一切

盡襲秦使先王禮樂一截泯焉漢高祖之罪也一始皇耳至今談其人則惡之而用其制則不知惡抑又何哉

武帝始表章六經然後先王禮樂猶見其緒者又武帝

之功

人間厚風俗一節最先在合族屬嘗觀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問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弗吊也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問之曰無

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別昭

穆萬世婚姻不通也愛之道然也范文正公之為參政也嘗告諸子曰吾與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苟祖宗之意無親

踈則饑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又何顏見家廟乎於是思例俸賜常均

於族人并置義田云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行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占

人有花樹常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之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蘇氏族譜序有云今日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類如此言是亦古人厚風俗大端也故嘗言曰人能厚於兄弟

使是不忍忘親之心人能厚於宗族便是不忍忘祖之心

今人入仕或以念頭差墜往往以墨敗官或取法辱只

不曾體貼前輩好言語米也音觀梁徐勉雖貴顯不營

產業俸祿以給親屬之窮乏門生故舊或以為言勉答

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轡

斬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此猶尋常語意耳未見他高慶

及讀其誠子松書有曰吾家世清無故常居貧素至于

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中年聊于東田

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敬身也種樹少許

情實又以郊際開曠終可為宅儻或懸車致車實欲歌

哭于斯聖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宅無

相容處所以不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

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煩華常怪時

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幾踵高門甲第連閣洞房

宛其至矣定是誰宅又曰近營東邊見孫二宅乃籍下

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尤為不少既幸獲不至義不可

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你皆與帝職乃獲百金成

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中為天地物今成

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

相校幾何哉又曰吾年時心力稍強幸謀未公復

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良辰美景文案開陳詩賦雜藝造進隨館臨池觀魚披

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君常以

待終不復復家前年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

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盈庚盈箱爾之幸過如斯之

事並無俟令吾知也宋堯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為園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

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且西都士大夫園林

相望為士人者莫不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已而後為樂耶休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無

以為慮夫二公皆見理到處故其言如此讀者宜無忽

於斯

君子謂矯情之事聖賢不取然末世任情濫觴非矯無

以近道嘗謂漢田叔為魯相數年卒于官魯以百金祀

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暹為禮部尚書既卒

尚書省及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沆

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淡徒步護葬以還有遺之金者

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曹修古知興化軍卒于官

賔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

人

人卒拒不受何真泉稱之曰仁可謂漢之孝也矣孝友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孝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爾耶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又歐陽永叔為蔡高墓志云大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之贈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真泉稱之曰予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竊謂贈與賄自古聖人有之昔范純仁麥舟助喪謂當時助之與夫愛其助者皆兩得之若仁與孝友諸輩所處皆涉矯情惟蔡沉當偽學之禁言者說說若又受人之遺其累多矣拒之可也以死者之燕至拒人之贈賄則於孟子交際一章似打疊不過又不知聖人贈賄之禮為生者乎為死者乎雖然以若所為可為末世之濫受者耻故君子與其濫也寧矯子於燕泉亦云

我
國朝洪武時猶從漢唐遺事有官妓後米御史用之太縱恣廢曠為都御史顧佐奏革至今遂以此為官箴一入仕無訖察卑一染風聞即被考察嘗觀唐杜牧嘗以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空嘗與顧若聲妓為時第一有紫雲尤擅名每開筵請上座必收持憲不敢邀牧逆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六五十七

竟幸因覽書韻之牧遂往而乘妓已集於丁妓行燈目注視滿飲三危杯曰聞有紫雲者誰李曰之牧疑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季流有笑與妓皆破顏又自飲二爵因口占云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詔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先是唐太和末牧以侍御史出贊宣城幕間湖州多名妓因往遊會素厚惟公作刺史准承意籍致名妓牧皆無常於心語刺史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舉觀候其雲合求之或有遇者惟如其言竟暮無所得將罷忽有老媪携一女年纔十餘歲牧執視曰此真國色因使語姥將置舟中姥女俱收曰且不即納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結以重幣大中三年牧果刺湖州時女已從人生二子矣聞其事因題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又芝田錄載牧在牛僧孺帥維揚幕中微服出僧孺俱不測往往以術于牧擊清議以女以拾遺名僧孺以足相規因出街子童腰帖一篋貽之牧大感服有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按牧家適也因別杜甫稱小杜陵云又南唐韓熙載北海人少隱嵩山登唐同先中進士放蕩不檢補和帝祿三州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六五十八

從事雖落魄不偶不以介意南唐先主受禪召為秘書使事主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踈尚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飾輔吾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中主邸位拜史館修撰上疏論矣冊事貶和州熙載性忽謹細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聞然熙載密謂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為千古笑後主嗣立頗短其少檢乃盡斥諸妓後主深喜尋復其官欲大用之已而去妓悉還故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聞道劉談

熙載贈平章事古有事否或對曰若劉穆之贈問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蓋文靖初熙載嘗使周及歸中主問周之將相熙載曰點檢領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世傳陶穀學士郵事觀此又與熙載不同時殆寓言也今日革官妓亦誠有理雖有牧之豪華之放設其心欲做大官亦且竊微卑庸馬之狀邀譽圖進階耳第余所見從仕者罕清風宦况可高古人之選者間過一二人外皆厚積官囊而歸位愈要而積愈不肯未聞重加誅討又何如也經考察之不過為閒住為罷職足矣彼其子得毋以宋

耀梓里遠于孫不亦多哉夫不思妓止飭一人之身心剥膏脂貽主靈百萬之大害

小庵一僧日夜念法華經客曰僧勤于斯何義予曰耶以印心客曰何謂也予曰須知剛後魚詩方信畫前有易客俯思之有省

氣清則通氣濁則塞故清極則神濁極則形露是清氣之液雨霧是濁氣之蒸

大周小周皆南唐二后也皆司徒周宗之女皆云哲婦傾城共在斯矣大周小字娥年十九入宮采蘋恭奕及歌舞俱絕妙嘗為壽中主前中主嘆賞以燒槽琵琶賜

熙載及有翹鬢柔之佳人多效之嘗雪夜酣飲請起舞后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后即命成賜語喉血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米遲破先是盛唐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于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未幾后卧疾已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及沐浴粧澤自納舍玉遂卒

小周郎大周女弟或謂后寢疾小周已入宮后偶寐
見之驚問曰汝何日未小周尚幼未知避嫌對曰已數
日后悲怒至死而不外向后卒小周繼立為后彼寵過
之後主嘗於群花間作亭豈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
然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及周亡後
主北遷封后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朝謁每入必帶
內教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晉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
興國三年後主果卒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夫以大
周才麗動人主一為色荒不知大敵之臨境矣傾城之
誠豈虛語哉

閒適劇談

卷之六

八

莊子曰詩以道性情以此談詩可謂中聖矣如三百篇
何一字一句不由性情中發出離騷楚辭近之若兩漢魏
晉之作往往亦近古蓋體律長短諸法門爭為競巧
廉不過聰明奇特之士相標尚耳恐於性情未盡也問
晉取古詠如箜篌引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
當奈公何按崔豹古今註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棊刺
紅于河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其
妻止之不及乃歌云子高歸語其妻嚴玉引箜篌寫
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箜篌引此詞只數字冲
淡而情理至又梅聖俞作莫打鴨詞云莫打鴨打鴨

驚心驚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鴛鴦尚欲
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語亦古淡又馬援武溪深行
云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
毒淫此援南征而作也令善伯門生表寄以笛寫之又
樂錄悲歌云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
故鄉鬱鬱壘壘 歎歸家無人 歎渡河無舫心思
不能言 戰及腸中車輪轉 劉履稱此詞格力絕類
建安但不知何人作若淵明諸作誦之令人飄然如遊
華胥之境大都諸詩只從晉魏兩漢上至三百篇似為
得之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

老子欲長生又視故主於鍊息精神佛氏謂輪迴墮落
死能脫是則無生滅故主於存神以合虛二氏之學皆
與吾聖人原始反終之說相背朱子感興詩但恐逆天
理偷生豈其安陶淵明詩縱浪大化中應盡便須盡此
似是理會原始及終者然亦終有難盡會處
客談樂記云人生而盡天之靜也與中庸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同乎子曰既說箇天之性似高一層這靜
字對不得動字看無動靜無感感無內外是箇本體原
來如此靜耳故曰天之性若中庸未發畢竟對箇已發
看了故中庸又示人一箇恐戒後程子所謂敬以裨

養之者此是未發時工夫從此到時方是人生而靜可以希聖可以合天

孔子言十室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此好學二字似不當輕易看過聖門亦不輕易許人故惟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人須識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亦足以發語之不惰方是真好學處若子夏之詩書子貢之多識不可認作學問亦當不箇好學

以德報德一截事此是聖人教人厚處亦學者首務宋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

聞錄

卷之二

六十三

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刻雪行二十訪之母子寒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錦裘賀錢買酒南新炭與附火飲食又拍錢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醜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夫一飯必報顯而立祠果過情哉若陶之所為世之樂義者急矣

談富貴不如談清閑清閑中自有談富貴能令人俗談名利不如談漁樵漁樵中自有談名利能令人愛

蟻人所惡也宋郊渡之而身頭蛇人所毒也隋侯藥之

而得珠彼其不同於衆人之公而成其私以受福世謂王賀陰德為終不良以貽善人害而天顧疵之為失愆應之常蓋事有偶然而學者論其理耳

立春後八日有客問于予曰昨夜聞雷聲乎谷曰予久聞之矣先王以至日閉閣那日只為雷動了所謂聽於無聲只此理也

天地無心聖人無情君子約情衆人溺於情孟子曰足亦不可已乎此之失其本心嘆人溺於情以喪心也

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竊觀人情愛華而忘實護疾而去藥戒之哉

聞錄

卷之二

六十四

朱子曰陽氣發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至哉言乎任事畏避不亮擔帶只緣以精神耳利害死生得以嬰之

國朝萬安人四川成化間任內閣弄權一進士徽州欲干

宦聞安房事交後因以藥進為其洗烏後引入室中

人號洗烏御史嘗因仇池墨記李憲用事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為憲洗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

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古今佞人無耻事相類如此而憲之一言尤足貽奸佞之辱

國初靖難時周是修約胡廣赴義而廣棄約嘗閱史南

唐時張洎為學士宋師圍金陵洎與徐鉉同約誓洎
而城陷喬叟洎同死竟背之喬嘆曰自縊洎降宋太祖
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名按兵
蠟書示之謝曰書實臣所為大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
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為太子中允呼不
死於被圍之時而欲死於既降蓋奸人出奇術以脫虎
口明主不當墮其筮可也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
而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堂子張也難與並為任矣後
佑抵罪死洎有力焉洎在宋初作十詩詆訾汴京風物
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嘗得其親書久之洎與易簡
閒適劇談 卷之六十五

也乃厚賞之昔孔子謂割雞焉用牛刀故鷹之技必展
于大鵬也昔阮籍負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
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
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
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可不
謂智歟籍雖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
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智者如是乎惠子
剖大瓠以為瓢將謂其無用而拊之一旦慮以為大樽
以浮乎江湖而無憂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一朝以
閒適劇談 卷之六十六

爭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堆灰
之句進呈矣洎聞為之少屈又洎初為寇準所薦奉準
甚謹已而知上嫉準遂與謗奏準準坐免洎之險至是
今聞仕途號風波要之古今皆然
古今才人用得着處便顯若欲用得着亦須其遇與時
耳昔魏文王好獵人有獻鷹者文王放于雲臺鷹瞪目
雲際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答曰君效
于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
鷹便聳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
度其兩翅數十里眾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鵠

7日讀我朝國雅錄見蔣主政題王朝雲墓詩因檢
閱孔白六帖云王昭君生于峽州有昭君村綠珠生于
白州有綠珠江嗟呼一女子耳天壤垂名况生為男子
可無作
千古之辱莊生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
樊中若阮籍輩果審時知幾則青白眼大人先生傳亦
可無作

者而其與草木朽乎

蘇東坡云賦詩必此詩之非知詩人

為蘇州刺史愛植木蘭花

唐賦詩時陸龜象後至張連酌

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

莫論其旨既而稍醒續云幾度

此花身遂為絕唱觀此則東坡之意可推

柳惲對君惲潭之子也年十二梁高祖召問讀何書對

自禮樂既興代有變制故記事者必原其所自如云朝

服以縞自季康子始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廟有二主

自魯桓公始諸如此類是也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

曰朕自秦始皇始長以日易月自漢文帝始天子年號

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傷

作始者之不善故不可不慎也

晉裴頠崇有論曰蛭以空中而生是何謂也先儒謂自

地以上皆天是知氣之氤氳人之耳目不及而於不見

不聞之中自能化生如此元結有浪翁觀化說四篇其

說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于有也何有不

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是在學者

開通劇談 卷之一 六十七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耳

齊版賣金晉之魏炤也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

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

來填此亭姓冀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炤亡果

值歲凶其妻欲賣宅懷夫言輒止至期果有冀使者止

亭中妻遂齊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

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

夫何善曰夫善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

乃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魏生因告之曰吾

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

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魚已也知吾善

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

義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尺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

如卜又晉卜瑒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

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瑒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

鄉相當受禍耳不爾必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

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瑒曰子免為

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台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鄉

相也劉元海徵為光祿大夫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劉

聰徵為太常卿始就時劉暉豫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瑒

開通劇談 卷之一 六十八

者曰：非陛下之令，今茲克之，必矣。聰曰：欲勞先生一行，可乎？聰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羽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竟為元帥所殺。然璞亦死于王敦之手。夫稱孔子光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則聖人之先知固亦妙矣。郭卜二公預知其死所，而必欲江南之行，必欲劉聰之辟，何哉？若見發而作如古赤松子，遊將易姓，匿名而往，或可有待盡之乎？抑亦不可逃者，數也。吾人當自勉者，固必有在耳。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六十九

學一日，余於僧舍見一本子，云嘉靖丁未九月，圓明洞楚石上人示寂。明年戊申春，社其徒圓寧來報，是冬十一月，復為崎嶇道林，兩君子致書，并携烟霞茶二斤，以贈。意則昔行臨岐，出廣舟山，趙君所遺詩意，若有望于余者。余與楚石為方外友，且有無窮之期，而遽見遺見其徒，如見其人也。故於其行次丹山，而為別。○曾倚高峯望海涯，天門靈曜散輕霞。不知錫仗今何處，空望星河問去槎。○一別衡山歲月餘，思如遊子憶還家。尚臺別處應迷雲，龍下殘燈對法華。○歲寒不厭夫途賒，幾宿長沙野客烟。霧華勿撥採，那從醒裏憶袈裟。

杖頭五岳見生涯，足感應歷蓋霞好。去松門動拂掃，湘川有待泛秋槎。○報遺僊旌過海涯，書來石室動青霞。青嶺山色還如舊，為泛新春境客槎。○右五首吊楚石於塔前作梵音長哦道此寸心然自今歲與釋家別作徑路當不訝其餘途轍也是月晦日石蓮洞主人念菴道人書余因誦所述可以知所學矣。念菴諱洪先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

閒適劇談

卷之一

七十一

謂妙合而凝也。故為物禮謂人死則魂升于天，魄歸于地。魂是神之靈，魄是精之靈。人日用應酬處，只是魂魄耳。神主于中不動也，精有時乎耗，氣有時乎散，神則無耗無散，視之不見，聽之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神只是箇不測處。那裏自有箇質物在，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纔說陰陽便是形而下了。○客相談我與靈處，只一箇所以呼之，即應感之，即通人理會到此，亦是見得那一源處。其切若有二，何以曰誠貫金石信及豚魚。○勃鞞寺人也。晉文公以之守京，然薦之者趙衰也。趙衰

果賢而以寺人進于君亦失其正矣。柳子厚守原議獨
少文公余於亦云○漫子偶病客問之對曰我心無病因
心生病。我身無病。病從身生。客曰因心生病非心也。病
從身生非身也。應而不應動而不動將循于自然以歸
于真病于何有。

劉禹錫譏曹溪碑云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
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蕘所謂
果今云四十二章經歟又謂達摩傳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

其心猶夫昧且之覩曰所謂法者豈非達摩之
自達摩六傳至太鑒即曹溪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

開通顯談

卷之一

八七二

異世言真宗者所謂頓悟定心頓悟之字自初達摩與
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太鑒置而不傳豈以
是為筌蹄耶。苟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
不得而知也。至觀其作佛衣鉢乃云俗不知佛得衣為
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
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有盡。衣胡
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于何有。蓋所以
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益以證心印也。
譚景升觀化一書可以盡天地之化乎。而未也。執于迹

而模範之者也。元浪翁觀化四說可以知天地之化乎
而未也。觀于變而名言之者也。

儲心贖三大學士梁儲弟三子也。儲在正德末入內閣
承上寵其心三橫暴于鄉鄰人訟于父時給事中御史
文章素之儲召其子至京杖百而整夫儲一時稱厚德
交接人無少逆至其子之不肯不克當父心豈其天性
之愛有不能忍于朝廷威福之下者耶。

有客即席而歌沈休文和謝宣城之詩曰王喬飛鳧鳥
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官侶避世不避喧余聽之而申其
說曰旨哉云避世不避喧也有王喬飛鳧鳥之應矣胡為

開通顯談

卷之一

八七三

乎。今葉有東方朔竊桃之異矣。胡為乎金馬門有孔子
飯蔬飲水之樂矣。胡為乎環轍夫絕俗之介。抑已之操
詭淪不可繼之事。皆有道者所不述也。孔子曰吾非斯
人之徒而誰歟。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故仲子之庶不
矜于七篇之義。箕山之高不顯于六經之章。嗚呼。若漢
之張文成。晉之陶靖節。不之邵堯夫得之矣。余於漁對
樵對蓋志乎是。而竊取之云。右以隱獵成佛依俗了事
則非所敢知也。
學於待婿無如唐之帝堯而萬世之下不疑其私重于
子孫謀無如秦之始皇而萬世之下不稱其慈。二事細

思量度都本味

水忌於太清太清者難於為魚人忌於太潔太潔者難於為名

聖人養智而世人則矜智聖人藏巧而世人則術巧智

巧太盡則福慶自薄

禮記曰執紼不笑臨祭不數不移其精定語曰家有弊帚

享之千金即所謂也

秦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詩尚實詩賦歌麗魏文帝

文以氣為主魏文

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閒適劇談 卷之一

一日避暑鎮祁樓適夏至有客云夏至一陰生返卦也

易返復非道歟余曰返復二卦以陰陽之氣言也夫道

至微而至大至無而至有無去無始無終堯夫以

之弄丸周子太極圖上面一大圈是也下面備識為理神

宗認為神老氏名之曰道然亦難釋而言說之孰得而

名狀之可言說可名狀者道不在是也朱子謂氣之升

降只有六層蓋謂純奇為乾純耦為坤此特定體言耳

陰陽却純然分不得故只以返復二卦為升降為始終

上到六層便轉下來故謂之復返之一耦為陰為坤為

母之孕復之一奇為陽為乾為父之生不孕則不能生

傳者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故返復以氣言耳而道不在

是客曰道何指余曰汝不聞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若說便不是性竊亦謂返復以上不可名若可名

便不是道

漢公孫弘布被詐貧汲黯切責之宋王安石未貴時名

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而垢不洗

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姦

心作辯奸論以刺之然論者又有稱公孫弘矯當時公

卿之奢然未至若安石之壞宋也竊謂不近人情四字

最有味蓋情發乎自然人人所同但以禮節之耳不必

矯也近世京中華酒進之會萬曆初時所用又華仕者

往來夫馬又不許着華服服色又文移重禁鎖遺跡其

所行人情顧若是乎然權貴所過夫馬猶是也高價織

造綉段衣具送上官送座主猶是也昏夜之金猶是也

所轄置貪墨不問而陰受其遺猶是也有巡撫巡按經

歷地方所在告以里甲科擾者楚及罪告者猶是也有

管糧乾沒軍資至萬許之撫臣而反坐軍人猶是也有

巡撫所至或告以忠臣孝子則不答或告以義夫節婦

則不答或告以古之名賢祠廢圯則不答至鄉官之要

者即為厚贈即為立扁猶是也且當軸者效于衣垢而

垢以文飾而不知其奸心數數可察蓋若此矣班固
奸論為狂文哉孟子車數十乘從數百人以傳食而不
庶仲子蓋自其人情然耳

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
恐其似已註厲惡人也至生其子而恐其類已是其不
欲為惡之本心寄漫子曰只此便見夜氣擴而克之為

元康中梁國有女子許人已受聘其夫尋成長安經
年不歸其父母更以適人女不樂父母逼之不得已而
去尋得病而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家人具告之其

附錄 卷之十一 八十五

夫徑至墓所不勝哀情及發塚開棺女已活因與俱歸
後婿聞之來爭訟于官不能決秘書王導議曰此是非
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且還前夫朝廷從其議寄漫子

曰事固非常然乃所以常理也受聘而夫成長安已稱
結髮之初其女被強逼而死自未滅從一之心一旦感
夫哀而活謂非常理乎宜還前夫何以曰不得以常理

斷之

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堯舜之聖不能無禹皋而治
宋蒲宗孟晚志于道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
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

儉也蓋毀其失云嘗觀宗孟後汰每且到羊十系十
燃燭三百枝郡舍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
饑耶嘗日盥潔有小洗而大洗而小濯足大濯足大小
潔浴之別每用婢千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是
即宗孟事不可望于道揚說有得亦只是避塔說論耳
今世最多此事故述之

佛氏之所謂心以直常具足言而非吾儒之所謂心統
性與情也佛氏之所謂性以圓融寂照言而非吾儒之
所謂性無理與氣也

附錄 卷之十一 八十六

夫題汚亭詩云許由為計未為深洗耳如何不動心到
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未後讀其詩似襟次出許
由一竿使堯夫常堯時恐亦只幹得許由事殿子陵之

風高矣後有過子陵廟者題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
瀛得到于今當時若著羊裘去江水茫茫何處尋若此
詩令子陵千仞峯頭下了一層然以斯人遇光武能為

子陵亦可也大都道理難盡子思曰天地之大也有
所憾而況于人乎所以學者云言天下之事易行天下
之事難又云放言易力行難故自脩者慎之

博奕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等十二禁也思今之雙

六是也楊雄方言凶園基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夾
即今京城中相尚園基是也按桓譚新論曰俗有園基
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者張置疏遠得道而為
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者守邊隅危作直
劫博局白生于小地者也昔更始將相不能防衛而令
窳中死蒸皆生是其證也今日京城仕者以園基相競
致有園基金華酒之誣有談國是慨笑而狂之嘗觀三
國時蔡頌為東宮官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同
官常雅論之雅之論有曰假令世上後博奕之力用之
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恩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十七

名卦也文王演之周孔繼之以爻以象以象以繫辭若
子曰易道倫矣奈何聰明巧智之士代出其人又得易
以資其玄測由是有陰陽家說有星算家說有數學家
說有玄經擬家說有修煉丹家說種種不啻數家而說
尤神妙皆自以為得易之精蘊是生吉凶休咎之應是
生俯短夭壽之故是生神仙丹電之術世人碌碌驚而
稱之亦曰信得易乎辟之以詩三代王化大行民樂其
生效古九歌溢于野語因心為辭得句成韻觀風者采
焉上計者貢焉宗廟朝廷而為樂章者取焉以類而通
之為賦為比為興君子曰詩道者矣奈何好奇競巧之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十八

亦子不如無書之遺意也。客遂與余稱觴而坐對心而談宜乎若有得抑亦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言哉其教賜乎

客談程明道之言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是何義歟。答曰止而生艮坤之義也艮從乾來而止於坤之純陰是母之孕也萬物各受乾之精而孕於坤以爲胎十月之卦十一月之復也此其所以止而生也以

息字爲義深矣。人鼻之出入處亦謂之息人必如是息而後生不息則人必死觀于此而義明。○意必固我四字學者須服膺之以至于熟真見得于自家身上渙然廓然了乎宇宙內物無一而不備于我宇宙內事無

而非我之所當爲便見得箇無我的意思蓋無我最難能雖聖人亦未易能之其太虛乎太虛分陰分陽使涉一偏了如春生夏長陽曰我之事而陰非其分也秋

收冬藏陰曰我之事而陽非其分也蓋理一處能領會得箇無我到分殊處難免一我字昔夫子作春秋書曰齊人歸我汶陽田是見得汶陽田爲我之田也詩書稱我周王是見得天下爲我周之天下也客曰如何說聖

人無我。答曰聖人順事無情無私無私則無意無意則無我故曰聖人心同太虛學者只從念頭上加

功漸漸進步方似有得于聖人無我意思、

人淡得幾分仕進心便是上古之人輕得幾分利便是

有德之人。○秋之義嗣統者踰年稱君故後世踰年改

元禮也章武三年春劉先主薨禪位即改是年爲建

興元年致史書不滿于武侯當國何哉先儒稱孔明不

死禮樂可與此亦嗣君禮之大者

客一日讀周子拙賦而悲周子之心也豈謂上世無巧

人哉上世士農工商各有其常業而已後世士巧則盡

正農巧則傷稼工巧則敗度商巧則奸利自後世之傷

于巧也而大亂興矣世稱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而卒

以敗死者拙也抑非矣所遇者巧而詐耳故謂二帝三

王之治不可施于五霸湯武仁義之師不可行于漢秦

非其道不可用也五霸之假秦漢之威抑其時平周子

曰天下拙刑政徹上順下安風清弊絕其深有感矣杜

少陵詩用拙存吾道羅大經釋之曰拙之所存道之所

存也余因爲之說曰自我用拙不若用天下之人皆天

其拙自我惡巧不若願天下之人皆藏其巧濶濶之心

殆若是、

堯治協和矣而猶有不親不遜者以憂于舜舜德洽民

矣而猶有罪人者以泣于禹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是

不生則又何孕故易曰生生之謂易皆聖人之心不自至也

桓公八年冬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王后云者自朝廷言之也有至尊之義焉季姜云者自紀言之也有父母之義焉

客言柳下惠夜遇寒女衣而抱之達旦那時心安在何處不動春曰聖人之心時時對越上帝自不見那嫌○

先天卦內盡天地之始終有開闢復混沌混沌又開闢之義後天卦位盡造化之始終有貞下起元始而復終之義故先天道理最大

客有談性字義而曰自太極兩儀而生者謂之性所以物各有性而皆出於太極春曰是也與張子性者萬物之一源且有契焉妙生字義極後兩邊同點為兩儀

山寺呼僧因開有聲不出世原非我離家豈有人 聲傳空谷外 何處更尋真

道家三尸謂之三彭能庚申日乘人嚙訴人惡于上帝竊以為謬蓋士人持心翼翼對越乃其常也何畏其訴

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侷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似於抑子厚為

傳一詳耳 晉戴逵字道安多巧藝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

死而殯之時人疑童子當殯孔子曰能干戈以衛社稷

可無殤也八歲為殤○妹喜冠男子之冠何晏服婦人

之服皆反性禍之○禮斂不滅性性謂吳俗刻薄相尚

居三年喪者往往有致斂以死諸葛忠之著正交論以

救時蓋先王之喪禮後世以矯情而失之○宋何承天

酷嗜奕棊頗廢事太祖賜以勾子承天表謝太祖答曰

勾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又喜彈箏上又賜

以銀箏第一曲竊謂承天失之矣既為臣受職義不可

解○耿延禧云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而曰天下要

惟此書李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縱橫用之何

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一如此竊謂世儒讀書窮理不外

六經秦必是也益智濟權則戰國策亦不能廢則袁悅

未盡失之○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識龐

德公於畝畝陸機起賀彥先於縣令彥先鑒揚公回於

卑陋皆欽其所長不私其接納也

張子曰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

謂之神老氏况諸谷 此竊謂除去一善字又去其字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十二

閒適劇談 卷一

至求字九箇只云天之為德虛而應故謂之神老氏沈諸谷以此程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張子謂形開而志交請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夫呼吸無寐寐也氣也形閉形開者莊生之說也其開也執乘之其閉也執尸之其請兩在而不測者神乎志氣之說未盡所以開所以閉之妙○程子曰離陰陽則無道朱子曰太極自是箇理二言論理氣至矣竊謂既自是箇理則亦自是箇氣陳氏漢謂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殆盡之也客曰太極離不得理

氣而言故周子謂太極動太極靜亦本此一氣動靜互為陰陽生注不息也程子又云其造化者自是生氣其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朱子亦云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客曰就如今日山川之煙雲既散明日之山川又生煙雲也恐煙雲有聚散而煙雲之氣無聚散然則今日所散煙雲之氣安知明日不散而生煙雲乎余曰有是氣蓋氣聚則形立人因形立而知氣之聚氣散則形散人因形散而知氣之散聚散二字因物生死而為名氣則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有是能聚而為物之生能散而為物

之死氣常是此氣客曰二先生又何謂也問當時申明正學只要剪除輪迴之說若究其理則孔子曰遊魂為變既散且滅矣又何所着遊何所着變似此可許○張子曰虛空即氣又云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而氣有限何也謂虛空即氣則虛之所極氣必塞焉豈別有箇無窮之虛而以有限之氣行乎其中者耶謂氣由虛生則不可謂氣為有限似未穩且張子又曰太虛不能無氣不能無三字終是脫不得生的意思惟虛空即氣一即字當與中庸至誠如神一如字理會更佳○克數當水不廢命禹湯數當早不廢桑林聖人之心惟專諸其

所當然不委諸其所適然也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便是數又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這便是理客曰邵伯溫謂天地之數窮於八何也曰八自是天地自然之數自伏羲畫出八卦便盡了天地化生無窮之數今觀帝出乎震至成享良一良字便是窮字了良有始終之義窮有變通之義而天地之心即於是見聖門不言數學惟子貢億則屢中子張頌知十世能與他學數自能精進而夫子直告以可知之理且曰賜不學言而中然則聖人何心哉故曰不遂詐不

信仰亦先覺者是賢乎先覺者之心聖人之心

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易也秦漢以後始有京房翼奉郭璞之流由易而得數
凡幾家堯大之學終是窮理盡性以至命觀他探透天
地人之至妙不在於一動一靜又不在於一動一靜之
間乃直窮至一動一靜之間者而得乎非動非靜而主
乎動靜者以藏諸心也故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
竊謂理生數數是理之用○火浣布聞之矣而所產不
同山海經注曰火山國雖經霖雨而火常燃火中有白
鼠其毛可作火浣布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
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燃草木
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其木取為新燃之不燼以其皮清
潤適劇談 卷之一 八十五

之為火浣布此又與毛製者不同○管子曰玉起於禺
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相去各七千里上
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精氣若此○邵
堯夫當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
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不備其事○史弼遠以奸邪居相當時謀廢濟王
而立理宗理宗德之寵蓋因廢論之不去既死上猶念
之為製碑銘題曰公忠翊定策元勳竊謂霍光之擁
立無論美伊周所佐立者何如古未聞廢君則廢臣

何榮於後世後世榮在伊周無碑也近時若江陵市盡
瓦解○客談曾子養志答曰曾子之養志豈在此酒肉
養之時乎抑豈在於酒肉之請乎曾點欲童冠借遊浴
沂風舞此其志天地萬物一體者曾子素知之及其養
將論其意而為之耳禮謂子之於親在先意承志志在
意之先意在志之後必先於意而承之乃盡父志後世
若邵伯温能解父書范純仁能散父麥皆繼志述事者
世不忠無堯夫仲淹之父其忠無伯温純仁哉因談曾
子而思二丈夫古之是父是子云○葉子奇曰觀物者
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
閒適劇談 卷之一 八十六

得於雲觀開於山觀靜於水觀不息數句極有味但難
與有道者言之若周子自家意思一般又不若是觀物
○李石博物志云魚子合猪肝食之殺人又云白髮須
緝去消白蠟點孔中即生黑○世稱書劍何也古者飲
則以劍舞故隨以待用如秦王賜姚賈舞以其劍之類
是也○晉鄒湛嘗忽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
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
人甄舒仲者子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
矣又夢此人來謝蓋神理不滅也客因問堯夫漁樵問
對謂人死而有知蓋以人稟天地萬物之秀氣以其精

神魂魄之靈具於耳目口鼻生則氣行死則形返謂其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客曰鬼之知知生前事不容曰非也彼自能靈謂之知○今人只去辯人的問學却不自家尋箇問學客曰既不尋如何可辯得人答曰人心本靈自有箇知覺只任他知覺據先賢本子上說話家糊任氣說將是非去客曰孟子好辯至宋鵝湖同異辯却是自家人作梗今人只據舊話紛紛耳若向他追討又不知彼禪之所以為禪吾聖之所以為聖只憐惻寐語余曰然○客談前輩作勸世文而未見能勸一人何也答曰儒言世變江河蓋若此乎不可挽者故孔子問適劇談 卷之十一 八十七

生春秋非不勸世也雖舉周公之禮樂以勸而人心卒習于兵孟子生戰國非不勸世也雖述先王之仁義以勸而人心卒喜于伯客曰虛文之無補于世也若此答曰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世雖不勸而君子與善之心不敢以是少懈故孔之六經孟之七篇猶賴是以維持伯降之世○博物志謂馬多食穀則足重不能行○積油至萬石則自然生火積金至萬兩則怪影自現蓋精氣之靈如此故君子重積○宋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駝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值蘇仲虎尚書宴忠武徑造之盡醉

而歸明日詩書一詞一賦以遺之詞云冬日青山滿澗靜春東山櫻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及在不言中益忠武雄心中胃而收悟如脫視老死塵垢者不伴萬萬也客曰汝聞龍舒子云乎蓋云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若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教味放勸即空山多驛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即畢其勸勞即空而善業其在為惡事即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其在若忠武者豈非達此耶客曰儒者其存佛談空獨謂世人不可不識識此空而得所以不空如忠武以一器而垂芳百世何空也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空一特賢者未有及回者乃由之治兵求之足民亦之權樂其不執者有以為事業也而夫子所與者則浴風歸之點蓋點之志能識此空而遂得所以不空也使顏子去幹富有事業自有身萬有天下而不與的氣象○定山 采賦曾如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即癡小婦姑貧自傷薄命同表草不掃娥眉嫁別人化石東城猶有淚舞雩雖在不驚塵鎖念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若此苦語可泣鬼神愚謂士勵行尤切思婦心乃

年之始受也

薛文清曰未發之中是喜怒哀樂的天則常存

雖時渾是未發之前氣象便是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順

應之情便無所不為都便無先後便無過不及

譬之大虛雷風雨日月寒暑日萬變而無迹虛故也

非虛不足以語未發之中故戒慎不懼恐懼不聞致虛

極也客曰如何答曰致虛極三字是老子語蓋老子之

卒不肯認事皆宋儒羅李二先生好靜坐而摠未發以

前氣象久之自有得便說得好蓋涵養未發之中只是

完本休本休寂然而森然只一味歸寂即與佛氏吾法

無念者指此為無情无夫程子之意蓋無情者非無

也感而無感應而不應寂然以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薛文清曰秋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多軒一欲字

凌字正聖人即欲者聖人之性也欲字凌字聖人之

性也○氣強理弱朱子言之雖整卷曾致疑薛文清亦曰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

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後為氣所掩終不能常久開

通論曰理只是一理氣則浩然充塞理猶若也氣猶萬

萬人民也人只為不得其所主故弱孟子曰持其志持

字是作主之義無暴其氣無暴其志是不縱之以至於

強弱乃是常人病痛

薛文清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又曰為學第一在變化

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文清字明道此語○又曰學要

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深矣哉

此文清一○又曰人為學至要至要在於妄念起處即道絕

之子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明道此語○又曰學要

明說得太空疎故令人疑○又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

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屏去愛現正可作過妄○又

口耶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非物

皆係於我應物只此一理若謂

理只在彼物則性豈有內外乎

開通劇談 卷之一

薛文清曰學始於執中二字執中字謂未發指在秉執

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謂未發指在秉執

下後世錯認本有者在事為上而反於義襲開蹊徑也

陽明先生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慈明

白而乃以知覺為良知豈但公案幾重哉蓋已操戈入

室矣竊謂變江失之矣蓋指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

體者為良知是矣更不思陽明之言曰大學之道誠意

而已念之所動處為意意之所指處為物心之靈意為知

陽明何嘗不以知覺為良知乎蓋未發之太公者良知

其未發之太公也雙江亦發之旨同于薛西原陽明之講不若此戴經江致書雙江云陽明先生啓良知之學今日亦莫非致良知之傳却於已發之際一有偶合於義者便謂之良知不思未發之前所以致之之源遂認以知覺為良知而戒慎之功荒矣尊師喻學者惓惓精一執中之旨使其養之於未發以立其本竊謂經之師承是專於約精神他以一味不動念者強認作未發以靜極靈光現者強認作良知陽明曰良知是天理編謂致良知便自有箇發用處此截問學世疑陽明於禪薛西原王龍溪聶雙江輩又禪於禪者雙江曰與念

閒適訓談

卷之一

九十一

子淬勵二十年而後合念卷亦非苟同於人者嘗觀羅念菴謂人曰知見當不得實工夫若下實工夫則然會長知見龍溪提撥甚切只是有些慈嶺帶來的意味念菴之說如此恐石蓮洞亦慈嶺別一洞天

近見書肆中時文本子謂何仲默云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疏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審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嘗病漢之文其道以宋之文其道拘容曰宋確論斂卷曰未也文是道之華道是文之精非二也宋大儒所作自是發顯性命既不可例與漢人論秦漢

文字彼自一家古作亦不當求儒例也泥道豈有可駁抑豈有可拘乎仲默失之矣謂漢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是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謂宋儒知乎道而審乎文豈有聖賢而不豪傑乎客曰范叔子又云今之學者博古之後當集其成而用之如呂覽國策則法其高古如六子則法其玄博如四大家則法其華裕如程朱則法其性學國朝惟荆川先生迨之吞曰范叔子所言其然乎孟子自謂燕知言齊氣而公孫丑猶疑之今且燕國策直至宋儒則又豈不在孔子上哉只信筆糊說去祇可傳笑○易之卦又聖人皆從理上說到事去後人

閒適訓談

卷之一

九十二

讀易須從事上以研窮而得其理○江陵秉軸極斤赤請李一節此甚取罪聖教海內有道者不取之朝遣直指使江陵往往密授意致其巡歷處書院或曰惡書院聚徒議已也直指無恥者每于所至書院斂裂甚慘此亦斯文一變或曰與李同萬曆乙酉廷議陳白沙胡敬齋王陽明入祀矯江陵也請李不必惡惡夫托于講孝名門以高門第以取榮進者盡可斥之夫白沙之詩教敬齋之主敬陽明之良知皆有聖人之一體皆可脫鄙陋而向高明近時講孝寂而士不尚志競奉業耀榮肥市井縉紳而已○人子豈毋爽未有讀凱風而不痛心

者未云莫慰毋心莫忘二字說不出所以慰毋心所痛哉○

薛文清之孝一於復性可謂探見本原者胡敬齋自謂于敬字得力然從涵養中有得而其議論皆不悖于六經四書二先生皆鎮密醇格可為當世倡明理學而未可議其用世之才○王陽明譽推海內而致亦相當然自是一代理學之宗其論誠意論格物論致良知學者靜中探識的然得所歸猶自是顏子請事四勿克復為仁也幾微之際有佛氏印心之疑可惜者先生每每稍縱以他說致文士警議先生亦以陳說附和未必能沙

開道劇談

卷之一

九十三

裏取金也陽明氣魄甚大見道尤極高明而立言亦根要精確若其擔當宇宙而才識亦宏大非無用之孝也江西事人多識之吁乎議者在事事後開議論也使議者處當時之事之勢合皇縮手欲為先生所為以報明主可易易耶陳白沙見道自一種妙處讀其詩教即江門春興真是耕莘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者然志意飄曠初李從之遊難為注竿求之陽明猶令人有津渡處若白沙只從他直養無害浩然天地間陸象山之孝先立其大者也曹月川刻若志道而見亦正大尹和靖之流亞者○聖門子張魯點曾狂也子燕之狂狂于刻意

魯點之狂狂于尚志如子張問行問遠問十世可知皆是蕩然高遠者然却難與為仁若魯點浴沂風舞童冠味歸真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志趣便能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故夫子與其近道○羅整菴困知記胡支湖異李辨其翼正之心確矣二書力排陳王之學然恐亦說話太多啓將來李君門戶攻擊之際今時李問賴已表章六經四書有志者自有探討處大都道理天地間不繫一箇宋象山不繫一箇今王陽明人祇因公與朱李相背遂致紛紛竊謂朱先生亦好說話觀他會林侍郎可見今日議論之多亦未必不起于鵝湖同

開道劇談

卷之一

九十四

異也○伊川臨終人告以平生李底正要今日用伊川目之曰若要用便不是後有人以問朱子朱子曰若用便是兩心客曰兩字如何看答曰恰似此時又分一着心往死生上去了兩字是分字意人平日李問只是此一箇心如何到今日又說箇用如曾子平生只戰戰兢兢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只此一心其言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何嘗有兩心○客一日談過答曰粹然于理者其太虛乎太虛無過太極生兩儀便屬形而下便有過陽則有愆之過陰則有伏之過日月周天度數日有過度數之過月有不及度數之過造化然矣而况于

人乎客曰聖人無過若曰聖人通于事理如周公處常
蔡孔子若知禮之類是也大賢過在念頭如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是也次賢過在事為如冉子之請粟子夏
之哭子之類是也大賢之過復于一念所謂知之未嘗
復行是也次賢之過過不憚改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是也故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君子之于人不責其
有過而責其憚改不稱其無過而稱其能求立于無過
吁聖人何嘗以過輕絕人哉一部易拳拳示人以吉凶
悔吝而尤以一悔字開悟人○蘇東坡有感于淵明告
子疏而嘆曰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

閒道劇談

卷之十一

九十五

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而師範其萬一也劉
後村駁之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
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
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
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
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雖
惓惓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却可否客曰後村之言果近
道乎若曰宋時蘇氏之卒號深於禪者今跡其所言則
東坡壯時尚未頓涉轉智若晚而師陶亦回頭路耳劉
後村似未透破蘇氏然亦未深識陶也若淵明豈以世

故為法相彭澤八十日即北窓終身佳趣也若
後俱脫相矣規執政侍從為柴為得視下獄過嶺為辱
為喪淵明必不著此相大都晉魏以來人物如淵明者
有幾

偶見程大約叙國朝名公亦贖因彙其近古者數篇以
資談茅鹿門坤酬畫士蔣曉山書
之草堂到今未幾雲泉忽為朝夕襟帶問也近復得石
所照東坡畫詩論論之為中野照殊有韻姿若群之於
西湖亦望之上而與之共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
信篤敬不為士所容其文章亦如浮梗蓬蒿之適江
五七百年人猶錄其文章而守而為之者其人平日
果在彼乎門者若畫其衣冠而守而為之者其人平日
果在彼乎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錄東坡者豈以僕其
不

卷之十一

九十六

陳白沙與左知縣書
仁化已多矣者却討得此費故幸甚幸甚老病下每
聞四方即得入者為在矣幸甚幸甚其人乎以滄運日
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何大復與何塘書
於大梁德源文盛于彼下子何塘于海濱有憂同傳
人之思而無云云

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 陳后岡求與叔禾書

志亦有足陵或言其抱... 邵二泉賈簡馬天常

相依淵水之上此中僅... 陸儼山與楊東濱書

或然誠然眉睫之間何... 程希文遺弟希誠書

無東泉觀松 ○ 卷之一

乘興來此一宿如何 ○ 王彥澤答劉松石書

先君不祿仰天呼萬死... 逆惟松石既得不再棄

世惟子孫無相忘也忽... 竊乃能免賈馬天常

故智寬繩子之深憂然... 沉而人功告成乃世

無事者也今世無事者... 故實使其事入而世

更之患息矣胎書感切... 閱適劇談 卷一

許雲卿與衡山文徵仲書... 東吳之地多特產乃若

而為圭為璋為良器而... 顯在世若此者非大雅

走盤之珠者以... 于于可挹可測然又不可

而宣者可察當其旬然... 奸大珠能際風雲比日

惺騰憤無趙環駐吳楚... 敬洞庭直盡可觀若江

滄洲之想有卓尔功名... 于問而矧於斯王曰若

試楚南矣楚南之人咸... 幾又遷一鄉以照臨其

女之碧若龍泉莫邪之... 閱適劇談 卷一

五三七

用蓋至若蓋顯矣

聖天子主將乃永州乃荆南皆楚會其地也分所
莫則若求若荆若鄭變以不蓋太守一而其若信
秩然以建可謂紀綱矣乃

聖天子尤軫重地兵刑重器要柄以監司勅則有若分
守以聞有若分巡以覆相與變初不負斯與自太守
以下咸師師然飭其風系都莫不兢兢然以秩于吏緒
復吾大夫侯視事楚凡幾年當其自勸來求分守一歲有
半每率社以職齊則其可半也若訂畫調度諸司亦
頗有所裨蓋亦有荆南之命與謂荆南去末千餘里

開道

卷之一

九十九

夫荆南古稱鎮據之勝顧地大非末擬大夫往矣觀風
為天子秉憲持軌以宣不遺視古洪伐將烈烈焉其
仲聞君子曰無改玉而所改殊其視走蓋之珠則
以故處求溫潤及處荆南不啻珠之屬其氣峭其若
矣夫南楚固一盤尔大夫行將擬名金既泛汜于清
明堂之輝大禪所用施設你答

聖明顧瓊堂于恩若背同濟世之寶也曷既
嗚芝仰叨辱為更不經以年矣察我一二執事託固
越越所司掖成之義武公王教不拜共矢念以從
釋我大夫獨有獨焉夫其且共而之其敢忘敬乃

重道有矣為德威整平為之珠透弗變以一日
從役之雅以為今日節言是下地事之耻也我大夫
旌且離求祗以慶于濟湖之潤自今遂津于江漢之思
懇懇聲登若異日立應廊之上而曰若昔楚誰其選者
必曰東吳

蘇軾一日讀莊子書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
書得吾心矣獨謂有見是他思極有得處至此遂証悟
○坐想唐虞之世猶太虛然坐想三代之風猶景星慶
雲然坐想春秋戰國以來以攻伐易世猶雲雷時作或
盈滿而作雨或溢散而清空雖聖人不能盡之邵子曰

開道

卷之一

八十一

三皇之時如春聖人之心也而不能盡者時也○客談
平生孝力祗二字澹然澄然而已澹者真未滿之名澹
者中未發之名澹之以涵其未滿之真澹之以養其未
發之中學力祗此二字

開道劇談卷之一終

客有談廣成子之言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何
萬山落葉秋聲寂一粒瓜仁春意榮報能青編珠泗落
至今猶見伏羲心八字以我之形骸言我字以人之精
神言

樵論凡五篇

江東古米一樵也余集舍爾傍讀書每夕春竹衝談
適往往樵者推首遂學亦引時而遺之忽一樵釋負
而立持就余有容余曰何氏樵者大笑從容曰公踪迹
中覓人乎公且脫簡係履繫字由一微塵中遇即抵掌
談意驚空領也余時之入遂留餐竟夕契若金蘭明日
辭余復樵歸必過余余必極談始別若星月流矣
若若于是為樵論樵者姓名皆中樵舍一野人

閣理

樵者之業市薪而餐一飽遂不復之市變野詎因謂余
曰上世所謂歌帝力者吾其及乎余譔然而答曰子新
不忘履行吟澤谷而志在東海汝將帥斯世而遊帝力
乎而莫之逮也抑世也夫世改矣因與論曰三皇化而
不教其民朕勝五帝教而不治其民庚庚三五治而不
術其民郁郁蓋至於術而化窮矣何明聖智者出焉

存而應之乎而應之俾斯世遊之謀之有若江東之樵

者尔乎吁世改矣夫堯舜者其帝之盛也其王之暢

盛必極而反暢故悠而新讀二典而知五帝之不復

君臣不足繼之以儆戒典禮不足繼之以命討于羽不

足繼之以徂征舉賢不足繼之以黜陟故堯舜適當其

會者也禹繼舜以治天下當其罪人至也輒下車泣之

聖人不能違時也知時者也禹之世且不盡歌帝力之

民蓋堯舜之心益傷故禹之傳子世及之準也禹之防

屨不應之準也禹豈待已哉此理此心禹固其然堯舜

也故春夏秋冬昊天之道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

孔子生而大亂已極思康帝而不可得而述六經故孔

子之悲麟一禹之泣下車也足以六經之教能使天下

人心不失其初者亦有此理而已故汝之誣謬禹之泣

孔子之悲蓋異世而同情者君斯世而歌帝力則當不

在帝之力而在汝之心也汝之心純乎遂初之真樵者

振聲浩然而去是為閣理論

極矣

樵者善易而疑明道始萬物終萬物之說而謂止也

又能始何也余聞之蕩然若見天地之心而笑曰始終

之說淵乎其言造化大因與論曰物有止壞焉且空者

此者豈其物之性然哉而造物者之靈然哉物強夫止也而物物者之止其所止也固以能物乎其物者也孔子曰良其止止其所也所之義妙矣哉欲進而不能不消欲退而不能不長若形大而就斃則止於形色茂而就竭則止于色而非良之止也故不極不反不反不極盡天地之變化以盡聖人之事業以盡世道之生息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文王八卦自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當其成之也因以出也故此獨不言止而曰成者自哉文王之教乎天道然矣人事獨不然故人事不知天道而人率以壞也噫嘻極而反者

開道別談

卷之二

王

理乎反而極者氣乎死生晝夜古今治亂其從是以代乎極者得陰氣退而孕陽反者得陽氣進而乘陰極者生數伸而入神反者死數縮而合鬼故能反于淵必極于靈蛇反于穴必極于螭阿衡極而伊尹反政明保極而周公反殺故曰天道久而寒暑極聖人反而道德極不極而反謂之償極而不反謂之窮不極不反謂之困勢極而不可反則勢移形極而不能反則形滅情極而不知反則情反獨惜哉道極于三皇而不反故稱三皇德極于五帝而不反故稱五帝教極于三王而不反故稱三王術極于五霸而不反故稱五霸三五之教不復

及此其意也乎其天道聖人終于此乎故極中之極中之及教中之教連中之連以一日一歲而積之極于十二此天地之大關鍵莫之逃也唯有道者知之故取諸良樵者秩然身不知所往而息焉若藏是為極及論

聖由

樵者一日拔祁山之嶽轉發雲嶺之峯人迹罕至一處而最然林生者皆美材實也樵者愛而採之集有不知所負抵林過余而告曰我倦矣亦已勞其形矣余提其薪而嘆曰良哉材其天于汝斧斤不幸也樵者不顧即余索有古聖賢像圖一卷取閱之歎然喟曰是聞其

開道別談

卷之二

王

久久矣而今得圖觀之余曰汝果知聖賢也歎哉山有良材而長之則棟梁矣人有美質而養之則聖賢矣汝今斧斤人矣弗知愛若此矣因與論曰天不足生聖人物不足生馬龜日月不足生星辰聖人不足生學術故聖人者有自然馬龜者發靈動星辰者繼明光學術者盡神智故金清于沙湧而鍛之可範也玉韞于璞琢而削之可飾也珠潛于淵探而瑤之可冠也稱之物類皆足驗者美會良材之當畜是知學術之益神智也故先曰神聖而學焉疇孔曰大聖而學焉編考信于古邁迹于今竊傷汝入山而不知所育也天下人之不得

為聖者誰咎哉自汝貽之矣樵者曰是奚為圖之也余
嗟曰汝今胡然乎哉按圖之索執述之謬也學步之失
成心之嘉也謂汝閱圖而見古聖乎天下景其德思又
其生而不能故肖其貌而託諸圖抑亦寄真于墨假息
於簡則滯圖而企焉殆失之矣故觀海而知海之深深
於海者也登山而知山之高深于山者也慕聖而知聖
之由深於聖者也蓋云赤子之心易示蒙泉之養閱者
詎畏其高深而忘其從也可乎樵者憮然曰聞教矣今
老矣不及也猶僥焉遜志於學不必倦過新心動毋採
必警余嘉其念之可聖也故詳于說是為聖由論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五

風波

樵者一日同余東遊走長沙直抵岳陽而登樓引白放
歌望洞庭水天一自舟出沒喟然而向余曰險哉有
我二人樓中之樂者誰乎余曰汝奚為乎洞庭之憂世
蓋顧息而奪影顧影而奪形顧形而奪真日鳥馳逐而
履蹈之皆若此奚為而憂洞庭也因與論曰宇宙之內
變態曷常形有所匿機有所伏利害有所不測一呼吸
之頃即樽俎之際而吾身繫之安危焉則亦畏矣知險
者神見險者相冒險者情神為心相為妄情為迷於是
乎受其所不可受享其所不足享迷緣妄妄緣心莫之

收拾也夫將錄者其我者也金玉者富我者也田園者
阜我者也孰預料夫貴我者能辱我富我者能劫我阜
我者能侵削我哉思欲為計則晚矣故天子置法以令
衆大臣執典以翼時能生之殺之抑之揚之又榮辱之
且予奪之其匿而伏伏而不測詎知其為風波也而不
與汝同驚哉汝驚於所驚而聞於所不驚則其所不驚
者常在吾目而若或翳之故匹夫罪而綠珠收矣即綬
奪而冠服改矣虞芮訟而兄弟夷矣何有于洞庭哉吾
今與汝遊斯世也借斯適也同斯知也驚不如適知不
如忘心忘則神怡妄忘則相滅迷忘則情真存至精之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

理歸至道之妙將為呂梁之丈夫行歌于懸水流沫而
謂所以道之耳而奚驚樵者大悟反索援琴而韻引杯
自力浩然歌樓中不知身之為岳陽又不知岳陽之有
洞庭也歌曰海濶兮魚躍天空兮鳥飛吾其為鳥吾其
為魚兮一飛躍之形而飛躍之機恁尔匿者伏者所不
測者胡為乎風波我語余曰是幾於道矣遂二人亟友
故廬而掩其扉是為風波論

折衝

樵者旦之市甯所食之物見市有執衡而忿甚或推臂
而逞者問其由則曰衡不等也樵者嘗喜老子折衝之

說遂謂老子之術可以平天下而向余述之余慨然而
 答曰吾將指汝遊於無物之境乎聖人謂智量不可以
 盡物也始制權衡因於積黍效于黃鍾輕重有定理也
 人用其私而老氏將遷忿于權衡乎因與論曰天下待
 我而輕重者權衡也輕重由我而察者抑亦權衡歟非
 其罪也非其罪顧欲枉而毀之非忿歟語云書契以易
 結絕而民滋偽禮樂以維道德而民益澆權衡以均多
 寡而民起競甚矣人用其私也私勝而溢苟乘其勢而
 其心焉天下始有竊權弄權附權之人又奚啻一市中
 之輕重已哉聖人別為刑法以整齊天下天下有狗爾
 輕狗爾重者赴所司平以法嗚呼權衡一繩耳彼賴吾
 聖人之法得伸其用於世然亦胡為乎究於老氏之庭
 而屈以死也士人有抱其濟世之才用之則均平不用
 之則錯亂如所謂在秦則秦重在楚則楚重者而人主
 顧指其妄生輕重而沉之山林之下亦權衡之屈也終
 其究可已矣樵者以悟其說歸而業乎其薪以薪易養
 於物無心於世無私相處於輕重之外忽有告余曰我
 今其為標枝其為木雞其為上偶我將解心而釋神將
 權衡其我而我其權衡乎將輕重以物而物其輕重乎
 塊然以其形立而俟老氏爾余曰至智不知至用不形

昔與汝論權衡而固於大道之精是為折衡論也
 朱子謂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所謂六層
 從復卦一陽起也地雷復上盡便是天風逝一陰生風
 以鼓萬物雷以動萬物天地間風雷功用為甚大故卦
 曰風雷益
 尚書大傳曰古帝王之世人能敬長於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
 得乘與衣者有罰夫上如此則下何至奢侈乎蟬螭詩
 作則已非古矣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
 仁農于閭安工相與謀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
 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疇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
 焉古曰言非其木禁則弗視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其其食而
 羨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
 不相入矣吁管子已嘆其時之不及如此而况乎○
 客一日與余談世間寶物余嗟曰從夫寶者何其多而
 又以見大亂之相尋也天至寶河圖洛書地至寶律泉
 靈芝世至寶珠玉金銀是謂大道之精造化之靈開闢
 既肇與世俱平中古以來人始用情於是圖書啓聖而
 數相神泉之徵異而存相臨珠玉以飾而巧相競金銀

以貨而厚相高故匹夫之賦有懷遠之罪千金之財以
垂堂之恐符應之說兆天書之誣術數之流重殺身之
禍寶始失真情遺勝矣天下眾庶其誰同之故春秋不
書祥瑞厲皇抵璧於山達士揮金不顧欲以存古之意
果若斯以升斯世必天愛道地愛賢人愛情斯三皇氏
之世乎

秦檜章惇皆宋奸臣檜殺飛悍妻某氏後其妾惇妻張
氏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謂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阮
祥惇語陳確曰惇亡不堪奈何惇與確悲傷無益焉若念
其臨死之言惇無以對人王安石於呂惠卿有邪翼之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九

恩父師之義方其未進則膠固為一及致力相軋化為
讎敵後其私書不贊錄力大疑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
昔漢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晉劉牢
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
玄竟誅之可謂斷矣若安石竟為惠卿所抑後退居金
陵悔恨每書福建子三字夫小人之無信義且失報德
之常賢一女子耳雖死且以報怨為耻誦聖訓者當何
如然君子亦慎其所與者
世稱紙筆墨為文房三寶而莫謂其始然孔孟以前未
俗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在布帛菽水春秋序曰大事書之

於策小筆簡牘而已吳波亦謂方絮之體平滑如砥左
古則無陶九成曰上古無墨行提點漆而書又曰中古
方以石磨泮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
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故磨墨
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
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麝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
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今歙州出南唐賜李
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世油
始視此則知墨之來非古矣東觀漢記曰蔡倫典上方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九十

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輿服志亦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
紙木皮名敎紙故魚網名網紙今世傳蔡倫始造紙亦
有自也或上世無紙如九真俗書樹葉鄭慶學書取畫
慈恩寺樹葉則亦自為用耳事類賦載筆為秦將家恬
之造始按中去書君恬筆即世傳家 郎毛穎者中山人也寓
秦蒙恬獵中山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敵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邑
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
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自秦皇帝及太
子扶蘇以下無不愛重累拜中書令與上蓋狎上嘗呼

為中書君後因進見將有任使拂拭之自免冠拜上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太史公曰顏始以俘見幸任使蓋讀毛穎傳蒙恬筆亦有自也按南唐時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李廷珪墨研文房三寶當其時有一貴人遺珪珪墨一丸于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罍乃令一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變緣是人益寶之又備子良卷上僧皮書云子邑字伯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

附錄

卷之二

八十一

意妙物遠矣邈不可進則是所謂三寶者益以廣云錄之以見所始

客疑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敘頽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曰詩意謂既處而復出一出又貧顯不能勇退此可笑也若夙興趨朝人臣之節永叔豈不知此而正叔亦豈詆永叔為不知此乎嘗觀南唐文武湖之請顏頽是矣南唐馮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尚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文宗賜質監鏡湖三百里非微以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忘矣徐鉉笑答曰上于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

章耳延魯不能對延魯與兄延巳善善才餘好工于詩雖貴且老不廢管有句云鴛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辭嘗因曲宴帝從容謂曰吹歛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當國已危而猶獻諛固寵如此肯奪情玄武為一閑散哉客因笑曰名利鉤人僻之螭蚌相持子亦笑而答曰絕似二騎驢之勢也鶴鶴賦曰蒼鷹鷂而受繼鷄鷄鷄而人籠既以制于人矣鷄鷄將焉用哉近世遇仕途諸公皆談恨不得脫身林下故書此以見古今皆成一笑柄也

附錄

卷之二

八十二

客述程明道之言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信斯也幾于禪寂已夫曰非也汝未讀易繫詞聖人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知聖人何嘗不動蓋不動之動便見其凝然耳明道嘗言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即此理會去便見聖人凝然不動更妙客曰闢禪如何曰天地間只一箇道理今語尊德性者指之為禪語道問學者指之為俗恐只是一剝耳既知尊德性是大頭腦處知向往了聖學亦不過從此做將去但聖人體用倫精粗貫耳禪是他一種心學原不同吾尊德性原不與吾儒作泥何必仇之

林竹溪有言曰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與
得以吾書字義求之似為平氣說話客曰近時關禪大
嚴曰近世有津津然于禪而又陽以吾聖言掩之則可
關矣似未覲破禪隨深探聖與兩端含糊道聽塗說竟
是依樣葫蘆

世間多少免論想古今只如此而已即漢事如陳平王
昭君可證也按史記平傳平事嫂如母何後世以盜嫂
枉之又王昭君世傳青塚當與烈女同芳琴操曰昭君
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入侍元帝漢書謂呼韓邪單
于初請為漢婿元帝詔采良家女郎以昭君賜之呼韓

邪死子雕陶莫舉立為復系若燧單于復妻昭君生二
女晉石季倫詩云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
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
泣淚濕珠纓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廡加

我閔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父子
呼韓與單于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
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朝夕不足
歡非為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此語見之文
選與詩選中皆昭君案也後世翻案為曲本名青塚又

託云毛延壽不知何據呼世誰謂陳柱而王直乎

稽康絕山濤書嵇康與山濤書一云君子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履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吾

不涉經學文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

逸之情轉篤院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毋飾之而亦能及

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一云吾以不

識物情聞於機兀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畫之累久與事

接既覺日與雖欲無患其可得乎○一云遊山澤觀魚

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合其所樂而從

其所俱哉夫人之相知豈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焉不通

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做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鄉相

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也自卜已者若遺盡塗殫

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海壑也○一云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閑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真哉若趣

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自非重誓不至此也

客一日嘆曰酒醴似無憂無之因與談酒籍聞酒自儀
狄始禹惡旨酒孟子謂禹以是得舜道統之傳至禮經

又謂酒先王所以養老養疾病事鬼神用之重如此也
 雖聖人不能廢酒也傳記中人劉伶阮籍之流放于酒
 者也陶靖節寄於酒者也邵堯夫醉裏乾坤飲而適者
 也于定國飲至數石愈醉而臨事精明飲而度者也孔
 子唯酒無量不及亂飲之聖者也客曰酒之流生禍禮
 言之矣予曰南史陳暄沉酒酒兄子秀致書戒之暄答
 書云吾嘗辟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
 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
 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美哉江公可與並論酒矣
 又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

開通廟談

卷之二

六十五

為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
 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吾平生此頭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速昔槽丘吾將老焉又楊
 雄作箴其文為酒客難去聲法度士辟之於物曰子猶
 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處高臨深
 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
 一旦直礙反上為窳所輻音雷師古曰纏微井索也
 擊也言瓶或縣礙而為窳也窳者窳也窳者窳也窳者窳也
 井窳所擊則破碎也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
 黃泉之中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帝襄以鴟夷滑
 藉腹如壺蓋日盛酒人復借酌當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

酒飲之有損也出入之當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
 過乎然二說皆不可以為訓昔魏齊原性素能飲及出
 遊學穎川汝南諸郡見其友一滴不入口及相別皆謂
 原不飲酒會來肉遺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
 故斷之耳今當遠別遂一飲讎終日不醉宋天門太守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有表兄范泰謂
 忱曰酒既傷生所宜深戒言之尤切忱嗟嘆久之曰見
 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質之初達曰飲酒孔嘉維其令
 儀玄衛武公之所以聖書曰德將無醉茲周武王之所
 以興若原與忱得之矣許氏說文釋酒義有曰酒就也

開通廟談

卷之二

六十六

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又曰酒造也吉凶所起造也漢
 楚元王敬叟生不嗜酒而為其設醴表紹延鄭玄為上
 客飲酒一斛而客儀溫偉陶侃飲酒有限嚴浩更勸必
 進侃對曰年以時有酒失慈毋見約故不敢過齊桓公
 飲官仲棄其半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
 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此謂就善此謂造吉晉周
 顛善酒至一石既過江每稱無對一日有僮對者自北
 來顛欣然出酒二石飲而罷明日顛如故視客已腐齊
 而死又春秋時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主酒吏
 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以趙厚酒易魯酒奏之楚王

以走酒薄遂園邨故曰曾酒薄而邨園宋衡陽王
 義季素嗜酒畧少醒時文帝詰責之曰將軍蘇微醜酒
 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酬法汝于何得之此謂就惡
 此謂造凶客曰將廢飲乎予曰非也禮君子之飲酒也
 一爵而色酒如也酒謂二爵而言言和敬也三爵油油
 以退也說敬又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焉若此乎以從於飲將通太虛而德益粹焉以不濟
 吾真益東坡妙理賦云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
 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燥惟
 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一

孰是狂人之樂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云我內全
 其天外寓于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
 于澗奔之野而汲于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衣樽
 而厲吾口若是乎將吾不廢酒酒亦不廢吾其東坡之
 教歟

民間生子少乳往往以粥餌似為患宋玉克明初生時
 每乏乳餌以粥後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
 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治刻意處藥乃愈此足見粥餌
 之患惜其法不傳克明凡診脈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
 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

疾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所以 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
 過過在其事當隨其事治之 無不驗若克明者可以
 語醫矣醫者意也又宋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高宗
 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
 下治帝喜厚賜一無所受一日又問以長生久視之術
 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
 之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又宋龐安時精于醫桐城
 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有
 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一見即連呼不
 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腹自為上下按摩孕者覺腸胃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二

微痛呻吟問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察所以然安時
 曰兒已出胞而一手出執母勝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
 能為吾恐汝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
 遂生紐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在焉又有黃
 土湯者醫者鍼乙神宗皇子病瘕癰結乙進黃
 土湯而愈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
 水得其氣自正又有郁李酒者一孕婦因悸而病
 既瘳目得得瘳乙曰黃郁李酒飲之使醉而愈所以
 然者日連連肝膽恐則氣結膽橫不下郁李能去結
 隨酒去去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餘

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其病入此周痺也

者死吾其已夫既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

飲之左手或變不能言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袂衣

大踰斗以法嗽之蓋由是雖偏廢而風骨得堅如全人

故曰醫者意也類如此

大怒破陰形乃大喜陽神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神養言按本草請上藥一百二十

水生于金而能生乎金火生于木而能害乎木故腎滿

則肺旺而能順神怒盛則肝傷而能耗氣

意是神之賊氣是神之舍精是神之客此神常太和其

賊自消滅此神常牢固其舍自不蹶此神常嚴密其精

自相得惟其賊滅可以全其惟其不蹶可以全形惟其

相得可以長生何須講議于龍虎鳥兔這幾箇字為至

訣紫陽真余曰此一種真定箇凝神以祈長年神依氣

故曰舍精輔神故曰客煉氣使神有所依畜精使不得

乘主惟念動處最能令精飛蕩故煉精化氣卒歸于不

動心

水必流濕火必就燥一燥一濕乃天之道曰水與火循

性之要嗚呼人情慎無作奸一有作奸炎涼潤燥

馮京致書王安國云并門歌無妙處閉目不窺日以談

禪理為事王安國答之曰若如所論未堪禪理閉目不

窺便是十重公案昔子夏之出悅紛華又有謂者除目

則損道心皆旌在公案耳

人頓木殺之氣以卷神水殺盡而神去故安穀則昌絕

穀則亡水去則柴散穀消則衛亡柴散衛亡神無所依

故死食所以養陽氣飲所以養陰氣而人之生血生氣

皆本此

遇渴即飲飲過多則損氣渴則損血過饑即食食過多

則傷氣饑則傷胃飲食粗與暴損氣傷心戒之亦謂鄉

黨見聖人于飲食之微致慎如此奚啻養口腹云附

凡食欲頻而少不欲頻而多只宜飽中饑不宜饑中飽

飲食尤戒便溺及久坐

清晨食粥生津液若空心茶亦時酒甲後飯宜少又飲

茶宜熱耳以最忌點茶空心飲

客談東坡詩目聽不任真踵息殆廢喉何謂也吞曰此

變化莊子語來然亦欲忘形云爾胎息工夫更妙

傳道本不在言語間亦非言之所能傳惟有能受之者

斯有能授之者程响使其二子顯願從周茂叔學茂叔

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若二程之資是箇能

尋的本子故茂叔令之尋便是他授受真訣當時二程
尋得孔顏所樂之事則道便是矣頤之言曰自再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言與點也之意是他自得處
是他尋得孔顏樂事了若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因訪
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因番對榻夜談越三
日乃還師聖復見程頤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其言開發人類此然王安石三求見茂叔而茂叔不見
必已知其為人故拒之然當時與師聖言又不知其所
開發何如也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一

詩云雖有絲麻無奈管蒯雖有姬姜無奈憔悴此語用
之以不遺故舊用之以不下糟糠又曹植有詩云處富
不忘貧道赫葵藿夫葵藿果道歟然舜之若將終身之
心便是有天下而不與之量諺云守得貧余得富只此
最有理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真是達生
之語

呂氏春秋謂海上有人好青者謂青也朝至海上而從青
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
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此即海上老人
機心驚海鷗之事夫我一念動微物且先知之邵堯夫
前知數亦只從一念上得之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者是也昔阮籍諷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然
則前知者只當箇青鳥明乎非也程頤嘗曰堯夫前知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蓋善言雍者雍墓文云世人謂雍
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
世專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此又史
氏救正他處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聖門只如此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二

周子言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今世情擾擾不能
自裁只見得自家不足了所以累其心莊子曰欲勉為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
識世情二子雖未審他見得如何亦是能斷除情者然
亦有難裁處昔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生
逢帝世可了生順化若末世重法繩束下民所謂無計
避征徭者竟何如哉又古人惟適真尔所托皆假也伊
尹之隱于耕韓康之淪于藥子陵之安于釣陶淵明劉
伶之寄于酒梅福之變于巾皆各適其真趣而然者非
有于物也昔戚榮緒晉書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
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之乎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

學如地燭之明孰能行

程頤如見哲宗因奏曰願帝在宮中遊而避蟻有之乎
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愛
道也夫恤一蟻何足言仁只識得從此心來便有用處
孟子對齊宣王一牛足以王此意

人有異術須遇其主而後得用之張良得黃石公書嘗
引誦讀後遇沛公嘗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却嘆
曰沛公殆天授我國家者基得鄧祥甫書及遇

太祖遂用之以興亦千載同遊莊子曰有人于此以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閒適別談 卷之二 八十三

所要者輕也人以身試于名利場及一旦當截處亦當
討箇輕重可矣○日借客賞牡丹而嘆曰茲花品價隨
人諸君審之乎因檢多較于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
狂不惜金帛若東園桃與李果然無語自成陰如其言
牡丹早矣至此山集云既全國色與天香底用人間紫
與黃却喜騷人稱第一至今喚作百花王又知牡丹之
重若劉禹錫詩庭前芍藥妖無格地上芙蓉爭少情惟
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餘勳爾城又置芍藥芙蓉下品
也韓忠獻云所在隨人趨高價以供俗眼陪妖妃蓋惜
之也古詩云寄與尋常者須知松桂尊今日之賞其富

未所以自植也歟哉

客曰不敬上亦是義不容已者故一斥敵上一驟恩君
自古然矣何後世不然如漢末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
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馳死亡者無數時唐憲字伯游
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寵之唐天寶中取涪州荔支
進楊貴妃一時苦之故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支米又東坡有詩十里一置飛塵及五里一墩兵火

催值坑仆各相枕籍知是荔支龍眼來文云至今欲食
林甫與無人舉觴許伯游米如此則居上者只一味清
淡何以稱王食乎米錢惟演為守始進姚黃菊花人亦

閒適別談 卷之二 八十四
惡其非蔡君謨為小龍團茶進上歐陽永叔聞而嘆曰
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一貢物耳而何規斥之甚春

曰先王之時上有其貢而無貢下求羨之心下致其貢
而無刻苦承奉之慮只緣後世假托涉沒如云內府之
一金田野之百金者而下情不得上達便至稱擾然積
極生變此正人君子所以惜之
稽康養生論謂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
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
散此五難皆切中
後周書目錄序云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

之為天下度家之用者以其能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性亦不能以為蓋作序者之意大約歸結於蘇綽縉縉之從政專於沉思縉之言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彼之謂性善者主於未動情而言也情為惡者主於念頭動謂之惡耳縉著佛性論抑是禪脉相懸如此也嘗觀莊子之言曰道之其以養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首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帝王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大都彼之見道岐體用精粗而為二蓋如此

附錄 卷之二 八二十五

不容不取應禮部遂自焚其公據往陳白沙從學改姓名陳湛露白沙愛其才敏因一御史來謁訊其門下士有可應薦者白沙以陳湛露見御史面試二論嘆曰奇士也當作清廟明堂器命入京會試鄉人猶以為言御史力主之舉禮部第二名登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以講白沙之學四方有多從之者年八十餘精力如常有請文者輒就筆不辭一日為鄉守愚作墓碑文既畢對案而逝人以為學力嘗閱宋史李衡字平彥其父嘗從程頤學因勸衡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為聖賢也不可以絲毫偽實處方可言學衡心似

其說與情進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終語猶然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附錄 卷之二 八二十六

未州府同知陳良珍廣東南海人也嘗借余飲鎮祁棲言及陳白沙門人李子長貧梗自井不苟取為時所推一廉使過之見所居弊壞因遣二人重罪可罰金者往為理之二人負米若干石子長曰無多費為也止收一斗且令二人瓦損壞者易瓦或掾角當更者更之餘仍舊不加新也明日廉使又過之驚問曰先生居猶是也對曰已受愛矣子長性最篤實無毫髮偽往往人以詭籠之或笑其癡而白沙亦曰子長近於愚至是廉使亦曰子長果愚云又長珍言子長與伊祖夙契子長工於畫伊祖出紙數葉往懇之已諾伊祖恐以為無禮具二高以往子長見之峻拒竟不與畫其清介類此也子長以貧老及其沒也不能殯同郡羅文敏公緇為喪事且銘其墓曰古觀子長古心子長今也則亡嗚呼子長者耶術士長生之說最謬第出遊遊旅間不持其說無可動

高貴以權曰人壽富貴至末年一死只怕死一聞長生之說遂中其毒不暇究理嘗讀范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我年逝不知命也可見世間學長生者非癡即愚郭象註子注曰待隱之謂死待顯之謂生蓋以隱顯二字說死生亦可謂盡神然待者為誰理會得到使悟程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者邵堯夫臨終謂程明道曰欲觀化一度或亦只此化字

宋蘇澄隱得養生之術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太祖召問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開道別談

卷之二

合二十七

郭象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一是一非兩行無端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情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玩自肆二字即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者乎蓋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玩一心字則是非只從自家心上分曉看於世間尋討箇是非便生擾攘幸蕭遠運金論曰水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滌物不傷於清是知清濁自來至而水之本體常在然則知通者自得於已又何有乎世間是非也耳齊景公問于晏子曰藤王而長又其行何也對曰其曰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矣

其清而不濁淨足以長久之故也一曰上善若水夫惟若水則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范世要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謝侯射詩曰不可榮忘懷寄丘郭許詢詩一時排其筌茶猶人之世也世之在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來然白雲隈聊以肆所養又云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變視諸賢之味肯所謂至樂者也而皆以自肆云爾

弱喪 弱幼也 喪子也 郭象曰 子知養生之非感耶子思 傷于彼而不知知此也 獨往 細萬物而獨往者此也 出而日獨往任自肆不復 歸

開道別談

卷之二

合二十七

郭象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一是一非兩行無端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情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玩自肆二字即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者乎蓋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玩一心字則是非只從自家心上分曉看於世間尋討箇是非便生擾攘幸蕭遠運金論曰水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滌物不傷於清是知清濁自來至而水之本體常在然則知通者自得於已又何有乎世間是非也耳齊景公問于晏子曰藤王而長又其行何也對曰其曰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矣

為釋民民慙... 六十斛米送還
 牧牧閉門不受民... 牧由此後名振
 承官字少子琅邪人... 耕種禾黍臨熟人
 誅認之官便推與而去... 是後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牧慕其義亦發名致顯... 位所謂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
 名者此也徐衆評云... 牧長者之規有問之者曰可謂
 之仁讓乎答曰孔子云...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小民不履
 四體而謬人之稻不仁... 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
 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 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
 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沈... 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二十九

來順應... 周公之殺其弟... 不傳其子亦仁也
 客一日讀大學而嘆... 盜臣聚斂之臣古有之乎因曰聚
 斂若今之催科是矣... 盜臣則恐難為答曰聚者積而不
 散斂者剥人肥已若... 當時之開仟陌履畝稅之類是也
 今天下田土額定稅... 糧載之冊籍頑民不輸法甚可尤
 只官于土者追納不... 完使應賒稅必完八分以上始得
 陞遷此亦是激勸之... 意顧當地荒民窮雖係額征而頑
 不堪供紓之則愈負... 急之則告困奈何若似古聚斂則
 非今人臣所能為也... 客曰今日無盜臣乎曰盜臣有之
 若盜上之財則監守... 自盜與夫盜倉庫皆律有重辟臣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三十

此也所以為君子歸在此也昔賢泣路悲絲便是討分
曉功夫節婦夜半苦...便是下手功夫客曰願聞之春
曰自戒恐慎獨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以至充然為
飛魚躍氣象乃是學力是真儒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
耶至我朝薛文清公乃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
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
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寄漫子曰既有箇仙字自是有
這一種人惟其能竊造化之機纔能延得年今只說他
延年畢竟是箇散的事物事以堯夫元會運世推來雖大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一

象亦只當得箇延年看了若起脫聚散外者將來只有
箇大道無聚亦無散無無亦無有生亦無滅今吾儒
又力排他為異誕然程薛二先生亦苦刻矣緣儒者恐
世間愚癡之輩若於求仙故其言遂至過當漢武帝至
老嘆天下豈有神仙乃是愚癡一毫竟廢世間仙門只
緣如秦皇漢武之徒便大壞了若吾儒所訂勉則朱文
公云乎我欲往從之但恐逆天理人能循理自脩以立
命便是延年便是吾儒之仙似不必苦說他客曰聖門
只不道五伯不聞他斥黃老何也春曰不道五伯者所
以存王化若果老雖生孔門之先孔門只不說黃老亦

不聞有闢黃老之說曰為道理難盡說了今人怪周茂
叔無闢佛語亦只此

客又述程明道先生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
原之理天地如洪鍾雖生物銷條以盡况既散之氣豈
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為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
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潤是潮退也其潤者已無
也月出則潮水生非將已潤之水為潮此是氣之始終
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之謂變如明道之說於聚散如
何予曰聚散雖以氣言然氣本無形聲不可言說止就
萬物之死生成敗驗氣之聚散耳細思之似只是往來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二

之義也生死之像也中庸不云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是氣本無也至體物而不可遺處方見箇聚散蓋
既能體物而為之聚又能體物而為之散是聚散之可
見可聞者物也而其不見不聞者不以聚而滯迹不以
散而逐滅也蓋氣本不見不聞動生靜生自去自來若
執者物之散者而其氣遂盡亦難矣以潮言之又有說
也蓋五行有氣有質氣行而質具潮生潮潤者水之質
耳若曰潤者已無亦水之質耳水之氣未嘗因潤而遂
無况氣本不見不聞又何處測其因潤而遂無耶我朝
薛文清公曰造化...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云

此一章最奇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存神也然謂之從虛中來非氣而何既是虛又可謂之散而遂盡耶明道之意蓋以斥夫執輪迴者

祭法謂萬物死皆曰所人死曰鬼註謂折言其有所致鬼言其有所歸又謂人死魂升於天神之歸也魄降于地形之歸也然宋儒謂魂是陽之靈魄是陰之靈最善蓋魂當不得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氣極清者上浮大虛而為神至道之人生能鍊神合虛故其沒也形離神用而為神乃若癡癡蠢蠢情迷意橫絕無生理者死與草木同朽腐或有精氣感者其魂魄之靈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公三十三

為鬼為祟不得為神又龜壳者枯猶能傳神只緣他票那靈氣不息

心不可不細聖賢之心便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學者能有一分細便有可與言處心不可不活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大賢以下分數只如此學者能有一分活便有可與行處心粗心死者孟子所謂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也

佛氏從那嬰兒之無知無識處查箇真知真識者在謂之覺性吾聖人從那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射能知故謂之良心佛氏指曰神識兩家從此上做工

夫神氏只要無知無識查箇靈覺而得其所以性謂之真如聖人欲人因那知愛知敬之心擴之物理而求所以盡性謂之造詣神氏專於致內圓照聖人先於博外以養內故格物二字程朱謂作窮理彼解為格去其物二字各為一家能辨別得時似不必攻擊

客談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節當云仁人心也君子存心之學終日乾乾不以一飯之頃少違只此涵養得無故造次之迫此心也鎮靜之危亦此心也由涵養中未故無又暫盛常變一也如此看尔好了因考宋時有人問張無垢倉卒中處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誠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留中九亂何以應事又問處事如何曰速不如思便法用意不如平心竊謂無垢子本是禪定之學非苟言者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公三十四

昔魯欲伐齊以問柳下惠下惠自營以謂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至我哉古人惟性能如此宋陳瓘志肅公平若容止有常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然後見子孫無一妄語一日因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豈吾有欺於人邪何為有此問古人只此養心何心不純陸象山畫之謂為夜之所夢古人夢寐由精神

猶不爽

志英論

客談仲尼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退而作春秋何義且多言五霸之事而不及三皇五帝之道果明道之書乎寄漫而對曰悲矣仲尼之志天地生聖人而不用聖人任天地而不私天地者道生之兆聖人者人生之會天下戴聖人愛之而不尊聖人長天下尊之而不位其太古已乎三皇氏自三皇耳五帝氏自五帝耳天地不知有聖人而聖人亦不曰天地古之參贊聖人不知有庶民而庶民亦不曰聖人吾之大君故自天而下之

閱通別談

卷之二

三十五

審察然太虛也自人而上之渾渾然一大道也五帝既邁禮樂漸開堯舜禹始相揖遜而命之曰曆數湯文武始行教暴而命之曰順應彼數聖人者猶稱天以立極然大道隱而玄默鑿矣名實具而智巧蕩矣文變而浮權變而詐仁義變而忍辱周天子懸虛為僅如一國王諸侯強大互為雄長天地變百姓苦截太古又開乾坤也天生仲尼有古心嘆曰誰其大君乎誰其參贊乎五霸猶襲三代之遺以矜制人之耳目故天下共尊之曰霸抑亦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春秋以降之令望也仲尼傷之謂古道之不復後人強後其說惧其言之大高聽

之無畏不得已而託諸言故錄書所以存紀也錄詩三百篇所以存化也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姓往稱天以首所以過流也仰天下後世知太古之風有斯以往如此而已矣客曰有聖人者作而欲舉帝道得乎寄漫子悅有而告曰大道流而不畜大化注而不返數必有終氣將循始理無是怪者而必其世運之變不可知也變者又其始邪客俯而思起而長息繼而俯然舉白而歌曰氣數變考為四時考既三皇氏考胡為乎五帝而不化既夏爾周考胡為乎桓文之霸天若生仲尼考書其書而大道罷

細通別談

卷之三

三十六

蘇東坡詩欲知吾盡歲有似赴空始修鱗已半沒去意誰能定此詩雖是嘆人忘歲月之逝而若迷塵絆抑不知世間人不知問學者若到晚年情重景暮尤為大累王荆公欲使金華人俞清老脫袿掖者僧伽黎袿掖佛衣也奉香火于半山寺與之僧名曰紫琳夫去半山作道人無妻子之累似不為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兒之備冠自君夫世八晚年能不為俞清老者幾哉韓魏公嘗言保初錄易保脫節難嘗有詩莫老圓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脫節之規夫保節一說亦涉乎論者余茲第

時選老輩每教子且效官箴後而日子長之說即保節
意也夫入仕且效官箴保節之謂又說到後面日
子長便見了晚節難保蓋人生肯向學又當進魏公一
卒矣簡發也卜者雜必生去其皮人
之情變難捨亦如龜之若脫其殼

人主至尊士子初入仕多居下寮若人主親識得一二
人以薦其餘則士得以自力蓋君門萬里徒托吏部托
御史論薦恐未必盡無私盡無蔽抑蓋高士守己不肯
伏氣奉承往往沉滯宋應孟明舉進士遂受知孝宗一
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于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
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遂拜大理寺丞又一日上御經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三十七

廷論監司按察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
最也會廣西缺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
明者即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夫士過
得如孟明自將獲展所志余一日過岳陽飲于分守李
廷觀因論及士風廷觀忽發聲曰當今高士唯有山林
而已其意蓋有在也未幾廷觀轉某省副憲遂引歸廷
觀四川人先為御史又觀應孟明受知人主官取未嘗
伴遷韓侂胄嘗道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
不答若孟明之守士之常也宋梁成大亡耻作懸滿秩
誦事史彌遠家幹萬明言真德秀嘗擊成大曰某若

入莖必能辨此事及以天拜御史果誣奏德秀此近世
士人多有之

一日飲永州府同知陳良珍論及取士以七篇文字只
父師授受依時樣邊例作對偶股子一旦取悅主司偶
登第除名吏部輒乘如弁髦遂勢競名仇視子史身綠
腹白不知其幾忽有詔問典故應肯充難其人又一日
會一過客談七篇最無裨士心且對綴為飾不閑身心
嘗觀宋末徐僑嘗言比年公燕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
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
鮮是宋末且然在今日為尤甚也我朝王端毅公怒嘗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三十八

言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秦虛齋對曰是固有
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
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
學宮未幾作經義州成補便得補廩為常然又未幾作
三場文字纔可讀書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
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其仕而能
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
必薄規為心粗非不謂侯其孰而食之者也况自初入
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吁二公之

言亦切切時矣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精意養生論蓋歡也

則愛憎不生故齊樂遺生不若治生也治生之人躬身均列豈能存身

丹鉛餘錄云火發外明者新之盡也神智外見者朴之

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蓋難近于禪寂之

學大都至理亦莫外此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靜

養知知生而無以生為也謂之以知養恬不用物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恬交養最宜海玩

帝出乎衷出衷以審之戶言帝未嘗也故曰審則與利

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齊物不傷于清是以聖

人處窮達一也才志清濁而不失其清不人志窮此而

旁亦樂達亦樂所樂非旁也得通則旁達一也

宋蔡京入相喜與伯舉之才薦之三遷為中書舍人偶

以一事忤遂落職知揚州京有客為言不當又棄外京

曰既作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而兼也竊謂京之

人相只是作官耳若作好官便要作好人今世仕途尊

者以寬優為德卑者以善事為恭此風一成作好人作

好官真是難得兼

東坡與范純夫書云聞公目疾尚未平乎勿過服涼劑

暗察其生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又春王敏仲書近頗覺

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噫真納

息丹頭也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沂流法人之積久透

徹乃效

山圖隴西人也初好乘馬馬場折脚過一道士教以服

地黃當歸菟活玄參一年遂不食病愈身輕人稱其仙

或云道士五岳使人也

余在銅仁時遇一鄉官陳珊號近衡其人不措頗為士

論所遺嘗語人必曰大丈夫當幹百年外事聞者狂之

然欲為大丈夫道理自當如此嘗誦古詩云迴車駕言

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

馬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若不早人生非金石豈

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詩意蓋謂身沒後

唯一虛名而已又陶淵明題田子春詩節義為士雄斯

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士名既沒傳無窮不學

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視二詩之義則於近衡言不官以

人廢之

尚隱非吾聖賢之道自後世奔競之風熾則崇獎恬退

一節尤補于士風不小也呂蒙正亦宋人物也至道初

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殿蒙正謂退在班列寂寞

有目穿望復位之語時劉昌言甚不滿于上意且對曰

不問象正之爵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
君臣爭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上默然未幾昌言亦罷
上問趙銘等曰頗見昌言否銘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對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
時不能悉心補取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錢若水曰昌
言實未嘗涕泣銘等迎合上意若水退而嘆曰上待輔
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
以感動人主遂胎上之輕鄙因移疾得請大悉心補取
人臣之分也禮義進退自守之常也崇節與括又厚士
風之首務也趙銘卑汚小人不足言乃昌言若水之論
聞通劇談 卷之二 六四十一

息精以延不老壽者曰老修命故釋曰真空那然不生
不滅老曰復命靜焉自然而然吾聖教不如此蓋見得
太虛只一理謂之性謂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今謂之性命兼修其然歟但釋則體用俱寂老則體用
俱虛吾聖人體立而用行靜無而動有容曰唐憲宗迎
佛骨佛文公上表詩之何如答曰此事只可靜上不須
迎亦不必苦去嘗佛文公表只云文中子言西方有聖
人曰佛是佛乃彼外夷西方之聖人也非吾中國所常
禮本者中國乃天冠禮樂之國自有堯舜文武周公之
聖可以修身可以立命若求佛法當不必以彼易此也
况佛以心相印靈不在骨若其神通妙用寂照圓滿其
靈應豈係乎人之迎與不迎今不迎佛心而迎佛骨適
足以取侮外夷而奚足以證休戚哉只夫若若馬佛然
佛豈有強汝來迎者客又曰梁武帝亦懇佛矣而臺城
之禍何如答曰梁武只是箇癡呆俗子蓋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定心生慧是佛正辟緣識生妄衆生然耳武帝
不領達磨意旨那識度接錯以因果功德為大事此
俗見也至以麵代性為我與佛皆全無一纖可引
者武帝只此癡呆迷悟倒謬亂發孽候景正謂之從
佛肚裏過只是箇行屍走肉也何足謂饑飽而佛不救

謂佛不靈若佛有靈當置武帝一趙州狗子耳客亦應
然予曰非敢佑佛也道理只平平說去却好

客即席嘆世變江河余惘然而對曰三皇氏之世無君

臣上平渾然一大樸尔冲然一大素尔自樸散素離而

變生焉五帝變無為故制作之義自帝始三王有變有

為故禮樂之盛自王始五伯又變心故假仁假義之事

自伯始嗟哉悲夫五伯之心不能存古可以御今上詐

而驕則失君下詐而悖則失民唯五伯盡變之心猶能

為之

人之疾治肺為難昔許叔微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

蟲下行當以瓠瓜為末調藥每月於初四初六治之蓋

此二日肺蟲上行也叔微精于醫

語林載放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

虛懷欲往王右軍慰之曰淵源深思致淵富未易可當

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蓋而若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竊謂淵源不了心而

了經只是博義云尔林公十年所保豈在四寸間相較

豈者因右軍不往得之蘇東坡泛韻詩散為百東坡

頃刻復在茲神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揚升菴慎云按傳

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殊殊今猶自往處處得逢正是我也身今不是我今不是身今不是

客談仙五通佛六通何說吞曰佛只欲加仙一竿耳其

實只一通便了仙只是致虛守靜精足神完可以不老

然誰不得形骸所以謂之五通佛氏出神合虛以了死

生多了他神通妙用所以謂之六通

宋陳仲微在莆田會崇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口曲在浮屠它日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

以為寃且暮祝詛然莫者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

心哉吾何心哉實明首僧無疾而死夫此事雖偶然然

世間有等狂悖已所作不狀而又強為祝神以誑人者

當以警之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心為大神之宅地天地相去八萬

四千里天主氣極清故曰天神人背天地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楚王遊雲夢泣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秋

萬歲後誰與樂此安陵君泣下數行對曰萬歲後願以

身試黃泉釋子食與疑愛之律者只此

便見得世人難了死生只為那世情重壓倒了今爾

多少田園切切憂金子孫承受又愛子孫不能守他的
皆此楚君臣情也齊景公牛山類此然晏平仲之對得
之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糧先儒稱其行無顧
慮夫聖賢於生前已超脫如此人能了得生便能了得
死

國家重官歲一往所治便不敢與及登遊或好價嘗欲
嘗觀梁何遜為揚州法曹解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
後居洛一日思及梅花請再其任從之既抵揚州每梅
花方盛對之彷彿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推謂之監州
有錢昆者性嗜蠨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蠨無監州處則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四十五

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
坡詩歌問君王乞符竹但愛無蠨有監州昆去東坡未
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丹鉛錄錄載昆事如此
者今有若遜若昆作外任而如此不考恭即按司論罷
矣竊謂風度如遜昆必務端指必不至苟且貪忍若
俗吏拘循常蕪各不自作戕更為貪隱縱使不愛梅不
嗜蠨寧能望遜昆萬一者乎

班姬有團扇之作徐淑有寶鏡之作梁鍾榮詩評曰二
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鏡之作亞團
扇矣

客談聖門有善言德行科有善為說辭者夫均一言也
而何分別若此若曰道理察乎天地之間尤本末各在
人心之靈無論造與未造也碎之談京華有到京師而
談京華者有未到京師只熟所聞而談之者其中便有
不同處善言德行是已到京而談京華也善為說辭是
未到京師而談京華也如晉陶淵明深于歸去來之真
趣故其發于吟咏皆冲淡足於悠然之味東坡晚年深
于禪印凡著為詩皆透然心印之訣亦善言德行之一
證也後有嘲隱者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
一人只此便是善為說辭的模樣蓋休官閒適本是好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四十六

景人誰不知誰不能道之却到脫下這官不做便做不
得這不是善為說辭而何就如讀六經及釋老之書亦
須各造詣他的境界乃能讀他的書亦有得處就去註
脚他的亦中他的旨近時楊升菴慎謂張汝玉解老子
寵辱若驚章其稱賞之謂者懸之沉魄首肯浮魂擊打
而斥蘇子由林希逸所解為大老氏之旨今觀汝玉所
注充淺陋者大都道德之言主虛靜而極于無其云寵
辱若驚謂寵辱一也魚書無辱其云貴大患若身便是
無大患渠云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既云貴身是內知
有身使外知有大患了渠云分寵與辱安見也必

等其也豈其然乎蓋真見既圖形影俱寂龍犀俱無
着謂以龍為犀為其見者只就吾儒中說那見得定的
人不動心勢利如宋人有拜相眾皆賀之而其毋獨吊
者是也是吾儒指見理定的為真見而老氏所指又是
一種學似不當以此訓之讀汝玉此章註全不涉老氏
意者而反詆蘇林二氏恐亦逃塔說相輪耳所以吾輩
先在造詣有一分造詣纔出一分說話自契要領無效
假工辨金也

孔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蓋言實理之必有也今
談禪者一切聞見皆謂之塵謂之落知識當其有時謂
之隨境生當其無時謂之隨境滅只不動念自然寂照
見聞知識皆妄也求之孔孟之學似不着是

既孝緒嘗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
手拯弊孽極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
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
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斷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
其跡跡既可抑教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丘是故不
足又曰跡亦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

體本與跡為二而屈孔與莊為一似為失之然細細沉
玩亦是也思量到太古處而立言不可盡非也

客一日又談禪理謂禪立說甚高答曰程明道有言所
患者患在引取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
是也然欲與他作仇家非見理精透者不能昔魯子因
作梁書錄序云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
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
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
可誦雖然彼為親聖人之內哉其論聖人之內則曰吾

聖人窮理知至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故加
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
外至者安能累我哉然以此說聖人之內似亦未盡蓋
吾性無物我亦無內外只一理耳苟能盡性則能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而萬物一體矣今謂萬物自外至為吾
累則是定性書所謂惡外物之心也豈不坐佛氏以物
為幻之說乎惟程明道之說斥佛氏須要出家然則家
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
彼言世網者只為此言不尋又殄滅不得如人之有耳目
口鼻四肢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感者

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又曰其所得者只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在是談禪者雖說得蓋行未之有得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此說一佛氏內外兩失之亦切中他病又王文公之序曰得于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徒自以為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此言最是至謂神也者至妙而不思者也此聖人之內也以此言聖人之內與彼持為神通妙用者合矣林希逸述樂軒之言曰儒

閒適劇談 卷之二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神家悟道則心愈粗此說得儒釋似為公案客曰莊子云氣之無朕變化無常生與死與林希逸註云生與死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則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余曰希逸又言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林氏之言如此若離絕之學在孔子時如沮溺楚狂輩皆是而盛其說於世者莊列也漢梁以米達磨始入中國遂屬其說而衍之立為他學

肇漢四百餘年之風自子陵一人而已收宋二百年

養士之功者文山一人而已

貢○選○舉○嘗觀元姚燧送姚嗣輝序云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此貢法猶近古鄉舉也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以待有位者之舉猶視奉主何人或教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猶重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如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疏乎其艱哉謂其難也燧之言如此

今國家造士以文兩京及諸省設憲臣以督視之而藝其文優劣者膳月米一石府一年貢廩膳一人州四年二貢縣二年此之謂貢國初貢士入大學循太堂既滿亦十餘年遂不次擢用久之此法廢故貢士就大學不過一年撥吏部掛選歸家謂之待選不願者既廷試中式即赴吏部試之列名登序挨名次以例授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其待選者年滿赴吏部再試之上等得有司取次等縣佐以下之取貢之外三年兩京各省開科其中式者謂之舉人舉人上禮部不中式許就太學亦數月遂得撥送吏部掛選亦以次赴部得授官若會試中

式者入對大廷 上賜以第其進士進士第甲第有

欽賜品猶京官也二甲三甲進士分九鄉衙門始夕得從

班升堂謂之觀政各得與其所屬官以同休禮相待不

許歸家取次授官或京或外隨其甲之名次耳是所謂

之貢謂之選謂之舉視前代恩甚寬也

孔子曰王中心無為也以中至正夫正心之本體也無

為故能守正心正自足以有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容

曰舜無為幸如何答曰孔子蓋謂無所作為而天下自

治稽之于古其惟舜乎夫舜之君天下何嘗有所作為

哉但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南面者人君所以稱明而治

也恭己于南面之上而昭其德輝之盛然百官承其恭

而莫不願治也萬邦協其恭而莫不願治也此謂之無

為而治若說他紹堯舜致治又得人任取此二事是盡

他無為了又何必說箇恭己正南面蓋恭己正南面者

正是無為也恭己有箇造化有神之妙所以天下治方

見得個無為而治之妙者曰紹堯致治得人任取而

為舜者只一味恭己無為則是舜一泥塑人耳賴堯以

無為賴臣下以無為為在其為舜之無為而治也而孔

子顧以是稽之哉客曰說恁地近似然何不稱堯無為

答曰孔子且說人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湯湯乎民無能名蓋堯惟天耳天入運于上而四時行

物生堯豈特無為又豈待恭己之可言耶客曰至禹如

何答曰天氣漸開人情漸漓雖欲無為不可得也禹有

舜無為之心而將不得示為所以有下車之泣故舜之

命禹亦曰克執厥中亦是欲他知所以為之之道

前代君民之政只巧立名色昔五代時正賦之外如江

南饋郡釀酒則有麴引賦別輸米三斗投鹽一斤則曰

蓋木今國家于京官每歲除一月支官蓋以折俸又官蓋通行天下置戶口以折錢謂之蓋鈔供軍

預則有鞋錢入官則有履米履音廣履也今國家解

諸類總謂之公納之物

宋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

心岐黃之書貧者瘵之不受真天士者之心初特耶如

世明得之矣程伊川有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

經中道理及用儒者讀書却只開了都無用處吁使士

人讀書行時位至宰相而不能其視世明之讀岐

黃書以濟世者為何如哉

宋沈煥字叔勝身自於心未安不苟自恕每云書觀諸

妻子夜下讀書煥者無媿始可以言學煥卒周必大

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音亭媿叔勝益者三友

叔勝不子媿也又舒璘煥之友也學于張栻又從陸九

淵遊管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此刻若歸故鄉過善日
 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每云散末疏序是佳趣極
 雨沐風及為美境其自適如此楊誠齋自秘書監退
 老南溪之上散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終三四人
 徐靈暉贈以一聯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誠齋嘗自
 署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飲到落花前天地為衣
 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
 唐突明月清風所謂古人高致類如此宋黃魯直詩士
 力不爭閒行西湖放然曰我昔在南山一水一石
 無不怡然今復情味何耶獨謂得已作伴則
 事亦佳矣
 釋子專以了死生為第一義若士人養得神氣完亦自
 有道理如宋劉元城器之是也元城平生年亦不妄交
 遊為溫公門下士陳瓘稱其學以誠入無往而非誠一
 日與馬永祥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太
 早乎元城正色曰事君父一體今朝謂請雞鳴至君所
 而人不敢以為勞豈畏刑耶其後也士人若長我如刑
 今人可為古人矣其謹於禮類如此田夫野老謂若過
 南京不見劉待制則如過泗州不見大聖然為宰豈章
 博祭下所已及論序讀文盛夏奉老母以行聞者痛之
 思之不倍也一日行至山中懸榻下一用舟而至

草木披靡從者皆驚走少頃蛇若相向遂去村民羅拜
 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公喜也地耳官行無恙
 乎朝宰計必死罷之其在貶地也忽一所厚士來訊番
 涕告曰屬聞朝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
 安然不為動蓋時有上蒙欲得美秩希章蔡之旨自謂
 能殺罷之二人信之降為本路轉運判官土豪至公對
 客飲談自看起居亦如常夜半家人伺之酣寢鼻息如
 雷黎明時有告運判一文嘔血而死明日有言公者亦
 無喜色於是人益信公之處死其神不莫此類也元城
 之沒也有風雷之異父老士庶婦女皆持香拜佛經而
 哭日數千人家人固置一大壺廳下人爭往自至香價
 踴貴後二年虜人營其墳發棺見公顏色如生驚曰必
 異人也遂無所動而夫元城平日未嘗從釋者而如
 此只他養得神氣完不散耳
 惟白可以受五禾惟深可以納五味惟醇朴可以善紛
 華三代以上之民以犯義為耻三代以下之民以犯刑
 為辱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以廣施也自
 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敬叔言于君與之車
 以行及見歸而歸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微夫二子之其其位之道始將... 夫子乎... 探之古今... 人以其子鍾可不謂私乎... 從此要言... 受人一粟動人... 尤不當循此例... 好人當慎此心常惺惺

常觀王績辭鄉... 可謂也... 曠然無涯無丘陵... 俗大同無色居聚落... 不食五穀其... 有舟車... 歸而杳然... 作為千鍾百... 終身太平... 隔其臣義和... 下遂不寧... 面而望不見...

人氏之政典司五齊... 十年刑罰不用... 鄉絕而臣下之... 云阮嗣宗陶淵明... 身不返死葬其... 豈古華胥氏之... 焉故為之記

容談晉語生子癡了官... 手批以藏巧是真巧... 惡如仇為楊駿所... 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 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 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 盡性而處未易居之... 之殺人此甚于作直... 禍此由心不直故以... 當自矯枉過直或不... 有性性為忠益而當... 或閉戶視書累月不... 嘯善彈琴當其得意... 忽忘形骸人多謂之... 或曰籍之

公五六六

適也時不偶非斯人之憂也

慈母多敗子斯之曰子者養老也窮士知所歸女媧氏補五色石以補天務相也氏射殺豨神而天始

開明皆古之已談而今談之為誤者也

高昌夷其地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

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

中人每以為候亦即也擗敵鼻口其風吼駛斯須過盡

不則多遺其敵者今獵山叢林中多勞物氣夏秋

之交有毒風不可犯有知之者即伏身口蔽地沙中氣

遇變不可輕離所部恐敵人以計挑我昔錢塘沈承禮

攻潤州敵夜出城中兵攻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

古人有言擊東西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

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備者悉警擾獨承禮部下敵人

不敢窺又左氏魯昭公十八年鄭大火子產援兵登陴

晉之邊吏讓鄭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竊見村落中盜欲行劫輒

乘昏夜先縱火以急之若輕動者必落計中君子宜備

之

秦惠公欲伐蜀乃刻石置黃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

也蜀王以為然遣五丁力士鑿成道入蜀使張儀隨

其路伐之又管仲從齊威王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夫識達之馬有之糞金之牛無是理也欲心迷耳豈聽

者眩哉故大欲藏毒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便是性命之

根然性其所性而非佛氏之所謂性佛氏之性心之神

者是也命其所命而非老氏之所謂命老氏之命身之

精者是也

客談管寧揮金事而曰禮云貨惡其棄于地寧鳥不取

獻公家或推以濟人余曰寧得力處想只是個不動心

的學問當漢廷高官大祿且不入其心又何有于金綠

他不肯用世又肯以金與人幹事那一味養息山林惟

恐事來侵那豈兒一揮不顧是其烈火試金

歐文忠公縱囚論似不取唐太宗事嘗閱梁書見傅岐

為縣令民有相歐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

至終不服乃移獄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

罪會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嘗操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某若負信將令常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

客質於投胎之說...

不見不聞的却先有那物...

生耳就如那胎然後有那些...

翁說二氣合散之所為...

得那物既有物使神來體之...

客曰神即是陰陽之靈...

似有個兩般去看他如周子...

與陰陽亦是個分別不得的...

既說了陰陽不測之謂神...

而為言只此細細理會去...

物那不見不聞却就來體...

若投胎事証而難言

司空高士

固辭尋以

遂放還初

至引入中

達幽顯一

休休亭本

而廣其才

師汝者不

復從我下是溪...

下復何求...

休休莫莫...

其語激嘯...

自隨歲時...

輞川絕勝...

才特宥之...

衣文綉得...

日齋中無...

屏香獨坐...

別絕塵累...

行到水窮...

山谷嘗曰...

眠胡若溪...

虛云為汝...

引之可以...

孟城物想...

家湖酌金...

幅巾杖履...

南也數日...

自任處然...

風因是以...

下非識達...

有患心疾...

執之無物...

今國家民賦賦賣田宅者有儘問四鄰房親人等語然亦自民間為之非由朝廷之旨也嘗考宋初有問親鄰之法至紹聖元年建言者謂元祐勅典賣田宅徧問四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戶內與所賣田宅接者仍限日以俸其送是知前代法視今日為密矣

元結次山亦唐文彙也所請亦是與於禪者李商隱作次山文集後序有云次山見蒼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且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憐於第五琦元載故

開適劇談

卷之二

公六十一

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違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問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憂悲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者下篇是又曰次山之作其懸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太賁無色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有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竊觀次山刺道州因家於祁陽之勝今曰三吾地也樹商隱之說見那種學殊

孔氏故述之

周顯德二年因鼓鑄錢詔毀銅佛像一曰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致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竊繹斯言最善世人以蛇蝎心觀佛竟何為哉佛云應無住而生其心豈着在銅像上去

元好問故物譜為甚鄙之題目已是不措若立得一個正大意思婉轉就理說去猶不為病觀其譜有云予家所藏書宋元佑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

開適劇談

卷之二

公六十一

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置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歲君教授闕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厚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是其故物譜者譜此而已諸不過以給玩好且居官而懷異嗜達者羞之是所謂題目不措也其曰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諸歐陽公重以庸愚慶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玉○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郵哉予以為不然

夫以爲世之薄文儂曰爲世之瘖者然也而可非之以旌自是乎其曰三不折其柢其柢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歟○故在不曰未也享則曰子孫孫求容用豈爲聖人者趨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夫昇鍾天下公器禹湯文武之心固將爲天下傳之也而可授之以飾已非乎其曰自在周列禦寇之說世之讓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痛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自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世果能寒而忘衣餓而忘食以遊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尔如曰不爲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期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貽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立言到此愈早而矣在列雖涉荒唐猶超脫世情如鴻冥鳳舉若從元子之說將引人爲癡爲貧爲無耻所謂作法于奢敵若何也大都元子此作只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作骨子漸漸向理說以見也慈孝不忘先之念則得矣却強要折服歐公排斥在列恐添這兩個頭對便反輸了

張華鷓鴣首云鷓鴣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於籬籬之下羽集尋常之內而生之理足矣不足道之言末

云鷓鴣東海種也巢于蚊睫大鵬飛于天際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何堪也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夫華在中書郎感而作賦及任光祿重位死趙王之手求如鷓鴣自足不可致焉所謂造道之言難哉

酸醜治蟻漏酸醜性食蟻少胡麻治老少胡麻性治老此仙方也先服此去病後吸日華以玄之按胡麻出大陽氣清也有少清有極清清極爲神陰氣濁也有少濁有極濁濁極爲形形離神則形死神離形則神遊

尚書春秋本聖人言語至後世依此反壞之正是吳起出於魯也漢武帝方鄉文學任張湯決大獄湯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以是用者依於文學之士多深刻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爲者而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而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賈山在文帝時奏言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至此驗矣評曰有關隸鱗趾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無其意而行其法則

聖人之法適以濟亂故其田者新而用其官者泰也
有聖人之心然後能遠聖人之言無其心而述其言則
聖人之言反以右奸如張湯是也今以六經之言取士
士一旦得位恐其所操者殆不知其何如也當漢時張
湯依文學丞相公孫弘效稱其美今日之士能如廷尉
史依文學綠飾自必見推於高位必陟達官所謂士風
風俗在漢已然矣豈今哉

凡食畢宜口呵數聲散毒○食宜四時之味春宜甘則
減酸夏宜辛則減苦秋宜酸則減辛冬宜苦則減鹹孫
真人曰食五味不可偏勝否則五臟不平百病起○諸

問適劇談

卷之二

六十五

果惟藕最有益久服輕身耐老止熱破血生食除煩渴
解酒毒若熟食其補五臟實下焦與蜜同食令腹臍肥
不生諸虫○蔓菁菜為菜中之最益人者常食通中益
氣令人肥健○西瓜甚解暑毒○蘿蔔生食滲入血熱
食不宜多○九月九日食姜損壽○甜瓜沉水及雙蒂
者殺人○一切果核雙仁者殺人○猪腰多食損腎○
羊心有孔肝有竅及獨角黑頭者殺人不可食○鯽魚
頭春不宜食虫在頭也○黃牛肉大補脾牛五臟各補
人五臟但黑牛頭并獨肝者不可食○凡水陸物及諸
果不常見者不宜食○銅器盛物過夜者勿食○露地

上飲食恐有飛絲味其申食之咽喉生泡○暑月破
入日中晒太熱者不可即盛飲食○盛蜜瓶作鮮鮓瓶

盛蜜俱不可食○楮實湯○其豆湯南唐先主因食俗

能治有吳廷紹者為太醫未知名請以楮實湯進服之

而效又馮延巳若飲酒後日不減延巳因詰厨人曰相

公平日嗜何物曰多食山鷄鷓鴣延巳曰吾得之矣投

以半豆湯亦愈後醫者其法曰鷓鴣延巳曰豈因其起故以

指食湯進之山鷄鷓鴣皆食鳥頭下

後魏五更之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湧泉之鯉馴

象之鹿理非誣也○延年杖後周保定三年凡飲養陽

氣凡食卷陰氣陽得養則神以息陰得養則形以壯援

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然吸露弗饑故應時而鳴陽用

也

問適劇談

卷之二

六十六

世得大奸最叵測如漢王莽曹操為後世大奸之始蓋
其所緣飾者非真正之跡則六經之言也東秦檜尤甚
檜之自燕山歸也上稱之曰朴忠過人得一佳士拜祠
部尚書未幾與呂順浩同相檜專政乃其黨建言
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上從
之命順浩建都督府於鎮江檜請置修政局自為提舉
上曰順浩專治軍檜專庶務如種蠶之分也順浩自
江上還謀遂檜乃盡檜之黨盡落取予祠墓省一空檜
則不然胡安國因不安其位末去檜三章留之順浩問

言且比之苟文著安國力言檢督於張浚浚亦力引安
 國夫游酢安國皆正人而不察檢之心乃所以借資也
 後張浚去相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
 帝曰然則用趙鼎昇於是復相始浚昇相得甚浚先避
 力引昇晉共論人才浚劇談檢善昇曰此人得志吾人
 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檢共政方知其闇不復
 薦也檢因此憾浚友謂昇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
 怒昇使浚也檢在政府惟聽昇昇素惡檢由是反深
 開通劇談 卷之二 六十七
 信之卒為所傾昇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為檢
 所賣也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朝議以吏部侍郎魏玘
 館伴玘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檢
 問玘所以不主和玘備言敵情檢曰公以智料敵檢以
 誠待敵玘曰第恐敵不誠待相公爾一日上謂檢曰先
 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
 高朕且夕念故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與和議之速
 成也檢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只此一箇好題備時
 宰執入見檢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
 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此檢大勿許

群臣與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使望陛下更思
 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其堅
 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如初知上意確不
 可移乃出文字乞次和議勿許群臣與趙鼎力去位陛
 辭帝而出見檢一揖而去檜獨專國議和決矣到此帝
 解正士呂本中張九成皆去時言者謂金人以和之一
 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家以弛我邊備以
 竭我國力以解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嘔吟思
 漢之赤子此數語切伏金人之行而檜之所以為宋毒
 開通劇談 卷之二 六十八
 也是時岳飛克郾城魏勝克海州不和在此也檜主
 力班師詔飛還軍中聞詔旗靡輒亂飛口喏不能合夫
 飛必欲與金人戰不死飛則兵不休和不可成遂誣飛
 嘗自言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准
 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市天下寃之和既成
 檜稱天下太平帝書一德格天以備其閣檜請于上禁
 私史恐天下有記其事者
 程明道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聖門稱
 在此
 程明道曰人固可以前知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

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
是野狐精也客曰如何用便近二若聖人只是一神故○

程明道曰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
見遂以為盡然何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六星十則

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
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

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故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
就彼觀日向只是三萬里中也客曰說如何吞曰陸象

言山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却自有箇商量
程朱關釋氏作用是性之語看他釋氏密旨亦難說他

直指作用便說是性細理會那作用是誰乃是性也
古者禮有納註納之言拘也用繪一寸屬焉之頭着履

頭取以為行戒焉酒有禁士冠禮兩經有禁是也註禁
承尊之器也因為酒戒故名可見古人隨物寓義所

以防其情之流也
東望西頌生也頌音容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
以西方鐘

客一日問普庵語錄客曰菩提心生生滅心滅作着何
讀答曰深只是論箇心當云菩提心句生句生滅心句

滅句蓋菩提心即真相如知得無生之用即所謂佛性

也故曰生生滅心即所謂幻妄無常一劫眾生是也故
曰滅此滅字對菩提心生生字看吾人當自領悟

古者人各有常業士常為士農常為農至於工商亦然
蓋古之時未有如今日生齒若此之煩盛也考之儀禮

只有箇士冠禮士昏冠士相見禮禮皆屬之士作題目
者正以養其士以需世用耳里有塾師以端蒙養至於

冠昏相見皆以禮全其德性故士皆真才皆實學非若
後世之襲於詞章博積者且四十而後仕度其可用而

用之也五十而後爵知其當貴而貴之也出處之始陞
遷之際上無俸門下無競路若非後世之品進取而選

擢者吁居今而思古之風正時人指為執古迂叟不理
也偶談及士風風俗抑安得不攘臂於古以舒所願

正德末嘉靖初年士氣猶有一種佳味可當古心當正
德末年楊一清為吏部尚書給事中王昂論其選法不

公賤休寧縣丞又不召王雲鳳貽一清以書云留王昂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日昂即不獲選之清瑣
推薦趙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慈羅倫淪落以死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貧之陸布政名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畏而

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畏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
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編恐有奔
趨富貴和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誦德之辭則乞憐希
進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事業望執
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悚然第不聞揚公肯拜
承而揖路公之風者

犀利犀利犀利木為路曰棧棧棧棧歲事歲事歲事

公老孤精公老孤精蘇東坡嘗稱王荆

精蓋天地間氣化理或有之唱有兩打梨花深閉門

詩人每依景下字取如法彥章詩垂垂梅子雨細細麴

塵波夫天地間豈有梅子雨者只以梅時多雨故云若

麴塵既引周禮麴衣注云黃黍服也色如麴塵象黍稷

仕途為風波亦擬而言之耳非水面上波也胡若溪乃

揚麴塵波而遂釋之云亦可以水言之似非○禮曰君

衣狐白裘衣狐白裘

客談冊書中人身上坎離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

水為坎在人身為腎為精在下冊家謂地生火天七成

之故火為離在人身為心為神在上冊家謂蓋生之微

而成之體大也故曰紫陽賦七返生神六居生精客又

問答曰水本潤下也而以氣上升則成健體是坎中之

一奇冊氏曰以填離中之耦而成三奇故曰天火本炎

上也而以氣下降則成順體是取離中之二耦冊氏曰

以填坎中之奇而成三耦故曰地以氣下降又

曰一時升降而水火相濟冊家謂之小周天全體健順

而地天交泰冊家謂之大周天客曰曷以稱金丹答曰

金既能生水水裏却認金子毋相依故曰金丹昔神光

子有還金二篇蓋甄棲真有燒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

以詩往來論養生秘術成帙遂名曰還金篇亦是金丹
之義云爾
今世秀才窓下作策語或論古人提筆便指斥某也庶
某也貪某也賢某也不肖何耿耿不輕放過至他一官
到手往往以墨以酷敗曾讀楊億詩云鮑老當年笑郭
郎笑他舞袖更瑯瑯若教鮑老當進舞轉更瑯瑯舞袖
長今人之可笑正是轉更瑯瑯故態

人有言曰心有所愛不可深愛心有所欲不可深欲至
哉言乎心是活物除不得有愛憎只緣情迷遂至流蕩
傷性而以須生者養生家有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亦
是不深愛憎之意轉去作聖學工夫則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即念起即覺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覺之即無也
又觀孟子以道蹶動心則知所以戒深愛深憎總只念
頭工夫

近復可以觀升降之義坤復可以觀造化之仁升降者
氣也造化者生之德也近復是天地之大交感易者坤
復是天地交感生生不絕不可不看又不易者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一

近者遇也陽升而遇陰以翁之復者反也陰降而反其
初以闢之造化只是箇陽動不已不然孔子何以曰天
行健也周子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生字須活看一
動便是陽一靜便是陰豈既有過動靜又另生一個陰
陽也
意最為害聖人只箇無意眾人皆緣意失之且如有意
為善則其善亦未純而况意之為惡者乎有意好名則
其名亦未美而况意之不好名者乎如堯舜之讓天下
非以讓之善而為之也而自成其讓堯舜之以天下讓
非以好讓之名也而後世稱讓焉此正是無意故曰堯

與性之也聖人無意只是動處便真正所謂性之也
人乍見之心是真人心須識得亦不可放過一放過只
將做尋常答應了天何嘗不動只是無妄人心一動便
失之祇緣意耳故嘗說曰天雷無妄地雷復固子圓圓
無處握箇裏乾坤將消息祇于夜半鷄啼囉囉客曰有意
為善與五伯假之何如答曰五伯猶見得箇仁義是好
物事遂假仁而仁假義而義却在念頭上分別了雖是
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有箇畏悖心後世奸人又從五伯
之假假將去又挾持先王之令典以把持世人而恣其
奸如曹操王莽者於此更見得有意為善之流毒也故
曰意最為害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二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說他長處此言
最宜佩服蓋說他長自於心上覺類有過若只論其
短非惟失之薄更於自家志向添損意小
萬曆庚辰重陽後一日借邑人盧鹿泉步遊井泉寺見
僧舍壁間懸四幅帑已塵散幾處惟所書字畫如故予
因以心冰之冲然一僧家味也叩其僧所遺僧對曰先
祖師正洪題筆也嘗聞正洪號大禪在景泰時與邑人
甯布政使長最厚性穎敏善恢議尤工於監人多愛
而傳之余嘆曰不虛哉余所聞于僧也以是知大方已

通於禪語者借其于以印造諸法若此也愛其四辭因歸而述之

其一

不愛騎省不喜諛譁身穿着有衲袈發行中乞化坐演
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雪竹交加玉樹樣芽
一枝開五葉梅花東村檀越西市恩家但去時齋閑時
講生時奈

其二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西班大衆神冰龍衣遮體粥飯
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課尋常功行非常

問韻劇談 卷之二 公七十五
愛山中白書偏長翠苔葦澗綠水邊傍有一天風一天

月一天涼

其三

松嫩堪食竹密須嚼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
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淡十分閑○學道非眼守道多難
結躡跌坐想循環若空僧舍寂寂禪閑對幾位雲霧層
水幾層山

其四

四序無窮萬物皆同守空門佛相家風香煙結白爛影
推紅對翠梧桐金蕊箭玉芙蓉○潦倒山翁少小頑童

天性凡一樣疎慵偶來塵世却想山中有一枝梅一
竹萬年松 右香園子

心此西天佛書世也唐范舍人 咸能書梵字並達梵
音王維戲贈以詩云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為郎典石
渠蓮花法戒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梵辭共許勝揚
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

廡范咸訓以詩其序云王員外 時維為庫 兄以予嘗學

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神理在採
知音形於雅作慷慨走筆以訓焉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詩

云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

問韻劇談 卷之二 公七十六

想一觀如安自忘答為文已變當時帶入川還推開世

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細玩三點成伊

二句正是了悟不着文字乃范舍人以答王維批林佞

山以為維詩誤也晉唐以來未物翁獨許陶靖節幾于

聞道余每誦情餘傳酷愛之若唐詩人如陳子昂感遇

詩十適併其為海內文宗今不盡述如云白日每不歸

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觀無始學芳委時物

鳩鳴悲耳鴻荒古已類誰識巢居子 此詩刻於石

居病時久水木澹澹清閒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

始萌達朱火已滿盈 此詩刻於石 落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精又古人務巧智... 終日見玄其子... 如李太白... 中來筆力相上下... 雅久不作吾表... 相心食其... 顏波開... 來綺靡不足... 乘運共... 輝映千...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十七

又如柳宗元... 之偶來紛... 一朝續息... 死給轄... 暴有骸散... 迎祭大馬... 瘞溝瀆... 著春令... 此篇... 死李自辱... 閒適劇談 卷二

於靖節之高風... 出來非希... 未之有得... 下文人耳... 物件祇為... 日篤其實... 余縣中三... 為唐文人... 亦唐人之... 侍親歸... 望也結元... 諜必居商... 逃亂入... 有官人... 遂顛... 為其不相... 車酒徒... 為惡... 漫於人間... 不聽從於...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十八

整頓不惟帶子答答善又安能薄乎著作被整更不羞
 整斷於鄰里五只又安能漸漫浪于人間取而辭人議當
 以整更為稱在荒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
 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答答全獨而保生能學
 萃斷保宗而全家整也如此漫乎非耶商隱序云次山
 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善於
 公弱夫蘇氏始有名其取於公沒揚公始得進士第見
 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官不至選身老不得盡其養毋
 喪不得終其墓為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
 有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又云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
 間通剛談 卷之二 八十一
 氏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其有何物有千萬年聖
 賢相隨於途中之次山之書曰三皇川其而賦聖五帝
 用聖而聖明三王用明而吐容嗟嗟此書可以無非孔
 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觀序之言以是知次
 山之漫之弊蓋有自云
 萬曆庚辰秋九月御史宋楚公巡視過三吾因登
 鎮都樓覽落不盡之器也借余登樓嘯眺粵白援擊
 石而坐瞰湘流而劫時余息雲雲待馬傾謂之曰美哉
 此際惜無漁舟相次也余笑曰噫嘻綠岸背漁家鑿舟
 而漁者止幾今情賦一江派曰日遊騶馬耳夫光武為

天子而子陵走嚴夷帝而許由逃金尚港小溪
 然漁舟燕矣今日與御史飲由大人不以御史故予也
 使大人為御史予其漁舟乎予其走嚴而逃箕乎宋亦
 笑曰聞子產論交于形骸之外予俱夫若漁者之莫予
 領也而奚以所為為也遂縱臨畫散而罷望樓之左有
 右壁危繞縣治訪古龜潭在也又願將漫理宅因命典
 史給本院銀四十兩葺工與塔一座名曰文昌特九月
 二十八日
 秦檜一宋丞相也今子孫且惡其為人有逃其姓者嘗
 觀宋包孝肅公當神宗時有西羌俞龍珂既歸謂即伴
 間通剛談 卷之二 八十二
 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忠臣也其既歸漢乞賜姓包上
 從之夫一忠則夷人願與之為宗一奸則其骨肉亦去
 之人其可自處哉
 人身以水為精以火為神以木生火水升濟之以金生
 木火降溫之非水火魚以成泰和之會非金木魚以妙
 嗣續之機
 五柳先生五斗學士皆古之酒達也陶淵明門植五柳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空晏如也人有
 招之飲輒盡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番觀其詩曰如
 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二句在有意當思但恨多謬誤

常怒醉人性怪隋王即嘗遊東泉著書號東華子待

詔門下省日給酒三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待

中曰給一斗時稱五斗學士者五斗先生詩嘗過酒家

云此日常昏飲非閑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

此四句多今開隆慶以來京師諸貴達戒酒會甚嚴

然不知醉中醒如陶王者幾人

林下四事一事承晚看花一事迎曉風樹柳一事對

此等事方不為閑中掛過解虎夫

方響以代磬即云拍板以代節即云

揚桓幼警悟日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管慨然有志志

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學者將聖賢言語句句如

此實踐之緣文道問學工夫

客一日談慶生之宜而曰開眼時醉閉眼時睡世非其

癡笑而不答曰一笑便足

朱子謂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舍此則無以自活今世

之科舉亦然如類閣之徒自把得住竊謂遊聖人之門

者猶不克自活一念聖人亦不能以此阻遏弟子去仕

若後世士人科舉一節祇是念念高門第希榮肥耳朱

子又謂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簡曹氏魏末則所事者止

有簡司馬氏是又何謂也士既遺其時只一箇高縮山

林猶可不輸着朱子所謂自把得住者此也便似由求

恐不免失之矣頽之窮陋巷而樂閑之寒汶上而安其

把住何如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是又何謂也斯字正指當時所處言蓋謂這此出處一

節却是難信既不能信此一出可能擇一事之主否

又不敢自信吾之一出便可致主而行道否蓋不如且

退而居焉猶不失友顏閔萬一輕出自壞如由求失之

矣開之自信者也宋儒謂斯字指此哩然孔子豈不知

弟子之未信而漫然教以仕耶豈以聖人之心所知其

未信而姑試之耶恐不然

吾祁陽萬曆乙酉秋八月二十三日辛酉錄正未刻

先時太陽晴空忽雲從東南起隱隱雷聲倏爾遂雲霧

暗黑咫尺不相見震雷大雨雹電有如卵大者如未彈

者烈風折樹飄屋瓦不知其數人大驚怖失所時隔江

瀟湘布君民望見觀音閣上龍皇廟右石岩下江中如

有龍上天止見其尾耳頭在雲霧中不見也人喧呼聲

於鎮祁樓時塔會自劉板張珠黃道立伍禮黃道光皆

在樓上止見岩邊一圓橫水餘皆清此時不知為龍也

兩電從懸北上里石橋鋪起祇一線之路向南從塔前

過大江只十里而止南備三十里許亦奇哉

縉紳之念不及漁樵之真廊廟之頌不若村落之評

昔人謂朱晦翁註詩動氣不肯從小序如菁菁章者竊

謂詩三百皆是當其時又當其事乃設其詞也故讀者

須尋出一箇証據而能考其時以知其事然後從那辭

以逆志而訓詁之也不然只懸空以上說千古之事而

句解之縱解得義出恐亦未盡古人當時指事之義每

見晦翁於未曉的章章云其義未詳竊恐義字未穩當

云其時其事未詳若曉得那時與事便會得箇義出來

大都儒者於性命道理可以心思聰明去理會惟古人

已往之事雖聖人有不知者故問禮問樂孔子不免也

小序去三百篇不過數百年猶易稽考者朱子比小序

去三百篇千有餘歲矣似尤難稽考註詩之旨亦未明

云考據何書亦多他自家立言間有引左傳國語及近

時諸賢之說耳嘗讀抑之詩小序以為武公刺厲王因

以自傲也似於詩章詞義曲盡文公據楚語專以為武

公自傲之詞而乃曰序以為刺厲王者誤矣不知楚語

乃其臣下借武公自傲一節以進規非釋全詩義也抑

什篇內如云四方訓之四國順之非天子事耶敷求先

王非欲厲王志于文武成康耶誨爾聽我爾我之分何

指那本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隱然以爲天子之意

若武公庸聖而不憂宗周夫子何取焉又如賓之初筵

小序以為武公刺時也凶王荒廢嫡近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攝序義則可以見武公之聖憂君愛國而夫子取之文

公乃云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何說也且既云武

公行年九十有五不忘聞傲矣乃其平日至好飲沉湎

而悔何不知自傲乎何以稱辱聖乎若只欲反案小序

顧不思為武公累也以此處亦宜思而辨之

訓詁是讀書一桮桮也四書六經等遵守宋儒註釋今

人自六七歲為童時出就塾而父兄令其殺念苦守以

把束其心有人稍出格說箇道理者便指之曰狂而竊

也視桮桮不尤甚乎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今人視之

如何然宋人亦往往有襲其語也我

太祖攻乎異端之解亦切近理豈在宋儒右也又如當仁

不讓於師宋人訓師衆也當仁不讓於衆人似與為仁

由已而由人乎哉一人字相通今云雖師亦無所讓則

是為仁之人用不存箇遜師之心乎仁體事而無不在

讓師亦為仁一事也或曰此讓字當做退避之義若不

可敬遜讓者如此讓則云雖師亦不可假此而足也

開通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三

開通劇談 卷之二 八十四

文公以此未詳明

生我者這呼吸我生者脫呼吸外呼吸我者我以形而形神呼吸外者生以神而神形

脫脫作宋史讀其孝義傳近六十人然所載人實蹟亦

多未可傳也如亨二書在元豐中試藝繪景靈宮名在

第一亨以父老固辭不仕祇此遂得登青史為異代芳

耶祇以藝人有官固辭亦傑然者表在方技傳以見藝

中之達董道明母死出焚道明潛其墓中入瘞之經三

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尚無恙此等詭激滅性可謂孝

乎曾子營瓜事聖人猶非之而况此者然則士人當有

淵源別錄

卷之二

八十五

取衷若楊慶新服事紹興守仇念論曰韓退之作聖人

對以致傷支體為害甚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執訓之

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

知詩書禮義之說惟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

豈臧介之推金藏哉又陳宗母死一慟而絕郡守陸

德與云陳宗自斃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

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夫即韓陸二公之議則

於此但哀其心而不取其行吾儒存心制行當以賢哲

理論為典刑

虎可騎而不可觸其尾尾有反噬之禍龍可豢而不可

可逆其鱗逆鱗有激怒之禍然則騎固不能及豢而無

所激其惟君子之善所過乎其勇而智則災不逮

老子荀卿書甚詆夫禮偽而詐此只據禮之人事看子

嘗讀坊記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此但言禮之

體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此但言禮之用惟象陶曰天

秩有禮乃是說禮出於天皆自然而非人為也顏子克

己復禮正是復此自然之禮有此自然之禮則何禮文

不能用孔子曰禮讓為國而註曰讓者禮之實也蓋此

讓字乃吾人恭敬之心此恭敬之心正乃禮之實際故

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

淵源別錄

卷之二

八十六

邵堯夫以四時擬皇帝至伯之世真是見理至到之言

吾夫子知世運如此必流而不可復故著易定書刪詩

以存聖帝三王之道為後世教故一部易經見三皇世

未散之真一部書便見五帝世之德一部禮便見三王

世之化蓋夫子聖春秋之時知道理都盡其氣運必

不反了故述六經乃示人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吁好

古二字其夫子之心乎所以志三代之英而承之逮也

不然夫子豈不能作哉自秦漢後統統使堯舜復生亦不

能行揖遜事湯武復生亦不能行放伐事亦不能如其

王化民風後儒如何更有作者揚子雲之玄文中子之

續修四庫全書
士者不知箇古人便無... 法程祇是一箇鹿人而已孔祖堯舜孟顏學孔大聖大賢猶爾而况士者乎故士先志

李願漁父歌余獨愛此歌白首何老人篋笥

足山前月前月行歌秋復春持竿讀湘

岸竹蕪火蕪火香稻香稻香稻香稻香

於中遂自樂遂自樂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杜如晦高李高李亦望後為不肖子敗

之我子孫今以制汝汝兒不肖者急汝殺以開母今後

人笑吾猶吾猶吾杜成心遂欲殺子孫不肖者若

劫陛下家寧一語劫陛下家寧一語免乎天道之報矣後人若續之

殺子孫不若殺子孫不若子孫者亦常理則堯舜有

天下而子不天下而子不動吾憂

周子太極周子太極無一言及致知功夫只說誠說幾說意

說慎動說學頭子之所學克己復禮說思者聖功之本

說學聖在靜處說學聖在靜處子一出門來便是聖人之

說學聖在靜處說學聖在靜處子一出門來便是聖人之

學所以得孔門心法矣道體也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心
法今觀子思首言未發之中戒慎慎獨之功則知道統
之所自矣程子以大學乃古者教人之法而初學入德

之門則格物致知亦只是中人以下氣質昏塞須漸漸

從此格致磨開然後可入就如魯論中弟子問仁問孝

問智問君子問政夫子隨材隨答以因明開蔽便是教

人之法格致功也若與回言終日便不如是觀克復一

章真是大頭緒傳授心法在是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此正是誠明之學近世王陽明論學依古

本大學甚駭人耳目亦因時邊朱重也今觀古本大學

傳則首誠意章因讀而極思之則誠意一章首句只說

所謂誠其意者更不說箇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首尾

俱只說箇誠意以下傳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皆互

言之結句亦然然則曾子之學不可見乎蓋曾子述聖

經錄其全文者是他初入德之時得於聖教者如此也

傳誠意一章以後是他唯一貫之時即此章文義照管

中庸首章皆傳授心法也

陶淵明詩不可及余不識詩竊識淵明為三代以下人

物第一流朱晦菴綱目直書其處士陶潛卒蓋處士隱

者之称書晉以旌其不事二姓耳若以春秋義書之則

曰晉彭澤令陶潛亦似也及觀晦菴論詩乃曰高
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
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
也又好名常則自在夫晦菴何至以好名負氣論陶哉
以為好名負氣而隱其以處士書也

余每見人因無子而重積者大召石工為死後計或勸
其民間義舉捐資作業則一毛不拔余曰渠果能真得
計乎余誠拙矣余昔曾試過河南山東見道傍塚皆石
表從望又石馬石象皆錯伏荆棘草莽中余下馬問碑
上字殆隱隱畧知姓名皆貴顯也不察其子孫遂棄置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九

至此余泫然感嘆孟嘗君事也又不然者余官白下因
督務江浦嘗謁莊定山某生存讀書山署定山愛之沒
遂築焉塚亦荒蕪但有高人過其里者多貽金以修墓
有子孫而竊以自肥者余亦拜其墓下稍次闢除人曰
渠非若子孫也而為此余曰愛之不忍也因嘆曰賢聖
之計不在其身而在其民間不在己而在人心之思為
子孫余以此感朱邑築桐鄉云然此猶助耳未得理也
嘗觀孔子將葬父而有衛父之請淵明之人物而史逸
其父名乃孔子既合葬防墓崩不應該然以涕見造石
柳者嘆曰死欲速也又懼考較延陵季子長子死葬蘇

博之曰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
葬焉季子之葬其坎深不至泉其飲以時既既葬而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葬防親
也廣博子也父子之情死生之際亦大矣而聖賢所為
顧非道乎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孔子嘆曰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以厚葬咎二三子以幽祝于回必有道矣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短命聞道而可為以厚葬累
之乎厚葬世情碌碌耳孟子曰君子不以儉其親此了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九十一

孝子之心又不當以是為口實也
守錢者勇揮金者漢○今日士風甚邈士氣甚索恐難
於五大節而不可奪也本原之地一轉轉之
格物致知自是一事人心感物而動即於那事物上除
去障礙則其靈自能有覺又去審問思辨之自有知之
理不是格了物又去致知也客曰晦菴云在物之靈
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始教學者入
德能到此乎曰物之表而粗者乃當然之理其衷而精
者是其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即表衷精粗無不到便是
一以貫之顏子之不違不過如此所謂君子之道焉

誣者何哉子貢穎悟矣初未悟文章性與天道貫
只一理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也這便分別了及其將有得夫子乃告之曰女以
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蓋一貫方是
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子貢猶未許况始教學者乎客曰
曾子隨事精察營瓜事何不察耶曰曾子質魯只見得
受杖不思量到那大杖小杖便為物障了夫子告以大
杖走小杖受正是格以格物致知又如樊遲見得箇愛
人是仁知人是智便為這事物障蔽了只見得一徧若
子裏悟了衆直錯枉能使枉直相貫之理便是格了物

開通關談

卷之二

公九十一

而致其知也又如子貢問一知二一二是物子貢猶
推測得去緣他穎悟尚可格物而致知如此顏子聞一
知十蓋顏子明睿將一念頭處便有融通不為物所障
蔽故論語中問答皆夫子或因明以通蔽或攻蔽以啓
明皆格致工夫始教初學如此也若以格物為聖學心
法則格者格至事物之理也而夫子與回言終日矣將
終日只指某物某物而格之乎亦勞且瀆矣云亦足以
發者謂發其能察某物某物乎亦聞見之心矣孟子私
淑孔子也七篇中無一言及致知今讀其雞鳴章夜氣
章是他下手得力處收放心章是他大關處論直養

浩然則集義而非義裝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
心字是本原工夫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
子以告子以義為外則不求之於心而義裝又何以誠
意何以致知格物○唐書題列傳前列忠義傳後列孝
友傳中乃云卓行傳繼謂行乎入臣而忠義行乎人子
而孝友皆根諸正理而不易能者可不謂卓乎外此而
稱卓行不詭於正理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今
當折諸聖言若卓行者令人起好謔念孟子不取陳仲
子之庶又宋史既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古云儒以道
得名立傳何復也通天地人曰儒則所通者非道耶緣

開通關談

卷之二

公九十一

宋人黨激自程朱輩為道學乃駕以偽學而惡之史氏
遂因以立傳今入我 國家有能遵正心誠意講明程
朱之遺意者則指之曰道學往往令人忌且多窺其間
生謗吁何為哉今日既一切用程朱之義以習舉業以
躋公卿及其講程朱之學又忌而謗之是其平日所遵
而習之者而又為程朱之賊也客曰不然是惡夫假道
學者曰假道學猶望道學為美名而存萬分好名之念
或以名之故自愛者若士夫中之狐媚狗態如分耳時
有耳為養子而居九卿者有以養子之故而登榜眼者
有從書門下而狀元及第者如江陵時有以巡撫該省

往謁其太夫人而跪稱其兒者有以欽承巡按該省而通刺於其僕從稱侍教生者有以同鄉取寵登秩吏侍而祝其太夫人之壽以恃無恙者又假道學之下流而士風之毒也客曰汝何庇之至此客曰近見江陵惡講學者恨至拆毀先賢書院有直指使承風斂之不恤者聞者酸楚是不顧一假而士氣士風之澆滋甚

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諸書未有宋儒訓註之先漢唐以來士人各以其措思以繹先聖之言今一切遵用訓註在士人習為藝業其父師之教子弟自童稚至老如加桎梏更不復捕思以尋義理客曰窮理盡性至命之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三

學當得之於訓註之外若以宋儒訓註而執滯則聖人之知且有曰啓子者尚也當其啓處宋儒亦必有取焉

○客談天順李正德李誠卷曰惜乎永豐一疏尺素一技二氏之業微矣天順得君也正德濟艱也

羅念菴君荆川之果當世之文流也然歟客曰嘗讀二氏之集矣其蘇文之體溢乎抑何其名重於山也石

道洞悉全也惟揚鏡鑑解也因以知其人焉
以成功文章觀其自其說然煥然者以道觀堯則見其大與天同然堯自其成功文章不足多也今仕者以其簿書訟獄理煩塵

一時者輒自矜曰吾立身存心嗜嗜鄙哉細乎只此便生齋客心一有此私心灼灼不熄便將大敗壞故學者貴聞道聞道則其所自見者大而所樹立者不入於心遂能日新而富有且如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今人只謂顏子不施勞伐善却不及探顏子所以願者從何處本領來○韓子原道篇只論得道之粗迹耳蓋吾先王之道與佛老不同只他原頭處一差便各涉了若那用處亦不須排斥佛老矣觀愈遠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八十四

常此教語以取先王與佛老不同然觀老氏之主谷神佛氏之主八識未嘗不正心誠意亦未嘗不欲有為只於性上差識學者不識性如何可辭關二氏○外道之大學止誠意正古本也宋晦菴語其無頭空向別處格致耳然誠意處非為格物致知將何着乎於格物致知時不誠意將焉得下手乎誠意二字正學問之頭緒也○邵堯夫自幸生太平之世謂謂天下不可不

大羊之世呼吸不測母曰養新者○周漢漢道體在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處能默而識之有得者其說
 道理却從外陰陽剛柔仁義以至師道聖學禮樂刑政
 訟獄之類明折彰彰可求顏子發聖蘊在亦足以發無
 所不悅處以心潛之有得者其論道理却從外視聽言
 動博文約禮身時殷輅之類問辨循循可理佛教亦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道然一切向裏窮說雖品喻萬言
 愈說愈空故儒者斥之曰空寂是以孔子之門所傳授
 者心法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教者文行忠信洋洋乎
 魯論皆日用實理楚旨乃不如是○淳古則下之人閱

則適則談 卷之二 九十五

其德故脩者逃名以遠主後世則上之人輕其德故立者
 抗志以逃名○名生於不足故史記後漢書並無隱逸
 傳以不足傳也漢以後英散推漁人皆蒙耻以競爵恐
 辱以休榮志古者其憂乎後漢書乃列逸民傳故其叙
 曰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置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然心可知矣抹末流
 也刻哉劉勰後漢書隱逸傳詆之曰依隱釣名是籍奔
 競之口也如陶淵明者亦自為慢世逸名可乎陽城歷
 官有跡可入隱者乎孫思邈隱太白山屢徵不就以卒
 稱之則曰高談正一則古之象在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王摩詰此隱訣也乃據推測一節而列之方伎否矣
 曰如何答曰居今而談箕山桐江之風則人大笑尚賴
 青史一激揚之姑無以啣其釣名與否○人之好善與夫
 任好事其患只在鮮效故吾教則曰聖功彼教則曰佛
 力孔子深惜夫未成一質客曰鮮終何答曰只為情蕩
 則移○孟子明廢物音至王迹章本是論治統而兼道
 統也至見知聞知章乃是直論道統學者須探所謂知
 之者何乃得授受之真傳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則其
 恭已南面無為而治的氣象故無迹至禹湯以後則傳
 其道而殊其尚有因革有三重故典則以貽郁郁而文

則適則談 卷之二 九十六

是謂之王迹幽厲亂天下乃與五伯五伯假乎王迹而
 王迹則自五伯不傳孔子作春秋無奈所變但能存王
 迹耳由王迹而索之則帝道在是故邵子曰三變而帝
 道可舉○容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答曰顏子只在念
 頭上功夫當一念怒時便覺了一覺便不發出以及於
 物故曰不遷怒字近念頭一有不善便覺一覺了便
 不再加於事為故曰不貳不貳猶云若云怒於甲則是
 已怒了過於前則是已有過了乃中人以下之資悔省
 者豈可以說顏子生知之亞之資○三百篇或二言四
 言五言六言隨適情處便作句漢魏選五言猶古來出

納五言依五聲也律始七言猶五聲加夾宮夾商
七七言以四聲為格韻有首尾中寺聯鍊琢管心點綴
希聖始以其其為名家而曹劉沈謝以至李杜諸名人
旌古今美三百篇只取其詩聖人未嘗品題其作者其
工其拙其名家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九十七

有劉一儒者陵無一儒於時
每引疾退居梓里處之恬然嘗至尚書而清議歸焉
江陵敗而一儒獨以全始終

曾子不忍食羊枣只是一遇食羊枣便思父
不忍而心動蓋所謂不忍者乃不忍之心也如云父名
石終身不忍復石只是復便心動若云絕去不復則石
石也無之一蛙步即石耳

語食肯不甘聞樂不樂亦當如此○今士人進退
古人迫別獨於古人易退一節乃尤失却余家時聞
考察報過縣有主簿退官舉家號泣余笑曰果朝廷負
我則不必哭果我負朝廷則不可哭果一轍勇退則無
所用哭客曰渠迂叟也余躡舉世皆哭局獨一主簿哭
○今世士人始時不得自進賴一座主以進後來不決
自退過一論主以退○余嘉靖戊辰冬在兩部郎中引
疾歸辛未冬赴京遂補銅仁府太守到任六十日又懇
乞歸先時赴銅仁過沅州得會分守史魚津後兩月間
又以告病歸用過沅州魚津笑余曰年兄能善乞病余

閒適劇談

卷之二

九十八

不答余歸半年魚津以被論去有容謂余曰史先生今
日不待告矣魚津餘姚人名嗣元
余也未同年進士
世情好指謫君子短處叫便是不肯自為善之心客曰
何也答曰一聞人有善行乃心裏不去勉慕以求同於
彼之善反苛指其人所不全處以議之則那慕善的念
頭必灰更以其人之微短處自掩沒其心如何能自成
德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見字當
就一人的身上看豈公見此人的賢處便思學同他若
其微有不賢處則但以自有於己有否不必苛議之也
蓋人難全善聖人亦有不幸處就君子亦難全善

容取之其容是亦君子向善之選也希今世情便適之
曰容平日不知供母如何備會今日留客有此舉者此
不是好名乃是慢客此議則在我一念供母的念頭
便不肯勉募於容而有思齊之志余每聞人一善便心
動不敢有一念別誦故事之以望於同氣者○龍潛于
淵乃能於天德潛於心化被天下○周漁溪言孔子其
太極論學聖則曰靜虛而動直今人讀嘆聖人止曰剛
述六經然不知六經從何來猶言天者指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以言天也却不思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顏子潛心容曰如何答曰體那顏子的如思慮須有悟

則天之無聲之虛類之也同歸

萬曆丙戌科始定會試中式舉人三百五十名永為制
及加五經試官為十八房自開科以來春秋五經易士
請試者每歲一房云每科試禮部至○王爾博
極群書日夕討論皆有疏義積成帙凡二千餘卷名
曰格物編夫曾子格物二字果若此不將終身逐物已
乎蓋格物須反之吾心以致知誠意不是紛紛外馳者
使曾子如備之為將終身如大商收貨何以唯一貫經
程明道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終身格一物必安物之
分○古人隱迹隱名遂以隱其身今人全不契隱之

味偏人... 狀○士夫盡... 好端... 名者... 曰則... 歸... 余於古人最愛漢張文成之智晉陶靖節之適宋邵堯
夫之理每欲即江東鎮初樓肖三像以便辰祭未果然
懷想其為人而切蚤夜焚香有不能少置神交之密者
云

廣西全州城有湘山唐以來為壽佛地也殿宇甚弘楹
有塔塔內座佛肉身遠近朝拜祈福者歲時不歇每歲
二月有大會亦競侈繁飾而大費男女走觀至大明萬
曆丙戌二月二十日忽火以燬肉身并殿宇君子曰壽
佛歸虛之靈其將降鑒世塵如斯乎佛以心印心即印
佛彼糜私侈奉者無因夕觀時忘者非果致茲擾攘淨
不觀世佛亦肩履爾衆哉有人走我曰佛自燬歸西余
笑曰湘山即西印也余庚辰春遊湘山既入殿觀塔佛
對曰此吾先契以香燭進遂四拜而止無一私念時三
月三日識

閒適劇談卷之二
閒適劇談卷之二終

閒適劇談卷之三

客一日懸白半酣有客曰朱晦翁謂陶靖節曰

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尔心遠地

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

還此還有真意哉辯已忘言又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

其英泛此忘憂物遂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盞還自

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歌罷客停觴而羨曰浩乎陶公之自得也其鳥飛空而

雲逸太虛也已車馬無喧託心于境也當其采菊意真

悠然遺境飛鳥其還忘言自趣蓋九曉達世情者多不

克自裁遂至貪生怕死失其所生若陶公者蓋自頃

當群動之息歸林之鳴惟嘯傲東窓從容以待盡所謂

與化爲徒也故曰得此生余揖而進曰教我矣昔河汾

讀書談者足以自樂世稱文中子樂道非也二程始教

人尋仲尼顏子之樂所樂何事謂仲尼樂蔬食飲水顏

子樂簞食陋巷之矣惟真可以言樂過生境滅情滅

猶小兒入戲場街子走萬花園耳境生情生境滅情滅

因觀周茂叔庭草不除曰自家意思一般綠他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偶見外庭草逼真耳樂不在庭草也程

明道吟風弄月以歸行吾與點也之意羅從彥築空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而從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

李侗退居山田說絕世以終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

然自適四先生之樂皆真也因陶公云此還有真意遂

并述之以與尋樂者君子所請者遂所得者自所

發者充其中澁然其聲然其會而通之適然必如此

而已昔程正叔謂顏子能曰顏子所樂者何事僉對曰

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僉未達

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日始識伊川而

竊謂今世識面者幾人

孔孟之博博于文理後人之博博于考據自子書以來

至今作者不知幾萬家何能盡蒐討也嘗觀韓退之詩

喚起牖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黃

山谷自言為地時每賦此詩不解及謫陝川始得之時

年已五十八蓋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繹團轉清

亮偏于春曉鳴亦謂之春喚今野人呼曰話密疑郎此

也本朝楊升菴慎言歲任大理府與姜孟賓讀蕭子

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予舉

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亦必草木名

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

閱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綠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後

如魚取生食之淡泊其口乃知子雲引川必此為之
聊筆于此王應麟亦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餘
恨不與孟賓散快共賞耳竊謂聖門文學科亦類後世
博學弘辭否然聖門博其理後人只博其事而不必窮
其理揚子雲言一卷 書必立之師然則孔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者抑如是耶

客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字是曾子從他三省工夫
體貼出來新安之學謂格物為窮理訓格為至今條姚
之學謂格物為非理訓格為去想宋初朱陸競起同異
只此耳子曰他只是箇告子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

問淵談

卷之三

三

於氣的意思若格為窮理恐心便動了客又曰如何說
到致良知蒼口只是箇胸中無物了空寂中一箇箇
便是程明道謂蜀山人十年不動心便能前知豈不亦
是箇誠意養出來故陽明先生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
矣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知聖人
之享於禮則鬼神之享於禮其理一也

尹和靖請于伊川曰某聞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道
聞寺鐘聲因曰辟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
川曰此更添養容曰添養何余曰這只是有言勿正

忘勿助之間昔謝上蔡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
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習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
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
起若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
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
此也客曰誠敬何如余曰不敬如何能涵養若涵養自
是能誠之妙太玄經云冥冥昏昧女六切與于中謂

其中駁雜以冒純粹雖外以欺人而心不免慙愧也客
曰和靖未撞時聲固在之說不幾于佛氏無生之說已
乎余曰和靖說聲不以未撞而不在若佛氏須說鐘聲

問淵談

卷之三

四

本是無的因撞始有聲可見究竟是箇無的道理只此
不同故謝上蔡一日問伊川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
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

客談天運之不可回雖聖人有作不能挽之故五帝之
不能為三皇三皇之不能為五帝五伯之不能為三王

運實為之而非人力所能轉也抑天乎天者自然而然
乎大君而欲舉乎治不過挾五伯之術而已如曰為義
帝發喪曰杯酒釋兵權此其類皆伯者之餘而秦漢以
來稱甚盛舉也儒生而欲正其義不過托筆春秋之例
而已如曰史記曰綱目曰吳楚春秋此其類皆麟經之

衍而泰漢以來稱作者之家也世運斯其已矣乎故
代之英孔子一付之志焉耳余惘然而排之曰隱哉
之思乎且神遊乎太樸之風以相從出作入息者唯二
三大雅為木石為鹿豕以了寄亦得所志矣

漁問

漁為誰自稱浮沉散史不知其姓名家于艇業漁而生
苟得魚而市一飽輒傍楫而詎且與水時漲時落觀變
順化故其自稱云爾

余築洞臨湘水時嘗坐洞中讀易漁者維舟其下暨耳
目熟登案訊余何書答曰周易乘曰不知所謂先君胎

閒適劇談

卷之三

五

余無他物只一卷道德經至今猶珍藏之願以請也余

嘉其意妄自逐問而吞之命曰漁問

漁曰老子大都如何答曰老子談理濶遠及窮直從那

太頭惱處領會出虛空中是道不可名言旨趣自得不

可言於人蓋曰道本虛空亦以虛空為用所謂用之不

用無為而為者也推以治國治天下亦率此耳着迹實

用便為勞攘後世若益公曹參用其清靜以解煩苛亦

相寧一治矣若韓非申不害之徒出反而用之而老氏

之學童以悲也讓國以亂燕非堯舜之遺也謙恭以暴

漢非伊周之緒也託威劫以假清淨非老氏之衰歟七

氏之學極其見廓然大虛要其訣則愛養精神四字而
紀其成惟曰長生久視是其結聖胎慶

問第一章義

答曰道不可道非常道名不可名非常名此節老子只

的不可名也而強名之曰道耳可道謂可指之為道可

名謂可稱之以名常真常也無能撲破故曰常道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節專承名字立說未

而為用此其始也既名之曰道則是道生天地天此以

道化生萬物矣故曰母母者滋養之稱何以不曰父母

地特承而化生之耳故只曰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

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節比名又下一層

入心寂然而靜言映上無名有欲指人心一念之動言

映上有名欲字與禮記性之欲也故字同現其妙妙字

是虛靈神通不可端倪也微猶邊微借所何方謂以見

念動之所向也兩現字皆從自現兩者無欲有欲也同

出于太虛即道也玄妙也有欲亦不可不謂之玄即程

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也玄之玄非謂一層

妙又深一層也只是吾心之虛與太虛

合神通無礙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漁者訊玄裨別義答曰玄裨一種也同見得道是箇虛

空的老氏見道以為本虛空遂以虛空為用反之於身

欲煉精以裕神而斲乎不死釋氏亦見道以為虛空遂

以虛空為用極之于天欲煉神以合虛而復于不生同

問第二章義

答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老子欲人不生計較心世間美惡善不善不必辨別惟相忘者一之便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節正以聖人處世如此也作字即作漸民之作謂萬物皆賴聖人以興起何治而聖人不辭其責也所謂負物之生而不自矜也蓋聖人與物而不以自負能為萬物之所歸也其成也不去是德居之謂聖人與道合虛與神同休天下皆知而聖人獨不知也

問第三章義

答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後世爭名奪利者紛然皆自示人

無所尚則下亦無情欲之累不尚賢謂不以賢為士而

尚之也難得之貨如珠玉之類不見可欲又使上言之

夫賢與難得之貨皆不可欲者而不尚賢不示人以

也此惟太古之世能之者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此承上言

示人以好尚而其治又何如哉只如此而已虛謂沖然

而無淫態弱謂安然而無欲也無欲無所貪愛也聖人只以

此為治常使民之無知無欲又使夫知者之不敢

為音現于治之謂即上文不爭不為虛心不亂非假

問第四章義

答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此章只是論形容道不可名而老子自謂

運而不積之謂也或者疑辭淵謂深微妙也似者不敢指

言之即聖門如也如字同性說謂不露非用辭紛謂不

多動自擾和光謂不露其光同塵謂不自崇數句皆是

冲而用之之謂也此則湛然純一而道其似或

存乎彷彿以象似也言斯道似在未有天之先大之至也

問第五章義

答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不仁不有其仁也只是箇虛的意思芻草也狗猶云

芻也芻狗祭用之祭畢則棄天地之生物聖人之治

化之不加幻形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橐籥者索之管籥者托夫籥也天地之間謂上

萬物皆出之橐籥其體惟虛而用自不竭吹動則風生愈

故林希逸曰橐籥者索索不通之義言天地則聖人可知

守中言虛也守者靜定不放逸之謂蓋天地不言而

此天地聖人所以不有其仁

問第六章義

此天地聖人所以不有其仁

卷曰春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教
 專言神而氣實乘之者也張子曰陰陽不測謂之神
 本無生滅何死之有天地間以此神氣老子蓋難言之
 故舉春神一端以言之春山春谷也山春平則傳聲
 也蓋不呼則無呼便傳聲以神不死耳玄者妙而無際
 之稱北者虛而無形之意朱子曰至妙之理有生之
 意存焉是地玄牝二字只執神之作用論天地況生後
 何處者根只玄
 此門戶耳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二句似專言氣而神實宰之也綿
 無在而無不在也不勤不勞
 若之意惟其自然故無勞若
 老子至矣春問此一春亦推測到至極了如是立言亦
 可謂至矣春矣細探索有味伊川亦云春神章是佳
 獨謂玄牝二字老子只言神妙春神在人身上看
 亦有之故養生所家性標玄此故高談夫老子之特
 遠矣故持希送曰此語未
 好其意以近于養生之論

問第七章義
 春曰天長地久以形言太極之神運而不怠故曰長久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二
 字又兼天
 地所以長久之故自生猶云養生世間出壽者皆言計
 只為此世生謀耳不自生言其不自以形載為生之地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
 耶故能成其私後身外身不形體之意身先身存乃
 後身外身成其私身也聖人沖虛合道故如此無私即
 說故曰私私希送曰非公私之私然錄地為己之字係
 得一個私

問第八章義
 春曰上善若水上善以人言希
 謂上善之理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人下人所惡故幾於道此言水之
 性也平就濕潤下之性也養之而不爭謂不尚其能也
 有似于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此二句上善之美也夫惟不爭故無尤
 其功所以存者也而此二句上善之美也夫惟不爭故無尤
 實則一則動則善言以實為政則善言以實為政則善言
 然左也至此則動則善言以實為政則善言以實為政則善言

問第九章義
 春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箱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
 道四時之序日月之虧盈皆是惟善退故能保其所進
 已止也物盈則必傾揣度也物銳則必折功成身退林
 希逸曰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
 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最有
 理處功名之際而早知退便合天道

問第十章義
 春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絛除玄
 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
 達能無知此章將一神字着空看而下一載字所謂聖
 形于身者是以魂隨神而動是也營營衛之營血之流
 以靈之一不離謂相和而生也載營魄抱一即下文神得一
 專氣以下五段皆隨神而動之妙氣絛則用若翁聚
 其心之垢無疵即上文同塵之義天門開闔是人身精

氣之通外造化陰陽之往來也林希逸曰有明却交感
之心說最精獨言無雌者真主在我不有其雌也明白
四達而又云無知謂不用
其察數個低字須細玩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也道生萬物又養萬物有者據而在我之稱持者扶而
持之之謂長養也宰者認以主之之名蓋太虛自運
莫測其然故曰玄德聖人之盡神亦猶是也林希逸曰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問第十一章義
谷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
當其無 有器之用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章正是明虛無之妙用
輻車輪之股較所以受軸
此章正是明虛無之妙用
輻車輪之股較所以受軸

問第十二章義
谷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
騁田獵令人發狂雖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去腹不為目是以去彼取此

先言目者而後及于耳口
先言目者而後及于耳口
先言目者而後及于耳口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問第十三章義

谷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有過者不然寵辱若驚
有過者不然寵辱若驚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
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
以託于天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章之意人抵主于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此明也在天而日月星辰皆在也
之物其多而不可名也
之始能知在始也
之初老氏之李以謂人致虛為極耳

問第十五章義

谷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

故強為之容之強為士也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

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

與考若冬涉川猶考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水釋

考其若樸聯考其若存渾考其若濁

皆強為之容之意與山接人等也

水漸無拘束之狀撲謂形未分

之朴曠達也各言無窒礙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

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

也以前言安以久動之徐生言無心于習靜也

孰能言孰有人而能如此也此道即上清靜之道不欲

盈即虛也太虛之中不容一物故曰不欲盈敝非敝壞

之物敝則新之若不盈則保此道為吾之故物如天地之

貞觀日月之貞明既無敝何新之有成言如此而後為

敝不新為一句成是一句

問第十六章義

谷曰致虛極守靜篤以神氣言故稱虛致虛極言存神

希逸曰篤固也最

是照下不殆守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

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萬物並然而物言吾老子自謂也

植物以明之芸芸物生多也每復歸其根言氣返于根也

靜謂氣之翕聚無声臭之可言命謂物之所受以生也

復命言萬物之命皆本其至靜而受之受之生至此適

還其受生之初故曰復命此乃長久之不易

之道故曰常此常字應上篤字與下不殆字

知常曰明不知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女沒身不殆此正言守靜之人能合道也

動而不靜或妄作而凶容謂量寬廣也公謂事平恕也

王包含編復之稱人能知常則漸以合于天道所以能

言其復命之常如此耳故首章曰守靜篤

問第十七章義

谷曰太上句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考其貴言功成事遂有姓

皆曰我自然此章形容世變愈趨愈下殆盡下民也

而已不生情也親親愛也百姓如喪考妣之類譽頌揚

也如詩天子萬年之類畏謂畏法侮謂玩弄欺滅如春

秋繁穢之類蓋至于傷則上下欺交故曰信不足猶安

然之意功就安言事就下言責言以言為尚如後世以

言為尚幸而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則不復太古

矣

問第十八章義

谷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

家國昏亂有忠臣此章老子只想那太古之世相忘于

但吾聖人之論則以仁義忠孝皆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山狗名者與老子之言不同

問第十九章義

吞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

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句不足故令有所屬見

素抱樸少私寡欲此章正承上章之意而言欲截去虛

偽民讀法之屬老子蓋謂此三事皆後世之文具耳不
足為治故欲絕之棄之使民有所向往見素抱樸少私
寡欲渾然大道之世然氣數既流雖造化亦莫知其然
者而老子亦迂誕矣故林希逸曰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問第二十章義

谷曰絕學無憂此章老子又憤世之甚也絕學謂絕去

華虛無清淨故無憂此亦禪氏不立文字與麻衣正易
法四十二章言甚矣皇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况
象而知吉凶教人當于義皇心地上
馳騁無于周孔語下說旋之意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唯阿之相去不遠也唯以起下文善

惡不遠之意荒大也央止也人之相去不遠也唯以起下文善
惡不遠之意荒大也央止也人之相去不遠也唯以起下文善

衆人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

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段衆人皆有餘我獨若

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段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段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颯兮其若風兮似

無所止○段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段我獨異于

人而貴求食于勞也○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勞也

心不動也○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勞也

衆人不知我之獨也○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勞也

彼而我獨知也○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勞也

其在我也者正是不可不覺之心正是此道也

問第二十一章義

谷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勞也

問第二十二章義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

物兮兮其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正詳

然中含其精所以化生萬類象猶言形也物猶言體也

但此以神言後以理言無窮之深也真者氣之粹然不雜故疑

二之曰精氣之至也此無形之氣也真者氣之粹然不雜故疑

同信也真者氣之粹然不雜故疑

之生也以真者氣之粹然不雜故疑

教為物

問第二十二章義

問第二十二章義

谷曰曲則全在則直則危... 重則全一... 昔則類以... 壞則有更... 多三字而...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 而言道不在多也... 全者多也... 向者曲也... 未向曲也... 此也故婦字即禹死婦也... 問第二十三章義

谷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者言其自熱也... 則失其自熱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德之同於失者失亦同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不信道而修德也... 問第二十六章義

于自然得之謂道... 於此有不能盡信者... 問第二十四章義

谷曰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殘餘之行... 之人則不如也... 問第二十五章義

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物謂道也... 改即常久不毀之意... 則是以為天下母... 與道是老子謂無名之實... 與道是老子謂無名之實... 問第二十六章義

谷曰重為輕根靜為躁石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 問第二十六章義

重雖有榮處趨然如何萬衆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重則失君

若失道者任自無則天下不服也以其身重而天下不從也以其身輕而天下不從也以其身重而天下不從也以其身輕而天下不從也

問第二十七章義

谷曰善行無鞅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闞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

開通

卷之三

二十九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資也無與能明其字即禮記燕福之說謂內而不自吝其資也無與能明其字即禮記燕福之說謂內而不自吝其資也無與能明其字即禮記燕福之說謂內而不自吝其資也

問第二十八章義

谷曰知其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

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可

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問第二十九章義

谷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咷或吹或強或脆

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問第三十章義

谷曰三十章義

夫以道進以道退不以道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處刑生焉夫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果而
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章言道不恃兵而自強蓋

下王孟子所謂善戰也事謂兵事好還言其以兵加于
敵敵亦以兵謀我之謂禁也禁謂兵後之善感凶年謂其
事之干和氣也善戰謂道也果謂為善之確果而勿強是
其壯也上章云若嬰兒之未孩正足此意凡物不欲其
壯則老而後死已止也蓋謂非盛便不台意之自然也
急止之早已謂及其未壯而止也故曰致虛極守靜焉

問第三十一章義

吞曰夫能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
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

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主居上勢

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此承上章言用兵事見有道者所不尚也既曰佳
之兵又曰不祥蓋維三代仁義之師亦為聖人不得已
也左陽也上古右陰也主凶恬淡林希遠曰無味也用
兵而一以恬淡為上正見不得已之意偏將軍止將軍
皆軍中之帥而上將軍則居上勢專兵主殺故
特處右待以喪禮又泣以悲哀皆不祥之意

問第三十二章義

吞曰道常無名曰樸句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形勢亦必為水破之稱
有名哉小細微也不致巨謂不致也此道也萬物無不
地物而消相合謂天地之氣沖和應而將年夫之氣
道無為而治如此也止謂不致也道既有名則足
以散然造化止則為復人心止則歸道故曰亦將知止
知止則不遠名焉情而撲亦不散故曰不殆江
海冰之所止也川谷之水處江海則知所止

問第三十三章義

吞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

者富強上明之強明是智之強自知不自知乃足內照故曰明
是強之用法足力之強能自強其然乃今強中庸曰強
哉強是也知足之人常足故富強也莫先于六強強行
道非有志而何久謂久于世壽謂壽于天人身四肢百
骸各有其所能鍊精全神不失其所則長生及其死也
精氣神全歸真不亡與太虛同故壽止至人超然生死
者

問第三十四章義

吞曰大道汜乎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

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

大記謂廣大無際其疑詞左右謂左輔右衛行之也道為
化育之本故能生萬物恃字不辭字皆中庸所謂體
物而不可遺也功生物之力也愛養生之息不名有
不為主大道自然而無心成化便是常無欲二字已
見首章指道休之虛言終不為大言至人與道合虛也
能成其大則太虛一休矣故曰任道而成之者其謂聖
中人

問第三十五章義

谷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之出句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去其味則不可既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問第三十六章義

谷曰將欲強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柔之將欲廢

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

強魚不可脫於網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問第三十七章義

谷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問第三十八章義

谷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無為而為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

仍之不德不自其德也猶有清淨在民之意無德謂

遠于自然上德無為而用其為一為字上謂分以用

也無為而無以為謂用其為一為字上謂分以用

也無為而無以為謂用其為一為字上謂分以用

也無為而無以為謂用其為一為字上謂分以用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問第三十九章義

谷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此章義深可研似無理趣出即中而用則出之

天無以清將恐其無以寧將恐其無以靈將恐其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
 貴高將必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
 稱孤寡不較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句教車無車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節言天地等皆以虛無中
 也如天非清地非寧則不固天地失其氣則無以生
 也如王不有其高貴則不為王不有其高貴則不為王
 本謂不有其高貴也以下為基謂不有其高貴也
 而高者不較不較不較不較不較不較不較不較不較
 之不如教車曰較曰較曰較曰較曰較曰較曰較曰較
 問第四十章義

問第四十章義
 於無父謂靜也天下萬物無天地人物而言無中
 於無生有河見道之以無為動以有為用蓋如此
 問第四十一章義
 若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
 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
 若偷質真若論大方若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道隱無名夫惟道貴且成此言道之貴且成也
 所謂日月者道也言道立言也夫平也者類道也
 平時不立也水也者道也若辱不自以為高也若
 人方不也魚也者道也若隅不自以為大也若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強梁者
 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此言強梁者不得其死
 有陰陽非謂必有此而後生也彼也氣和氣不和
 道者皆以氣和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
 其死一也向世之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氣不和
 父之類
 問第四十三章義
 若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至柔
 至堅如水能穿石之類無有即無形也無間即無內也
 無有入無間即無中生有之意希及即中庸不可能之
 意
 問第四十四章義
 若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
 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此章可與連
 透時真味淡然矣多猶得也得謂得名貨亡謂失名
 貨以身視名則身為瀕以名視貨則身為多名貨之得

夫不足病而身之得夫乃為病也甚愛句以名言厚藏句以貨言知足二句總承長久見身之為親而所得多

問第四十五章義

谷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數句皆致虛靜極之妙歟字雖急之人則勝其寒而愈熱安靜之人則勝其熱而愈靜故有道之人清靜自然治而民

問第四十六章義

谷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

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却歸也糞糞田也戎馬兵車也有道之人始相爭以兵蓋見可欲而皆歸農無道之人始相爭以兵蓋見可欲而

開通別談

卷之三

二十七

穀如欲得之心遂不知足耳有道者所以常足也

問第四十七章義

谷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去聲而名不為而成此章

神識在內近禪氏所謂覺者亦趙州五臺山看破老要子之意不出不窺之知見在我之真也出弥遠知弥少祇緣外識耳

問第四十八章義

谷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為事謂多聞見日益謂聞見廣也為道謂致虛之極日損謂不自盈非損失也無為者道也

損之又損自合虛無之體而為所作為天下之事自然無不可為也無事謂有道之人一聽于自然清淨民正故能得天下有事即前章智慧慧出有大為之意故不足取天下此章為李日益一句單提起引下文

問第四十九章義

谷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

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猶云無意也以百姓心為心只是順應而不自生其心也聖人

視天下善不善信不信皆不生分別心然惟自得其心耳故曰得善得信得慄得林希逸曰不自安之意渾字即上文和光同塵無分別也耳目即所謂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孩之謂皆以孩提之童處之也百姓皆注耳目于聖人聖人只是孩提之童待百姓即詳家

云不動者是也正是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開通別談

卷之二

二十八

問第五十章義

谷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

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出生入死四字正是

老子指示人迷悟法門也能出得此閑便生一隔入便死情欲壓人如萬斤石最難出惟有道者能之十有三未詳希逸說似未的或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積算為十有三也似通歸結只一虛字動之死地者亦由此起動謂動也似通歸結只一虛字動之死地全死地者其故何也以其生之厚也上生言所動作轉生下生字言養其生厚德重也養生念重情慈以迷陷險踰危皆不知避故曰動之死地只此是入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蓋疑辭聞聞古語也疑古有是言也攝謂收攝主持地之義蓋攝生只此是出遇不被正是武善攝處三

無所字正無奈我之善攝何也無死地言我之動作不
繼于死地則我既不自死而彼不得死我地聖人無心
處世應世如虛無何害之有

問第五十一章義

谷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數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之機皆從道出也德與中庸鬼神之物德德字同義如
陰陽五行風雨露雷之氣皆養育萬物者故曰高物
謂生人之氣動植之象各具一形也勢成如天高地下
則有高下之勢而覆載以成化育如君尊臣卑則有尊卑
治之勢而長治以成治功是也萬物皆尊道而貴德亦歸
治之意然皆自然而成故王侯之治亦任自然哉清淨
而民自正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問適劇談

卷之三

六〇三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謂既長而育之也下同蓋育所以使之長熟所以全其成
覆所以繼其養也神妙莫測曰玄德一玄字最妙王侯
之治而誘此
玄則衆妙具

問第五十二章義

谷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

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襲常二字與上章玄德字
物先天地生而後有
生之名子所生之名有始以道而始以道不可名耳
大地為萬物之母天地生萬物則道生太極故其言如
母綠老子太極又添一層看了謂道生太極故其言如

此設身與終身不同沒身謂形骸沒而所守之井常在
故曰不殆終身則但終此身之身受用而已也
家之有門塞兌則氣鍊不勤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也
開兌濟事猶云多言以務幹辦也見小曰明明以晦用
也守柔以強強以柔勝也光者明之用明者禮之體
用光而復歸明存內照也
常之襲常也

問第五十三章義

谷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

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施為也我老子自謂雖真知而行之而猶敢畏如此也
夷平易也徑邪徑也朝甚除數句皆喻言朝謂朝廷除
服治也朝廷之上修治可現而田則甚蕪倉則甚虛乃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如此自視資財有餘皆喻人之
好徑然也盜誇謂本非其有而漫
誇之也非道言此不得謂之道

問第五十四章義

谷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

其德乃直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以此善建善抱皆以德言建之而可拔抱之而可
矣子孫亦寓言有德能利養萬民天下皆報答之而不
忘真謂靜虛不擾也修之身修字就下言餘緒餘之不
尊也豐盛也普徧也修之家修字就下言餘緒餘之不
而及之也以身觀身也修之家修字就下言餘緒餘之不
吾何以身之知之以此而己此字指修之身數句

問第五十五章義

答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皀作精之至也

日甕而嗑不噉必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論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自毒虫至和之至皆言赤子為然也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謂之壯厚謂太積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未

答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道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正謂無事也奇謂難得也

以得天下自然而然乃無心也此字謂道多忌諱至

賊之類皆言大逆而然乃無心也此字謂道多忌諱至

怪之物類皆言大逆而然乃無心也此字謂道多忌諱至

聖人之化如世也

問第五十八章義

答曰其政悶悶其民泯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乃福

所倚福乃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

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剡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謂不用明也缺缺不足也極

而亦無定在也兩復字上宜添一層看蓋云即正為奇

矣而奇復為正妖不勝善矣而善又復為妖推之是非

利害莫不可破非人所能計較也但人情之迷其為日

藏有于無之意是也

問第五十九章義

答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是謂早服服即復字林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

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

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

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

生父視之道重而輕用其精神治人事天二者皆人之所已故曰莫如齒半服朱子曰言此則不遠而復是也
又前章編根曰靜靜曰復命亦此意重積謂所積之深
即前章毋字以道言末二句又言養生亦如此耳養
生者在于重積猶種樹者在根根抵根抵元氣之母

問第六十章義

答曰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林希

一本多一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小鮮小魚也烹小
乃形全而可食也撓之則碎矣治大國亦當如此援之
則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道者自然而治也鬼謂鬼
崇妖厲之類不神言鬼不能為厲也兩不相傷言有道
之世聖人無治鬼之術而鬼亦不為妖為厲如此則言
問適劇談 卷之三 三十三

問第六十一章義

答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
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下
請天下之履履流所歸也大國勢尊而能下則亦可以
合天下之交牝牝喻言以靜勝者牝之本體也牝本動
而亦能靜是為下也故相合取亦交之謂也兼畜包
容也欲入事人謂見容于大國而事之也兩指大國小
國凡相履則起相就皆起于大
者故又言大者宜下以結之

問第六十二章義

答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所保美言可以
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
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與
言萬物皆從此生至妙至妙也善人不善人林希逸所
謂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是也保謂守之不失加人即易
何有于不善乎拱壁大壁也駟馬四馬也此無乘人而
資者既莫拱壁而駟馬則列之于庭故曰以先駟馬言
天子之尊三公之位雖水天下之奉尊如此不如此
文又申言古人貴道之意以結之

問第六十三章義

答曰為無為事無事味魚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
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人故能成其大人夫輕諾必寡
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道本虛無
句皆無為之為無事之味無味之味只是用之不擾
慮後世兵家竊之有用而示之不用矣而示之不擾
謂轉而為陰謀也而老氏之旨失矣大小多少謂大者
寧安其小多者寧後其少也老氏之言皆指退一著故如
此語詩也輕于許者以輕其言以起多
子易者必多阻于許者以輕其言以起多

問第六十四章義

答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

無為故無以無執故無失代之從也常然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之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從衆人之所趨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論意與上章同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是愛順餘多合言此物之不堅固者微小也散即散軍卒射之散如云也聚則散是也息而愈有得失故曰散者失之欲不欲謂不欲之不以不欲也

問第六十五章義

谷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與物反矣乃

至于大順稽式者謂式也式者法也稽者考也稽式者考其法也

厚字下得道當泰之幾也此語謂之也過故林希逸曰之少獲也多智則民多智巧矣許而所出唯治以多智之民而上又用智治之則上多術而下多詐故曰

問第六十六章義

谷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

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由不爭而居下者不為其所害也此語謂之也過故林希逸曰民先而民不以為傷也如則天下皆樂推正見樂推之上為之先而何所厚致乎莫能二字最妙正見樂推意

問第六十七章義

谷曰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而大似不肖謂大

亦大乃似于不肖若自以慈而中則大矣夫大故軍

謂可以合道故曰寶慈自愛也儉節約也廣如信云費

用廣之廣或器即前章撲散而為器則天地間有形之物皆曰成器慈故能勇蓋老氏之予最不忘于人而最

能忍乎人一發無勇矣不謂傳稱中節之條則原于老氏以此儉故能廣若儉則精神壯而施為自然闊濶

廣大故曰廣今捨此三者則必死矣三者則必死矣三者則必死矣

守即守唯守白之守林希逸曰戰猶莊子曰與接為鄰日以心聞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慈則外可

勝物內可自守此說得之以用兵言非也救謂天之默佑慈又指天心仁愛

問第六十八章義

谷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舉善用

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句古之極善戰者謂也戰而勝而善有其勝之德謂之

之義與天以... 天言與天以... 之義與天以... 天言與天以...

問第六十九章義

君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于輕敵輕敵

幾夜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我夜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我夜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我夜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問第七十章義

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

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

以聖人被褐懷玉

以聖人被褐懷玉

以聖人被褐懷玉

問第七十一章義

君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

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之意

問第七十二章義

君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

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故去彼取此

故去彼取此

故去彼取此

問第七十三章義

君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

而不失

而不失

而不失

問第七十四章義

君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句孰敢句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

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傷者未之亡其也
或失其用未有不遺其
之斷則江批於難免
正論代司殺者以人主代司殺者以
殺之也代司殺者以人主代司殺者以
有司殺者殺謂民之司殺在造物之
未嘗不殺也殺謂民之司殺在造物之
字也司殺謂殺者得物而殺之也司殺
未嘗不殺也殺謂民之司殺在造物之

問第七十五章義

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乎賢生
以取死如曾子云以身發則與也無以生為言似自盡
取死之學謂重於養生而貪無厭也輕死謂輕用其身
夫生之學謂重於養生而貪無厭也輕死謂輕用其身
以取死如曾子云以身發則與也無以生為言似自盡
取死之學謂重於養生而貪無厭也輕死謂輕用其身

問第七十六章義

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
以強兵則不勝木強則共於大處下柔弱者上
生死如也則知所以求生之道矣兵強則不勝謂用兵
者好強則或為害或為害以取敗如項羽是也共猶
云解所聚也木之強大者必為眾小水所聚

問第七十七章義

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也又以為損乎喻天蓋寸必歸一功平而後為可然故取
以喻天道之平喻謂此也故不以功成而自居如天之
利與膏以厚已及富者厚取資者之利以自居之類求
其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之人手不取見賢謂不欲
以賢表

問第七十八章義

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
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問第七十九章義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

問第八十章義

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遠從雖有舟與血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者不相往來竹伯林傳曰
細玩使有字是民自相為保非上之人欲求之也人
之器而不用謂民各為生而不用人之器水乘舟陸乘
與行伍也無兵不用以不遠徙也甲兵不陳以民重
死也結繩上古之法始易以書契使民復之只是
民自信耳四其字皆民間所處之土而言其于去之所
食長于上之所服于下之所居亦于土之為俗維鄰
國之切至若死不相往來
珠上極極之俗不相往來

問第八十一章義

答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
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去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四

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不美不

也粹然于道曰善其內通曰知不積言虛中處物而
不重自積也天以道而萬物故利之而不害聖人以道
治萬民故為之而不爭也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亦此意未
子曰漢文帝出畋以所若子皮博王道謝安何曾得未
子妙處被得其粗者當時已符者生於倘得其精妙而
為之則其非
樂更何如耶

漁問終

蘇東坡謂善詩者在意若指物發揮只當箇詩迷嘗觀
梁元帝題燈火詩有云有人疑不熟集草許無烟倒來
燈下暗飄到雨中燃燈以四句令人猜必以此物當之
却不是詩謎
文王視民如傷之心真如元氣生生不息故能視天下

人休息隨觸而應近世有司近民者親民膏血惟恐不
至正如漁者之志魚獵者之獲念愈多纒愈當其心只
緣心死不仁之甚○縮地符神傳謂靈公遺費表房

畧志云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符行天心正法符水多
驗靈敏問之曰世神靈長房符何于靈公制厭百鬼其
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何符何符何符何符
吞椒曰此非符符以法故人而無求于人也則符也
士之行法者必始於無如隨羅琴如隨羅琴如隨羅琴
終于貪此長房所以始於無如隨羅琴如隨羅琴如隨羅琴
和標天池上題云南海夷島左才自聖如石文橫銀骨
者與名曰如龍羅余愛其堅又貴其與遂用符此因名
加隨羅琴後沒雷威琴文極右真地音聲謝也
官逐入禁中雷威琴文極右真地音聲謝也
速中題霧山中二字人見之晚後得蜀郡草堂問語云
雷威琴多在峨眉山中無為雲中三山始知新出李賢伯
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一今現西成雅
雷一聽狀堂三月意味名為當代第一云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四

世謂梁武帝餓死而佛不救昔宋顧忻以母老目不能
視夜號泣祈天刺血以寫佛經數卷毋目忽明燭下能
終世果是佛之應耶抑其孝之感耶

媿古孕字鴻鷹高翔而志在腐巢不若蟬鳴低枝而厭
清露也高翔是其天性志腐巢是其情累故太玄經曰
好上媿惡平野與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四

詠載長兄伯山云浴中並氏雷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
水深萬籟蕭蕭羊無人蹤狀其聲也其外沐
下隱有碑書云浴水多清此其高有白雲聖仙多隱逸
特得味南薰詩見宋之問集又謂長兄伯山云昔
泥色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韻大衆咸文正音微絃一
木山俱深此雷威琴歐陽詢古吹慶士魏野家裁也
後歸泥人溫氏子得之甚喜野嘗
有詩云恭遜雅饒家樂生知何况

好上媿惡平野與

又云... 是思之更遠如易言履霜矣而遂知戒冰言震矣乃不
 于躬而于鄰曾親唐家事自其高祖起時即借兵外夷
 至太宗時又用胡人為將及玄宗遂寵安祿山視為子
 兆唐自年之禍聖人則不如是便能思便知愛守漫子
 曰常人之思之愛聖人所不思不愛也聖人之思之愛
 常人便不能及蓋聖人以理定常人以情勝○形骸常
 置在... 常人在... 常人在... 常人在... 常人在...
 然吾儕生平亦當以此自力當唐安祿山反時有王摩
 詰以才藝冠流輩一追為給事中竟不能洗詔獄鄭虔
 工詩畫矣一汗祿山僭命竟老而且貧李太白何如人
 也才華無敵矣... 以坐累未王璘之友郎諸名
 流非敢妄評然以富貴功名業障或者脫卸難耳不然
 如摩詰者學心即趨塵網不知當時作何狀或其名
 重在位震電不及掩也... 虛名累人也萬一祿山不
 平王鄭片其心祿山而不裁乎必有策矣客曰嘗聞叢
 林謂參禪有二病一病是騎驢覓驢不知心印者一
 病是識得驢了騎者... 片下此病更是難醫若僧放

下方喚作無事道人... 波中氣象畢竟不肯下... 地周流身不放下... 當其時正欲代天輔世... 而樂在其中... 曾之故衣耕魯而歌... 任事也客曰孟子何如... 楊墨盛行故出來... 秋戰國時縱使安祿山... 客曰今人當作何... 成名遂身退子房之... 雖越王之重位莫挽... 堯夫擊壤是古今一... 恐未必祿山之友由... 反只倉卒湯火中九... 事而致差池又不... 十餘無家室子姓... 醉飽逐簪花吹長... 終身之樂江端禮...

皆為作詩... 衫騎... 有李伯時者... 然若以名流... 上恐亦風... 足以自... 敢輕... 平生... 章... 推子... 書于石曰... 人... 矣後子... 其... 先... 一日... 蘇東坡... 之筆... 積學... 又是...

父枕中... 衛夫人... 江見李斯... 得因嘆曰... 其心之精... 道者聞道... 經一部... 詩言今... 之如未時... 之人... 曰你一個... 羌人... 歸漢乞... 夷矣而... 簡端錄曰... 絕而復... 是故惟... 親也原... 非仁者... 之而伯... 而得天下...

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也志有之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其管仲之謂乎論其功而
五伯之微者
故其心六

客告余曰看米仙家主于守神禪子主于出神故仙家
以守身不着守神以神之心方會於氣以氣之運方各
乎真神氣一交親同子母可以長生禪子不着是只欲
鍊精氣以發神光以同太虛寂而不滅生而不生又超
長生一竿余曰雖是岐路細思之總一處分不得胎息
作下手工夫也客曰何謂胎息余曰胎息胎中之息也
在母胎時十個月胎滿呼吸隨母不落已形骸是謂先
開通關談 卷之三 八四七

天之氣安身立命在此也在臍後腎前是為玄關曰神
氣之府即下丹田也老氏云玄牝之門又謂中復一中
正是玄之又玄至妙至妙釋氏指之曰萬神從此處生
上與天同一身妙用乃在於此遂要靜坐數息使氣不
動所謂戒生定定生慧正是月落碧潭底潭底本無月
神通妙用也變長生者則曰呼至于根吸至於蒂二句
最精切蓋謂人賴氣以生只在呼吸上為用常人往往
以形動遂至累其氣呼吸不定若定息守神專靜致柔
則神凝氣結成丹田聖胎便得不死之訣以故仙有六
字法燈呵吟呼嚕以散四時之氣禪有六字公案

南無阿彌陀佛將心與及之性然若論較者
客曰吾儒如之何余曰聖門只說在者壽曰大德必得
其壽曰順受其正曰修身以俟然又說到持其志無暴
其氣欲無暴氣亦脫不得胎息窠白只不生妄念故曰
死歸曰沒寧曰朝聞道夕死而可更疑朱晦翁有言雖
欲行之偷生豈其安便有長生計果可偷吾生則常情
必安然從之矣斯言却令人猜

客舉漁溪通書云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而曰顏
之於孔未有著述以明其道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
開通關談 卷之三 八四八

庸孟氏之七篇却是發聖人之蘊了而何獨及顏也余
曰若如此讀漁溪之語殆凌矣觀他述夫子兩章便見
得聖人教人只了得發發復耳乃憤悱三隅及尤是學
者自家自得處又如天無一言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
正是發天之蘊蓋天已具四時之氣備百物之理只是
不言而運行其生是發見處今聖人之蘊至隱而至費
至微而至著聖人亦無言獨顏子能見之見字非自見
也不以述而以心領不以形而以神會猶云發見之見
也發聖人之蘊正是亦足以發之發就顏子當時所得
于夫子之道上看就着他不着如愚的氣象正是夫子

之道昭昭明明燦然一四時之行一物物之生萬世之
 下有潛心仲尼者必潛心顏子而得之豈不是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也當二程從濂溪學即教二程尋顏
 子所樂何事尋得顏子之樂便尋得仲尼之樂而聖人
 之蘊可探矣客曰秦漢以來何無一人及此也余曰非
 顏子不能發聖人之蘊非濂溪先生不能默契顏子能
 發聖人之蘊故春秋時幸而有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
 萬世無窮萬世之下又幸而有周子能探顏子發聖人
 之蘊以廣其教于無窮也聖人之蘊與天同天只有個
 四時有個百物以發之誰得而窺測之故曰聖同天不
 開通劇談 卷之三 四十九
 亦深乎道不在聞知上求可知則可名况有所聞知又
 恐人不速知正是薄之甚心悟者深言傳者淺悟而深
 者厚言而淺者薄假如人相知者必其信得那人之心
 見得那人之心說着得那人之心方可謂之相知之深
 顏之于孔正是相知之深者比其死也安得不慟哉
 嘗讀羅圭峯貽李西涯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
 責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天下皆知忠赤
 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乎西涯當劉瑾之變如此易曰不俟終日
 此言非歟彼朝多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有詔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

知此輩亦能救之乎補切白首老生受恩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推志正此
 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
 子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其為生蓄誠積
 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勃干冒之至人皆貴顯中勢利
 是非未去夫謂者真丈夫相歷能備忠依男
 張橫派言成心志可以進道又言不以聞見措其心此
 正學道者良規也人一着了聞見就桎梏了這心便難
 解脫嘗觀莊僧善本時文師俗姓段善琵琶德宗召入
 令教康崑崙崑崙亦當時琵琶第一手也段師曰請彈
 一調及彈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
 人也臣少學時令鄰家女出授一品絃後易效師段曰
 且這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謂許
 之後果盡得師之藝崑崙崑崙初受鄰女是其其其其
 心惟善本先令洗脫此乃教之故此不扞格而彼之教
 易盡也即此一車便見學者求道之心
 周茂叔題太顛壁詩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
 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却重更番衣此亦茂叔戲朝
 文公也蓋諫佛骨入宮中亦譏矣若聞佛須入佛之國
 與而可聞恐文公未然也抑亦魏文帝久浣論爾

客謂韓子書云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
 綴以珠玉飾以瓊瑋絳以翡翠鄭人買其櫃遂其珠可
 謂善買櫃不可謂善買珠也曰何以謂善不善余曰買
 者逸而勞者勞勞逸之閑善不善之機也楚已不得志於
 鄭孰謂鄭人拙而楚人巧哉聖人曰作偽心勞日拙○
 客舉通書聖人之精因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為
 問吞曰河中龍馬負圖只數點而造化之精示于圖矣
 伏宓因圖家畫出奇耦而聖人之精示於畫矣精者至
 妙至粹之謂有其理而無其象畫前之易是也蘊者含
 蓄之謂卷之則退藏于密散之則彌六合盛德大業皆
 從此出故曰蘊蓋因此奇耦是生陰陽是生八卦是生
 六十四卦凡盈虛消息進退存亡吉凶悔吝所以教民
 用者皆由此以發之故曰因卦以發繼後世如堯夫輩
 數學說出許多妙用更出不得此易卦只他便能理會
 得聖人所含畜云爾

客問誠神幾章吞曰寂然不動者誠也這是心之實性
 而遂通者神也這是心之靈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
 也幾是動之微也動而未形也無之幾也有之幾
 也神復之際也在動之微也如著龜四林之類
 也神自著也其幾不從也則而也如帝人
 也其神自著也其幾不從也則而也如帝人
 也其神自著也其幾不從也則而也如帝人

曰誠神幾曰聖人
 房老婦人老老之類者十人房老等房老等房老等
 亦非疾骨非疾骨也非疾骨也非疾骨也
 九齡始故事公卿九齡始故事公卿也九齡始故事公卿也
 子如粟而蠅醃子如粟而蠅醃也子如粟而蠅醃也
 大中醃而蠅醃大中醃而蠅醃也大中醃而蠅醃也
 效效形員野人為員效效形員野人為員也效效形員野人為員也
 合如鰓之效故曰鰓合合如鰓之效故曰鰓合也合如鰓之效故曰鰓合也
 鮓大東南海中濕湖鮓大東南海中濕湖也鮓大東南海中濕湖也
 食之宜者見神思食之宜者見神思也食之宜者見神思也
 山經則絲劍騎山經則絲劍騎也山經則絲劍騎也
 法海禪師云前念不生則心後念不滅即佛不生謂心
 念是根應後念即前念不生之念念是根應後念即前念不生之念

元郝經嘗世祖時出使于宋宋拘留之二十六年乃得
 還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紫帛書有詩云霜
 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
 海農臣有帛書後題云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
 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觀此事
 則知漢蘇武為書必有之按經在宋宋朔之棟垣鑰戶
 晝夜守邏經不為動辭語其下曰向受命不進我之罪
 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隨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受命
 亦可謂不愧于鄉之

密談胎息謂人在胎中一臍通呼吸然不知非生有微
從何處呼吸也答曰曾見人剖竹竹中有一蝦蟆當其
未剖竹時彼豈無呼吸者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正見
於此也人十個月胎滿一臍通呼吸當其一呼一吸
不痛不癢而屬臍不在我而在母故曰晝夜毋呼吸往來
通我之此玄乎老氏指之曰玄牝是也以承先天之聲
客曰丹家亦為胎息之說如何答曰彼謂胎滿離母如
果熟脫帶所謂因地一聲其息即忘故曰剪斷臍帶子
一點落根源此處是其土柯必覓其鉛迨十二歲以後
運教任滿後天之氣質感一呼一吸無復歸于根

問瀛洲

卷之三

五十三

幕客曰然則胎息如何答曰彼氏欲定神翁氣呼吸如
在母胎中然東坡亦有踵其說而嘆之說也亦原于老
氏無根曰靜靜曰復命其此耳客曰於聖門所說如何
答曰聖人亦謂常參多因動處失之將視聽言動收斂
以致靜方是好學程子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是也若
養息之學似於吾聖人順受之義亦不為無補若緣是
頓起長生之念便失之
劉秉忠姚廣孝皆探神異者也秉忠侍元世祖于藩邸
而定元廣孝從我成相于燕藩而靖難抑其所得固
有大行於時言其得于心得于心得者必大顯於華夏

歟異世之下果能耕其德彼氏之學謂其有體無用乎
秉忠從虛照禪師為僧博學多才藝及事世祖參預政
事多其建明雖曰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
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味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
其為人然歛違妻寶獸之女乃有異於不畜髮不娶妻
者而廣孝之權術甚於秉忠若秉忠之贊助猶不失其
雅云

邵子云王降而伯其泰之始至乎始皇肆五伯之術而
靈用其民者也邵子云伯降而與其元之世祖乎世祖
襲三王之典而變於真者也

閒適劇談

卷之三

五十四

寓言五篇

客曰寓言何似答曰升其神而奇之謂
之寓言不能自述而託之影伏含蓄也

題丘壑樓序

台山張氏作詩占若干峽題曰丘壑樓選稿余於台山
莫逆蓋台山標格可力而不題於時豈古之藏者故自
署其帙端云爾將副墨一日就余題其端余告之曰嘗
見載籍中楚客題千金之壁同故人之立於市客自矜壁
能敵太陽之光蓋訝故人弗識也而之市縱言壁以乞
售市人考之弗驗咸怒而去之客大憤走於朝將獻諸
廊廟諸貴人亦縱言壁知市諸貴人信之將重價與焉

亦考之弗驗遂斥之不復視矣客不知所計携婦以告
 故大故人曰汝璧何自識取客曰余昔遊崑崙登丹丘
 之墟不見一大壑紅光從中織出隱隱指日不怯因踪
 跡而探遂迷所適只深入間見一真龍氏之枕傍置一
 大片如石上刻有玄姬瓊女氏自創製數字編以歸至
 一所謂其人自稱璣華宮使者指之曰此玉帝適女於
 真龍氏薦枕壁也能光逼日而善藏第離此壑再出丘
 數步即不光矣故人曰噫嘻子迂也甚矣天至精不洩
 地至寶不移茲丘壑非是壁之藏與遺客亟復其處光
 如初予讀其說竊想大空清苑之氣鍾於物尤鍾於人
 則通劇談 卷之三 五十五

大得之以抱負不啻壁爾矣除若清廟明堂之上多以
 是宣瑚璉棟柱之輝其有善藏者則不在縉紳而在丘
 壑往往履登筮迭寫鳳滴泉石揮為風雅可以規世矩
 物暢情怡性當斯際也其其自得之吾而樂其靜息之
 真嗚呼所謂若而人者不謂丘壑中之一壁歟台山子
 之才使從博士藝有司當不畏拾青紫信然矣一旦見
 知宗王愛而館之以制不得應舉乃以詩文名家有題
 曰丘壑棲蓬不知者疑其有將羨乎榮過不自嗚予於
 君知其所自題也因述楚客之事以貽之台山姓張名
 大訓永州人

贈高陵士西還
 蓋嘗得之子書云向丘氏之居鄉也嶺園而遊每所之
 望廬輒返梓里咸狹小之其父戚然憤其不達會有此
 鄰而望者辛陽君聰敏揮霍抱四方之志精醫理居碌
 碌與鄉人處鄉人不盡曉其術一日向丘氏父邀過其
 宅引白而告之曰物以渡淮而化人以越國而弘竊恨
 吾兒之隘於蠅寓也而柰無子之資以若資而往必有
 所也辛陽君欣然願從而向丘氏父亦俯焉以子為託
 卜期相履郊閔之上稱觴而歌曰幸有子之王兮將與
 爾之環珮兮繫伊人其義重兮諒茲閔之若對兮辛陽
 則通劇談 卷之三 五十六

君二人南抵蒼梧之野稅駕乎嶷嶷之墟時其地人多
 病而傷者辛陽君一一以意就理之皆愈所在門其盈
 車而良醫之者克瀟湘矣向丘氏之子因欲還辛陽君
 亦相與語曰吾醫能澤乎遐隅而乃遺乎父母之間非
 仁爾遊能及乎踰稔而顧不念乎晨昏非孝不仁而不
 能為君子不孝而不能為人子非夫亟別其知己者一
 日遂行東臯先生聞而讚曰有子哉若向丘氏之善遊
 吾以為足有術哉若辛陽君之立名吾以為述吾讀書
 每憶古今人不相及也懷庄張子余夙愛其雅因舉高
 子車南之行為余言夫高子江西廬陵人也以醫遊三

吾三吾間疾者必曰者高車駟馬始知高子之名者則今日之歸也。以省親則孝以濟鄉則仁以廓落宇宙而不忘其所生則可以稱丈夫。偶從所請遂悉以贈。

題藝隱江湖圖

藝隱江湖圖曰者龍子出以告於余謂所自題也。余閱圖而嘆曰。聖乎所闕於史氏之言也。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夫世有不隱於山林而隱於朝隱於市者。將奚取哉。夫市人所爭利也。夫朝人所爭名也。繫其身於名利必爭之地而潛其靈以試於其間。冲然以餘蕩然以專。曠然以遊。可謂達矣。君子曰。善隱。龍子果達於此乎。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五十七

未可知也。先是龍子謁余於鎮。和樓談及星命。余目之曰。江湖客也。黃茗而退。又教日持其所為詩。又來時與語。頗知理道。乃頃刻而後罷。越數日。夢圖視余。願有請。余曰。有是哉。楚之裕真士。枯於隱。輒謝故舊。捐妻子。望窮山邃林。而居焉。蘇而樵者。過之獵而狩者。行之傳於達人。高士皆走而訊之。莫不曰。隱者也。愛其隱。故相遺。廣其愛。故及勞。久之形疲神耗。而貌不澤。適一風流先生。往慰之。曰。君聞道乎。山輝而玉。採毛麗而身。殞名暢而實。靈若今。累矣。亟善。燕猶不。夕景。裕真士。遂下山林。披褐鼓琴。每日不走市。則入朝。含美而無與。世推。移將

周乎四方而視聽不驚。紛紜不復視。其世若脫朝市之人。無間貴賤。朝夕與處。而不知其所以也。數年裕真士遂成大德。古有是哉。今吾子將奚之。繹子之圖。殆亦歷彭蠡洞庭之瀾。衡嶽武當之巨。燕趙齊魯之疆。市有商賈。朝有軒冕。皆且汗迹焉。若云裕真士者。豈竊志乎而未之逮耶。龍子曰。某也。幼嘗習文。因試有司。不利棄而藝。星命性喜覽江湖。得為逆旅。託蓋假於藝者也。故漫題云爾。余嘉其志。衍以為說。以告夫世之好隱者。

閱遊藝帖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五十八

蓋李生工於畫。至為人寫神。尤精縉紳雅愛之多。遺以言。遂成帖。題曰遊藝。夫遊藝之署。抑以盡子乎。藝於人甚微。而密胡自潔之。偽倪鳥不以是為不。脊有益其所託者。固莫之量也。在物始有然者。試觀之。魚躍於水。非水之能通其躍。鳥飛於林。非林之能達其飛。蓋魚鳥之性。固託之乎。水與林也。子勉乎哉。君子性適於真。其合於虛。虛極於靈。靈世能萬狀。若遺者。脫或有禁乎其身。而不以繫乎其心。及其至也。將赫然而負於俗人。或指之曰。某也。能其某也。善是是亦了。其餘云爾。而奚以是為盡也。子勉乎哉。蓋當世稱鴻冥矣。而或闕諸雪之痕。世稱鶴舉矣。而或跡諸日之影。世稱石子之高。莫可擬。

測矣而或以其不了之念有屑屑於小技微巧者夫漁
宜鵠舉欲逃乎世而不可得然則以君子之高其所以
自全者有在耳豈以世之盡是而累之今李生標格有
豁然而達者將與其適有超然而了者將與其際有淵
然而醇者將與其歸得子遊藝帖竊有望也子勉乎哉
李生隱於市以畫自藝晉族君乎之卜至今成都人稱
嚴公卜若三吾之有李生果能使百世之下有若嚴者
乎蓋必大有進焉斯得之矣

余生過父詮異說

通軒謝氏過子談余生過父之異子曰異也誠然乎抑

通軒謝氏過子談余生過父之異子曰異也誠然乎抑

奇矣通軒談之不置子曰聞昔有好談異者乎告于人

曰隋侯性喜古壁際所藏玩物無一當於心因置寢水

清閣裏一所突窅窅麗見有鱗翠橫金頭之下和氏

出第曰此處多上帝壁也汝幸獲龍馬邀與編籍皆平

日所進恩聞其名而未偵者候躍然若欲拾下和拒之

侯且喜且驚遂寤寤召左右告以所至而取其壁將法

之不吝萬鎰價左右駒而望之莫跡其處侯曰吾其嘗

畫而寢乎左右曰寢矣侯悔曰夢也盡國之人笑之謂

隋侯之得壁也而所託者夢談者變其說曰所居泰山

之陽有玄岩焉饒然一村也

空而叫曰古之仙某某吾胡不與若遇也築宅樓不常
九層臺之高且登樓靜坐若將際乎蓬萊之境而思古
之名仙相周旋焉亦有頑牧規之竊歸其說則仙歸其
服則仙又善為仙語夜半升樓而立其村更不勝喜跪
而請曰某生也幸乃大仙之降監也頑童不輕洩一辭
村吏請益懇從容謂曰毋忘爾念好善積真毋輕爾視
聽村吏肅然不敢仰視頑牧隱隱樓下樓必為村吏
起侍環躬不知所之蓋里之人謂其靈謂村吏過仙矣
而所妄者想談者更僕又為說曰魯之隱君子姓至孝
生三歲父出遊於楚去其鄉三千里處危若干於不遠

通軒謝氏過子談余生過父之異子曰異也誠然乎抑

君子既長向母訊父所在母泣曰父矣吾亦無從也聞

高楚之極南境第述其故與語君子因禱於天誓不見

父不已也一日晨報循江漢而南號哭於蒼梧之野有

老甫憫其重情既而將之君子詳告以故老甫亦相與

語是符母所述君子曰是吾父也老甫抑曰抑吾子也

遂相識父子還鄉天下聞談者之異而羨隱君子之真

蓋父子之愛出於天性其遇也神或相之世之恩親涉

影響念頭有不隋侯之妻則村吏之想然耳其不為好

談異者之取笑於人也者幾希通軒氏談余生過父之

異所謂隱君子者非其人歟余生名國諫徵人也育四

歲父出產於水再娶庶女生一子歲久不歸余亦
成立懇於母踪跡抵水德府中遇一老者即其父所娶
妻氏之兄也因得知其父可謂奇且異哉予於斯而詳
述之既以徵余生之心之真而并以警人世之貪者想
者云爾

客談文正公事元春曰文正事元予不忍言之第他
錄姚和遂得伊洛新安之學以興教化正是用聖賢矣
而非變從夷者惜其生不親耳客曰劉中於宋徽宗嘉
定二年己巳秋九月作衡傳者不曰嘉定而曰金恭和
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則是金人矣是時蒙古方強
開通劇談 卷之三 六十一

以侵金之漸尚未正辨直書如此答曰天何生衡而
不際其時也生於金元皆非中華之族客曰元世
祖中統元年實宋理宗定元年庚申也衡年五十三
召至京與王統志不同陰斥為大于太保蓋實疎之也
衡不安于義五辭得改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
後被召命諫事申書省奏疏詳明更削其言不欲傳聞
以多病命五日一至省尋歸懷復召還奏對皆秘以諫
其堂院行移許宗親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可未幾阿
合馬衡之必死宜在中書故因以事中之僭除承衡
妻入辭免上命左右掖出既出及謝之奏曰陛下命臣

出書帝曰出殿門中從車上京乃論阿合馬之僭索
國不報因謝病請改機務上以為國子祭酒夫當文統
阿合馬之際危疑亦急矣胡人自信任其種類我未信
而諫可謂智乎汝萬一不測為斯文愛賢者如是乎未
審出處如何答曰孟云君子之所為衆人回不識也曷
至輕諫衡哉曾讀楊恭懿傳謂至元七年恭懿與衡俱
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是隱書也一不至一既
至遂拜左丞即書法問而判然可想哉又云衡日於右
丞安重稱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一年詔遣使召之以
疾不行十一年詔中書知漢惠等四能者以聘恭懿承
閒適劇談 卷之三

相遺書中依元智為書致命乃... 以道自重
者後恭懿累官皆不愛然開恭懿亦有所微納惟不肯
受官若文正只出而為師不為相亦似矣出使作相想
只欲行道以變夷客曰仲尼作春秋例有楚越吳之書
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死不背帝之元世祖果能行吾道
乎世祖謂衡曰公勞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
時矣度文正必有不安於位之態君臣不信如之何其
能行道答曰文正只為那名重了客曰許文正臨終謂
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
立碑但書許恭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是竊謂名不

累人首累於... 請謚立碑而又使子... 又不若惡其名而逃之... 道重想在元朝必有... 副後世賢者往往以... 京許文正之仕元皆... 其東周往佛兮召則... 能之谷曰文正亦名... 若此哉士有不幸而... 觀之文正則能自觀... 立碑却是幹了悔如... 脩述之

開通刻談 卷之三 六十三

脩社稷壇記

夫成民之政社稷為重... 毋怠緣傷典制以秩... 則欲阜不營懸請也... 今昔觀民事第知...

客曰脩言何谷曰... 蓋不敢以信於心也... 夫成民之政社稷為... 毋怠緣傷典制以秩... 則欲阜不營懸請也... 今昔觀民事第知...

備焉是良有司之警... 氏之休戚孰字之曰... 實先王修社稷之義... 一碑而去報志之矣... 君子曰以神斯置神... 獲之尚齋許公性堅... 乙亥春春仲制舉于... 果越秋仲又舉于社... 又弗果亦越明年丙... 然之心若得成畫馬... 曰汝知社稷乎雖然... 汝知神乎亦雖然相... 禱公喜曰民可以將... 則乃圮于是選工肆... 且曰飽而固斯墳之... 介民居交於通衢時... 吏度城固以磚牆面... 為社稷亦曰厥度儼... 先時毋二仲循典修...

開通刻談 卷之三 六十四

備焉是良有司之警... 氏之休戚孰字之曰... 實先王修社稷之義... 一碑而去報志之矣... 君子曰以神斯置神... 獲之尚齋許公性堅... 乙亥春春仲制舉于... 果越秋仲又舉于社... 又弗果亦越明年丙... 然之心若得成畫馬... 曰汝知社稷乎雖然... 汝知神乎亦雖然相... 禱公喜曰民可以將... 則乃圮于是選工肆... 且曰飽而固斯墳之... 介民居交於通衢時... 吏度城固以磚牆面... 為社稷亦曰厥度儼... 先時毋二仲循典修...

卒事而罷乃又於是驗工師計棟材構室若干楹于垣
之左下倫歲舉赴次匪曰自逸抑曰對神在則身在就
次玉妥閑于禮度是告度也此成父老里長于子相告
曰今日社稷大觀其矣尚齋公猶不以自多時而秩祀
則愈恪敬而肅域則愈豐阜而徵釐則愈馴觀風君子
咸諒其義毋怠也良有司以貽茲上者自公其可傳也
歟哉教諭林君華悉徵予言歲在大明萬曆丁丑秋九
月也屬尚齋報政之期若徵書之命茲亦其一云

壽黃隱居五十一

夫能自壽而壽於人是有所為其委者於天而承其
閒適劇談 卷之二 六十五

意於人者不偶也隱居黃先生五十又一婚交走闔環
觴為壽隱居退然若不適發有訝其固者予蓋識隱居
之心而得其為人云隱居幼業儒性不樂拘檢遂脫然
為白衣君子當意處即安之不吝贊允坦易寡城府更
喜佛教嘗省觀音像奉于家尤謹余昔讀言于隱居家
塾隱居嘗語予曰當失嚴君時最弱毋示予一人子然
若憂祚之即墜語訖淚下不自禁予之觀于隱居與隱
居之語于予皆隱居之心也而予識之矣即其心與行
皆壽之可徵也今日為隱居所共望而壽之者抑如此
而已乎未也夫莫動匪物而古今解動象之壽者必曰

龜鶴以所息者完也其種匪物而古今稱植靈之壽
者必曰松與柏以所籍者深也若隱居以簡易自立不
於紛華中馳驅得藏而息焉培而添焉不有過於物者
而可以不危其真則進於壽又曷量矣或疑隱居性喜
與人接又喜臨事竊恨夫勞也而神非其藏也要予以
言為隱居壽予謂昔見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之年長
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學
耶女偶告以聖人之道推極于外天外物外生而不厭
而予非其人也今隱居康寧若果使進而有聞過若
南伯子葵馬將善教愈密何龜鶴松柏之稱所謂能自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六十六

壽分守侯憲祖朱太夫人九十一

蓋聞大丈夫之自立能奉其母以慈壽又能承其母之
壽以顯於忠而理豈二乎哉世述母氏之賢能及其子
以身壽又能弘其身之壽以存於時而理豈二乎哉試
之南山若松與柏其植然而翠者不知閱凡幾稔昔曰
壽也以松柏乃其盤旋而畜者深幽藉而資者厚也積
是下有千年之齡凝焉一出而濟世遂能整人以壽

乎松栢之壽與其壽於人者理不一也蓋大夫侯伯未
 未時則大夫迎養適今三月七日為九袞又一之辰我
 憲大夫承欵登次煦然拜其下進於大夫夫人曰壽未郡
 暨求之雋州縣奔走敬訊林焉以壽太夫人莫不謂今
 且九袞又一而未之艾也太夫人自嘉定名族既歸侯
 氏邁古貞烈之風有厚德而能以徵於壽惟憲大夫登
 甲第蔚然文名所歷報奮者推御史臺茂有丰采仰常
 太夫人之心而益以畜其壽然則所謂及子以身壽奉
 毋以爲壽者蓋兩相洽焉自是憲大夫立朝之日多居
 井里之日少不忍及少離太夫人所往必俱焉歲嘗受
 節鎮新轉鎮守永楚人沐其威澤者曰願太夫人壽以
 未使君之德那將專制大邦柄爾憲度年然有鼓舞于
 膏潤者曰願太夫人壽以勿替清時典刑之選幾而佇
 倚召內常機軸係天下重望朝士賴以師範者曰願太
 夫人壽以長膺有 明天子良臣之佐是乃承毋以顯
 忠弘壽以登時者不啻氣相應足矣夫松栢能自壽又
 重其餘以資世之壽然而稱者惟曰松栢壽際我憲大
 夫肇今卓爾縉紳歲迎太夫人色養匪懈故曰今且九
 袞又一而未艾也其可期也與哉因諸君之懇述理一
 之態以泐云

贈玉翁華公

益聞之君子以是澤其身而以其身之道澤於世而各
 成其私以是一邑之民一郡之民推之異地之民又各
 以其分壘而私諸心達者曰若此哉君子之所遺者誠
 宏以遠矣未郡望在楚地之南而三吾去未又百里特
 其一邑也憲大夫玉翁公祖以文冠海內英一就光霽
 而奉之玉韞珠輝其所自澤者裕也兼符來未首入境
 而問俗曰不陽憲大夫不聲色不易民不異政祁之士
 民走城市越境而望澤焉咸慶曰樂有大公祖如斯乎
 得發愁而沐浴之所頌極矣祁之士頗按丰采而或有
 不盡協者然被其澤而興焉資其蔚然者以緣飾其間
 然者以度襄其迥然而適者以暢于頤而士行頤以益
 修祁之民不書積有以一荒輒告急者然故其澤而將
 焉資其坐鎮者以樂以其示朴者以趨約其平恕而明
 决者以自業而民俗頽以益阜祁之界當寧廣交頤百
 姓有疲于役不即休者然被其澤而蕩焉資其與民者
 以自嬉其厲禁者以黜奸其勞遺而中軌者以節力而
 民聚賴以益舒所謂成私而各以私諸心也祁之士
 民望其微哉未郡所轄者一州六縣有是祁之士民則
 即之以此成其私而各以私諸心者一州六縣之民又豈

其德貴州適有

大子權翁以往今且去永矣祁士民奔相告語而重

別乃其私之心與去思相為終始者又苟可盡述

辭文清語

在古人之後讓古人之失則易廢古人之位為古人之

事則難○聞其不喜不傲者可以當大事○覺人詐而

不形於言有餘味○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言當留心○贈言以名位期人

不若以德榮勉人○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

人不能為之聖功○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

人處則動心忍性增進言語而德乃進○萬起萬滅而

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與夫彼何似人疑蓋不

之○或讀書或處事或與人苟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

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昔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

讀書之樂此段天而○少言沉默最妙○因喜而

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家○接下言責簡不可以冗長

○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

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謹言乃

為學第一工夫大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謹言取是

難事只與人相說便發一言而人不能便是失言日則

此等事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

大也謹之 早間多問人一事為失言子世坦直常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因快而易事○待吏卒軍公

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薛文清曰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

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愚觀邵堯夫於一動一

靜之間謂為天地人之至妙蓋他者道理亦如此若人

心正在此計分曉聖門惟顏子能覺在聖人則不待覺

所謂從容中道所謂誠則無事又曰緣自有其無便為

心累如顏子雖單飄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

開適劇談 卷之三 六十一

嘗自以樂為能也愚謂此言最宜深玩又曰未識盡顏

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你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

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子之樂可識矣愚謂此真能

尋顏子樂處者

人身上有五氣曰金木水火土益木火既濟金木生克

心得土以承藉之故仙家謂之結聖胎又名丹田有五

德曰仁義禮智信蓋仁義既立禮智表裏斯丁信以為

其實故聖門謂之入聖域又名誠身

一日於芝園集見一書薛云夫子平生尚氣不群見呂

東萊集下序太史公作意力戰之如子於刺學校廢心

欲其為男女相親也

欲其為男女相親也

欲其為男女相親也

則其盡廢小序非其本心益可駭矣

子思教人亦云有精微之學曰非指若到辨之明而

後已豈不記他動氣耶也曰為辨之辨及學來者而以

五經而未探討朱子以前五經知杜子美以後詩而不

知杜子美以前詩是耶浦而未尋源諺所云開剪截舖

客人未到機坊者也

二矣大都六經聖人以此明道後儒窮之又

之說又為之箋正是人人亦若虛心

客談古今士氣答曰三代以上上之人高其氣節故物

色海濂而士顯以選三代以下下之人自負其氣節故

貫志長往而竟洽以沒○人之生也直一直字天機一

動履便是絳轉便涉於意學辭云夫乾其動也直造化

只如此聖人不思而得亦只如此大賢以下思則得之

○聖門教人多在事為上功夫惟教顏子在念頭上功

夫所以示之四勿○顏子自念頭上功夫達之事為去

閑賜以下只在事為上功夫以及之念頭○客談宋海

曾答人問理氣于云美只是消數不消也

是才敢便無如大將

性無以繼之答曰火氣在空中未嘗無一待新而傳今

謂木煨燼無以繼之火無所傳則可若謂火因木之煨

燼而遂散滅則不可火之滅緣木之性無以繼也若火

豈有便滅而散者耶火滅有煙正是火氣歸虛之妙

客談陶中散大夫阮文貞處士一茶以爵一誅以德何

也答曰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初毋夢青龍自懷出并

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遂有娠及弘景生甫十

歲得舊洪神仙傳有志養生比長績學尤善琴棋工草

隸晉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尋

辭祿止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也名

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五里昔漢有三茅君得

道來掌此山故名茅山因築館若馬性喜山水每出遊

遇澗谷必坐臥盤桓吟咏而去時沈約為東陽郡太守

累書要之不至元初更築三層樓處其上遂與物絕

惟一家僮入侍每開松風響輒欣然有樂以故性益靈

遇物便了晚移居積金東澗善避谷導引之法深慕張

良之為人云年八十五卒贈中散大夫阮孝緒父彥之

堂伯父胤之無嗣遺書教萬一無所納嘗告于父曰願

迹於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亦莫知其面人呼
 為居士所居惟一鹿床竹樹環繞時御史中丞任坊欲
 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迓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
 服如此後于鍾山聽講毋王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毋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嘆異之合
 藥須得生人後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
 值偶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
 獲此草毋服之疾愈人嘆其孝云遇張有道請筮之得
 遁卦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因著高隱傳上有炎黃終于
 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凡若干卷年五十八卒門人謚曰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十三
 文貞處士夫陶阮皆隱君子也自門人之謀出庶其近
 德若弘景者又何有于中散哉
 世間至親無如父子毋然譜計一行輒入之所謂市
 虎鏢金是也嘗觀南宋時王懋子王瑩為義興太守時
 有謝超宗向懋乞書屬瑩求一吏曰大人一旨如湯洗
 雪耳及至瑩旨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因慙之一日起宗
 往懋處對諸賓戚懋曰湯定不可洗雪懋大慙及懋一
 日請超宗家超宗誤精白鮑音業鮑美鮑音業鮑磨肌音又鮑懋
 問那得佳味超宗謔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大人豈應
 不得耶懋大怒言朝拜懋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父

之夫然之不信其子與曾參之不信其切百今止
 謗之難如此哉○客談夫婦有別這別義如何答曰夫
 婦本以情勝君子嘗有掩義之恨故聖人教人以人倫
 獨于是主別者執者不知別之義便至夫妻反目譬讀
 孟母傳謂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
 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
 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
 教之孟子謝遂留其婦是則孟子之妻未嘗不知別也
 而孟子不悅似反輸一籌若田間相續夫妻相對如賓
 可其所謂有別者如斯已乎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十四
 一日讀王吉傳謂吉卓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無
 金銀錦綉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蓑衣不畜餘財
 去位家若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儉而怪其奢故俗稱
 王陽能作黃金夫吉自作黃金之名而不失為蕪如此
 予性不善生財然頗輕財勇于治公嘗捐貲為合縣建
 迎秀樓治江東樓閣及刻縣志泳化集閒適劇談所作
 狀不啻數千金唯寸入累出積歲月有成耳俗人視予
 狀將指予有重積故感于吉而書之
 龍勝死于漢有老父來吊哭而識之曰嗟乎薰以香自

煇晉書曰自劉蕡生竟子身非吾徒也遂追而去吳

知其詳蓋此老非常人所語吾徒者謬勝出非其遇耳

太史公曰夷齊為拙柱下為工其說固有所自王吉曰

休則俛仰則伸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行則

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氣練氣專意即指息

積精以適神和於養生豈不長哉按專意二字釋

氏以口中出風名優能那此風出已還入至臍若臍下

二寸半即丹田也又云有風能上有風能下心若念上

風隨心牽起心若念下風隨心牽下連轉所作皆昇風

隨心轉作一切事碎如人牽開發音即影技種種所

開通劇談 卷之二 八七十五

作挾繩若斷于無所牽又四十二章經問一沙門人命

在幾對曰呼吸之開佛曰可謂知道亦只此意蓋禪以

見性為宗故指此為風恐為心念所引乃欲死其心如

此也玄門有志于丹亦如此鍊息故云專意

禮云父名子南宋劉德自負才氣嘗慕汲黯崔瑗為人

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二子曰瑗字季珪後皆不得其

死者蘇老泉名其兩子曰賦曰轍而謂禍不及轍是寓

意規故曰有王成之愛又南宋羊玄保長子王戎善戲

滑稽句玄保常嫌其輕脫而曰此兒必亡我家後果坐

王僧達訪詩女賜題二第文帝過賜曰咸曰祭謂

玄保曰欲令鄉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是君名之耳今

見世俗為父者動報以希孔希顏名子宗堯宗舜名子

甚至以最下流之品而冒焉以名此當與戲劇前代聖

賢同律吁父名子其慎之哉

客談古遺意二三事曰周以前君臣接見想只是猶今

之庭參耳周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亦云不歷位

想當時雖無朝儀亦有朝班觀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

位馬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分明是朝班漢

以後始朝儀肅然至唐又舞踊山呼稟矣大都人臣

開通劇談 卷之三 八七十六

自令知敬今萬曆中一御史嘗早朝糾儀之任及殿上

已戒嚴猶以圍基不聞入班交被糾君子言秦之士自

賤類如此如趙忠宜待漏而恭敬適伯玉夜過闕而不

忘敬猶起人之望如此哉又古者十里有廬即小室也

舖廬有飲食以可懸息故飲食之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謂大路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謂候館

遺入掌之以待賓客委積即後世之禮給綠當時分境

故遊宦重稱賓客若後世天下一統仕者有廩給有夫

役亦養燕之義云不而苦其所之則必吸民膏血又擊

獸若熊羆之類猛鳥若鷹隼之類周有兕氏掌攻獸獸

狂明道與趙汝雅論為學切忌臨事着心此即聖門終身而可行幸又曰唯恕上合着心此即聖門終身而可

隆慶辛未春過岳州時分巡李惟觀人四川邀余飲岳陽

樓遂相傾語及世情惟觀忽發聲曰當今高人惟有山

林而已是歲冬惟觀遷山西參議遂引疾歸高塘漁家

詩云野水千年在閑花一夕空近來浮世狹何似釣紅

中末二句即惟觀發聲遺意也因誦薛西原惠貽崔後

渠書云常惟後世決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

一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

求哉將回面汗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黃華山

別通別說 卷之三 八十九

中誦詩讀書悅心神明其樂何如也時憲久已無意仕

進但今仕者必抑志時矣乃得安其位者欲行志效古

人孰謂西原之論惟觀之嘆果狂悖哉

劉承春詩真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

幾人商多外故其故善心蘇東坡與琴操老大好作

披神商婦作商人婦只為女子老來生心此是東

者披神謂心屬使受記為當道廣漢擇其下中可謂

寄以故遠得其姓名云有卻猶云有即訊今就問之

三始元正也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

是音沐謹恐鮑宣遺古列字德輝古姓字李則古

要音沐謹恐鮑宣遺古列字德輝古姓字李則古

要音沐謹恐鮑宣遺古列字德輝古姓字李則古

要音沐謹恐鮑宣遺古列字德輝古姓字李則古

談一人自遠來問曰德將起故其人賦曰時瞿耶尼客

不知以叩余余曰此佛書語也佛書謂閻浮提中弗婆

提如瞿耶尼出憐單越被又漢言天地佛謂之提和越

○阿釋多羅維名無佛他自竟竟他負義蘇利耶神蘇摩

神乾闥婆是陵空之神紫那羅猶言天人而非人羅睺

言此身八萬四千由何舉手舉足皆日兩玉宋謝靈運

武年時謝靈運亦美姿一日二人俱不

客談朱文公謂人死則氣散消無餘人有不伏其死者

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死死及僧道

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否曰氣原是

無形的而散者乃復於無形也非消散無餘若不伏其

死者此氣不散此猶念矣所緣而然也非氣之本體而

為之聚散也聖賢安於死一安字如何看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若聞道而死此正順其聚散之常便是安

僧道養得精神視聖賢之聞道如何深且能既死不散

若聖賢誠意正心其平日之養又何如者故曰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故及其死也其魂氣與天地日月四時為運用理未有

散者且觀之地上許多物到秋冬時一齊歸根復命順

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物

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物

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物

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物

世紛紜... 之本原已自有管約見士人須將陽明精切處指出
來討論證驗方可議其所學何如不然只惜觀場說
塔之談耳今摘其言數條以見陽明之學使覽者察焉
昔程明道因王荆公議新法甚怒徐曰國家事願先生
平氣荆公服之亦此意

陽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
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其言謂心之虛靈自然知在
欲的事謂之物雖亦是事也
却在念頭發處指著為物也

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
問適劇談 卷之三

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道理事君不成去君上
求箇忠的道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
仁的道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
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絕乎天理之心發之事
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
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其言謂理不
心之動念處無一毫私欲即是天理陽明以念頭處無
欲為天理亦見道矣如天雷無妄天通也聖人之動以
天不思不勉亦道也聖門唯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子貢以下且難之今陽明說得大高乃聖
人追討着
陽明曰至善只是就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

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且如事親若只是溫清之
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
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
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
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其旨
在念頭上做工夫如顏子為仁只以四勿請事也且如
不迂不貳正是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的工夫恐閱
論聖門心學亦是

陽明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
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
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問適劇談 卷之三

者得之其言謂至善即吾心之本体也然雖在吾心講
求亦須應事物上去故曰亦未嘗離却事物未
註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亦須吾心上探討箇定理而
應之豈專執着箇事物上求之恐讀者未理會透晦翁
意○陽明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
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
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
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陽明祇緣格物二字與晦
翁便人便格物之若虛心
會去二說皆吾聖正缺陽明解格物謂去也是向
裏念頭處去了私欲此乃是顏子事格去也是向
孝服膺博文以約於禮一擇字博字豈不是意念所
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也所謂克己復禮也
辨請益此正格物工夫會子會子會子會子會子會子
唯則尋到源頭矣大都晦翁註釋多從下處說及其一

人論道今駁王而執朱非善李也
陽明說於中庸傳授心法有與焉

陽明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
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
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克其惻隱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
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
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知則意誠誠則物格
不如此也所謂知行合一也此字須是真心的入終做
得如中庸云亦孔之昭不俟屋漏方是下手工夫故陽
明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後知也今一種人以講學名重因託
身門下他日一得進大解纜故恣不復備而日者所
以令人
薄道者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十五

薛西原云陽明曰心之本體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
蓋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動靜太
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
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
體為靜明矣余曰此段陽明之說是也心體原是無分
動靜余最愛邵堯夫見道理最透其說指夫一動一靜
之間而主乎動靜者為太極以見造化之心說得道理
盡蓋寂然狀其靜時如此耳心非遽此寂滅也寂然而
有動之理故謂靜非心之體不可謂本體專在於靜亦
不可觀坤復之際見天心則知人心不可分動靜○

薛西原曰或云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
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此說近理恐西○薛西原

曰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閑之久則念慮加
少而漸至于無念此攝心之成也又曰攝心與無念只
是有生熟久頃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無
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念耳舊者攝
心與無念不免牴牾元來攝心便是習無念也如此說
甚明西原之意專在寂靜一處○薛西原答友人書
云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
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物是虛故惟有一法是無夫此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十六

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
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
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分字靈於太極
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
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老子一書皆
此意也西原尊信此其言不可勝舉莊子曰思無慮始知
道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
有差別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傅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
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甚矣米依

其說而行之亦多與世之養生者則精棲神澗何異俗之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死地耳亦切公既有取於後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等經則於極雲之實知之未徹常情喜故黃庭諸書又取夫搜雲語錄者以隱隱見死前一二平僕尚有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復觀古人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氣以成真精氣亦形而下者此語未有法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光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可與求長若以為究竟之法真是謬以千里其法○上古蒼頡視鳥跡而制字畫黃帝聽風鳴而生律呂然則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其理耶理貴自然○薛西原寄劉正叔書其畧云嘗觀內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然謂之平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佛老真聖人也佛自為聖人而原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体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變字非特心之体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本不多其特本有限未感之聞皆退藏于密之時也先聖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

理窮之而愈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則者有之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他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微子思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見吾性原有喜怒哀樂在內特狀其未發時而名之曰中今西原截去四字只說箇未發之中是其嘗以為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庶物人倫而不可以盡庶物人倫也既云貫又云不可盡似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違其及他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耳世之賢智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之道會佛氏之書而能至者為無有也此過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同也

佛大其如不... 實有是而世莫之知也生死亦大
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尚乎子路問死程子以
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
以知死為美... 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願死安也由來曾嘗過此
開故理會亦同與平生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
盛水不漏晚節末路骨中裏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
術不亦惜乎朱子註參同似令人疑奇類夫不知性命
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猶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
術乃佛氏所甚卑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十九

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也蓋此可以為鑒矣
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正可
求之高閣爾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
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
生死在佛氏之心學特餘事耳
屏山作孔子論以了死生一段作孔子大事遂論及之
所述語不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以是論吾孔子盡之乎曰孔子固未嘗不了
死生而了死生又不足盡孔子且及曳杖而歌之事吁
屏山之學可知矣淺陋哉此論不當貽萬世也屏山之

言... 佛老中來... 無道是白沙曰理不能外事非事不能外理是二言皆
未是何則事即心是也心即事非情即性也是也性即情
非由此說推之則程子曰沙之是非可待而定也蓋可
謂陰陽即大極不可謂大極即陰陽推之程子謂亦器
器亦道亦非空口如何余曰此處西原亦見得透觀周
子大極圖便無此說若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說道器自是聖人天然之妙器曰他學謂
色即是空可矣謂空即是色則亦不可乎曰他學只要
說到空了不似吾儒說箇所當然必有所以然者以說
出箇道理來故他學謂空即是色者只把色都是幻向
說箇空也與吾儒論道器不同
戴經... 云我朝尊信文公殆若者龜故後學者先入
既深卒難... 於無所不悅之中而致非助我之嫌便自有啓予之妙
不然將朱注只當箇話頭了○薛文清曰程老之高只
足與... 只為多故為異端所小

閒適劇談

卷之三

九十九

六三三

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
 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
 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
 余曰迎不迎實以禮而賢不賢尤視其人謂迎者不賢
 而賢者不迎先以是着子念頭則不可今于迎者輒執
 帶而曰未必賢又豈子賤之心乎曰涇野執此稱為至
 公之心未也一涉有念即非公此等處當以至正之心
 持之便不為誦說者所移○晉顧綽苦私財鄉里多負
 其責顧觀之其父也綽不從及觀之為吳郡綉綽曰
 我常不許汝出責今與汝交閱有幾許不盡可及我在
 附錄談 卷之三 九十一

郡時為汝督之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觀之悉焚
 券宣言負三郎責者皆不須還綽嘆歎彌日又却惜好
 積錢至數千萬一日開庫任其子超取之超喜施即出
 庫錢以給親識殆盡夫綽無庶子超有貪父清白家聲
 占已難哉○宋書云石鑿可毀而堅不可銷丹雖可磨
 而朱不可滅蓋不銷不滅便見物性王泰謂范中書形
 神偕滅論為不近人情似亦有之○客問今詆貪者只
 云要錢不云要銀何也曰觀韋帖云錢者金幣之名史
 云封三錢之府又金錢愧心皆金幣也非今時所鑄錢
 故直以此名貪○莊定山泉終身被虛名為累初仕即

疏不賦元霄燈是發步最得力屢謫判桂陽尋改行人
 時若自度其志又度其時因度其進止苟無於於道而
 已以親喪去位山居三十年不起時有嗷嗷欲媾以奇
 禍吾道為何如耳泉撰其祠堂記云觀先生之學宜與
 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
 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
 此猶若有未盡者何耶又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
 忘言以默識默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
 言之召禍也故應召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
 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
 附錄談 卷之三 九十二

則超然而還大化矣蓋身泉謂定山以此了一生今考
 定山之學未審何似抑亦於詩所得多遂雄於時爾立
 瓊山欲殺之亦忌其名也廣信呂懷撰定山祠田記云
 先生嘗以橫渠老筆自許愚竊為之說曰先生之言高
 明廣大得於天質之美為多橫渠之言則精思力索之
 功所造深也又曰橫渠廣大精微蓋顏曾閔用之亞也
 先生七十子才高意廣之流若中石呂懷之論亦定品
 云○今士人俗氣塵却懣懣沒名利中祇以飲譙歌妓
 為重箴然以其名利之心行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更幹
 得德事出來張茂先有勵志詩云纏牽之長實累千里

省然西原於未發只向裏說絕去念慮耳

薛西原曰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

貫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

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

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愚曰西原非也陽明謂

此心自然之覺為良知豈不是本體豈不是一誠意格

物以致此良知豈不是用豈不是貫然時猶疑陽明於

禪况西原耶老氏致虛歸根祇是求玄伏氣人謂其脩

命而西原欲歛束精神則宗之今反詆陽明不知是他

心不公抑亦見不真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九十五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

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秀才一得第便經書不

文清之嘆也又曰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詩人學聖

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為聖人愚謂今人却肯讀詩人

曰詩易就史易起譽然又曰凝定最有力又曰一息不

可不濟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又曰聞外議

只當自修自省竊謂人能勉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

誠待之不可忽慢竊謂起微賤之心故又曰稱意之事

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竊謂此事雖若淺近却於

竊謂偶內同和作直指使重道得真為刻一日坐堂上

我如何不許七品只應對日命其下竊謂此言

之氣易盈易竭如此客矣而獨曰竊謂此言

求名而名快之當其快時人稱快焉又曰名利

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又曰

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又曰凝重之人德

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

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孟子大賢多就自己

又曰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

閒適劇談 卷之三 八九十六

王陽明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

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

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

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

方為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

斯亦可哀也已陽明言以動氣或謂陽明講學因與時

之士動血氣者往往皆然也余卜蘭江東喜與客談亦

喜聞客之談日間相與談之客沉心虛慮者語無亦可

也○宋劉愚之妻徐氏未聘時母欲以嫁姑子之富者

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因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

杼無少怨一日愚懷白金以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

於此意出以示則求修也乃已吁一女子耳而不易

心士人豈可以盜泉而敗節哉○古人比德于玉印之其聲清以越故佩玉以養德後世但珍之以為寶在上挾之以驕爵襲古重玉之遺意而忘其德也○客談為人孝弟章答曰有子之意謂道不必於外求只求之此心者其本也為人者果能孝弟即此一念之愛親一念之敬長則其心中似春之融如元氣之盎應酬日用豈復有犯上有作亂之事是知天下之道其本惟心而已君子養心之學一而不放精而不雜則心体完固虛靈妙用一理順應其出無窮蓋生字意漸漸最妙即此孝弟其為仁之本乎此仁字有子只就那不上不作亂

開通劇談

卷之三

九十七

見箇愛的意思從那孝弟生出來故謂之本然未足以盡仁客曰晦翁凡事專用力於根本何也答曰事事點檢去求箇根本終身只恁地馳馳且不知根本在何處吾聞之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昔人置履婦人負頭男子方頭順義曲○孔琳之在宋著論耻惡食惟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久矣今雖改張而此風未革所其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以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琳之言切中時病也子淵會侵矣○水北曰內剛水南曰陰○

文昌塔小說

萬曆甲申祁陽建文昌塔于江東議者云需玉帶或金帶諸寶以注塔并為鎮一時無從或難之余曰有是哉塔固佛氏所謂一陀羅標也以迷執迷以妄着妄焉能自心現量乎叩印潛玄乃思理緣無際靈測匪幻佛心成果聖藏通機乃敢不轉積集不離自根作銘於似玉為款華識以收金顯位載以漆匣表以佛圖冥護不息祐力何極免衆生玉帶燦燦墮兔牛思議云耳

言出士錄余曰汝畔吾聖教耶對曰非也理無彼此也今貼彼教以正彼獲耳吾聖教自之豈敢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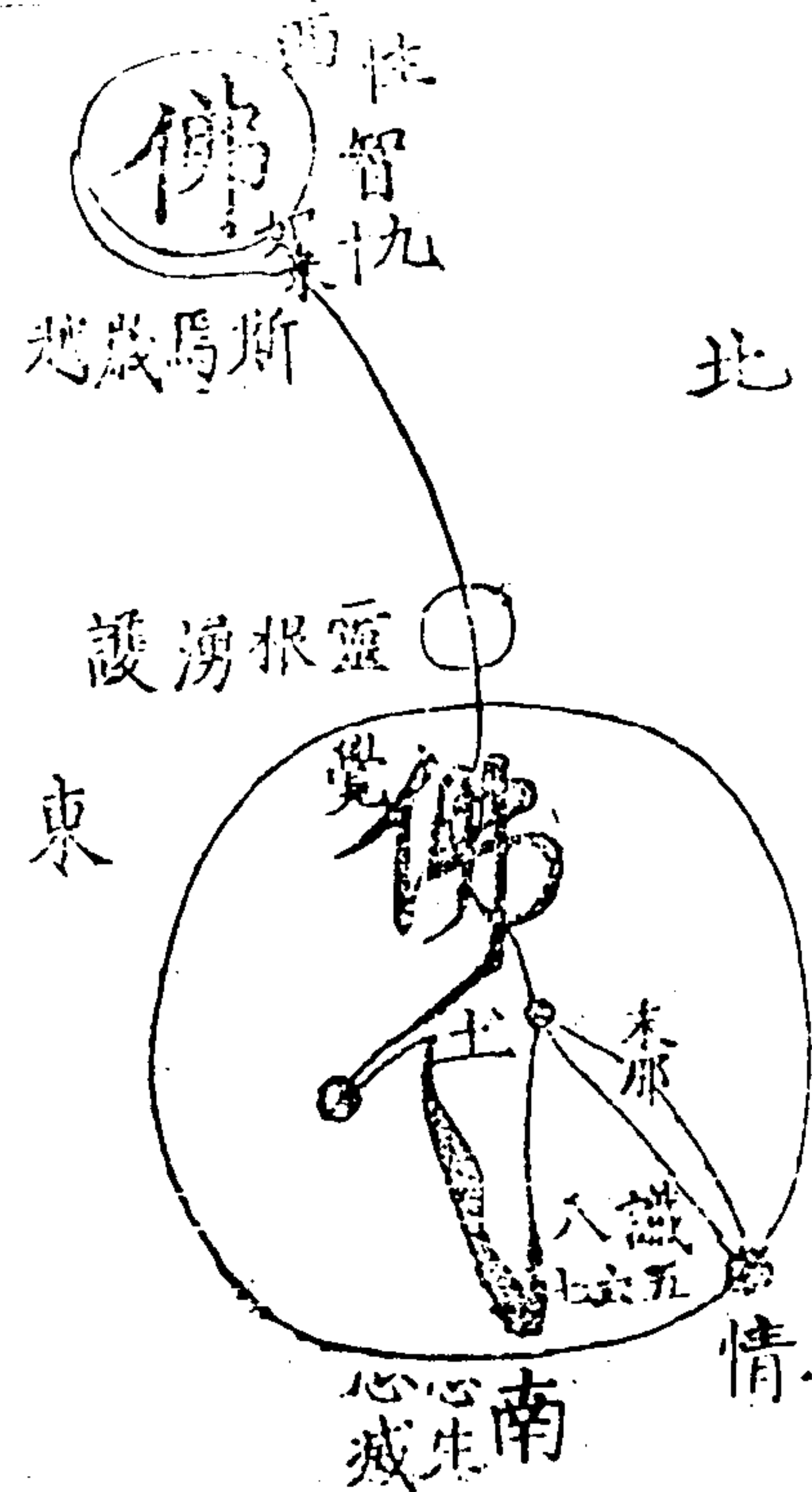
開通劇談

卷之三

九十八

銘曰

| | | |
|-------|-------|-------|
| 心生滅相 | 於塵微名寄 | 卓卓寥太虛 |
| 失理迷真據 | 執迷迷識縛 | 無有解脫義 |
| 金液坎之宮 | 玉繩石之闕 | 玄珠羅妙淵 |
| 琉璃貫大地 | 佛先天地立 | 佛生天地位 |
| 因緣起浮屠 | 不緣金玉顯 | 為汝說傳衣 |
| 傳衣今不試 | 義復亦如是 | 不蕩不驚悸 |
| 八萬四千井 | 箇中丹心記 | 分別別識迷 |
| 無分別識智 | 西月照南浦 | 影塔塔未瑞 |



文子曰聖人如鏡不將不迎又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

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此言沉思之便得理非與

不逆許一章同悟便是煩子如愚而知十氣象

嚙疾以氣必音啼音節必嘖 憚漫衍凱散乘阿那服腰

舒還 蠅翅翹翅遊行 流盼橫波批批 雞晚 雞晚 雞晚

地女子衣甲音音助田切對對 ○宋高宗建炎間滅蔡

州和買絹折羅車因論輔臣曰一日行得知此一事一

年不過三百六十輩而已又宋薛季宜曰誕以好名乘

士大夫夫好名好利之害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

名誠使人人好名惡義何能下立以推之千萬幾士人

夫也好名之心以是者下也

會務蒞論云吳之元... 趙傳言習慣如自然蓋自然復是性○宋史載朱熹年
月趨向與魏掾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問撥之去國乃
止○人稱奸險然惟險乃濟其奸宋丁謂鼠雷州矣家
在洛陽嘗致書每自刻責叙國厚恩忘戒家人毋輒怨
望嘗致書洛守劉燁戒使者伺燁會衆條時違之輝得
書不敢私即以聞于上上見書感謂奸人既敗露猶行
私以祈回主怒然英明之辟當作何判處○唐貴妃為
假髮首飾曰義髻... 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為拋家髻
今之婦女兩鬢髮 ○闕字鄭註曰終也毛長詩傳又曰
闕息也○神我而非我我神識而非識識皆歸其所天
也性之者也邵堯夫曰萬水千山行已過歸來認得自
家身

大將振百萬之旅而殺三軍者望也松栢為百木之長
而柶門閭者表也故大將望重則敵却門閭表重則主
隆

通廟談卷之三終

閒適劇談卷之四

客一日談及博物子曰程明道嘗戒人以玩物誌志

物皆此理博之亦于心有養若以為夸而矜之便不能

不動心隨有得處便與箇道亦即此是學工夫聖門由

博入約只此而已矜夸則可惜昔司相如作賦不知虛

橘之為枇杷鄭玄註禮不知楮之非梨為張玄遠所請

張華自題博物志不有雷煥亦莫辨繁氣為寶劬之精

嵩山竹簡上科斗書漢明帝陵中物也必問之束皙而

後得楊慎枕林伐山亦云恭中郎以反舌為螻蛄淮南

子以蚩為螻蛄詩義以蚩為螻蛄高誘以乾鵲為螻蛄

誤認何啻千里觀前輩以博相競遂致攻擊如此要之

博物一節最難背詩慎說文王安石字說皆得于世自

謂無與作敵然楊慎謂說文辭賦碑字云以石研繒

解夏字云以火申繒皆形容之妙及與字却駁說文之

辭蓋謂頌表屏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颶雖作不猛

矣南越志颶風即孟婆春夏有暈如虹是已則以虹為

颶風爾凡此屬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

颶潮風東廣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颶吹

江而北指赤雲以指南翔此颶之漸也說文从具謂

具四方之風也北人不知南方之候以具為具也有說

文又為揚慎謔之矣王荆公在熙寧時作字說一日東

坡在館就轉運使字說之曰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

于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何

字說之受屈也按本朝楊慎號升菴正德辛未狀元也

以事戍滇南居杯下頗縱獵又其才思頗能文然常以

自矜于人人益以不服于心汝南陳耀文題作二楊

集二卷謂以正其謬大都孔孟以後子書明出事多詭

異相傳人偶所見載籍遂謂在是不齊甲乙其說遂起

我是彼非如之何其能盡正之也緣升菴自張大取侮

世如二公祇是揭擻一生何益吾儒惟虛心將道理商

量更是有益之事然荆公之執升菴之妄非遇二敵亦

無以折之若子思只說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至孔子

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若聖賢雖造百張華十升菴

亦不與他爭博

客談雅琴子曰七畧云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

守正以自禁故名相如賦云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慈思

之不可長風俗通亦云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

君子所嘗御者琴最親密不離于身及有所通達而用

事則著之於琴以存其意以示後人其道和樂而作者

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

淫好禮不以爲其也其過則怨怒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過舊禮字困死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義不悞不悞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後世以琴暢琴操
 名其侍人蓋亦襲矣丹觀樂記曰雜比謂音言其清濁
 和比而成音也單出曰聲故如鼓一也大鼓謂之鼓
 小者謂之應言小者之聲應於大鼓也笙一也大笙謂
 之衆小者謂之和言小者之聲和於大笙也所謂雜比
 類如此樂者二聲八音之總名一音獨作不得謂之樂
 故徒鼓鍾謂之備徒鼓磬謂之卷抑與毛詩曰歌者比
 於琴瑟也徒歌曰誦徒擊鼓曰考各著其名表不得行

樂也樂之統獨歸于琴瑟其重也歟哉

客談宦官不知始何時予曰周禮有寺人齊有豎子自
 官以事桓公即今淨身人也漢高祖枕宦者致樊噲排
 闥又讀襄楷傳云漢帝時宦官專政備上書曰臣聞古
 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教道後宮始置之耳又元
 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
 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遊晏後宮故用宦者非
 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再閱循
 篇有僕臣之說然宦官之說豈亦有古僕臣之說
 歟

怒字主氣感然亦有有用之近於勇者如莊子云怒臂
 云怒而飛又云草木怒生又嘗言三軍之士皆聞敵而
 怒則克勝之會是也怒所戒也而亦有致用處蓋如此
 傲字是克氣傲凶德是也然用之義亦不同如靖節寄
 傲南意是傲字作忘世着了若莊子之圖傲救世之士
 又是矯世之義昔李翰林有獨酌寄常六詩云念君風
 塵遊傲爾今自晒者是也

也即此是令

命性喜梅因以名其所居洞嘗考梅見於六經中秦漢
 以采題梅者衆矣范石湖序梅譜云梅以韻勝以格高
 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奇怪者爲貴其新接釋木一歲
 抽嫩枝直上或四尺如醉醺者最貴者具下謂之氣條
 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此爲寫梅者語也
 及觀梅花譜云說梅者種梅者皆謂古梅一節蓋謂古
 梅其枝條曲高狀蒼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下
 枝間或長數寸風颯絲飄可玩去成都二十里有
 卧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

熊食益而死獺飲酒而斃 蟾肪合玉獺膽分尾
以益玉則軟刻削如蠟木 草所謂能合玉石者也 獺皆祭獸獺祭魚然獺祭

方獺祭圓言獺獺之祭皆取物四面陳之而獺圓布對

方布也禮射祭獸然後田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漢書音義曰獺以立秋日祭獸 媒驕媒者少養雄子

引野雉因名曰媒驕潘安仁狝家瑯琊其俗善射以 講肄之暇而習媒驕之事因作射雉賦云雉鷩鷩音咬

而胡鵠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

曰倒邊正者貴其形圓者謂之通天犀犀性涼磨之不

熱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熟乃驗段公路北戶錄云通犀

置大霧重露下終不露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

中毒箭刺于刺中愈蓋犀食百棘刺故也○玉龍膏

出安南南人爪之化銀液毒者云此青壯來則久禍 韓約南人爪之化銀液毒者云此青壯來則久禍

赤金刀一割○利劍千金赤金刀一割○利劍千金

赤後桃赤後桃公曰以赤金刀一割○利劍千金

下君子不 以貴戚賤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柑啓云追嗜齊相進不剖之實遠

味魏君逢裂牙之味東吳王世貞益入赤牘青裁按吳

曆曰吳王魏魏文帝大橋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醱正

裂人不持有柑井又晏子春秋曰晏子侍楚王王進橘

置削晏子併食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

者瓜不剖橘不剖今者萬葉無教故不敢剖臣非
不知也二事皆以橘今假入柑啓大都文人影響事實
類如此

寒食按荆楚歲時記云立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

魚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日暮漢宮傳燒燭新煙

傳也自香醪毛詩云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皆與馬香和合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即今吹簫

六難不復享... 胡床掛柱... 與眾上君子... 掛柱按少... 歸其常而... 甚怒鮮行... 復中聖人... 見識

嘗觀性喜飲而清介循常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至衣食不克及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參之哉固辭盧欽著書稱選因歎曰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以徐公

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實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也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其性也若遊之有常吾深以為古之君子大敦玉解爭相問者庚市子致玉于其何而關者止也京身瘥疾子曰王病瘥往宋迎文擊文擊視王疾謂太當與毋共請必不殺子誓性不辭領終床問王之意王

敢借前箸... 敬尋後塵... 屈較... 居士田仲... 而無... 無... 物... 田... 兩... 天... 有... 以... 奏... 使... 據... 今... 不... 地... 也... 謂... 如... 能... 大... 色... 海... 玉... 八... 子...

而病... 今... 不... 地... 也... 謂... 如... 能... 大... 色... 海... 玉... 八... 子...

子... 八... 玉... 色... 海... 玉... 八... 子...

蕭字饒義又漢書蕭二百之幾許蕭也

有作影學說者性理云步風又莊生云請言其風註云

猶言大畧也 西音逆也 西音西也 西音西也 西音西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又亂同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亂音亂也

桂酒 蘭藉 椒漿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白紵

鳧鴈帶以晨飛詩七鳧鴈取此馬奴馬奴馬奴馬奴馬奴

不信思遠得世之故王介甫馬奴詩者一息相隨入室

不原者或君者奴張九齡幼時養鴉每與鴉知

為鴉鴉鴉以鴉為食之不壹且尸祝尸祝尸祝

乃知燕燕燕取以鴉為食之燕燕燕燕燕

鳩鳩鳩天此有陰晴爾雅鳩鳩鳩鳩鳩鳩

鳥朝鳴曰朝夜鳴曰咳禽經曰林鳥以朝朝水鳥以

夜咳

婦人貴均一之德均者母道也一者妻道也今雖鳩名

壹宿之鳥壹宿者壹於所宿之木也又鳩哺子朝自上

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均如此

麋耕麋麋耕麋麋耕麋麋耕麋

以此為麋麋耕麋麋耕麋麋耕麋

未而田麋麋耕麋麋耕麋麋耕麋

月物有所感是似生情豈獨談虎者哉風俗通曰吳牛

喘魚無耳魚魚無耳魚魚無耳魚魚無耳魚

形用者乎鱉鱉性喜山鱉鱉性喜山鱉鱉性喜山鱉

豕喜雨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者此也牛牛曰肥豕

曰脂豕曰脂肥豕子曰豕又謂之豕

世傳火苗盛民間多舉酬醮不知主何神嘗見道藏中

有云謝仙者乃雷部中一神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

掌行火于世間國史載宋大中祥符年岳州玉真觀失

火惟留一柱倒書謝仙火三字是其神也歲縣中多火

友人陳小東宗堯與余商建焚感星廟以便舉禳事夫

火為五行之氣在天成象則曰災感在地成形則曰火

是必有神以行之者宜為謝仙廟云

巧婦巧婦巧婦巧婦巧婦巧婦巧婦巧婦

而安歌女歌女歌女歌女歌女歌女歌女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懸實而走懸實懸實而走懸實懸實而走懸實懸實而走懸實

日此虫食日日此虫食日日此虫食日日此虫食日

鵝毛被鵝毛鵝毛被鵝毛鵝毛被鵝毛鵝毛被鵝毛

者即多者者即多者者即多者者即多者

坂音戒貪蝸牛戒危坂音坂音戒貪蝸牛戒危坂音

其不積其其不積其其不積其其不積其

危危危危危危危危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里駒連力拒... 事欲辭之遂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吳若斯豈直飛兔已哉世當

視之冥鴻... 廷尉結鞶...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計符見景... 正尉為我... 奈何廷... 無益於... 與使將... 使持軍... 此語公... 直如死... 祝往往... 孫卿子... 以夫千... 詩仙... 傑呼詩... 河朔... 疾丘其... 來求則... 信社詩... 元帝謝... 奴亦為...

魚為蚪如梁科律生魚若干蚪之類是也若為薄為夾如温貢茗二百薄又梁科律薄者千六之類是也筆為

雙為床為枝如搜神記益州西神祠刊禱者持一雙筆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梁簡文帝答書曰寫書筆一枝

一萬字之類是也墨為螺為丸為枚如陸以兄送墨二螺染科律御墨一暈十二九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

丞郎月賜贈糜大墨一枚小墨二枚之類是也紙為番錦為兩王佐云幣錦二兩之類是也衣為裁如沈約謝

葛衣一裁○山銳而高曰嶠○山小而銳曰嶺○林外曰垆○木難珠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

謂大曰字君曰文因字字文國并以為氏乃稱沙幕漢衛青將軍總幕臣瑣曰沙土曰幕直

渡曰絕應劭曰沙幕匈奴之南界也侵牟○漁奪李奇萬民縣丞長史也若漁獵之為漢詔云漁奪百姓侵牟

新天佐與之則共盜無異也烏杖柱掖始於晉也晉始相做為鳥杖以柱掖其後稍施蚰蛇牙異物志謂牙

其鐵柱則植之鐵即錐以插地也蚰蛇牙長六七寸土人重之以碎不祥利遠紅蚰蝻戶錄云紅蚰蝻出龍川

多雙伏紅焦花間揀者若養其一則一去南人收為眉藥王子年拾遺云五色蚰蝻異物志謂魚因風

入空水而化為蚰蝻靈枝圖說云蚰蝻形似瓦屋昔人亦菴云千歲蚰蝻化為魁陸列名為蚰蝻形似瓦屋昔人

蚰蝻子黃云蚰蝻人蚰蝻如○吳年望月而喘喘所畏也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瓦筒橫後其理五味具完

君臣任重為設副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石室西王母室也列仙傳謂○慶喜音故可以道樂而

獲且不徒步可縛慶喜文故獵者以綬服從之履體快

飲水見影輒奔○雪六出而成華靈三出而成實似形

陽無所成或謂雪者五谷之精取稷登也說文曰穀稷也

汁以漬原委之少和谷種之黍稷也俗謂米頭也

又名瑞雪霽雪霽而或謂水雪離下也俗稱火雨

晞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晈日初出曰明日晡曰

廣東多茉莉花此花自西國移南海也性喜地煖陸賈

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五花不香獨此特芳

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王

梅溪詩茉莉名佳花亦佳遠從佛國到中華老來耻逐

蠅頭利故向禪房覓此花金鳳花是花之婢牡丹是花

之王芍藥是花之相○菱蟲其菱可以觀佛性蓋菱葉

在菱則生在芥則死非菱仁而芥賊也○大庾嶺有梅

每花開時樹枝已落北枝方開以寒煖異候此乃係乎

氣又唐沉香樹南有木考藥一技二頭朝則深碧暮則

深黃夜則粉白香迥各異此乃係乎神天地間神氣

形附於物皆如此梅又有木芙蓉也今美○洛陽

牡丹○黃粟○京口玉簪○紫花

也故

王介甫桃源行有云聞道長安改戰塵春風回首一驚

神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蓋世得有避秦

入桃源遂隱長子孫與世隔絕有漁郎誤入其境猶驚

問秦也誦其詩令人有感蓋天下且不常保而况尋常

百姓家乎世情癡愛亦苦矣

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

法以相參檢夫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篆書秦始皇使

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事以審成語以滙政未必其身世之也而語及其所置

之事如是者身危程邈正書四事多相類語言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管已非

歐文忠公論不取唐太宗筆嘗閱梁書傳岐為縣

令民有相殺死者死家許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

不服乃殺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死會

冬至餘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至數十里是知信義 在人心固

不問君子小人也唐太宗因能行之
孤竹名雲和名危舟水嬉如魚形疾藜之報
一之食就門語之曰君有罪可還內思前
死其非律悲啼而去公甚悔之儻負荷警
乞食曰此即是也出披神記
藝文志名家莫胡結語音無志分也
也吳人多呼梅子曰曹公梅以曹公望也
醋梅與蜂鵝其人吞云醋浸曹公一瓶湯燻右軍兩隻
又周禮謂梅有乾蓀○樅松身檜樹皮光葉尖硬如芒
美栢種數圓而葉大不切若消枝作修葉香烈一檜栢
半而栢相松皮極粗厚速望之如龍鱗盤根攢枝其脂
閒適劇談 卷之四 三十七

入地每千年為琥珀○槐樹高大四五五月結實穰音歸似
槐葉大而墨名守宮槐葉畫聶而宵炕張槐大而散
者為楸老槐小而散者為榎○榎音藝木也楸音速小
撫音蔗大榎音亭長榎音雨榎音查似榎音刺栢也榎
榎音雅謂古人破為榎音用梅也似榎音刺栢也榎
楊白用以擣齏榎音荆州曰梅揚州曰榎炎榎音雅
云還味捨棄注師曠技策而立惠子擣榎子皆以榎二
息精粉相之陰就息于此以喻德庇○青桐即梧桐以
神也青故名榮桐即白桐有華岡桐即油桐桐性便濕不生
又奇綺榮桐而不實故名岡桐于岡故此桐有岡之号
梧葉應月梧生十二葉每一葉為一月有岡則生十
母喪杖桐取其父之杖竹節其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

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作魚
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里○糖霜唐大曆間有僧
白驢登嶺山結茅以居雖益菜薪米之屬即書寸紙繫
錢歸一曰驢犯山下黃氏蔗苗請償于平直掛物于鞍後
驢歸一曰驢犯山下黃氏蔗苗請償于平直掛物于鞍後
因蔗糖為霜利富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妙自
是流傳其法父之類始知走通泉縣靈鷲山會中其徒
也○撥笋狀如魚子味如苦笋而加甘芳蜀人以饌餽
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而取過此若滋不可食注柳奈
常蒸熟蜜漬醋浸可致千里之外見東坡詩注柳奈
藍袍九烈居也用柳奈子衣矣果得藍袍當祀我
素糕明年愛風花楊柳花獨愛風謝道韞柳絮隨風起
賈島春風吹柳絮杜○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榕
甫顛狂柳絮皆是杜○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榕
閒適劇談 卷之四 三十八

溪閣黃山谷南遷維舟榕樹下後人因作為閣云按榕
巴泉福人○甘蔗赤者名崑侖白者名蔗蔗又有一文
法宜畔而種之晚而味甘滋有查洋策取其汁過樟木
槽取而煎之成飴今沙糖冰糖是也又交趾所生園數
寸長文餘取其汁果之數日○禁原蚕為馬與天丈辰
成錫入口即消謂之石蜜云○趙羅敷崔豹古今注載羅敷為趙人王
原蚕為傷馬也○趙羅敷女姓秦名羅敷為趙人王
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今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
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
自明

天子無爵三公無官○離疏釋躄躄應曰離此疏
今之○文肆質離音械應曰肆奇請它比請謂常文
草鞋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他類以附
之俗增律條也刑法志奇請它比今因法有例律即此

五岳其來古矣世已載之詩書山者岳也就東方為萬物之始故稱岱見唐志華山西嶽也白虎通謂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故嵩山為中嶽白虎通謂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獨加高字衡山為南嶽周禮曰荊州之鎮曰衡山是也常山為北嶽白虎通曰陰始陽終其道常久是也夫五嶽上應天下宰地主四方之位順五行之氣非苟焉者金世宗時乃謂前代都長安及洛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抑何謬哉當時范拱以為非議遂寢我朝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師地處於北極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其宜議改時禮部尚書耿裕欲會官議得侍郎倪岳以為不可遂止後何孟春曰未及引范拱之言以折之然五嶽詳見於六經周禮豈待拱之言哉馬鈞陽一時名者况此事亦不係廟廊有所休戚輕重相關涉者而何必擾擾也大都禮與法當考信於六經及求于至理妄着已見更作事端祇當鳴鳴御史耳述之為造言生事者戒

孔子不語怪乃詩之生民篇言姜源履巨人跡而生稷玄鳥篇言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是稷契無父以經聖

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比史魏武帝諱詰汾營因于山澤欵見輜軒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期年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慶果見天女抱一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遂別後為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此一事即稷契事矣尸子曰徐王儂有筋無骨博物志謂徐君宮人有娘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鵝養之歸獲之乃生兒宮人更取育之比長裝徐君諱儂竟以亂周宋楊億母章氏始生億夢一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問世之人其生必具迨至江啓視之則鶴蛇嬰兒具焉體猶蒼龜七尺餘所月乃落後以文名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君子疑之或曰女媧氏神人也天積氣而無形煉陰陽之氣以補之非謂真煉石以補有形之天也晉太康地志載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路逢二童子曰此名為媧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撫其首媧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記云文公十九年得陳

用其無非其意也云胡可無一切循其理之當
而已無與焉斯則所謂無意也這等說話皆說不出何
聖人無意蓋循理而已無與乃是大賢以下慎獨工夫
若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天下之故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任地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豈有個待那一切循理而
不若此然哉整卷本望會到聖人之密故其言宜爾也
邵堯夫詩云天心彷彿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天心
復處是動機在天便可說個無心聖人有知覺然聖人
動以天祇是無意

問適劇談 卷之四 四十五

佛至二程始辯禪何也答曰孔子只刪述六經以垂憲
若黃老自那一種學苟不見於六經不闢可也周子只
作太極圖通書以繼往若佛氏心印亦是那一種學苟
不旌于圖書不闢可也孟子當六經初出時以諸侯之
重處士之知政務故議恐仁義既明而乍晦故其辯之
力二程承回聖書以起絕學又屬隋唐宋禪盛之後正其
表章者尚微而欲其驅駕於禪也充難故其攻之切蓋
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二程亦孟子之意今國
家取士者六經尊信者周程繼那傳於世亦明白是他
心印亦不能為吾道害性徒有效于二程之糟粕以得

擊亦翻成勞攘

禮謂祥之日鼓素琴不取於飾也陶淵明懸無絃琴一
張不取於音也聖人云聲色之於民末言哉言乎

薛西原 曰此理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

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此說似非

蓋本原既分明則論事自然出入無論事既有出入則

其本原必非真有得者果如西原之說是分個理有內

外了○二典不稱壽而周始稱之然二典中皆壽之源

者也六經不言仙而秦始言之然六經中皆仙之聖者

也周稱壽而祝壽與秦言仙而方士至名立而實削也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四十六

○人言少年登科不辛所以漢史有晚成之說宋李思

中作十五上封事造宰相辨父冤而呂夷簡不能屈一

日聞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思中曰包公

石果發白其以工散他日亂夫下必婦人也後二十

文中子曰西方有聖人曰佛此亦就彼國所稱而云然

耳羅整菴謂文中子稱佛為聖其學術可知似非知中

子者薛西原與劉正叔書云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

詐謾淺薄之夫似此等說方是降伏佛老者似佛老所

見那空虛透處為之者到得力處自是他家高妙視我

塵類者遂為日營營接接不盡廟中一腐穢也西原云

佛老皆得成自足雄辯之儒生狃誤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其人耳此又其立言公正處

老子道德經謂上智若水因思俗言無水不朝東及觀

方氏云東南地之所從其形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又

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迨

其所生觀方氏之說則知老子取水之義書經載弱水

西流蓋西方金位亦是子向毋歸獨不流南南方火位

避所勝也 ○周禮

謂其秋夜迎其擊士鼓飲函詩古制如此後米高特之

士志定夜月明景清有獵慶者後世遂習中秋月不廢

附通廟談 卷之四 八四十七

客談子畏于匡而曰聖人亦恐怖若此若曰非也子畏

於匡乃夫子為匡人所畏朱註畏者有戒心之謂蓋匡

人平日忌陽虎之暴有防禦之策適夫子至焉而貌類

之故以兵防故曰子畏於匡若夫子者果以其力則第

子數人何處募兵何處行糧亦非計也若以其德則信

於心者天耳而何戒於心乎尤非知聖人者

周恭叔席上戲妓程明道非之胡澹菴歸譚州晉情一

妓朱文公有人欲最險之題及視南宋王琬不好聲色

尚書儀射頰師伯康貴多畜女樂管邀環飲師伯傳酒

行矣悉內效現以男女無親授受每傳行至令置牀

上面面避之然後取坐者嗤笑之環容色自若跡其所

履義重視周胡以遠矣而不得語於間道何哉蓋非禮

勿視工夫原不在目上必得所歸着處然後可詣於道

也若環者其聖門之質美而未學者耶按環憚幼癡不

辯寂寥人無有肯與婚者家以婢恭心侍之遂生琬琕

避父諱終身不得犯其質美類如此

秦漢以後天下相與維之以不至於亂者禮法二者而

已用先王之禮而無其忠信之本用先王之法而違其

粹怨之原所謂伯降之流弊一若此哉

世宗朝大學士夏言以諛禮得寵不數歲入內閣尋以

間通廟談 卷之四 八四十八

上脩玄賜法冠不冠罷位因家居以懸官不屈禮復謀

起入閣值一事相忤死西市又嚴嵩事上脩玄二十年

子世蕃亦得寵遂開賄賂官奸法行私嵩以言官罷為

民世蕃逮京誅之沒其家當時謠曰夏桂洲號之夏桂

洲呼你休時你不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凌頭嚴介溪

號之嚴介溪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因

來早與來遲言江西貴溪人嵩江西分宜人呼居龍恩

危旨哉○種蘭忌當門墮壁真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

植蘭所此南史表淑詩表淑母出劉氏劉湛乃母兄

也湛欲淑附已而淑不效以此相乖故賦詩云亦可謂

違矣嘗讀蘇詩贈喬林詩云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
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酌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
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慕羨君不
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咸謂之
四美君淑者又何有于滌詩門第相接亦耻矣○客讀
詩至山有樞哨然曰是詩朱註以為答蟋蟀矣蟋蟀樂
不忘憂而此詩答之云何余曰詩內數有字宜玩天壤
間物如衣裘酒食之類苟為吾之所有是造物玉成我
者使我得而有之若山之樞濕之輪是其氣化生然而
山濕有之也世人牽于情識認為已有固以為私營營
勞勞圖為身後計而不知此有乃天也而我不可及時
順天以樂所有也己不能有既欲強而有之又告以漫
然而樂之是不安分不順天豈唐人之風俗哉○今人
讀易只讀其文而不索其理今人用易只用以為起
數以為卜筮之門而不用其理客曰易以道陰陽莊生
此句說易道理甚大余曰若說到易以前民用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在吾身及求而得之就是孔子假以數年
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亦只是過於吉凶消長之理以達
於進退存亡觀象玩占觀象玩辭得而用之以免於過
非是聖人自造也○聖人用易不應若此之勞若

夫之在國終恐畏于臣微服過宋何曾占一卦然其所
以茲歌所以微服所以說文在茲皆是有得於吉凶消
長進退存亡者而聽於理云爾朱晦翁易傳逐爻註云
占者當如是只教人切實用易耳細思之似是難了易
程子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又云易不可以占險
以易為占書自夫小人行險者往往有誤於易而後決
而道陰陽之旨益以微○昔龜本靈物先王以傳民卜
筮之用然易却先教人以理卜如越大夫鍾馗勾踐曰
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其必許其成而不吾足也後
晉行成於吳果如所卜以滅吳使當時人差不聽稽
之成雖著龜將奚報哉人遇事須先虛心觀理而後卜
○鄭氏曰先王制民之產以厚其生此世以既而聽民
自為生此三代下則困之使民無以為生此秦漢以來
之說泰山之毒其由此乎蓋此秦漢以來○薛西原此秦漢以來曰延平問答
上慈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
外雖橫渠正蒙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
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
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有謂本原處分明論事何
也幸者須知理有謂本原處分明論事何○有安談新唐書本紀至中宗疑曰綱
目遵春秋明正統如以秦為開南此朝之書三國帝蜀

皆以明之謂其不當於正朔故今中宗有高宗崩時已
 詔即皇帝位又以詔書尊武則天為皇太后祇緣武氏
 襲臨朝稱制未改遂積大孽廢帝觀其書廢帝為廬陵
 王則是天下顯然知有君矣作本紀者何以不中宗冠
 其端直書毋則天皇太后武氏然後據事直書武氏朝
 政每紀年下必書帝所在是亦除奸正統者以明統之
 所在可也而何史氏不為也今本紀以武氏作一截既
 為武氏作經後乃以中宗復位作一截乃書曰高宗第
 七子毋武氏則其所謂復位者果復毋武氏之位乎抑
 亦復高宗已立而廢之而今復之之位耶中宗復位之
 間通訓談 卷之四 八五二
 統其得統于中宗乎抑得統于毋武氏耶答曰渠此議
 似亦有愜春秋之旨似不審有宋諸大賢任此何無見
 於此者古今談史之難信乎不身得親于歐文忠公有
 餘望焉客曰如之何答曰作此本紀當以中宗冠之從
 光宅至長安數年止詳書武后行事而直書帝所在以
 見被廢之實至神龍改元方見他既廢而復乃書復位
 則正然凛然春秋義也况唐書有皇后傳而武后與焉
 例應入皇后傳不得大書于本紀○應騰管子謂
 前米倫云姜第古石尤風謂行即土元詩知有前朋在
 人以五版之一石尤風謂行即土元詩知有前朋在
 分此夜中無所故○空麻也水以古州人者養水小

《晉頡愷之與商堪作了語如火燒平原魚遺燎
 云唐雍裕之又為作了語不了語了語云掃却烟塵冠
 初勦深水高林放魚鳥鷄人唱絕殘漏曉仙樂拍終天
 悄悄不了語云浮名數利知多少朝市喧喧塵擾擾
 馬交馳往復未鐘鼓相催昏又曉予讀而思之了是真
 不了是假了是靜不了是動了是性不了是情聖門如
 曾子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是不了之了及其易箚也
 乃了了邵堯夫詩云人問好事嘗偷取世上閒愁不着
 眉生長太平無事日况復身老太平時了不了非所計
 閒適訓談 卷之四 八五二
 云尔○崔後渠名只可當一文人家立傳至以論道學
 恐不敢輕與也禕西原專主未發之中雖是從佛老中
 來已是究竟了若後渠之學於佛老於孔子尚未透得
 一關討個分曉只強從書生文字間見攻之如何得西
 原服先儒未易論而後渠輒為著論亦是將士入料場
 中對策說話去論古人反涉矮人觀場之誚西原復後
 渠書有云兄謂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夫
 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
 不可然猶不允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集諸
 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

觀其遺書亦不可輕議象山非疎也自維博者觀之類疎矣慈湖非險也曩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似此屢發深文為西原屈○客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辨如此然聖人有心乎否曰聖人雖有心而無私意客曰昭公不知禮而孔子曰知禮然聖人不私其君耶何謂無私答曰逆天理者謂之私忤人情者謂之私吾之君而吾私之乃天理之當人情之順可謂私乎若執者無私之相而曰我不敢私其君便是有意為善這便是私即老子曰無私焉乃私已之謂也○唐元延祖結之父也三歲而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若而字之延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五十三

祖嘗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而適饒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授薪曰過此吾不思矣採山反戒結曰而逢世不得自安山林地極名聲結舉天寶十二載進士上第禮部侍郎楊汝見其文曰一第愚子耳有可得子其類是一第何榮而有五雲體唐書常以五采主之其甚受意而巳有五雲體唐書常以五采書陸守若五雲時人因号五雲體陸守若名自謂所每食視厨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魏校遺霍渭先每飲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魏校遺霍渭先緜書有云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春而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此可為論○思則得之取學者

開道得力處○三代以上易為民而難乎其為君○三代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秦漢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漢唐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宋元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明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清以下易為君而難乎其為民○
史官立班雖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余因讀唐書載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五十四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未聞天子自觀史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書舉劾洎曰使褚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晉謂起居一官裨益君德不小若人主聞劉洎語自有所惺惺又杜正倫為起居注太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論對曰臣職在史陛下言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夫觀於是則人主之畏起居注猶士人之畏屋漏惺惺法統是得矣竊謂潘愛故是古左右史起於注九切近人主而今無之乎見世宗搜宗二府實錄上同按文州縣查卷宗或令教作類以備稽可笑不知上所批潤者何如再前史應選方技皆得列傳若上

人平勝而德行修養則表亦亦有其止三品
古詩以古人故法異非尊名盡也耶不由翰林不
謂文亦不審所謂

春睡起

春深欲睡不得睡
啼蛛鬧却相煎
出門更有携刑者

相對明晨可赴田

子夜聽寺鐘

聞雲已作清僧伴
僧卧雲收月影庭
却笑老僧眠不得

聞鷄起理佛前燈

梅花洞詩又已廢

五十年來懶作詩
漫吟為引洞
明危從今撲破梅花標

香蒲前村雪滿枝

冬日洞中

湘遊烟雲島

雲擁衰衣老忽報
幾枝梅洞口來復早

枕思

一寸二分能了我
九尺四寸那塵生
身靜中萬有亦

無礙夜半雷聲萬戶春

釣者

一葉繫洲汀
絲綸何處尋
雖無濟世力而有得魚心

又

水靜遊魚沫
休聞飛鳥入一竿
猶未放層浪又驚清

夜樓中

自信箇中難究竟
却疑這處是源頭
等閒識趣法以應

高送流聲月倚樓

春日

燕依短屋雙雙語
鶯入修林細細啼
若到情欣最真處

輕輕徙倚聽鄰鷄

行詎

我愛孟東野詩清
欲我贊我愛羲皇人
坦夷易我俗我

愛安樂翁詩酒為我
有漢有張文成千載
高名獨載其

桐江煙一釣追芳
獨莊周謝若使秉子
從妻囑淳風文

以瀉紛華並以泊心
即絕其真人生湯火
浴朱門何其

鎖金縷深于毒不有
避者起執返陶唐屋
熙然泉石間

待盡承五福晨興理
園圃夜傍雲床宿心
安形尔托形

春神我足乾坤一大
宅日月一大腹星辰
曜碧空江海

珠萬斛真性耿不滅
理轉共一幅嗚呼真
男子古今信

相符我愛古之人
誰謂今不續

諸市兒以業業五更
舟覆溺死聞其父母
哭聲

情識最難禁癡童不
可推玩侮江波惡橫
遭天網慨當

年微作計苦海共成
哀不是濛之子湘靈
豈作災

偶書

水有源而不竭雲無根而自生形一去而不返

風花雪月四調贈邑人盧

風

窓外松吟鶯梳夢覺流鶯春動銀鈞忽聽柔羅響不信
人來獨惹東君送○夜深天籟自中宮好把懸王頌細
移鴛枕凌嬌鳳清韻微聞打破不周洞右調原

花

誰裝點上林天巧取次東蓬高濃淡嫩羅浮却疾壯壯
容豈知多少○春來粉蝶踰東牆桃李深縹緲重陰根

閒適劇談

木唐東正室蕭氏蔓引群芳上苑真珠小右調酌

雪

梨苑飄寒想不到錦園深處舞雪玉樹笑把梁才注○
白映西窓變酒東床清香晚往銀光夜度夢結龜源路

右調點
風香

月

初涌東簾斜影一團粉黛當空羨唐皇傾倒其中奈
鴛和鳳○芳翰猶香前花羞小點紅澄淡無星雲雨
不與梨花同夢右調

七月一日正午暑氣未散足仰面新香可亦

哉一醜見其前... 是猶感味

齋君詩對物吾剛亭午時猶掩線晴伏捕將心入夢
貪殘有計轉魂深此軒猶是頭梧子屬醒終酒認識神
若到莊生蝴蝶也可應雀鼠再生秦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師字只是自得師也必我
且鑒識能真見其人之可師乃自得之常觀三賢論唐
李華作也華兄卓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或問所長
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
當以中古人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
正穎士呼吸折節為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若於孔子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六六

之門皆達者彼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
迅被錦位服君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
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與廢去就一生一死問
而後見其節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惡太
急獎能大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世謂為論吁華之
於三人亦近於鑒識者○廖子瞻言山君頗適臨水登
山甚得其樂宋文公曰只恁閒散不可消是讀書竊謂
人須要日將義理以養其心而樂自生以故臨水而適
登山而適蓋樂不在山水而在心也因山水而息也周
子自家意思一般正是恐子瞻言來疑人人花園只

見得紅紅綠綠不見花之精神

大夫抱節志必竟志以成就簡是孔子云慎沛必於其
若一悔便死解讀蘇文忠傳有云賦稍有韻哉雖不

獲柄則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賦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
為賦哉余謂至今景賦之為人正在不易所為耳萬曆

中趙世卿山人登丁丑進士任衡州府推官轉其部
主事上疏言五事如取士用刑夫馬等指斥時弊未幾

陞王府長史或謂世卿必抱不滿余曰世卿可惜一長
史哉使有今日之惜則前日亦可無疏予於文忠有感

○易經聖人本理以設辭因辭以示吉凶凶人元其辭使
閒適詞談 卷之四 八五十九

得趨避徑或遇事有疑於心則命之著龜一決疑也因
讀論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蓋不

恒德之人其羞必然不復待于占也夫子此章明是教
人協理玩辭趨避之義○唐杜正倫工于文時中書舍

人董思恭夜與論文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
文頓進又晉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性無所推獨於

惠連嘉賞為列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靈運
一日坐未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

生春草之句其神交又如此聖人重麗澤豈虛哉○一
日遊一園中人在造上談及馬總兵枋先年被累比

虜虜以一女妻之... 遂回中國... 在边充役
不次尋以戰功累官至總兵其妻亦善戰嘉靖末拜遊
擊每遇敵輒親臨陣時稱夫婦同將

保身一節處無道時惟言遜而已臧否人尤取禍切若
此當臧否則不得為身謀也晉謝靈運好臧否人物叔

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謝瞻曰非汝莫能乃與瞻瞻
弘微等共遊感使瞻與天運同車天運登車便商較人

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有同異天運默然自此
言論必畏余竊見近時官府假法紀以奸羅織互伺察

以枉善良知為士夫者性直言發其言合理度一忤官
閒適詞談 卷之四 八六十一

家報受反誣屠今之世為今縉紳了生林泉須以宣送
為師謝瞻字宣遠齊郡臨淄人為御史多所按劾一日讀

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
辭惡官改賦虛名子意官者賊臧否者也翰辭之亦感

時孰得自保之謀○秦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
內屬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來不敢

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綠二人皆奸小高宗
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尋大用之客談此事何如

吞曰使思退平履正直則檜決不敢有所托况其不
受者尤小人患夫之遠憂耳高宗亦知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四 八五十九

之者克難之信哉故律已於辭受則必以不輕受為定
衡觀人於辭受則必先察其入之心術為定案○宋祁
撰唐書作卓行傳竊感古人行二字抑何為也聖人教人
祇于天理人心合處便是卓只平常簡易更不可及謂
之卓非歟中庸於蹈白刃辭爵祿均天下則曰可能獨
於中庸則曰不可能夫中庸者非卓行云爾哉陳仲子
三日不食可不謂卓于庶耶而孟子不取至於舜受堯
之天下則不以為恭受萬鍾之祿則不以為欲富豈此
二事者及出仲子下耶就唐卓行傳中一二言之如元
德秀謂其不要妻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六十一

僅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陽城亦不肯娶妻不
咎醉奴飯不受遺寒不受嫌居道州月俸取足于已官
叔其餘司空圖辭不拜官無意於世隱中條山王官官
作休休亭文以見志預為塚過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
而飲甄濟當孤沛不具死稱之曰真布衣中一男子所
云卓者如此數事而已跡此數事以其能人所難能而
稱卓則堯舜之揖遜湯武之順應孔子之仕止又速孟
子之陳王道豈人所易能者而不得稱卓耶諸子果忠
義之學理數可超士類則當表於各類下不必別為卓
行之例夫三代以下士惟恐其不好名一有好名者而

觀斯傳則將奔走焉陳仲子以卓于庶尾生荆軻以卓
於信割股埋屍以卓於孝殺妻求將以卓于勇諸如此
類其傷倫理損聖教而壞古先王之化也豈淺哉後脫
脆作大宋史亦循例有卓行傳考其入例者止五人如
謂劉廷式娶妻婦巢谷不負簪存寶之良能訪兩蘇於
謫困中徐積避父名不踐石夫此類猶似至于曾叔鄉
以陶器轉售而直告其人劉永一持竿為人救漂流物
皆俗子之常何可當正史名筆也正史係萬世之考信
自卓行傳出率天下而為詭怪之行者矣批詭怪之行
而卓之則彼釋子之燃指仙氏之苦拓皆可名其家為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六十二

卓行乎非耶余非敢厚誣史會聞云傳記中人物多血
氣用事恐一言誤之故書○汪一中徽州人登嘉靖甲
辰進士尋為江西副使辛酉歲閩廣賊入江西甚猖獗
一中出戰死之其妻程氏聞之亦死詔贈光祿卿謚節
愍廕一子妻贈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夫妻並祀汪道昆
為記曰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借老為也昔周節愍
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絕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
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狗
難相從則又同歸于節老○國家傳臚唱名止一甲三
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 人宋廷唱故事唱第過三人

則言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置上列雖具有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當時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獨不然同列屈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嘗觀鎮謙退受知於薛奎館以爲子弟師鎮出入府第論年人不知其爲帥密呼若廷唱一事恐亦近世士人爲難能○一日余嘆士人果自力須勉焉全其所可於人口者何如活溪老矣曰完易缺繁易巧致生丁宋全額未聞于文王至德也而崇侯諸子產患人也而鄭人謗孔子大聖也而武叔致苟不受諸謗故必辨惡者其選也

問通別錄 卷之四 八六十四

也不尔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必不可盡人之情亦審矣余曰嗟乎仰其天地以大故人猶憾孔子以道大故天下莫容天地聖人豈有不可於人口者哉而况於其下者置之何有故聞謗及於君子者矣未聞小人而受謗者也蓋小人不必謗也亦無足謗故小人聞謗則必怒而陰孽其所謗之人君子聞謗則必警而明決其止謗之志故謗可以養君子而人亦不以謗加小人活溪老曰昌哉尔言近日梓里中不良謗尔欲傷尔而尔靡然若斯其亦勵有進德哉可識之活溪姓宋名良佐貧而老既老而嗜學不懈○下策以决反事不必疑則

不頂卜筮唐泰王將討隱巢之亂使卜人占之會張公謹自外至投危於地曰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遂舉兵談者曰我太祖以一筮而興義縱不尔後不過輸一籌秦王以不卜而討亂一筮疑遂至死列機會之頃一呼一吸耳庸庸者奚執卜筮爲○程嬰存趙孤古今一絕因讀陳蕃傳蕃死禁凡宗族門生故吏盡被錮獨友人朱震自銜令棄官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被考掠誓死不言逸竟得全視嬰何如也夫嬰受趙氏父子遇可謂恩主以僕報主又非友誼比世稱椰子厚劉蕡得以播易柳爲教友遠而朱震尤感其艱然一以全其親一以全其祀書之以愧夫落井下石者○儒林已見之漢書作宋史者因宋朝有偽學禁又立道學傳然周禮云儒以道得民恭謹謂通天地人曰儒是知學於道者真儒也非二也邵雍舊史列隱逸至龐脗乃改入道學傳與周程並今觀雍傳論其學之所自則曰李之才攝其城令時雍居蘇門山有源上有毋憂一日之才叩門來謁勞若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休未有通也之才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曰拜頭受業之才乃以易授焉雍雖承之才

問通別錄 卷之四 八六十四

之傳而其探源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
其所自得故雖著書十餘萬言以洩造化古今之精行
伏宥先天之秘亦莫逃乎自李之才者可謂青出於藍
也朱子本義亦云伏宥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
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而
南其深流可審矣顧雍之安貧樂道固辭召命亦非不
隱今宋史以陳搏神放入隱逸傳穆修又入文苑傳李
之才又入儒林傳邵雍又入道學傳以源流之同而分
類頓別百世之下難擬響慕矣因疑顏淵之老於陋巷
曾參之斃於耕野閔子之竟志於汶上可不謂之隱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五

乎抑不當于道學或儒林乎晚晚若為之傳將奚裁耶
不如遵紀表志列傳為例舉以列傳以標一代理人各
隨其履履輯之各見于本傳內似不必析裂多類反不
足以盡其人也夫穆修應詔經行之士居毋憂日誦孝
經喪記不飲浮屠為佛事蓋近於儒然史氏稱其當五
代之故後承柳開以古文自持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
必曰穆參軍以故例入文苑而史又稱李之才為修專
授受者不知其所授受果儒乎抑文乎之才卒邵雍表
其墓有曰未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師為
儒而不知師之者又道學乎陳而南不求祿仕真高隱

閒適劇談 卷四

之選者其愚悟所得處尤不可及終隱者也放果隱乎
哉讀放之傳見其隱之高然而有王嗣宗之秦杜錫之
譏毋焚其筆現又未盡其所以隱也然則結廬豹林雲
溪醉侯抑亦與南蓋無愧乎而可同列隱逸已乎若
無其養冲和裂佛經潛學業被詔拜官條奏十三事則
退而修進而行雖曰儒何漸焉看執隱逸二字以論便
失其所以為放亦多矣而况修之文之才之儒其取若
斯其遺若彼而謂虛之也歟哉因是竊有見於班馬之
識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六

子貢稱天子溫良恭儉讓當時邦君皆樂與聞政今讀
史中人物亦歷歷可述也漢黃憲有風旨陳番周舉嘗
曰時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萌郭林宗每往憲必累日
方還唐元德秀質厚少緣飾為魯山令歲滿筒餘一縑
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遂居焉嗜酒陶然彈琴以自
娛人樂以酒餉從之房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變俗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
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司
馬光邵雍純德為人所嚮慕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
光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七

六七

君子懷其賢之心自能見之類如此○漢何湯字仲弓為桓榮高第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出弟妻為更娶遂生三子榮甚重之湯既官太子屢推薦榮榮五更封關內侯榮謂人曰此皆何仲弓之力元趙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後孟頫代鉅夫為學士乃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二事華門生之私然古今師生濟美亦可謂無媿云

日遇一府官談及伊鄉有孕婦臨產難其夫誤炙湧泉胎神先下雙足甚直請救一方士士曰且于頭命門上灸之若雙足攔進可救也試之果然乃復問方士方士

開通新談

卷之四

六十七

曰仍炙湧泉穴其胎遂下姑書以俟明者○魏宋齊梁陳周隋天下昇分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葛夷其史於本國詳它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李延壽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作南史北史可信史須賴其人若此哉○客談無極答曰凡到極處酒歸于無故天地無量極於大聖人無德極於盛天子無爵極於貴客曰抑有說耶曰抑不聞大哉堯民無能名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若言語到極處便無言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客曰亦聞之矣詩云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以如愚乃今廓然有悟○嘗聞羊道明目因與鄉耆宋活溪談之活

溪云此方用白羊肝一具去膜以黃連末一大兩同研令極細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滾白湯送下每二七丸連五劑即瘥凡目疾或障翳青盲皆服之有效切忌猪肉及冷水蓋劉禹錫云崔承元者因活一死囚後數年囚死崔承元以目病喪明逾年偶夜半獨坐自嘆聞階際窸窣聲在問為誰答曰是昔所家活者囚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去崔依之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崔因傳此方云○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以溺愛故余讀傳籍中賢母亦自知之昔尹惇不欲應舉其知之而曰知汝以善養種放以毋隱若久之文名彰于

開通新談

卷之四

六十八

朝其毋切責之謂其好文遂知名晉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後果拜侍中得着貂此類皆世間賢母之知子者和光斷梳之風斯其尚也哉○元時重西僧為國師一日帝命燕希憲受戒希憲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巳斯可謂純而諄今人便效詩多罵佛說話反激君怒○元安童年十二以帝藉得入禁中世祖一日問于后曰見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

與老成人語未嘗押一年少是以知之書此以見相人
不徒在形而在志識○本朝始置網巾以約髮想古人
無此制只弁便可當也白虎通謂弁之為言攀持髮也
又釋名亦云弁如兩手相合扞持豈不且猶今之網巾
耶弁加冠冕亦通○白豸白蹄青瓜不可食養生要胡床
即交床也胡人偃坐而睡故名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
唐穆宗長慶中又改繩床○婚姻事果天作哉賈充有
吏婦壽入侍聞其異香充意此香外國所貢者一着人
歷月不歇乃武帝所賜惟已疑壽與其女通因責詢之
左右婢得狀遂以女妻壽蓋秘之也蕭史善吹簫時秦
聞適劇談 卷之四 六十九

誅曰秦利厚官將推之令殺秦而植秦其後他縣推
秦者歲久失業而崇陽之秦已成其供納歲百萬匹民
以為苦呼誅之初心豈思至若民為哉○通曆云黃帝
時麒麟遊於苑囿余曰是時神聖無機心故物自馴與
海上老人狎鷗同客曰此乃黃帝聖德之感也余曰聖
人處物無心只此便見德○漢宋則有子年十歲與秦
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死奴叩頭就誅則秦
而怒之頴川荀爽深以為美按此事古今有之書以為
案又伏湛性孝友自其伏生以來清靜無競東州死為
伏不闕○客曰邵堯夫云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
聞適劇談 卷之四 七十

字有味哉辟之王者懸法象魏以為守此則不入於法
遠之則罪是亦所以前民禁○桓寬曰騏驥負鹽車垂
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客曰感所遇也故
士為知己死女為知己容○人于太虛祇殊一膜爾人
一呼一吸便是太虛所謂玄也一呼一吸之間乘太虛
不息所謂玄之又玄堯夫指地復之間至妙至妙亦此
同也故生死只在呼吸間無去無來

人語言只不相勢便難入申屠蟠在江夏會南郡一士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微如是相見則上
京矣蟠然作色曰始吾與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

問適劇談 卷之四

七十一

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費憲被辟友人或勸其仕
憲亦不拒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史稱之曰淵乎其
似道然則憲之造詣難得而測非蟠所能及者憲近於
聖人之事占蘧伯玉之選若蟠者蓋耦耕接與其流歟

聘請輪幣之禮微謂詔
書之及漢待士猶如此

許謙以道學乃于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
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
異別其是非也幾希蓋今世學者當六經發明之後三
教鼎立之餘百家並顯之世苟不互相探討然後黑白
秩秩矣吁遊百花園而不熟視衆卉何以得牡丹芍藥

入織機館而不細研群材何以得奔紼蜀錦士人不與
入三教百家之說而得其肯綮又豈知六經為美花良
織也耶士志于道須旁通眾說則得所指歸

司馬光一子名康不妄言有父風康居父憂哭仆地得
腹疾使人召醫李積于充積以老不欲行鄉民聞之往
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矣其子病亟速往積不得已
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康卒公卿嗟痛于朝大夫相吊於
家市井無人不哀金移刺子敬為與中尹其女自懿州
來與中省謁適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
曰我輩初不知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耶以

問適別談 卷之四

七十二

溫公子敬之遺則有莊於子於女若此猶國者其嚴監
哉○祁陽涪溪唐元結所闢也須碑旁石隙一小石可
鑑謂之鏡石涪溪為一景嘗觀九域志謂月林國西南
有怪石方數百里澄澈可鑒人五臟六腑謂之仙人鏡
又臨真縣云官亭湖邊山中石形圓可鑑謂之石鏡蓋
不獨涪溪有之○密州于云逐獸者日不見泰山莊子所
謂用志不分只此○唐書云盧藏用隱終南山後為司
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無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
佳處承禎徐曰以公視之仕宦之捷徑爾藏用太慙夫
豈何為哉或其應召不中禮而自歎於心耶若以吾道

隱見隨時似不須懸漢四時亦隱於南山高祖微之不
至乃為立太子出太子定遂還山承禘亦何可嘲之○
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始於唐今傳其屬句有人舉令云
馬接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吞云李耳以李樹為姓生
而知之者又領馬綱繩死作木邊之鬼吞云豫讓吞炭
終為山下之鬼世稱精的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
者曰火炎崑崙吞云土圭測景其不可多得○宋元舉人
不授官有鄉試府試省試廷試四試中選則官之國家
兩京十三省提學定科一試鄉試中式謂之舉人一試
舉人赴京會試中式者對策殿試亦四試然舉人會試
開適劇談 卷之四 八七十三

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采而饋執爵而酌
明日三老五更請闕表謝此禮至唐猶行之唐開元禮
載天子養老於大學猶不失漢意或曰五季及宋不開
矣讀唐史猶想見古風初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
老吞天子拜城門校董鈞駁曰吞三老所以教事父之
道也若吞拜是使天下吞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
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吞子拜士見異國君亦
吞拜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
交即吞拜中興後鈞議後革之魏高岸卿公以王祥
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
開適劇談 卷之四 八七十四

不中亦許授官若宋元五赴廷試被黜則賜第謂之恩
例若省試不授官也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若恩
例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有黜落則今日殿試有
三甲無去取其內同故今日之殊沐稱恩榮宴○養老
自虞氏已有之天子親臨學皆為養老及養老之禮廢
天子下學不過或進講或講奠而已西漢每鄉及縣皆
有三老歲首則遣使存問賜束帛酒肉或賜之爵東漢
天子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
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絳大紅單衣皂綠領袖巾
衣冠進賢狀王杖遣文車迎之天子迎于門屏交禮三

明王聖帝君臣致治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吁豈
以魏而有此古道哉○僧皎然有讚云我立三觀即假
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因果之萬象之性空江月輪
明心明心以此江月還名法身梁肅曰大哉法休体如空虛
見性見性諸佛性海是無上真正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逆不
諸佛性海是無上真正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逆不
無憾只此為充拓此心工夫當讀晉書阮裕在剡曾有
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墜毋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
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裕謂
心不見信于人遂焚車尤見其質美孔子嘆有馬者借
人乘之今亡已夫而聖人豈絕望人哉○世稱將種以

是國有築堂之會必選種子名門而漢史乃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無已戾乎秦使王剪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其後受其不祥而離以敗然歟老子佳兵不祥之語信乎耿弁自投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故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吁論大將成敗其亦觀乎此哉○魂是精之靈魄是氣之靈魂屬陽魄屬陰故謂魂愛人之生魄欲人之死人身上魂魄猶造化之鬼神也人心存主至妙處為神而其靈之為用則精為魂氣為魄陰陽之不測者為神而其

附錄談

卷之四

六十五

陰之靈則曰鬼陽之靈則又曰神聖人神全故其精壯魂常為主而魄從之耳聰目明而動恆中矩常人不能全其神而措于形但其氣盛以魄載神而魂馳命焉滯於聲色皆欲不厭行不合理故常人氣盡而散與草木同腐聖人氣數盡而魂遊神常不滅○寶章居貧錄戶蔬食讀誦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欲與之交不往而康以此益重之入為表康之賢而高章之風○陳東蘇門集云詩幽谷先生讀論語至夫子吾道一以貫之而曰聖人之道合治已治人而一之故曰一貫此說以為未見道耳蓋道本是一治已便有箇治人的而所以治人

者即治已推之非有符于合也合之則是二也他學亦有識得一萬事畢之說却是更精有客疑之答曰以一貫之一在前貫在後若說合治已治人而一之則貫在前一在後中庸曰性之德也此便是一又曰合內外之道也此便是貫方說得箇合字又謂仲尼所以教人者博文約禮之功修己安人之事耳性命蓋未多言也此說尤謬蓋博約修安便有箇性命之理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形而上便是道若博約安脩循其功則為學悟之即性命故顏子心齋矣即博文約禮而卓尔也魯子大學一書皆修己安人之事然既

附錄談

卷之四

六十六

唯之後而作此書不可謂不有契於性命也高叔嗣曰子貢號最博識嘗問一貫矣然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或曰夫子罕言性矣假使論語顯言性命弟子據而書之明白如此又安得所謂不可得聞與察言者乎此尤可笑蓋性命只是心授豈能言說子貢頓悟既說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亦只是他已聞了非孟浪說話也觀汝以為子多學一章與子欲無言一章皆夫子因子貢所書之說而啓之他弟子未嘗及焉豈有箇性命可顯言可據而書之乎若謂可顯言與可據而書之今一部易豈不是性命豈不是顯言者據而書

之不過如此耳今人讀易只讀其詞不過如此若陳商李之才邵堯夫讀書便有個悟處蓋顯而言據而言者易之辭也易有性命之理不繫於言不盡於書也夫許函谷高叔嗣陳東皆時之文士可表者豈敢非之却於道上未分明故輒為之說譬則胤宗仕陳為高醫或勸其著書春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測吾意所解口其能宜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聲譽不知鬼廣絡原野真一入獲之術亦疏矣一添偶得他味相制弗能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七

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此吾之所以不著書也知醫不可著方而妙道又可示人以言乎○晉殷仲文善禱文謝靈運曰若殷仲文讀書半表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此言便見又殷仲文嘗變時失志恍惚臨鏡不自見其面數日而過禍凡人心悸神移魂遊一日觀白居易動靜交養賦喟然曰今觀茲賦乃知宋儒有功於聖學者此哉其賦曰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彼其視動靜相戾也蓋性本靜人能得其性之靜則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宋儒

謂聖人主靜立人極君子慎動以復性甚粹然於理者其賦又云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夫謂之養恬養正者非以復其性之本靜耶客曰慎動亦是交養靜者曰非也慎之云者乃所以求於靜也客曰宋儒亦說交養者曰居易言交養却分了動靜宋儒却說靜存以制動動而慎以求不失其靜請細心方理會得賦又曰不有動也靜將時依不有靜也動奚資始此說尤誤執迷於動靜之迹全未悟動靜之理賦之終曰老氏觀妙顏子知幾二君子之學細味之有得焉却不是求之於靜耶曰居易言靜大賢是時聖學未明乃如此因以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八

見宋儒有功於聖學程明道謂天地間惟感與應而已邵堯夫亦謂物有色聲氣味惟聲最大故大籟地籟人籟聲以貫之也谷神不死以聲傳之政治淑慝以聲通之伯牙琴而陽春白雪匏巴瑟而魚遊馬仰師曠之清角籟衍之吹律盡天地間之感應者乎客曰嘗聞諸列子有鄭師文之琴當春而叩商為秋絃以召南呂為春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為春絃以激夾鍾為秋溫風徐迴草木繁榮當夏而叩羽為冬絃以召黃鍾為夏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為夏絃以激蕤賓為冬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四氣

有真聲焉。嗣于聲果若此歟。答曰：滌疑於列子之言，抑疑於聖人之言。耶。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非其有應於聲者耶。天地感應，惟聲為速，而至大故先王以之。懲小人則去鄭聲以之。養君子則取詩歌以之。觀風則所以被管絃登清廟，皆民間之歌。謠以之。徵賢則審戚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知其非常人而載以歸。昔姓音一，女耳仰天一，嘯天為之降洪水，十丈以蘇。大枯零冷然而忘曰：是平至無而至有也。惟聲已自無而出，則神通之。山陰鬼哭，小寺鷄鳴，自有而入，則神應之。洞庭嶼，各橋斷城崩，夜將旦而鷄先唱，歲時泰而雷始奮，竊亦聞矣。西

印之教從聞入，遂以音韻轉切以盡聲之變，以極神之感。大率此理也。故聽於無聲，則知聲恒在焉。彼世音則知音非耳，固與神相演烈，又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有質故凝，海有体故結，景與風不屬形聲故不焚。景大，豈肯有結乎。

○簡善而推玉，績則折物忌堅也。故芳人忌明，潔客曰若田宅自汚者，近之乎。答曰：近而未盡也。文王易於姜里孔子微于過宋，故坤示臣道。則曰：合章可貞，明夷之居。爻則曰：用晦而明，故朴才者沈也。臣紀滌馳智者察則當變迷。○天地以氣養萬物，故曰：地育物，承氣以生。伏氣以壽氣消以死。○養志者忘形，厚生者澆性。

其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正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方鑄，作不驗。在德傳則又云：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子罪，會龜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謚候揣。二傳說領蓋以德錄其異者，以及于子故不直之也。然既云不驗矣，又云鑄偽黃金，何哉。不過縱橫其說，以為鑄偽黃金則其問上誣世而後可按之於法也。後世方士作丹想亦祖此術耳。往往愚惑士夫，若果其金鑄成，亦當如何。傳坐以偽鑄伏法，可也。況其多不驗而受方士之愚耶。

李華作政事堂記云：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祖光宅元年，裴炎除中書令，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謀之，臣不可恃道於君，逆道于人，顯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開，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刺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

可以啓之於前代亦不賞爵亦不封閭蓋不救見錄不
驚逆諫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
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亦有夷狄
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
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
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捲九重之耳
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刻
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戒之無罪斯記至哉華之文乎
是知其諫諍其責隆其權望度曰百揆三代曰豕宰秦
漢曰丞相率斯典也國家懲庚申之孽散九卿之任靖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一

難以來設文潤閣於內承絲綸而已不稱堂而稱閣不
扁政而扁文遂哉義乎誦李華之記益知人主之戒在
論相○客借觀取弁傳相語曰功懋懋賞商以前無論
已春秋戰國以降君臣推詐相持下始有不賞之功而
上失必報之典於是乃高士鴻冥哲人肥遯即其次者
負志自蒙無託遺世乃捐生真竹帛功成而人主背之
客曰審尔恐聞者寒心而英雄難以資緩急也因述范
曄之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
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盟相如申感於河表蓋

以決一旦之負其乎有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尚爵
宥一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
章以為歎息吁使明主而讀范史尚念之哉○孔子嘆
其文則史若後世史氏有一不公處則將曷傳焉陳壽
稱良史矣當時謂其因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乃私於
子曰可竟于斛米見與常為公作佳傳丁不從竟不
為立傳又壽父被諸葛亮所髡後作亮傳詆其短將各
無應敵之才文以平白為首為瞻所輕乃曰瞻惟上言
名過其實夫以亮瞻之茂賢恐非壽所能掩然或名不
及二公者而受史氏則後將多取裁乎孫盛晉陽春秋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一

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
此史遂行自是闕君門戶事其子泣請為百口計盛不
肯
秦皇以載私議遂燔詩書新莽歎又奸言乃誦六藝二
氏皆既經者也○三陽之月其造化之至微乎故三陽
交而為泰泰者通也故十一月驪角墮角墮也正月必雷
而十二月鳴也角也玄駒貫玄駒貫也正月必雷
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故謂雷則雉震向震也
其氣物之感凡莫測也惟聖人見天地之心○重厥
咒虎咒虎也咒虎也咒虎也咒虎也咒虎也咒虎也咒虎也

令一之... 獲之始... 鳥... 名也... 動人也... 復若必... 中... 復... 者... 以... 田... 王陽明答鄒謙之... 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 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 臣則非忠... 之惟有返朴還淳...

非草率可能... 容談賜也... 沒在多學... 從聞見知識... 夫子知其然... 賈果對曰... 多寡以已... 之聞與已... 非有餘彼... 也蓋謂女... 心之學汝... 已之不如... 回之學自... 在此... 蓋進之也... 道之聞則...

擊迫矣聖人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矣非知道者
仲晦幾失言不且以楚辭乎孔子遇陽貨直為問答遭
桓魋微服過宋以乘而力與辨道非其似也答曰汝不
聞不直則道不見矣曰孟子已有好辨之譏祇緣處士
橫議聞中與他故三耳經見則謂聖賢道不可出而行
則退而明道以問矣仲晦已表章六經四書使正學曉
然于天下後世亦豈小補云者只徃來令小人毗睚
萬一中其毒而主土不知則仲晦之死其為君德之累
不淺乎相留正之言曰正非不知意但其性剛恐到此
不合反為累耳是亦知仲晦者然得之程明道矣王安

問道錄 卷之四 六十七

石執政欲更法令中外言不便安石甚怒明道時為御
史適被旨赴中堂安石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
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久之明道嘆曰
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
言智曰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
成者正使僥倖有一成而興利之臣日堯尚德之風浸
衰非朝廷之禍遂乞去言職仲晦時主上之向往奸權
之當事視明道時不侔矣明道不能為於前而仲晦又
能為於此時乎恐此事亦難了答曰晦翁之志國運必
款之以泰正學必款之以明如何肯放過答曰仲

晦嘗一日入朝有妻之於路告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我勿以為言事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
默以欺君乎竊謂孔子告徹不中於魯哀孟子桓文不
合於齊宣宋何時也君曰虜驚日以甚目下且要談兵
拜時兵餉日以富目下且要會計積粟又其君素不曾
問學必疑以為迂緩不濟然君而仲晦執以質其主奸
人伺以詆其隙非惟志不合言不從且君疑而奸誘若
何澹劉德秀輩承能肯既起偽黨轉騰逆黨使仲晦
不測能濟宋家事否不濟則徒死死之又非聖賢之道
余汗然驚對曰是非所敢知也晦翁功在經書頗多一

問道錄 卷之四 六十八

辨然濂溪之謝絕荆公明道之愧屈安石竊注想二賢
之汪度尤高厚云○客談學而時習章一學字今認作
學之為言效也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初
此恐當落一層蓋人當自家知得學所以求道而道非
外也乃所以明吾心之善而復其性也但氣稟之偏志
向或差必效先覺以求其是此在裏的事以此去時時
習之則在我既知所以為學而又得先覺之正時習之
後熟之於已便有相契處日有生意故悅若祇去效先
覺所為而不知工夫下手則效之者故耶耶頰西子而
已縱時習將如熟師東家坐堂習字念書雖是熟

祇效先覺所為的然而非吾心自契合之然又如之何
悅答曰亦似矣今秀才家朱註便守為定業將效先覺
分明善復初二對偶成時文取科第榮進足矣誰復有
此議論嘗見陽明集有曰只將此學字頭胸處指撥得
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吐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
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
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是亦此論并述之○蕪策載柳下
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
與人之異要在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
惠不與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
所適焉談 卷之四 八十九
議與論 ○夫子謂子貢德則屢中然亦非取之也嘗觀
魯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親為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
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
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
仲尼曰賜不韋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至此嘆賜之
不幸而他日又以不億不道而先覺者為賢其見聖人
之心乎故惜取國之愚選取點之狂二程不肯從堯夫

學數亦此也嘗於止觀序有云性體本覺謂之明覺
本寂謂之靜亦近理不宜忽之○容曰漢嚴光之遇劉
文叔宋蘇雲卿之於張德遠將無同乎答曰二人皆德
而隱者也雲卿灌園自理有隙則閉門危坐人莫測識
少與張浚為布衣交及浚為相託潛帥以金幣欲強致
之即遁去莫跡所往帥潛及命浚嘆曰求之不早實懷
竊位之羞因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子期
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香邈不可尋是雲卿視子陵別
矣客曰人謂有羊裘有心然乎答曰亦符載承龍飛利
見帝履一足上恟天象桐江不返定繫九鼎孰云子陵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九
之高光武之德詎非一出乎哉宋何時也中運既危龍
潛虎伏帥潛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雲卿曰恐怕
他未便了吁時可出乎而智者肯輕出乎文叔能全子
陵之節德遠必不能善雲卿之出出與不出之際二人
皆德而隱者○讀王守溪性善對守溪云秉之問於拙
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
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
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
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細思之即人
二句便長所

其所以喻之曰子欲知尔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内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乎其非有也宵考其非無也指其虛靈者為性正合餘姓皆但寂然不實於中邊不雜於聲臭他教來當是時也且善本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此論止說得箇虛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

開通別談 卷之四 八九十一

傳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碌於澄淵上智是也碌於濁水凡庶是也碌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賦之耶曰天地間充塞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與前性之說又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

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此句是他本領處王陽明作守溪傳獨入此篇而曰王公所濟造也世或末之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者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繁使後之求公者以是觀之寧國吳仕期又錄之而云此篇發明性善之說體認真切而隨問設喻尤極確當非於斯道有得者不能及也竊謂性善不明佛以神論性吾儒則以理論性

○說文中謂五金黃為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不遠西方之行也此論金質然亦得氣而凝乃然耳味其至理其金之氣即如夏秋火克金也火以爍金亦以煉金伏火之後金氣以實故金水之生母藏子中以生東水木之液水中之金也此丹家妙理智者達之○周

開通別談 卷之四 八九十二

漁溪嘆新聲代變蓋聲自秦漢後稍慧者更作聲遂變至此也昔沈約宋書謂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哥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傅玄見之嘆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人而無儼何但瓊牙同契想新聲者亦始於其人而後世因以濫觴也○曹慎鎮江官湖廣武昌太守適已卯鄉試時大學士張居正當軸子懋修入試慎在外簾得懋修卷取之或曰慎用銀壹拾伍明年懋修狀元及第矣衛史揚四知論劾云居正自撰策題先為子懋修請正探知人心不厭使徐請懋修于外曰聖母皇上帝

此除... 外議如何... 曰皆謂得人十朋承上... 獎恢復素斥史浩龍大淵之奸薦張浚且曰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竊慕之今浚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一日請曰聞欲以揚存中充御營使然否上默然因改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曷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其橋名王公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願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

開通對談

卷之四

九十五

責虛道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辯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十朋前在湖割俸錢病貢闕又為泉劫之尤宏壯凡歷四郡甚有聲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穉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父早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客曰梅溪不負主知不負已學可謂不愧及第矣一客又曰王公力辭吏部寧輪作守視以得一第即沉念坐廟廊真秩延資者不伴而其願即簿書不以為不屑者尤拔出古今人情之常○坤復之際是箇天地一大不見不開先王以至日開關是箇聖人一大戒慎恐懼○學者靜功夫

最第一客曰前陽明說心無動靜答曰理本無動靜者吾人往往以情動輒失之故將求道且須靜昔羅從彦好靜坐李侗從之學每退居靜坐從彥謂侗曰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各有條序客曰如何求所謂中答曰戒慎恐懼雖似已發了然戒慎恐懼那時乃不見不聞自是惺惺至虛至靈○客曰文天祥當時王績翁諭直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遷官之非直亡國之

開通對談

卷之四

九十六

大夫不可以國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哉是既不肯受官萬一元釋為道士將何似答曰文山既元放了必擇所之從容待盡還虛以見舊君耳想他不為箕子朝鮮必為夷齊首陽客曰古來亡國死節者多似先生拘留三年而死之余應聲曰三歲燕臺心愈赤百年故國志難灰客曰天祥死史氏當何以書答曰觀他本傳云臨刑殊從容是元殺之也常書元殺宋忠臣文天祥若云文天祥死之祇是歸節於天祥無以其元之惡也江萬里已予祠歸開宋事不支乃預鑿池芝山後開高亭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元兵破鏡州竟赴止

有度數而後有鍾律也其度數術為十二律者又在損益相生之妙而為之以此作樂宣和乃盡人以合天非專倚人為也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耳齊故盡神假數以正者竟足勞攘不及也度數之紛紜則自班馬淮南子歷晉魏唐五代以來聰明者代出沿襲為制如周尺晉尺之不同程泰生形之大小訛以久傳制以代殊而長短尺度難與准焉蔡元定亦苦心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苟非上有仁君下有輔仁之大臣恐新書其孰能興之客曰子說近似假如虞廷之上智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九

有神禹巧有工鍾曷不令考器數作律呂書以照後世耶而至樂不在是也荅曰新書所定者漢魏以來圖徑長短之說也而非其本論也濂溪三章辨析古今細思沈誦甚有感動人處儒之論樂者有曰樂以導和謂之導可見和在天地之自然而樂以導之也一曰黃鍾聲氣之元可見聲是天地之聲氣是天地之氣而惟黃鍾為得其元也濂溪契悟原本而論之

客曰古人論樂只一和字而濂溪又添曰淡何也荅曰淡近於性和依於情聖世禮教修德性全作樂唯主於和其心之和同天地之和和而不流非如後世之妖艷

淫蕩也故周子又說出一淡字以抹正之淡字乃天地易簡之理自然平正如云玄酒味方淡淡字是天地之正味非出於調劑而然者一涉調劑如易牙所為縱是善手終有鹽多火鹹梅多大酸之流弊者唯淡最佳中庸曰淡而不厭宋文公謂古人制作之妙真得以得其聲氣之元而謂世後難得其中古人制度皆無由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余曰不然不探古人心術而美古人制作不悲心術不存而嘆制作不存抑末矣有古人之政善民安便有古人所云天下之心和有古人之心和便有古人之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有古人之宣暢

閒適劇談

卷之四

八十九

和心便有古人之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而其效立臻矣如云周官之法度非不井然其在方冊者但全無古人闕睢麟趾之意縱行之亦難又縱能竭心思考索周官制度一一不差及行之亦推不去猶如秦周官而二世新以井田而身亡也豈周官之罪哉故竊嘆讀新書若苦于世代度數之難考考得精確須上有能作樂之辟下有能興樂之臣而後可也亦苦

閒適劇談卷之四終

客談及成會物事曰天地大限至此而數窮矣
 為利五陰方盛而一陽在 其中將變為純坤之卦孔子
 曰夫坤專一翁聚故曰閉從成會閉起積至子靜極復
 動又是大極動而生陽故曰開昔堯夫先生喜在坤復
 之間觀造化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正此謂也曰如
 此則萬物當道磨不曰天地之大限既窮則萬物豈得
 不消磨如每歲時萬物且消盡者大限至自有箇消
 的理與教有所謂石爛在枯似是不可逃又曰時有
 子午一日之垢復也月亦有子午一歲之垢復也堯夫
 以元會運世蓋天地一之數此造化之大子午大垢
 復也堯夫精筆之妙亦入此覆覆待去理教真逃
 客曰聞堯夫與伊川及六合外何如子曰莊子云
 六合之外不可知也細細之數他字宙外都只
 在此氣中旋轉而然故曰天覆氣也又曰天包地也孔
 子亦說天行健只一氣之來滾去不容一息停凡日月
 星辰山河大地四海流 皆在此氣中旋轉承藉無邊際
 亦無形體失字亦有氣之說昔程伊川見邵堯夫指
 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也 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
 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

茂叔論至此朱子謂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也但言極
 論而不言所謂云何蓋朱子亦惜其不得聞所論也今
 考堯夫論天地亦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
 地何所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
 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想當時 康節所論與伊川所問于
 茂叔者抑此其緒也但大浩 空虛無際誰能理會得去
 曾見人剖一竹竹內有一小 蝦蟆當其未剖也蝦蟆于
 其中以遊以息豈知竹外又 有一大世界也又嘗白下
 登觀星臺見地圖今山河大 地只一片疑結四遊皆水
 今看米就地上生出許多 蟲類彼其根與蟲各帶一

隅各固一塵即中蝦蟆耳 子云夏虫不可語冰正謂
 此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千百年僅有周
 邵議論將使誰知此哉因 左二處見有一水衣浮于水
 上近而視之有許多虫類 在上渠亦只見得許大地而
 可以相生豈復知水外更有 許大乾坤也水衣上虫即
 虫蠢之類均一見耳昔陸 象山幼年叩父天地何所窮
 際父笑而不答象山遂搆 思之不得一日讀上下四方
 曰字往古來今日字接悟 而嘆天地原無窮盡都在道
 無窮盡中可謂理會到了 客曰聖門何不一言之也曰
 聖人恐滅怪誕故不語只 說話回不可使知之便了後來

佛氏認爲大說以駭人耳目乃有無始之始無極之極等說而聽者疑矣

冬至日容撰酒梅花洞相談因檢復卦義酬答一番客

曰天地之心非聖人無以見之予曰至哉至哉若聖人

見處須是無言了因出堯夫冬至詩歌之何者謂之幾

發字說妙天地人之天根理極微天根即坤今年初盡

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自得其間難下辭自得

誰謂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知字應又歌冬日子之

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始萬物未生時微之玄

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希初動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庖犧歌罷客出洞口觀梅遂悟因讚曰梅方梅兮雪霏

霏汝獨傲兮花依依造化何心兮於汝幾聖哲難言兮

存將折一枝以歸予笑曰亦似見了

釋氏四大部洲儒者多斥其妄誕至太史公云崑崙山

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尤於理難通也

又不若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

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

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極也蓋以理推之云爾今

試觀日之初出與日之將入都一箇紅暗大暈無光通

人眼則所謂行太陰而無光者似近之矣翁思齋曰邪

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

于此大而天地之間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

雖始于戌至酉而門已闔夫謂之門者豈真有門爲闔

闔哉不過一太陰太陽之氣耳胡玉齋曰乾坤定上下

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

入也象義同此

容質中稍義謂中稍既言箇日月之所照豈照容有所

不及乎既言箇霜露之所降豈降容有所不及乎谷曰

此處正難與商量只說到無邊際無窮盡便難執泥嘗

觀拾遺記謂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

有桃千樹萬年一實夫云扶桑者以中國視之在海中

彼磅礴又去扶桑五萬里而日所不及豈非其無窮盡

者然耶此難與談故曰六合之外不可談也子思亦說

到語大天下莫能載莊子又云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

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

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按此

云古莽與磅礴山之說同然皆以爲若莊生之寓言則

可尔若夢實覺妄句以談理亦深矣

容談天地曷以識其心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谷曰天

地之心生萬物者也生之至于夫夫者決也有決斷之義不決則直盛直盛則必衰故夫而為垢垢者遇也遇一陰生以成萬物成也者所以孕育而化生也陰得為母而用事孕之至于剝剝者落也剝落盡而真精通父棄母而得子陽出震而為帝動于深淵微妙綿綿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心吾父母母也人吉凶悔吝生乎動亦在乎復之而已不遠復無祇悔其顏子乎周子曰聖人主靜立人極聖人之心一天心也迷復凶

又晉書惠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主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然則莊子之說豈亦有似歟赫希逸口我却又不同

陟陽子明經曰倒京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觀此則四千里之上竟何如也釋氏謂無想天無無想天可盡斥之乎但難作話頭耳今之養養者乃人之極日

厥見得如此耳日月星長之懸象皆是氣之各凝結各其精神各自能運故由天而日月而星辰有遲有速若謂天有是形體而諸象附之隨其運轉則如人騎千里馬馬千里而人亦千里矣何遲速之有彼之懸象下

所謂倒景者非歟宋儒張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蓋謂之由非謂太虛即天也天由太虛而得名耳列子又謂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是天地萬物都在太虛中說較大至陸象山亦云原來無窮盡都在窮盡中亦只見得道理大則然耳又不若橫渠說實

南有炎火北有寒山南離位也正午屬太陽北坎位也正子屬太陰日陽精也故正午則愈光初出時入西時光便掩掩于太陰也王逸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遠龍連青山海經又言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有神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夫

謂之燭龍者豈其能燭北方猶南方之日者耶

世談輪迴其微旨祇是意生蓋有生則有滅也蓮華經謂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蓋能離則不生不生即不滅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蓋音之生也乃身無漏所謂真照所謂法身也音為微妙故曰觀世音業之生也依於無明故金光明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變悲苦惱滅聚○涅槃經佛者云聖域釋氏云彼岸故曰心無退轉即使前進得自彼岸不怨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

物而死死不懼矣宗俱太后聞之謂曰吾杯酒之
 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竟不承命太后
 召莊公入內宮之令過承業第慰勞乃止未幾莊宗欲
 即帝位承業諫以國仇未平遽以尊名自居恐失天下
 心莊宗不聽承業哭曰臣唐家一老奴正誠願見功成
 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
 曰此本朝勅使先王將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乃王
 自取之悞老奴矣有美歸大原不食而卒究其識量豈
 若人下哉聖人言僕臣正感若克正莊宗然好冷而敗
 非天乎○其起言在德不在險似偏矣孔子云設險守
 國此於就卦上明意蓋德與險兩相扶者也班史曰高
 帝滅秦將都洛陽稱制故之言自以為德不及周而賢
 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
 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謂亡夫不敢謂亡便是有德蓋有
 德無險則德有餘有險無德則險不足德與險俱則稱
 金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也而也王幾語其
魏○君子言必開其著之位視不過禘禘之中故曰觀
其容而知其心晉厲公遠足高是視聽也故弒周單
子視下言徐與守氣也故遂卒人曰視不登帶言不過
步與之哉○班固曰星者金一氣其本門人下氣

閒適劇談 卷五

天威象在地成之
 萬曆庚辰偶得言雲陽大師傳間有禪師中維以怪現宗
 象種種恐流傳為雲陽崇辛依傳改削蓋亦未廣傳云
 雲陽姓王諱燕貞太倉州人也父錫爵登嘉靖壬戌禮
 部第一官翰林至禮部侍郎母朱氏淑人先是母一夕
 夢月輪墜床遂有孕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多異質
 稍長聘參議徐廷祿之子景韶嘗五歲時剪紙作小幅
 寫觀音像設室間膜拜每旦誦彌陀百餘聲乃起率為
 常文稱天地祝父母誓父母益奇之令就內侍授孝經
 小學讀之輒罷去每閉門獨坐若有思者萬曆甲戌年
 十七擬裝且趨出所寫觀音像懸一淨室矢言願長
 齋受戒朱淑人驚訊所狀對曰欲了死生久之曇陽一
 夕夢真若口授一編曰法然悟圓靈寶會經既覺遂能
 聽之詰且書以告其父曰是道經也而禪自是漸有省
 未幾某師計開告父曰奴故徐郎身也今當稱未亡人
 父曰若豈已嫁徐而未亡人為對曰父謂不食祿者不
 王臣耶則日者 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哭臨成服
 也父不能答會朝諫新建伯王守仁廟祀父當傷草父
 草云大夫霸儒也陰事禪而陽文之不宜祀曇陽見之
 謂父曰以王氏學非耶則可而以未氏闢王氏則不可

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父駭然莫測所得。嘗曰：吾道無他，奇澹然而已。若固靈根，夫嗜日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所得，毋遽沾沾喜，蓋自以為得，則終弗得也。因創一龜鑿之時，誦金剛楞嚴諸經，有得處，輒書。若注者且周歲，忽謂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出與姑姊輩，仰委曲周詳，時雖以語浪諸姊妹，相歡甚然，內不無少疑，其怠即祖母吳氏亦疑之。且曰：汝言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對曰：習事以感性，不聞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自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也。為境攝則頑空也。吳氏亦莫曉所謂。慈陽開道劇談 卷之五 六十二

因大悟覺神光有中發，先天氣融融，周五臟遂成丹時。有所升降，行是水火亦絕，朱淑人撫之，且謂曰：若嚮者謂了死生，此為了不耶？慈陽嘆曰：徐之以了，先是從父寓園子舍見弟衡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曰：我固知聖人言，它人不辨也。一日又舉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冒天下之道，謂父試為我章一論，毋作茶氏解也。父不省，又曰：毋忘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為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無發，得搭美又曰：道自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無欲速修者，真路也。自不妄語始者，乃真茅也。沉丘

欽海而托善，謹行彼彼，一日父... 於十二時點檢身心，中過而已。父雖覺未有過，在慈陽曰：此一念即過也。父愧服。一魚心有者，讀宗鏡錄，嘗拈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作數百許言，慈陽手一札示之。大畧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心靜神凝，自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絕得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性。成真無心有汗，下淡體大都所許訣類。此父於言下惺惺，頗發頓注，而內不能無以疑。且度旦夕當大拜，奈忽忽從事，森然為而慈陽手汲引父充藉藉當停午，神開道劇談 卷之五 六十三

遊現黃衣乘樓脊，臨巖身上下。又稍伏，父曰：母不必湛晦，對曰：吾所苦心為二大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且夕耳。父嘗歸一室坐，仍側其隙，頃之蕭然風至，玉樹旁發。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去。父曰：聲聞僅是抑，亦可形見。不父仍居一室，至夜半，曇陽子復至，光耀如大陽之出。父函呼之，遂去。明日謂父曰：能識此光乎？法身中在，其人入有之，不自能現耳。父得一反求，津津然匪外也。因曰：造化本無工，眾生自造化。一日榜其能曰：曇陽悟悟，觀蓋恬恬者，其所緣成道訣也。將說... 猶抵直... 其... 之出朱符

焚爐中行八拜禮自為文命其第稱禪之不可以句遂
焚揚哀傍享室東北隅曰是佳地願有焉時吳淑人朱
淑人諸姑姊皆泣挽之使歸不為動第云吾嚮者欲死
而不得死今者欲復墓而又不可宿即免不死而宿此
非志矣而奈何令我歸且曰為我辭大人父曰嗟乎吾
女之為徐郎亦足矣而猶為所欲為無乃障且愛緣尔
哉何稱成道吳陽子曰父為是言子規雅不學問徒以
此一念為上真所憫錄華而偶有成而過弁髦之則自
食也父服其言直不敢在吳陽子自是止宿一輒不復
移足若是者倚徐墓為終焉計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
問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三

泥泥是何物君知白雲是誰主我選是我君是誰一雙
蝴蝶空栩栩之時有二白虹長且天額憤觸楊枝水因
閃皆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又有二
黃蝶自龕出盤旋久之始去載閱吳陽答權太虛汝櫻
有云人心死欲生是心生欲死是既死既生欲不死不
生古人千篇文字今人誣在何處智者且了辨真若精
定字用賢云為人所難為是男子事是識非智正非
識非精人所難忍是聖賢事是智非識道人曾記父
勞未生前遺下玄珠耶今霜降水落所謂水神金時任
若自見所問攝持動念必於前坐時便屬外道念便
問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四

兩其義往往然有獨得即者宿約持弗速其持論恒
 作無物尤能察人情識常變又善察一王世貞亦然
 其回鑿陽乞書其陽曰奈何不好字義好字跡不放心
 師經師禪者正麻不越教語一日父訊以何所愛書
 與文義所由解對曰此皆妙明中物神無礙唯靜
 而無欲者能一一貫之所教人肯金剛心經黃庭內景
 道微陰符以為身心要謂參同悟真不言黃白男女而
 諸解者流而為黃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八戒末之而
 不函空令人受熱則竺乾聖諦者其果探斯義耶曠陽
 了世而為徐君了三綱之重其抑出世不出世已乎故

閒適齋談 卷之五 六十五

王世貞系其傳有不明依忠孝悌真趣禪那之句云
 有道之士處紛華中樂不用情而能用之以適吾真因
 得之張志和王無功馬志和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
 志不在魚陸羽嘗問志和為往來答曰太虛為室明
 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以別也何有往來觀志
 和之言飄然天地萬物為度又何羨於一魚者隋王績
 嗜酒不任事嘗乘牛車過酒肆輒留數日唐高祖召為
 侍詔故事日給酒三斗或問侍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
 戀耳陳叔達問之目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大
 將軍史焦革家善釀績水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字面言除之革死妻送不絕歲餘又
 死績曰天不使我醉黃酒酒官去自六署為書
 流績為述焦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以來善酒者為譜
 在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華配享因者醉鄉記以次屬
 伶酒德誦嘗飲至五斗不亂夫績之言曰網羅在天古
 且安之遂還鄉里有奴婢教人種黍黍秋釀酒黍為馬
 蔣繼章自伏牀頭置周易老子莊子耳他書罕讀彼則
 績豈沈湎者哉績卒鄉人思之記無心子以見越國魚
 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往無心子越國沙
 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黜魚無心子退而適野

閒適齋談 卷之五 六十六

機士機士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呼機
 士非知無心子者而績之酒世果有諒其具者乎史氏
 曰鳳不憎山杜鰲不羞泥蟠君子不尚潔以懼患不避
 穢而養精者於志和之釣與功之醉其逸踪而走影者
 哉○侯師聖從學程頤未領乃訪周濂溪濂溪曰吾老
 矣說不可不詳留宿三日歸見頤頤曰非徒周茂才米
 耶漢戴良才性倜儻一見黃憲問然否有失其外問曰
 汝復從牛醫見米耶一以道言感後人一以德容懷
 人○趙頴系出宋去文學比唐李白宋蘇子瞻無
 純正書畫絕世今論者欲云頴之書畫故史官傷

云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
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言余嘗疑作史者
分類如隱逸方技忠義等項其人之全粹有掩於類者
多矣蓋亦楊載所憂頌云○唐太宗因魏徵薨思之
使人按其家所遺得一紙始半葉其可議者曰天下之
事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弊愛憎之間所宜詳謹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
興矣太宗嘆曰朕思不免斯過命侍臣書之於笏一日
又召其孫某云問父書語雖有存者乎某對惟故笏在
太宗命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太宗曰覃不知朕意

通劇談 卷之五 八十七

此笏乃今之甘棠也其棠昔愛微笏遺忠○金始祖微
時居完顏部下為義所信服完顏許有賢女六十而未
嫁當以相配始祖遂以青牛聘而納之生二男一女後
遂昌有金國俗傳女生四一人而○蘇舜欽曰耳目清
曠不設機關三商夜而眠春山而起嗽○方之於
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声而響為難係至哉其至有而
至無者乎
宋儒言元長乎亨利貞矣而貞實起之專翁之內兆化
化之機者也言仁統乎義繪智矣而智實藏之虛靈之
中具生生之理者也○金是造化真一之精在水則為

水中之寶在未則為木裏之液在火則為火裏之花○
造化之氣運於四而乘以一故土寄旺人心之理達於
四而主以一故信體倫氣運惟復秋之交為功大有生
有克也人心惟禮義之交為功急有成有制也故程子
之言曰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南方火在人屬
禮西方金在人屬義又曰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珣
環生克嗣續志彭得之以養身其身君子得之以養民
及人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位育又曰天地之化不翁
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萬化之機軸也北方水在人屬
仁○心之生理曰仁其生理之燦然秩然者曰禮有感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八

有應易涉於偽而偽不可以學禮故信於此為功故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曰克己復禮此之謂也孟子
云必有事焉集義之功正在于此禮全則義全停停常
常有箇主張有箇設施朱子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最
盡此理蘊藉淵乎不可測而炯乎其不昧是曰智孟子
云盡其心者是也義舍於智而智則能仁故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火為土之勞而夏季
土禡旺蓋毋過子養以火鍊而金伏焉信為禮之主而
人心惟禮之發最易偽故實其心而義達焉○四氣圓
運嗣續惟火金相克矣得土以為之閘故嗣續本為大

四德相濟體用非禮義相親矣得信以為之籍故體用
 尤為急○造化之氣泰於春三月至於夏土氣舒而金
 泄矣假真火以鍊之返母胎以畜之則子伏母胎雖炎
 香而不害土因火結子得母以成功所以生兌金在乾
 化為坤復之際在人為丹為聖胎○坎中滿滿謂坎之
 中爻為兌金其外兩爻為戊土以衛先天真一之氣
 戊土能生兌金是火為金之父故堯夫詩云水裏却生
 金是也兌金之真水能資木中之汞又為水中之子然
 兌金之真水以戊土為鬼須已土一鎮已土在離宮即
 以火然後水不安流于外以合于中離中虛虛謂離

之中爻為已土性故曰離中有物是謂火精名曰朱雀
 若火躁便失其性須心平氣和乃可調攝○金是丹之
 實名水是丹之華液土是丹之常住○客談神應神識
 何辨答曰神是先天之氣之靈嘗密于心而妙用顯乎
 兩目無感而無乎不感無應而未嘗不應陳希夷題曰
 魂離神不動者是也故曰神屬離宮之火是謂之性識
 是從父母交感之初來六塵之根而屬乎耳目鼻舌身
 意等屬坎宮之水是謂之情性是離宮之已土從火鍊
 真而為丹田情是坎宮之戊土土不能制水有觸即決
 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他學謂六通為用便是神應

故妙入不積便是神識寂滅者周子曰聖人靜虛而
 動直蓋聖人只主靜嘗澄然坐然性靈自在一有動則
 感而遂通性嘗為用而不用其情論語曰魚意中庸曰
 不思不勉老子曰聖人以神載魄程子曰聖人順事無
 情皆是此理也識則從耳目等入好貨好色好仕進皆
 以識相纏不已至於若憂老死故曰血氣用事程明道
 指為驅殼上用事○鎮祚樓右因建一小堂自肖像於
 其中因署曰天然託之風與月景致託之山與水情與
 託之詩與酒不假王與侯不資金與玉時而署之千有
 萬有夢傑誌之可貧可守

失旦之鷄再思一鳴折足之昂難求復飼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犀助語識之則為玉不識則為石語司馬遷
 以申救李陵而遭腐馬融以過謁不疑而坐亮○覆豹
 漢馮豹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欲行毒豹逃走得免
 事之愈謹人稱孝焉及拜尚書即每奏事早嘗俯伏省
 闕或從昏至且閉宗廟而嘉之使黃門持○司馬溫公
 被覆豹令勿驚按趙忠宣之假寐類此
 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明道嘗惜光美資却未聞道溫公一
 日語明道欲談一箇中字於心明道笑曰只求一好字
 可見他質美之力史稱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
 不通雖不喜釋者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也竊謂不喜釋老亦只是欲設箇中字於心之意若真見釋老為不足喜須到信處乃有力○今人作事擇日嘗讀王符交日篇謂漢明帝時公車以反劫日不受奏章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急乎遂蠲其制書此以笑世之好事者重時日云○魏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賜臣下獨有素屏風一具以與毛玠且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客曰玠之清可以厲其餘

左氏謂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兼陰陽博物志謂前水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客曰堯夫謂有

溫泉而無寒火只此理○三獨坐漢光武特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

會同並專席○自賣人梁與起別第於城西因以納奸而坐故云

猶華言國老也○高士峯南安秦系管隱居九日山系

居士喬唐朱桃推也性澹泊絕俗贈遺無所受嘗織上

屬○大夫橋唐張志和所居門阻流水無梁

有母唐陳叔達一日高祖賜餽餉不食上問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願歸以道毋高祖為流涕曰卿

可遺○斗金不移尉遲敬德為秦王護軍時隱太子以

地秦王生之狗利棄也殺下亦鳥用之哉固肆秦子

聞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哉

子年拾遺記謂東海員嶠山有冰蚕長七寸有鱗角以

霜雪覆之始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

不燎大泥布出界○雞老李也棘枯而子不細又味甜

京都嘉慶坊有李樹并鮮○李實無實香風以脂丹

楓色以霜後○類音類粗○剡音剡○剡音剡

日媪小曰笄車上夔曰夔切馬上乘弓矢器曰鞬居切

切謝氏三絕謝澹六歲能屬文嘗作喜霖詩族弟

貌謝朓名暕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

為業汝遂歎傾朝此豈門戶福耶乃離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因裁抑盼君子以明哲保身盼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戲笑以絕之帝使瞻居於晉瞻曰吾有先人散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書曰吾得歸晉山足亦何所多恨尔思自勉為國家後盼以沙橋事死年二十七初盼往鎮荊州詣劉滄別有春色滄問盼年答曰三十五滄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盼有慚色人以是占其福薄盼同姪世基死世基負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逝天翼一旦失風水繼為蛟螭食晦續之有功遂伴昔人保身無智力之句史云士先器識信哉○世基王子隆

鎮功曹一簡王方之... 恐鷹隼擊時... 輕江拓之為人... 而後停拓問其故... 同第祀及劉諷... 雙流以湖弄之... 沈公沈約君方... 以為沈約早與... 搤... 乾... 開... 劉... 通... 之... 以... 皮... 作... 用... 為... 王... 珠... 以... 綿... 石...

高而忌太史公... 及唯泣下... 為中官所害... 禍耳懿憂... 其奸人之... 民信之其... 世示信之... 無以挾持... 之乃從車... 宅民莫徙... 者賜之如... 上宅上田... 記載魏王... 臣始得魚... 得拂枕席... 寢裳而趨... 敢言美人... 不共戴天... 走居海島... 聞其弟尚...

150.117 子部 雜家類 6 反文內

為仇又張步殺之之子降武曰若步來歸命吾當
詔大司徒釋其怨其怨為大夫必報者義不必報者推義
以惇俗權以濟謀○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此六字真
仕進公案嘗讀馬援傳援年十二負大志及仕既平南
承制立郡縣穿渠利民可謂之功爾書封伏波可謂之
名當其振旅宜退矣時故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
援不納叱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友同眾人耶異曰愚不
及援曰今且願死邊塞處還葬異曰諒烈士當如是援
遂不肯退及武陵之行竟死於疫耿舒之書奏梁松之
怨積于是乎類西域賈胡而功隨於是乎有乘驛責問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二十五

而名損且死矣妻子不敢以喪還舊塋悲哉先漢張文
成佐高帝以報韓仇遂置萬戶侯而從亦松子當是時
有太子一事良豈不思忠於漢哉度高帝不可以語此
轉移四倍之手解脫漢廷之障雖曰功成名遂身退可
也宋儒謂其皆老氏之學亦宜若文成者千載獨涉援
一蹟五溪隴令終哉客曰伏波拒故人之言故功隨文
成悟黃石之教故名完仕者當誰執鞭○魏高歡改葬
其父詔追贈太師百僚會吊者盡拜魏文皇帝時為大尉
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拜贈大師耶此與死諸葛走生
仲達同而一屈一不屈○魏蘇綽性忠儉字文恭極難

心任之及卒亦痛之甚謂公曰蘇綽平生虛名
欲全其妻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
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
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亦與群
公走送之酌酒言曰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欲共定天
下遽撫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落于手夫相知
不以死生易慮迷之以警世情○奸人多反昏于奸如
晋桓温既懷不臣之心有比以下教者惡之嘗經數
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自以雄姿負宣帝劉琨
之儔及北征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二十六
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徒温大悅出
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舌甚似恨雌温不怡昏然而
睡者數日適有遠方一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
窺之尼俛身先以刀自破股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
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以温懇特而被一老婢
之巧語比丘尼之折辱正謂之昏于奸已乎○五代時
鄭遨見亂遂入少室山為道士妻數以書勸之還輒焚
之唐明宗晉高祖皆召以官不起日以詩章棋酒自娛
置寶符若棄泥於地遂君于獻文忠曰逸多詩章落人

問逆雖遠而名愈彰異乎石門有條之徒夫又忠之論
 然歟激之詩章非為名也馮道歷四朝十君觀其居車
 中結茅卷卧束芻俸祿以賜鄉里得美女訪其主還之
 考其對君之言看唐明宗得傳國寶萬歲杯甚愛之以
 示道道進曰此前世有形之寶尔王者自有無形之寶
 也仁義者帝王之寶又耶律德光問天下百姓如何故
 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
 夷滅中國者賴道一言之善此二事就歐文忠公值世
 對主不過如此道自號長樂若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
 而自樂宜與高僧上人安樂高翁同遊乃著書陳已事
 開通別論 卷之五 八十一

四朝及契丹階勳官爵為榮何其陋耶道年七十有四
 而卒卒之日人皆嗟歎之客曰邀承恩得賜號道進先
 生道受旨蓋文懿封燕王同岳青史眾號為榮辱谷曰
 五代之亂惟德一節為獨步萬一不可隱則甘布衣不
 拜祿爵雖轉應旨有所矜乞以救時耳惜馮可道儘有
 裨謀猷者後世皆以其人廢之使以鄭雲叟得之告居
 皆錄聖域○鄭玄曰人生齒而體備故周禮云自生齒
 以上登於天府凡言生齒○衛珪常曰人有不及可以
 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
 為上水曰金而曰土者何蓋金生水而又隨子為胎以

生木液而生火至於火乃鍊成土而其精為質人矣爾
 夫修真者不曰丹液而曰丹田丹田即上也取坎填離
 乃成真丹

人苦不自知只為不自知更受苦多片馬援既封新息
 侯擊牛醢酒勞軍士謂之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
 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減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所求為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滌上露亦
 氣重蒸仰視飛鳥跼蹐隨水中卧念少遊平生持節可
 可得也此其念頭何如哉又接嘗談其故人梁松嘗因
 問通別論 卷之五 八十二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
 持勉思鄙言於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見然則接
 意致之謗亦果自知耶接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國
 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其心願
 且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
 獨善是耳是又其驕驢不得下○裴度自題贊馬真云
 尔才不長尔貌不颯胡為將胡為相一片蓬蒿丹青莫
 狀凡入自贊只前說○禮有先資之說世稱蘇秦為
 言書題曰揣摩蓋秦以不得志為父母妻孥所激因苦
 志讀陰符經會其說作揣摩出以說趙王遂為丞相要

其言雖佳... 人將先聖... 有何理... 彫謂... 誇妻... 貴者... 韓詩... 武帝... 何... 卷之五

○南史... 釋卷... 讀易... ○孟子... 此亦... 者... 掘... 弟... 欲... 陵... 卷之五

史... 頌... 風... 閣... 下... 子... 其... 形... 則... 卷之五

用... 於... 也... 而... 其... 其... 之... 卷之五

道中死君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故以誦賦君以錢供
 看儒書不如一語工詩按鑿齒有異疾符聖平襄陽
 得之大悅因與一語詩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
 漢南護士裁一人有半耳詩鑿齒與種道安友道安而
 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商人以爲佳對安
 道偃偃屏風也如宅不西益出風俗通謂西爲上益
 氣索然以視開有二坎丈余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巳諸
 子將不終說哉汗之淚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碎身
 向無益也累繭救宋公輸以文宋重厭存楚申包胥
 救宋木璞音消鄭人謂五未理者璞人謂未理者
 其非力岸也射雉之應公相魏非常名在國壽九五
 之日幸頭不忌時一雄雉鳴於庭命簪履之感婦人刈
 是射之果中高祖曰富貴持此爲簪履之感婦人刈
 薪而失管其甚哀曰不取忘簪履昭王出亡躄履已行
 三十步而復追之左右曰何惜此曰吾悲與之俱出不
 俱反自是焚之左席之哀曰席文公至河令蔡席捐之勇
 其賜衣之思衣帛且曰賜東平曰君以恩寒泉之思撫鏡之
 感宜帝初被衣繫帶曰可瞻視以恩寒泉之思撫鏡之
 及即帝位分持萬字然鏐音換馬行也即感也古通撥
 鏡感切指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
 記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
 因向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
 日評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
 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擲音散也直投也

音宜○融裔聲長郁捋口猶劫悟氣相激濤汜處日入激楚
 清壽陵始於漢天子未壽原登籍之嘯孫益善嘯音若鸞鳳
 於蘇門談及道氣夜將旦而鷄先鳴歲將恭而雷始奮
 之術藉長嘯而退夜將旦而鷄先鳴歲將恭而雷始奮
 ○蹊田之罰楚人見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楚子曰
 乎蹊田之對蹊以問群臣莫知世祖得蹊如豹文英榮光
 以知之對蹊涉以問群臣莫知世祖得蹊如豹文英榮光
 曰見爾難蹊涉一躍三尺再躍則涉一尺湯沐具而蟻虱
 吊知大厦成而燕雀賀福死綬杜預謂古名退軍爲綬
 無摩踵墨子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河崖嘉聞而
 棺題曰和謝惠連所謂兩慘不消糾墨糾三合繩也微
 微以灌園醫疏○織絢音恃締開居賦曰灌云云供朝
 織絢音恃締開居賦曰灌云云供朝
 子河上公家貧持蕭綿而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是
 下開施於結縞婦人成帷檀譯云波羅蜜譯言到○
 康衢爾雅曰四達謂之康衢候衰廣解嘲曰東南一尉西
 曰袁東杵臼謂木杵不手春雅春謂雅秋○操刺謂益
 西曰廣杵臼謂木杵不手春雅春謂雅秋○操刺謂益
 五代史云此浩音悶山音門水流夾木拐虜法貴之如
 都軍甚操刺浩音悶山音門水流夾木拐虜法貴之如
 優大臣不可得也王峻使契丹其主耶律○樞音岡樞
 德光賜以木拐峻使契丹其主耶律○樞音岡樞
 一見及說文云書音進財貨也虞世○樞音岡樞
 星無雲音見也書音進財貨也虞世○樞音岡樞
 問可械音函也劍音相去可抹旅音灼曰禾野生曰祝
 秦時凡祠有災祥祀官輒湫音練龍所居也類師古曰
 祝祠移過于下故云祀祝湫音練龍所居也類師古曰
 祀之輒興雲感樂婦小也若匹畫無俚也類師古曰
 而早禱之應感樂婦小也若匹畫無俚也類師古曰

建龍在若任廷以少年上下視太初喜容離形似進漢
矣○嘗見唐時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然入閣二字
未詳因讀五代史李琪傳謂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
殿見群臣曰常參又謂之衙衛有仗若朔望薦食諸殿
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茶宸便殿曰入閣蓋
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有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閣○三代以上禮樂至周公而後知周禮
一書燦然者也所謂惟聖書倫惟王盡制兩漢以下法
典從始皇而變見於漢書可考如皇帝無跪丞相立官
諸如此類者是也所以主威法以把持古今只一箇聖
人一箇非聖人却能改觀

閒適劇談

卷之五

三十一

慧遠答王謚書云昔人不愛天壁而重寸陰觀其所行
似不在長年耳擅越既復順而遊性重佛理以御心因
此而推復何羨之於長齡耶耶想斯理又以此得之為復
酬來信按遠云師昔書天書不或俯身以俟同○今請
假帖多云給假黃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
則六十日昔書事或于旦急出謁子敬盡急而還是一
見錫升卷詩話○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言上不易得○積
沈舟解言上不易得○歸文公諫佛骨彼其常憲宗

謂佛不靈却後不召史取乃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
肯避何神之靈為尊乎史官耶柳子厚始書議之有曰
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子厚言
近正所謂步趨也緣文公只諫得佛骨不能印佛心
只未真見道所以竟走作○孔子以幾有三仁並稱及
請柳子厚作碑有曰楚死以併命敵亡與無益吾
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却將
二仁度了存存子之心所謂不為不忍者豈肯儼然自
負以仁而甘心于彼者耶柳子只道箇文人筆若公案
酒聖言○聖君命馮諼收責債於薛載券契而往

閒適劇談

卷之五

三十一

盡焚之遂能得薛氏之心及孟嘗君見遂於薛譚拾子
勸削去所怨五百牒遂能釋士大夫之心緣二子能言
亦不嘗君之知受也視馮諼之言曰君宮中積金寶狗
馮寶外既美人充下陳君家府林者以養耳竊以為
君市義此近於以義為利之說譚拾子曰君寶則就之
貧賦則去之此率之必至理之出然者此又貧賤見交
情所以養其母而田文皆聽之今一若顯德而恃不
肯受人言其似田文孰與哉○視珥明人死有
彌公田文故知上所以止乃散七理○視珥明人死有
天耳所在請立為夫人君子曰○視珥明人死有
溪節○視珥明人死有○謝曉明人死有

絃... 月○八月... 泥海... 按秋... 王... 滋... 宇... 宋... 天... 史... 聖... 代之... 開... 卷... 四... 一... 十... 不... 老... 年... 將... 劉... 名... 午... 心... 動...

一中這便是未發之謂中也這便是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不得其正得其正此便是性有一入擬得正之說而曰辟如置一物中立倘有風來吹搥便有不正處無風搥之却正念變憂患之情如風然余曰近似傍一人曰心不在焉即是不得其正否曰心何嘗不在那心原是箇自虛自靈的祇因那念變好樂憂患恐懼遂桎梏了遂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夫心如明鏡止水然明鏡止水能照乎形而不為形所照也猶心應乎外而不為外所應也一為外所應便為物引便是不在如回頭錯應人是也若聖人心無念變好樂憂患恐懼其本體自虛自靈又自能應自然感而遂通只是箇心在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之謂也夢中旋說寤而枕上憶之因書○客談述作二字義辟之創守二字創固難守亦不易味文公却云述則傳舊而已作非聖人不能述則賢者可及將述裡了夫聖人自伏羲畫卦神農黃帝制作以至周公設禮數千年多少作者在孔子又何必復有所作祇以古聖人之作或時異數殊難必可盡行於後世須斟酌損益可俟千萬世不易至聖且難之而曰賢者可及乎信是見之真好是信之篤蓋孔子既刪定修贊具有六經乃自言曰吾特述而不作信古聖

人之道而好之若足而已然意以迄字太自任了乃曰
吾今之述也竊比於老彭耳老彭正是箇傳舊之人傳
舊祇當得箇秀才家以舊文章此一句是謙客遂談及
戲草因曰識字二程只訓作識識心通文公又却以為
記是自然的事記得在心又有多記損心之說祇自擾
耳孔子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能不著口耳不煩口說
惟是默而識之心領神會既此理之悅心由是自學之
不厭如常編三絕是也誨人不倦如與回言終日足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四十一

文公又謂已非聖人之極至却不想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不能學三字須玩若非聖人之極則子貢
公西華何如此發言客又談敏求章因曰孔子蓋謂吾
於古聖之道於煩簡而知所損益焉於古今而知所變
通焉是豈生而知之不待於學乎非能如是只好古聖
之道而又加功以求之自是有所知也聖人開示學者
往往實說若一只自謙縱許多自謙的說話何益世
教有那箇人那太宰然後孔子不敢當乃以謙承之耳
又如中庸有弗學注却云不為則已聖人勉人進學豈
容心緩着此實今有弗學二字當提提之云天下之

理則得之思之不也也其亦有思思乎既從事於思
必要於得有弗得焉而思亦弗措也如此說方致意切
曰義亦通諒文公必不諛為么麼作孽○楊升菴慎詩
話云近有士人遊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
謂是棋勢殘者是無全馬蹇起手焉也因記宋章子厚
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之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實也
此可與知者道因杜詩說則知學文者當先決閑揆方
可漸登彼岸近世唐荆川之羅念菴二公之文海內
奮起却是落蘇又始初想他從幼業蘇遂爛熟了○狐
之智能誑虎則以虎之威不敢食狐小人之機能伺子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四十二

君之厚不能防小人故項羽以百勝敗楚虎威也曹操
以詭遇袁漢小人也○嬖色不散席寵臣不避軒
言不得久愛也又女愛不極席男歡不一鳥不如五散
畢輪地鬼谷子胎張儀蘇秦書意亦同
唐睢謂楚相春申君曰夫集茶之所以為者以散茶
佐之也夫一集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
天下集而今臣等不散乎蓋
六一鳥之不勝不如五散 ○欵識 二字見三代鐘鼎
起而凸曰欵即今之龜文刻也以象陽中而凹曰識
即今之竹簡刻也以象陰凹音腰凸音惡以刻印章則
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字畫從實印之則朱見字
而地白故曰朱文字畫從空印之則白見字而地赤故
文曰白 ○芙蓉褥 ○芝蘭交 ○瓊樹憶 江淹詩明一見顏
○書帶草 鄭康成居城南 琴堂 必子賤為單父 椰櫨
即柳杖見李屏山建磨齋 青精飯 道家之稱即今四
石湖詩云病憐柳柳隨身慣

天而亡今陛下策臣數十條皆贊之天不聽於民此言何謂曰天民一理肯聽天即是聽民而聽民正所以聽天也餘聽天之云猶云委於氣數之說云尔然亦未深明一理之旨

禪子謂但可空諸所有有指本不可實諸所無無謂塵

空指二字○曾子造請整察觀大學一書將聖經八條

自逐分為傳步步不輕放過想夫子聞他用工苦涉乃

呼而示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既得一又何遂遂累功故

顏子只消一句克復便令下請事功遂成大○顏子克

復是指火成舟曾子格致是執林採金○李密先以陰

間道開道談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七

為親衛一日隋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光為

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顏昉不堂無令入衛

它日述語密曰君世系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

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往緹氏從包慎浦駕乘牛誌

漢書一帙牛角行且讀揚素逢於道問曰何書生動如

此密下拜素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後果大顯

使密一戀親衛身且不測何能後望○天以氣為質惟

風乘氣愈高而風愈剛地氣升遇風則反卦曰天風迤

近者遇也地以質為質惟土至大而至厚氣降雷動則

復復者米也卦曰地復復八卦乾兌離震巽下巽坎

艮坤巽若上有首黃確堯夫曰天見乎南而潛乎北

於六而餘於七○南離午位也北坎子位也六七成數

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陽隨於陰而在北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是陽包乎陰而在南夏至一陰生至冬至是

為坎北之位然陰至此而極陰不可過有止而返之義

故曰極於六然陽氣雖當萌動陰猶隨之而未著故曰

潛乎北冬至一陽生至夏至是為離南之位然陽至此

而得用故曰餘於七餘者積而用之義然陰氣雖已生

陽猶乘之而光萬物故曰見乎南又曰是以人知其前

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前離明後昧其後神恍

間道談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八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自湯武始也聖人欲以

正其始故嚴於天人之際中散薄殷周蘇氏非湯武吾

孔子豈不若二氏哉禹泣而後有降王無亦帝後世志

乎征伐定天下者如流尚賴有若湯武爾故聖人重言

之孔子曰泰伯其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

至德歸二聖傷其終也揖讓之風絕也非泰文孰是

舜之心○邵子曰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慶

為至矣鬼神之不可窺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

曰逆則成聖此亦聖壽夫也客曰冊家所指夫婦媒介
 將吾身作何認曰未生東木能生火火乃能初弦之氣
 傷南方離為性即吾身歸根不金在西金能生水水乃
 虎初弦之氣屬北方坎為情即吾身成屬机金本愛木
以金之液生木亦戀金木之則死只西東間隔全依戊
木中故云巳為媒也曰如何將戊巳以合性情曰戊土在坎宮主
 情情易動吾人須除妄想一念不動則戊土寧巳土在
 離為性性本靜吾人只一念戒定以上于靜則巳土厚
 君子止念調息世人所談養求養砂者此也此外者謬
 也常人一念妄情動世人所指鉛汞走者此也實此者
 則適劇談
 癡也此說能得之亦脫塵去屢縈性怡情視彼老死於
 苦途而昏亂於易質之際者不伴苟直誠為冊術豈虛
 中樂善之達士哉籍中言紛難閱大約只此○天地功
 用惟水火最大水能育神火能化神水有質而無體火
 有形而無質○於事言理於人言心理準乎中故不可
 太過不及心生乎性真發處是天世謂為原忠申生孝
 為過嘗讀屈原傳及申生臨死之言二氏於君父之心
 無強無偽即聖人之真心無與是也而過之者徒據理
 之有中以議而不諒其心也孟子曰理悅我心苟心安
 則理得二氏發心千古不變可諱其未合於中哉

車為之不由於心便不當于理昔冉子以粟五秉與子
 華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又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
 未至冉子乃以東帛乘馬為之代出孔子曰異哉使我
 不誠於伯高物所以副忠信也孔子贈未至二氏皆
 房子任情所為乃失理耳人當深思之○染赤法絳亦
 凡染絳一入曰緇音再入曰頽緇三入曰纁朱則四入
 若以纁入黑則為緇音再入曰頽緇以纁入黑則為緇
 以緇入黑則為緇再入黑則為緇淮南子曰以涅染緇
 則黑於涅况更一入黑為緇乎○攝酒攝猶整也再用
攝而漸之○陳孝婦早寡父母強之嫁彼曰妾聞寧載
 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一載守最妙載於義是自身
 雖死而生○意為音再入曰頽緇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見諸詩外傳古人飲
飲日○先正云無偽之偽無私之私如子路之欺亦然
 竊謂推之於聖人孔子之過亦是也春秋之義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亦是無偽之偽無私之私益太虛一落於
 陰陽二氣便有箇假伏人性一落於形骸情識便有箇
 私之理惟一點性靈石太虛然純○脈音再入曰頽清音再入曰頽
 乙清音再入曰頽濁音再入曰頽清音再入曰頽濁音再入曰頽
 無又云清魚音再入曰頽濁音再入曰頽清音再入曰頽濁音再入曰頽

江東秋... 六首
寒流碧濕烟霞晚
岸落殘黃榆柳秋
渡口行人爭道
相傳路出古潭州

坐中指點元顏事
幾度開秋審時哀
可惜虞皇開聖跡

此江曾見古人來

漁溪故里舊雲烟
欲際先生經幾年
風月不移瀟水綠

一般光霽價幾天

平岸無端索古城
村居寂落晚烟輕
臨湘忽憶柳司馬

又聽舟師欸乃聲

江詠瀟湘眼底流
古來禹跡幾千秋
閒中廟貌風烟處

閒適劇談
能了漁翁一夜愁

遷居新第貽子

居第初成燕語說
書堂新闢客相勤
却疑詞賦名言重

始信詩書福澤深
縱使與論皆煩瑣
還指空樽可流芳

矣夫自分吾儕事
莫把柴扉作子門

訪張台山於三吾舟中

君謫非群玉君情
骨結金三吾卷
竟覺百里載慇懃

荷先施者還馳頌
見心番餐飽
語徒倚重分除知已

如斯度故人籍以
深王侯可做
蓬蒿莫逆襟風雨

何事兼後昔已沉
鷗言休刺意村
更宜暮曉無驚

物開春只素琴
浮生能了却得手
不須留空澗
潭寒月影侵
知君懷格調
覓酒相為斟

香台山

為愛東君綠野秋
茅簷僻署接西疇
開將易畫環中會

懶看詩箋刪後求
莫道漁樵無好句
須知禽鳥自鳴幽

偶於物外融通後
笑傍湘江照客舟

冬至飲迎秀樓

我意登樓適天心
動處真酒對三五
獻詩並幾行交漫

借迎長興須探一
畫因溫子開道
晚今是歲望人

偶坐見鷺

閒適劇談
鷺穿修竹影人坐
草葦身於我真為
適於物不相矜

閑步江秋

清閑不賚意如何
又到江頭看逐波
兩箇漁舟相做釣

頃聞客履度寒涼
已真臨渚忘情是
忽充病骨傾耳過

身世不知何似者
臨流瀟瀟得醉顏
和

隔江秋樹

遙望樹蒼蒼
扶疎已透光
霜湘沉幹影
風烏宿枝荒
迢迢

客方為
廟山人不
看忙閑米
樹下坐拾
葉滿吟箱

對雪觀書

我有一架書
知古不知今
查書開卷正
風雪湧書不
欣不

佐史補遺祇憐夕春折何妨志意苦還覺精神悅又見
簑笠翁寒江釣不輟雖無映雪者應有尋梅客夜來裝
蔡城將軍戰袍血絕聞塞外音頓悟寒中訣得句腔為
春蕩情中自熱憶昔臥冰子冰破身不裂煖閣喪其真
挾纒成何說對雪盈盈處虎皮云何撒我有一架書知
書不知雪

再會黃映瞻飲伊叔湘石茅亭

開說東山勝頻將野興尋水田飛白鷺蔬圃立蒼禽泉
澗清芬浴山平瀨氣迎路幽來達士境妙待佳人洞展
尋常蕩人客天地春莫須輸負領追償羨茅芹隱德徧
閒說東山勝

卷之五

八五十九

心愛高懷會意有然矧矧知已執轡吾途君叔姪均堪
羨繼述却相成相違既已久未了此博心塵想復何况
忘情歲月深不須開徑望乘興便相亭

仕進中人誦刺以乞權頭已低了幾分或催頭不答輒
快性無中重賄以丐權頭已低幾分及其權頭不遞納
意謂彼進棧械戰會中彼其心此者幸一日苟取

美秩以嚙鄰里誇父母妻子為得計耳安分持已之士
生與之同時進與之同仕祇所存不與之同心彼亦自
高云尔俗人不識然心則甚逸然百年身後則美官之
得不得不復見矣然一青史書曰某也如此人不顧效

之有子孫耻認為祖也如彼人爭與為祖其子孫之
疎遠者且曰此吾祖則榮辱較矣或曰汝何迂也身死
後遺知其他且國生前一計耳曰只就賢者說若彼不
肖之心即孔子所謂無所不至也昔孔子作春秋亦只
是誅既死也人不畏青史又何必更有恩量德地作謀
僅得富貴則爾○余嘗疑朱文公註易為卜筮書及觀
上陽子曰使燕得師指授大明聖人易道必不固執為
卜筮之書此亦公論○讀二典都俞吁咷之辭凡君臣
相與以德而用其直諫小雅燕饗臣下之什見君臣相
與以情而洽於禮然二典中曰帝堯曰禹舜契拜詩之

閒說東山勝

國詩

卷之五

八五十九

燕臣曰君子曰嘉賓曰萬無疆祇是古通孟子執古
道所以有冠雉之說○後學頗知幾何文字切忌妄談
前輩近見作詩序輒將李杜常蘇晉魏盛唐晚唐以來
詩人低昂一番乃趨美所作詩者作文集序亦將老莊
班馬韓柳諸家翻案評騭一番乃趨美所為文者吁前
輩自立機軸成一象彼各自一種地位縱後人才調恐
亦涉邯鄲西子之故智况此等序文終是貽笑自傷忠
厚切戒之○宋子京多內寵嘗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
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
一詩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子京只牽於愛其

冷召疾不孝○傾起綸謂楊庶夫登元進士仕至大夫
洪武初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章
撰歸全堂記投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及逝聞空中有
入步履聲又云庶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買妾云買
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有日
引去所指微矣劉文成伯溫亦仕元又謂為伊呂之佐
此與庶夫別例大義終難逃類索○邵堯夫嘗自羨林
下一般閒富貴因觀宋昇州有井泉寺亦幽勝寇準謫
雷中經此酌泉誌壁而去丁謂窺宋崖又經此亦禮佛
留題至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復至寺見二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六十一

相跡追歎父之因題曰平仲酌泉方類繼謂之禮佛
繼南行層巒下瞰路轉使高僧薄籠柴又宋陳執中
恭公當年六十九誕辰親識皆圖老人星為壽獨其姪
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乎吳名
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遂上表致仕○客訊丹家
文武大谷曰造化之氣惟火之功用最大火乃神之性
所以滋生萬物人身上祇一火以存神養心鎮氣騰乃
是離宮真火念躁情奔便為血氣邪火文武二字亦假
名總之祇在一念客曰又說箇消息何也常閉息靜攝
免交池淵此是真陽動於坎宮此心如春水終萬神悉

皆聽命此是離中之真火非水火消息耶此時能動動
內守使聲寂而意和氣勻而脉住所謂文火以修之也
文謂文其火既得候不淫喜武謂武其火初得候不輕
放大都此事只不生別念不矜情欲便了當有恁多說
○柳子厚白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嘗浮屠浮屠
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頗
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揚子之書於
莊墨中韓皆有取焉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
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於人若是雖吾亦不樂
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韓玉也吾之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六十二

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
樂山水而管安閑者為多吾病世之遂然唯印綬為務
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屠遊以此竊謂
彼氏所樂尤有一波妙處不止山水閑安恐子厚猶隔
一閑揆若文公終輸了一箇念字○宋王韶在康州多
殺伐晚學佛以事長老祖心一日問曰昔未聞道罪
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不滅心曰今有人貧
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償乎否也韶曰必還心曰
然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快然不悅未幾疽發
惱而卒蓋人心動慶則應若韶者祇消債主不相放

一句遂中其毒○世取炎涼俗態若小人一炎便自有
燒天之禍王荆公力主新法先時沈括為兩浙察訪使
覘民心頭否括還盛言刑公嚴而吳充代相括肆言新
法不便以前後言詰皆戾為蔡確所奏又郭正祥為武
岡知縣以實封秘迺奏上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
區畫凡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辨暢上
覽而異之以問荆公荆公言其縱橫押圖而薄於行上
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耻為小人所薦力陳不可用罷
去拜正炎人而反自涼也李師中平日謔論忤荆公荆
公為相遂作傳嚴亭于舒州謂荆公先年作舒耳荆公

開通談

卷之五

六

性執拗若當時平和與之一商亦稍有中處顧在位者
或炎而張之或激而熾之遂成事端此可為當事者之
戒初荆公兩及周濂溪門而先生竟拒之荆公發憤讀
書第不審濂溪拒之何見豈識其人終不可語於道耶
○宋熙豐間程頤程顥倡道學于洛士人宗之以是科
舉文字稍祖其說陳公輔詆之胡寅言其非紹興末葉
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
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
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
可以為學也上曰趙抃主程頤泰檜主王安石誠為偏

曲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竊謂今日
論孟學庸詩易主朱註書主蔡沈春秋主胡安國有一
失旨正猶宋人不在選之說然道理無窮執着他相恐
令人措聞見事標竊矮人觀場無復更求道理所謂務
求至當今何如○范蜀公文忠將薨前頰眉皆變蒼黑
眉目郁然如畫蘇東坡云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
而血氣不衰其他必不與萬物漸盡後孫范祖封一夕
夢文忠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
此市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初封密而忘之久之墳寺
僧報一夜忽大雷擊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足為二乃

開通談

卷之五

六

始驚俱論告親舊以夢云文忠高臥許下元祐初屢詔
不起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
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人以為美談○詩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
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治好以賤治貴者君子過小人
甚是動心忍性處○按茶經茶之名五一曰茶二曰檟
爾雅曰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荈音喘六曰檟音採七曰檟音採
檟苦茶音採文獻通考謂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至常伯熊
呼苦茶音採因羽論廣著茶之功遂尚茶成風及回紇入朝始驅馬
市茶乃音採皆始於唐貞元間豈其然乎神農

食經謂茶茗又服令人有力悅志且黃帝已有之不惟
 吳之常曜晉之陸納爾矣唐書載常魯使西蕃人烹茶
 帳中詭曰所謂茶能滌煩療渴蕃人曰我亦有之因出
 茶指之曰此壽州者此嶺南者此勸門者蓋市馬或自
 唐家也又廣州記有曰畢虛者茗之別名葉大而澁今
 俗呼為茗丁茶即此○絳帖跋有云心能轉腕手能轉
 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
 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黃庭堅視
 而述之因錄以見運筆在心之義○程頤孟知洪州於
 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忙須一到夜深常是照燈來李元規見而笑之此無乃
 是登瀛詩及觀邵堯夫詩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見道者能心性上休了塵境乃適真○桑悅字
 民懌以狂終嘗以孟子自許自備愈文為小兒自稱曰
 江南才子然孟子自云此之謂大丈夫而懌懌者則曰
 小丈夫然悅自稱懌懌耳轅折長沙通鑑孟子之浩
 然不若是○玉生於山本珍也珍之而用於世則必鑿
 其形珠生於淵本貴也貴之而用於世則必穿其孔故
 聖門言惡夫巧文耻乎史孟子曰所惡於奢者為其際
 也末世機械作法故書以自警○本門源而異流之者

濯纓而浴登岸遂忘其濯纓而分枝這花殊穠
 而實判品遂忘其根矣陸靖節過潯陽感長沙公嘆曰昭
 穆既遠已為路人有感哉○鄉黨一節只形容得聖人不
 踰矩處亦難說出聖人從心本領處○
 止觀治病方
 宋常秩以處士特降詔起為侍制因失意遂謁告月餘
 未有詔起遣其故吏入禁中令探消息為學士楊繪所
 叱有臺官欲言其私晁崇中狀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
 而卒卒之日狂亂若心疾然者又王文康公病淋百瘵
 不瘥一日拜樞密副使疾即除及罷病復作或戲之曰
 閒適劇談 卷之五
 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酒又拘金華詢久為侍
 從急於遷官晚年多病在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惟
 服一清涼散即愈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治病在治
 心觀此可知會問智論因得止觀二種方為治病之要
 此字即定家何謂止言安心正在病處也心是一身之
 主譬如王者有所至處則群賊逃散今膝下一寸禪氏
 名優隱那仙家名丹田若能止心是問行往寢卧守此
 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又人往往以四大不調故多疾
 此由心識上緣故也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且憶
 想不作息心和悅眾病消矣此止字方何謂觀言觀心

想用六種氣也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噓四呵五噓六咽
 此六種息皆於唇口之中想心方便想此六息也轉
 側而作綿微而用綿字即老子綿綿若存是也微字即
 曰心配屬呵腎屬吹脾呼肺咽聖皆知肝臟熱來噓字
 至三焦熱處但言噓因契止觀六義皆治心妙訣故書
 ○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
 略不可人意及闕圭山云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
 但驗尋常行心塵境自由不自由二六時中常省發耳
 夫自由不自由自在不自在只此十字便了大事繫緊
 慶親慧遠持律精苦乃招致一時名流結白蓮社會靖
 節獨與遠公雅素為方外交不願齒社列遠公尤欽
 靖節風采邀入社而靖節謝之又或狎推蘇田父班荆
 道舊一日至遠公門聞鐘聲不覺舉容遂還駕法眼禪
 師晚參示衆云今夜鍾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攬
 眉却回去可謂深達淵明之趣者只此便是自由心印
 ○客談誠者物之終始句止以氣言實有是氣謂之誠
 言氣則理在理氣離不得朱晦翁註陰陽合散無非實
 者取藉若謂實理所為數句終是令人疑周濂溪曰元
 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亦只是說熟而理在其中答曰
 理直不容說只說箇動靜陰陽便是物之終始○曲清

惟簡載陳文惠公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
 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
 頭曰南菴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菴之說後作轉
 運使過終南山訪知南菴所在因往遊恍如平生所嘗
 經歷者遂得南菴示寂之日即其垂弧之日始悟前身
 為南菴云觀此則知羊叔子蘇東坡事果盡誕妄哉○
 客曰子謂物之終始祇以氣言恐未穩當曰天地間化
 生只是箇氣耳孔子言道便說箇一陰陽之謂道孔子
 言神便說箇陰陽不測之謂神蓋陰陽非氣也言氣便
 有箇主宰處是理○客曰朱子說吾儒萬理皆實釋氏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六十八
 萬理皆空空字對實字實字有形形迹曰吾儒只見得
 此理是箇實的釋氏只見本來是箇空虛的就那理字
 也無然吾儒所云實理亦是知而由之從何處執着且
 如冬溫夏涼亦只原有那孝之理遂發出來之類○陸
 象山曰邪正純雜係念慮又曰念慮之正不正在於頃刻
 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這話頭與孟子鷄鳴章同鷄
 鳴時有何作為所謂孜孜者只一念耳孜孜之善即此
 便是舜孜孜之利即此便是昭此章固象山之說之意
 也然孜孜之善難說便是舜故孟子又有積而充之之

詩有「且盡禮亡之說」參前似與此不同。山讓子
浩然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
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事字變與小心翼翼。聖事上
帝事字同。正字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字同正行
是及而正之之意。勿正心即老子勿求於心之說也。蓋
象山明以勿助長解勿正心。子祇欲歸于一念不生。涉
釋氏故當時議其禪。○進士已見于周司。注：進士科始
因之至武則天授元年始有殿試。蓋武后自詔文墨
故于殿陛間試士也。先是以考功員外郎主試。開元二
十四年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遂移貢舉於禮部。侍

郎禮部選士自此始。本朝以禮部尚書
功謂之別頭。本朝有入試事其子
知貢舉下第人徐士燕等訴其取士不公。上乃御講武

殿覆試。時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開寶八年上覆試禮
部所選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遂以王嗣宗為首

而王式居第四。自是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資試。資試
殿試之分省元。會元之別然則狀元之名固

自王嗣宗始也。按：嗣宗止授泰州司馬。事以公中
既平且不利。于長官亦至。如後。○宋舉人不授官。開寶
三年詔禮部有七十五年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遂

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奉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之
始。謂特恩進士。○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
一甲並知縣。○乾德五年陶穀子邵登第。上曰：開敷不
能訓子，邵安得登第？命書覆試之。雍熙二年殿試有
李昉呂蒙正之子。上曰：孰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宋
朝人主重士如此。○宋富弼謂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
短。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
然歷代未聞天子親試。始自唐武后。此何足法？必慮恩
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庶唱名賜
第，則與殿試無異。詔罷殿試。後以言者旋復之。後致

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
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南宮已精選，而又試之
殿廡，其所先第名，又從而升降之。殆猶見殿先正富文
忠公請罷之。其說甚當。不謂其試入選士曰：中試。宋人
以官之。○唐諸科取士，而進士科獨重。縉紳雖位極人
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文
宗時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惡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
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
遽廢。○三代取士之風，兩漢猶有萬分之一。詔書內云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又曰：有明當世之務

閱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九

昔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籍者士知自貴
 之風兩漢後漸不然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
 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違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
 什什伍伍戴破帽騎劣馬不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
 拜拜以謝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未知已如
 是而不問則拜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恭如是而又不
 問則有執贄於馬前有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
 弊至此極矣籍謂近世有認拜貴顯為其父者自刺曰
 某男有結交貴顯僕從者刺稱侍教生亦可哀矣晉因
 此因檢校公府下士任翰林李士曹亦宜刺其父曰
 某男有結交貴顯僕從者刺稱侍教生亦可哀矣

通鑑 卷之五 八十七
正并拜其如其言便為是言未嘗以位號騎人如過
 不問則拜其如其言便為是言未嘗以位號騎人如過
 不問則拜其如其言便為是言未嘗以位號騎人如過

風 ○四裔考謂為長國有一種燕每爭訟不決令其
 人服之曲者發狂直者無恙 ○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
 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竊謂秦以周官而二世奔
 以田井而身死大周官井田非孔氏之道術耶自五伯
 假之以來世固假孔氏道術而用之不嘗所以亂文曰
 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竊謂老莊非能敗晉佛非能亡
 梁也若宋當程朱表明六經上以進講下以取何以
 有南渡乎非六經禍宋也堯舜禹相命以位則天之
 督數可見國汗之興亡成敗有天存焉故關雎不當

吾道之正則可以是以而咎其國之敗亡則不可 ○境欲
 其滅又須不滅境滅者累心欲其生又須不生心生者
 賊 ○聖人陽欲其長長須養之以密故曰亢龍有悔退
 養也陰欲其消消當制之於始故曰履霜堅冰至防漸
 也是以在君子知幾識小人宜早

性吟
 性字從心孰主張細將此意入商量誠明會處涼頭活
 仁義于中耳目光體用不分分體用陰陽無始始陰陽
 盡心知性知天慶始悟前人命字長

中秋登鎮邪樓望月有感

通鑑 卷之五 八十七
昨夜江樓望秋月却憐秋夕夕嬾娟誰緣一誤奔別羅
 寒宿清光幾萬年

漢高祖因家令言尊父曰太上皇顏師古曰不預又因
 秦制自稱曰帝稱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正宮曰
 皇后皆萬世仍之魏獻文帝希玄欲禪位于子子幼冲
 猶涉萬稅因上號曰太上皇帝其稱帝明其猶統秦也
 ○若有納言之量則下有直臣范諷在宋仁宗朝不以
 直聞然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故范諷知開封府一
 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月矣禁中忽召入今半月無
 消息諷曰實有此事可只在此等候諷即乞對具以民

狀聞且曰陛下不述聲色... 示天下仁宗曰近聞進一女... 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 誘歸陛下仁宗遂降旨與之... 諫之遣以戒之○周濂溪論聖可學則曰無欲論思則... 曰無思邪何嘗不言無耶而... 言無則自無而詳說之以至於... 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佛氏言無則又自無而深說之以... 及於無之無作為隱倡令人證悟故可議其為荒若深... 味之理本無也孔子曰不可使知之豈不是至無之證

○周子曰無思本也無思是心之本... 思通用也乃無思之本也... 人常思不逆其背背不見也... 不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學庸比三題所專經四題是場最重有司持為取去秀... 才窓下苦心只將經書依宋儒註藝為對股文字熟便... 可取第此外不復探討且譬他藉不必涉曰非拾青紫... 捷徑二場論一詔誥表止作一題律五判三場策五問

主司不其重以故士子祇勤... 觀宋自刑公三經義出士子資為... 於所習經外凡他經諸子不復讀之元豐初有一舉人... 試卷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笑又定陵... 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曰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皆可... 怪者今日五策可觀經濟波畧五判可練律論可觀造... 詣經書問以大義不專記誦不復語作股子可以觀所... 得如此者竟於士心如何○人生一代自為一代之人... 品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必論其世是... 謂尚友亦不在於授爵謂之問宋朱弁嘗嘆其時宰相

必曰伊周儒學該論之臣必曰重賈將帥必曰方呂牧... 守必曰龔黃不知起于何人又謂丈人木父友之稱近... 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 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 竊謂今日又不然矣始於中年余猶見父執輩相呼以... 字逮余知取友時等輩猶呼字而號亦間稱自余登第... 後則嘉靖末降號為齋止呼號而姓與字茫然無從矣... 繼又止呼號一箇字而加以某翁雖在年齒高輩而早... 幼顯遂皆呼以號翁其廢一至此豈全是一種誦詐可... 以見士心今世則不然自冠禮稱一覽見名字下宜

注其字并書說以存厚云○客談吾儒於心說兩箇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是也禪氏祇說一箇心曰總持吾儒於性說兩箇如云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是也禪氏祇說一箇性曰貞覺答曰原來只一箇人有是氣質然後義理有安頓處學者於變化氣質處便象理見人心總有知覺運用非人心則道心於何處覓之但有所主處便是道心○念是心覺是性心有幾發周子曰兇善惡是也心反之則性存推之則情見故曰心統性情性是主宰虛而至靈是謂之神而心為之舍性常寂常照不滅心有生滅故學莫先於止念煩子不貳不遷夫

問道類談

卷之五

七十五

子嘆其好學蓋念頭功夫○快密書契祇仰觀俯察而置之想只是箇畫至六書字義所謂古文後世解識之籀李程邈之徒而字体變蓋至於音韻出遂汜濫矣如切韻尤非漢字自西漢流入中土今又以切韻讀六經書恐未必一一盡契當時語也鄭樵論華梵書有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編綴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文獻通考曰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其書用反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又謂梵人別音故在音不在

字而有無字之音所謂以音也華人則字在字不在音所以三重有考文焉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錯錄梵入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因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智而不識字為庸愚燕之論若此字之妙用大道之秘盡洩若鬼哭之說不誣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只一句書皆出子思一人之口今標尊德性為一門而指之曰禪標道問學為一門而指之曰俗夫以一人之心而發為二言豈以一句話截作

問道類談

卷之五

七十六

兩門學術耶皆好辯者之謬也竊謂道理在天地間固原無所謂陸象山亦無所謂朱元晦只從尊德性而道問學作一句理會便了○歐陽永叔謂教人性非所先既不識性又從何處闢佛當時作本論亦從何處探索去○客談天命之謂性章曰道屬在人身上看蓋天地萬物之道備於我而為性性其原之天而修之人乎天如何命祇緣太極有動靜動靜生五行理乘氣流形以生萬物萬物之立命處其生生者理其虛而靈者神不謂性乎率性率字猶云作用蓋心本知覺自發揮此心生理出來有體用有感應不待外求用之在我不謂道

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和
 入同盟於戚執曹伯歸於京師盟于戚而曹伯同盟成
 也春秋不以討方諸侯書執以罪負弼歸天子不能討
 蓋晉厲公將志乎文公之勳故客曰負弼殺太子自立
 太子曰之喪聖人焉為畧之曰諸侯不即討也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伐隱盟會或書也曹伯歸自
 京師其為曹伯也○春晉侯使蒞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起入魯而知周禮弓與聘而致知禮之讚既
 見而君之好入見而使之光春秋直書而美其美矣子
 皆名得也○齊子只一箇格物致知知既致便如晦翁所
 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也恁他去誠意正心脩身又何工
 夫可言只誠意一関乃是一念動處善惡從此判瀆下

問適別談

卷之五

八七十九

死工夫毋得自欺激得此関便有箇全體呈露大用顯
 行的氣象所以曾子便說箇心廣體胖心廣應下正心
 體胖應下身脩客曰正心脩身二傳又各指出箇恁
 恐誤說愛哀於諸類者何曰致知了見得箇不正的景
 象有此等恁慥不脩的景象有以等親愛特指出以示
 人耳非既知之不能知也客曰晦翁又添箇察之敬直
 之何也曰聖人便從容中道若常人到應接間須省察
 一番而主以敬若平日無格致功夫亦幹不來○學而
 時習章曰此學是可與適道也可不知所往啞死去效
 先覺所為祇是學步依樣等耳豈能悅蓋云學所以造

吾心之理也人能知學術其師資之方教其進修之實
 無廢時無怠功則心之向道愈切而理之契心愈熟故
 悅朱註下文云習謂熟之於也可玩學雖以求吾心之
 理而亦天下人心之同然者驗之於人而朋自遠來則
 人皆信吾之學在是而吾之情可以達諸人人故樂理
 雖天下人心之同然而氣質之偏亦有不盡然者驗之
 所遇而人不知果能自信吾之學在是而心無尤悔則
 其德已成故曰君子○客談無妄卦答曰乾上震下為
 無妄蓋天地否陰陽不交也乾二爻走入坤宮為坎乃
 真陽也坎水位北方之卦真陽一動變而為震震東方

問適別談

卷之五

八八十一

未乃資生之始又為地雷復蓋陰畜於陽畜極而通生
 生也易曰萬物資始之謂也无妄六爻惟初爻之動最
 真無念無為象曰剛自外來而主於中味一主字其至
 矣乎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與二字至妙至妙者
 也不失其所與者是謂合天故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客曰六二以上便言吉凶何也曰自此後便
 涉意了如六三不耕獲不菑畲二不字最宜玩只是聖
 人無意蓋事理固然而聖人則順萬事而無情若云不
 去耕田而獲便是妄邑人之災即是无妄之災如聖人
 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詐不信固矣我一動了念頭

其息者也故曰玉致則玷也致則下今以玉擬吾身而
以龜擬吾身之寶吾身之寶一點真靈是也真靈者性
不動也凝凝者靈之衆情擾性滅老死朽腐尚矣靈為
哉達人生而能息伏氣以浴神也老而歸虛遊神以假
息也所謂致龜者以致而靈其神全也故視之不見而
接之似有視聽之不聞而之似能對迹之無踪而又體
物不遺只此神之自顯耳豈有生滅哉今卜者念祝必
曰如文王孔子邵堯夫程明道伊川諸先生只此神不
滅自有應者不然致龜何以效之下

呼吸章第二

開通篇談

卷之五

八十三

客談呼吸吞口人初精血妙凝日月具而胎成有胞以
包其形手足拳曲會一臍管以通氣承母母呼亦呼母
吸亦吸以受先天之氣此臍管家謂之生門後有一密
戶相對所以樞翕闔也有任脉起於會陰穴直至齒縫
為陰海督脉起於長強穴亦直至齒縫為陽海此陰陽
五行之真液皆會此焉真人嚙之以結於丹田所謂樂
物者也此二脉以氣自然上升有液可津但人念重動
躁而漸失之耳客曰胎息如何答曰即此也既結臍管
承母呼吸滋有任脉督脉以津真陰真陽之液時則兌
金閉固雖魚交納氣吞直以養元形迨其氣足神至

以心為舍以靈為靈能視而非其目能聽而非其耳
妙應而非其手足彼氏謂之本末節曰吾聖人曰道心
惟微孟子曰天性者是也月足忽驚動胎折猶擊破洪
濛也離形呼吸沉於臍升降乎華蓋而遊息乎天
根故一呼一吸皆在於我與造化通是謂後天之氣如
魚泳於水而忘於水也呼吸二字皆入之義不可錯認
分為出入吸是受天地之氣而吸之以入而重有餘呼
是承吸之有餘而返之以虛而吞其餘蓋呼吸雖在臍
而一呼一吸則有所乘之機非形骸所能有死生只此
而已老子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

開通篇談

卷之五

八十四

浴氣章第四

客曰氣惡乎浴答曰浴義乎氣升降不息而為呼
吸故其呼吸于氣猶然浴於水也丹家目為周天火候
呼吸不調則氣失其度孟子曰毋暴其氣是也參同服
氣伏氣之說似可商量服氣是降服之不血氣用事猶
未見本領惟伏字最妙蓋伏者深潛厚積之意以呼吸
從於根蒂生而不生不生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易曰初九潛龍勿用是也即今三伏之云者蓋夏火近
秋金正萬物欲翁以資闢之會大本克金而夏又火旺
金非火不鍊故遇庚則伏焉謂之曰伏則土遇火而愈

實金藏土而益精故假土以為金之身託火以為土之
母故萬物之得滋息乎氣在此會也反之吾身亦猶是
也

動靜章第五

客曰動靜分明是兩箇字將何如看答曰本體原無動
無靜若指靜是本體是個寂滅的物件了若分箇靜是
本體之體動是本體之用尤偏枯了今思來只無動無
靜之中生來箇一動一靜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便
說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可以識動靜矣所以
宋儒有理斯有氣一言最佳蓋天地間離不得箇氣動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五

靜氣也一動一靜者氣之化也知氣之氣則知所以伏
氣知所以伏氣則知所以浴氣

訊靜書第六

客曰既說箇動靜又惡乎訊靜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今人問箇靜便去直說箇靜往往不深透本原正是
透塔說相輪耳蓋識性便可以語靜所以能無動無靜
而生來一動一靜彼氏云不生不滅以上又何言說學
者須自得故以訊靜名辟之帝出乎靈帝嘗嘗出一靈
便出而所出者靈也人領會得這靜便有絕商量而本
原透矣

閒適劇談

客曰有此形骸是吾面目彼如何又說個本來面目不
已認耶答曰誠恐其第友之身上細思亦似難作他家
也邵堯夫詩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
須是自誠明今此一非與客大一下問不及也人身
精氣神具焉心藏神而肺為華蓋承清氣也神是存主
不測處常而不動此謂之性性指口性曰理精之靈為
魄藏於膽氣之靈為魂藏于脾此靈乃神誠非元神也
由血氣所發人機械變詐勇力謀慮皆此靈所為用此
之謂情亦能役于耳以為聽役于目以為視役于手足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十六

以為動皆其魂魄之靈日凡乎外性性不中其度而為
之蓋以情激性先正曰血氣用事非德性用事也將本
末而月漸以漸滅不靈乃若能視能聽能運用雖應物
而真性不離此正吾之元神為主者却不是本來面目
耶觀孔子告顏回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似是於今人耳
目手足外而求一箇視聽言動之合於禮者却不為乎
本來面目耶書言道心惟微本來面目也人心惟危乃
魂魄之靈客曰人一身耳汝何析之言曰人同天地天
地清濁既判清者上浮愈浮愈高惟氣而已五行皆以
氣為質無寒者無日月以神為通以神通為用莊子曰

上神乘光是也。不猶人心肺而神舍之在一膜之上耶。濁者下沉愈沉愈結。遂凝而為質。五行皆用其質。而氣乘之。有生化有感應。蓋神寓乎氣。而變化者也。邵堯夫曰。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遂哉言乎。聖人以神載魄。雖其血氣所應者。亦是神應。而妙孟子謂之。殘形謂之。小者勿能奪也。眾人氣昏一任。魄之用。孟子曰。庶民去之是也。客曰。得君此。叩關亦將識其所本來者。而求其可以為成人。

返還章第八

返還何義。曰。七返九還。前輩說之詳矣。七返者。從七火

開通劇談

卷之五

八十七

將孕之以返於九金也。故曰返本。九還者。從九金結之。以還於十土也。故曰還元。余今特詳其理。粗述用工云。爾。試言返還觀之造化。當夏火。秘金之會。金須火鍊。火須克金。賴土旺以承之。故有生有克。有嗣續。然後畜此金液。隨子而往。以藉來春之生意。蓋造化之生氣。在春。以其生氣合冬藏之精。伏夏之火。鍊所以為造化之冊。此造化之返還也。春主仁。夏主禮。秋主義。冬主智。聖門之心法。亦在禮義之交。故克己以復禮。禮復以集義。然後藏於智。而為仁。成仁猶所說成丹不同。返還之旨。耶。入身坎中之陽。即中真金走入也。故曰水中金。以坎

之戊土。陰不能燃。此真金。又向木生了。木生為真汞。真汞者。先天真一之氣。即真火也。向離宮孕而為砂。故金之液。入坎宮。則名鉛。汞之氣。入離宮。則名砂。乃其真矣。先天之氣。渾沌未判。入在胎之息。承母以受生者。以任督二脉呼吸結而成精。五行之氣。備矣。當其出胎。一因落於後天氣。以成形。生而為人。一呼一吸。然其真氣。俯恍恍惚。靈明不息。隱隱於神宮。神宮即離宮也。火候在此。老子谷神章。最究竟者。水火是鉛汞。相傳之合金。土是結丹之所。金木是精氣之性情。若用工。先須靜存。使其虛而不實。則火自盛。而心虛。心虛則神居。使其靜而不動。則汞自澄。而坎實。則精生。神水至。萃池即兌金也。是氣之至。以合坎宮之陰。精便能真。火勃勃無躁。無妄以養此真汞。而為砂。迨其伏氣之真。托土生金。以居西方之故位。則昔之吐納。而為汞者。復於故位。而金液還丹矣。以此丹成。生生不息。故曰金來歸性。到此則一念不生。而常清。萬緣俱寂。而常靜。常清靜。是亦學者之誠意。聖人之無意。可以出神。而合虛。故所謂金身未固。不輪迴也。有是哉。論其自來。若是耳。然守身不如守神。悟性必須鍊性。學者思之。

有無虛實章第九

開通劇談

卷之五

八十八

世儒斥佛老以虛而無從聖教以實而有道也
老專論神聖教專論理皆各外不得箇有無虛實也謂
佛老之神虛而無矣神之妙用又其虛無中之實有也
謂聖教之理實而有矣理之微妙又其實有中之虛無
也世儒不洞曉故斥虛無者不究其所以實有善實有
者不悟其所以虛無恐失之故達者不必泥有無虛實
只以神理二字兩言之

作用章第十

作用二字何歸曰吾聖有聖人之作用彼氏有彼之作
用皆得自心中流出者聖之作用自心之理生彼之作
用自心之神運其樂均也程子吟風弄月邵堯夫探春
春不見原只在胸中非理生乎彼氏月到天心木到渠
頭時吃飯倦時眠非神運乎須各各造請自力

恬淡章第十一

惟恬故淡不恬不淡恬者自性之濃淡者塵識之斷客
曰紛紛執子孫愛則不得淡田業紛紛執榮肥慮則不
得淡利祿曰須自家心中有得處乃能之鵬突對人談
亦是疑人前說夢又失言耳堯舜有天下不以憂及子
孫曾子敝衣而耕魯且終身焉彼其自性固恬然也世
人紛紛憂田業慮利祿然身後田業在利祿復朝廷只

自性受虧了

聞見章第十二

聞見能格人心亦能益人智心求通於聞見則聞見養
其心以聞見入於心則心為聞見執舜之間察述言孔
子之聽滄浪彼豈其格哉舜孔之心固自有聞見也聞
見自足感于心耳曰上古交遊少書籍罕從何見聞乎
曰上古之時民既淳事亦簡嗜欲相文亦稀其人靈寶
未塞靈根未泯故至人只從此靈靈了道堯舜以來人
文漸盛情欲漸廣靈源以蔽非類善人遺言達者明悟
將如大道何哉聞見有自矣

明辨章第十三

儒者曰禪氏修性不修命老子修命不修性聖人性命
兼修曰竊疑之矣胎息受生之門在臍曰命神明常住
之宅在心曰命非性不生性非命不存老子之歸根
命也致虛極者性也禪氏之金丹者命也大圓覺者性
也吾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別有說唯一理為主
則性盡於已命通於天心何嘗不清靜哉故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學者當明辨之

遇師章第十四

求師不如遇師遇師不如自得師孔子七十二徒過而

不遇惟魯點一日忽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
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蓋魯點之心已遊乎天已達乎性
命之源使友之顏子之愚則不役于耳目身口之形而
視聽言動皆性命矣惜其未遇也遇師者必如顏子而
可彼氏有人問道亦曰浪於自心猛性屢便了當

忘章第十五

汝何忘曰吾無忘也忘汝心而汝心能忘汝身而汝
身猶動曰吾其死乎吾其生而不生乎非是笑將汝心
思如孔子曰不逸詐不僞抑亦先覺者安得不思
而心已忘將汝身動如孔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閒適劇談 卷之五 八九十一
庭不見其人安得不動而身已忘神曰真空 希夷儒
曰化忘之義顧不遠哉

樂章第十六

忘而樂乎抑樂而後忘乎曰吾無忘亦無樂而能自樂
其樂也樂樂者樂樂得而樂之樂田產者田產得而
樂之樂丘壑者丘壑得而樂之樂性命者性命得而樂
之彼之自樂其樂非我忘也非人與也堯夫有時云何
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而儀儀在至萬化不關心石裏
時藏玉砂中磨得金分明雖學會頭索入沉吟至哉樂
乎

議章第十七

議者謬之別名也因世之議而怠於聞道只是心不誠
遂志不篤苟曰吾聞道則性於是命於是了死生於是
又何以世議為哉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吾其勉之
世有議吾貪則吾不畏貨利有議吾淫則吾不畏声色
有議吾僻則吾不畏奔競此其何也情迷也情迷者至
不畏人議吾遂於道矣以了吾性以了吾命以了吾死
生矣以議人為勉之惟恐其不得至為畏

聖章第十八

禪曰摩訶無聖老曰絕聖而吾儒曰希聖蓋聖者盡人
之說者心聖於聖有異旨何哉各有所持也二氏視聖
人於幻形之外而終所覩者神遊遂欲背其名吾儒謂
聖人乃踐形之極而終所止者理致故欲企而及之苟
不深辨乎此而加詆二氏焉則亦難服其心矣得聖之
趣殊故望聖之名稱判云尔

歸餘章第十九

禪氏之學餘於欲故善戒老子之學餘於積故善退吾
儒之學餘於德故善謙故聖人六十四卦而有謙卦天
道三百六十日而置閏月觀於天道聖人而了心者徒
之矣精以息調氣以和調神以虛調一用其有餘余惧

夫精致氣爽而神搖十九章終

○孔子曰思無邪今鄭衛之詩是他人讀詩是我

也也聖人錄詩本以垂戒能於字字句句只將聖人作戒

的意思體認便有探湯汗背之畏惺惺然思反之正若

以箋疏形容所淫則讀時已動了淫思聖人又不如刪

去不令人讀也朱晦翁於風雨章則曰風雨晦冥是淫

奔之時於東門章則謂墀陔識其所與淫者之居想下

筆時豈不有所思而後能形容之切然不訓此義似於

人無損令人知之似於人無益今一一發揮出來豈使

後人復與前人踐迹也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孔子

亦云鄭聲淫朱晦翁註二國詩為淫但未見所指者據

何書而漫曰淫詩想亦只是據樂記孔子之說况詩是

道情者欲那作情上去指作淫亦甚易然君子謹念慮

之微尤常撥正○楚養由基善射去柳葉有步而射之

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已

養由基曰人皆善我而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

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射法左手如拒右手

不知夫射柳葉有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息也

以箭少焉氣力倦巧撥矢鉤鉤矢一發不中前功盡棄

基射之息近於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是魚樂也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這句又迎其機而格後之使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至此又滯莊子曰請循其本

直玩是那時發問源頭博後此各得者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正

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知吾知之之知與知

者循其本在此莊惠之知近於神氏之所謂悟者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善文惠

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因事進而進此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

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硯又曰雖然每至於族族謂牛之骨吾見

其難為指骨節難休然為戒因難而視為止行為遲動

力甚微諒然已解如土委也謂於地也提刀而

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言丁解牛善刀而藏之

好好叔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知庖

以能養鋒則全生者猶是也知庖丁所以善藏刀則生

○懷德微行下世以之賞於丘園或貽之瓊故文人

繫身不免亂倫之歎首陽殉節猶招柱下之疑賢者而

欲求全不已迂乎○胎食習氣而胎息習氣而

口嘘翕如在胎之中○客問曰國家將興必有積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謂禎祥能與人歟則麟鳳至何以不
 隆漢武謂妖孽能亡人歟則水旱仍何以不傷堯湯
 曰非曰將者已然而未然之詞國家常興隆之會如明
 君良佐子孫之賢便是將興則天必應之以禎祥國家
 當敗亡之會如昏君佞臣子孫不肖便是將亡則天必
 應之以妖孽故曰人事作乎下天道應于上至誠之前
 知亦先有此理而已所以又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蓋因其人之善則禎祥而先知其興因其人之不
 善則妖孽而先知其亡故三川震而知周亡亦以幽厲
 之不善也史屢言文景災異而卒知有富庶之風亦以
 開通劇談 卷之五 公九十五

文景之恭儉也○客談孟子道性善章谷曰主君道望
 文公與堯舜之治也孟子志在行王道非堯舜之道不
 陳文公為世子越國來見志可嘉矣故遂言及之戰國
 時不明性善可同堯舜故視堯舜為不可及孟子因與
 文公言性本善且曰吾之性即堯舜之性也故與之言
 必稱堯舜之治所以明堯舜之道於文公望以興道致
 治也文公素不聞性善之說祇熟五伯為可師畏堯舜
 難為故復來見孟子直示之曰子疑吾言謂堯舜之道
 不同於人耶性同則道同堯舜之道即吾之道無古今
 聖愚之異也顧在人為之而已為之一字有杜文公之

氣而激其志云引成蹊一節皆證堯舜之可為而望
 公以必為無疑也畏字使有不敢為之心亦若是見有
 當為之驗可師字見我有得為之才末節正是使文公
 有為蓋堯舜有天下而其道以之治天下文公有一國
 而其道以之治一國使文公充其性善以行堯舜之道
 則時雍風動之美未有不以善勝者特患文公無刻
 苦猛往之志故以以瞑眩之藥為喻○襄公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九
 負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公而遂盟也諸侯服楚矣以強弱則楚爭皆
 先以信則晉趙武楚從楚從此則為諸夏盟也

開通劇談 卷之五 公九十六

孟觀氣楚人表甲圖其退戰向戌恃善于文子于木敵
 弭兵而為此盟會他年徐子城三國此其乃履霜之
 漸盟宋不詳諸大夫之名氏何器之也刑變漸強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冬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康圖殺之也公體以尋宋盟
 志也現其更曰共王之子圍
 為長偽赴諸侯諸侯且將聽為盟主而何能以責其為
 賊卒際者不忠顯圖為弒君逆也不著圖賊不忍以中
 夏諸侯而主盟于虢也中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
 至是無盟主矣春秋所以書楚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
 子佐淮夷會于申前書蔡卒此即書楚子使中國若不
 聞楚有執君之惡者傷中國之微故
 隱思以諱之存中國也楚始圖蔡人執徐子史記曰以
 伯申之會晉人許之諸侯從之蔡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秦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

子徐人越人伐吳慶封書國明其為賊也執殺與楚討

之不幾忿手而春秋大書何曰春秋義在明君臣之分

深惡弑逆者齊以桓業且魯山東尤華夏之望而慶封

乃不柰中國失沐浴之請乃荆蠻起朱方之師今吳與

楚俱外也吳富賊而楚討賊乃棘棘麻之役吳尤不悔

而在主盟者所亟亟也楚圍此役中國諸侯皆書討書

人蓋義在討逆夷黨得附于方伯連帥之義而賴楚以

成爲中夏俾現幸矣聖人其大不得已而爲狂狷之思

手彼羊鬪賊子汰焉周周其貪野田竟飽死餉人之野

亦何足與桓公之業○宜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者是以春秋畧之○宜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謂人火之也此火人火曰火宣榭樂器之所藏以宗廟

爲重故書以示不謹者以爲毛召之應設遭燬而無此

事又將○客談王風十章卷曰此平王時詩也周初衰

何究○客談王風十章卷曰此平王時詩也周初衰

史記謂齊魯秦晉始大也山平王遷雒以避戎寇臣下

方伯孟子曰王迹息是平王遷雒以避戎寇臣下

之勞役夫婦之相離故形諸味嘆而作也但二周有文

武之流風而地亦非江漢魚衛之比孔子錄詩以存王

政故王風如采芣大車紅由三章或亂離之後有婦人

不得見其夫而思之之詞未必皆淫奔也采芣蕭艾亦

女子之事婦人因亂夫夫不得見或流寓一所因采此

而動思見之切也大車之詩助翁以爲大夫能以刑政

滑于下女子一有妾思皆深怨畏之而不致勤也

典室一句承上不敢不奔來蓋謂女子既畏之如此能

如其淫頌而遂同室之情哉然移誓有欲既死而願同

穴以指日者而此心之畏于生前而無敢妄行則俗亦

良矣丘中之詩子嗟子國晦翁以爲男子之字或亦婦

人稱其夫而字之蓋婦人不得見夫因感而謂丘中有

麻而雷子嗟乎彼雷子嗟我則將其來而施施然不勝

其懣悅矣丘中有麥而雷子國乎彼雷子國我則將其

來而食之矣又思之曰丘中有李而雷子嗟子國者能

貽我珮玖而繫我之思乎以此讀詩一以見王風之正

閒適劇談卷之五 八十八

大一以見夫子錄詩所以訓也客曰是義當與子識之

○咸卦既止行物得坤之象也 陽動而情上溢故口

山澤通氣一虛耳此章最可玩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見矣故天地惟虛故氣自行而萬物自化生聖人惟虛

情步以感應之自然亦情也萬物無聖人而言萬物之

情皆出自然一用情之私方物氣子人心惟色是也故

六月既來朋後尔思 夫仁人能以虛心與夫三年不雨

貞吉何也自然之感應是正非自然則爲私私則曰天

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而自慮天下何思何慮

客曰雷子又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重思之思

與通之又何慮也思之思之思之思之思之思之思之思

不通爲聖人此理便見而無羸 羸音羸也羸以立秋月

不爲聖人此理便見而無羸 羸音羸也羸以立秋月

竹飲... 刀筆書... 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

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 當死而范曄論融不以員利委曲毋其生何哉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夫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動而生... 自深... 因論... 言尤... 行有... 馬... 日... 好... 願... 余... 耶... 閒... 經... 時... 退... 遊... 矣... 烏... 東... 茫... 於... 男... 閒... 卷... 五... 終

閒適劇談卷之五終
 男雲... 因... 梓... 于... 鎮... 樓... 僧... 舍...
 和... 韓... 孝... 敬... 書...
 三... 晉... 野... 集... 書... 每... 死...